





007830

文獻文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Blue
- Cyan
- Green
- Yellow
- Peach
- Red
- Magenta
- White
- 3-Color
-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1-010 1



同衆白彙而 千金懸而口箝吁論  
矣至於一代文章其氣力風格迥  
弁迥變一披卷瞭然在目則是編  
或亦論世者所借為羔雉也嗚呼家  
非鄴侯自慙寡陋霜毛蕭颯染翰  
唯艱博采而增益之所望於海內  
諸同志者



萬曆己酉夏日莆中鄭賢撰

撰又姓氏

西漢

賈誼

司馬遷

楊雄

東漢

班固

蔡邕

晉

陳壽

陸機

于寶

陶潛

南宋

范曄

南梁

人物論



沈約

蕭子顯

劉勰

北齊

魏收

隋

李北藥

姚思廉

唐

太宗

孔穎達

魏徵

褚遂良

姚察

顏師古

張謂

張九齡

李翰

李觀

程晏

李白

杜牧

白樂天

皮日休

元稹

賈幼隣

盧元輔

司空圖

陸龜蒙

獨孤及

楊夔

蕭定

歐陽詹

韓愈

柳宗元

皇甫湜

賈至

楊植

柳識

高適

劉禹錫

權德輿

陳鉞石

程浩

楊炎

尚馳

范傳正

牛僧孺

李德裕

裴度

李文饒

李義山

羅隱

張起巖

李元賓

劉蛻

張彧

孫樵

孫盛盛

令狐德棻

石晉

人物命姓



宋

宋

孫明復

王之

石介

章表民

鄭獬

范仲淹

歐陽脩

蘇洵

蘇軾

蘇轍

司馬光

范祖禹

黃庭堅

劉敞

顏延年

王安石

宋祁

曾鞏

程顥

程頤

黃垺

秦觀

劉安世

陳無已

何去非

羅從彥

章子仁

陳傅良

孫之翰

張唐英

盧燾

呂敏若

胡一桂

胡宏

胡寅

楊時

呂祖謙

陳埴

李漢

張栻

徐元黨

朱勳

朱熹

陸九淵

真德秀

魏了翁

劉子翬

李延壽

李燾

唐子西

洪邁

戴溪

劉友益

黃震

鄭榮陽

林之奇

南宮靖一

謝枋得

唐珣

元

尹起莘

吳澄

脫脫

王磐

陳桎

虞集

陳基

張思廉



明

歐陽玄

耶律有尚

揭傒斯

王潛

明

宋濂

李善長

劉基

劉三吾

方孝孺

胡廣

丘濬

程敏政

王華

王華

羅倫

章懋

唐龍

何孟春

李夢陽

王直

翁金堂

林俊

王禕

楊慎

丁奉

薛瑄

崔銑

李京

唐肅

胡翰

周洪谟

謝鐸

計禮

梁潛

黃仲昭

王登

林環

吳寬

周禮

顧充

王守仁

彭韶

鄭天民

吳伯宗

姚鏌

黃華

呂中

舒芬

羅洪先

席書

袁燁

茅坤

唐順之

劉鳳

陸燦

董份

柯維騏

徐階

薛應旂

歸有光

康海

鄭曉

梅鷟

蔡清

孔大胤

邵竇

劉定之

王宋沐

李默

黃省曾

湛若水

張濂



高應冕

康道南

諸燮

王維祺

潘仲騶

戴太賓

陳吾有

王世貞

宗臣

梁有年

高啟

劉堯誼

祝允明

高拱

貝瓊

李攀龍

汪道昆

張岳

申時行

馬一龍

張元忞

王世懋

黃鑄

胡定

沈懋學

張時泰

陳于陞

蔡茂春

顧憲成

張鳳翼

王士性

孫棧

管一德

邵以讚

陳文燭

馮夢禎

林文家

謝杰

李茂賢

方應選

王應選

袁黃

田一鶴

蕭良有

許浩

汪佃

劉玉

郭子章

楊循吉

高啟明

張孟兼

陸瑞家

孫繼皋

沈一貫

蘇濬

顧允成

林晉石

王漸逵

王廷相

胡世寧

黃天全

張重華

張槐

錢穀

柯樸

劉元震

周思兼

葉向高

李廷機

馮時可

楊維禎

李多見

楊四知

錢養廉

林績振

臧格

劉曰寧

劉朝咸

喬世寧

朱之蕃

人物志

五



楊道賓

史繼階

張文潛

王介

湯聘尹

焦竑

唐堯臣

湯賓尹

胡世寧

徐元普

李之藻

張時徽

舒弘志

何喬新

顧起元

繆昌期

沈淮

馮琦

屠隆

陳敬

鄭賢

王衡

晏彥文

賀燦然

柯茂竹

朱應麒

王宁臣

王湛

祝以函

張紹唐

史起欽

張邦奇

王錫命

黃輝

張之象

宋尚新

李騰芳

錢習禮

尤鈿

趙寬

周坦

李敦美

陳德文

楊守陳

吳震華

孫繼有

呂本中

屠浦

王儼

何三畏

何喬新

柯壽愷

郭文煥

胡翰

徐可求

蘇甲

彭汝賢

顏鯨

沈容賢

陳涉

節邦彥

徐益孫

張弘道

陳時詠

王祖嫡

蔣宗誼

陳協

劉剡

陸端御

葛弘達

王廷幹

陳堯

黃相

王梧林

黃廷元

林應望

劉夢公

孫成名

東隱齋

趙訪

人物志卷之二

六





沈愷

王典

鄭伯乾

莊杲

張嶠

周卿

陸健

全天敘

張九韶

蘇佑

黃衷

王紳

趙志宗

呂居仁

王喬桂

陸寰

晏彥文

顧紹芳

蔡煥如

古今人物論

古今人物論九例

一古今人物自三皇五帝以洎胡元或君或臣均經論斷者皆採而輯之雖未能徧舉聊以備什一云

一人物以歷代先後為序一代之中皆先君後臣如首錄漢高而論張韓彭董即繼其下俾覽者易於稽感云

一女主稱制如呂氏武氏不可如歷代帝王例故書附

一五胡亂華中國無主不得已錄之故書附  
一改革之際人倫大變如漢末必先錄曹操而後書魏武以見篡奪之有自也後倣是

一古人出處事功載在史牒者詳矣諸名公論議品隲各目主



已意均一人也或褒或貶或指一事而舉其終身或掩一言而窺其至隱或度其時而代爲區畫或觀其事勢之而伸雪其冤忿如璀璨並陳快人心目故多至十數自不厭其煩以俟識者折衷焉

一輯論以歷代史臣之論贊爲先次及諸家著作蓋以世代相懸評品爲近中有糊塗辨駁者尤爲奇觀不敢不錄

一人物自秦以前則略蓋討論自秦以後則稍詳而評論者漸多故也

一論中題目如讀墨反讀墨似非人物中間却是論墨子如

一諸公評者任意虛題駢其文藻或奇其議論或揭其諷  
中要語以示初學未嘗拘一轍也

多類是



新刊陳肖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目次

第一卷

三皇

五帝二首

伏羲

神農

黃帝

○ 許由二首  
陸處

堯

舜

舜舉十六相舉四凶三首

虞舜許由非匹夫辯

鯀

禹三首

闞龍逢比干

湯

○ 伊尹三首

太甲



傳說

箕子

三仁

第二卷

泰伯

文王

伯夷

伯夷太公

周公

宣王

管仲

鮑叔牙

管晏

齊司寇

申生

里克

比干

微子

虞仲

闕天

國人立其中子

武王

太公

平王

孫叔敖

孫叔敖

孫叔敖

管仲

管鮑

宋襄公

荀息

文公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狐突

趙文子

趙盾 二首

左史載趙武事不同論

季文子

季札 四首

老子 二首

第四卷

孔子 三首

閔子

宰我

澹臺滅明 崑公堂記

讀墨子

列子

荀子

伍員 八首

范蠡 二首

豫讓 五首

第五卷

孫武吳起 二首

趙襄薦卻殺

范文子 三首

程嬰公孫杵臼

二伯

子產 二首

延陵十字碑

夾谷之會 二首

子賤 碑記

孟子

反讀墨

莊子 三首

魏文侯

夫差報仇辯

智伯

商鞅 三首

三



申韓 二首

韓非

蘇秦 三首

張儀 二首

穰侯 二首

魏冉說

陳軫虞卿

樗里子

屈原 七首

孟嘗君 三首

信陵君

侯嬴

春申君 二首

楚國興亡

四公子 二首

毛遂 二首

樂毅 三首

燕昭王

荆軻 四首

荊軻 二首

白起王翳

疑對白起

王翳

魯仲連 三首

田單

范雎 二首

茅焦

呂不韋 四首

荀卿

第八卷

秦始皇 四首

坑儒

盧生

始皇焚書銘

由余

趙高

李斯 三首

包丘子



扶蘇

二世

子嬰

蒙恬

桃花源

陳涉

張耳陳餘

懷王

義帝

項羽

范增二首

亞父對

補侯生說項羽

謝羽鴻門

項羽聞楚歌

鴻門

罪漢王

袁生

第七卷

漢高祖五首

斬丁公

高帝善將二首

蕭何四首

張良五首

韓信二首

廣武君說成安君

曹參三首

陳平三首

周勃四首

王陵

說彭生

魏豹彭越

韓王信

盧結陳豨

樊噲鄼商夏侯玄灌嬰

樊噲

蕭何諸呂亮優劣

第八卷

紀信

周寄

田儻

京卿生

季布

季布樂

田橫 三首

劉敬叔孫通

劉敬

擬魯兩生與叔孫通書

四皓 十首

卿生陸賈

耕田歌

卿寄

第九卷

文帝 五首

淮南衡山王

賈誼 五首

伏生

張釋之馮唐

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

文帝不拜喬夫

文帝誅薄昭 三首

文帝不相齊廣國周亞夫 三首

袁絳諫趙談驂栗

景帝 三首

景十三王

吳王濞

袁盎晁錯

晁錯 四首

袁盎 二首

田叔

鄧都

第十卷

武帝 三首

董仲舒 二首

竇嬰灌夫 二首

東方朔 二首





汲黯鄭當時

張湯

杜周

衛青霍去病 二首

李廣蘇建

蘇武 二首

公孫弘 三首

司馬相如 三首

卜式

李廣利

桑弘羊

李陵 二首

終軍

司馬遷 二首

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田千秋

張騫

戾太子

弗浚

霍光金日磾

霍光 四首

第十一卷

昭帝 二首

傅介子 二首

嚴延年

宣帝 二首

張世安

路溫舒

麒麟閣惟霍光不名

淮陰博陸二侯引

董遂

魏相丙吉

魏丙同心輔政 二首

蕭曹丙魏相業評

二疏 四首

趙充國辛慶忌

趙充國 三首

韓延壽 三首



趙蓋韓楊功罪辨

元帝 三首

王貢兩龔鮑贊 二首

蕭望之 四首

馮奉世

匡衡張禹孔光贊

眭弘翟奉論

陳湯

甘陳功罪

第十二卷

王商史丹

成帝 二首

劉向 四首

劉每孫劉向

薛宣朱博

張禹

朱雲

梅福

谷永

王昭君

哀帝 二首

平帝 二首

孔光

龔君賓

龔勝邴漢

王莽

楊雄 五首

第十三卷

光武 五首

齊王縝

公孫述

隗囂 二首

鄧禹 二首

寇恂 二首

耿弇

吳漢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馮異 彭買 後

馮異 充國 二首

王霸

邵彤 二首

卓茂

臧宮

竇融

班彪

鮑未

馮衍

來歙

宋弘 二首

祭彤

郭伋

馬援 四首

薛方 逢萌 嚴光 周黨

周黨 嚴光

嚴光 計七首

朱浮

鄭玄

桓榮 二首

張堪 廉范

廉范

第十四卷

明帝 二首

丁鴻

鍾離意 寒明

東平王 東海王

東平王

班超 二首

耿恭

章帝 二首

郭躬

陳寵

第五倫

和帝 二首

竇憲 三首

班固 二首

EX LIBRI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安帝

樂恢何敞

袁安

王充王符仲長統

仲長統崔寔評二首

虞翻

左雄周舉黃瓊黃琬

楊震四首

黃憲二首

桓帝三首

梁統梁商梁冀

梁冀

張衡

李固杜喬二首

荀爽二首

陳寔二首

李靖范滂

李膺

第十五卷

郭泰四首

茅容

徐穉二首

申屠蟠超然免干物議

楊喬

仇香

梁鴻

陳蕃二首

竇武何進二首

何進

張奐

朱穆四首

靈帝二首

馬融二首

盧植

皇甫規

申屠蟠二首

蔡邕三首

趙苞

皇甫嵩朱雋



徐幹

史論

漢人論

續志林東漢論

東漢節義

第十六卷

獻帝

董卓二首

袁紹

袁紹別表

袁術

劉虞公孫瓚

田疇

管寧華歆

管寧

王允

臧洪二首

孔融三首

呂布

先主六首

關羽四首

關羽張飛

張飛

諸葛亮四首

八陣圖

孔明

槍孟獲

孔明自比管樂二首

魏延徐庶

龐統法正

漢後主

魏延

蔣琬費禕姜維

姜維

北地王諸葛瞻諸葛尚二首

第十七卷

曹操 六首

劉放孫資

荀彧

陳思王

華佗

曹丕 三首

曹芳曹髦曹橫

曹髦

曹叡 二首

鍾會鄧艾

諸葛誕

管輅

司馬懿 二首

孫堅孫策

孫堅

孫策權

孫權 四首

魯肅 二首

陸遜陸抗

諸葛恪

第十八卷

宣帝 司馬懿

景帝文帝 司馬師司馬懿

司馬昭

武帝 三首

司馬孚 二首

羊祜杜預

羊祜陸抗

山濤

傅玄傅咸傅祗

王渾王濬唐彬

鄭袤李胤盧欽華表

劉毅和嶠任愷

劉頌李重

曹志庾純

閻續向雄段灼

衛瓘張華

張華

賈充

齊王

司馬攸

惠帝

司馬衷

太子

阮籍嵇康劉伶畢卓阮咸

嵇中散 二首

阮籍

皇甫謐摯虞東晉王接

楊駿

江統孫楚

夏侯湛潘岳潘尼

懷帝愍帝

晉論

閻鼎

周處周訪

王沉荀勗荀勗

張軌

王戎王衍

王衍 二首

王導 三首

劉隗力叔戴若愚周顛

初說華談

元帝明帝 三首

陶侃 二首

劉弘

嵇紹 二首

劉琨祖逖 二首

溫嶠劉鑿

聞鶴翹舞

溫嶠

陸機陸雲

張寔

周訪

應詹甘卓

劉翹鍾雅

庾亮

郭璞葛洪

第十九卷

成帝康帝

七壹 二首



王舒虞渾

桓彝

殷浩 三首

王羲之 二首

孔愉周回

陳壽

桓溫 二首

桓玄

穆帝哀帝海西公

簡文帝武帝

武帝

謝安 四首

謝玄

安帝

恭帝

劉穆之

王彪之

郭巨 二首

五柳先生 五首

劉裕

劉淵聰暉

劉淵聰論

劉聰總論

劉曜總論

石勒石虎

石勒總論

石虎總論

石閔總論

慕容氏

慕容垂

符氏 四首

王猛

姚氏

第二十卷

武帝

劉裕 二首

文帝 義隆

明帝





謝晦

謝靈運

顏延之

袁粲

蕭道成

高帝武帝

褚淵王儉

涪陵王和帝附蕭衍

武帝蕭衍

陸雲沈約

楊素

煬帝

第二十一卷

唐高祖三首

劉文靜裴寂二首

竇建德

十八學士

房玄齡杜如晦

魏徵七首

李靖

蔡廓

袁淑

順帝

何承天

高帝道成

明帝

劉歊陸澄

王融謝朓

武帝三首

江淹任昉

王通四首

煬帝

李密四首

王世充竇建德

建成四首

太宗四首

王珪魏徵四首

李靖李勣

李勣三首



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謙

尉遲敬德

劉洎 二首

師旦融浮薄

李君羨

封倫裴矩宇文士及

姚思廉

蘇世長管寧趙孫伏伽張玄善

馬周

吳王恪

第二十二卷

高宗 三首

劉仁軌

長孫無忌 二首

褚遂良

長孫無忌褚遂良趙瓌來濟上官儀

李善感

張公藝 二首

謝朓

徐勉

袁昂

蕭子恪

朱异賀琛

王僧辨

侯景

陳霸先 三首

江總姚察

拓拔氏

明元帝

道武帝

高祖 招拔堅

崔浩 二首

奚斤叔孫建

李順

大武帝

高允

高祖孝文帝 二首

宣武帝孝明帝莊帝前廢

帝後廢帝出帝

李孝伯李冲

爾朱榮

神武 高歡

北齊總論

斛律金

高乾封隆之

楊愔

邢邵

魏收

後周文帝

武帝

北周史斷

王肅王思政

蘇綽

李賢李遠

王褒庾信

隋高祖文帝 二首

高類蘇威

韓擒虎賀若弼

于志寧

武嬰 附 中宗 四首

太子弘

裴炎 三首

陳子昂 二首

駱賓王 二首

魏元忠 二首

李孝逸

狄仁傑 六首

李昭德

狄仁傑却處復朱敬則

中宗 二首

五王 二首

机 肉

武攸緒

第二十三卷

睿宗

睿宗玄宗



玄宗

禁米珠玉罷織繡

高力士

楊恩勛

燕公新改數字

張說達生麻中

張柬之

蘇環

姚崇宋璟

姚崇二首

宋璟二首

盧懷慎三首

魏知古張九齡

張九齡三首

李邕

擬盧藏用與李邕書

孔璋

張嘉貞乾祐

張嘉貞延實弘靖劉知幾皇鏡

崔隱甫嚴挺之二首

周子諒二首

明皇

楊國忠一首

李林甫

宇文融韋堅楊慎欽二首

安祿山二首

王忠嗣二首

楊貴妃

杜甫李白二首

李白

陸象先

賀知章

孟浩然二首

張旭

第二十四卷

肅宗二首

顏魯公二首



類果卿

張巡許遠

南霽雲

甄濟

程元振

房綰三首

郭子儀六首

楊綰崔祐甫

元載楊炎

德宗二首

書顏魯公爭座帖

張巡三首

許遠

代宗四首

李泌七首

李光弼四首

李抱真

劉晏二首

德宗憲宗

陸贄五首

崔群二首

崔善正一首

李晨二首

劉昌一首

陽城三首

歸崇敏二首

第二十五卷

順宗一首

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劉禹錫一首

柳宗元一首

段平仲二首

馬燧渾瑊一首

段秀實顏真卿二首

李璿一首

何蕃一首

柳宗元劉禹錫二首

八司馬一首

憲宗 二首

李吉甫 一首

裴垍 一首

白居易 一首

李絳 一首

武元衡 一首

裴度 六首

李光顏 一首

李光顏李光進 一首

李愬 一首

柳泌 二首

韓愈 四首

大顛論 一首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穆宗 一首

敬宗 二首

文宗 二首

牛僧孺李德裕 四首

李德裕 三首

牛僧孺 一首

白敏中 一首

劉蕡 二首

李訓 一首

懿宗僖宗 四首

鄭畋 一首

昭宗哀宗 二首

朱全忠 一首

王重榮 二首

李克用 二首

裴樞 二首

鄭榮 二首

孟昭裔常濬侯昌茶 一首

韓偓 一首

司空圖 一首

第二十六卷

朱溫 一首

王彥章 一首

龐師古 一首

先主 一首



莊宗 一首

張承業 二首

元行欽 一首

廢帝 一首

高祖 一首

桑維翰景延廣 二首

劉智遠 二首

王林 二首

王彥章裴約劉仁贍 一首

韓熙載 二首

張承業 一首

明宗 一首

閔帝 一首

宋令詢 一首

石敬瑭 一首

張誼 一首

周太祖世榮 二首

五代 一首

馮道 一首

趙匡胤 三首

第二十七卷

太祖 五首

周韓通 一首

韓通李仲進李筠 三首

宋太祖傳位論

杜太后遺命傳位光義光美德昭 一首

高懷德王審琦 二首

韓令坤慕容延釗符克卿 一首

折德彥馮繼業王承美李繼周 一首

李漢超 一首

范質王溥魏仁浦 三首

李筠 一首

趙普 四首

郭進 一首



曹彬潘美 三首

沈義倫 一首

劉溫叟 一首

樊若水 一首

宋太祖太宗授受辯 一首

燭影斧聲 一首

太宗 五首

德昭 一首

廷美 二首

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宋琪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賈黃中

錢若水蘇夷簡等 二首

張宏趙日昌陳恕 二首

楊業劉罕儒曹美質王貴陰 一首

李進卿李漢超郭進等 一首

劉福王守忠田仁朗等

第二十八卷

真宗 三首

呂端畢士安寇準 二首

寇準 七首

王欽若丁謂夏竦 二首

李沆王旦向敏中 二首

陳堯佐宋庠 一首

李沆 二首

裴濟 一首

田錫 二首

种放 二首

魏野 一首

林逋 二首

魯宗道薛珪王曙蔡齊 一首

魯宗道 二首

王禹偁 一首

高瓊范廷召葛伯 一首

第二十九卷

仁宗 三首

蔡襄王素余靖 一首





孔道輔一首

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

田錫王禹偁張詠二首

富弼文彥博二首

韓億二首

包拯吳奎趙抃唐介二首

韓琦三首

歐陽脩二首

英宗一首

劉敞一首

楊億寇準劉筠薛映一首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

呂夷簡張士遜一首

狄青郭遼二首

包拯趙抃三首

張昇趙鼎胡宿一首

韓范四首

歐陽脩司馬光一首

濮辯一首

第三十卷

神宗二首

鄭獬陳襄二首

呂誨劉述劉琦錢顛鄭俠一首

王安石九首

李清臣張璪蒲宗孟黃履安燾一首

蔡挺王欽諤向章潔一首

司馬光呂公著六首

洛陽耆英一首

蘇軾五首

曾光亮陳升之吳充王珪

張方平王拱辰一首

王安石王安禮一首

神世衡一首

司馬光邵雍一首

范鎮二首

蘇轍二首



呂大防劉摯蘇頌范純仁一首 范純仁 一首

呂誨一首 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二首

鮮于侁一首 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

周敦頤 五首 程頤 四首

朔黨洛憲獨黨二首 邵雍 五首

張載二首 宋儒論一首

第三十一卷

哲宗 三首 陳次升等 一首

劉安世鄒浩陳瓘任伯雨二首 王觀 一首

陳師道 一首 韓彥忠仇亮俞許將

徽宗 三首 蔡京 一首

蔡京王黼李邦彥王安中唐勣二首

何臧孫傅陳過庭孫叔夜 一首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 二首

張康國朱諱劉達林據管師仁侯蒙 二首

賈易劉拯錢適吳執中 一首 劉禹宋喬年強淵明等

章惇 一首 安石工 二首

方軫 一首 陳禾 一首

陳瓘 一首 劉安世 一首

常安民 一首 欽宗 三首



李若水一首

劉給一首

李若水霍安國劉給一首

何瑾等二首

唐重一首

第三十二卷

高宗四首

宋復仇論一首

李綱七首

宗澤趙鼎五首

張浚九首

李光許翰許景衡張愨張所一首

黃伯彥汪潛善一首

秦檜三首

鄭設王庭秀甚妻亮宋汝為二首

第三十三卷

韓世忠二首

劉琦吳玠吳玠

岳飛二十三首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王德王彥魏勝張憲等一首

張浚張宗顏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一首

王倫朱弁張邵洪皓二首

洪皓二首

朱弁一首

第三十四卷

孝宗三首

張九成胡銓李迨廖剛趙開一首



范如奎具表臣王居正晏發復等一首

陳俊卿虞允文辛次膺一首

虞允文 三首

周必大留正胡晉臣一首

趙汝愚 一首

胡銓 一首

彭歸年黃裳羅點黃度林大中陳騷詹體仁 一首

胡晉臣羅點王蘭陳騷 一首

范成大 一首

辛次膺 一首

光宗 一首

光宗寧宗 二首

韓侂胄 一首

兩太師 一首

劉光祖 一首

柴中行 一首

趙方扈再與寧宗政曹涉張威 一首

吳政 一首

趙方 一首

余端禮李璧丘密倪思李蔡 一首

理宗 二首

曹似道 六首

謝上蔡 一首

羅從彥 一首

李侗 一首

楊時 一首

張栻 二首

胡安國 四首

陸九淵 二首

朱熹 四首

蔡沉 一首

呂祖謙 一首

魏了翁 一首

真德秀 二首

卞六



陳瓊一首

余玠一首

香行簡范鍾游似趙葵謝方叔一首

趙葵謝方叔一首

第三十五卷

度宗二首

恭宗帝昀二首

端宗帝昺三首

徐應鑣一首

吳潛程元鳳江萬里一首

吳潛一首

江萬里江萬頃一首

袁鑄一首

陳文龍陳瓚一首

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

文天祥七首

唐珏二首

謝枋得一首

粘罕一首

第三十六卷

元世祖二首

楊大淵劉整一首

伯顏一首

耶律楚材一首

許衡四首

劉因三首

楊恭懿一首

安重康布憲一首

史天澤一首

郝經一首

憲宗一首

仁宗一首

架勝楊朵兒只蕭拜住一首

吳澄一首

趙孟頫一首

張惠若歐陽玄一首



許謙

元明善虞集揭傒斯黃潛柳貫 二首

古今人物論目次畢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三皇

胡一桂

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於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



許謙

元明善虞集揭傒斯黃潛柳貫 二首

古今人物論目次畢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三皇

胡一桂

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於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說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蓋混沌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既有天地則人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開於丑人生於寅始爲開物之初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也。

評 末段論三皇之名號不可泯似爲確論

### 五帝

司馬遷漢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至豕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性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難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董矣顧若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闕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評 此爲贊語之首古蹟與雅文間意多而斷制不苟凡九節前者其事後五節斷其義

### 五帝

胡宏宋

皇者初嘗天下者也帝者主宰天下者也自燧人而上即三皇之世也庖犧神農黃帝堯舜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黃帝之後少昊顓





項高辛雖嘗帝天下孔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三君  
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然則五帝之  
名實定矣

評 以制作貽萬世定五帝之名實自是卓見

伏羲廟記

唐 龍明

大矣哉伏羲氏之道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地之文  
炳如也郁如也秩如也惟人在中經緯以成章彌綸以參化無  
亦彬彬然而有文與上古之世太始初分典彙未備民物職職  
俗居居于千厥文猶隱焉自帝太昊伏羲氏出仰觀象於天俯  
觀法于地中觀萬物於一身始作八卦因而演之以爲六十四

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作書契而代結繩之政以僂皮爲禮而正  
婚姻之始因龍馬負圖而紀百官之名新桐爲琴繩絲爲絃繩  
桑爲瑟而樂音自是興焉夫卦象設而神明通書契作則文字  
著婚姻正則人倫敘百官紀則班位脩樂音陳則度教明神設  
其教皇建其極物章其采民濟其行而人文於是乎著矣故曰  
帝人文之始也是以孔子替易敘聖人神化之功特始乎帝嚳  
然爲神農皇帝堯舜之冠及對康子問五帝又推其德佐成上  
帝以合于天凡以此也今之秦州即古之成紀也帝實生於斯  
而遷廟於此然而在其來遠矣顧規制儉陋風雨震陵芻牧牲  
來而牛羊之迹交大弗稱祀典豈靖紀元年御史陳講撤而新



之輪焉與焉提學副使唐龍曰祀以德奉治以化洽是故豐后稷之祠者咸曰重本存太伯之廟者亦稱辨治而况繼天地開闢之功啟帝王化成之理而為人文之始者或乃于是乎特書之

評 敘拓廟制處情致委婉

神農

司馬光

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斷木為耜剡木為耒以教民藝五谷而農事興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亦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遇七十二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後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居安食力而無天札之患天下宜之

黃帝

胡一桂

伏羲神農二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也其風尤為朴畧至黃帝之世實為文明之漸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汗樽杯飲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之皮革蔽体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制器利用難以枚舉駁又乎非復昔日朴野之俗矣六術之中律曆為要以斗柄建寅春正月為歲首律以黃鐘之宮聲發於自然為十二律之本度量衡之所由出三者合律然後措之天下田可分律可均禮可制



樂可作故律也者萬事之根本也其通變而使不倦神化而使民且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氣且群生安樂鳳凰巢于阿鷗麟遊于郊盛矣哉五帝之世也

許由

柳 識 唐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靜天地全性出於脛渾入于鴻濛雲遊鳥還翳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採大樸散于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空心堯齋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于清流道終播于無窮所謂春膏時蒸朽兼自滋先生含德唐堯發之穎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棣利日阜且聖主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道推以大名義同謙欲廉能感俗道自為功任雁 蒼耳 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豈言嶺多憶其穎綺與先生山水 齊名

評 文其渾璞

許由

楊 植 唐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遜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以來遼遠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抗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舟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余夫用先生稅練



帝王半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有出萬古。借賊爲臣。道拜先生願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湯之聖。得先生志。南顧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潔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治。二者聖人經世之大概。使湯武逢堯舜。是必歸用而光澤矣。先生逢桀紂。是必舍堯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善爲雲霓。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山嶽。融爲川澗。先生靈也。星羅月帳。巖壑空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列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發。雖死不葬。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皇天之德。合地之式。居

天地中。立帝王。則嗚呼。先生所謂性矣。誰能窺其家。庶但箕頤之上。惟餘清風。噫。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噫。爲吾輩。我來獨尋。清漪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

評 高韻流金石英氣逼蒼旻

堯

蘇轍宋

四岳鴻臚於堯。堯知臚不可用而屈於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岳而不能信。不知予嘗論之水之爲害。不可一日而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蘇棄臚而不諫。有不仁焉。斯堯之所以用



縣也與

評 當時無可治水不得已用繇則堯非不仁亦非不知是  
推見聖人之心者

舜廟碑

張謂書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同  
讓之羲仲和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帝帝盡  
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慶雷雨不迷  
堯之二女鸞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勤于外受昭華之王允洽人  
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  
先質後文悼倍也賈德尚齒位資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

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宣百物咸熙黎民咸若無爲而治其聖  
也與天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負其軼度少能容其音欲  
瑞堂瓊室垂舜則茅茨土階矣于太食其衣堯舜則藜藿皮帶矣  
歷代多嬪御堯舜隨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  
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愛堯舜未嘗不愛歷代  
之來人以位授我讓欲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晏於樊籠其  
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存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存天地之  
委蛭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感當易易之時  
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誇群雄猥以漢魏之間職同堯舜之  
際此河伯不知夫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



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爲世教許真之徒宜誣也哉稱元凡因  
小備之虛誕爲禹所放由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嶷  
北麓三湘南溟壹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  
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御陽今宇文 大樹風教小  
康黎元相圖亦出移棟宇前密林恭待表壇之地焉下指城隅見  
所瞻一人焉如或宣室言微闕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夢趨則  
歌南風觀東后朝來聖會群臣則知湯武不歌升堂自愧于師  
應之下高尤不敢及戶退漸于閭闔之外成康文景常所讚焉  
謂也無孔氏之祖速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石  
評 插入書石父子一段大有懲創文字亦自珍瓏

舜葬十六相誅四凶

孫明復

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朱既不肯弗堪厥嗣故命于舜舜起微陋  
雖曰睿聖然世德弗耀四岳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  
盡慕其澤不可遽授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岳十二牧其盡  
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不臣不戴則爭且叛矣堯懼其  
如是也非權苟以授之於是潛神隱耀厥用滂鬱以觀于舜故  
八元八凱雖積其善而不舉也三凶四凶雖積其惡而不去也  
若堯奉八元八凱盡去三凶四凶則舜有何功於天下耶是故  
堯不舉而俾舜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於天下四  
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四海九州莫不共戴之然後授以大位



絕其爭且叛也非堯孰能與於此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  
云其有文章蓋言堯以權授舜其道宏大高遠之若是而人  
莫有能見其迹者而先儒稱堯不能舉不能去謬哉

又

曾子固

或者問曰堯之聖不逮舜堯不能用九官誅四罪而舜能爲對  
曰虞舜之所以聖由唐堯之聖舜之用與誅宜也曰然則堯之  
時獨不可用與誅乎曰將以遺舜也其以遺舜奈何堯信舜之  
聖久矣將來而禪焉且以信於衆因四岳之舉遂試之其試由  
是而起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於衆德莫大於用賢  
誅惡於是遂授以位焉而天下率信用與誅蓋假之舜云爾曰  
然則堯之聖將蔽賢縱惡乎曰用與誅至于舜之時可也故堯  
遲之云爾以成乎舜也則其德在堯者多矣曰然則堯其私於  
舜乎非私舜也私其所以爲天下也曰左氏傳所謂不能者何  
也曰吾所論聖人之說彼左氏何與焉

又

鄭 樞

四凶果無以撓堯也堯孰有不能哉以其有舜也書曰堯期倦  
于勤堯老矣是天下必有隙而不起者故位舜以持之也於時  
四凶之惡始暴焉撓而鋤之在舜不在堯固然也堯得舜其猶  
察然與果堯以爲能也撓堯者必不若是猶之撓舜曰曷不若  
禹之於水也堯不去四凶曰以有舜也不則堯去之水舜不遷

水得之禹也不則舜連之矣故四凶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以  
堯禘也聖人極而起欲揭天下法必公於首誅焉天下燿然皆  
次而心董則其鼓號今不須力而折之也周公也始相周管蔡  
爲首誅天下不周公服者無有也孔子也始作魯司寇少正卯  
爲首誅魯不孔子從者無有也舜也獨於四凶岐於是乎哉一  
誅惡而天下服聖人之用深矣故曰四凶之去舜事也能不能  
不以堯禘也曰有說者曰堯不以誠而屬之舜雅也堯將天子  
舜猶慮夫戾舜者故四凶而遺之舜俾自絕之也曰嗚呼若此  
乎否也舜果曰能之身席于是或藉充已誅之舜已斃天子果  
有戾者舜亦從而誅之矣戾者誅天下亦自舜服矣說者果有  
是是不以聖人期舜也已

評

孫謂堯有心而泯其迹曾謂非私舜而私所以爲天下  
鄭謂四凶之罪至舜始可誅皆極意揆寫橫生奇論

虞舜許由非匹夫辨

張濂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大岳之後及岳  
意卽由耳士者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堯與曰咨四岳朕在位  
七十載汝能庸命遜朕位讓由之果或卽此也若飲生棄讓之  
說或者由不敢當其讓遂逃避于野如益避啟于箕山之類後  
人不知堯謂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苗帝  
之後其父昏瞶實繼虞氏之封太史伯頌虞舜云暴能傷風馳



樂而生物自暴至於敗無違命則昏昧未嘗失國舜則國之家  
嗣也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蓋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  
國儲所固有若陶漁畝稼亦督視省勸之意非必身親爲之也  
昏昧惑於后妻而愛其少子意以舜居嫡長而終言固故與家  
共欲殺之斯蓋養嫡之計不然舜果一窮微之人乃父乃弟亦  
何緣而必欲害之也哉家之稱舜曰謀蓋稱君則舜是時已爲  
君長可知而舜亦知象上之意在于爭國也遂舉以讓之曰惟茲  
臣庶汝其與予治觀此則舜非欲試之野大明矣自孟子有飯  
糲如草木居豕遊及天子友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舜起匹  
夫而爲天子緣是與奸雄非望之心不知孟子之言亦有若今

文人之詞者固不可盡據也抑太古尚質而聖賢皆重民事故  
舜雖國之家嗣而陶漁畝稼亦所不鄙如禹履豶繼世受封而  
一任水土之勞一親耨種之事任之者固不以爲耻而當時亦  
不以爲非非若後世有上有官者崇高貴重而深居高拱其於  
民事邈乎不聞者也

評 著論本旨只爲興奸雄非望之心孟氏豈真無據萬章  
所問固不足憑以聖賢重民事結意自高妙

錄

王安石 宋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  
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圮族而其才則群臣莫能

及然則舍諫而就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堯少之聖也群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意也而相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評 此與遠漢河堯英雄所見畧同結以相遇之難尤有感

概  
禹對

韓退之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堯與舜也與曰不然堯舜之傳也豈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豈后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信於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后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

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后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未前定也前定雖不當爭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



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殺而爲之辭

評 孟氏歸之天萬古不易此論謂堯舜利民大禹處民深

與後前定兩段意不在孟氏下

禹

蘇轍

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成湯不以子其臣武王不以子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

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何獨授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

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子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訾以至於堯舜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處之則天下之人皆譽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舜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



禹子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爲天下故也啟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其異也如此

評 以聖人之傳賢傳子總之不求爲異是大見解

禹廟碑

李恣陽明

李子游於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砥城古宮平沙四漫遐聯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淞雲舞共浩潏於是愴然而悲曰嗟呼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雖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旣爲靈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

耕者弗知植者弗知茂者弗知幽之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營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滅者忘其用朽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苗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其所從來而幽署血矣河盟津東也戒曠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救郡魚鱉於是昏墊之民匄匄請廟稽首號曰王在吾矣瀟而防下堰夫椿戶草門輪築困苦則又各請廟稽首號曰王在吾矣彼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酒是也天下未聞有廟想文者也故曰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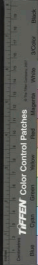
視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又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  
至堯仁愛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  
功者切乎前者也大業以蓄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祭御史瀘  
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呼子於是而  
知功之言微也吾少也覽管州城眺滄渤南目太費之墟乃  
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酒泊使非有神者王之祭而海  
者久矣尚能粒邪積邪履邪能人者章邪川者陸耶嗟呼子於  
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五其鯀者邪所謂美哉勤而不  
德者邪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

評 其詞翻開

闕能逢

張謂啓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于人心爲虐爲蛇如豺如虎  
旣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匹夫隳夏多士  
懷厥萬邦賢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爲臣之禮不  
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費禍國處時危欲其  
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激也里丘直遠恐其効之遲也由是犯  
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造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  
可殺也不可掩其忠義夫生一死也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  
大節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恩深思深則義重於生全生我可也迹  
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天子世卿之族舍生即義賢哉



評 發出忠臣心事

關龍逢

歐陽詹唐

天生彼辛兮用嚴覆于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而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若奔有道併命委炮烙以如麻伊先生之謬諤爲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廢卷以興嗟蓋修舊邑琴蒼空陂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其墓也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儔詎虎狼之共穴鳳實仁靈之類豈鷹鷂之同列惟王后之明分亦董道之自別是以寒心藐昂昂而折彼炎炎之原燧信撲撲而不滅寧雖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人者天祐善者神明胡爲是日力不如人使盡章之不信俾忠堂之空動律中大呂且鑿象谷風履殿於表章煙茫茫乎乎陸思悽悽而填膺淚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評 讀之令人惻然

關龍逢比干

商碑

李夢陽明

發忠詞者祠龍逢比干者也詞比干者何長垣去于墓百里而近詞逢者何逢于信也又已有村曰龍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蘇杜子開也大之者伍昭中也伍侯之來也語詞語龍見而嘆曰是尚不足以慨慨龍乎乃茲穆焉卑



也竊聞之標遠者必顯其臭成大者同歸其小故欲欺遐邇者  
必有聞名揚實於是藏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斯崇其臺臺  
峻其垣墉浚池時木旁屋更如財靡幣出役同農妨再閱月而  
祠成起瞻壯瞻望之歸如故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  
歎以悲骨者聞之知靈馬內摧逐臣放于過之滄淫淫幸亦有  
類此而赤者車轡過而輟爲之回也斯伍子之續也或問逢于  
之事于季子曰余兼道朝歌之墟蓋數謁于墓云及靈靈寶西南  
又望見蓬萊於心實摧之不自知滄淫淫下者也竊謀記備之  
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于於紂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  
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斃 廷何死也季子曰忠臣必君之語

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者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  
暇厭疏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鬻籍西向  
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  
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莠混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  
曰比于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鴟雀與乳爲  
長短邪故禍天下者必測之言者也設使于有術亦劫秦揣摩  
以爲誘之邪誠使揣摩押圍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爲  
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則于辛  
惡來胡久於人朝季子曰夏商之亡以人周之亡以俗倍壞於  
從橫從橫始於橫議橫議由於文弊故曰從橫者必洵者也禍

天下者也

評 先言桓桓後發一議論是記憶之鑿著

湯

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若夫其利善以其仁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視安民以天下機樞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以挈而有之子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湯有以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則王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伊尹五就桀贊

柳宗元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大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憂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運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從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早被其澤也又徃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





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懂懂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

伊尹

蘇頌演宋

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於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私行也湯必與知其居臣之心以爲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復夏不亡商不興無憾天及其不可復歸於是捨而歸且其後又王事紂亦身爲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而之商蓋湯之於桀文王之于紂其不倣迹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爲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評 湯文心事如紀書天

伊尹

頌·感成

孟子曰伯夷伊尹之有君也柳下惠墨子之和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嘗伏而思之。漚有吟而和無吟有之以爲梓。無之。以爲嬰兒。有無離而互見其瑕。其不得當孔子當也。伊尹可以堯元。可以舜。可以桀。可以湯。可以太甲。依然一孔子矣。異日誦其言曰。吾豈若處諛諛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又曰。吾豈若君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子五身親見之哉。然後知伊尹之不得當孔子亦合也。





理王猷則隱遁之乎仕也夫仕者行而爲靈施而爲兩其張乎  
弛乎因乎革乎蓋乎穆乎燭昭數計不與秋毫孰異朝歌之賈  
其劇亂而治則危而安軼於輶效爲異者歲之醫其見大而  
蓋小垢亦異傳節之繁燿其破于物孰異畏臺之權其救行而  
倍美孰異歷山之讓時其成功遠事莫賴其狀孰異荆龜之逃  
身也顧園之寬鑿琢其與世俱涉與世俱沒而澆然不染于態  
孰異箕穎之水則仕倉之乎隱也夫伊尹何以稱雨不若也此  
撮心也擬者所以用之妍媸之列者也若夫春之不得不更而  
夏也夏之不得不更而秋也秋之不得不更而冬也時則使然  
焉用擬故曰伊尹之不得當孔子亦當也不得當孔子矣稱聖

人何也有境擬有事擬有理擬可欲之謂境一擬涉機擬能生  
不祿是坎有乘安昌變謀議之徒出而規董有柳刺史盧秘書  
之欲出而規唐有趙河陽之徒出而規宋並操市心以自撮其  
塵而不顧名實之俱醜執一之謂事事擬涉然不然能生偏枯  
是謂爰旌吐寘威吟鮑焦慚曹生憤詹仲連却千金而跳海屈  
于湛沮羅三年化而爲滿拘于隅而虧流連之梟理擬涉思勉  
耳未疾而融矣是故始見以爲仕之不隱若而湯之幣卒未嘗  
不視不顧也始見以爲隱之不仕若而太甲冠冕之後卒未嘗  
不去而老于莘也不既融乎哉若卒以強思危何病故稱聖人  
難者曰孔子東家之布衣也朝而齊日中而衛矚而心馳



陳蔡之郊矣。知者情不知者議。津一處蓋爲口實。曾不小小介子意。非見以爲隱之不仕。若其倚如也。雖而附于涿涓之上。夫第六經。業成而門人相與贊賞之曰。賢子克死。非見以爲仕之不隱。若其何如也。夫孔子依然一伊尹矣。曰。是人之所爲。撮孔子而非孔子之所爲。自撮也。見以隱之不仕。若子魯。攝不行。齊漸不接。衛陣不去。若凡以爲仕之不隱。若子。三月三年。不思勝。除公山之召不吾矣。且夫孔子之于易天下。辟諸丈人之于荷。藿沮洳之于耦耕也。惑乎。寤。既而時命大謬。有事六經。則亦曰。吾分固然耳。是故竟辭劍者也。孔子述者也。劍者緣斯道未興之前。而見功述者緣斯道既廢之後。而見功功等也。辟諸西京

之言。而東京之光也。誰愈者。故夫依東家者。矯之而使卑。以仕於孔子。而非也。賢竟強者。矯之而使高。以隱撮孔子。而非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夫苟不惟其可。而顯顯焉。據諸仕與隱之間。則孔子者。不獨依然一伊尹也。鍾明之曰。伯夷柳下惠也。亦宜。

評 氣勢澎湃如百川東。不可注擬。伊尹孔子尤可賞心。

太甲

陳鏡石 唐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爲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沒於國者之爲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臣下之。有不知耶。



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令其  
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孰時乘之誰將駕於  
臣之業何如哉况乎盛非金石而冒霜露如懷失國之誦以損  
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  
之立有幸而立者也如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沒沒接踵羿  
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  
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周皆取伊周以  
爲嚆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則箕也有旨哉

評 此垂戒之論伊尹自別有見非幸也

傳說

楊慎明

武丁以夢相傳說垂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  
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  
亦多矣使外象而內不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  
叔孫之意豈止漢文之夢鄒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  
曰非也武丁寔夢于臺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  
一旦欲黑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喑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  
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  
又商之俗質卽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  
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敷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  
在殷中宗讓鳳而興知說賢乃曰帝春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



俗以亂引天而敗蓋亦意料之言也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給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也而頰號曰當而政於臧夫人庶幾乎民有瘼乎遂迎臧夫人而授之政類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又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爲軍隨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發者當常感其恭默之誠而養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

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啟倖矣鄧人夢鹿而得直鹿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况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虛莊子音義謂傳說生舜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歛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此兒重之言也固不必辨

評 武丁遷荒野時已知有說意極妙後歸之精神感格却

是正理

微子 廟碑

賈幼隣 居

昔者高宗既沒殿始錯命政有敦倫敗紀事有梗神虐天迄于獨夫稔惡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勿諸噫湯

之德未衰故微子復興於宋矣微子實帝乙元子帝乙憐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恪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備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替爲尹茲東夏周公蒞焉歿而不朽仲尼稱焉觀其進思盡忠則符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途沉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爲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墮於塗炭宗祧困於疆旣而君焉嵬險阻遜迹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師卒能修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而立啟前箕子而後少無與之王末可專征于諸侯武王末可

聖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一歷言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稷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皇帝三十有一載子作史一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故老與人則得君之祠廟存焉感聖衷以論年紀越忽魯木老矣靈儀儼然祿棄矣聖者月鑿鑿發咤嗒者日接百代之後而仁風獨揚于壽運廟庭乃作頌

微子

劉敞宋

備有或稱厥道衰微子抱祭器入周討殺比干箕子懼伴狂爲奴孔子皆賢此兩人殊竹而同名其當弗獲正四方我出爲

人物論

卷

十五



任自遜于荒野古者同姓難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國之有又紂殺比干箕子諫之猶力紂遂囚箕子而奴辱之武王告諸侯曰紂乃囚正士可伐矣武王伐紂敗之牧野紂自殺武王則使人釋箕子囚載箕俱歸而作洪範由是言之箕子之不死幸耳豈有苟全斯瀆者哉然則微子所以能去者以先其未亂也雖去猶不逾國斯仁矣如已亂無爲去也必去之是逃也非仁也

評 未亂而去去不逾國是足以論微子也

微子論

翁金堂明

昔者殷將淪喪微子去之有謂其抱祭器歸周者後人則辨之

曰微子去殷直行遜耳周既克殷而後微子迎附非當殷存日即歸周也噫行遜之說然矣而謂微子爲迎附則其然乎迎附之說前無所見特始楚人楚師入許而許男肉袒膝行以迎楚子不知所繼也其臣逢伯乃連武王見微子之禮而楚子用之不過傳古典以決時事使人不疑所行一時權宜術爾固非誠謂微子歸周屈降如許也司馬遷不識此意以爲實事耶而若之世家疎略謬信病正在此而後人則以遷史爲信史也於是遂謂肉袒膝行之事微子果嘗行之而信不復疑矣嗚呼武王聖王而微子仁人也武王伐紂惟以吊殷初無他意微子何懼而遂作惶恐狀若誠有之則武王之心微子且不能明矣又





何以明干天下武王未有不戚然懼者而得惟漠然受之耶况乎微子不死以存宗祀也而屈降若此辱且及先王矣是何以為微子周封微子亦使之統承先王也而先聽其屈降若此崇德象賢之意安在哉定又何以爲武王且武庚祿父親紂之子猶不至面縛軍門而武王亦未嘗辱係之定殷之後卽封以故墟俾奉殷祀是屈降之事武庚固不爲矣武庚所不爲而謂微子爲之我曰必無是也以必無之事而世其信焉是何信逢伯史遷之厚而待微子之薄哉至是微子去殷遜之荒野周既革命而武庚就封微子時未出也及武庚以畔誅而殷商無祀周土乃求微子封之微子念先配不可不守於是出就周封周固作賓微子而微子亦自賓于周有客之詩可攷也如曰武王克商微子卽已歸周則其時武庚封殷祭其子亦封朝鮮矣武王何待而不封微子微子又置身何所而待命耶說之不通莫此甚者特以周至叔世訛言興矣好事者流身爲謬語以誣聖賢而惑天下卽如武王克商紂自燔死紂雖不道嘗君四方而不得其死武王諒且隱之矣斬以黃鉞懸之白旂武王其忍爲哉其敢爲哉此與微子迎武王事其誕無異而世亦莫之察則猶用好事之說也夫不敢悖好事之說而敢誣聖賢不違其矣達者其云何

評 可爲微子洗冤



箕子

柳宗元

當其周時木至殷祀未於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驗而自斃武庚念亂以首存因無其人誰與其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

比干

李翰唐

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國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拍生之難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難其在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禮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泉商

王之命將絕于天豈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矯抗典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資用十亂之謀總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踐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存亡所繫豈不重哉太師存則正其統沒則垂其教奮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傷者慚瘞者思忠者勸其爲武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嘗敢爲之說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先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士將盡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



三仁

顧憲成 明

微子何以去也曰存祀也箕子何以奴也曰存其身以待也比  
子何以諫而死也曰汲汲于其欲惜其主也君子曰是寧獨比  
子即微箕二子其要歸于情其主而已其說在章段君之感二  
厄耶耶君之表車突楚也土即位二年其美樹之色不視非靡  
靡之聲不聽持鼓白晝而翼郢中嬖人各參進曰寡咎聖人也  
僅能歌康衢而已至于王而洋洋也郢中如沸是過楚舜也乃  
左手酌一卮而獻曰請代堯爲王壽右手酌一卮而獻曰請代  
舜爲王壽王大懼竟陵君曰楚不厭矣挈妻子而去之行十里  
便置爲告王王大駭既而迎竟陵君以歸請曰而今而後不惟

子是聽者有如日於是乎遂稱是微子去之之說也承感王卽  
位五年日與左右爲狎臨淄之郊二百戶入楚再喪地于秦如  
不聞也者耶耶君曰不可不怖也側身乞于市當身修繕裘表  
重裘而出之自帶子膏藥家主謂之曰然漢曰語云君不明則  
臣匿而肆君不聽則臣匿而肆其矣寡人之無良也使人謂耶  
耶君曰不教知過矣大夫無辜是日亦一大夫封一大夫是月  
報葬是歲報秦三戰三勝而放西封諸侯畢賀齊人曰微哉理  
耶君之狂也表重裘而天下宗齊是箕子奴之之說也故曰微  
子箕子其歸與比子同不可不察也夫三子者討之熟矣微子  
曰余今日數于紂之側也而未有動也意實若以去嘗之乎箕



子曰余之久之乎其職乎師保之間也彼且以我爲屑也且  
習而玩玩而莫之異也意實若以奴嘗之乎比子曰見是非而  
思者十一見祭養子而思者什五見死生而思者什九意實若以  
死嘗之乎微子曰善焉有奴之而不動死之而不動又去之而  
不動者乎箕子曰善焉有去之而不動死之而不動又奴之而  
不動者乎比子曰善焉有奴之而不動去之而不動又死之而  
不動者乎蓋紂非九主也其才甚劣而其聰明甚愚爲惡易爲  
善亦易一旦而翻然即不敢與堯舜較短長至如楚莊齊威猶  
撥之也夫三子惡能無汲汲哉而世之說三子云爾且祀者所  
以存筮也紂爲君而武庚爲子紂可知也故武王革紂而封武

庚非爲恭也又非欲自解說于天下之議我者也統也夫微子  
越禮而代之何說也幸而武庚復誅也武庚不誅微子始終  
一廢公子也商之祀不祀豈必在微子而曰以存祀去也何說  
也嘗武庚之自東而祀也天下所在響應武王大誥諸書其樂  
可想即管叔蔡叔攬叔子文王子周公兄董去而附之而箕  
子方赫然國於朝鮮其勢勝對淮對潯遠甚竟袖手不顧顧曰  
存其身以待何說也但微子能逆武庚之必見誅乎紂也暨涉  
厓紂也碑孕婦微子能逆紂之必亡也能逆武庚之必見誅乎  
而遽悻悻然抱其祭卷而踞周而曰我其作賓于姬氏乎吾不  
知三監既命之後東夏未策之先其所抱之祭卷將安置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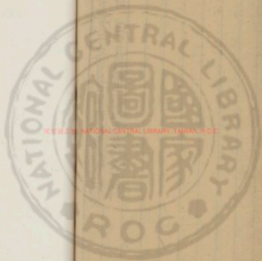


則武庚之成敗又非所論也武庚而成夏康漢光也武庚而敗  
夏康漢光也諶已白於天下矣何足以辱箕子而箕子不至乎  
且夫待者事之濡者也楚郊敖之貴必十年而後益乃可以待  
吳夫差之霸必二十年而後沼乃可以待至于紂辱如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竅其上一日之內何所而非甲子箕子念以爲  
計晝無復之不得已而之于奴耳何惡未終而可以待其自斃  
又可以待武庚嗣乎藉令猶可以待卽仍職千師保之閭伺機  
而動可也不然伏可也豈必奴故吾以爲微子之去以去爲諫  
也箕子之奴以奴爲諫也比干之死以死爲諫也置其見在之  
汲汲而旁摩曲揣則三子隱矣孔子稱殷有三仁而不著其所

以吾懼孔子之肯與三子而但隱也作三仁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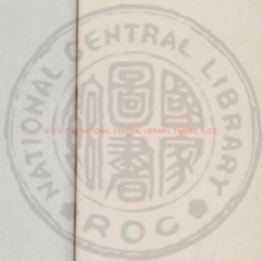
評 三仁意同悟主從來未有論及此者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SE 831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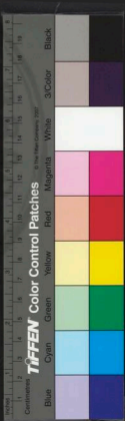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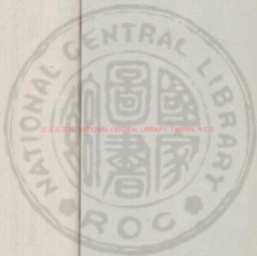




國立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1-1015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備仲醇父選

司馬遷

太伯

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虛與荆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意而知清濁嗚乎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王漸逵

泰伯

余按仁山金氏謂太王遷岐乃在商小乙之世值高宗之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年而生文王是太王當商之盛時未見其衰也胡爲有慕商之主心哉况太王前日能遷國



以避狄人於相侵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商於未亂之日太王之心必不如是之悖也而集註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則失之誣矣又謂不從之說見於春秋傳及觀吳越春秋則曰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子古公特季歷欲傳國以及昌泰伯仲雍知之乃托採藥逃之荆蠻古公特季歷讓國於泰伯泰伯三讓弗受古公卒二人赴喪復述之觀此亦未見其不從之事也而勿軒熊氏亦謂翦商乃魯頌諄諄之詞與書筆基王迹意同非真有也余因是而推焉自古聖賢皆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堯舜但知天下之不可托於匪人也故不傳於子而傳於賢為之不傳益而傳故知其子可托天下也太王之欲傳於季歷知其孫之可託天下也泰伯知而繼之知其猶子之可託天下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知其次子之可托天下也古之聖賢以天地之心為心故於其可托者而托之所謂以天下為一家惟盡吾萬物一體之念而已且夫古公不忍以土地之故而殺人則必不以匪人而殺天下可知矣集註又謂泰伯之心即夷齊叩馬之心益不然也太王當商之盛未嘗有翦商之心胡為而有以臣篡君之嫌哉後儒不知聖賢以天地萬物一體為心求其說而不得又從為之辭使太王之心不得自於天下非惟太王之心不得自於天下而泰伯之心亦不得自於天下非惟泰伯之心不得自於天下而



文王之心亦不得自於天下矣是故聖賢之心皆爲天下也泰伯三讓之心亦爲天下讓爲斯民讓也至商周之間文武之道大被於天下天下陰受其賜而人莫知之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此所謂至德也予又讀二程子之言益信之不疑明道曰泰伯知李歷之賢必能開基王業故爲天下而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不必爲革命之說乃知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

評 太王薊商之論學者信傳誣而生疑此論一出太王可含笑九原矣

泰伯

歸有光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安焉人之齒自怒發於其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焉而知者故受物於人不待乎與不與之迹而在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舒徐迂緩貪昧隱忍將有不得盡其情君惟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私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者二於伯夷稱賢人於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於頑鈍無耻之徒而已矣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與慕



之而為奇詭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聲者春秋之時魯隱宋  
穆親草其國以與人而弑母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  
亂者哉世言吳延陵季子可謂行殺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弑  
卒不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沒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為沼以延  
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恨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于爭苟  
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於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  
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  
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  
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蹇蹇而去之異乎  
民無得而縛者矣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蓋至於泰伯而後爲  
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如此者蓋有伯  
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伯夷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  
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大王有剪商之  
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  
者遂以爲泰伯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  
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  
其無私于天下天下至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受陰謀傾  
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異於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  
戎虜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效焉以窺大  
物其志亦無由而萌矣就使泰伯逆視百年未至之非而舉他





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惜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  
必圖我之私酒更之間嘗不能以自諫而曰百年之後必至於  
此不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勇商之事先儒嘗辨之而論語之  
莊釐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溺愛少子此晉獻公漢高祖中  
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  
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氣逆之惡中人之  
所不爲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夫馬孟子以爲太王之好色也  
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  
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之所以能讓也泰  
伯之去不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蕩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間  
而稱也使泰伯有其音而吾輩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終亦讓  
其邪心以與我也吾於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於不忍言  
而其弟終於不忍受是亦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  
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於傷父之心申生僻  
獨不去其心則恭而陷其父於殺嫡之罪故成而爲夷齊不成  
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  
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矣辨其國與天下也苟盡其  
道矣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言而求其讓於未  
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勩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  
是孤竹不爲賢而必其補以爲大歷山不必孝而必首陽以爲



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善承志孝子之志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之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矣天下之至情也

評 委燒高奇可稱太伯千載知己

虞仲

湯聘尹明

太王之于蓋三焉爲季子之有聖胤也而欲傳之祚太伯不逃則舍嫡立少太王之心必有不安者其逃也所以成季子之立而安父之心也仲非嫡也而何以復逃首其山之避或議伯益爲不自量而仲之自氣於蠻夷也不亦過乎噫仲之志卽泰伯之志也伯逃去而仲在太王之心曾未安也子章北面王父兄雖友齊既逃中子遂立不幸有人羅仲而翼數之養望之謂何故逃之海濱者亦所以成季子之立而安父之心也其志卽泰伯之志也然逃可也何以斷髮文身而必於自廢曰其廢也仲所以動中抑之性而杜國人窺伺之情也彼其德足以懷人義足以動衆民一推戴而建邦啟上則視季爲僞國而亦不免傷厥考之心嗚呼扶蘇旣死陳勝假名濟王式微漁人鼓亂仲而無廢安知明長幼之節者不歸心耶仲尼所以目爲中清中權而與夷齊相媲美也百世而下猶聞風而思慕也曰海虞山曰虞山其尊之也至矣

評 仲在而季可立耶故仲與泰伯同稱引扶蘇濟王充爲



明鑒

文王

孫明復宋

左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簡齋者曰美哉  
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及親致太平意以謂文王不  
能盡商紂於當世取天下於已有遺恨焉愚甚或之竊謂季札  
之是言也非知樂者也厚誣於聖人矣若果如季子之言也則  
是文王懷二以事其上匿怨以伺其間包藏禍心乃亂臣賊子  
矣何者以文王受封商室列爲諸侯紂雖無道君也安得爲人  
之臣有無君之心哉矧紂以文王爲西伯位干諸侯之上賜之  
弓矢各鐵使將征伐紂之有德於文王也厚矣則文王宜平竭  
力盡能夙夜匪懈以事於紂也又豈可背而忘施以怨報德哉特  
成于紀亂常之事哉噫事必不然章章矣觀乎紂既失德毒流  
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  
雖有庶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庶民之大德  
有事君之小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若文王猶有憾也則  
孔子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叙太公之  
述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姜皇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  
其事多兵權與奇計若文王果無憾也則何得與太公陰謀修  
德以傾商故其事多兵權與奇計之若是哉由是觀之則季子



之言又何誣也曰此蓋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司馬子長修史記叙太公之迹也不能實錄善事乃散取雜亂不經之說以廣其異聞耳斯固不足疑於聖人也嗚呼古稱季札賢明博達觀察能盡知興衰而於此也何蒙暗頓惑之若是耶逮乎杜預處度之徒恨無卓識竟見以發明之斯又乖謬之甚也

評 季子曰猶有憾者抑必有他說非謂恨已之不取天下也辨文王其詳悉情未爲季子闡明耳

文王有憾論

張元汴明

王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美前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說者謂文王以不能足紂爲恨而孫明後以季子爲厚誣聖人張子曰善矣說之妄固哉孫子之見也孔子稱文王爲至德又謂其有事君之心心夫文王純臣也豈獨事殷而不叛斯以爲至德小心云爾哉推其愛君無已之心蓋將格君之非而致之於堯舜沉酒不作暴虐不行約忠良之諫去炮烙之刑下收人心上挽天命俾有商之祚延千無疆而後文王之心斯快也當紂之醜九侯而誦鄂侯也文王聞之而竊歎其竊歎也豈比下以讎其君哉蓋不忍其君之肆虐一至于此欲諫之而不能欲救之而不得文王於此蓋有不勝其恫者矣豈尙此說紂有一惡之形則文王有一念之憾紂之惡久而弥稔則文王之憾滋久而不能忘也伊尹之言曰子弗克昌俾厥后惟克變其



心懼恥若撻於市嗚呼文王之所愆其卽伊尹之所恥歎文王之所以爲至德小心者蓋如此作周樂者以文王未禘之憾而稽之舜禘之間所謂象成者也且舜之舞曰韶前文王之舞曰象前南籥者以文王之德比舜也歎若季子者亦可謂善於觀樂而深於知聖者矣何厚誣之有嗚呼固哉孫子之見也

評 讀此始足以見文王之憾處季子其善觀樂哉

西伯陰行善辨

張重華

史稱西伯陰行善不知者謂西伯陰欲行善以自悅於民此以陳氏厚施於國矣夫非也其知者以爲西伯恐紂知之不得行善政故乃陰行之此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亦非也蓋伯常獻洛西以乞免炮烙矣此一舉也天下盡知之誰不倚伯者而紂之虐益餒然於天下伯之心不安也既不忍紂紂之惡又不能隱紂之惡處無可奈何之地而其心未嘗且夕忘商故以念吾躬商臣也吾職商政也爲商臣作商政使天下知商家有善政而不知恩自我出庶幾哉天下怨紂之心未甚叛商之心未決而商先王之宗祀可延也伯之所謂陰者非恐紂知之恐天下知之耳恐天下知之者恐天下德我而仇紂附我而去商蓋純聖之心惟伯自知之惟天地神鬼知之豈特不求人知且也嘗恐人知矣夫是以名之曰陰也而他說不甚謬乎哉或曰千古而造子何以洞伯之心亦有所本乎曰善則歸君



博物論  
過則歸已經言伯矣又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轉于亦當言  
之矣此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世儒不暇知也

評 伯之所謂陰者數句委曲深至真知文王之心者

闕天不賂紂

王世貞明

史記紂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使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  
之文馬有熊玖駒他奇怪物因殷婁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  
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宋  
儒曰毋也西伯必不賂免王子曰否又西伯必以賂免于何知

不知之紂也昔醜玖侯而脯鄂侯矣于西伯何有以無罪

請也歎加之罪其惡與辭且紂備安罪長以聖德誅明也聖人之  
心有七竅竅視諸夫紂何聖之恤嗜醜妖色騁駭奇技淫巧其  
素也擊鼓而擊喜其所欲殺之人必必有以探其素而深中其  
嗜明矣然則闕天之徒非欺曰何可非也曰內文明外柔順侯  
命正志生夾不易文王之德也委曲萬變以出其主而任其過  
賴天之德也文王之德臣德也身謀之也賴天之德亦臣德也  
為君謀之者也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天子釐  
之曰巽以行極爲呼至哉

評 此長公有慨乎其言者

伯夷傳

司馬遷漢

夫學者誠希極博循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

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又禹之間岳收威爲乃試之於位與政  
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  
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  
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  
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儔  
許矣余以所聞由尤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推見何執孔子曰伯  
夷叔齊不念舊惡然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  
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  
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益  
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  
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  
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夫  
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舉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  
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  
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糶糠不厭  
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恭矣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  
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  
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  
正不登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感焉儻所謂天道是  
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  
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感寒知松柏之  
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直以其重君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今者死權象庶  
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  
夷叔齊雖賢得天子而名彰顏淵雖賢得聖人而行益顯  
嚴穴之子趨舍有時若此類名過熾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  
砥行者非附青雲之士誰能施於後世哉

評

變體自此篇始太史公之極得意者

卷之七 陽山碑

皮日休

天心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  
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  
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  
澹然冰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世富  
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齊之  
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班





其歸而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  
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  
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  
天可責也苟夷齊以較亂可乎以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  
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  
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評 道不由天是一奇論

伯夷

柳 誠 唐

洪河之東今首陽兮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餓在其中借隱胡  
為特仁而正若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去何止撥濁洗  
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鬱伏西山顧薇蕨之艱雖  
歌唐虞之不遠謂易暴兮文武謂墨緣兮胡顏一叱兮忘饑若  
有訥兮千歲之關豈不以冠飯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  
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絕報讓周之音末其然乎是以知先生之  
所恤者偏矣富貴羊在牧殷網解絕道息坤維絕齋吞噬  
兮鬼孽王奮殿武大意若曰覆昏是齊濬哲於是三老歸而入  
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鳥珪命赤鳥俾荷鉅橋之  
施俾申姜里之喜故能山立兩集雷禱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  
觸於武庫九驥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非人其蘇旣而溥  
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先生逃將奚臻萬姓歸仰今獨鬱平方



十六合莽蕩兮終蹈乎一身豈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憫厥所以不食其食水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最爲臣之二

評 剴切

伯夷

章表民末

伯夷之道古今之難能也不以死生撓其志而以仁義殞其身始阻武王之伐紂非剛也終餓死首陽非懦也萬仁義而巳夫紂爲暴君其醜行昭昭矣武王一天下之心以伐之當是時也非人之棄商而歸周之棄人豈徒必矣焉而水潦乃潰也是紂之

爲惡非湯德可能掩之也天下之怒非一人可能薄之也惟伯夷叔齊乃諫而止之或謂武王宜其諫焉或謂之好異其矣是皆未然也二聖賢之事蓋非常人之所爲也濟天下而絕一夫者武王也非私天下於一已也二言而靖萬世之亂者伯夷也非咎武王於伐紂也武王之視紂虐民如與同虐之也伯夷恐後世之賊君如與同賊之也其道同歸於救人所以救者不同而已故使不君者聞武王之諫則欲得其爲君不臣者聞伯夷之諫則欲得其爲臣君臣定則國家定國家定則天下定矣噫武王之功世亦有之是功可能也與數而興者也伯夷之死今數十百千年矣前有能繼者獨未之聞也後有能繼者未可易知



也是虎不可能也與剪而廢者也故平桀紂者莫仁於湯武而能救人於治亂之際者莫仁於伯夷商之敗周之興伯夷所不動心焉動心於理亂之際而已猶家人之聞聞者日繁而力能止之所救者將不少也

評 救國之論真善喻者

伯夷

蘇軾 宋

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拒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將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昔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為之會諸侯于亳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評 此論可為伯夷忠臣

夷齊十辨

王 宜 明

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辨首陽山所以有夷齊之迹三辨山中乏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大辨史記本傳不當別海濱辟紂之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葬

而後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辨原於輕信逸詩十辨左傳春  
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謹按論語冉有曰夫子  
爲衛君乎章及齊景公有馬千駟此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  
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於史  
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  
其於伯夷也大槩稱其削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  
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當時有以補前聞  
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  
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  
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  
以爲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推  
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及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  
則遷之功罪且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  
此事于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  
年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既工盪入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  
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爲萬世立君臣之  
大義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徧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之  
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呼此事  
孔孟未嘗言史遷安得與欺或聞予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  
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



不信孔子也子應之曰子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論  
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  
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  
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  
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子生魯嘗逃其國而不立証諸孔  
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  
竹小君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  
燕晉為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阪詩之唐風曰采  
芣采芣首陽之顛采芣采芣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  
也若展齊景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

周粟而後來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進去則必於  
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絕國人之心首陽固其所也  
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顛  
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  
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于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  
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遷國俱逃率大卓絕故後稱之指其所  
嘗栖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迹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而不泯何  
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稱耶子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  
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  
夫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



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尤爲可見問國君之富教馬以對諸  
侯曰十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  
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  
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幸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姜  
子感慨悲傷春亦當賢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  
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  
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言不恨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

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節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  
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  
又遠矣鐵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于疑其

在遜國俱遜之時而不死者言昔之然乎之意之也蓋猶近似

而無害於義理若遜之意之也畧無近似而空於義理持甚焉

大槩遜也專指文武爲強大請降窺伺殿室以得天下故於世

家則首吳大伯於列傳以聖首伯夷遜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

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於太簡先生猶可姑

存以俟來詰今亦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按之以釋論語則武王

萬世當為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徇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

清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言更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竇

欲反從究竟拆報史遷便不可再措一辭者五徒之學誦詩讀

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毋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略孟子雖



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奇若併取證於夷子則少遷所載讓伐  
以下曉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登  
北海之瀕聞文王作興曰吾歸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  
瀕辟紂之事但於遜國俱遜之下卽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  
西伯卒此下遂音叩馬諫武王之語敘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  
蓋以爲遇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遂事纓逃  
其國遂不復還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以死來否與  
厄於難卒而不返客或有之然逃彼歸此如同時然身來父死自  
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與嗚呼必  
無之事也夫遷所以削其海瀕辟紂者何哉謂遷爲未嘗見孟  
子歟則遷知其有書七篇爲其作五子傳自言嘗讀之而屢嘆矣夫  
然而如此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爲奇節故欲  
凡伯夷處心後來全不與武王而其初本無惡於紂也大事不  
惟其責其所不合已意則削之手載而下讀於是一語尚可想其  
遷就增抑之情態而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爲斷夫伯  
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爲天下之大老太公之  
之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  
也然伯夷德爾其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已必與太公等吾  
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違傳  
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

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與中年與末年與不可攷也而遷於周紀則嘗以為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又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徃歸之然後曰太顛聞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徃歸之然後曰崇侯讎西伯于紂囚于羑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鉄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虜言訟又明年而書伐大戎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聚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又排布咸年而夷齊之歸為首其他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即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

後姑少壯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而考終已久矣遷既書於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方至文王已卒道遇武王以木主為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為兩夷齊乎抑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甫達岐陽之境也諫武王當于未舉事之先不當俟其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眾於道路也太公與已為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曰首如新方勞其芻芻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抵牾如此尚有一話之可信乎觀其寫三子冒昧至前左右愕眙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當殺之狀始如狂夫出關辭小號呶而還怪儒生姓名莫辨據其





聞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為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政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其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之噫其矣傳曰父死不塋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塋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未然一曰祭于畢一曰父死不塋又何也故凡遷葬其後以下大率不可信使其有之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子若以孔孟之說折遷葬未必信服惟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卷猶曰破碑不全不盡出於遷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全文讀者知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疑其補綴於後人也曰然則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妾居半及書武王則妾極矣若其妻焉齊一節猶見優於傳也蓋紀言其婦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及文王之死也及文王之生者與孟子同而但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管仲之迹而不在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讀論語者或於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微者為夷齊蓋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爾夫理至於一是而止予生百世之後安敢臆度及輕破古今共信之說蓋見遷於論語



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畧無一字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以詳為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查求仁得仁與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談其叩馬耻粟以至於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論孟則見二子可師焉志士仁人其首肯重其身抗志其高視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羈旅妾人間於是非進退輕廢嘗試不近人情悻悻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澣濱而莫之知者比史遷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於此從語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為此何也曰

遷自言之矣所謂子悲伯夷之志暗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刪尚莫知各篇為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於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粟生於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異哉此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已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淺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食首陽不當



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夫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遷以爲此  
夷齊將陟虎而悲絕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  
思上言我有所往安適歸則無所歸也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  
兮可中求則於不可猶思有所往也既而遂自決曰命之衰矣  
歸之于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爲殉卒之殉乎神農虛  
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  
求其稱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於秦項城圍叛社何處不有  
乎然則世必有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謬遷而  
遷謬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嘗愆來伯曰武王克殷遷九  
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爲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

之間亦豈非歎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  
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爲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遠傷恐  
非急務也滅人之國受人宗廟遷其重器強暴者之所爲誰謂  
武王爲之使果有所謂焉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與  
矣豈必宜辜汲汲之以往而後高快乎况罪止紂身爲商立  
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  
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爲何人自  
克商至于周其然後左氏載吳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  
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爲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  
齊爲之乎况左氏近語未必斯言果出於來伯乎嗚呼武王



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戚且榮之徒妄言身葬者頗  
同惜其出於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爲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  
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畫推  
其不然惟此章之疑旣釋則史遷失其所以垂藉附會之地豈  
非古今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為然否

評 讀千辯足知太史公隱處若甲馬而諫王荆公亦坐辯  
之隱於首陽疑爲遜國時事大是有理武王遷鼎之辯  
信經不信傳復何疑考古之功實爲大矣

國人立其節

柳壽愷明

余竊嘗疑之

意中子其有隱德乎夫自古讓者多矣向人

心所歸宜得終遯許由之逃 蓬旅甚之遂箕太山而得遂其志者  
人心不在故也舜之南河人亦之南河禹之陽城人亦之陽城  
越王子搜之丹穴人亦得之丹穴蓋人心所屬何地不可至何  
跡不可尋夫首陽豈足跡之所不及而夷齊遜隱之地獨深於  
舜禹耶蓋必中子可以托國焉耳故意中子其有隱德乎

評 不數語而意凡六轉遂令墨胎氏多一賢人真中子之  
知已矣

伯夷太公論

湯聘尹明

羅景綸之論伯夷太公也曰恭誦諫伐易地則首然嗚呼二老  
于地固無不同也而又焉庸多欲伯夷能爲涓叟之釣而不能



爲津之塵太公能爲首陽之隱而不能爲采薇之隱何也清  
與任固殊途也常武王繼文而正高父之推萌嗣其致師之念  
尚固爲蒼生計也叩馬之諫幾不免虎賁之并夷尤爲細當計  
也二子各行其志迥然不復相侔雖太公以伯夷義士扶而去  
之而莫之不食周粟鄙周也鄙周亦所以鄙呂也觀呂之誓師  
曰與小舟楫後濟者斬夷則曰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夫八百既  
會而徒先已倒戈矣何待於孫男太公曰之懸視放棄猶爲過慘  
夷忍耳爲之臣乎有去而已矣有死而已矣仲尼以文王事殷  
爲至德而至於論武則曰未盡善觀文武而伯夷太公何待於  
評哉西山之登與箕其山由光也烈而後世習權謀者每以陰符  
爲稱首夷之不能爲尚猶尚之不能爲夷也必欲比而同之過  
矣或曰太公吾無論也伯夷率天下以歸周而勢既成矣其諫  
不已晚乎吁非惟不知夷亦不知望也方二老未就文王之養  
固以耕田鑿井優游於西土之樂云爾豈惟伯夷不知天命之  
有歸雖太公亦不知有大統之將集也况文王服事商室則歸  
周者乃所以歸商也歸商而周以之興商以之感非二老之本  
心也蓋夷固不知微之可採望亦不知有鉞之可麾也時至而  
事起各從其志而爲之蓋可以清任論而不可以是非論也

評 以清任論二公是有見解

武王

呂祖謙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嘗讀秦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湯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吾觀湯之愆未釋於伐夏之日而仲虺則釋之武王自謂干湯有光而夷則非之何則湯無伯夷則愆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愆不見於湯則必見於夷光未見於武則釋先見於虺湯之愆夷之非武王之光虺之釋皆同此憂無武之光無虺之釋則天下無善治無夷之非無湯之愆則後世無寧君吾固謂數聖君者同

乎其憂不同乎一世萬世之憂也雖然湯爲之而身愆而武王則假之於人者何也處武王之勢然也文王蓋嘗有慚矣非徒爲湯之愆而且慚乎爲湯也使武王而復愆焉是視天下之無其主也故武王任無君之非而有伯夷明無君之責使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後世無從亂之虞嗟夫武王之意亦深矣而其逆則逆也其理則悖也而亦難以乎乎人今觀數紂之詞則詳而明誓衆之詞則油而直授王之詞則大而著意者明紂之罪直取其心而著文王之德期以取信於天下而已吁以已之意而求以乎乎人人亦既德矣而况於親之德而強以說人吾未始不爲武王病也雖然武王誠病也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而



亦何俟於予言然不如是則人無以取於我也泰誓之書其當  
畧其數紂之詞而考其自誓之詞然後可以見武王之心且其  
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曰予  
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無良意者以天人之意如此其乎文考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  
過非天人也非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武而伐  
至不仁之紂天眷人子而猶懼其有差吾以是知武王之心也  
不怨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當時之非不避後世之譏  
以天下之責而萃於一身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為之若是  
力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忠也是以放牛歸馬  
為天下也散財發粟為天下也武王何與焉蓋至是而後見武  
王之心昔者天子存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紂立武庚以  
箕子歸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於亡國之臣吾固謂非  
武王則不訪非箕子則莫陳也而天子則詳直而序之者意者  
以為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  
所以為仁可歸則歸歸之所以為義而武王一以無心處之斯  
其所以為皇極之君也與吁蓋至是而後益見

發出武王心事後之論斷武王者皆祖東萊之意

武王伐紂論

方孝孺明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十言斷斷

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易不書舉而書之。奚爲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搆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及履語難。至于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徇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王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謫。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必意竊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海過遷。紂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墓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



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于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于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植醴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實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評 史誣太甚此辨頗爲武王功臣

周公

韓愈

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矣邪諛佞欺君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內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虫草木之殃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成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討論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



輔相成化之功未盡童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捋髮之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周公

翁金堂

聖人之自處一天而已矣天無私聖人亦無私有私非聖也行胸臆快恩怨私誠甚矣而等存形迹巧避疑謗庸得爲公耶管叔者周公之兄也管叔之謗若爲公鑿矣公親總六師竟致之辟犯僂兄之迹而不嫌涉報讐之疑而不恤且時者俊庸朝若與若望威可禦侮稍知自愛有必委而避之惟公不避斯公之所以爲聖矣公之身非己身也周室之身也管叔之謗非將不

公固禍周也然則叔也在公爲親而在周爲讎矣公不憚之耶鴟鵂未作風雷未變公則居東非不能剪叔也亦非避謗而不萌也冀其悔禍而全之固此公心爲之耳既而惡盈罪彰禍且及宗社矣懷嫌坐視稍能忘私者不爲而公忍爲乎時適王心悟美借猶未悟吾知公且起而任之矣懿親流言元輔遜避民志其幾搖也公終弗起良其將謂公何公亦將如宗社何東征之行固斷非公不可者公之言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噫弗辟既無以告矣弗起又胡以告耶公之出處公不自疑而時亦信之狼跋之詩破斧之諫果何期而得此耶矧其得否果足爲公輕重而公亦果視此爲出處者耶公無論矣後之藉公者

吾則惑焉叔牙之說猶為可爾常山迫遷於乾明秦王學孤於  
隱刺而動自解曰周公是耶非耶嗚呼公不避謗而亦無當時  
之謗顧有口實然後世焉吾於是而不能不為公悲也

評 冀其悔禍而全之此前人未道處

太公

司馬遷

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闢達多  
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  
侯會盟稱霸不亦宜乎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

太公

王世貞

管仲非太公儔也然而吾嘗為之說曰為管仲難為太公易夫

何以言太公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武王繼之討  
之管失天下三分之一而其一亦且心叛矣即無太公商寧不  
周也無太公而周畢闕散之豈以特討師不倒戈乎否也故曰  
無太公商寧不周也夫齊桓中材主也管仲以羈旅之匹夫而  
為之相屈高國世卿之感而惟吾使北攘狄南懲楚彼方疆武  
整一以方張之勢而我率尊諸侯以抑之而若承蜩此非有過  
人之材不能也吾故曰為管仲難為太公易夫太公非易易也  
凡太公之所為多陰謀秘術見於金匱六韜諸篇者先儒以其  
異於道而斥之以非太公作不盡爾也夫齊之後強於魯而益  
速於道誰使之太公使之也故孔子津津焉推仁於管仲而太



公之不及抑不特此也。武王之城商若畿內畿外之國以封同姓及功臣凡數十彼其君豈盡狗紂為雲若飛燕惡來者蓋歸附之稱後則滅之耳夫豈亦朋角而就服者哉。凡武而稱無戰則周畢功也太公不得稱功臣太公而稱功臣則不得不任衛太公之任衛也與武王之為武也夫子知而隱之若宋儒則以為無之矣。

評 管仲處其難太公處其易是大謬論

管蔡

郭子章明

管蔡之事據詩書所載一則曰鴟鴞鴟鴞一則曰破斧破斧一則曰違王命噫嘻何太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也蔡

之流匹而文王之孝子也獨恨其所以處殷用之際未嘗耳其以殷畔非畔也以護殷也武庚故主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德其父可誅其子可立不立武庚而自為之此管蔡之所疑於武王也文王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紂此管蔡所習見也其父之所為如此其兄之所為如彼管蔡等之無失後故主忠也守父之節孝也及兄之為義也故不顧弟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是悲矣周尚已定殷灰已燼成王之慧周召之智俱未可以一舉而遷得志故為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若跡泰伯箕子之為夫泰伯之荆蠻也非以天下讓也示終其身臣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非欲存殷也示



終其身不臣周也故爲管蔡者舍周而遠遯則天下後世康幾  
有諒其心者矣傳稱太叔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季次管  
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  
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叔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  
則叔之所以教管蔡者當無異於武周也而必以武周之伐商  
者爲聖以管蔡之輔武庚者爲不類可乎管蔡不幸誅耳使其  
輔武庚滅周後之作史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爲少康以管蔡爲  
忠而以武周爲逆乎故凡言管蔡者類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  
欲篡漢也其字字不以爲可朱溫欲篡唐也其兄昱不以爲可  
叔夫天理之在人心即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可得而滅者彼管

蔡者即不類吾以爲字與昱之儔而已

評 是翻覆變若老吏之斷獄然奇哉

三監

表 表

子謂三叔非叛也夫武庚商家之元子也少康復國君子賢之  
豈獨不許武庚邪且三叔豈不知有周室哉周之遣三叔者豈  
非謂其至親而可信哉然當時去武丁未遠也其不忍忘商者  
多方多士蓋亦夥焉豈盡頑哉三叔誠至戚同爲商之遺臣也  
審去就而忘親徇國高履諸天地鬼神而生死無憾者也周公  
之篤於其親三叔之篤於其君綱常名教彼此無愧論者類以  
成敗爲順逆此古之忠臣象士抱憾於冥冥者不少也夫夷齊



秦士也三叔懿親也當時皆不能服其心者何哉吾謂武王所以處此者誠本盡善也向使武王之後退處侯服以俟人心之所向必不得已然後之中國而踐其位焉則周粟可食而商豈無辭也既立武庚矣又使三叔監之何為也哉周語叙奄之罪曰子復及鄙我周邦即使復殷祚而邑周邦武王之心當不以為嫌也夫武庚之罪而止於復殷之祚則三叔之後之者安知非以服事殷之初志也哉其殆過信文王而不能不疑周公之迹也乎

評 大都與郭同意立殷之後一段尤為奇絕

宣王

柳宗元

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千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棗高韓奕蒸民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錡炳耀益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

宣王

范祖禹

昔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則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謬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敵

評萬古不易之論岳將軍之所以班師也

平王

蘇軾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須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堵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天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諫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蓄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

城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講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殿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且齊遷臨淄晉遷于緡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飢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陔高蔣買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豫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後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

施而不可不然雖樂主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窺於變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避而晉復安賢執事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乎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尊定不遷之計收豐鶴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末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評 祖宗根本之地不可輕棄昔平王不應東遷是一種謬

論

辯尚奉

方孝孺引

尚奉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為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昏著之事君不為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為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微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違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奉則稔諷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厲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警懼之叱咤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為上下尊卑之分俾為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社稷也馬之在原野三



又收堅鞭之而無罪及加羈勒而入君之閭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鬣豈誠重馬哉尊其爲君之所御也齒馬蹴笏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爲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况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爲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爲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爲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天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遠道子烏可行權而諄父乎舜聖人也替聘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孳孳然順之而不敢見於色設於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觀且賢輩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政屈而爲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謝奉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謝奉爲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爲愛君乎君子之于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弑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評

責左氏稱謝奉爲愛君恐遺後世亂賊之禍則謝奉兵諫自刑心則是而事則非褒貶自定

中和

高應冕明

昔下和獻璞於厲王不信。斷其足。繼獻武王。復不信。文復斷其足。王信玉尹之相。謂其非玉而謾也。嗟乎。貞而見疑。忠而見戮。能無怨乎。下和之泣。王蓋自怨生也。雖然。和不能乘時售。會而獻於其所不信。又安得不以爲謾。而自取刖足之誅乎。何者。玉在璞。玉尹惡能知之。二王之相。玉在玉尹。二王惡能知之。和不知二王之不知。王二王又不知玉尹之不能相王。故玉尹曰。石也。非玉也。王亦曰。石也。非玉也。雖百卞和。惡能自解邪。使知之。知王素見信於王。王尹之不知。王亦見信於王。吾從而獻玉焉。王必不疑於和。而以玉爲石。王自不信於尹也。今以不相信之君。臣而必欲售。吾自信之。王幾何不以爲謾。而不吾足。刖耶。哀哉。和氏卒。無以辨而解也。王出而後。知王尹之相。認足斷而後。知和氏之泣。真也。使文王不聞其泣而哀之。未必能理其璞也。璞不理。則玉不得。未必信和氏之果不吾謾焉。繼玉尹者。又得指以爲石也。和安得重足而斷耶。相信者。又幸有文王在也。嗟乎。賢人抱道而不售於時。而爲奸邪所阻。卞卞和氏之譬也。君不見信。而仇讐在側。誰復薦之。而取刖足之誅哉。自玉石不分。而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所以憤於時而去之。魯仲連所以欲蹈東海而死也。若然。則和氏之譬。終身不售矣。和之泣。烏能已耶。又安得文王者出而哀之。而不使有道者之不戮也哉。則玉璞之獻與不獻。自不足爲和氏泣也。



評 終發備借王爲喻委曲感慨非專爲和惜者

下和

唐 肅明

下和以獻璞而別人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楚子不和非也  
也不和信則已何以刑爲剖而無辟則未晚也故曰非和罪也  
唐子曰獻璞而刑和自取也非不信和者罪也和之不剖而獻  
欲彰其識也卽受而剖焉於國何補亡補於國勿獻可也故君  
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吁世之文章小技自炫而不信  
者其和之徒歟

評 文簡意婉結語尤不捨人話脚

莫叔屈取

呂祖謙本

楚人有言操舟者其始行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開曉擊枻  
飛鳥逝一息千里於是小試於洲渚之間平瀾淺濶水波不興  
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爲盡操舟之術矣遽  
謝遣舟師傲然自得泓視溟渤而林視江湖推故徑進亟犯大  
險吞天沃日之瀉排山倒海之風轟壓湖海奔鯨駭蛟乃旁皇  
四顧騰落神泣壓梁失枕身骨魚鱗之股爲世大戒然則召今  
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  
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屈取之禍不幸類是當屈取英卽  
師相遇於蒲駘自知將累其長委計開廣教以次鄧禦四邑者  
開廣也教以鏡師宵加于郎者開廣也教以師不在豈不疑何

卜者又闢蕩也。無小無大。惟開夢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豈不猶  
操舟者。其始惟丹師之是聽乎。在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  
焉。伐絞之役。挺身試於州渚之時也。幸而絞人偶入其計。志滿  
氣揚。自謂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區區  
之雜人。政須折衝善言。耳。削規破規。任意直前。爰出不圖車債  
身勝。其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也。鄧曼推其禍端。歸之蒲騷  
之後。吾以為成屈瑕之禍者。在絞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在  
瑕雖欲自用。尚不敢自信也。苟又挫於絞人。必思昔以用人言  
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爲戲矣。彼既  
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嗚呼。蒲騷之勝。借曰

開夢之謀。今米樵誘敵之策。其亦開蕩效我乎。此所以堅其自  
用之言。而處其荒谷之盛也。屈瑕之死生。在於伐絞之勝敗。賧  
之於先而陷之於後。庸非天欲懲之乎。晉堅之治秦。一則王猛  
二則王猛。猛之死。下詔以新夫宰相。置觀以聽訟。至兢兢也。繼  
踵而張掖西域之捷。交至其心。始繼謂天下之事止此耳。猛雖  
亡。吾豈不能獨辦乎。迄有用而致沈水之辱。嘗若猛死之後。其  
鋒嘗少挫。必不敢遽輕天下。堅之喪國。卽屈瑕之喪師也。司天  
子至於唐人。免松師傳之嚴。而驟欲獨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  
足真遇事之難者。未足憂。蓋先遇其易。則以易爲常。元帥之原  
也。先遇其難。則以難爲常。是禍之基也。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

以一能敗一身者矣豈不甚可畏耶

評 以屈瑕伐終之役比之曹操舟者自以為能究至於敗  
讀之可撫掌一笑

孫叔敖

焦竑明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許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  
廢為鎮費補之士予得漢廷墓中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炳甚  
昭卒將無棺存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子楚之樂長典  
相君相善雖享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  
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怆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  
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左

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諸國下湯堊塗填人所不食豈遂封潘鄉  
潘郎固始也而所載數終竒曰公負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  
可為而不可為負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汗名而可為者子孫  
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破  
禍而膏新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  
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死遺孤慟哭比之史記所書  
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做斯碑後世遂不  
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空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  
且勤乃得之云

評 歌絕奇王心不得不感動然非此文誰識此歌



○衛懿公

呂祖謙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玩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人未嘗不撫卷而竊笑者。吾以爲懿公未易輕也。世徒見丹其顛。素其羽。二足而六翻者。謂之鶴耳。抑不知浮華之士。高自標致。而真無所有者乎。外貌雖人。其中亦何以異於鶴哉。穆下之盛。列第相望。大冠長劍。黃金博帶。談天雕龍之辨。諸起永濟。尚行毋廢者。有相摩於道。然摧勸之鶴。松柏之囚。曾無窺左足。而先應者。是亦懿公之鶴也。淫都之興。鳥跡盈家。自衛懿者。且至受符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猷。及黃巾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畫一策仗一戈。佐國家之急。是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消夏有清。

朝一觴一味。傲睨萬物。曠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神彩雋爽。珠璧相照。而五胡之亂。屠之不啻如祝上肉。是亦懿公之鶴也。晉通之勝。朝談釋而暮言老。環坐蒲柳。調之問更難。國殆成俗。一旦侯景逼臺城。士大夫羽其於駭情。至不能跨馬。束手就戮。其敢枝梧。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國者。平居暇日。所學用之人。玩其辭藻。望其威儀。探其議論。把其風度。可嘉。可仰。可慕。可親。卒然臨之以患難。則莫於懿公之鶴者。幾希。是獨可輕懿公也哉。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使親者處其安。而昧者處其危。使貴者受其利。而使賤者受其害。未有不蹈懿公之覆者也。抑吾又有所感焉。鶴之爲禽。藏於易。播於詩。雜出於騷。人墨客之談。其爲人。



所貴重。非凡人匹也。懿公乘之以斬。而舉國疾之。視如鴟梟。然豈人之憎愛遽變於前耶。罪在於據。非其據而已。以鴟之素爲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爲人疾惡如此。苟他禽而處。非其據。則人疾惡之者。復何如耶。

評。可以愧後世人。臣之不恤國難者。且謀論波瀾。不竭學者。孰讀。可以起發文思。末言。鳩非其據。尤有味。

懿公

梅鷟明

亡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此其罪不可以偏蔽矣。夫衛國狃于一會之好。而縱以失民。衛人嗾於一青之微。而愆以忘君。使民愆上者。衛君之過也。使君亡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君

不諱。有臣不令。君不式道。臣亦不式義。禍俱無善。以相撻。而君臣駢死。以為天下嘆。嗚呼。可悲也。天衛君之過。謂第二君論之詳矣。請得拾其遺說。而責其臣也。人之言曰。國人受甲。而有使鶴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采軒之失。則是國人之懷愆也。有辭而衛君之過。誠爲不免也。然吾聞之。天尊地卑。君臣筵筵。戴天履地。無所逃矢。天威在迥。美塔如見。其志義明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其赤心可破。而視矣。故夫國于天地也。其存有與之立。其危有與之亡。朝有世臣。國有大姓。亦曰後人之顛覆。迷亂。則匡救之。若使舉事一不當。而遂不暨其幼孫。有庇。遂以雲而蕪之。則夫葵澤之後。雖曰懿公玩一會之細媿。而離元元之情。義



玷三樽之崇嚴而遭周行之詬耻。然嘗卽其遺緇而攷。不過以  
鶴買罪。而非有及爾僭亡之怨也。非有十年十一戰之惡也。非  
有斬艾其民而用之日新之暴也。縱使陽武復生。而舉法於上。  
必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懟而亡之。曾不念乎  
衛之爲國也。康叔開拓之。武公培植之。英賢之君六七作。更四  
百餘年。所以養老慈幼。生生死死於天地覆冒之內。日月照臨  
之下。祖宗在徵。血嗣在徵。墳墓在徵。墳塚在徵。生者享衛之土  
利。死者歆衛之禮。其感戴於上者爲何如。而圖報於後者爲  
何如。愛其屋者及其烏。思其德者封其樹。而况其苗裔乎。憤然  
震志於羽毛。好則有煥葵之訓。在所當諫也。怛然震傷於邊

境之來。則有采薇之歌。在所當畢也。敢問衛之臣子。百官嚴其  
闕而哀職有補者誰與。錡委於周禮。畫職於諫垣者誰與。三風  
十愆之訓。磨鍊於吾君之旁者。有幾。不物不軌之誨。規瑱於吾  
君之耳者。有幾。進無孟子之言。退無牛即之論。智不能諫也。勇  
不能死也。內則棄君於惡。外則敗君於安。安樂享其祿位。而危  
難敗其城池。嗚呼。悲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觀葵澤  
之後。蓋衛人之大變。而懿公之大震也。城守而出。呼其大夫。而  
與之以矢。卽茲勾踐嘗膽之訣也。呼其夫人。而與之以繡衣。卽  
齊百年晉珥之哀也。其神魂之悲怖。意氣之悴傷。誠可憐也。爲  
國人者。奮柱厲之不知。屬狼羶之見。無沐血飲泣。爭前死敵。以



自獻於先君。魏與國人則必有分矣。夫何大河之濶。禽獸群而  
爲國。安不可與居。而危不可與死。德不可與繼。而怨不可與破。  
衛居以四百餘年之在人心。不能釋民一鶴之怒。而衛人以一  
鶴之怒。遽以怒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恩。臨敵而無戰心。據甲  
而懷靡志。將不死。緩士不揚。擐其御。則曰今日之事。我爲政  
也。號其大夫。則曰臣之車不足辱君。避也。或執冰而浴。或喪馬  
而取。或鼓棗而不趨。或擊甲而大雩。秉公旗者不肯避其下道。  
在公右者不能爲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君從遺之敵。以過  
其不令之心。其侵暴之甚。一至於此。卒之一念之烈。鬼神臨之。  
報害以威。上帝不譴。罰之於榮澤。而師徒撓敗。罰之於距河。而

遺嘯七百。自古戕士之。愆未有若衛人之甚者。蓋其不忠不義。  
假手於人。是以懿公之首。雖離衛人之元。亦喪。懿公之血。雖玄  
衛人之首。亦黃。懿公之社稷。雖墟。而衛人之宗祀。亦敗。其是非  
得夫之迹。見於前。而禍福成敗。著於後。如此。試使乘軒之鶴。比  
而論之。則方其安也。鶴食大夫之祿。而我亦食主之毛。及其危  
也。鶴無死君之節。而我亦有忘國之愆。是在懿公之好鶴。不過  
童心之玩物。而在我則果爲賊心。以制其上矣。在懿公之誣已。  
未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真。無異於禽獸矣。曾何乘軒之耻。而  
懿公之愆也哉。亦何懿公之愆。而蔽非之深也哉。雖然。天有威  
命。人有秉彝。豫州之民。何世濟其克頑耶。非君之好鶴。而不知



人物誌  
已之喪君其罪為尤大。恥母之召釋而不知已之弑母其恥為尤深。衛之臣子若以崔山君之睨視之其猶醜然人面哉。吾獨以弘演為人夫不然。且其存也。獨無使鶴之怨。而其敗也。又有網肝之患哉。茫茫主守不云隘矣。悠悠黎庶不云少矣。政以養之而僅得一人焉。其政善耶。其政惡耶。龍亢於天。虎圍於野。而所謂一人者。曾不比玄棠縞木之寵也。其君安耶。其君危耶。嗚呼。此蕭郁二君所以嘆息痛恨於靈公者也。而愚何知焉。二後斯言寄茲一慨。

評 專責衛之臣民更無餘諫且文古而思深妙

人物論二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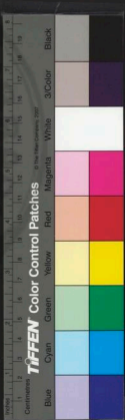




2014.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臺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TROVAN P.C.C.









新刊陳府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鮑叔牙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王世貞明

鮑叔牙輔桓公以入臨淄而遂有齊。於功臣無兩矣。知管仲之能霸公。故晉公之舉而不疑。知己之不如管仲。故其為之下而不諱。知仲顯也。下仲微也。桓公之得稱霸百也。管仲之得稱霸者師也。誰為之。叔為之也。天下歸功於桓公。桓歸功於管仲。而叔獨退然而不居。嗚呼。明此而為。明此而子西。而為之君者亦庶幾。

評 文無數語而議論發出。皆道人所不能道者。奇哉。





管仲世所謂賢臣。欽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管仲

司馬遷

管仲

司馬光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彼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爲。孔子顧歎其爲之耶。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維入章。燮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世之功名而已耶。官仲相桓公。霸諸侯。禹湯所及。冠帶所加。未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爲莫己若也。朱紘而鑿冠。及珪而三黜。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評 孔子譏管仲器小不在於不勉之。王而在於未成功而自足。仲亦無所待矣。

管仲

蘇老泉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堅牙易牙罔方用。威公憂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憂延。說簡公。齊無寧歲。大功之成。非成於成之且。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且。亦必有所由非。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

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國亂人。則若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常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別無以遂其欲。彼且劫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誦短而相慶矣。仲人爲將死之言。可以發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慮有三子而思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也。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迺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憂也。一敗塗地。無遺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之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宿胥無



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言。誠設不足信也。吾觀史融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譏。蕭何且死。塞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評 管仲不應負胥無飽叔牙不知何意

管仲

劉鳳明

甚矣。管仲之所以爲齊者。何諛之極也。夫齊壤地千里。東有負海之饒。兵甲之盛。區區以齊霸。何難者。而所爲取也。危可謂甚。無餘也。使農夫。裸股肱。事耕耔。而力歸於上。女寒。足者。不輟勤織。而織歸於府。所以取之者。盡矣。而又恐利之在下也。云不修。帷蓋。不盛衣。服。則文事不奉。享燕之禮。不致。牲。諸侯。大夫。大夫少半。不若此。則六畜不育。臺榭不立。宮室不美。則群材不散。嗚呼。又何急急欲其墮也。夫固云積於不測之倉。藏之不竭之府。豈非欲財貨之盈溢於下哉。若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行。五月則能力積。致粟多是。宜旌之以勸。而詭以比邾之龜。爲無貨之寶。爲質而貸之。粟夫得龜者。無故而蒙上賞。藏粟者。祇給而厚夫其貨二者。俱未爲得也。而以爲善謀哉。其欲取之諸侯也。爲石壁。謀使王。二刻石爲壁。尺者萬泉。以坎而差。爲之直珪。中



四千瓊中五百璧之數具而西見天子使令天下朝於先王廟  
觀周室者皆以形弓石璧不以幣石璧不得朝諸侯乃悉載金玉珠玉幣  
錢布輸之齊政后壁流而之四方而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是又  
扶天子以令而政自齊出也惡在其尊周室哉夫即管子之治  
齊也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吾皆已官之  
矣其餘皆以數行故因其流而道之可也扼而守之可也與所  
謂教民服田躬治絲桑蕃育六畜樹藝瓜瓠薑菜百菓者無不  
備盡其法而又行錢藉於國令以較多寡為貴制其輕重之準  
守其徐疾之度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截四以  
五惟上所以操其決塞率是而為之民者已盡其力而歸其計  
於公上矣而又益而奪之恐其儉而散之是何不恤其私而盡  
用之若是也且也既為之軌程則真民守之可也上無幣有錢  
則以錢準幣環錢而應錢應重有加十而又謂大家委且曰上  
且修游入令隣雖有實者勿左右不聽則為假其食遂四面皆  
櫛密里長而十倍幣之九在上殺在下幣重而物輕則欲萬物  
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在上則官府以積出隆而止是衡準之  
度數易而圖且拒之守不時且又何不信於民哉嗟乎管子之謀  
亟於霸強而未暇以植國於不傾之地惠不洽於四封而詐已  
顯於天下故不再世而衰豈言晉之霸也豈世而主諸夏盟齊則  
桓之後而遂矣諸侯多魚漏師之隙既開而方內漸以不至吾



是以不能無罪仲之謀齊者法已具而失於欲速不為後而  
急於一逞焉奚待五公子奪而桓公是以不沒也夫子曰齊桓  
正而不諱若仲之功固以尊王攘夷而天子恕之耶

評 仲意不在富民而在富國故其謀多變幻此足以盡仲  
之相齊

管仲

王世懋明

昔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學者疑之孔子大聖人也謹言其去不  
死而厚賞其功以為仁獨謂其器小奢而不知禮已耳後世論  
者取則焉自孟氏受說會西以謂其功烈卑卑不足道若與孔  
子之言學然未聞有管仲死而桓公死而神仲父宜矣獨宋蘇洵氏  
斥管子三子能亂人國也桓公死而神仲父宜矣獨宋蘇洵氏  
著為論曰管仲死不危桓公而獨論此三子者不可用非大臣之  
用心也甚矣洵之矯誣也仲之論鮑叔牙須無陽用與夫論刁  
豎三子其書其在洵以危古方策之書世儒皆不能讀獨一蘇  
氏子窺之遂得以意高下而暴暴嗷嗷之耳目耶至今淺學明  
經據其說而以仲為媚嫉痛位之人此何異舞文之史增減文  
字以入人死者甚矣洵之矯誣也又其論曰天下豈有有臣而  
無君者矣桓公在而天下無仲吾不信也嗚呼是何言才之易  
也春秋數百年間列國名大夫無筭無論同時即後先有及仲  
者耶其能籠蓋百賢而煇然不與為群者孔子而已矣彼固千



萬世之人而非春秋之人也春秋之人若史魚直臣耳其才與  
功出仲下遠甚而獨其尸諫一事進賢退不宜意正與仲同又  
不得泉魚以病仲也蕭鄭僕何之不及仲洵好策古今成敗宜  
知之一且以仲不薦賢而遽推何於仲之上以謂此大臣之用  
心甚矣洵之矯誣也洵不讀史漢耶高帝病呂后問蕭何死孰  
可代之者帝曰曹參可及何病而惠帝問曰君如不諱孰可代  
者何未對帝曰曹參何如何曰帝得之矣是參之代何高帝所  
先命而惠帝所亟問也何直順風而呼耳所云舉參自代者如  
仲之薦朋哉史謂其兩人少相得及為將相有隙至何死而所  
舉誰公以參為不及不察何之非夫中之不以孔子為冠又而參  
其短何之不以私惡蔽曹參而盡其長此兩人謀國公心洵何  
不立舉以勸為人臣者徇公而舉何以病仲也嗚呼仲之生猶  
可也死愈不可矣洵之不敢也其在以有孔子之論也死不可  
此言而豈之即無孔子言獨無留世公議乎洵之論欲無遺議要  
曰不讀管子不讀漢書則可矣

評 駁蘇公然可與蘇公並峙

管晏

楊斐 唐

子貢以管夷吾之者晏平仲之儉質子宜尼宜尼以管仲賢大  
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下蓋譏其循上僭下  
之失或謂無所輕重子敢繼其末以論先後焉夫齊桓承襄公



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嘗及亡於外自當先入有國之後銳心求  
其治及叔牙言夷吾之能脫囚服乘國政有鮑叔之助隲廟之  
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直於  
衰替之朝有田國之強有樂身之侈時非曩時君非曩君當在  
杵之絨也能捦然易其盟田氏之大也能曉然商其短獨立隲  
誦之伍自全於紛擾之中人無間言時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隲之助  
則其身廟室廟諱侯功豈減於管氏乎以其德蓋而朱紘執與  
豚肩不掩豆以其三歸而反玷執若一狐裘三十年劍冢之破  
國之亡以管平以僉平吾曰管則不係僉則與其不係也管  
固然後知聖人輕重之旨斯在

管鮑

柯亭詩愷明

夫自古俶儻卓識之士功見名信人人爭慕用之於此有知之  
與爲其所知者皆無足異也惟在氓楚之中人淪落之際當是時  
世主不臣說士不載乃有賞識之者結以千鈞之交信之疇人  
之上非相知心曷足與此若管鮑者是已夫鮑叔牙齊之鄉相  
仲初以城陽督珠雜處閭巷既復相子糾間闖追阨中一矢中  
鉤極楛受辱叔蓋終始善遇之詳具夷吾本傳不具述大槩謂  
其心心相照卽多取而不爲合戰北而不爲怯三任三見逐而  
不爲耻至於堂阜檻車一旦請釋於齊廷既以生死肉骨矣豈



非所稱知己哉仲平居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又曰人  
爲知己死亦既深德之矣韓子乃謂齊國之亂二子相私人事  
一公子焉先達者相收後小白入而管仲拘叔乃釋之信然則  
是二子以兩公子爲奇貨待時而易買也其語近誣其於以相  
知之意無當矣且自古遭困阨而起如此類者豈少也邪其子  
忍於囚奴傳險息於胥靡當其時命未得則甘心尺蠖儻而弗  
信一旦遭遇明時觀逢推轂則如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龍蛇之  
性固靈而雲霧之力亦大矣故曰女爲說已者容士爲知己者  
用此言報知之不可少也余每嘆馮驩之欲差多自鳴之意而  
遺天中之神靈築錘高着交錘盤所由殆與鮑管異矣蓋身  
叔累知齊桓得士糾同盟擢行天下霸勝之勛猶焉與詭徒以  
相卹相收爲奸已邪叔之舉不負桓仲所爲舉不負叔一時君  
臣朋友間釋楚越爲肝膽取功名於左秦隻千古無有兩之者  
斯已奇矣而好事者猶嘖嘖議曰張祿不肯安平以其生之也  
戶牖不肯無知以其薦之也仲之受知孰與二子當桓公問嗣  
不以此時相爲引重以酌知顧乃復踵其短夫鮑知仲矣謂仲  
之知鮑何然考鮑叔臣不如仲者五之言則叔固長於知人未  
必長於治國仲亦不以受知之恩私諸鮑叔乃仲之所以知叔  
者也且也對桓公言恐恐爲叔地慮其得罪而至於上桓之哭





情好訣絕仲豈雲魚芝之士而肯本之人邪余蓋不惜仲無薦爲魁  
之累獨惜其不能爲薦仲之鮑耳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齊有  
賢乎曰有也曰齊不有管仲乎曰吾聞鮑叔薦管仲未聞仲能  
薦賢已者以此責仲仲則無所辭豈矣太史公適爲之立傳並  
取平仲辭驂一節津津置頰至願爲之執鞭蓋其遭李陵之禍  
身爲戮沒當日交游無有能急人之困卒當腐刑則以無鮑叔  
故至此耳遷故多發憤之詞而管鮑之遇其奇慨又遼矣嗟乎  
遇得其人則仲以束縛桎梏而得免不得其人則遷不免於幽  
囚知與不知異也故曰君公之士非附青雲爲能施於後世意  
可知矣

評 古雅之文

齊司寇 按對

程 晏唐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誣君曰請理君朝廷  
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款辭甚責也曰不然君不聞應  
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醫蠱而不痛俗謂之其口鼠也魯國  
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癢旣有蚊蚋撓其膚毛必  
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應鼠之食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  
甚蚊蚋于嚙乎以其口其毒言心徹骨而不知也况其角乎公  
即職臣之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  
其應風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惠大而君不知也



封疆之寇蚊蚋乎但境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  
慮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  
公不喻堯桀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爲厲風於齊矣

宋襄公

蘇軾策

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  
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如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  
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膺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  
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  
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益可見矣  
而襄公不以爲桓文之師不過是學道義而敗不可以公小許水

襄公非特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耳齊  
王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饋鐘王曰令之吾不  
忍其殺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未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也而  
孟子與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  
而宋公執轡子用以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滅  
一國君若大豕然此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後身  
敗國亡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  
取食而能忍饑於堂殮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忍於轡子而  
不忍於重傷二毛豈其情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  
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伯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轡子



有罪而討之，鍾離之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緇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曼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也。襄公以諸侯可以名得，而王莽以下，可以文取其得，喪大小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則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則不能蓋王莽之篡。使秦無成，則宋襄公得志亦一王莽也。古人有言曰：「鬪王不成，猶足以伯。」襄公行王者之事，則其敗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牧死扶傷，不暇。此特妾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得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身死而登之，未有如宋襄公之敗於後世者也。

世子申生

白居易

晉侯以驅鉅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爲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垂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世，以爲訓，豈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榷，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諸賢亦允。若申生，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



心以至誠雖申生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遠於瞽瞍以  
泰然之又俾不格於殺乎故咎之始形則齊栗祗截而爲厲舜  
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吳泰伯可也若又不  
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  
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益資罪故名以至於死  
臣子之道不其感與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  
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嬖子以  
霸王之命奄有荆蠻光啟土宇赫赫是國由之而興誦之爲恭  
猶曰德德令申生殉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  
後弒三君矣魯宣子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九不顧其君去  
華焉羣叔堅驪頡蒙虎特宮山祁慶鄭狐突瑕生御芮實啓禍先  
大亂晉國則楚共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此豈德同誼無  
乃不可乎左氏脩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  
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  
也略而無議何其謚哉何以嚴諸且仲尼脩春秋明則有凡例  
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  
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言晉人而言晉侯且名太  
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及於不義也以微旨攻之  
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  
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善善惡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

明往者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讒無所苟而已矣由是而言則  
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評 申生不得謚爲恭則可若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則不  
以爲然

申生

郭子章明

余嘗及覆其君之事無若士爲狐突之計爲得也士產夕言曰  
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狐突曰惠於父而遠  
於死此二說者蓋向太伯行之於前東海王行之於後皆所謂  
權也而何其君之必於死邪其君之賢豈不辨此則社原款誤  
之也社原款將死是亦曰每其不先氣太公而公也之以此思  
其君臣平日謀議之惡必曰難維苟作舍死無懼矣故其君重  
原款而易其死輕二子而難于去保傅之言其所入者深也天  
其言曰去則寡父之惡而味諸侯詎庸知既死而父之惡死影  
諸侯之笑逾甚乎然則當以何時去曰其在城曲沃之際乎君  
待曲沃之祭而後去則亦已晚矣故君子曰申生之孝尾生之  
信一也謂之不知權而必於死也雖然亦有息不鄭重克三子  
者死之也當時美齊未立苟息未傳申生秦已立矣今其當立  
已立者而後且未立且不當立者息謂君立臣從何說焉不鄭  
似矣而動以利言故他日欲以晉爲重而計賂之厚薄里克曰  
靜曰伏曰中立表回觀望无身後君俱非所謂忠於謀人固者



故三子殊不免於其身愚意當日驪姬即譏晉君獻未決使苟息  
謀之不鄭諫之里克又諫之申蘇郭偃狐突士為之徒從而和  
之將不可回獻公之心於萬一邪而胡其無一人為公語也如  
晉之零豆後於美齊叔孫通強諍於庭留侯深謀於內竊重  
羽翊於傍漢高卒無奈惠帝何晉庭諸臣其燒於漢臣遠矣

評 青里克丕節等非忠於謀國城曲沃時申生不出亡皆

為主論

申生

徐元盛曰

驪戎也婚姻禍福之門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禍由之昔幽  
王之祭且曰也必數叙又公之殺也必以文為名也公之各別  
也以南子皆是物也利外無乃其禍乎語云美男破老美女破  
舌甚矣美之為尤物也由生賢太子也驪姬美女子也父子天  
性獻公為人父奈何以三寸舌竟殺其子哉愚嘗讀晉史一感  
獻公之老一感驪姬之甘一感申生之恪更悲申生之不幸也  
傷哉申生人孰無父而獻公之友人孰不為子而獻公之子人  
孰無夫人而驪姬之夫人吾友以重悲申生之不幸也君臣  
父子等耳屈原者竭忠盡智以事其君卒以讒死故吾讀懷沙  
之賦而感者以嘆感汨羅之投而悔者以悲太史公比之日月  
爭光而賈生不容也過湘水弔屈原其辭曰騶九州而相君兮  
何必懷此都嗟乎離騷者猶離憂也其未知宗臣之有憂乎申



生之愛屈原之愛也。看申生者曰：父有過則子諫，不聽則號泣而隨。申生身不諫，愚則曰：不然。獻公溺城眉之愛驪姬，王狐媚之譏嬖人之子居深宮而國之儲君出曲沃，父子之間如隔重。穀申生將安所諫乎？即諫之，吾恐新城之蓋不待歸時之後矣。嗟，嗟申生不可諫也。有死以謝獻公而已。看申生者又曰：春伯採藥而逃，荆微子抱器而存。申生身不去，愚則曰：不然。紂命也，非父也。微子可去，而太王雖父也，乃賢父也。故太伯可逃，獻公見仇申生而去，是叛其父也。且申生將安所去乎？去之他國，誰其納我？去之山林，其如驪姬佞如，優施謀其舍我。嗟，嗟申生不可去也。有死以謝獻公而已。看申生者又曰：小女則受大故，則走禮也。申生身爲而死，公獻公有殺子名，愚則曰：不然。父子一也，而處父子之間有難行易庶人之家，一隣人鹿之申生於獻公安所逃乎？猶避雨馬無之，而非畏公女故，孝已則死扶蘇則死，侯太子則死。奚正何以曾參之摘蔬而與申生同日語哉？嗟，嗟申生不如無生，有死以謝獻公而已。古之稱大孝者，非舜子捐階浚井，舜豈不知已死而西親於不慈哉？父母之命，心不忍違也。禮不敢違也。勢不得違也。比其登而下旁而出天也，不然幾何不死于原，則死于井也。舜其幸而生，申生不辜死者乎？故曰：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懷弘申生其恭也。責由生者其末之思乎。當春秋時以商臣則弑君矣，以許世子則不



嘗禁天以衝轍則拒父天亂臣賊子月歷踵接于朝申生不敢  
為亂首其敢寒寒而從之哉故申生之先安天下也愛重世也  
書申生者其朱之恩乎嗟乎驪姬茶已仇申生其必欲殺申生  
無足怪彼獻公者獨何心哉穆王征犬戎而荒服不至襄公德  
翟人而出居于鄭茲狄封豕長蛇不可厭也履絀在前後車不  
戒又獨何哉昔人有媿後妻之譏而殺其子者化而為飛鳥其  
降怨以哀父出顧而謂之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又顧而謂  
之曰伯勞乎非吾子飛佛居于是飛于輿之蓋乃射殺其後妻  
國人聞而悲之名之曰惡鳥志不忍聞也獻公何惡獨聞此乎  
昔曰晉侯與其世子申生曰世子之子也曰殺言不當殺也鳴  
呼春秋之上曰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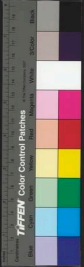
評 全卷都及申生詩文

又評 此與衛太子之死同措後一着耳至於築室意當首  
獻文恐於漢武

荀息

司馬光

君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  
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猶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之柱元胤以為荀息有此詩人  
重其義以風觀之元胤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豆言死而  
背之者是小穿窬也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





溺於雙龍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荀息

陸燦明

古之君子未嘗自愛其身也亦未嘗敢輕其身未嘗畏死也亦未嘗不重其死義可以死而死其死也非有迫而驅之者也義不可死而不死雖撓而要之死君子不敢也何者彼非其死之難而死得其死之爲貴固有不吝於輕死者也其矣死之不易也子路之賢而死召忽之忠而死則何難死之然而死此豈敢死之勇而死其慷慨殺身雖足以成一時之名而要其後者不免于君子之說也謂其爲子一時之小諛而不知天下之大義也然則荀息之先祭齊其能免于士君子之讒乎晉獻公用其嬖人驪姬之讒廢太子申生而立姬之子奚齊且死而以鴆大害荀息荀息受而不辭其言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不濟則以死繼之已而獻公使里克作亂殺奚齊荀息立卓子而克又殺之自卒以身殉其難不愧其言吾讀其事未嘗不壯之亦未嘗不惜之也史遷有言人各有死或重於泰山或輕于鴻毛息之死吾未識其果輕與重也然聞嬖虐之分而從君子昏亦輕其死者而已請得而論之夫自世變之衰徂詐小人且

失言于堂。暮食言于國。苟可以利已。雖一日而十易其言。亦且爲之。而况托孤大事。死生係之。握手則變。故成。舉步則敗。辱至。又恒情之所最難守者。昔魏明帝嘗托孤於司馬懿矣。懿欺孤。而奪之國。唐太宗嘗托孤於李勣矣。勣附武氏而唐幾亡。劉智遠嘗托孤於馬道愆。道愆肯之。而事却威憚。夫小人邀利乘便。以爲身計者。類如此人。不皆霍子孟諸葛孔明人主安能於身死之後。以榻前敝語而繫其手足邪。春秋之時。所謂大亂之世也。刑牲歃血。要管鬼紳。紛紜遍天下。固有不終朝而背之者矣。求其一言出口。九死不移類。苟息者。可得邪。苟之死。亦不爲無取也。雖聖人者。不當視其一時顯說之小。而蔽其終身自

處之大。儼然効節於斯者。君子不以爲正。而以爲邪。歟。翔。是死于朱學。君子不以爲忠。而以爲賊。何者。彼其所處之不正也。息之所輔者。誰邪。奚齊。卓子。非獻公嬖人之子乎。息當之而死。息固自以爲不食其言。世之賢息者。非以其能忠于所事邪。非以其守死善道有君子之風邪。若是者。吾所以罪息也。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息所謂賢者。非邪。若夫與人言而背之者。市井之行也。非所以論息也。夫獻公之子九人。申生其長也。廢其長而立其少。差之人。知其不可也。而况于纒爲之臣者乎。又况于所謂賢者乎。獻公之有奚齊也。舉晉國莫之虛。而以屬其意。以爲猶息之能安其子也。息而辭其托。餘曰。無可托者矣。漢之欲

廢惠帝而立如意也。以四皓之助而止。帝豈不知廢呂后廢太子爲藩王。而以其位爲如意之位哉。顧其心以爲天下之心皆已屬之惠帝。而吾亦無以奪之也。是以隱忍而至此。嗟夫。息不能以大臣之不附百姓之所不欲者。以爲獻公生與獨奈何。其許人之輕而顧諾之易易也。使其引嫡庶之義。盡夫當時事勢之所不可者。反覆詰喻。而力辭其托。以悟其心。息旣辭妻之他人。而又辭獻公雖愚。其無稍悔悟者哉。借曰不然。而於二君之廢息。有不必死者。息也。知以一死寔甚言。而不知死之不可苟也。然息亦有當死之時矣。祭服之毒。旣置前墻之禍。大起冢器。其難能之幸。二子焉。泉壤之計。人倫之大。變國家之至痛。孰有甚于斯時者。於此而據理廷議。叩頭流血。雖自此纏伏各鎖而死。固自餘榮矣。乃不死於患。而死於助。然不死于此。而死于和。不死于順。而死于逆。息也。亦不善擇死者矣。且當時重耳在翟。夷吾在梁。獻公之死。皆有欲入之心。而未果也。天下之事。逆而挽之者。雖爲力順而推之者。易爲功。雖當時之人心不可知。吾意其爲二子者。什之九。而爲奚齊者。什之一也。息能早見事幾。率大臣博謀於衆。擇賢而立。詎不爲良策乎。雖奚齊之立。有先君之遺命在。而斷之以太義社稷其重。君令其輕也。惜乎息之不知也。戰國之世。趙武靈王愛少子何廢太子章。而禪位焉。使肥義相之。公子章之徒作亂。歷何而義亦死。其未死也。或



勸之去矣。我之死何息之死奚齊均也。皆所謂爲於一時之小  
信而不知大義者也。或者以爲息之罪則然矣。若春秋之書是法  
何與。此聖人傷世之意也。夫子欄臣道之不立而欲名斯人爲  
天下法耳。果息之乎。柳子厚曰。春秋進荀息。非春秋之情也。進  
荀息以其里克之惡也。可謂得聖人之心矣。抑息之事不足論  
也。愚獨有所感焉。後世有大臣親承顧命。名正言順。非晉人之  
比。乃稍涉疑貳之地。輒引而去之。以自附于不可則止之義。則  
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荀息之事晉。亦獨何哉。

評 罪荀息誠爲青倫。若柳子說春秋則未必然。

里克

崔亮明

崔子曰。里克弑二君。表秋於奚齊。曰其君之于卓子。曰其若  
何也。夫獻公愛淫。妾寵邪。庶必殺太子。奔二公子。而後傳位奚  
齊。雖父子至性。若君後忠。言一切藪之矣。曰君之于見國人。莫與  
也。獨獻公欲之耳。及奚齊被弑。晉無先君之命。可承。易邪。反正  
廢彼立德。非當國大臣之責。與獻公將殺申生。獨難里克。施優  
諛之克中立。而後難成。奚齊誅殺國無謫言。則克之才與權。觀  
晉矣。當是時。因民之憤。藉秦之力。迺重耳立之。如各迎小白。魯  
友翼。借則晉即定也。顧猶荀息之愚。立卓子。晉將絕亂源。而啟  
後圖。夫君何物也。而可移手。嘗計哉。才足以明賢。權足以託事。  
而緩其國。誰之罪。與是卓子者。乃克君之也。嗟乎。事當兩難。



有義會之難益異最過有幾權之執義宜申戒乎猶見幾宜豫戒乎岐微乎微乎藏於顯形危乎危乎變於直諫其易也轉圜其難也倒海其是也生重泰山其非也死敗微蟻晉再亂而君再弑息就死而克亦惑是故大臣國之寄也義爲臣幹知爲政君斷乃節輔當乃事賊遲疑計待而勞更矣柰之何哉

評 里克中立罪不可辭不迎重耳而立卓子則不明不斷不專在克

文公

柳宗元

文公之霸也援秦破筵囊括各宋曹衛解裂魯鄭齊寔定周于温來併受錫矣請計逃以爲侯伯合盟賤土低昂王帛天子將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然恃焉以有其事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示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千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饌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庶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獨勞膺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旃之則畏其號今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猶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 去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



心也引大利以自鬻而撻他人之力以目爲固而民乃復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獨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評 談事甚棟擄詳近古又是一格

狐突

劉鳳明

異哉獻公之爲君也其明足以強晉而卒亂晉幾亡焉且其寢不忘霍衰故能啟工耿霍滅魏偏陽玩好之不恤捐璧與馬以約事所與國是豈忘社稷圖者而竟牽牀第之愛安驪姬不惟遠賦而用老謀顧嬖佞是使如底與成何哉若諸大夫之良我其士爲乎然君昏不謀而謀黜嫡樹孽其萌有漸而未嘗一言反之夫于實云哉莫知微而不問平安在其成也其後施之

諷里克欲以中立免若不歸之對不庶幾哉然而無心焉不任君之難而謂不在我也有臣如此將焉用之杜原款之傳申生其期而不扶與然使太子室虧以死忠敬之有焉苟息從君於昏者也雖立二君而不能終智不如蔡矣蔡有枝葉猶能庇本根有君而不能衛將如息何史蘇郭偃其知之矣而不能疾力強爭其亦以從容免乎獻公雖溺焉無亦尚可語者而數子初豈忘國之患將女戎之勝焉非已見莫之能爲乎夫申生忍死冀伯氏出以安吾君突也杜門而不應固亂已定矣雖突其將若之何哉然太子之所以誦我者若此而吾寧忍之且縱不能匡而亦有藉於受賜之言也將以免焉而卒爲懷公戮其杜門



也人不能知呂甥能爲內主而歸君矣且皇落氏之役非羊舌大夫之言突行矣烏在其能爲晉重哉久矣其有救於太子矣夫有衆君子而不能已晉之亂至三世而後復故知飲之詩其有以也夫

評 申生忍死以待狐突杜門不出真有救於太子矣

趙衰薦郤穀

王世懋明

晉文公謀元帥趙衰薦郤穀曰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自後世論將者席以爲該君子曰穀有矣而非衰與文公之用心也微矣哉衰之託於言也自古忠傑之興固存之道無他在跡前人之所以亡者而反之顯其善者明而可法則張而示之子孫以其機術巧妙而不可徑示曲而託之於他者皆惠公之逐晉也其大臣里平樂郤董只狹群公子之徒以爲內主惠公入而從亡之臣呂甥冀內用子里平以誅死二郤樂先失職惠公卒懷公立而猜又甚焉秦穆公因是以聞晉而內文公嘗是時十九年從亡之臣意無惡焉矣陰冀既以亂誅三郤族恤不自保而魏準介推之徒日急必於勞之不酬孤優最親功最大晉國之元帥舍假誰歸文公以爲是陰冀之續非靖亂之圖也公之意蓋默病焉而不可以小人何者示晉卿則見以爲畏而救之柄也示從臣則見以爲畏人而不我圖也公也病之而衰也知之於自定乎禮樂詩書之言進而實事之則定矣師定而晉國



之亂靖吳命裴爲卿讓於公讓後先軫襄讓而毅之位蓋定矣城  
濮之役不幸毅卒而下軍之佐軫許謀力戰士也豈復有禮樂  
詩書之好超五階而登之將其時表不在行與則文公之意可  
知也左氏不知而爲之辭曰上德也是何其辭之矛盾也文公  
兩庸舊卿以靖晉國表也遂巡退讓爲原大夫逮夫國是既定  
卿族漸落徐起而代之能以文公用人而又能以其身自用宜  
其長有祿於晉國哉晉光武中與晉主也而南陽之士多用借  
無有以文公之義陳者房玄齡唐之賢相而爲秦府舊人言借  
無有以趙衰之謀告者余故表而出之以爲謀國者之鑑

評 趙衰不爲瓜瓞而爲部鼓是不欲任從臣以生亂且忠

於謀國者論甚高

趙文子

呂祖謙 宋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及其言呐呐然知不出諸其口及宋  
之盟談笑當重甬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學子長不滿六尺及  
崔慶之盟曰乃在前敵然言言不能奪蓋其任者血氣也其勇  
者義也

范文子

蘇軾 宋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率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  
君以德而全君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  
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





屬公殺胥童死樂書中行僊先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鄆陵之功  
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  
其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  
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  
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  
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鏑  
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  
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於人民至於殺身亡國而不悟者天  
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  
者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數載所用者數  
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畏其所守哉由是見之天下者得  
之艱難則夫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夫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  
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  
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畧民亦不勞變之文章不言兵唐太  
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廢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  
下始定外攘四夷征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  
國之強弱足以爲治亂之非蓋有勝而亡敗而興者矣舍易稽之  
稜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上有以使之也夫號公敗  
戎于萊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



滅觀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趙盾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范文子

蘇轍宋

樂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免死雖免死卒蒙絃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太矣文子以死易亂而樂武子耻失諸侯不知其之加其頸也其意智蓋已遠矣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論晉太公之賢者稱范武子遺文子夫武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其彼以死生取之是以遺文子焉

范文子

劉鳳明

昔叔襄觀於九原而獨顧於隨武子也記謂知人然變也其不替武之德乎夫有國家者非無強之患惟驕之患蓋憂之役賜而後繞戶之役始用其謀也而樂武子以勸鄆之役群師欲戰文子獨不欲諸種是以爲外懼厚見敵而益用志立於戎馬之間而傲晉之君臣庸知天之不授晉以楚而益之乎使率其言柔卻寧有患矣夫有諸侯非必晉之福也亦非必諸臣之利也使君臣傲於位不懈其職業而以來諸侯矣不可者將以侏天之倖而恣其後輪此文子之所以懼也宣文子之世公室猶未有憂也而憂不免焉其後也亂日以長而樂范胥卻之族皆忽焉不祀晉君之疆死者亦相繼也故君子謂樂也又多乎哉



評文子先見可爲後世法知釋夫以爲外祖者亦法文子也故此論多范變遷蘇公相似

趙盾

崔銑明

昔佛之罪盾誅矣然而有遺論焉夫爲將難皆遇死待以免靈公之獄下一節盾盾之疑君越矣晉襄辛迎雍於秦已遭穆廳之迫不得已而立靈公是置君在盾也靈公少志不在伯盾會君伐國穿亦侵崇然則公之欲除一得非年長慮易及其逼與盾非弑君者情狀深闕又名賢大夫故董史及太子指其迹以誅其心婉諷微指於厥乎各鍼夫果忠君慮邦諫不用去爾越請異國如宋哀公爲非君以試逆節之夫可誰而逃揚言建忠然陰假手於其當已卽返國執政首惡何辭故曰不越境又曰越境乃免盾之權宜強守其能勇而不返哉盾固心服重幸矣嗟乎柄臣不可固權中才不可世政昔管亂矣季友忠而僖公立及意如逐君矣晉亂矣趙衰文而又公伯及盾弑君矣其始也託臣賢而政攸歸其久也歸私家而權不復歸而貽惠於國况其他者嗟乎御臣之節承家之忠固不易能哉

趙盾

郭子章明

盾斥賈之欲誅趙氏也偏生耳頃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首豈誅之此其言豈不戢哉特賈非能誅趙之人以燕伐燕耳趙牙誠君重孤斷盾之獄曰子爲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春秋因之書曰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卓宋歐陽氏遂令穿而歸獄於  
盾獄歸於盾則法宜族賈之說何以异董狐仲尼之筆哉常厥  
趙黨也其言於賈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  
不誅嗟嗟趙強宗也晉力不能誅吾謂無罪不誅之乎是公之  
疾上之大業之後不遠者為其庶遂以崇出趙氏人主之病豈  
必皆示即崇矣意知其出趙氏厥不過欲立趙以植黨耳其後  
子孫卒以趙魏三分晉國則盾與厥貽之也尚貴鄉久之難抽  
戈者成濟而陳泰欲斬賈矣進及司馬昭誅意也王敦之亂識  
者言之王適晉賢也盾賢也亡能逃於王適之責盾而官節司  
馬昭之兵在其頸矣而其子孫可一日立晉國乎公孫杵臼陳  
嬰虞武其趙謂之趙氏之死友則可謂晉之忠臣則不可屠岸  
賈多誅趙謂其亂則可謂其事亂則不可謂忠者并以春秋  
觀焉春秋書盾弒君不書杵臼陳嬰存趙則義自明矣

程嬰杵臼

劉堯海

劉子曰朔有客二人以存其孤而世趙氏必既絕可不謂幸哉  
成太子之勳固不宜使無後而盾之弒君於法當族賈為司寇其  
執之不可謂苛也立孤存趙在杵臼程嬰所以為報朝者則義  
也在韓厥則不義也厥為晉臣於晉法之執一也賈多族趙氏  
以告于君而與眾共棄之亦未曰不可不聞于君而淫刑以逞



已則犯我，是無君也。何以執人？故賈之罪不在於誅趙氏，而在於擅刑。明賈之擅刑滅君而誅殄之，以伸晉法。賈將無以自解法行而不比，蓋其所以爲國臣也。若區區以存趙爲意，則私矣。故曰：在韓厥則不義也。程嬰杵臼以死存趙氏，朔之知遇二千，可不謂知且仁哉。是故杵臼之死，知嬰之必能成其事，故以其難者貽之也。然曰不死，雖嬰不能成其事，曰死矣而非嬰亦不能成其事。此所謂兩得之也。程嬰既立孤以存趙氏，則有以稽手而報杵臼，雖不死而曰將德之，必欲以身下報，則過矣。豈其懼杵臼賞我之謬言，而以死爲信于晉國耶？不然，使景公無疾而寵愛不見，則嬰之成事亦未可知也。成事未成而程嬰先死，雖百口其能解于嬰之不賣杵臼哉。然則嬰之死，宜也。非過也。雖然，孤出而嬰之事成矣。趙武復邑，嬰保輔之，而杵臼享有祭邑，亦既忻欣然于地下矣。奚必欲速見嬰哉？是又淺于知杵臼也。然則嬰之死，過也，非宜也。

評 旣以嬰死爲宜，又以嬰死爲過，反覆議論，出人意表。

左史載趙武事不同論

焦 竑 明

左氏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祈父、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嬰與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道德，區公



宮生武公孫杵臼程嬰以死存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  
二說似乎不一蓋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  
故詳叙其後而不暇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則所  
謂胡妻匿於公宮與武之生及二子之存孤可一語盡之矣史  
記追叙本末故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趙之族滅左氏傳  
趙嬰脅通於莊姬原屏放之於齊莊姬以是怨原屏潛而殺之  
而趙氏滅史記則爲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胡與趙同及  
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合二書考之蓋趙朔趙同趙括之死也  
各因一事各爲一時史記得之傳聞誤合爲一遂致事跡附會  
不可階耳今按通詞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春秋者不一而足

其非同時被殺其明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  
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  
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已自相抵牾不足信矣

二伯

楊慎 明

世傳多稱五伯灑矣夫子見其一矣未見其五也五伯并稱桓  
文之意竟矣夫伯何爲者也中國陝四夷競而能聯諸侯同會  
盟以壯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  
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者也彼秦宋楚何爲者哉  
秦伯之謬也宋伯之虛也楚伯之寇也繆虜寇何伯之有焉自  
以爲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逐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爲伯哉

或曰三置置耳非業與楊子曰是狐狸之而狐掘之也奚其置  
或曰患懷失之重耳得之矣奚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  
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  
先置重耳而置患懷曠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閭若繆公先患  
懷而死則有人誰置重耳耳先繆公而死則欲置誰人是晉亂  
終無已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娶之書孔子何以錄  
也曰秦繆公以一時悔過而以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  
過百里奚矣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質小人之悔  
過也以文秦繆之悔文而已故以爲書其終焉感世變爲善傷  
之也世也下秦繆言詩之質耳也世言則也非美已而以秦世之質  
美也則黃鳥亦美乎或曰置患懷者公子華之寫也用孟明者  
公孫枝之寫也殉三員者康公之寫也曰摯則謀而公實聽是  
曰繆聽枝則舉而公實任是曰繆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曰繆  
命三繆亦太矣死蓋曰繆宜哉子故曰秦伯之繆者也宋襄之  
始求伯也一會而虛二國之君是餽而健與也一戰而見執於  
孟是嬰之抗虛也再戰而夷於泓以放乎死是卵之圖后也是  
僂人耳夷俘耳而可以俎豆於桓文乎子故曰宋伯之庸者也  
夫伯也者揆天夷者也楚莊身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依也周  
公之所庸也而可進乎况又負其蛇豕之力囚其水草之性聖  
公其以伯而與少君以爲強而與之則夫差也秦伯之裔也



句踐也大宋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豈以伯也楚哉故曰楚伯之寇者也嗚呼論世於春秋考美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讓焉予故曰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者也

季文子

湯聘尹明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及器備左氏稱之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嗚呼是則然矣猶有遺憾焉僖公賜賚及汶陽之田以季友之擁立也特駕言於五霸之用萬民之憂云爾行文則止焉曾上即蓋亦歸而飲之於公屏尺地一民罔非公有以正率屬子衾不敢試後昆不敢越庶幾魯不日削可以尤復周公之字非魯之良乎何行父之見不逮此也或曰如其則彰先子之失何以爲孝曰大父以功而受賜酌勳之與宜爾也吾可無其功而曷賞乎能堅辭之則不惟可以樹己之忠廉而亦可以揚先烈於不朽古者世祿不世官既襲位以爲卿過矣而又披其邑以爲世資非私積而何作法於貪無惑乎後之人如宿如意知者出也乘在楚而取下昭孫齊而歸祭其誰貽之然則文子之罪非特甚言之甚而濟西之賂東門之逐爲有忝於世卿也以文子之恭儉克勤而猶有遺憾焉是故君子責備





子產

蘇轍宋

子產爲鄭不以禮法假人變平其不可犯也將死戒于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玩之則多死故寬難于太叔爲政不忍猛卽因多猛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爲政其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又以爲克之遺愛儒者由此言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象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鄭子產

真德秀宋

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恨之難拔者不輒動以激其變惡之既驗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子皙死蒙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攻其所爲惟作丘賦錄刑書見譏當世自



餘鮮有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  
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  
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  
有能及之者後人以權衡人物爲數者當觀法焉

評 以子產爲春秋之最然然

季札

獨孤及唐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則聞於舊史氏竊  
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戀之義非公也親禮全節使國暴  
君弑非仁也出能親變入不討亂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書而  
無義余有或爲六國之大經其在釋嗣王者所慎慮而不建故  
以賢則廢年以業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季伯之亦勾吳  
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康嗣位而不私虞仲知公  
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  
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  
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衛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  
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尤覆師於夫差陵夷不及二代  
而吳滅以季子之闕達博物慕義無窮而使當壽夢之春命接  
餘祿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  
闔閭安得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傾其業  
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徵矣謂先君何與其



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易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又  
死事生執與先靈而勤治其未亂棄室以表兼掛劍以明信孰  
與奉君父之命慰神感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潔已而  
遺國也吳之覆亡君寔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誰生之哉

評 責季子恐不能服其心

季札 肅定

蕭定唐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業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  
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  
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  
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民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  
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  
終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蘆池既乾醜孽不能  
正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疾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  
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  
掛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  
之享如在玄風可想至德典曠美之詞哲人其萎矣慕者嗚呼  
之策向徵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嘆焉詳其精義厥物鈞深致  
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璫似哉是知讓之為德在於生  
靈不獨其子孫明矣

評 卽吳之興業有時則非季子之生亂明矣且云爭與讓孰賢又引夫子之嘆爲據季子之心迹始辨

季札

崔 銑明

史至者事也準權者義也不察其勢望以所難居不量其後慮以所近安戾愈積而義全指矣蓋後人迂泥之僻焉爾季子春秋之哲人也不以愛子傷其性不因寶物違其心聞樂知德視國知終如此其哲也吾謂于其宗國而忍付之顛越哉夫立嫡者常取賢者權常則一夫可由權則衆賢斯舉以禹之聖不能襲老舜之讓蓋順時宜民之道非已可得而強違焉季子逆見國俗既疲而王際暨光又惜善亂而多才獲國讓位後必有

之吾既莫之何也已吾察已以勿始禍自靖可獻于先王羅廢先君之命姑全其義蓋叔齊之流也後人讓者曰季子非中庸季子定禍吳國故春秋書名以貶夫季子聘魯已三十年而後先亂作聖人之仁不如是之深險也春秋卽此事以著義比見事以較情乃豫察其人失中之行而貶之且甚遜也春秋有是例與楚椒秦衛殺將何以爲義耶故五經之失學莫甚於春秋

季札

王世貞 明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爲之失言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藝之爲長焉而讓餘祭夷昧之爲仲爲叔焉而讓卽中人亦



能勉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乎吳之俗狼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條以貪復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諱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位而不恃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事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爲札矣彼吳之亟亂而亟定數餽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後而猶能將師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辯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黑黑一故乎彼不款以其身殉焉哉

則不款其爲夫差之叔父也必爲比于吾故曰季札智人也

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評 札知僚光之爲人故讓國而不居此得老氏之精無人道到此

延陵十字碑

繆昌期

自獨孤及之論去季子謂其以讓因生亂而胡康侯之傳春秋輒從史其說以傳於天子書名之例後世治康侯家者至以札爲戎首而呻呻晉之不置嗾呼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以兆跟恣睢於天下者不可勝誅天子不唯賊是仇而先納讓王之公子其何以勸蓋康侯之支離其見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

子感焉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辭也  
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于  
今豈碑不墮綠字長新而吊古同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回徬  
之不能去噫康侯能以春秋微賤不自之指繩人以三尺而安  
能掩此麗韉之片石權頭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  
天子之于延陵季子始也夫天子何以碑季子無以其遜國高  
子歟之義與二三讓有秦伯之風與掛劍不忘徐君之誼與葬子  
合先王之禮與聞樂知六國之興衰與歷聘翩翩者閱覽博物  
之稱與之歎者顯節也姓名也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烏  
用碑元碑者表也表殿也夫季子之惡處在家定骨肉之間  
而其潛德至行在乎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于其  
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而不可以告人人者知  
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嗚呼之遜季子非其心也上迫于先王  
之命下迫于國人之望而姑爲是以備觀聽也不然彼既儼然  
南面以稱孤矣而其臨沒遺言欲授徐祭次夷昧以及季札立  
嫡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昧後也何以不言嗣札者  
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序乎其端愈審而愈不  
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娶耕于野以絕  
吳人之望若曰兄寔與之而我固折之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  
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昧死而吳事又大變矣僚之

貪而慄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號號焉目睨而齒齟蓋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窟室之慘不中于僚而中于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匕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予之而我是避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泰此又季子之心也故曰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于墓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顯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異其可取而不取也似愚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泰王而不見侵也以爲得老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薄也以爲善先王之大法時善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可解而擬者哉故夫子之曰之也稱嗚呼以弔其入爾有吳以不泰其國稱延陵君子以不沒其志而季子有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之臣以退夷也道然大防哉於札無以與也嗚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之賢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幸與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夫差之亡吳而徒其咎于季子夫季子辯六國之興衰者而寧獨不辯吳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而已矣

評 此論備諸公之意其交鋒錚有聲

老子

白樂天 唐



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  
高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  
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致清淨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  
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閭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  
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  
其故無他清淨之所致耳故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  
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朴此四者皆黃老  
之要道也陛下誠能體而行之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

老子

范仲淹 宋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爲善無近名此皆道家之訓使人  
通獄名而保其貞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  
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  
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邀  
文王夷齊餓死爲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重賢之流  
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卽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  
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惰矣夫子曰疾沒世  
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僞耶  
臣請辨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三王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後之  
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  
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





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不受名。則雖有刑法于之。又不能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孔子

司馬遷撰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祭。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評 班固譏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彼其列夫子於世家。置

黃老於列傳。固之言。豈其欲乎。



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不受名。則雖有刑法于之。又不能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孔子

司馬遷撰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祭。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評 班固譏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彼其列夫子於世家。置

黃老於列傳。固之言。豈其欲乎。



孔子

杜牧唐

天不生孔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天子  
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  
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  
其法秦泰爲強曰彼仁義蠹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  
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而爲九曰博而  
寡要分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  
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煉丹硤爲黃金以餌之且曰  
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  
秦始尊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國關西夷蓋非九主也皆甘其說  
耗天下指骨肉而不辭至之而不悟豈章於天地莫甚於宗廟  
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荀脯麵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  
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爲其奴故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  
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  
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禍倘不生夫  
子紛紜冥昧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  
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詞是揚墨駢頓  
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與食千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  
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天子

人物志

四卷

仁



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

禮史部

孔子誅少正卯辨

陸瑞家

孔子爲魯司寇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予嘗疑其事既而深惟焉果可疑也至昔季康子之問政欲殺然道以就有道夫子親折之曰子爲政焉用殺是有已焉爲政未流旬日而卯誅一大夫卯

孟子曰今有王者作焉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孔子王者之師也射的禮樂和于陰陽不教而殺斯爲虐矣豈王政乎舜去四凶也以四凶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所謂求其生而不得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然堯在位數十年而不行誅必待舜而後誅聖人爲政殺非所先也審矣堯數十年聖人如天地於人何所不容乎予之欲短喪也切責之而已再求爲季氏聚斂使門人鳴鼓攻之而已重絕人也他如互鄉南子之類猶未嘗無誨焉而欲人自遷予善甚庸也正卯既爲魯之聞人則亦非不可以教誨懷者何至遂絕其遷善之路而使



之自身異處邪時至春秋大夫之亂政者比比皆是在魯則有  
僭八佾之季氏舞雍徹之三家囚主君之陽貨此則好雄之尤  
者聖人爲司寇正刑明罰一正父母之邦則當自好雄之尤者  
始矣尤者尚緩而不誅誅者可疑而不緩兩觀之見不亦有辭  
于孔氏哉陳恒弑其君告于朝而請討聖人固未嘗廢殺也然  
一請于君再請于相君相從之則上請于天王也必矣今正卯  
未有弑君之惡不告而謀又不嘗專殺大夫矣五伯不爲而又  
聖人爲之乎凡此皆涉于無理故可疑而不可信大抵左傳家  
語國策諸書文雖是取而實出於刑名浮誇者之所以自托故  
知子貢之辨宰予之死皆妄也而不足據蓋欲毀孔氏者爲之  
也不則視聖人過高以爲聖人政事亦必風馳雷掃駭人耳目  
故附會其事以眩惑後來耳予之爲文于古寓言之類亦嘗稽  
取證引然大抵藉之以發理道蔽世疾非決其實有此事也吁  
孫武列陣而美人鳥獲直行師而莊賈戮兵家慈一擊自不得  
不爾然實李勤欲仗胥立威之習也聖人之兵如時雨有征無  
咎况政乎又况孔子乎然則正卯之誅蓋斷無其事而不必疑  
也

夾谷之會

席書明

孔子相夾谷之會仲由毀榿僭之都衆皆頌之而有識者疑焉  
夫經有不俟傳而可考者夾谷之會邱明對之固是也兩書平會



之後而繼以齊來歸田則齊田之歸歸以乎也不平則不會不  
會則不歸也兩書圍郕之後而繼以里郕及費則郕費之墮墮  
以叛也二邑不叛二氏二氏亦將資為保障而不墮也三傳乃  
謂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人悔過懼歸魯田仲由為季氏宰將墮  
三都於是叔孫丕郕及費謂茲二舉皆出孔子仲田之謀也是  
果然哉大凡兵生於怨怨生於所不平也齊既乎矣胡自復有  
萊兵之劫哉古之君子固有從容談笑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  
傳載夾谷之會齊出萊兵孔子歷階而升不畫一等視歸乎齊  
侯說以十數僉言且日而不反我汶陽田罷矣禮謀侏儒自動

神怒始而神怒何之固蓋齊魯門之會於聖人氣象大不緊

也自左氏作之公穀附之儒者從而牟頌之曰仲尼一語成重  
三軍信非大聖人不能也是豈惟聖人哉其在春秋戰國間相  
如申包胥鄭子產蘇秦張儀季左軍郕食其之徒皆足以優為  
之矣豈惟聖人哉二氏欲墮二邑移辰頭之季氏不欲墮成公  
圍之而不克也以此見進退不在公而在三家也而謂由孔子  
哉郕費克而成不能克何孔子長於郕費短於謀成也臣舉之  
則易君舉之則難孔子仕魯且什君而臣是助乎三家季氏最  
強季氏最顯未見行於強者易行於顯者難若曰有能有  
不能聖人之化未足神也所謂聖人者因將異於人也墮郕費  
而至於命將帥策已下矣費人入及公側計已蹙矣仲尼命

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而僅免功亦卑矣斯亦無異於人也夫子  
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聖人若果用德成人不服固  
將明分義以諭之也論而不來將唱其罪以討之手將輕千乘  
之主犯矢石以圍之手既圍矣夫子曾不出一奇策衛處父而  
誅於兩觀之下至無功而還威亦歟矣後之人見圍成無功誇  
之公也向使成叛孟氏孟氏帥師圍成必不重勞魯公之圍也  
後之人追見圍成之事不以恩孟氏而以歸仲尼多見其口成  
敗以消人也且曰圍成固非有道時事也苟以圍成爲功夫夫  
子固於用魯之年既專而稱之功當服圍成之咎僞者不究所  
從功則歸於仲尼過則歸於魯定設令仲尼再至必不誣功於  
已假曰圍成之時孔子去魯甚遠史記所載孔子十四年爲魯  
司寇季桓子歸女樂而後行其事示合可重信哉其諸好惠者  
見吾夫子信帝王之德不得一日小試其政故借夾谷之會以  
神孔子之功而不知所以尊夫子之道也或曰夾谷無孔子道  
都無仲由乎曰謂有孔由可謂出孔由不可曰孔子之仕如斯  
而已手曰此正不必出孔子也事不出於孔子奚寧爲孔子仕  
哉今夫濟人者舟也非天也有欲誦天之功者曰天也非舟也  
以夾谷之功歸大孔子之聖奚真指舟之功爲天之功哉正唯  
不知天也



自有夾谷

氏者皆曰孔子拒強齊伐叛費文武備

於此見之幾乎大哉是豈知孔子哉孔子所以師萬世者豈惟此哉立言者將曰孔子悲鳳麟之不至作文教以弔天下後世之人懼天下後世謂我夫子周于文德缺于武事不足以絕古今重尊仰也故為斯言使凡世人知我夫子具文武之全材誠帝王之師範也不知孔子之大嘗惟此哉今夫天日星之布其文也雷霆之感其武也天之大量惟此哉其在聖人武固一藝文亦一藝孔子聖人也非文人也譽孔氏以文武將以孔子為文人乎子貢曰固天授之將也文多能也所謂多能已非孔子之極言况以其一而論之哉居有氏之門以好勇名世者曰子

路以文學名科者曰子游子夏設以武人而目子路以文人而目游子三子者固將怫然不居矣而謂孔子居之乎今必以文武而贊孔氏欲尊之及卑之欲大之反小之也尊孔子者以道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道在舜禹揖遜傳受道在湯武牧野鳴條易地皆然夫豈二哉道即太極太極即萬變而無外孔子太極也所謂文武者固將一以貫之矣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所謂文者道德之文也非文武之文也後世曰孔二紀文武兩途且謂孔廟曰文廟正以所謂文武者當夢矣夫道之不明其有自矣文武果足以名聖秦漢而下英傑之君固有武戡禍亂文致太平其臣之出將入相者往往有之矣豈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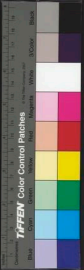


孔氏哉斯諫也作於左氏附於漢儒後人因而尊大之也左傳附載誣雉禍福家語儒行諸篇皆語孟所不道者以彼之謬賢此之疑不可一二盡信矣設或有焉愚既陳於前矣固不足以盡聖人也左氏公救數君子者未聞聖人之大道其所修大之言則亦不足試也已

閔子

蘇轍

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不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或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堂意欲以閔子為宰閔子辭曰如有後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汪洋不知其遠即之浩汗不知其可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債觸蛟蛇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為跨東海之難則亦千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夫方周之衰禮樂廢絕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隕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方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力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



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見之遂刻于石

子貢

蘇洵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當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當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可以繼爲常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勦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

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且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偃高國鮑晏故使穆兵伐魯爲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無恃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遺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腋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腋之掣也今子出伐魯肘腋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歷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即其兵從子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因使練兵窺乘以俟齊亂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

吾觀仲已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乎故請來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手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襄王舉兵誅諸呂呂氏以淫亂為將拒之至棠陽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益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亦有高國鮑晏以為魯懼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評 八子貢說高鮑大是一策老蘊亦辯士哉

一丁頁

王安石

余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者之妄不然子貢安得為儒哉夫所謂論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慮民之慮在下而不用則脩身而無恙之時天下之民慮於泮水竟以為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其於泮水天下之君憂有其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為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為患在下而不用則脩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慮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為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



吳說與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伯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後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魯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與五岳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攷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鐘之祿也何以憂患哉然則異於頹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為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為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以入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第一也固不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二之徒譽者或過其當毀者或損其甚異子貢雖好辨詎至於此耶亦所謂損者損者者哉

評 辨子貢說列國之事皆傳者之妄聖門師弟心事始白

宰我

蘇轍

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乎居有責寢短喪之過儒者因迷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職止爭政闕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家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殺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

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之門人高弟至於如此豈不爲孔子惜哉

評 宰我既與田恒作亂田恒既得志何誰族宰我此可以破後世之惑獄歸職止無容喙矣

子賤 解定

賈 至唐

清淨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亦克簡易之體大經微旨而微遺論何先生道蔚其感發者也先生宜意在躬行表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誠其如雷鼓然如春始受榮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凌遲王風哀思失狄竊於位黷于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季子之強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休虐之戒先生

處此亂邦從密理邑乎心無而人耳目具然雖言事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及爲政之大體元之要恤私哀喪舉事商則之以梯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堂敷然後庶君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感而息是以宜尼惜君之理小子期問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商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夔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有膳在御不解懸而四夷服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於單父冠先生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缺有篆唐敕使立志之士何以損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徃其入亡而其



政息矣哉

濬臺城明 萬公堂記

胡濬宗 明

昔周之季孔子講業魯齊之境中國之士陵校自殊者大抵皆其群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蠻夷視然言于子游躬跋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宰武城所自與以爲得人者曰濬臺城明東游而實吳矣今吳有濬臺湖及其臺是也夫子游孔門高第也其所與卽孔氏之流也夫子嘗言不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濬臺氏殆親及孔門者乎大吳僻在海隅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或者隨焉而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游而謂其風聲其遺踪故趾行轍而下使人有假焉嚮注之際人知子游之淵源於吳矣

而就知子羽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吳故有學道書院專祀子游而濬臺氏無聞焉某忝守吳既復道學書院爰因佛廡之費者復創金鄉書院金鄉固子羽之封也中爲萬公堂肖子羽像而嚴車馬復得朱野人萬吳者曰尹和靖煙魏鶴止了翁遂用耕之旁列書舍以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相切劘焉庶仕者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

孟子

皮日休 唐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曰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者必反乎經史又反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繁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



得之當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大籍光乎百代真聖人之微旨也若家著何其道賸賸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揚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尚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揚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藝莊周列子言者亦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愚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乏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表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救爲志哉

評 莊列不得並孟子太是有功吾道

讀墨子

韓愈

儒議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汎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衆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讖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矣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欲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反讀墨

黃 皀 宋



人以尚同兼愛右鬼非命尚儉爲本仲尼賢惡惡衰敗是非尚同乎哉仲尼尊君卑臣坐父伏子內親外疎別遠近以歸一本兼愛乎哉仲尼不語亂神又不對弟子問鬼神事右鬼乎哉仲尼教人遷善背惡曰性相近習相遠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非命乎哉仲尼曰儉則固又譏晏子祭先豚肩不掩豆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非中制尚儉乎哉墨之道與儒者相戾甚矣使其人不爲夷狄禽獸難矣哉或曰韓愈云墨與儒同是完齊同非桀紂治心教人奚不相合如是何謂也對曰誰不克是美齊非桀紂雖童子婦人聞堯舜喜桀紂罵自然之道也顧其道何如耳小堯舜而大異端又云以非道治心教人其能歸於正乎儒道之正者也墨子反是豈必斥儒儒必譏墨墨不諱斥儒不可謂之儒墨

讀列子

王世貞

莊子語多引列子或曰傳食之言也此殆不然其持論無以大異莊子其叙重載而後解法則似勝之獨所稱化人見周穆王與西方有聖人語爲瞿墨氏之學者往往相引以重至謂其教業已行于中國而秦漢絕之噫亦謬矣余謂列子中所載二事與關尹子之言皆非有文儒而瞿墨學者陰益之

莊子

章表

莊周內書士篇法度甚嚴彼鷓鴣之大鳩鷓之細均爲有翼於





物而不能逍遙應體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遊物之不齊  
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態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  
心窺羨之外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齊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  
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因論以爲命其不  
中也因論以爲智養生者謂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氣死也  
矣故作養生至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  
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嘗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  
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前鋒相真豈巧力之謂  
哉子得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  
師可以爲衆爰者不可以爲衆爰父爰故作大宗師爰爰出而應  
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  
糞穢據見囚于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荆斯文稱由莊周  
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隨莊周爲齊物之書繼繼以  
至今悲夫

評 有味乎莊子之言也

莊子

劉玉珮

莊周自處天才不才之間周之學縱橫之變也求所以自全於  
衰亂之世爲之計曰才者禍之媒也吾且以不才然山木以不  
才而全而主人之屬以不善鳴而亨豈是不才者有時而窮也於



是過焉之計曰吾將處乎才不才之間而不知才不才之間亦將有時窮也天下之事變無窮而禍福相倚不惟不可計而亦不必計蓋禍福之來天也而處之者人繁霜寒野則務草先萎朔風吹林則危棧易折然培其根則亦安往而不茂斷其幹則亦安往而不摧故君子之於禍福慶之以道而不之計焉不求其道而過爲之計則狂惑詭亂不知所底若周之爲是已且周信以爲人之才者必禍不才者必福而才不才之間必不禍耶此大惑也才者有才之禍不才者有不才之禍才不才者有才不才之禍王以貴而廢石以賤而琢龜以靈而灼蛇以毒而誅然土瘠之易亦苦於耕鋤魚鱉之淺亦危於網罟是將以其才

而然耶將以其不才而然耶故禍不禍無所容心才不才無所用智而君子不計焉必將計焉則無寧二者之爲愈矣何以言之逐北之師則才者以先而克敗北之師則不才者以後而免是果禍乎哉當天戰不戰之際而用乎才不才之間將以間之則知者不用不知者不足用而知不知之間者用將以餌之則勇者不用不勇者不足用而勇不勇之間者用是果不禍乎哉故觀之天下千莫以利全鉛刀以鈍景而剄折者率尋常之器梓杞干雲雲頭孽長風雨而耗於斤斧者率尋常之材蓋昔人嘗有拔重寶而浮於海者懸二舟而中處之移爲之計曰吾且相其左右而惟其便之趨然維絕舟解左右固無恙而是人者



湯馬嗚呼計禍福而必處於才不才之間將無與是人類乎故  
吾以爲才者未必禍不才者亦未必禍而才不才之間者未必  
不禍然君子則不之計而惟道之從當可用則才不可不勉孔  
明之鞠躬盡瘁是也當不可用則雖才不用遂伯王之卷而懷  
之是也審於義安於命又何必拘拘窮窮以處乎才不才之間  
也哉

評 處夫才不才之間則忘即非耶

莊子

陸 紱 明

莊子之文爲其學者所謂要言妙蘊也然吾有惑焉夫知道者  
不言道其不得已而有言也一二而足矣凡莊生之論其大旨  
不過數端是一簡者足以盡之而多言何爲哉彼其致數於若  
曰我能知之者然則淺矣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若莊生者吾  
取以備異說焉語無叛於孔子則妄也或謂警孔子之說昧者  
勦入之今觀其言誠然然而昧者誰與非莊生之徒而誰爲之  
彼以李斯之罪非荀卿則彼復信然吠於孔子者之惡豈莊生何  
遜焉謂夫列數諸小道而不及孔子云以尊之者尤非也馬醫  
夏畦之徒之無敢與吾君父匹也愚者知之呼若人馬與之坐  
而無及吾君父曰吾以尊之也則人笑之矣孔子者若天然不  
俟贊也夫贊天者贊矣又惡用夫信信然吠者之尊之哉彼謂  
莊生之文有中乎其志而取之可也并與其警孔子者論之非



也

評 以李斯罪苟知則以莊子之徒罪莊子似亦無辭

荀子

王世貞明

吾讀荀氏書其言性惡禮矯大抵多憤嫉過中之言則豈唯小  
疵已哉至云養心莫善乎誠有味乎有豆之也夫誠者真實不  
妄也對誠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徼上下語也宋  
儒舉而非之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如以辭而已矣孔子之告  
哀公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其爲荀氏  
語也宋儒當後舉非之曰是天親而外錄也是上達而下學也  
抑可謂矣夫序也宋儒之好割群臣而誣其尊若此又莊子之

言曰父子不可解於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也天無所  
逃於天地亦已過矣宋儒後舉而非之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天也人也寧無纖毫乎哉况四海若長考姚必見而後若喪  
考妣也父不慈即昏聩爲言而若晉獻者逝而子可無勸哉

魏文侯

蘇

韓

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交田子方敬段干木被  
儒者服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卒懼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  
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  
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漢文帝不  
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以侵暴鄰國至



孫惠王藉祖父之秦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伍員

司馬遷漢

怨母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秦俱死何異蟻蟻葉小羨雪天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迫乞食志當誓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誰能致此哉自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秦亦不可勝道者哉

伍員胥山銘

宣元補唐

善父為孝記曰父仇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爭臣不夫國當抗于宋爾絕楚申建在平為末宦臣在秦為既壯子坎墮伏節乞師于吳軍伍丁寧五戰至郢先哲王寔邦啓土者以詔言數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為大羹孔子立為大經子胥修為大仇騷人賦為大德成今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超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又顛太伯廟血將乾圍閭劍光且失公朝馬宮鳥入則謀焉孰謂天壽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釐稻已存於歲矣鍾饒之賜竟及其身

伍員

何王春明



伍員將兵伐楚五戰入郢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  
子胥此舉能報父之讐矣而君之讐亦不可不報也羊建故楚  
太子子胥父子皆事之固嘗以為君矣鄭試其君則我與鄭亦  
不當共戴天者也豫讓之於襄子亦猶子胥之於平王也挾七  
首入坐廁必欲得其肉而帶之則報君之讐亦當如報父之讐  
也而子胥於鄭乃不一問何耶彼言其勢之不可事則伐楚之  
師迅布蒙澤感登平還適當其衝者魂驚膽碎直得郢都如風  
掃敗葉以於素號強敵且真能支如此矧區區瑟縮齷齪之鄭  
乎其勢易子豫讓多矣子胥誠當此時反旆而西滅其伐楚之  
師而為問鄭之舉吾知鄭之君臣將延頸待罪于心而服斧戣

我之於君父之讐可脫履而兩報之矣何謂勢不可哉或曰此  
非子胥之所得專也所以縱令而驅使之者闔廬也子胥雖欲  
報君之讐其將遂于噫子胥亦不欲報君之讐耳如子胥欲報  
君之讐而言之闔廬必從之而伐鄭矣何以知之鄭黨於楚而  
驟於吳非有婚姻之雅手足之援固闔廬之所不厚者也闔廬  
擊楚將子常而鄭隱之此尤闔廬所甚忿憾而不平者也忿憾  
不平之心既存而又人從而譏之如蓄火然人則風之則其發  
也必暴而不回子胥為闔廬肺腑之任伐楚則隨之矣後何者  
於鄭哉於楚而勝之矣又何憂於鄭哉嗚呼此忠臣策士所以  
不能不深為子胥惜也吾觀子胥之自勉與其兄之勉之者固

事在於報父之讐而已然其亡也不之他國而之宋以佐太子  
建而奔鄭建遇害於鄭則又與建之子勝奔吳迫於昭關而不  
忍棄並耕於野者五年而不忍離則其心亦曷嘗一食肯忘君  
哉而默不報君之讐也方昭王之出奔也楚之宗祀無人吳子  
胥能盡縛羊氏之族而碎于吳子能盡擊全荆之版圖而歸吳  
之業寧乎殺乃公者平王也至若建則故楚太子而子胥所視  
以爲君者也建之以諛去國人盡皆悲之矣今其子勝存焉使  
子胥而立勝國人其有不顧哉者乎夫如是縱國人不聽五伐  
鄭而吾得與勝圖爲後日之舉亦未爲遲矣此心昭昭無負君  
父焉申包胥君憂能有辭以責我爲秦哀王者又安能以兵伐  
哉何子胥其不此計也張良之從沛公蓋欲爲韓報讐也子嬰  
誅而成王立則復秦解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忘故主之  
業而功名次之子胥能若是乎則又可以棄字詭之口卻鐔鏃  
之劍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身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兵  
哉子胥既死勝歸楚欲伐鄭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逐大亂卒  
之自刎山林棄骸無掩豈不痛哉噫子胥既不報君之讐又不  
立君之子是以既不能保己之身而又遺勝之既夫差何無顏  
以見子胥也子胥亦何顏以見太子建哉

評 報父讐則是忘君讐則非僅見此作

伍員

陸 蔡明

趙平王無道其臣伍奢以諫死奢之子曰子胥者奢天得其政卒以吳破楚入郢於時平王死矣發墓鞭其尸走其嗣君楚幾亡嗟乎君臣之變一至此乎當是時周衰甚矣晉爲盟主亦各馬不自振故使一夫恣行而莫之問也苟時有桓文之君暴義以行霸則子胥者其誅有與公羊子傳其事而曰父不受誅子復讎此爲敵以下言可也非所以論於君臣之際也天苟至於君臣之際未有可以報復言者也父者子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父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分也不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命也吾爲臣子之不幸也死之可也逃之可也怨吾且不敢罵而何有於報復哉夫伍氏者非楚之世臣乎自秦若舉以來止於其朝也幾朝夕矣一不受誅而幾亡其國人臣之義不如是也故奢之被戮棠君尚難死焉父以君死子以父死死正也雖子胥之成功吾以爲不如尚死之之安矣雖然父兄停命焉已又繼之一朝而尸三傷猶無益也故爲子胥者亦逃之而已矣擇遠國而自託苟以底身存其胤嗣寢言枕塊汝吾世而無怨言焉其可也率雖國以伐之覆國都而迫其君以瀕於死又無禮於亡者人臣之義不如是也于時昭王奔鄭鄭公辛之弟以父怨將弑王鄭公止之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舉斯言也足以敵子胥之罪矣方子胥自楚適吳以策干億而光祖之子胥知其心因進鱗諸馬窟室之兵魚釜之劍



尸之者子胥也夫道老猶憚殺之而夫夫也欲報其私讎之急乃不難於教人以弑君乎於吳則操刃焉於楚則鞭尸焉一人而難兩君何其悖也夫其好勇而未仁有匹夫之節而無儒者之道是以猖狂至此與夫屬饑之禍世皆悲子胥之不幸然嘗以為難無是子胥猶不免何者以人臣耳心其君國天所不容也雖然子胥之伐楚也謂夫身有父兄之讎也孝而非也其以諫死也謂夫君有先君之讎而不可忘也忠則至矣然視其君有先君之讎而忘之而安主以食其食使為高談以眩世也者其衣冠語言儒者也而中實世夫之弗如也彼又子胥之罪人哉

評 深責子胥未意必有所指

伍大夫

王世貞明

嗟哉平乎不父不君壯哉死乎能乎能巨豈憤俠烈宮郭乃神明哲沉幾沼吳光神維然中定之餘足以鼓江濟而不能助其主解之先若廣者龜而不能保其軀要其心蓋以吳報父以身報吳使歿者不愧存者不孤嗚呼丈夫

評 要其心數語文簡意婉千古所未道奇哉奇哉

伍員

郭子章明

世之談員者曰平王也夫猶君也員父子兄弟比而事之入罪鞭屍申包胥所謂無天極者不忠又曰父奢自是來召尚

往員逃脫漁父不舟員已矣。叙雖逆觀不若尚往之為孝也。故伯語諱曰員父子不顧而吳王聽以死員嗟乎是伍員之所。以忠且孝也何以說也古無道君孰與商紂然不過兇殘淫恣。未至有弑君殺子事周家世世臣商雖虎兇昌凶終釋姜且未。至有父兄深仇而滅之宣室者懸車於後世曰武王誅獨夫不。曰弑君平王視紂何如哉彼靈王弑子比取建婦而棄其母子。并及奢尚皆紂未有之惡也在華氏則為弑君之賊在伍氏則。為不共戴天不友其之仇夫員君之惡賊於紂而遺宋之仇深。於周紂可誅則平可報其不忠於平也乃靈王北建之忠臣也。其不以死孝也而以不死得其仇之孝之為大也故曰棄小義。室大軍令員從者尚俱死則護囑故不忠不孝仁足以讓員其。獨以讓員不智員有可以善後之策者三而員不知焉其上也。當吳兵入郢時平王鞭矢父兄之仇後矣員聞不哭而哭釋吳。王曰員所以怨死不與尚俱喪者為殺父者未報也而今仗王。威慘仇人以賤父兄目員願畢矣將從父兄於地下是程嬰所。為死於十五本之後以報杵臼也而員不知也其次也昭王出。奔曰白公在吳太子建嫡子也借姜之威力帽伏楚人而號之。曰故太子如寃以死而其嫡存且強當立以續辛氏祀以吳之。威勝之親之強而賴以員其誰敢不從身為楚相而又有存孤。之名是張留侯所為借楚之力威秦以王韓成也而員不知也。



又其次也郢襄吳伯仇復功成吾何負於夫差而備越之諫不聽伐齊之諫又不聽則惟有辛婁子走湖海而已是范少伯所為鸞鷁夷而張子房所為赤松遊也而員名知也而竟以讒死員何智於謀吳而不智於謀身也語曰目覩毫毛不見其睫員之謂矣善乎父奢之言曰員劍戾忍詞能成大事惟能成大事故忠且孝而惟其劍戾忍詞也故卒戾於禍也知子莫如父然哉然哉

評 智於謀吳而不智於謀身千古名言

子奢

楊伯明

夫子奢之入郢而鞭平王之尸者非也平王雖無道君也子奢

之父兄雖賢平王之臣也君以方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君以

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獲罪于君也有懼而無怨宥

愛而無報由于奢言之則平王父兄之罪也而不知平王不可

以為讐也父兄親也平王尊也臣與子同也一恒人殺其父兄

則是讎也以君殺之非罪則命焉是不幸也非讎也故于父兄

也有痛而已矣于君也有懼而已矣君不疑及之而欲任之則

不敢逃也君疑及之則逃也逃之於山野也非逃之于怨讎也

蓋終身自匿而不敢有怨言焉吳與楚世讐也子奢逃之吳其

心專欲報楚也然吳勝則楚亡楚勝則吳亡而子奢無所歸高是

子奢專一己之利而不顧兩國之害者也於吳也似忠而詐於



楚也似孝而逆是無功而楚有罪者其子胥乎且子胥身父兄以諫死者非他焉為楚之社稷重也今子胥以父兄之故而以兵入郢是欲忘楚之社稷也且父兄欲存之其子弟欲忘之非其父兄之志也况均於當為之臣者乎雖以父兄之讐而忍于忘君之義然吾謂不至于鞭平王之尸也雖然釋怨國而後之又引兵而入之又迫之至于郢則子胥之心見矣然則鞭平王其筆不可謂速無也夫天下之賢子胥者豈非以其能忠于吳國耶豈非能以諫死耶若其非賢誠不能然吾獨惜其初之輕為大臣也雖然子胥之於伍奢則孝矣於夫差則忠矣豈可謂非賢也哉

評 吳勝則楚亡歎語似有可執當是時使楚廢吳子胥能

獨存否耶

伍子胥論

湯聘尹明

先輩之論子胥者有曰子胥逃楚不於山林江湖而於其仇國又引兵而破楚入郢彼父兄以諫死非以楚社稷故乎而忘之也而忍仇諸而忍喪諸乎湯子曰此非所以論子胥也以君殺臣固何仇之敢言若奢無罪而見殺又非召其子而將使無遺有則官之仇之也又誰曰非道子吾聞奢之策其子也曰貞能成大事彼見來之非禽將必不來是奢既以報楚期其子矣尚亦曰聞先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奉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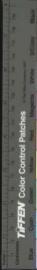
人以報楚激其窮也有如子胥而能隱忍抱殖於山林江湖間乎且子胥始而逃楚非適吳也以太子建在宋而往從之宋有華氏之亂而與鄭殺建也而彼與其子奔吳使建而無死子胥必將終其身奉之以君聽楚國以誅楚之不當立者耳臣吳而謀楚豈胥之本心哉昭關嚴陶虎口江上綫鉞魚腹而中道乞食幸免於饑餒漢山川惟父兄之故而何忍不報也然則鄢郢破而仇復子胥之願畢矣何以不去吳而卒死於屬鏤曰始也借閻閻之武以報父兄既也竭忠貞之力以報閻閻生聚教訓之慮天與弗取之諫其志忠於夫差者乃其剛德於閻閻而報閻閻亦以報父兄也賜之死則死溥之江則浮屍嘗以一身故而數置我故入郢之後吾庸以見子胥之籠子屬鏤之死吾庸以見子胥之臣求忠於差斯言也信不誣矣惜乎戮君於墓官有過焉以來天下萬世之多口

評 讀此章可爲子胥痛哭報閻閻亦以報父兄更爲妙論獨不滿其戮君於墓所以維名分也

夫差報讎辨

張鳳翼

夫差報越王之讎春秋削而不書傳者曰聖人以為常事而不書也或曰春秋無義戰而書者屢矣夫椒之役復父讎也庶幾義矣而不書者史之瀆焉報書也不報則不書聖人因史之文而不改也子則曰不焚九世之讎可謂遠矣桓公復馬春秋大



之甚矣聖人之重報讎也而何獨遺於夫差或者曰謂其夷而外之也不知春秋之作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復讎之事中國之所難聖人將進之不暇而胡爲其外之也蓋求終知敵聖人之訓也鮮克有終恒人之致也方越王之棲會稽吳吳乎殆矣當時能斷之以義而直拒其行成則雖有死無所施智越必亡矣我之得也當斷不斷反爲所謀乃以流連荒土之吳而待以新嘗膽之越遂令糜鹿遊於姑蘇之臺而吳且爲沼復讎之義果安在平悲夫始不能知其敵而卒不能有其終是吳之亡不亡于吳亡之日而亡于越亡之時暫勝而終蹶雖謂之未嘗報讎可也善報讎者必計人之終不能

我報而後可以報我之讎不然寧隱忍焉此圯上老人之秋也此子房之所以奉報韓也夫差不亡越人之殺而父可謂義矣少舒其忿而遂亡之乃忍隣其不共戴天之讎是可謂報乎伍員固報讎人也行成之事無所事員其非真能報讎可知矣語云爲德不卒其殆夫差之報讎也春秋之所以不書意者其在茲夫

評 報讎而不能終報非真能報讎足蔽夫差之失

范蠡

蘇轍

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豐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曹公事袁紹宮事呂布紹布不用其言而君皆皆亡此固無

只言者而陸遜之於孫權高祖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忮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陸遜知句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仇讎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范蠡

葉向高明

世以范蠡勝于伍員殆未必然蓋報君讎員報父讎其相近然而為員難為蠡易員無尺土借力于他人蠡則有越國焉與其君共患難者也會稽之役員以其功覺越若永憫然蠡不能杭也當是時句踐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亡而無一存其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躬殺人之父而乞

憐于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聽而得奢其甚嗟卒違志焉此天之厭吳而昌伯禹之後也非忠於謀國者所宜蹈也使夫差不甚患伯嚭不甚賣國員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即成而句踐入吳不過用東之策囚耳必不得歸也即歸而吳母伐齊毋連兵漢地舉國而聽員蓋雖智必不能召吳也凡吳之亡皆吳自亡非蠡亡之且以句踐之慣用休息生息之越乘疲敵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為之謀皆可以得志何必蠡哉吳越春秋者蓋諸奇謀大率如後世所傳六壬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策至於嘗查驗疾尤出無聊以越之強盛蓋不能恣力佐句踐杭且使蒙辱至此反稱奇焉吾不信也人臣之義當同忌難則



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宜姑徐徐焉以其國與君為不臣而僥倖於萬一陳平之安劉亦大類此危矣危矣員諫楚則楚置諫越則越傾室獨忠者其極權智畧春秋無兩矣錫鑲之賜蓋以死報吳而或以此為良病謂不能如蓋之全身嗟夫此皆與于不忠之甚者也

評 人言義智於員此言員智於義吳許行成幸耳非智也後吳之自亡亦非義之智也員之謀楚謀越何智如之後為吳死以報吳也非不智也反覆論可為定案

智伯 設險者對

柳宗元序

智伯既滅范中行志益大言韓魏國趙木晉陽智伯瑤乘亦以

鮑趙且有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群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而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日若之漁若何曰臣勿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敵鱓鱓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鱓禿頭頓暗順流而下宛委骨槽環坻激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天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群蛟





逐肥魚於渤海之尾震蕩大海饋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  
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其處於碣石橋馬欄之以爲食者及  
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者太公者其得  
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  
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姑晉之侈家君欒氏祁氏卻氏羊舌氏  
以卜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王之家與五卿  
骨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鈔鯨鯢也腸流骨髓於主之故壘可  
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負人之土  
田侵人之勢力暴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割麥而食之  
矣視其鱗膾其肉割其腸斷其直而棄之鯨鯢遺腹莫不備足

豈是無量矣夫大誦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宜寤又有大者焉若  
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念大而求愈急糜糜韓魏  
以爲群豉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舍虎之勢將不止於趙  
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去之處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  
欸然以爲成在枕俎之上方廢事方柳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  
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矣是謀主之不審臣恐主爲大鯢首  
解於邯鄲蓋權於安邑曹拔於上黨危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  
於大陸爲羸羸以死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  
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  
智氏其地三分

豫讓

誼漢

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子不爲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爲報之深也對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如此一豫讓友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豫讓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尤百世所矚目矣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濟困之先而乃

擅難殞命於臣敗之後約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親之皆所不取也至晉國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讎敵名列嶺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夫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劒三躡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卽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



結疵之事皆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端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衷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曰縱欲荒暴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土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亾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于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晉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

視伯之危亾猶越人視秦人之瘠肥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會若是乎智伯旣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之使朝爲仇讐暮爲君臣視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評 以段規任章例豫讓則讓有餘愧矣

豫讓

何景明

士之爲士其自立必有非人之所能者讓規范中行氏智伯之所遇而爲之報未見其能自立也我誠國士也彼不我知若何苟焉事之旣事之其可苟然去其所事我當彼國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其亂救其亡何以當其所遇瑤之不仁輔果能知



之韓魏之必反締疏能知之而讓願弗能知何以稱國士韓之  
善志憂色讓其知之而言之矣讓言而智伯弗聽智伯之遇讓  
非知讓也而讓弗以死諫又弗去何也讓惡夫人臣懷二心以  
重君者讓之事其君也君遇以衆人即報以衆人君遇以國士  
始報以國士非二心耶君子於其所不安不能一朝居也讓之  
去范中行氏而事智伯豈君子之所能安者耶天命不可知方  
未之事會於天不在已使讓而死於范中行氏已滅之際智伯  
未亡之前狗彘之行吾不能爲讓頃刻而瞑目也而論者以讓  
之事足爲委贖事人之法今有人焉食人之食而不死其事問  
之則曰彼衆人遇我不得爲國士之報也而可乎今之論讓

者曰人惟無所爲而爲者其善必誠其心必盡而讓非其人也  
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貴於讓知而不言非所以助讓言而  
智伯弗聽則智伯之遇讓也不過利祿之優異於范中行氏之  
所遇耶讓之爲之報仇之深也其義誠是其心亦特不志其利  
祿之優異而有激於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爲將以愧天下後世  
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豈且非爲名譽而爲善之人哉  
刺客傳讓吾無用讓子長之說矣

評

胡致堂嘗曰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其如全社稷定  
劉氏之言何正是此意何乃不以責讓而又深與之耶  
雖然提劍三躍棄子卒不旋踵讓之志伸而節亦偉矣



孫讓論

馮時可明

豫之死智伯也皎然其志烈士哉先齊之論讓也以為不移其  
伏劍之死死於請地之日袖手傍觀坐待成敗及智伯既死而  
乃不勝血氣之倖倖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不可以為國士愚以  
為讓天所事也非夫所死也晉國之法大臣始亂者死范中  
行始亂而逐趙鞅至移戈以伐定公天下之惡一也讓何見而  
事之乎智伯奪中行故地合四卿以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  
惡又浮於中行夫讓又何所見而改事之乎及其已事智伯而  
當國士之遇則其求強智伯也求死智伯也皆臣節也韓魏之  
地中行之地也非天子之命地也非晉公之分地也不假鏹絃

不貨駟騾而請乞以詞在智伯猶為抑其銳也其銳不單而可  
以廣地伸威人臣之效於主者皆欲讓何自苦而以死爭也趙  
氏智氏代主晉政而爭為雌雄非智滅趙則趙滅智矧無郵之  
恐詢其必為智氏之戎首則伯之不容已於先發也晉陽之不  
浸者三版爾趙之為趙宛轉於智伯之掌矣藉此裴子無三神  
之助無孟孟讓之說也是又且中行趙也趙亡韓魏必隨而亡亡  
三子智伯不且為諸侯乎以國士遇而以諸侯報讓之心也又  
何以死爭也若乃度敗於未形而圖安於未亡察機審微則天  
下士夫是豈智伯之臣哉為智伯之臣則亦惟強智伯而已矣  
死智伯而已矣強之不得則死之必得噫嘻其死也不死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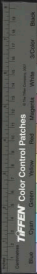
間則不欲以卒死不死於委質則不欲以臣死以臣死則歎其志以卒死則恨其志而甘爲刑人以死甘爲倖身以死提劍三躍血裹子之衣而褫其魂其志不泯決於斯矣讓平得所死矣得所死足以掩其失所事矣苟以其失所事而責其失所死則尾生之徒賢於烈士乎哉 評 論議風生讓有生類

豫丁論

郭子章明

豫子忠矣夫烈矣世之人責之苛也曰錯質弗二國士衆人奚以別爲又曰智伯志備二國豫子曷以亡言又曰豈真戚如智果去夫豫子非宗臣曷以不去嗟夫諫不諫未可知去則不可人以國士遇我而我秦越人視之自完得矣如君何孔子曰體辭臣

則士報禮章孟子曰君視臣于足則報以腹心視臣犬馬王者則報以國人寇讎而又何疑於豫子愚獨惜豫子有報讎之志而亡報讎之術以必成其志而竟陷於旣史遠不察至此荆燕彙爲一傳亦又足悲矣意說成事觀往故自古及今其報人而必成其志未有不因乎人者趙武報岸曹轅爲之因伍員報荆晏爲之因丕約報晉秦爲之因最后子房之報秦也博浪一擊幾落於豫子之足而終能廢秦祖龍詐不三世者所因者沛公也夫鴻毛至輕不能自舉頭之清風則上凌九霄何者事有節而功成石因也人方屠我君父屋我宗社執燭膏燭疾如法雲忽如置堂而獲持二寸兵赴之是猶委牢飼虎投薪燒燔



孺子之智而匹夫之剛夫愚當時智伯雖亡智開智公高楊  
城未下吾倚之主也輔果邦既俱亡國未死吾結之援也夫  
未亡智即一成一旅亦可以覲復然不然天下大夫田齊燕秦  
亡不可臣布以腹心仗其兵力以成趙武伍員不豹子房之功  
是未可知即不濟而後以死繼之未晚也昔吳敗楚於柏舉莫  
敖大心曰吾將深入吳軍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憂社  
稷發冑勃蘇曰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躡蹙暴七日而後  
秦度秦王屬之狂童敗吳而存楚嘆乎卒猶識大塚子之以一  
卒効也

評

為孫子竟試隨得勝矣

四卷終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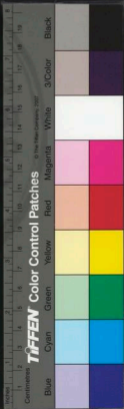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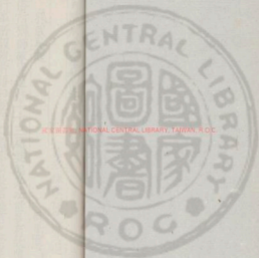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311-427 v4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新刊陳府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司馬遷 漢

孫武吳起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  
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  
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  
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忘其軀悲夫

孫武吳起

蘇洵 宋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  
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



者凡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在象  
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  
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其有  
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  
圍閭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  
禍內難一旦迭發吳王奔彘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  
若按武之言以責武之失凡有三馬九地曰威加於敵家則交  
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此不  
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日久暴師則銳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  
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久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  
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  
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憤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  
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勾踐不類復家而吳服田單論燕穢墓  
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  
乃因胥詬唐蔡之怒及乘楚危之不仁武之功蓋亦解矣夫以  
武之爲言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知餘論者而  
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嘗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  
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  
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  
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伯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

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  
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管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  
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  
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  
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善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  
勿視其衆而已

商鞅

司馬遷漢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  
其質矣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  
之言亦足發用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  
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夫

商鞅

蘇軾宋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強以成  
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  
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  
秦之功矣而死者車裂之禍蓋種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  
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譽商君之  
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

商鞅

葉向高明

秦之帝由商鞅也其亡不盡由鞅也鞅天資刻薄用法深急卒





殺其身其人不足道然其法不盡非也如今民爲什伍相收司  
連坐大小本業俱力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  
貧者爲奴擊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  
爵爲私闔者以輕重被刑後世言禁奸阻盜明經訓力民于農  
數言祖其意行其什伍亦足以富強秦之帝信缺爲之也使其  
既而母林書母坑儒母築長城母任越高母廢長立少一意  
休息與天下更始未必遽亡高山東之亂群雄四起兵無留行  
而章即以秦卒蹴而躡之無不仆者司馬門不晉三將不降二  
十萬之衆不坑諸侯之取秦未必若是易也楚漢確戰于滎陽  
而公之敗敗夫所以取而不小而復取卒秦楚皆則以新訂密  
秦必不能犯秦故夫漢之得爲漢者秦之餘勁缺之遺頽也然  
則缺之帝秦也功十之九而其帝漢也功亦十之二三缺之罪  
在于純用刑名以軍功差宋宗室刑太子師傳繼謂貴公子斬  
然無復忠厚惻怛之意所以敗耳夫三代遠矣歐陽氏有言後  
世國家興衰存亡未嘗不以兵今以三代比閭伍兩之法而制  
後世之兵勢必格而不行簡缺之變法管仲之作內政皆可謂  
知兵者王安石憤宋之弱急欲富彊其排折公言果於自任大  
率類缺而行其術不惟不能取效反速禍焉宋之亡安石爲之  
漢儒舉動如此吾所以知缺也



評 帝秦者商君蘇公已論矣軾之樂法猶仲之內政均爲  
知其此諸公所未及也謂漢猶藉秦之威力尤爲卓見

申韓

司馬遷漢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  
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  
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息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  
深遠矣

申韓

蘇轍宋

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公著於官府刑罰必於  
責論且錄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  
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  
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若據法術  
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  
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法不  
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  
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爲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之則  
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愧於中矣豈  
復立憲而求其必售耶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  
而况非之說秦益求禍之迫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



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與

韓非法言

楊雄漢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者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止矣或曰非說之不合非耶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蘇秦

司馬遷漢

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設及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其學術然世言蘇秦多異其時事有謂之者皆謂之蘇秦夫蘇秦也固間也六國史記其言其行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藏焉

蘇秦

說策蘇子對

陸龜蒙唐

寒泉子秦處士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衡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勸其交霸以躋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醜雖不能混雷靈龜見不能抗鳥獲者謂靈龜也靈龜故也蘇子誠辨矣安能以三寸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頰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願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視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泮豈止連雞不能俱止於棲而已哉秦人塞





謂不敢言矣。然能使儀得秦之柄而不能使秦不用儀之謀。能使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能僅保於儀新用之時而不能無敗於欺韓魏伐趙之日。儀秦素以術相高者。豈嘗須使忘報耶。是蘇子徒徇于一時目前之名。欲以顯榮于天下而不為六國社稷久安慮。是先自敗也。已秦說六國不以義而以利。又知用儀而不善用之。其能無敗也。夫嗚呼天下豈有事口舌崇陰符而能濟世者哉。

評 季子不當激張儀以自敗。誰能思到此。

張儀

司馬遷漢

三國多難。受之士失言。從術。繼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凡夫張儀之行。事說於秦。然其言雖多。其意實以先死而儀根其危。以挾其說。成其術。道垂之。此兩人者。真傾危之士哉。

張儀

湯聘尹明

秦楚匹也。張儀挾秦之強。始以向於之。獻而敗於詐楚。既詐矣。賂中之易。又敢於入楚。而曾不之忌也。豈謂楚無尺寸利刃。而傾以身試不測哉。彼謂其時。惟蘇秦與儀稱雄於天下。秦不在楚。諸人易與耳。且楚王懦而易惑。以楚之欲甘心焉。而吾且輕入。示以無懼。楚必懷矣。而吾固可以計免不幸。而身死則賂中。之地必入秦。藉償信於楚。而歸地於秦。死亦足以成名於天下。况內有腹心為之主。而自度其必不死耶。鄭袖一言而秦四釋。

天下不以多新尚而以堅憲儀，非能自處虎口，逆知楚之不能殺也。以陳軫之智，屈平之直，王不聽而惟楚言，是庸儀已策之審矣。昔晉文嬴之請三帥先軫，不顧而唾，况袖以一嬖妾而為請，遂江南之危，薛平是故。天下不以惡難納，而以欲懷王懷王而說不能，或佞不能移法儀一武士力耳。何至墮其術中為天下笑，而亦何至有章蔓之刺客死，或陽哉然則儀非足智多謀也。懷王欺軫是也，殷之亡也，以妲己用之，衣也以褒姒懷王以身殲於廊廡，無足怪也。嗚呼！器多矣，奈之何後世猶有臨敵陷城而欲俟淋妃之轍，難者。

平

以楚之公孫王之

不

穰侯

司馬遷

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向稱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資極富，溢一夫闢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穰侯

司馬光

穰侯拔立昭王，除其突室，君梓白起為將，南取郢都，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蓋強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身處驕貪，足以買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睢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所處，故搯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子母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睢真傾危之士也哉。



魏冉說

王世貞明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關吏閱其車輜重千有餘乘聞之昭  
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為王而為穰侯穰侯相三十  
年不為秦而為穰也藉太后朽骨何避乎必僂而室之武安君  
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  
晉文曷而遂宋襄弱而不遂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循拙也  
其行事謀五等其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  
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助也蒞襄之世東盡滎夷而邑之西略濟  
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助也猷公為之滅虞  
或說成魏或說成宋或說成秦或說成齊或說成魯或說成燕或說成趙或說成魏或說成秦或說成魯或說成燕或說成趙或說成魏  
之地不加關於微封而兵不益於殿遺也然則為晉歃齊蒞襄  
之所遺者難而為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  
攻齊為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憂魏則穰侯為  
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芒卯鼓暴為入北宅閭大梁立賈  
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為舉武安君  
將而圍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趙魏則穰侯為殲其車  
華陽下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憂楚則穰  
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而拔鄆鄆明年拔郢燒夷陵逐東至竟  
陵舉宛葉楚不能軍而寬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  
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為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



所為秋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為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為道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齒革悉以曾咸陽而穰侯拾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為穰侯失策也為秦之有穰侯而無秦人也客曰雖然有之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廢長壯方棘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氣推而辭壯

評 觀客之說不得不令人傾耳

陳軫虞卿

劉鳳明

熟於善計者秦之虎噬天下士依以恐持諸侯則易以為功若出入秦楚能忠楚而不忤於秦者陳軫哉嘗張儀犀首銳於取楚魏主而爭為相列國軫獨優游無所得事豈康富貴不樂顯名與使其計無所出則已以軫之智而患不能平且事談游而不好功名則又非所以望軫也夫險危其身以及覆構亂樂狡禍而甘之外挾敵以為重視其土地若舍之衢路而不惜即盡亡其主而已之資愈厚雖主之闇忍乎哉其用心也若軫之說多欲安全山東之國而不重為身故軫其賢千儀行遠哉虞卿之游一顯於趙而卒以不恐曾受相印而不顧此其志誠烈然何遂以栖栖退而著書者哉且無復之哉夫其視富貴其易



而適困於時將無所於入之國以秦之威而集之諸侯畏而不敢納虞以匹夫而敢於忤秦以歷聖齊以萬乘主畏秦故而不敢屠虞卿以國也豈其重國不若虞卿之重其交哉夫以六國之擊秦則豈待日夜腐心切齒銜骨而不忘者然秦所喜則用之秦之所惡則逐之且所用事之臣左右關說之士寧不相勸而為秦即人主孰與國秦之難而冀存國哉若卿能抗其志急人之急而無悔焉以身殉之可謂慕義無窮而六國之主曾不是求而甘於縱橫之說愜秦之利而以其國市不少悟也哀哉評 二人之賢不列於傾危之士其義足多也

卷四十一

管子而宋

昔樛里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於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謹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歲在辛酉樛里子奉讓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八年營未央宮是歲癸卯上距辛酉實一百有三年世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百年之前樛里子固已言之於秦昭王之世矣古稱得道至人能知城邑宮殿從何福業生此非虛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生之所能為至其變滅亦非一事之所能廢業煥而成說泮而敗其所由來遠矣世無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若樛里子者豈足名得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於道故道能知之不外於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此至詰



其所從來彼亦不能知也

屈原

平文

賈誼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故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騰駕罷牛，驟寒驢兮。馳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腹，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罹此咎兮。訖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立辭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罔自引而遠去，藥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偃蠨蛸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駢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紛上其難，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

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逢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污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鯨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屈賈

司馬遷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鵬鳥賦，同生虎，輕去就，又悲然自失矣。

屈原離騷序

班固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薰之矣。蠅蟻漏穢之中，浮游

塵埃之外澗然泥而不滓惟此志雖與日月争光可也斯論似  
過其真又說五子以矢豕 謂伍子胥也及至昇澆少康二姚  
有城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  
書傳紀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  
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遠瓊持可懷之智審武保如愚之性感  
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  
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困群小之間以離諛賊然蓋數  
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怒不容沉江而死亦貶  
絮任猶景行之士多稱其蓋其昏密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  
改聖義所不取也

屈原

顧延年

宋

麗雅爲詞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  
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  
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要可謂妙才者也

蘭蕙而推玉纈則折物忌嗇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  
溫風息時飛霜急節蕙草遺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蕙椒蘭  
身絕鄧閭跡徧湘干此物本蕙連類龍鸞嚴蓋金石志華日月  
如彼樹芬膏頡頏登望泪心欲噴華思越籍用可塵昭忠難闕

屈原

宋文

柳宗元

唐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水先生之泪屢兮嗟靈若以



馬芳頌荒忽之顧懷兮莫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  
是就支離拾掇兮遭世孔疚華鬢爲環兮進御羔袖花雞吵嘍  
兮孤雄束味哇咬環觀兮義耳大呂董喙以爲屨兮焚葉覆黍  
行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隨途藉穢兮榮若繡繭襟折火  
裂兮娛七笑舞諛口之哢哢兮惑以爲咸池便嬖勒愚兮美態  
西施謂謬言之怪誕兮反寔瑣瑣而遠遠墮重賴以諱避兮進前  
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潔兮鸞鐵石而從但仲尼之去魯兮  
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馬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  
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性達人之卓執兮固僻陋之所疑委  
我鄙以從則兮吾知先生之不忿立而視其遺卷兮又非先生  
之所全窳躬興蓬固不渝兮夫惟履道以守義矧先生滄大故而  
不氣沉瓊瑤瓊兮孰幽而不光荅董穢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  
之貌不可得兮猶髮鬢其文章託遺編而嘆喟兮渙余涕之盈  
聖呵星辰而驅說怪兮夫孰救於朝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  
是之荒茫穉嬌辭之矚朗兮世界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  
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旣內  
激兮抑啣忍而不能萃爲屈之楚何兮胡獨焚其衷腸吾哀今  
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  
昌退自服以嘿嘿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  
生之可忘



三閭大夫

朱應麒明

三閭大夫者楚同姓之臣屈平也忠而被放卒死于謫余讀懷沙之賦而愴然悲心生焉夫忠如大夫明治亂如大夫誠心昧國瞻然泥而不滓如大夫其君乃弗親任惑于浮言廢放江南使之行吟披髮憂愁悲憤自沉湘羅嗟乎冤哉彼尋常之溝瀆固不足以容春舟之魚哉萬能之不祀吾茲快矣願世之論大夫必懷此故都大夫為宗臣益去義枯槁憔悴無可奈何故

蘇子由氏則欲其賴隱自匿優游以卒其志如箕子之事嗚呼宗國且入于秦矣吾乃紆徐忍死重自謀身而忘乎人臣以死殉社稷之義而登有所冀乎異日此豈所以為訓子由之見視賈生等耳吾謂大夫之死正矣與日月爭光矣其作離騷如湘君司命河伯山鬼招魂天問卜居哀郢美人漁父諸篇皆以寓其憤懣無聊之情幽愁不平之致至今讀者猶為傷感如入墟墓而聞秋虫之吟莫不咨嗟嘆息泣下沾襟彼其忠誠實心信乎天下也大夫之死豈不至忠哉余獨惜其不早耳何者君子之愛其身所以重其國也君子之委其身所以存其國也身死之而不足以存國則其死亦輕耳大夫固懷王之信任臣也王



聽雖不聰其始蓋親之矣商於之約秦人之計之詭也陳軫已  
知之而大夫未之覩乎張儀主楚廷而爭之毋絕齊交毋伍秦  
利碎首披肝萬一悟悔不聰則伏劍王前願畢徵命王必趨然  
思也而可以無受欺于張儀矣大夫于此時死不可乎秦人之  
請馭漢中也大夫以使出比其反則鄭袖已為釋去張儀矣夫  
堂堂楚國而弄于反覆之臣不啻一小兒壯士孰不裂背而挺  
刃乎而大夫以此激諫于王使之卧勾踐之薪渚礪而待之不  
聽則咋舌自殺以身為諸王必勃然怒也而可以無約和于秦  
矣大夫于此時死不可乎自魏公子印之虜也黃棘之盟議者  
是輕社稷而一櫛也大夫宜持藁伏頭當車而諫流涕涕引  
落衣裾不聽則以頸血汗地俾不得行王必翻然悟也而懷王  
可以不委其身于艸莽矣大夫於此時死不可乎夫死於商於  
之約則齊權可固死于漢中之獻則秦耻可酌死于武關之盟  
則先君之辱可免是三者所益于國甚大而大夫不諫諫而不  
強至於懷王入秦乃始悲痛慷慨說刺時事以釋萋菲之鋒而  
以其身碎于江魚之腹嗚呼宗國已至于是矣即赴乎長流安  
能滌時之沒沒者乎時至不可為而後死死而有知大夫宜不  
顧于楚江之下矣吾固悲大夫之忠而獨惜其死之不早也嗚  
呼死于懷王居楚之時則死死于懷王入秦之後則死而楚國

之重輕以判信哉死之非難處死則難矣家傑之士受世之溫  
變其母遂以一死明志而輕身於溝瀆之諒哉

辨騷

劉勰 南朝

自風雅寢廢莫或抽績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好為詩人之  
後喬飛解索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  
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惠之蟬蛻穆濁之中浮游孽疾之外嗟然溷而不滿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懣沈江昇澆二姚  
與左氏不合昆侖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附離騷為詞賦之

宗雅非別百可謂少不狂也以為詩人之是耳豈不覺詞賦之  
之文依經立義駢札乘驚則時乘六龍莫能流沙則禹貢殷士  
名儒解賦豈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王根百世無匹者也及漢  
官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刺亦言樂同詩雅四家舉以方  
經而孟堅謂不合傳林爽更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鑿而弗精說  
而未覈者也將嚴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弄舜之耿介稱禹湯  
之祇敬典誥之輝也說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  
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諛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  
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  
雲龍託迂怪曹氏求宓妃鴛鳥媒賦託楚之辭也康回傾地夷  
羿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于



胥以自適循飲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  
廢沈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義者也  
故論其典禮則如彼語其考誥則如此固知楚辭者其慢於三  
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  
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離騷九章朗麗以  
表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大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  
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徇任之才故能氣往蘇  
古詞采切今驚不絕離騷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邊躡其跡而  
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蕭伊而易啟述離騷則愴  
六而離騷論山水則蕭登白兮也言郭夫引及文而九章文  
追風以入羣馬以浴波而得奇其末被詞人非一代也故不高  
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葩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  
香草若能馮軼以倚雅頌懸譽以馭楚篇酌音而不失其貞玩  
華而不墜其質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歎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  
乞靈於長卿假託於子淵矣

孟嘗君

司馬遷漢

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卿魯殊問其故曰孟嘗  
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益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  
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評 此贊其好客美刺俱顯



孟嘗君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呼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檀齊之強得一士耳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評 士字看得重是大開鍵大斷案

孟嘗君

蘇軾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

評 未然少之防則禮道德禮義之士當既之際亦雞鳴狗

盜之力抑揚輕重發與自見

信陵君

司馬遷

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善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取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也

信陵君

蘇轍

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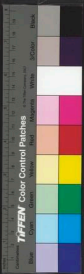
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得者多矣

評 更歸美毛薛不詭正論

信陵君

唐順之明

論者以秦竊符為信陵君之罪余以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強秦之暴亟矣今秦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為之後趙魏又必亡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為之喪天下之亂也必有及於此者也故文信君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憂可也然則信陵固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請於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發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為魏也非為六國也為趙耳耳非為趙也為一平原君耳使獨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徹魏之障徹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有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



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爲虜於未是循魏國救  
百年社稷以殉一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夫竊符之  
計蓋出于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爲公  
子竊符于王之卧内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爲  
信陵之自爲計苟若以唇齒之勢激諫于王不聽則以其欲死  
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爲信陵計苟若見魏  
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  
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君若秦王之際而日夜勸之救  
趙不聽則以其欲爲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  
如北言後世不悟此不悟也一人不悟王亦不悟也信陵君可  
爲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姬如姬之趙不知有王内則幸姬外則  
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  
主耳嗚呼自世之衰人習於昔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  
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張侯不知  
有秦王虞卿知有和衣之父不知有趙王蓋君若將旒久矣由  
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于符之竊不竊也其爲魏也爲六  
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爲趙也爲一姻戚也縱求符于王而公然  
得之亦罪也雖然魏王亦不得無罪也兵符藏于卧内信陵安  
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符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  
姬不忌魏王而敢于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

矢古者人君持權于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旻交  
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啣信陵之恩信陵安得  
賈恩于如姬如姬之戒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衆人  
無王王亦自爲警疏也故信陵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  
以爲人君失權之戒春秋書秦原仲宣帥師嗾呼聖人之爲慮  
深矣

評 意刻詞俊

魏無忌

王世貞明

當七雄之末諸晉戰者以法歸吳起以智歸孫臏以巧歸田單  
卑虛得士急於收名而稍見其益是勝於孟嘗平原並爾愚以  
爲善用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秦固未甚強而  
田單之所推則騎劫頗則梁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  
諸侯固無有不糜碎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治者也隨  
單廉李乘瑕者也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截趙人  
四十五萬而歷其城城且日暮丁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  
其人皆嗜嗜憐將之所教而洞胸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  
子以歸者二萬人外雖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  
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  
爲環轉弱而爲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

無魏矣魏日暮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師  
而其人又皆洞脇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皆五其師此非可以  
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家驚乘勝逐之至  
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懸散以為聲轉弱而為助者又何如也  
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師之客之間行公子知飲酒  
近婦女之可以傷生不欲以生為秦虜耳愚哉魏王之為秦亡  
魏也或曰公子非晉其者公子之客晉之是不然公子歿而未  
聞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客晉兵亦唯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  
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庶幾矣其每過之而令民  
未聞不怨者有以也

評 發公子善兵兩邦秦師而存趙魏古辭錯瑯虎若隋珠

信陵君

王世貞明

信陵君既優為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發之信  
陵君發使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解也且其將者又信  
陵君雖靡爛之餘不敢不來發謂尉文君以八萬人往復之楚  
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魏不慮亡楚亦不慮亡也謂春申君俾  
都尉英以十萬往其韓王燕王曰魏吾長敵也不救魏亦亡魏亡  
而吾亦踵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人往至魏知戰有日矣  
公子選魏之武士奮擊四而一之得十萬人衆吾曰吾聞王說  
之恃秦衆也蓋三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



有日矣朱亥曰不然公子不謂群虎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虎觸木有不飽虎者也群虎併力而負嶋以其角勁外而尻肉振鹿末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鹿也嚮者鹿猶合違枝鳥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乃身請於四國帥曰惟上國之印我社稷而以師來也雖然莫適為長進退之節孰為之全豈政也利執行者不利執行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請帥曰魏王師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唯命之聽公子乃徧拜以謝為聖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趙一都尉之亂行者曰與秦捍而燕以燕師嘗之伴退以亂其聲魏趙合而盡其良以擊秦當之

也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連間  
評 公子誠明兵法者誠善兵者文總是左國蘊張退矣

侯爵論

王守臣明

昔者信陵君用夷門侯生許矯魏王令奪晉鄙兵北救趙生乃北鄉自到以送公子或曰生之妃傷勇矣夫士固宜為知己者死然業已垂青策建奇勳足亦足以報矣必殺其軀不已過乎或曰生蓋節俠者凌不死不足以明節噫此二說皆非也生之死蓋不得不死也夫生能從公子耶不能耶夫既以老不能從



也則公子行矣噫嗚呼將且就權矣當是時也魏王必怒公子怒公子必求誰為公子豈是策者而其心為則生能宴然夷門下耶且晉鄙死十數年後秦人欲間公子猶然以萬金求晉鄙客則當是時也客識無如公子何獨不能求誰為公子豈是策者乎生又安能宴然夷門下耶夫死等耳與其以魏王焉而死以晉鄙客焉而死孰若自剄焉而死送公子焉而死噫生豈晉之孰矣故曰生之死不得不死也然則公子當時所以聽生之死曾無半辭抹止者其亦慮及此歟

評 搗魏王之必死生晉鄙客之必死生故生先死信陵亦

志生不義命也

春申君

司馬遷

吾逆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旋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類耶

春申君

皮日休

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強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勸畧次可以忠刻無王術而有伯畧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畧而有忠刻者亦可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憂劑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刺太子既去敬孤在秦其侯刑待禍若自屠以當饑虎不曰烈乎然徒都壽春失御室之回去方

人物論

五卷

十六



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爲人謀下矣猶可以爲宮室以魯爲  
封疆秦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儒術廣聖人之道用  
之期月利可王矣然以猜去士以誘兌賢嗚呼儒術聖道其與  
歲天地其明燭鬼神秦申且不悟况李因之陰謀秦申豈易悟  
哉

評 荀卿用而荆可王恐未必然第謂秦申不能知荀卿豈

能悟李因却是正論

楚國興亡

代荀卿書  
與秦申書

荆河唐

自重秦爲大正先融天下霸能有婦德教西伯弟子泪蚡目熊

自秦興以政利在重秦文武始至安江秦長王始與中國

伯臣又可以獨爲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壯而已矣自莊以下

楚壘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諛用亡

太子走昭王汚楚宮鞭郢冢豈不以一諛而至乎爾下及懷王

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以楚政付之當諸侯盛以游說交馳猶

以楚爲有人盍何爲上官靳尚所短王怒諫屈原平既疎秦果

爲張儀計陷楚以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後

丹徒之敗懷王因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爲

楚痛豈不曰疎屈原親靳尚以至子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

釐然無非已不能疾諍又從而惜之俾屈生滿離騷爲之作哀

八勿會





王以前事歷指切骨雖有宋王唐勳景差輩子弟賦詠弔屈不  
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

評 平王懷王皆以遠賢親好致敗亡意欲使春申得賢臣  
而用之方可以相楚國豈正辭婉情春申亦不能用

四公子

劉敞

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說廢  
惟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齊平石者千里約趙與  
楚約從非毛遂究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  
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雄也  
乃在三千之一也以彼之所知者未幾亦奇哉無所貴乎生得其用  
者三千之一耳而况乎不善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乎  
矣何功名之望哉

評 只數十言而議論叠出工緻異常

四君論

郭子章明

四君者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信陵君無忌也春申君黃歇也  
太史公彙為列傳立非以四君俱下士燁燁一時推人國於亡  
而固其存乎要之未可察論也四君者其俠同其功異其下士  
同其知士異其能得士亦異信陵上矣次平原次春申而孟嘗  
無數焉何以明其說也三君齊楚趙相國也國被難而拯之若  
援湯火相國事也信陵大梁一公子耳居魏未相魏居趙十年



木相趙顧始以憐婦之故推殺晉郤以存耶郢不忍先王宗廟  
之夷自趙趨魏以存梁而破秦軍於河外厥功懋矣彼其所下  
者侯生朱亥毛公薛公之徒皆能明大義以完人國者可不謂  
智乎絕口抹趙之伐而重受其傷沐魏信秦關自耳屢屢幾於  
勞謙君子哉平原關於毛遂必待其自薦而與但楚此已劣矣  
毛薛俱趙士而勝且以為博擊者故信陵曰平原徒豪舉耳不  
求士也此足以擊勝矣楚之弱疎者予不知其何人然賢如荀  
卿量小蘭陵智如宋英終置不用則歎之聞亦勝類也始而疆  
楚終而賊楚棘門之誅不為不幸矣若田文者既相齊濟業而  
之魏合四國之兵兵臨晉而王於晉北也知其所及首  
非楚唯猶盜之徒則暴桀子弟大俠姦人耳太史公謂薛彭與  
鄒魯殊皆其豪為之而王介甫亦謂盜在門則士不至此確論  
也生無尺寸之功於齊死貽暴殲之俗於薛即平原春申已不  
得較長而比大而况魏公子乎史稱文死諸子爭立齊魏滅薛  
竟斬其祀魏公子受知於漢高帝過大梁為置守冢五家世世  
歲以四時祠公子嗟乎漢豈私一信陵哉高其功悲其賢不幸  
以說棄耳

評 首信陵最下子孟嘗千古公案

毛遂

陳垣

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脫身決死冠名楚

趙高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兼名當  
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忿酬夙昔之願往往皆固所激而能致  
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  
譏笑而取秦柄其讎激之也故善用用者於其誘厲頓挫之時  
而柔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  
其習安於秦養之餘而平生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  
無以自見也

毛遂論

唐亮臣明

愚讀平原君傳至毛遂下九人歃血於庭下叱之曰公等碌碌

故人多狹之愚獨以遂此舉足以償趙事特楚無人耳何則君  
子謀人之國非以功之出於已者之難以識其重而亟反之之  
艱人之勢重則實識已以伸人古之人有行之者趙咨是也咨  
之言曰吳國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若臣則車載斗量不可勝  
數已之勢重則寧請人以伸已古之人有行之者魏牟是也牟  
謂吳毋使曰主上以朝廷無事此門鎖鑰非準不可故魏兵不  
難吳胡馬不敢南牧君子於是多趙中大夫之功而誦萊公之  
烈不衰遂在趙贊王於茲矣左右不與荐平原君不聞名聲夫  
不聞於趙必不聞於楚居趙不重於楚豈能自重以重趙耶世  
有患盜者度已之力不能勝之束草為盾衣以虎之皮語人曰



我善御虎畫則仰之夜則縱之循垣而走以待暴客聞而覘之  
以爲信然故終其身無劫攘之患無他盜知畏虎而未測其爲  
非真虎也彼十九人何如人也平原以其有文武智勇材食之  
門下意必個個崖岸飾名好事者之流草質虎皮縱之夜遊者  
也遂也當酌君不決之時按劍升階以劫強楚雖貴且不是過  
矣夫十九人者苟且晏然居其下不動聲色是之君臣意必私  
與語曰聞趙有十九人未聞有毛遂者今遂當答如此而十九  
人藏鋒歛銳意若有待其際當何如耶其遠矣狼子野心於今  
日而十九人之風聲流聞於曩時者亦隱然虎豹在山未可窺  
也重通九 十九人之臣置公力焉遂也 天小人志  
不存趙不勝倖倖而敗吾人之短屨於楚庭噫楚誠無人也使  
楚之君得如靈王其臣如析父費無極輩尚在肆其猜狼之心  
縱其貪饕之性盟不口血誓不要神狙詐狐疑睥睨時事識十  
九人不足爲趙輕重重植者惟遂一人殺一毛遂劫制平原君  
一武士力彼十九人蒿耳管耳其何能爲隨全楚之材臨以秦  
申之勇挑孤棘矢獨滿江黃出趙不意西據桓山南障河漢東  
拒清源北連燕管直播邪卯之虞與秦兩分其地楚平於秦獲  
於趙趙未敗於秦先敗於楚名曰合從實爲交惡求以禦敵適  
以與敵此韓魏之知伯氏之故智也斯時也就使無忌竊符水  
亥效勇諸侯問表吾恐大事已去無能爲也趙之亡當不在于

也重通九



秦王選之日愚故曰毛遂此舉足以憤趙事特楚無人耳此之謂也獨者趙王與秦王會於渑池之上相如以口舌挫秦王之威趙王歸以相如位燕頗上頗耻之數欲辱相如愚觀秦猶楚也相如猶遂也頗辱相如其於十九人之日笑也相如引車徒避不以為耻且曰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已與頗兩人在若相如則可謂忘小怨識所重者也相如豈嘗學道而與聞乎勞謙之說非耶不然戰國士能如相如之下人者鮮矣司馬遷作史記列傳相如而獨不列遂是或有意存焉雖然遂亦不可少也遂自薦則趙不知遂遂不用十九人中無遂也噫遂其類脫者

評 毛遂矣在碌七一言耳為楚救語亦自有奇見

樂毅

柳宗元唐

大原之蹇兮風雨萃之重志其融兮乘者暴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顛旁皇燕復為齊兮東海洋洋洋嗟夫子之專真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湯以派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毋亦愚是之遲遲仁夫對趙之惆歎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遺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惡陳辭以阻滿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樂殺

蘇軾宋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論國王不成其樂猶可以稱鳴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來亡之不暇雖欲伯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欲也故天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堯舜禹殷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殺之彼亦不殺者獨以為不可殺存建立於卒刑其頭項備之詳而

者而帝亦欲罷兵歸國置侯謀曰吳天亡也急擊勿失吳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殺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直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吳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殺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殺以百萬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壓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吳也夫以齊人苦潛王之強暴樂殺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及其田



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圖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待而不決其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盪蕩之衆而急攻之可滅矣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評 樂毅以百萬兵守兩城不下直為失策豈以仁義服齊哉

樂毅論

方孝孺明

樂毅不救二城夏侯太初以為廢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為行王道之過余曰不然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為之語求其意而不得當觀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者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鑄錐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誰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趨首舉足而望之此其為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於利匹夫匹婦將持擾動而逐之矣何以為湯武哉後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讐圖利之舉耳夫齊國都寧處仁敷惠以慰承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寶貨重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殺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為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宮與即墨毅之心以為在吾腹中可



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變最難百萬之師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教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城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豈有不服殺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教爲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殺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魯之救粟之療饑小食之則不生

之則死者可謂救粟不可少食而飽救饑之爲餘卒本

初曲士不足論獨蘇子之易於言也

評 駁夏侯蘇公不能爲之解

祝允明 明

夫壘榭懸寶期四方士燕后之意良動或曰未知道之不爾夫所求夫士以能應已然後裕人重已然後重人俾慕金而至無廉與重夫本尋末烏貴乎士又何賴焉余求之昭亦知之矣四海一后諸侯不方天子之命於是旁求節藪凡祿百王略誰不奮迅爲龍之雲虎之風時乃七域瓜裂魏名富貴之士選君而趨父母之國不知求之則東厥轅西厥轅憤憤道途苟不設障于此嗚呼忘于彼乃將命价匍匐兩之匹敵之國以冥搜之與若





人物論

謂士必君就而起嗟乎華涓降中乃尚矣宣父東西南北衛可  
任即仕之亦奚必淇之幣先籠于鄆室而後出邪彼哉宮里有四  
海金波女寺而士罔觀則何如哉郭生之馬粉辯矣他日君聞  
馬夏隗非國器弗足以塞無之招故余姑置隗曰昭王君賢  
評 士非金可招然非設禮則無以招士文古而意凝

荆軻

張鳳翼明

予嘗讀刺客傳至荆軻受燕丹之謀而入秦蓋不待秦王之擊  
軻而已知其事之不就矣方丹之始謀也欲劫秦王反諸侯侵  
地若曹沫之與齊桓盟不可而後刺之是以刺王爲亞萊也夫  
旋踵而背盟視其以十五城進趨以六里取楚可徵也當是時  
直宜以必刺爲計內離其君臣而外連諸侯庶幾可以快丹不  
知出此及其不遂也乃罵曰事所以不就者欲生刃之以報丹  
不亦晚矣哉或曰高漸離非必死秦王者乎而胡爲不就也曰  
亦天而已予之所謀者人謀也人謀之弗盡得無遺憾乎  
評 不惜其謀之不成而惜其謀之弗盡亦大快人

荆卿論

郭子龍

嗟乎荆軻之事無足道矣而所以使軻之不能竟其志如華  
政曹沫之所爲則丹自誤之也軻之言曰今提一匕首入不測  
之秦侯所以留者待吾客與祖當是時太子崇已遣秦武陽副

人物論

五卷

四六



之矣而軻必欲待客來俱何也彼固知武陽猶勇者不足與其  
事也夫其陳蓋咸陽之日正咫尺縞素之候而武陽色變衣履恐  
終以敗事使荆軻逐王王環柱走武陽少驚健與之夾逐豈不  
足以當夏無且之張曼而竟不能張一空拳相搏也則太子促  
荆軻而輕用武陽之誤也軻在榆次論劍於蓋聶在邯鄲講刺  
於句踐在燕市酣友於高漸離軻所與遊者非節俠之士則刺  
擊之夫未至步客庸非斯人之徒歟使丹當日少酒更亡遣待  
其客至而與之俱則展宮前秦陸軻必有以得志於秦王矣嗟天  
天將軍六王一四海秦王亦天幸哉丹之急軻軻之客不至武  
手把秦王袖右手提其咽喉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  
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  
尺屏風可起而越驪檀之劍可負而投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  
負劍拔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其踞而罵曰爲整子所欺  
事不濟也夫秦王之欲聽琴聲軻之聽秦王聽琴聲鼓琴美人  
能以琴聲送許軻衛人不解秦聲皆天也不然殿上之匕首不  
中筑中之鉛又不中博浪之椎又不中故曰天之所興誰能禦  
之秦王之不死天也而魯之句踐乃謂軻不講於刺劍之術彼  
惡知王者不死乎

評 太子促行故荆軻不得待客前后總歸之天意奇文奇

策荆軻

王鳳洲明

荆軻爲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詫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攬噴謂之衝而候之燕軍向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沉深巨測也其副悍且嚙口怒而面曰此務勇者也夫爲謀秦王者哉奈何投肉虎狼之口而先杜稷也舍定開行請荆軻曰客何所繇事曰啜邑燕王之章臣丹聞秦王有意害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親與昔獻卿世世稱北極深察當比於臣妾不諱秦王亦肯幸赦燕石寒泉子曰異非野人之所任也雖欲試爲子生言策之十一夫秦料國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

思慮皆在王世與合策已吞二國卷三晉即燕之兵且謀秦

易水太子爲欲地之足以範秦王而警首之足悅乎得燕故地焉往得太子策者焉往爲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爲曹沫所爲及諸侯侯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主而外實諸侯以延呼吸之命矣夫非也幸而計遂爲曹沫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矣玉勒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覆秦也兵必速加燕計遂以殺王秦之易王也如反覆而用兵如脫兎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生語度秦王之震然怒也兵又速加燕而杜稷墟燕之子孫之無噍類也殺秦以名而快其忿鉤其鬻毒其吻荆軻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母也子行而獻欲地雖昔秦王必誓悅悅而子說之以寬



燕而伐桀楚必從秦兵發于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賈購齊使  
悉困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賈購匈奴悉胡騎田五  
原躡其西北以重金賈購三晉之亡臣大夫而悉集兵數十萬  
壓之必群起而響應夫秦重兵擊於外而內空虛因捍不遽蹙  
發於不虞之燕其亡秦必矣子爲盜俠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  
死于荆卿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勿泄也澠別謂秦武  
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劫許太子  
而倍之是愛吾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評 文奇而議策辯而正

荆軻

林奇石明

荆軻刺秦之最下者也太史公列之詳矣論荆軻者多以輕用  
其術自取滅身促亡人國爲虧罪嗟夫其論軻當矣然以爲論  
之虧之術不行于秦其亦天未厭亂也哉蓋秦之虎狼之暴殘  
累世富強之盛并吞囊括取光王之封國而囚殄其子其殘其  
民井田則壞典藉則焚經生學士則坑殺一以斬割刀鋸夷賊  
待天下天下之苦秦者不特難爲然秦不特丹爲然然秦者  
不特軻爲然顧六國之君無有奇士與之并力同心期得志於  
秦者獨丹以慕義之心而感軻軻亦以慕義之心而應丹不得  
已而爲驚秦之計恩欺以一劍制秦政之死命夫秦政之虐方  
厲如鐵鉤于將不可輕犯丹與軻非不知也六國之謀臣烏集



猛將雲屯強兵勁弩犀車銳矢橫槊利刃易馬馳車當從而爲  
一猶不敢西向以窺函谷而軻乃欲挾七十之匕首進三尺之  
劍藉借力士一人以應虎牙而僥倖於萬一之或試噫得非昧  
且愚哉試計軻之意良亦有說毋亦曰孟嘗君以劍俠重魯矣  
平原君以劍俠重趙矣春申君嘗以劍俠重楚矣信陵君嘗以  
劍俠重魏矣之四君者皆以劍術爲秦敵而支其國於垂涎秦  
虎之吻吾上之不爲貽書之連合從之秦次之又不能如四君  
之蓄客任士以殺強秦之勢則亦以其慷慨之性推理屬翁之  
技奮而爲丹用以庶幾於權祖龍之魄幸而成則爲虜類之毛  
遂不幸而不成則猶不失爲慷慨之相如天而不欲成秦敵之  
虐乎吾之劍可以得共於秦政是以匕首而存楚也天而欲以  
蕩秦政之虐乎吾之劍不惟以殺身而葬亦以此覺也燕且望  
矣而身不足恤吾之義亦可以無負子丹而有辭於天下後世  
此則軻之所以不重其術而輕爲棄用也故當其時使技劍斷  
袖之說不行于殿下之士而荆軻把臂中胸之術得售乎政則  
六國之君咸者滅矣未滅者幸以存也瘡痍之民咸者滅矣未  
滅者幸以存也井田壞矣未壞者猶可講也典籍焚矣未焚者  
猶可攻而存也經生學士坑殺矣未坑殺者猶可欲而求也此  
非天乎惟天之意不在是而在政也故軻不得迷其謀究其術  
若良工巧冶之所鑄而滋以鴆膏試以人血而立死者一旦竟



爲殞身促國之具噫天也軻如彼何哉然則軻之劍非不可以  
斃秦也天未絕政也軻之術非不可行于政也不可行于未絕  
政之天也噫之毒藥置之酒中可以置人于死而賊獲之進者  
偃而小矣不然良之椎亦軻之劍也副車之中亦卽圖窮之見  
也而良則免軻則不免何邪嗚呼當天音步之猶在秦也則六國  
之謀臣猛士堅甲利兵且于秦無如何矣而何以獨罪于軻當  
天音步之既去秦也則戍邊鋤穢之卒且羣起而賊秦族矣亦何  
事於軻之劍世之論不察天人興亡之故而徒據成敗以論人  
物其何異於得不藥之病夫而各責其庸之不善藥也哉是以愚  
嘗爲之論曰先王之道不當天運之一厄則秦不得以二戎伏  
之裔而主天下先王之道不素天意之有續則漢亦不得以一  
亭長之弱而促強秦故均一劍也或用之可以平天下或用之  
不免於殺身而亡人之國至其用之善不善或有致之而然者而  
未必無天意存於其中也愚獨喜于良之不售于一椎而卒能  
斂鋒以待秦之自斃而報韓之志得以遂獨惜夫軻之不能爲  
良而平生所學之術聊試之而一敗塗地也後之學劍者既有  
其術而又能揆之于天則可不失一匹夫斯術也豈特一匹夫  
之技而已哉

評 軻之劍卽良之椎吳華胸襟豈尋常可測壯志不售爲

之短氣大槩與郭公之意相類



蘭相如

華表明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壁驪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謀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知勇可謂兼之矣

蘭相如論

王世貞明

蘭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爲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許趙而會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以得其情則弗與不得其情則與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言即弗畏之則弗予與兩言決耳秦之何既畏而後懼其怒也且夫秦欲善趙弗予璧而無所與直也入璧而秦弗與誠曰在秦

秦城出而璧歸趙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若善壁其善善壁則肯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千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言執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棄芥也大王弗予城而始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予璧也今秦何使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懼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嚴師而善壁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蘭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動渾池



柔信平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成之哉

評 相如則請教語自可以動秦王惜當時見未及此

藺相如論

秦元偉 明

藺相如之完璧歸趙楊龜山深非之謂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澠池之會極之暴虎馮河兜而無悔予以爲不然凡至險至難之事非有智勇各膽勇垂定於胸中而欲從倖嘗試於萬一未有不敗者也相如之可使已見知於終賢而方秦璧出使之時已極完璧歸趙之計而許於趙王之前矣果能不辱君命使趙里於九鼎大呂渾池之會事懸在於一擊之間而秦不敢動使

以眇然七只之軀而當虎狼之吻哉大抵戰國策士其奇謀妙策弄自與儒生規規規規者不同觀者自當別論龜山乃以常理當法束縛之豈不爲相如所笑觀 七國家之急而克一已之私以下於兼顧雖儒者懲忿之功未之及而豈可以輕議哉夫以楚之強豈不大勝於趙時其臣之智畧勝勇異有相如者雖以屈平之忠而懷王不能用也故卒爲秦誘執之以歸客死於其國而其子橫復迎嬖于秦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以國無重臣故耳如相如者其易及哉抑戰國之士其料事多奇中載史書者不可勝數藺相如之使秦料璧之必能歸也毛遂之按劍料徒之必可成也張儀之敢於歸璧料已之不能死也侯生



之特遣朱亥料敵之必見疑也商法之不去魏料惠王之必不殺也孫臏之所樹大書料龐涓之必燭火也孫臏之許嚴仲子料侯累之必可刺也張良之擊始皇料太索之必不能得也豈如豫讓徒仗其報主之義刺軻徒恃其匹夫之勇而無成謀善笑以取敗者比哉

評 相如有成善非嘗試於萬二者龜山之論果近於迂

白起王翳

司馬遷漢

卻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翳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前驅宿將始望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論合取容以至切身及

擬對白起

王宗沐明

秦昭王四十九年白起爲將攻楚夷陵敗趙長平以功封武安君昭王乘勝欲遂取耶聊武安君不可不任行乃使五大夫王陵王齮送將吳不下昭王與應侯雖臨強之終不肯且有餘言昭王怒遂武安君不得留咸陽旋授使者以劍賜之死使者行及杜郵將命武安君信且駭引劍良久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死耶使者發旁笑曰孰謂武安君之知兵也今乃知武安君之不知兵也武安君曰仁者周身而孰計智者後生而惜名自起爲秦將也而逼秦魏陵楚趙斬首百萬取七十城合變出奇使秦



人虎視于天下今以智之盡也以至于此而使者以爲起不知  
兵何也使者曰僕聞將軍之所知者獨擊刺旗鼓耳且將軍以  
爲秦公之所缺者獨戰勝乎武安右曰然曰是乃將軍之不知  
兵也夫兵者除暴禁亂修德後時故不和於衆者不可與成功  
不協于內者不可與慮敵語曰武于政不武于勇武于廟廊之  
內不武于四境之外伏羲神農教而不誅堯舜禹湯誅而不怒  
慈與阻兵以逞其無少休者哉秦之威懼天下於吳王也數世  
矣權虜士民疾取諸侯矢之所加無虛鐵非不快意然猶恐其  
自焚也而主君新立將軍為將竭轉輸之力選天下之會伍伊  
邇之將珍寶視之衆迫虎竟陵迫取無所長平懸危坑其卒四

十萬人秦王適于志盈于慮以爲力征可以盡天下故後收餘  
衆以臨卽卽是抱火積薪處不再討而將軍至是乃始以爲不  
可秦主軍復以爲憤哉方今諸侯或亂或安士並歸是非禍濁不  
可勝理于是乃廢文宗武厲其繕甲效勝于戰原由此言之天  
下之勢遠末有所定也而將軍爲王辯朝夕哉孝公遭橫斥之  
忿日痛于心設官分土以延賢士而商君用城後變法教戰密  
刑虐民罪不諱於太子今必行於徒木比其車裂也而秦人莫  
懼故自商君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上昔功非古昔也昭王耻  
無王處心積慮而應侯入然釋侯之責而死於囚太后之親而  
遷于別室故自應侯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疎骨肉而急成功



也將軍起庶長歷行伍不謂不願庸然楚宗社處劉其主長  
平之事趙人若醴雞焉而使天下不樂爲秦之民故自將軍之  
用也而天下知秦之殺降人安殘忍也秦自文公居汧渭之會  
卽時陳實天所錫命非費之勳獲襄之霸載在王室漸艾衰積  
以有此土西有巴蜀漢中以爲利比有胡貊代馬以爲用巫那  
黠中有天下之二睡足以稱雄國制形勝雖無三君僕猶知其  
崛起于天下而徒寵其政柄益之惡聲及三君爲秦謀不忠而  
將軍之計猶有所愚也武安君曰願聞愚計曰將軍以爲長平  
與卽卿孰堅曰卽卿堅曰將軍與卽卿孰善曰卽卿善曰卽卿曰然  
則以將軍取長平以計之得也卽卿曰不然卽卿曰卽卿非計之失

也誠易其事成敗之數未可知也王者務博其德伯者務當其  
民強者務鳩于敵武王克殷禮高容封比干而王業定楚莊於  
卽伯復之轅門而楚霸秦不能無欲於天下而使天下皆知其  
必死以逆執事是誨之戰也夫四十萬亦衆矣申包胥孤臣出  
奔亡師存楚齊人不戒遂人飲戍者酒齊師蹙焉竊當其時脫  
一趙人咸識其必坑而借一以與將軍決僕恐軍幕之次有滅  
血矣是吳王齊桓之跡復見于今而周武楚莊不足多也是將  
軍之計過矣夫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四時迭退無居功焉秦法  
有封土而無分功人臣有竭忠而無必效故威震其主者身危  
功益天下者不賞不識不賞之復爲危耶將忘其危而直不賞



耶是兩者非將軍之所處也將軍本於郿戮力四討不數年而  
封君侯將軍之效于秦與秦之所以報將軍者皆處於隆矣而  
未有變者將軍堂謂威趙矣邯鄲不舉趙不可滅而將軍以為  
不可是自貳也則王以為將軍有遺慮將軍任事二十年未嘗  
番行而獨于邯鄲畏焉若怯則王以為將軍有遺力庶侯藉寵  
又其誠心不能下知邯鄲之不可取而必以強將軍者豈失計  
耶而將軍不行秦王不信是庶侯之得間也將軍尚不能辨口  
結舌幸其無功而有餘言以慚秦王秦王慚且疑而庶侯同之  
其所以收將軍者直不賞哉雖欲無今日不可得矣且侯較之  
張地千里趙也亦千里其令之所息亦累相承趙人長平一敗

而死者四十萬老弱之骨動于陵山是全趙之民不足以當秦  
軍之耳勝秦人雖勝而物故亦多死者完者其殲瘞慶帛  
之具出于私宮償十年之田也而廉賡不謀是全秦之力不足  
以當將軍之耳戰夫耳戰耳勝猶未足以舉趙而帝秦是將軍  
之兵如竭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復魚也師之所處而利  
棘生大軍之後而凶年繼明仁人治兵歸甲非相陵也三晉之  
人死于秦者累世矣而未有效長平之酷者其民劍腹折頤身  
首異處膏血潤草野頭顱給饑饉趙父兄怨將軍深入骨髓使  
死者無知則將軍之德不勝趙父兄之口死者有知則陰守將  
軍者環于庭矣趙人今而後得及之僕庶將軍之不速朽也而



獨秦王哉武安君惘然曰起今乃知處所矣王賜劍不如使者命之利也遂自刎

評 長平坑卒武安君誠慘矣杜郵賜劍其天道之好還乎  
讀至此者無知數語令人毛髮悚然

王翦

王維祺明

古者天子拜將親推轂而命之曰圖以內寡人制之圖以外將軍制之任何專也為將者亦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感何重也任專而主不疑威重而王不畏主之疑是遵何術哉心之交孚所由異也周德下衰忠信薄矣君之所為降體而授節者非誠有心節之寄也不過藉其死力耳臣之所為汗馬而樹功者

非誠有社稷之慮也不過欲居其成功耳當其時刻度大夫以狙詐之習轉相傾危者比比也况秦猶虎狼之國秦王為人又但中而輕食人彼建功譚策之士得以功名終者幾何人哉此剪之所為日夜澆薄懼也伐荆之舉王蓋許之勇矣其不用剪者非靳六十萬之師也以為而將恐不利於秦也王疑剪之心已隱隱伏矣既而強起諷陽卒用之者非輕六十萬之師也欲急其功於荆不得不屈從其謀也而疑剪之心豈頃刻忘哉要為秦名將一將而拔趙再將而定燕三將而滅三晉其樹大勳已非一朝不獨秦之諸將畏之敵國之君臣皆畏之忌其威而樂其敗者豈屢矣矧此一將也以全秦之兵而瑣之方城漢水



之下繼李信之後而示以掠地破國之鋒則其功益聞其威益震其思以中傷之者又不知其幾矣使留於此時不早及其君方嚮而亟爲田宅之請以自堅安知不有誘書益區如樂羊子者乎安知不有及間阻功如樂毅者乎安知不如武安君之以讒死者乎夫勇略震王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見古記之剪也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秦王以多疑之主聽忌者之說剪之不爲溝中壻者蓋無幾也此剪之所爲日夜澗澗懼也是故其數以田宅請也王笑之廷臣非之而剪身爲之剪豈不自安哉昔虜自徒爲子孫謀哉剪豈要功以自恣睢者哉單互之志以奔彼之忌張互之欲以解彼之疑上以安秦王之心下以釋

人之口卒之功成名立而無有不測之險姬離其爾善哉剪之爲術其慮深而其防豫也蓋至於淮陰之事有其借焉淮陰以蓋世之功固漢將之翹楚也一旦奸人告變竟成不白之獄至今猶令人扼腕夫高帝寬仁之主何獨於信少恩哉信之禍機已召於假王之謔耳剪之所以得免者非剪幸而信不幸也信之爲術疎剪之爲術得也嗟呼人臣何樂乎以術事君哉自古處危疑之地莫如周公公也不以流言廢凡几之度日惟忠惟孝惟冲人是懼而已卒之天威以彰而王心以悟誠不足而濟之以術此衰世之風也故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不得已如剪唐幾善自全哉



評 勘襄世君臣相愚計術真得誅心之法而詞古風雄識

高神王所謂秦人事秦人文也

魯仲連

司馬遷

魯仲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于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屈於諸侯豈設於當世折椰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稱者亦可謂執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魯仲連論

楊維禎

戰國之士非游說則游俠耳獨魯仲連不涉從衡之利稱天下士也嘗見時秦為七國雄齊楚燕趙韓魏志在於殫秦故重得士往往致重賞割封而處居左席以來之於是雄誕之徒奮

口舌之能以席筵之然而六國之師莫不為秦後出之國十倍之地

而能拒雍州之險秦乘戰勝之氣驅虎狼之感驚韓魏制楚趙

勝秦謀楚囊括并包之志固不待於莊襄之後也向之從親會

盟掃血之君而今日割地求和明日遣子入質若投肉餒虎馴

至聚寇豎冕以臣妾之呼秦不稱帝於天下者一髮之間耳孰

謂布衣之客不在卿相之位無尺寸之其而欲恃三寸舌挽天

下既去勢之方難哉夫以片言足激何有破一國之變通海一

死矣足活上黨四十萬之命方且圖脫諸侯於顛臨之地亦壤

壤矣今也三晉之君一聽其言而作其委靡潰敗之氣大梁之

使聞其說而起其凌暴長繯之心使秦未得志於天下者又四



十年烏呼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馳車馬奉土膏磬走關中秦且儼然以擊洛之周自處矣及其拒五城之封秦如敵吳郢千金之壽較於鴻毛高節雅度照曜千古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是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連之不屈於物者氣以勝也謂之天下士將無愧吾至夷之四游說也游俠也比諸妾媵者吾不得同日語也大史評鄆陽同傳儉人豈其倫耶

魯仲連論

湯聘尹明

公孫子有言仲連非高士也士以肥遁爲高不有鴻冥鳳翔乎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見斯與洗耳而欲指者賢相儔伍矣新垣衍之入趙必介紹平原君以見之而對其辭統參數百言

身既隱矣馬用文之非巢由所謂浮沚欲求聞其名譽者乎天下安得而高之曰此仲連之所以成其高也夫伯夷隱於海濱矣而武王伐商何以有叩馬之諫茲尚訂秦存鄭欲賞之高以其爲徙東夷終身不返夫海濱之志亦幾少處可謂理亂不知矣而必於諫周爲綱常計也必於存鄭爲宗國計也秦上首功以陵六國權使其士虜使其民非周室之罪人乎魏乃歎從而帝之以紆趙難是救燎原之火而葦膏疊薪也其何紆之有六國之甘心於僕妾也不足惜也圓室猶在置之何地秦之帝不帝周室虛名之存亡六國社稷之安危係焉是天下一大機而仲連安得不一出其身爲之排患難解紛糾而濯厲之也仲





連誼地行出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不待無忌爲符之救而先以奪其氣矣平原對之不得爵之不能而千金爲壽一笑而卻名榮而身潔其孰能匹之及田單復齊七十餘城而聊城歲餘不下士卒濱死仲連一射書而將殞城潰夫仲連齊人也潛王之變類田單克復而頓兵聊城經年不解脫使齊病而燕養復如望諸君之長驅齊之爲齊未可知也仲連豈欲沽名於濁世而自謂一紙書賢於數萬衆哉夫亦不忍斯民之暴骨而晏示國之復危耳黜秦以振綱常克燕以存宗國勞茂而不有功高而不居蓋至海上之逃而蟬脫於濁機矚然不滓與伯夷弦高爭烈矣君子曰仲連之救世也行中世其逃世也身中清故取人於戰國自三子而下吾必曰仲連

評 却秦帝則爲周下聊城則爲齊連直入下士也奇論

田單

司馬遷

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可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遠人開戶後如脫兔逸不及拒其田單之謂耶

范雎

司馬遷

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言信哉是言也范雎秦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狹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番功於天下者固強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吳二子不得志意豈可勝道



八中論  
哉然二十不困既思能激乎

范雎論

翁全堂明

傾險之士非能得人政也傾險之說非能動人聽也各在聽者不察爾范雎者戰國中最險士也登善餘息囊粟入秦一旦進說秦王意投志恆扼元舅之尊親奪其相位而恣睢所行母后介弟皆斥不曼慶自古說易行而國政易得未有若此甚者也然其當立唯能哉秦昭雖王政不出上則不勝其母下則過於群第而外又有穰侯東園鈞也心不平之惟欲得一人建一策收以自歸久矣適此而雎以險語中之王其不深入哉今觀雎所計畫雖有遠交近攻畧可施用其謀非誰人骨肉則毀人

功伐語也是果足動人否中大誣妄則曰非不知今日言於前明日身死於後死而有存於秦臣不惜也但恐臣死之後天下之士回首暴足莫肯向秦者嗚呼不恤其危而憂國之無人與宗臣之乏我也非羈縻之臣所與也昔者比干為商貴戚故至死不志商屈辱為楚同姓故至死不忘楚唯之於秦何如哉未受釜粟未搯一命而遽欲為秦死且不忘秦斯非欲則則矣竊有竊者必詰詰之云先生其愛秦矣先生秦何感也秦亦何德於先生一也秦之與喪又何與先生事而先生適憂不釋以死也雎其將復何辭可詰而不詰辭可窮而不之窮則誠不察之咎矣險何能為豈然秦昭非不察也惟不暇爾范雎一作樂辭而昭



已皇無諫直至有禍以寡人不沒社稷之語雖惟不言出耶  
嘉謀美尚邊許其為險又進知其為說

評 唯願為秦死誠為諍諫然其言纏纏足聽又誰疑之此  
况不暇疑乎妙妙

茅焦

湯聘尹明

嫪毐之亂秦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焦也  
後至不畏鼎鑊而力諍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烏復為母子  
如初諫者以為諍考此妙之錫額不足過也噫長信非母弟之親  
宣淫非溺愛之比秦之先王有知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  
為楚也亦則不為父也母誼替之黃泉先王在廟里亦不足以謝

先王而何焦之汲汲於諫也春採之義絕不為親於文姜則然  
非仇母也以父而仇之也帝太后非莊襄之仇乎始皇意得而  
母之雋其未聞春採之義耶且曰車裂復父撲殺二弟此何人  
也而父之弟之其忍污諸口吻哉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  
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為卒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  
併吞是始皇之業從者非為天性之親也欲帝秦之速成而懼  
諸侯之連衡也然則焦之諫固戰國之奇士而亦頗考叔之罪  
人也

呂不韋

司馬遷

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陰左右



八物論  
未發上之難郊毒惡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置蔡卒以反祈年  
宮發吏文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成其宗而呂不韋由此  
繼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呂不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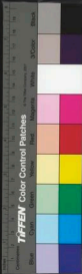
蘇轍 宋

戰國惟秦雄強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  
皆以秦奪得之其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秦亂欲假手  
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機納妾於子楚以亂  
其心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  
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視其微孰知  
其故哉

呂不韋

張鳳翼 明

說者謂呂不韋非賈人也採奇貨于異人收重寶於秦國亦知  
矣豈或予曰非知也不韋益奸雄而實於賈者也但天造欲滅秦  
而彼以心計得之耳蓋好戰之國必亡天固惡其殺也六國好  
戰而秦甚焉六國當亡則秦宜先之秦亡則六國不亡矣秦則  
不韋之巧千代秦者乃天之巧于伐七國也而豈不韋之智勝  
哉黃歇之于楚以斯術也而歇用以自頤則政之棄秦不韋之  
自殺皆理之所必然者不三世而秦亡不韋之嗣亦成孰與為  
陽狂大賈世其貨之為智哉不韋陰謀亦天之所惡也天惡秦



不及待漢故假手不帝以絕秦之嗣而秦之國以戒秦滅六國  
六國亡亦可以無秦而呂宗成是天三降癘惡之與一千秦并  
子六國三千不韋之子孫也而不韋以奇貨自傳曰苟非德  
義則必有害其斯之謂與

評 三降癘惡之與可謂巧於論天

呂不韋

湯聘尹明

世傳不韋以呂勿靡六國未亡而秦先亡古今遂神其事而固  
信之愚竊猶有疑焉夫不韋自異人爲奇貨而以美人釣奇事  
誠有之然異人請而婦之至大期而誕子未必請之時邊有孕  
兒雖有娠不韋其肯輕視之而亦孰從知之耶果有懷而後獻  
當始豈在趙而母子俱歸其始獨不能語子以呂氏之胤如齊  
東昏妃之於蕭繹耶如語之故始皇必不忍忘一本之系何至  
忿然曰何親於秦號曰仲父以秦先王之功且躬出其後而俾  
之遷蜀以絕離竇容遊說萬端而莫之阻亦自知靡非呂也不  
然豈以始皇之才而不逮蕭繹耶始皇自以功德兼三邁五臨  
氏祖考曾不足其睥睨豈不能追崇其所自出而使之北面僕  
僕亟拜耶然則呂易巖之說何所自彼六國者及覆傾危之流  
安知其不釀是說以悅主君而間敵國也世有昆季謀嗣者或  
造飾其言而誣其非其之子桓溫亦誣東海三子非其所出嗣  
賊國之際出於好華者之口一人唱之十人從而和之遂至巨



古今而不能詳然則牛金代典午之說亦可疑也或曰果爾則  
晉歌之謀於李道見之代宋亦無徵歟曰春申進李園之妹李  
園謀之而楚之國人共知之也若宋昱出於道兒六官誰不共  
聞夫豈即卿曖昧之比乎以呂易藥六國之客好事者為之未  
可知也獨考之文信侯位為相國戶食洛陽其視多財善賈何啻  
萬倍而乃宣淫於雍宮身臨不測之罪豈其春秋徒作不燭天  
地萬物古今之爭而不善居功歟咸陽之布亦荀卿之徒之言  
而非不書之書也訂獨辨呂易齋未必然是下卓見

荀卿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明  
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沿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  
尊信孟氏而孟氏益尊則雅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  
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  
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豈存而醇  
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  
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曾在軻  
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  
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  
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少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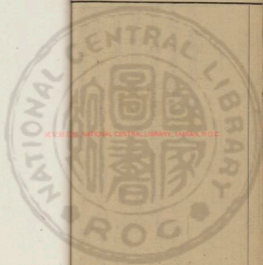
荀卿

蘇軾



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冠屨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其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也天下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其令夫小人之爲不善道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亦不過感而不可改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滅去丁之六經書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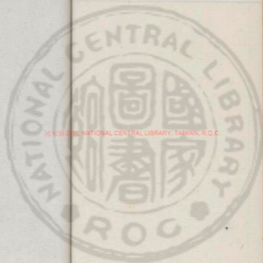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23/03/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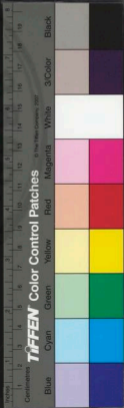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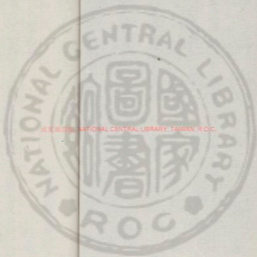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5  
2010000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司馬遷

秦始皇

秦之先柏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夏殷之間微散  
至周之衰秦與邑于西番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  
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二王而羞與之作善哉乎賢生推  
上夏之也

秦論

班固

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養并  
天下極也徵養會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制作政令極



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踰參伐佐攻驅除距  
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驪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  
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  
去戾任用趙高竊說言乎人頭畜馮不威不伐惠不蕩不虐亡  
罪之不得臣殘虐以促期斷居形便之園滄不得存子嬰度次  
得嗣冠王冠佩華綬居黃屋從百司謂七胡小人乘非位莫不  
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罷長庶却顧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  
間竟誅滑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  
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國中真人朝霸上素車纓組來其符  
璽以誅帝者鄼伯才旌斃乃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捷魚爛不  
可復全且誦司馬遷曰向使果有中主之才不僅得中佐山東豈  
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之積業天下土崩  
瓦解雖有固且之才無所後陳其巧而以責一旦之孤誤哉俗  
傳始皇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後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  
通時變者也紀李以御春林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  
高未嘗不徒其決憤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評 此贊乃班固因漢明帝問及遂猶遷短而若論如此記

立自古絕甚不類孟堅他諸作

秦秦始皇

王世貞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前之王



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  
商鞅為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使之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  
於耳孫其晉世世入秦庭而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  
織士不得拱手奉先王之業蓋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若  
嬴王者頓著於萬國之下而周不祀矣是時六國之邊秦者四  
而其半已為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  
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  
為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  
夷之楚即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城之  
藉今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  
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昔人有云湯武雖取而順守之而僭者皆以為非愚以為未可  
非也夫桀紂者誰之後歟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  
之矣桀紂二王雖惡然不能出於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盡  
被其毒也即不忍而誅其君弔其民立其近裔之賢如若微箕  
者而匡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殷完國也非若紂王之如桀而  
不可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  
人與其政之仁而亮其心之無所異而姑為之稱曰順天應人  
然猶不沒其過而時見之天子之不縛下湯武也乃其所以不  
純朕蓋晉也近世有監儒立氏者不得其說而輕於持論縉其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Color Black

統而削之嗚呼是身爲借也

評 論駁極工

過秦論

楊慎明

有問于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併之說用天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爲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力架奮竄以爲果巡海石以送日俄而龍魂斷於沙丘鮑魚

陸閩平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圖樂之戈已及於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密未及盡相勞而赤帝兵入已翔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閔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燄電光之一瞥吹劍之一塊左螭之一蹶南槐之一夢也須臾之在億千稔米之於大塊實似之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夫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于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綱委于秦以訖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

後授晉劉頊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評 可與賈生論並駕

坑儒

賈至唐

昔秦滅義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童懷書捧檄者讎集廢室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寃骸積於坑谷流血染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嗚呼秦皇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國掃天下以一尊受群雄如寸草建官罷侯大權在已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業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而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實則唐軒盛矣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難系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與儒之所忌也秦之所志非天儒以本儉為宗秦則疲策生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讓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誣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知播棄典墳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 評 推秦焚書之意尤奇

廬生

王世貞明

廬生等相就坑擇廬而嘆曰天子余之無罪也余死將誚諸孔子監者叱曰嗟生惡無罪主上既以焚孔子而召諸儒生乃倍



孔子來見乎柳，匿孔子乎倍而來不義，匿而華不忠，夫仙柔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遇也。而徐市等乃面相設欺，廢膏血而奉之又，其以子弟爲大海，請儒生從史如決流，浪有後言死者而無知也。奚所詛死者而有知也？奚以見孔子？盧生實然，雪涕曰：「死脫矣，先脫矣，乃就坑。」

評：盧生等之坑誠無足惜，然坑者豈盡盧生耶？

坑儒銘

司空圖唐

秦術戾儒，戾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廢。天復儒讎，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評

坑儒坑秦，萬世痛快。

由余

蘇洵宋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非以盜賊夷狄之士可爲也。以賢之所在焉而已矣。夫賢之所在，畧而眷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爲耻。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是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管與秦也，而管與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穉王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韋於衆人之議也。未嘗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

儲高

蘇軾宋



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偷亂者可謂密矣  
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  
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  
而遺家殺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殺見始皇病太子未  
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  
所不及聖人之治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  
皇致亂之道在用趙尚夫閻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  
碎首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一人號稱善良  
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儆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  
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皇帝主亦湛於趙高

恭願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當當廢之餘何能爲及其  
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固友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  
皇漢宣者

評 明宦官之禍重爲後世戒古金鑑也

李斯

司馬遷漢

李斯以閹閹屨諸侯入率秦因以珉璽以輔始皇幸成帝業斯  
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輔主上之闕  
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屢獻酷刑聽高和說廢嫡立庶諸侯已  
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夫



李斯

蘇軾宋

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李斯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先爲輕  
典以夷三族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  
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謂鞅堯舜智湯武矣及  
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其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  
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熱視始皇珥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  
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秦法之素行而臣子  
不敢復請也二人不敢復請亦知始皇嘗悍而不可回也豈料  
其僞爲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  
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夫以平易爲心忠恕爲政則上易知而

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險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  
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缺立立信  
於徒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廟以及始皇秦  
人視其君如鬼神雷霆之不可測者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  
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  
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也漢武  
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  
戾太子之悍則寧友而不訴知誅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  
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寧死與反而已李斯之  
知蓋足以知扶蘇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

果於殺者

包丘子

張之象明

包丘子者秦時人也不詳其姓氏蓋隱於包丘之下故稱包丘子云始時嘗受學於趙人荀卿所與上蔡李斯同師李斯自以不及包丘子包丘子家貧莫贖高廡築志勵節布褐不完菽食不飽嘗結蕭蕭以自給不受贈遺里中豪者子或非詆之不為改色李斯將入秦顧謂包丘子曰斯聞之得時者昌失時者殃今天下鬪爭客者主事子當是之時而懷璧退隱不求世用內無以養外無以稱將畢命溝壑而已夫人處百齡之內殆等駒隙何乃自苦乎包丘子默不應鼓琴不輟斯遂巡而退有愧容既

而李斯西入秦事始皇帝遂立功名日益以顯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為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尊寵煥赫富時無兩於是包丘子遺書風之曰蓋聞物祭太盛鬼闌高明鄭語云惑者知返迷道不遠如不知足則失所欲足下位宗尹望名巨泰山而不察損益之際忽持滿之戒必有覆滅之禍矣夫螭繼不耻卑棲知所遠害也靈虬不耻污泥知所避患也願子三復計之李斯不從秦二世二年果以郎中令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論腰斬長安市斯出獄與其子俱執仰天嘆曰吾早從包丘子之言不至此遂父子相天而夷三族其後數年而漢興高祖即位雅聞包丘子賢徵為太子師固辭不拜將妻子逃去入

大滄山採藥以壽終其所著書曰包丘子言養生之事甚具有  
子三人頗脩其先行俱爲巨儒亦不願仕外史氏曰語有之鐸  
以聲自穴膏以明自雙以故無赫赫之勢者亦無戚戚之憂李  
斯起閭閻于萬乘卒成帝業非不尊遠矣而懷棟斃寵不知變  
計及既陷大獄始悔不用包丘子之言不已晚乎包丘子隱居  
鎔壘蕭然世表如在孔門雖季次原憲之賢亦不是過矣卽漢  
之錄隱節者直言四皓然四皓暮齒猶爲漢太子一屈而包丘  
子性在丘壑沒世不返又烏可同日而語哉嘗觀古逸民復多  
不具于篇余是以表而著之

評 包丘子奇士哉非稽張公鮮識其人

擬答李斯

李夢陽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授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  
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顧詩爲二世次書  
遺斯曰見丞相事辭甚感朕竊怪丞相忘其大而授乎細拾毛  
瑣之行而捐乎赫赫者也朕甚感焉先王幸來憐黔首立詩書  
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說書焚  
之夫詩書何患于丞相哉諸生之坑咸陽也朕自知識聞此事  
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耶朕既與  
丞相決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  
行喪未發輟感擅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余毒之朕口雖不言



於心獨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爲朕則得夫如先  
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于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殉天下  
是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則  
欲爲桀紂耶夫讒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  
侍始皇帝始皇帝未聽或左右躬兵黷方殫天下之財勤事四  
夷內外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甲  
息戈振百姓之心乃言治馳道與遊觀見主之得意勦爲已有  
抑未矣且則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  
乎赫赫者也夫聞地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  
調陰陽輯和其人民使人人親其上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

也且丞相將邪相和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信  
臣未久關中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帛而鬪揭竿而兵  
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利蓋相切望於道其容安在丞相子由三川  
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甚至詰廷尉李斯覽書泣滄良父仰  
天喟然嘆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讞論具五刑腰斬咸陽  
市

評 趙高最忌李斯果能以此書言詰斯亦無辭以後

設扶蘇訟書

柯維騏

秦始皇崩沙丘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詐爲始皇書齎上郡數  
長子扶蘇及將軍蒙恬罪並賜死扶蘇不敢復請乃爲絕命書



以獻曰臣聞勇者不避禍仁者不撓節况國聽於君家聽於親  
先生惟命誰能辨之臣以不肖干陛下重怒安抗必行之令祈  
必不可得之恩或屬錢在而扶蘇豈敢愛其死然爭之本末不  
容不自明也臣少讀易至無妄吝已之辭當疑其事乃今信為  
真存耳嗟乎嗟乎臣何辜而惟此禍和夫父子之愛不可解於  
心者也自非及德情道之人孰不欲親享公名而身共其不幸寧  
之慶哉是故適而茂諫勞而無怨此聖哲之懿訓生人之通道  
也臣雖愚闇竊聞斯意久矣夫人非竟舜孰能無過陛下信任  
之臣如李斯輩皆持祿容身其敢匡諫臣為長嗣休戚同之關  
乎射人或謀笑而道或涕泣而道何則親疎之情異也獨有笑

然籍之後廷有坑儒之慘惟同家初定之方驗晉末集而謂編諸

法孔子皆繩以罪非恐失天下心用是畧陳衷悃于胃感嚴不圖  
拂意見疎監兵上郡自離膝下於今三年瞻望闕庭儼若咫尺  
切慮陛下輕萬乘之尊違九重之靈寔是起天下西視東封從吏  
之臣率以所延壽命為辭殊不知川途險峻幾就同隙供億日  
繁宗民死爰骨作臣且忍默而不言坐令變變起覆而荆棘生於朝  
也臣亦按往事取情強晤何補弟念先公終公悔過自艾卒能  
顯名諸侯延休後嗣臣且忍絕望於陛下哉嗚乎詎意竟以此  
獲罪耶詔書云扶蘇蒙恬將兵屯邊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  
頻致上書誹謗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嗚呼其弗諒之



其美陛下泚一宇內匈奴遠遁邊境晏然臣等感戴感靈又何  
功之可樹若鴻臚士卒將軍任耳臣受命監兵何乃吹毛而求  
疵也且夫懷宴安而厭險阻覲寵幸而嫌疎遠者常人之情也  
儀險阻而不辭處疎遠而不忘約君於善者臣子之義也臣輸  
忠行孝不蒙省察而繫以常情律之昔人云欲加之罪何患無  
辭臣誠有死而已夫復何言嗚呼古今以諫獲罪如比于剖心  
子胥港身繪曰戚屬耳繪曰羈臣耳父今生我何若是忍也若  
乃衛宣于侯寔由境倫晉獻于申生寔由嬖寵陛下無二者之  
過而其心焉與臣之所未喻也宜臧惑者假誹謗之名以售諛  
欺陰謀者倡佞媚之說以傾僉獻夫撻打之誤曾參不免臣賢  
不逮若人而讒者時乘陛下惡得而無待也陛下誠思之而詳  
察之倘有讒人交亂其間幸救之豺虎肆之市朝以雪臣寃更  
冀收臣骸骨埋之鄜山之足庶幾陛下百歲後魂魄相依生雖  
棄捐死得安適無所恨矣神遊氣短不知所云遂自殺胡亥得  
書喜以示斯高曰夫固已寔之幸矣哉其不復請也

二世子嬰

顧克明

高作秦皇廢置其君在其掌握胡亥起十七兄而篡其尊函父  
之業薦作昏德擊宇宙而鼎護之百姓之欲爲亂者十家而五  
六十室而七八驪山之卒未放而陳吳之徒奮其曰提編袒大  
呼而天下從之如流水匹夫以爲湯武調戍強於五霸秦人險



阻不守關梁不闢長戟不刺強弩不射而先人寸攘尺取之地復散爲六國爭先刺秦者如林似藪且以爲鼠竊狗偷而不足畏也及王綱不紐天地瓦解始空山西之甲付之章邯以禦之而楚項沛劉直搖關外當是之時上有肆志廣欲之王下有指鹿爲馬之姦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而上不知危國樂作亂於望夷而戰者不許爲王不許爲侯不許與妻子爲黔首又不可得而二世爲攻秦之胡矣沛公蹈瑕候間控臂入關粵蹈秦郊繼嬰軹道而項羽圍兵西噪殺秦降王僂其國而派其宗猶反覆手於瀆史閭容非爲後人嗤笑之資哉夫周自成烈而後地不大於普勝民不眾於神苜而又介於七雄越關之隅

尚延延綿綿三十承孫八百餘年而六國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不能支一秦之師暴秦以六公爲家蚡函爲宮竟實亡於瓦合之成此何以故也蓋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六國如醉如夢不知所以自強秦惟自強其強而強用之其取亡之道均也故曰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榮恬

司馬遷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壁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秦之初戒諸侯天下之心未定虜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異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工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



脉坎

桃花源

李白唐

昔祖龍威古遠嚴刑威萬髮生人若墮大火三墳五典盡散寒  
灰築長城建阿房井諸侯殺豪雋自謂功高義蓋國可萬世思  
欲埽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  
而萬象非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適於商山魯連不得不  
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矣指鹿之儔連頭而  
同死非吾黨之謂乎

陳涉

賈誼漢

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囊攜繩索之子此隸之人

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封之  
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  
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  
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殷  
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韓魏宋衛中山之  
君鉏耒棘矜非銳于鈞戟長鐵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鬪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愛功業  
相及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較長勢大比權量力不可同  
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殺謫爲宮一夫作難而土崩墮身死



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張耳陳餘

司馬遷

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奈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如居約時相然信以死且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下何向者相幕用之誠後相借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宿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懷王

陳垣

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謀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乎秦

所遣言貴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榮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尊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榮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如是耶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天下之業主始以爲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替爵悔退豈能入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



以爲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爲辭也故自三軍縞素之萊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奮奮九臬下人矣懷王之立魯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祇以爲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爲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爲者亦天也

評 興漢亡楚重楚皆漢詠論委婉又總歸之於不乃文章之妙者

義帝

何王卷明

吾是於春秋帝與也然六國之滅言者以楚最無罪豈亦晉諸

君不足惜亡若懷王之爲民猶念耶懷王過聽輕行固秦所玩弄齊晉所進笑若而民特憐之亦懷王故矣田氏代韓趙魏分齊晉曰非夫舊麻惟楚錄趙魏趙魏而遠懷王其統未之好也齊之田晉之韓趙魏國皆不義處秦續曰得天下重無復仁義焉義之名楚可丁耳雖在春秋必將楚與六國之滅所以楚最無罪而民特憐之此其亡秦必楚與陳勝不立楚後以敗此居鄭人立楚後之言所以奉奉爲楚世將勸與懷王孫心復爲懷王從民所望義固當矣秦亡楚帝則天下自此有歸項籍知尊名平義而心出於詳命焉不用江南之逐旋弒於郴羽其時雖猶冒秦之稱已和不可姜履籍斯不可姬統而已好一無復仁

義天下負羽以不義之名於此乎歸於漢始嗚呼以涉而勢乃  
不長既帝之又弑之狐埋狐搢長如何也楚之所以帝者楚之  
義也羽弑義帝是羽自取其義自以其不義而自滅其楚矣今  
羽之言以爲吾家所立非有功伐夫何論功伐爲哉顧此吾家  
主凡吾奉主行事而已而謂其主之無所服役至忿戾乎主擅  
嗚呼漢欲不與楚其欲不滅耶漢鼓太義之名義不以力董公  
之計縹素三軍於此乎得以擊楚之殺義帝者夫獨使其義帝  
之名以尊大統以定高材疾足得鹿以獻羽其所稱霸猶春秋  
祖文之秦俱天下諸侯以朝盱台之都辛廟世楚吾家其不爲

有主乎而羽不然九江王雖未叛楚與漢而義與不義已潛歸  
於此義與不義其爲顯滅要如此哉春觀楚漢相爭之際疑漢  
敗楚之難雖然善不能盡評漢也隆準公新城發喪祖哭三日  
義兵加賊何所向而足誅而愛於彭城置酒高會銷感慨流涕  
之氣遣隨何私約九江王用殺義者而擊楚之弑義帝者此不  
足爲名矣是以睢水榮陽幾臨危絕漢難於楚其義之未甚奮  
耶楚之未即滅漢之未即興其義之未甚奮之過也吾惟深悲  
夫義帝故因論義不義爲興滅之機遂有慨劉項之事而反復  
之劉項於義帝事等北面義帝生存之時嘗爲帝矣作史者曾  
無楚義帝紀楚世家又不綴其事始末不具始云在民間爲人



牧羊不知何人蹤跡之何地方立之之時不知其年方殺之之時不知其欲葬之禮方漢即帝位之時其遣官臨祭分戶奉守之舉不知其有否也悲夫亡秦必楚楚最無罪秦亡楚帝帝楚之義激楚乎懷王之未立羽楚乎義帝之已殺懷王之未立楚而張楚之偽也義帝之已殺楚而西楚之逆也楚懷王孫心之爲楚王爲義帝楚之義也義帝以首漢可也而史氏首逆楚于本紀首僞楚於列傳於義楚不列之紀傳之間其種粟略附注之劉項之事此吾豎劉項之事而反覆之所以論義不義爲興滅之機而重致辨乎僞逆嗚呼我動人心爲人所憐楚人立廟延祀永年至于今日不亦宜乎

評 終始以義不義決楚漢興亡是大謀論人之懷楚者義也而僞楚適楚非義也且咎史氏之失此義感慨發憤讀之令人於邑

項羽

司馬遷評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破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閔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



管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豈不認哉

項羽

蘇洵

吾嘗論項羽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禁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耳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羽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賦鉅鹿也言其處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

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江沛公始整其兵留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於中而辛都彭城使沛公得速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

攻善否友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罷獲其犬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這則碎於罷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間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臨其後復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襄號知兵殊不達此也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敵吾恐秦未敵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當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

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禦就就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天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如其果不失也

項羽

戴大賓

項羽烏江之厄果天乎抑人乎夫事出於人者有可過而由於大者難為力也探之祥光朕兆彼蒼在漢非一朝矣自夫老嫗



哭蛇天下已屈赤帝子矣漢高祖開原野履危涉險天固嘗渡之以立漢也使又渡羽漢光何定論者以羽能勇而不能怯此但以人謀而不質天意也自吾觀之當時事勢蓋亦難矣羽獨何哉零丁逋逃魂魄已悲臨江仗劍天假以手保守江東自不得矣烏江亭長其如羽何羽亦奈沛公何此羽非能勇而不能怯特天渡漢而不渡羽也天意既在漢而不在羽則又安得渡羽以敵漢哉昔自山鬼獻廬祖龍安駕秦之天下始紛紛矣項羽以扛鼎之雄睥睨天下事將八千子弟順流而西與沛公並馳中原固欲次呂秦之後而為天下君目中大無忌憚也方沛公謁羽鴻門范增難色當時雖無風濤之驚不啻烏江之險沛

公之命危矣項莊拔劍起舞幸有項伯憐戀故人意使沛公徹服而去鴻門之險沛公渡之矣又羽驅馳免許晚戰不利為漢所追而流若烏江之許時有亭長橫紅搥手以渡曉曉為羽計是亦烏江之項伯也羽獨悲辭自阻略無東意竟以不渡而死噫沛公得渡鴻門項羽不渡烏江平生學劍反以自斃羽豈本心哉羽豈得已哉蓋天欲存周必不使一鴉二叔久於山東天欲興秦必不使黃牛白鶴老於隴蜀沛公持三尺劍於馬上主持漢祚天之子也項羽剛狠無道妄動甲兵為沛公憂天之罪人也天既罪之自不渡之以生逆天之儔安得與父天者同歿命終執况乎烏江一節關係非細羽不渡馬大事定矣漢無慮



矣亭長之計得行漢沒此逝矣以羽之咆哮智力兼以江東文  
兄子弟數千人閭閻豪杰養成蓄銳吾恐不測憑江之險卷土  
重來漢安得枕而卧乎漢其不為沼乎故羽走馬東城天意未  
亦於一江巨浪滔天有以限其自秋風浪浪有以摧其心遂使  
老鶴絕舉翰之心狂犬無反噬之烈汎汎揚舟綿纒維之招招  
舟子人哉甲否噫一葦可蕙英雄不楫西東來隔埋骨江頭昔  
日渡羽此江也今日蓋羽此江也舟何罪哉江何心哉乃天罪  
其惡而奪其魄與一劍以促其亡也何也凡人之志氣順天意  
何如耳苟使天在於與則人以大勇而吾之氣自壯縱長江天  
堦可以飛渡如爲天所厭非上帝蒼之則此身已不可立天地

間故一擗險阻吾之膽已寒志已餒矣雖濟我有物而咫尺千  
里招我有人而對面胡越江兇能渡事兇能濟耶且觀羽何人  
斯以爲柔懦不足以舉事與則力拔山兮氣蓋世此羽晚節之  
歌羽之往懷猶故也以爲昏愚不足以舉事與則崎嶇歲月熟  
於梳械變詐其中蓋可攷也又獨不思其言乎方羽東城戰敗  
之餘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羽亦援天爲矣及抵烏江觀其與  
亭長應酬數語羽亦自知天意不在吾果更東無爲也欲付之  
無可奈何而甘爲烏江之鬼裹裘荷敗葉相爲淪沒於蒼梧野  
水濱使天意未斬而羽也未必滿意於死幸有欲濟者號於江  
頭固其貸舟一濟借一艇而東矣奚待彼之喃喃哉是則昔日

使羽渡江而西乃天假數年以爲炎漢之驅除也今秦命終矣遂誅此曹以定大統其官縱之復東使滋蔓以爲漢患乎彼鱧船之翁不過觀形迹以寬項氏耳一介雲襄雨笠吳足以勝天渡頭肉眼安足以知上帝意孰論而至是則知事出於人者可以幹運而爲天所安排定者終不可奪者也如以烏江之險可怯而濟則事之在天者皆可以人力智巧而爲之矣是豈理哉噫萬里風雲感會亡碣之山一江流水注白英雄之骨天意已定人謀何爲

評 議論慷慨律呂致悽惋足爲烏江墮淚碑

項羽贊

王世貞

力拔山氣蓋世噴鳴發萬馬廢目重瞳劍如虹抵一奮僂守道八千人飛渡江燕中原茂秦官刻允宰爵群雄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軼道之誅未足爵六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弑義高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溼此固天巧之嘿會而區區腐儒者得曰楚懷羣笑而自屈其力噫嘻

范增

蘇軾宋

蘇子曰增之去善天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叢增



之去當於羽殺鄉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與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殺義帝且義帝之立均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均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鄉子冠軍也是殺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遺沛公入關不遺項羽識鄉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鄉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羽弑義帝諸侯以此服從

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鄉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能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范增

湛若水明

沛公會羽於鴻門范增欲擊沛公而殺之後之儒者以是病增曰必殺其所忌安知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夫當交之時

與項羽爭衡於天下者非沛公乎楚漢不可以兩立楚不滅漢漢必滅楚如兩虎相遇其不可以俱生亦明矣夫兵利器也有相勝之道有克敵之勢故不克敵者不足以爲兵不相勝者不足以爲敵今不加於所敵不勝於所忌而欲求王得乎然則增之欲擊沛公當歟曰非也然則後儒之病增者當歟曰非也其病增者是也其所以病增者非也沛公會羽於鴻門羽許與沛公成而盟秦春必譏要盟惡却盟要盟不義也却盟亦不義也是時羽與沛公酌卮酒爲好而擊之非却盟而何夫不義莫大於却盟却盟而負不義於天下將何以自立乎夫霸者猶恃假仁義而爲之絕仁與義吾未見其能勳也夫其弑義帝殺卿子

王子嬰增不能諫猶將助暴焉使項王不得有天下也後之君子當以此病增

評 至論

亞父對

王世貞明

亞父既謝項王而歸彭城也愷悻刺刺唇燥吻涸滄火四上焚於大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勺中夜起坐徬徨顛錯乃召卜師取龜躬以清水澡之以卵蔽之祝之曰王靈天子增雖耄老敢忘家國其敢以請則爲楚卜曰兵戡幾戡哉其兆首仰足開身作外疆則又卜曰增病矣其得無殆乎其兆首上開内外交駭身節折亞父慘然不樂卜師乃前卜師前聽曰下走愚不敢以天



請敢以人請也君侯之初從武信君也爲笑誰立亞父曰立懷王曰武信君敗於雍王也君侯奈何弗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信君慢勿聽也然吾時在襄城曰君王之擅殺鄉子冠軍也而胡弗止也亞父曰何哉夫鄉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又多外心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圍克而餒必敗夫一呼吸而存亡係焉非君王其誰能安楚卜師曰善君王之坑秦降卒二十萬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恐也其秦卒怨且有謀夫六國之吏民剽項封腹斷肢屠胃於秦人之手者十世矣而今幸得復且以秦人之一謝趙人之二而猶未足也蓋君土言之而衆及蠅發誰能已也以諸侯修秦二十萬而不可以

秦修諸侯十世而百倍之可吾未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謀子嬰而燒秦宮室也而胡弗止也曰有之天子嬰者秦公子也我楚之先懷王而以詐死王召芈而以幽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信君而者以圖死夫諸侯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各修怨焉夫誰之能止都城之內外后朝官者大而不可訓其雜宮則孰非諸侯王之故而忍存之夫是以弗止也曰君王之倍帝約而弗與漢秦也而胡弗止也曰君王非倍約也以程功也當是時救河北難入關易支秦之勁難乘秦之隙易籍令漢王與鄉子偕而死也我君王之入關我入關秦且折而楚漢王與鄉子敗敗而彭城繼之楚亦折而秦且漢王不待報而遽有秦閉關以扞我



是六无背約也非君王也曰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存約也示與漢兩置之且君王綱紀之僕靡一西人焉而皆楚卒也誰能無楚思卜者前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夫且為右焉雖欲義帝江中之役其五盜乎抑有所受乎君侯其與聞乎抑弗聞也語更卜之心亞父不能答疽發於背七日而亞父卒

評 屢問屢對辨過蘇張至弑義帝卜之心則無遺論矣

補侯生說項羽

薛 甲明

漢王四年楚破漢彭越張敖太公當置軍中以為虜漢王使辯士陸賈往說項羽請之不聽侯生謂漢王曰無以為也夫舉大木

者呼耶許解搏格者得禁扼賈識知詩書尚儒且臣請往侯生至楚見項王拜說之曰臣敢賀大王之得太公也故弔大王之不歸太公也項王曰若何賀侯生曰大王聞博乎善博者藏機漢王有巴蜀之饒有諸侯兵之衆不能養銳俟時以輕與大王角為大王所敗亡其父母妻子使天下歸強於楚歸弱於漢此不善用機者也大王得太公據勝勢故臣以為賀項王曰若之何弔也侯生曰漢以不善用機故多遺楚獲今楚有機而不能用臣是以為大王弔也項王曰何故侯生曰大王之不歸太公者豈以父子之情能整漢王耶臣聞之白及在前不救流矢先所急也漢王脫身彭越方以死為誓豈暇顧其親哉漢誠不



急太公留之楚何益且事有不可知者漢近遣陸賈至楚為太公請大王不聽太公已知無還期有知復棄臣言太公一旦發憤而死雖大王不殺如漢王何大王不見日者縞素之師乎漢王一倡而從者五諸侯國士卒六十餘萬人楚雖幸而勝天下至今猶以為曲無他遺之名也今或不幸而亡太公是再遺漢名也漢王為人不善用兵而善用計近大王置太公俎上顧為嫚詞以激怒大王當是時楚僅不亡耳如烹太公醢素之師復不旋踵矣人命無常大禍不再焚今兵少食盡非昔時比卒然有變難與漢爭故臣為大王弔願大王速斷項王默然良久曰誠歸之恐漢輕我侯生曰不然臣固云機貴善用今太公在楚

漢不得不使人求是楚制其機也如大王發一使約漢王中分天下各罷兵吾歸太公漢雖心不可其勢宜不敢不聽漢聽則大王有息兵之仁有全人父子之義天下就不延頸舉踵以望大王者孰與抱空質而無所歸乎項王喜曰客言甚善無有以是告寡人者遂遣使偕生歸定約于是漢王遣張良至楚約項王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各罷兵歸太公引而東漢封侯生為平國君後卒背盟連信越破楚取天下論曰楚有亡徵雖漢完盟不能救然漢之取楚誠有如侯生云者諸云掩目捕雀微物難欺以生言漢事始終得之矣

評 是善說者令項王不得不聽



謝羽鴻門

唐顧之司

善制敵者必有萬全之謀而不可微一時之幸也謀之成否人也幸不幸天也人可必也天不可必也高帝漢之英主也其始也以懷王命入關閉關而守之以拒項羽羽怒欲擊漢帝用留侯計謝羽於鴻門以免君子曰此一時之幸非萬全之謀也當是時帝自度士卒與籍孰強軍法與籍孰練啗唾叱咤之威與籍孰勝籍之死命吾能制之否耶能制籍之死命也守關之計可行也其不能也雖金城千里彼且環而攻之賊可俟也守之何為者噫計亦左矣不度德不量刀以犯楚人之鋒而微幸於鴻門之謝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儒者以成敗論天下事為之

附會其說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高帝之善藏其用也夫柔制剛弱制強者謂其勢可以無柔可以無弱而借之以驕其志以奪其魄如唐祖之屈於空客是也帝之此舉正不得不訪不得不柔者也何也楚人之怒已極而其鋒甚銳也戰則不克守則不固戰不可守不可向不為鴻門之謝則坐以待斃也是故以鴻門之謝非其運善決勝豈而必中者也勢不得已也計出不得已非計之得也蓋曰茲役也幸而成也付諸天而已矣不幸而敗也付諸天而已矣獨奈何此嘗試之說也吾就其時觀之帝之不可必者三暴如項羽能必其不我戰乎親如項伯能必其無懷一心乎亞夫之筭無遺策能必其不見信乎有一於此

帝其殆矣方項莊之拔劍起舞沛公之臣誰不爲之寒心乎其亦莫如之何也已項王之怒消亞父之計沮項伯之自二皆天也幸也彥曰科虎鬚幾不免虎口帝之謂也帝其未之思乎志有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不失利退不失時先王胡敵之速歎也九州之大城郭海池之屬苟可以圖王國伯者豈必三秦樞機在我天下皆可也帝之初入關也其勢誠不足以抗羽易若且捐關中以與之僻處一隅眷感奮銳先爲不可勝以觀天下之變彼啗唾叱咤之徒必非久在人上者一舉而蹙之大業可定也胡爲乎沒汲於守關以犯項氏之怒而徵幸於鴻門之謝也嗚呼此蕭何勸王巴蜀之意也惜也帝既失之於鴻門未

謝之前何乃言之於鴻門既謝之後辨之不早是故屢危蹈險顛跌憾頓出萬死一生之計而幸免於禍卒之楚猴亡炎祚興興亡之關大矣故曰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評 捐關中則安謝鴻門則危信然

項羽聞楚歌

陳吾有明

嗚呼羽何人哉羽以拔山蓋世之勇啗唾叱咤之威當其時連八千之衆渡江而西嘯兵而戰視赤帝子如弄丸凱歌旋師可指日也豈料固陵一追楚歌四起羽之岬嶮意氣竟盡於此也哉嗚呼羽之心事可知矣羽楚人也起兵八歲離楚之父兄久

矣當其故鄉之想已切于中而况楚之曲楚之聲其感慨悲愁之調又足以變羽之軍心而解之體者是故羽而聞斯歌也能不赧然內愧愴然心悲乎何也四面楚歌漢人已無楚矣漢已得楚楚之子弟已去而歸之漢矣百戰之勝失於一敗將復何所恃哉而獨立氍毹有不勝其心喪而靡落者矣于是起飲帳中銷壯懷於杯酒命姬起舞慷慨愛於肌膚悲歌泣下悵英雄于塵埃乘其駿馬潰圍南走蓋已無戀戰之心希保首領以還江東幸矣復至陸陵迷道天亡之兆已決以羽之磊落而當此挫辱之困必不能堪不能堪則必死寧死於天亡毋寧死于漢人之手也嗚呼羽之所以敗也哉羽之敗不足惜而羽之所以

致敗則深有大可惜者蓋羽非不勇也恃匹夫之勇耳羽非不仁也恃婦人之仁耳烽火三月何如約法三章所過殘城何如秋毫無犯放逐義帝天下稱其逆殺卿子冠軍天下稱其矯暴范增而不用天下稱其悍坑秦降卒二十萬天下稱其忍殺秦降王子嬰天下稱其暴羽之亡這豈不前於固陵之追垓下之敗而已醜於平日所爲之不道矣此楚歌之所由起也是故昔也兵精餉給今也兵疲食盡矣昔也界約鴻溝今也路盡烏江矣昔也新豐八千今也無一人還且無面目見父老矣萬人之敵淪磨于一劍七尺之龜虛碌於八年義昔鴻門之氣堅旋消亡于一旦誠有情隨事遷感慨係之者則楚歌之聞安得不感

而觸觸而悲也哉然是歌也其聲凄以慘其調哀以思其音啞  
以曉其感人也又足以起其去國懷鄉之想羽於摧敗之餘而  
適聞斯歌則鼓笳之互動牧馬之悲鳴皆斷腸聲矣旌旄之纒  
紛羽旗之掩映皆傷心色矣風蕭蕭兮夜沉沉雲黯黯兮月陰  
陰士擾擾兮心惻惻此時此勢羽雖氣吞牛斗怒倒山河力排  
山岳亦無如之何者其歌而且泣也蓋深慨大事一去不可復  
為而雖之逝美人之戀又其情之所不能却者滿目蕭然感極  
而悲良有以矣吾知羽雖自刎而其神猶然飲恨不遺隨漸滅  
昔人云英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所以弔虞姬亦以  
弔羽也楚歌之聲至今誦之而有餘冤寧獨羽哉雖然羽無後論

矣獨惜漢人之負約也而使羽能忍耻包羞急渡東歸收葬  
之子弟振復舊業則卷土重來未可知也吾於是乎三歎

漂母

黃省曾明

予自北歸艤停淮陰乃登觀散趾謁漂母于舊城之隅因嘆韓  
信之在當時三老無所舉舉次不以擇問蒞冠代之略才蘊帝  
師之策不能博一餐於鄉人暮炊絕往釣川無獲綠草芻茹清  
波雖飽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漢之幸信恐不免矣宜其一且致  
侯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以為報也且夫常人之情豐饒于摧顯  
之門雖萬金之輸不以為吝昭華夜光之珍每百方求進以一  
受而為榮至於茅素埃塵之士神龍不靈黃鶴未羽所須者斗



金之果耳然肯輕其毫毛之捐以濟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爲難而千金之報予猶以爲薄也或曰廟貌之享不其過歟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辛迫窮之地無所往而有適以堅閱其所具則是信之貧窶乃天之所養以爲英雄者也母於天之所養衣而食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悅而使之俎豆於百世乎信而飢死則暴項不滅而蒼生糜爛於無已則是凡信之功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北斗者徒皆井犧而死惟母之聲名齊日月於穹壤施義之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秦澤困悴豈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

高義爲難也因慕之椒酌再拜勒文於祠

評 幾漂母高義困寄嘆今之英雄自可動人

千金賜漂母

宋尚新明

世咸以齊王信既徒爲楚王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謂其能報德余獨以爲王孫之不能有楚自薄報漂母始也夫王孫饑餓之日非所謂簞食豆羹得與不得生死所係耶使母斬勿顧韓固死耶與之而有嗟來之辭王孫必謝去以待斃也乃母既竟漂數十日以飯之復絕望報以慰之意以爲豪傑遽起天下事未可知業已諾其酬則信且孜孜圖報當漢王南鄭之日必依回相國于斗升以酬一飯豈能棄功名如散髮與諸將俱



王哉信不亡則不特王之聽相國者不如是急即相國亦無因  
諷王重拜大將不拜則信必不留而信且無成矣是母之德非  
獨生信所以寬信心而使信得以容自愛不愧耕莘釣渭以竟  
不世之功皆母不望報之一言成之也我意王孫當至楚之日  
必且尊母以夫人君國之號謚其夫封其子割國而與之俱榮  
何其僅僅以千金酬而又與惡少年輩同賞哉夫少年固不當  
殺賊其怨豈可與漂母之恩同酬惟其同酬以德則不惟天下  
之施德者傷心且令天下之宵小爭欲殘辱我以賈利而信之  
首領於是乎且夕在乃上矣何也相國之進賢為漢者十九悔  
信者十一又非若母之一飯雁有他懷而死者攸繫豈何聞母

千金之賜未必不心唯信之寡恩而又未必不心羨少年之以  
辱信蒙賞而又未必不自分且夕有急信不過上書白之中涓  
以當千金豈能如貴高之身以死請耶高帝亦自以為解衣推  
食之恩不能過母一朝豪傑四起信第遣一將軍帥萬人待罪  
行間如千金之酬而且以要中原之地中原之地有限而挾求  
之心無已我豈能終厭其欲而藉其方此高祖與何所以甘心  
假手於呂后而不惜也后之智不若漂母之遠而又非有一飯  
之恩於信安望其輔佐主事女后為不侵不叛之臣長樂之舉  
蓋明已之陰輕之姑疑之以懾伏諸將而曲逆之陰謀則惟知  
效少年所為以辱信賈利而已豈漂母之已悞而曲逆肯再悞



乎且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信既薄賞天生我之恩則勇夫志士孰肯出死力竭忠謀為王孫心腹以故反接後車無一人趨萬錢爭刀錡于高祖之前由漂母之寒其心而無以較其氣也不然扶掖楚璣齊之功據南面稱孤之貴一朝為人主所詐其屬臣豈不能起髮舍卒而至於用知所措為高帝者亦孰無顧忌之虞乃悍然造其國縛其主而如入無人之境循其夫殆以寡恩致情而以無黨招辱宜高祖吞楚王之號假淮陰之稱使之興意於漂母以不忘乎推食也信乎鍾離昧之辱信者有曰公非長者余於漂母之千金也亦云嗟乎以信卓犖奇偉之士天下惟其緝推而于解衣推食之際不免過厚于漢高而薄酬于漂母則報德之難也信矣語曰錫我華衣草萊是溫食我駛驥對非是其言酬恩之不易也

評 以千金報為薄故使呂后蕭何無復顧惜是無中生有之奇論也

罪漢王

王世貞 明

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卒正人吏漢王劉季奸回不道倍詛棄父醜酒嫚賢以干天罰惟我兩軍迫於免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昔我武信君有討於薛季實率群盜而請降行爰錫虎賁五千驃將十人以爲季紀綱之僕寡人迅掃河北遇劉全師季得抵闕以入峭嶮之險躡空解理

兵乃不血伊誰之故李遂盡寡人以奸而晬晚聞義帝一介之  
使逆閉不納寡人以爲討實權其尾寡人寬之不誅念厥功剪  
茅塵紐王有巴漢惟是故齋勞臣瓜分天下寡人無所利焉庶  
幾與諸侯王自有李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劫五國求及嚮  
德饒樵浮借汗蠆寡人黃鼓其下蕩秦為毒屠劉蒙字十世之  
殤奪其武怒甘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寔諸侯王吏民  
意也秦鑿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寡人有憂焉六王之  
宮殿亦有孫子臣士痲靡廢自鬱為烈災秦獲六王良者餓死  
敢忘子嬰之戮惟義帝之暴終以待衛不度為寡人罪君其問  
諸水濱仰聞之李也出蜀而東窺國帝豈已大故耶李又從諸

田畔王命以牽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人不獲已適有泗淮之  
役李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李又跳劫老弱張兵  
威而窺我寡人不獲已乃有榮陽之役李又不習於守大棄其  
師寡人寬之弗追李又掩奪我同盟挑鬪我與國離間我股心  
為鬼為蜮為蝶為螟寡人欲有肆焉為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  
工大夫吏之不寧李辛且赦寡人夕改圖也明季父而歸之約  
曰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李踴躍稱報世世臣妾季廢后土  
而戴皇天皇天后土是聞斯言餘脛在齒復謬聽一二儉士稱  
兵固陵矢鏃未交烏演款散今者復誘齊王武王趙王梁相國  
以土地金帛而謀楚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有視寡季父



孰親佐漢而代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棄父弗顧其何有於諸侯王也寡人甲雖敕足以一奮諸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者斬季降請以關中事之世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革心自悔寬還故封寡人亦無所恨

評 節節解駁却亦有辭於漢至其文字奮勁且與呂相絕

秦扁伯仲

袁生

楊慎明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南振楚威自挽大略淵回元功開効邀哉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兵必引兵而南走王深望令榮陽成軍且

得休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而與之戰破楚必矣其後高祖未酬其賞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機作頌乃躋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幽矣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主組遠希魯運近慕董公亦古之遺民不可與辨士說客並論也慎按姓氏書轅生乃轅塗之後漢有轅固生之後也其後去車為袁後漢袁良碑敘其世系曰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遷宅扶樂失其名碑亦闕焉非陸士衡王伯厚廢其潛德人亦罕知之予故彙之以補班史之遺焉

評 功類董公漢不報德真少恩哉固良史也亦不表而贊





之何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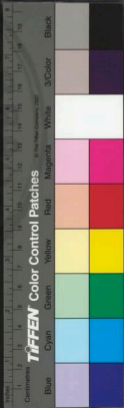
2013/08/2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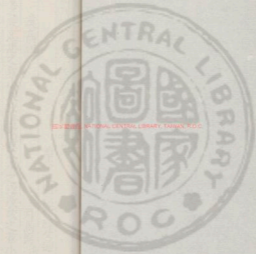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TAIWAN, R.O.C.

9x 68-112



新刊陳府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備仲醇父選

漢高祖

司馬遷漢

夏之政忠忠之救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救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救小人以儻故救儻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救矣秦政不改及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救少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建高祖紀

班固漢

皇天溟祖肇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於楚爰茲發跡斷蛇奮旅神母生符朱旗乃舉卑踰秦郊嬰來稽首



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啓項氏畔漢黜我已漢  
面土宅心戰士慣怨乘雲而運席捲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  
朕股肱節社稷是經灰牙信越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漢高祖

蘇洵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  
舉指搔目以毋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  
高帝乃不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  
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當先爲之規畫蓋以中後世之所為  
瞭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  
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

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  
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  
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漢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  
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  
家有主母而妾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  
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  
后者爲惠帝計也呂氏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  
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  
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  
亞父歟項莊時微噲誦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



惡嗜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  
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  
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孽子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  
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  
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葷也使其葷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  
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  
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豈其愛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  
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杜軍吳或謂噲  
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大韓信懸布盧縮皆南面  
稱孤而縮又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  
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讖感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  
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愛者也

漢高祖

梁 潛明

或謂高帝寬仁愛人乃獨以呂后色衰而愛弛夫托交貧賤起  
自艱苦一旦富貴乃踈棄之高帝無乃少恩也曰不然高帝之  
知人何其明也與呂后處有年矣后之猜惡高帝不知其心耶  
夫國家勲臣取而族滅之無遺唯類非高帝心也后也廟徽教  
信及貴高及形已且高帝猶釋之而肯米於殺韓彭耶韓彭雖  
夷滅而昔日感遇之際真能豪氣猶在自曉問也高帝中夜思  
之豈不一動心哉高帝之所以薄呂后者不能形於言而痛在

其中矣。呂后忍於韓彭如此，豈得厚於劉氏哉？故殺韓彭而諸將懼，族諸將而劉氏懼。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聞樊噲嘗曰：「呂氏立命，斬之用乎之謀也。」高帝目雖瞑，肉猶未寒，后也。曾無一髮之感，卽謀族殺諸將，今日鷓如，意明日斷。感姬今日鷓齊王肥，明日殺趙王友，至於無所忌憚，立他人子爲帝，又殺之而文立焉。忍哉！后也。高帝豈不知流毒至此哉？獨恨高帝之明有所未盡，嫡妾之分亂於前，而正家之約昧於後。奉養廢，周勃以安劉，五周昌以重趙，所謂滔天之勢已成，欲以一手障之，何益哉？

評 高帝不忍韓彭之死，是善推之。高帝之心者，以呂后之

流毒而歸罪於高帝，帝亦無所辭罪矣。

高帝

王世貞明

高帝之斬丁公，以爲後世爲人臣，懷二心者戒也。人許之能懲一而戒百，此言非也。帝之取天下，孰非用間納叛以有之，而其下自豐沛初起之士外，孰非諸敵國之臣妾而獨丁公稱區區二心也。且帝之窘果丁公生之，不宜悻德也。其以爲人臣戒者，亦非帝初意也。帝方城楚，以號令諸雄，王威天下，而丁公首著其阨，故陳之既俘，而爲此名以掩也。吾何以知其然？于紀信得之。帝之諸功臣，孰有大於紀信者？毋論忠也，而帝卒不錄何也？卽無後侯之可也，卽不侯祠之可也，而不然者，旌信而成



其成畢之降也非史免乎淚矣故其不信也恥之變而泯者也  
於丁公也差之變而怒者也若季布則必欲誅之購之久而魯  
朱家始以間投滕公賜帝以址走虜南走胡之說而後赦耳非  
賞布節也丁公固當誅吾獨惟夫帝之誅不以道而不攻古之  
士安為之說者

評 以不錄紀信為恥以誅丁公為羞如見肺腑之論

漢斬丁公

郭文煥

嘗論漢治推屬于初不知其然及觀高帝斬丁公徇于軍中致  
辭謂其以不忠受戮且使人臣無效之者有若龔齊侯齊楚之  
故智然後知首維新之治者高帝也昔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蔡潰遂伐楚楚子與師言明微其辭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  
供楚惟知罪之不暇尊王之義無所避也今有為人之臣不忠  
于其君則何所避于天地之間而不以身當天下之大戮哉丁  
公之死無足追論然召陵之對其義正也而仲之心則非高帝  
之致辟於丁公其義正也而帝之心則非齊侯之而已齊桓假  
之而古今知其請高帝假之人至今以為義也此于所以不能  
已于論焉自劉項並興天造州縣當時豪傑擇君而華以圖大  
業蓋事求可功求成而已未可盡以君臣之禮繩之故曲逆之  
說項也以魏太僕其就劉也自楚都射而淮陰以楚中郎受上  
將擊布自楚淮南受王禮漢之所用者悉多楚之叛亡卒能仗





其方以混一海內當其時高帝固不疑其不忠三臣亦未敢以不忠自疑誠以擇臣於多事之日計其足辦吾事而已擇君於未定之時計其足輔以自見而已此三臣所以不以去君為慚而高帝亦不以用去君之臣為不義迹其相遇非古之良亦季世之良也及天下既定丁公負其生全之恩自楚來謁帝乃以為項王臣不忠而戮之以徇軍且曰使後世無戮丁公是必在廷之臣有丁公之臣在焉故為此言以陰折其心使之無效以自固其天下而後知帝猜疑三臣者之心未嘗忘也但以汗馬之勞未睡而帶礪之盟方結不忍遽開其相忌之隙以自陷於寡恩之咎故獨為楚戮一丁公以自固臣我者之心也嗚呼吾

亦聞古之人君有以自固其臣者矣未聞以殺戮懼之也使殺戮可以懼人臣而固其心則夏商之季無叛臣矣且帝欲其後世之無效是也而丁公則誰為之效哉吾意菜壇拜禮縣乘護軍侍官御食貴馮王侯所以立叛亡之赤幟者高帝也既自為之卒自疑之不欲人之效之至於殺人以懼之帝之心於是乎不直矣使其果欲伸大義於天下而非有己私行乎其間則何為拔三臣干亡命而獨戮其宥己之丁公哉且淮陰曲逆猶或可用九江王布非項氏所令以密執義帝於江中者乎三軍編素正名討賊而猶容其手及者此帝之不能以公道行法一也丞相布為項氏將亦數窟辱帝而不思致之死者為有二心干項



氏者也卒以滕公之言赦其罪拜請申即獨不聞其以不忠而受戮此帝之不能以公道行法二也是故即黥布之首逆而居功則竊素之師無尊王之義即季布之同罪而異罰則知丁公之辟非責臣之禮用不測之恩施不測之戮天下後世以高帝爲何如主也然帝之所以忍此者果以爲戮一人而千萬人懼乎不知此言一出有以慙愧在廷之臣而相忌之隙差開於此人人自危矣旋者雲夢爲遊元勳鼎鑊一二年間韓王之慶賞高之謀陳豨起代地彭越張敖盧縮悉以叛亡豈非高帝不測之戮有以二其心哉斷史謂此舉係漢四百年治紊固未必信然而啓漢四百年誰泊之治者則實高帝一念之私苟之也噫

可慨也夫

漢高帝善將將論

田一儻

嘗讀漢史至漢高帝不能將兵而善將將心竊竊之及讀蘇子御賢將才將之論謂其與馮韓彭鄒視樊鄒投牒嘆曰有味哉其言之也然愚竊謂高帝於此又有微權而蘇子偶未之及也天樊鄒曹滕皆曹且沛故人其積心高帝而欲王之非一日也成即漢不成即漢中原之鹿原非樊鄒曹滕分也彼得封侯享爵志愿大溢矣惟慮其不成功不慮其成功之爲漢亂也若韓彭英布何等人哉群盜之雄而詐謀反覆之輩也風雲未遇則悅首借資而羽翮苟使慮亡不帝制而爲天子者此豈可純以漢



事成敗託哉故此三人者不有大利推以動其心則其力不我  
用而無以制之則均西楚之倚而虎爭之傑也人見高帝當時  
以孱然不勝征戰之軀而制御此三大將欲其軍則奪之軍欲  
其會則促之會如三尺童子之鈎巨象惟我左右不知高帝所  
以處此有權而太阿之柄在我握也今夫富人捐其不費之金  
而縱群僕都市遊也其家驥足任使者非昇以千金種頭不我  
顧也而恣其所之則此千金者彼可得而索載矣故善御僕者  
必予之千金以厚其資名而又陰有所執持使之縮而不敢動故  
能無豪悍之憂而卒享其奇應之利漢高帝之善御將蓋識御  
僕之道者也以爵土為千金而又有所執持之以陰奪其家黜

之性史考史所載者如韓彭破魏威名著矣而郎拜發耳為梁  
國相使之北擊齊並越下梁地十七城勳名猶未顯也而燒延  
積聚劉賈以親王參焉夫高帝豈不知此二人者足當一面哉  
而尤有所參任以分其權如此者誠懼其不可制陽假之權而  
陰持之也故當是時韓彭雖列地封王而其權當在高帝不在  
韓彭欲其軍郎奪之軍欲其會郎促之會如鈞者委之方餌以  
悅其心而弱竿在手伸縮由我而無掣肘之患故雖尊以榮名  
寵以厚賞而卒無它憂高帝所以收功于韓彭者此也不然吳  
太子尚駭祿伯之言李臨淮尚有擁兵之幸自古及今諸尊寵  
太盛者未有不反中其毒者也豈以明知高帝而不辨此者乎

馬故曰高帝于此又有徵權者此之謂也然高帝之所以能此者由其諸將之材素諳於胸中既量乎諸將惟此三人足以成大功而又量乎我所以執持之者足以相制而不至於相仇故屢底績信乎將將之善也否則任其權而無以制之者必有董憲龐參之亂制之而不中機宜者必有樓船橫海之覆覆豈善將將者哉由是而觀高帝之善將將由於善任使而善任使由於善知人後世有將將之責者尚監茲哉

漢高帝善將將

劉元震明

論曰制天下非常之功者非一無不能也問其能之大小而已矣知兵之情而後能將兵知將之情而後能將將然知兵之情

尚易而知將之情尤難能其難而不能其易此則未為不能也所能者大也韓信論高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且謂帝天授非人力夫其善將將者斯帝之所謂天授哉且帝之所將亦敵友矣而謂善將將者何也彼其所將皆椎埋負販屠狗之徒六國驚悍驍賊之遺亡也又相與起于布衣非有統轄服御之素也戰於成臯京索之間瀕于危亡者非一日也而帝令為用如左右手楊子雲曰漢屈辭策辟策屈辭力夫其以屈辭策屈辭力茲高帝所以善將將與夫韓信雖人傑其初一亡伍耳一旦拜為大將而不悛已定齊換矣一旦立為真王而不忌兩入其壁奪其軍如侮小兒而不難天下已定一武士能縛之而不假士



臣之力此非真有控御海內之術者能之乎若此而信之心雖欲不服不可得也及其所以御叅勃會耳之徒者又畧及矣取一軍以爲公乘略一城以爲亡大夫先登陷陣卻敵以爲執幣執圭計能而予繁功而爵使其功有所可加而賞有所可繼其善將諸將也又如此據說以辱布而假以王者之供帳其善將降將又如此信越後期則捐楚地使自爲戰其善將驕將又如此教彭越反梁地其善將與國之將又如此四千戶可以慰趙之千金錢可以痛陳豨諸將之心其善將及國之將又如此蓋將之才不同而將之術亦異才大者志亦大才小者志亦小常知其情而各以其法御故宜無不蓋其才也今考帝之將將

也曷嘗出於將立之法哉法曰三軍之士必有能者貴而愛之是謂軍命此帝將大將之法也法曰賞而濫而勸是帝將諸將之法也法曰三軍雖衆可以氣使此將庸將之法也法曰亂而取之利而誇之此將及國之將法也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此使過將之法也法曰善戰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此又帝所持以鼓舞一世而制其死命之法也夫帝將將之術是在兵法預信不察耳帝以兵法將將而信獨以兵法將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而爲帝擒不亦宜乎嘗因是而論之自古受命之君苟嘗不獲獨運之略以控御偷類哉故其於事有不窮也有不親也而卒無不能所能者大也



不能其事則不知其人不知其人則不能任其官故得聖人將者其國可帝得賢人將者其國可興然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豪傑知豪傑聖人之將賢人之主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將豪傑之主未嘗過而問焉何也道各有合量各有主也高帝雖善將將獨能信越之派耳借有非熊之軍安能將之故欲定天下者莫不曰將將而吾以為莫難於將將治天下者莫不曰任人而吾以為莫難於任人

蕭何

司馬遷

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屏施後世與關天散宜生等乎列矣

蕭何

劉安世

蕭何治未與官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也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志山東哉材見秦地皆已燒燬乃思東歸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真雖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噉荼復至雍陽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退至雍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官關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關中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



今窺其秘也故假詞云耳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評 使高帝都關中為蕭何不意夫推見至隱者

蕭何

陳植

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書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書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書籍則自其為縣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禮要若此此其器已

不在人下矣况當章荅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懷多矣及項羽王沛公王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意緣灌而下莫不動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勝於萬眾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臣公子

何意於安乎此因沛公所以樂也

蕭何論

郭子章明

漢六年剖符封功臣御史蕭何食邑獨多群臣莫服高帝曰諸



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群臣莫敢言及  
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宜第一帝亦未有以復雜之關內侯  
鄂君進曰曹參雖有戰功特一時事上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  
以待上此萬世之功也乃定元公位次何第一參次之予意何  
功自有大者不狂發蹤指示與全關中也而漢群臣莫敢明言  
之帝不欲群臣之明言之也漢所以帝強半韓信功也信與帝  
起漢中定三秦虜魏取代什趙勝撫擊田臧項功在諸將上顧  
如亡而追之戀駕而將之者何也進言受上賞何之功孰大此  
何曰韓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  
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則廷臣無與信位也帝亦嘗自言曰連百

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則戰功無與信多也漢無  
信則何從指示誰與發蹤縱全關中誰與戰垓下當時群臣乃  
嗷嗷首參不一及信上與鄂君明何功大亦嗷嗷辨人狗與全  
關中不一及何進信吁難言矣自信誠靈夢之車帝已已其功  
矣群臣無敢訟信功又孰敢多進信者功乎功韓之功勢不得  
不諱何之薦豈獨諱其薦帝之疑何亦自此深矣何也賞陳平  
及魏無知則疑信必及何不必召平而後知之也信之及幸何  
給而誅之何不誅信則帝之疑何又豈特械繫已哉

評 何 薦信爲首功則亦以信功而疑何且舉陳平封魏

無名事爲機此論真不可及且光彩射人





張良

司馬遷漢

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於晉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竒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孔子羽留侯亦云

張良

蘇試來

士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

遠也夫子房投筆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徵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象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湯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戾戚者不可勝數雖有黃骨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俛侍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然惜者也是故倨傲



鮮腴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歟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鄢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割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劉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怵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警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金鉉高待其弊

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高祖發怒見於誰色而此觀之猶有別讓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鬼得奇備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與

張良

楊慎明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其失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爲我且張良之佐漢本爲韓報仇報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殷

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芻蕘攻昧取亂侮亡易所  
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  
息有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  
天下生靈死於干戈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  
迂哉

評

良惟視羽為響何暇與韓論信義故一舉而天下定其

所全者多矣即為美愛貞子房亦不辭

張良從赤松子遊

茅 坤明

史遷稱子房從赤松子遊然子否耶且赤松子者吾不知其何  
許人間揆劉向列仙傳從神農氏服水土而為雨師者也數往

來崑崙山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已而少女追之俱與  
仙去此則傳記間所世習其說以相矜者也而子房者智術人  
也其於天下之故抑瞭然矣豈不知世之所習神仙者幻而非  
真者耶何至於棄萬戶侯舉其身而從之遊從之遊矣而向之  
所謂崑崙石室者之深王母少女者縹緲霞縹之佩抑嘗與之  
相及上下乎否也嗟乎其所托者遠矣世之不知者以為漢  
高帝起布衣提尺劍百戰而有天下所相與戮力翱翔時節侯  
蕭何楚王韓信泉王並越九江王黥布與子房者數人而已今  
日誅項王明日輒奪信兵未幾而縛之雲霧矣又拜而斬之長  
樂鍾室矣又拜則醢泉王越矣又拜則走九江王布死於丹徒



矣獨鄧侯何所共起曹沛以奉錢五而東髮爲深交者然入關  
以後未幾而赦使使何何且引鮑生之說悉遣子孫昆弟戍軍  
矣卒則置衛衛何何且引召乎之說而悉輸家私財佐軍矣又  
拜則赦使使問相國或疑其得百姓心何且多買田地賤買以  
自污矣觀其待信越如此則其待諸將者可知待何如此則其  
待他力臣可知子房之智有以早見而豫待之特托赤松者流  
數稱病辭穀內以明其澹宕自好之志而使之不吾慮外以遠  
其割裂河山之嫌而使之不吾忘此其所以獨服於虎口而進  
則與諸臣同其功退則不與諸臣同其患而世所以稱子房之  
賢有以也聞按子房事漢本末豈待天下之定功臣之封淮陰

顯布者之並相祖醜而後思所以潛身而脫禍亂也哉蓋方其  
以魁梧奇偉之資而徂擊於博浪沙中之上圯上老人固已逆  
折其踞傲鮮腆之氣而深其知難守雌之術今世所傳黃后書  
大較古之陰符之遺也庸矢石力戰鬪而非所以爲悍犯城邑  
屠河山而非所以爲武刻符剖封累世勿絕而非所以爲榮彼  
於世之馳驟羈絆之故蓋已飄然雲霓風翔其間而非所得而  
縶之矣故其入關則從而所令持重賈嘆秦將爲之疾擊燒下  
軍者時則厭食其與諸將爲之也子房不得而與也自陳以來  
傳海盡與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越遠及會兵垓下而誅項  
王者亦信越兩人之力也子房不得而與也及他護太子都關

中大都子房本謀弒子房雖時時從子房亦未嘗佩漢王寸印尺符而躬爲之斬蒿萊剪荆棘此子房所以功蓋天下而及其剖符定封籍軍興者猶不得以按日月累勞最而書之也史遷不之知而書曰子房多病未嘗特將子房之所以不爲漢特將者其果病耶抑以他耶及其未也通自稱曰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列通侯於布衣極矣顧衆人間從赤松子遊嗚呼使子房不先見於謀臣書策之時而預當禍於俎醢信越之日不預嘗於布衣客遊之始而欲巧脫於繫獄相國之後抑脫矣而漢其能聽之哉故子房欲歸韓而漢王輒聽之者以子房雅屬意在韓也子房耻爲特將而漢王輒聽之者以子房時時稱病

也已而子房欲辟微道引以呂后之妬猶爲之使人強食以子房之無意人世哀其如白駒過隙也使子房而於韓信蓋越諸臣者功能自喜之心於韓信蓋越諸臣者所強漢王分上之心稍稍毫髮情露其間以高皇帝之雄呂后之悍且叔之早矣故自其道術之深而善處功名之間以之進則薄日月退則混龍蛇入汗泥而不滓軼埃壒而不絀抑古今之際所僅見者春秋以遠平吳之後遂以藏西施扁舟五湖者說蠶之所以不困於勾踐也射箭聊城卒殺燕將爵賞不受已而迷迹者魯仲連之所遜跡于東海也時方陸沉避世金馬門東方朔之所詭情於滑稽也白衣相天子繫囚將調兩宮臨德代猜聞之朝而名若



泰山者李郭侯之所獨擅夫宋唐也嗟乎彼四人者其材之小  
大器之遠近不能盡同而其迴術則與子房各相當者嗚呼此  
其際微矣孔子觀於老聃而曰老氏其猶龍乎老氏以虛無爲  
用子房者豈其嘗從圯上老人遊竊老氏之旨而得之者耶

張良

黃天全明

子房世相韓不忍令韓亡而身獨存故不勝憤忿募力士擊祖  
龍於博浪藉令祖龍可即怒子房遂從赤松子遊矣諺中副車  
而韓王成又殪於羽不得已借沛公以成其志或謂圯橋之先  
子房輕用其身竊以爲不然秦始皇之積威古今所未有大索十  
日子房併此力士而全之非神智絕人宜不及此安得謂佐漢  
之功皆黃石秘法耶韓仇既報軼謝病歸他日雖疆起爲漢畫  
策亦亟辭以去當其時卽漢高不薄於功臣呂雉真可輔子房  
亦不能爲漢父稽也

評 佐漢大勳未必出於黃石之教子房高志未必肯爲漢  
廷父稽是可與論留侯矣

韓信

司馬遷

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  
死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家  
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讓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  
家豈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信

楊時來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象以臨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  
堅城強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儼者  
也及其軍廣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畧蓋世余竊惟漢王  
自稱漢使最馳入壁即財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  
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疎闊與棘門關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  
拔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  
有未遠與

淮陰侯辨

王世貞明

余過淮見故侯韓信祠悽然悲之夫千秋之士論淮陰侯信者  
未嘗不惜其功大而漢報之薄至以反死未有明其不反者也  
至族滅以死而又身被惡名余切悲之故為之辨曰信之不反  
於楚天下知之其不反於關中雖當其時天下亦不知之天下  
能惜其功而不能辨其不反何也信之罪獨有請假王及期圍  
陵來緩非純臣之節耳信見夫項羽之入關裂地而王諸將以  
章邯之功微焉而王長史欣董翳之功微焉而王申陽之功微  
焉而王司馬卬張耳之功微焉而王吳芮共敖滅荼田都田安  
之功微焉而王有指數其功於漢視數子何啻百倍而漢王文  
素名能不愛城邑封功臣遠勝羽者內不勝其欲故請耳夫重



黃信以功而薄報信以封漢誠失之信雖稍賢於武臣豈廣於人臣之節非也其後之不反何從知之曰以信及陳豨傳知之夫信嘗再為大將又再為王其故部曲臣吏何限乃舍而與豨謀豨其時以別將將卒五百人從宛胸至霸上以游擊別定代破賊荼餒於信非素所相猶士大夫也信遽而托之以腹心豨遽而受托以反此其不可解一也豨之謀代趙兵自喜下賓客斷得使名耳聞昌忌而言於高帝履案之急始反初固未反也乃遽與信謀其不可解二也信智士也如必與豨謀必屏人必耳語何由使舍人知之其不可解三也信既通豨必多置人於邯鄲走關東西道高帝之動靜豨之勝敗俱知之不應為一女

子所紿入而落其手其不可解四也以信之功呂氏一女子單辭族之而不能辨漢王固已心知其然然畏呂氏而猶甚其能馭諸將矣呂氏之所以數欲廢而不終廢也信不及卒以反族等之英布而樂悅之封得同於黃赫嗚呼可憫也乎

評 淮陰之反有四不可解則不反明矣淮陰有知寧不念

笑九原

漢立韓信為齊王

陸 榮明

甚矣御將之術不可尚詐為也尚詐則變生而天下始多事矣何者處賞刑威人主之操柄也動庸勞勩人臣之職然耳豈其常職而不厚也其報者鮮矣在操柄者御之何如耳功為天下



當加以天下之富非濫予也夫人之受之者非僥得也何至於使人說謊自鳴而後不得已而昇之也聲息之卷見者啼則予之以菓葉有盡而兒啼不止將若之何哉則塞口止啼之術不免於一試焉啼止兒懸呼其危矣韓信遺漢之功諸將比也定三秦分楚勢舉趙赴燕擒豹虜代不勞血及而克全齊天下甫定秋毫皆其釐定方也且撤荼盧縮何如人也而裂土稱孤信之心能儼然而平也乎漂母有飯信之恩尚欲厚報之而况有定天下之功者哉此假王之請不能不挾之以生邀而不豐之富貴歟望於頓兵下齊之日也惜也良平策無遺策胡隱運於請封而尚逞騷足附耳之智也哉信也志於富貴人也彼有見

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今而大功既建將何以酬我乎有請而欲王郎王之說其意欲無厭於進自利而激致大亂欲帝亦將帝之否耶吾見良平之智詐有時而窮而高皇之爵賞不足爲功臣勸矣觀於約會垓下而信與彭越失期坐待分地此其情可見也使其舉足一向禹列三分漢又增一敵國矣良平將奈何哉亦聽其自帝矣乎抑舍之而待其自斃矣乎呼吸之間乾坤復裂况天下服其勇震其威其兵鋒所及將席卷而歸矣嗚呼良平之術之窮也請王郎王之非劉氏之福將使乃公當食矣著矣鼎食未熟豈容他人先染指耶欲塞其欲先召其禍矣良平又當若之何哉夫惟信之失

等也其受齊王之餌於前故蓋垂之縛鍾室之誅血食之祭戮  
詐行百出受其大禍而不得免焉其諸良平欲蓋王齊之誤也  
乎候一雍齒而沙中之偶語息焉天下英雄爲良平所籠絡者  
多矣高皇之恢恢大度固其迹而不能逃也雖然信無足責也  
良之不受三萬戶而受留侯封終龍留而從赤松子其深於慮  
後失平之詐術晚年展出而不慮高皇之覺也顧命之餘謂曰  
后曰平智有餘然難獨任見其肺肝矣嗚呼帝不殂平亦危矣  
哉

評 假王之于是良平之計過世人及多其智不知其智之  
有時窮也于餘爲揭出之便是一番新議論

廣武君說成安君

李廷機明

廣武君說成安君成安君不用以至於敗成安君之悔嘗其敗  
也然謂左車之計果足以離韓信否也計誠行也能使信閉之  
耶信之破趙也以趙不用左車也使趙而用左車也信速不破  
趙耶信之決意下井陘也聞視而知左車之不用也如其用也  
信將舍趙歛兵而去耶吾有以知其不然也井陘之阻關道之  
既趙之所能成亦信之所戒也被能以三萬人絕其輜重信獨  
不能以數萬之衆擁護之耶彼將深溝高壘不與戰也信獨不  
能窮之使不得不戰耶耶卒不戰也獨不能潰之虜之耶蓋惟  
聞視而知左車之不用也氣後安意擇志而趨之直犯其計而



不忘如其用也信之畫又有所出矣故開視而喜者非以左車之用否足繫趙之存亡也以用則難勝而取緩不用則可朝滅此而後朝食是故俾餐之令下而背水之陣成成安之產閉而赤澤之穢樹信之視趙也固在其指掌中矣然則趙將束手歸命於信耶曰亦未必然也信之問趙也主趙用問之機也彼之間我視吾計之所出也莫若陰用左車之計而陽拒之以示不用所出為從間道者也而滑師宵行于彼堂室正于此而示之以無所往所計為絕輻重者也而徘徊設備于此匿跡殘跡于彼而示之以無所襲所主為固海壘不戰者也而暴卒掠騎耀甲抽戈整旆并陘之途飲馬泝水之上而示之以必戰蓋成

安君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迂闊之素先出奇之資也彼以開視我而我借其間以行我之間則彼得其視者以為信而入于其中如是而輻重可獲餽道可絕而兩將可困也漢未易以得志於趙矣故左車之計可用而徑用亦未足以有功用之則在乎陰用之耳是一大奇也而非成安君之所解也

評 成安君即用李左車之計韓信亦必有以待之趙終必破與借間行間議論軼宕奇哉

曹公

司馬遷

曹相國參戎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惟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淨極口合

道然百姓懼秦之酷後秦更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曲參

程曰安唐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漢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孺子飲之淳渾之汚牛渴已久得其淳渾之污寧國於清冷之水乎設使孺子壺之於清冷之水則滌平腹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淳渾之汚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懼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爲法律是權天下之章制也吾不止此將改君爲成康之君使民爲成康之民是牽民於清冷之水也曹參曰荒於酒惠帝訊焉參固於惠帝

曰言尚帝錄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之轍惠帝以爲是也民又歌之嗚呼漢之民以爲漢之汚愈於秦之渴不知幸於清冷之水以滌腹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土木工能造材而未果覆而終焉必待善覆之者成焉何既構矣謂參爲善覆者守其構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費作哉若不可以費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爲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致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造而荒於酒幸不同義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惰言以惑君也孰名爲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爲善求繼以曹參爲堪其後故論之



評 罪參之不能繼何可謂羣見

曹參

謝 錫明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善治天下矣  
方秦氏之吞併諸侯也阡陌井田郡邑封建坑焚學校舉先王  
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  
終擾之幾何不為坑下之項乎參之相漢有見於此遂訪諸蓋  
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為為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  
其擾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若干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  
之治是猶出剝膚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  
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參之治

固可謂識時矣然吾猶有惜于參者蓋時雖厭于有為而事之  
不可不為者君子不容以賢不為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為未  
能益民而先已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性蕭何之法是守  
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偬于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襲秦  
之舊而已先王之良法美意少變於秦者曹聞其能脩什一于  
千百乎况時至孝惠秦灰已冷焚坑已平兆鷄之聲未聞屠牛  
之鋒未挫可以有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  
亦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為三代之治未必不可視而上也  
奈何一意燔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已  
於乎參但知清淨之樂足以調擾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救粟



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聚秦民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噫漢之所以爲漢者以此漢之所以止于漢者亦以此

評 前一段喜參之清淨未一段責參之不能有爲蓋兼諸公而折衷之者與程公同意

陳平

司馬遷漢

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撥機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收紛紜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示願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陳平論

胡廣明

陳平輔高祖定天下六出奇計無一不効及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發居深念計親所出及見陸賈問策賈令與太尉深相結爲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且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同心協謀卒成滅呂安劉之功者賈之謀也平豈習於刑而昧於後乎當事機未決或思慮適當而反惑乎平當危疑之際不自用而取人之長以成事功此所以爲賢也平嘗順后之旨以王諸呂且亦賈策使平陽以計給之得以成吾謀乎不然平之深念專在滅呂其肯以高祖之尊輕以許人乎使平真阿吕后者賈必知之又安肯爲平畫計乎



陳平論

程敏政明

西漢之士其策事以利而不以義若陳平則其尤者何以知其然以淮陰蒯之事而知之夫呂氏之廢族千古之所共憤而平以爲平實啓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告蒯及也高帝自意之不決問於群臣而不決其不決者豈帝真不知哉誠有以蒯之罪而念蒯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端于心胸之間當此時也得好義者一言則生好利者一言則死蒯之死生係於人言蓋不容髮而平乃取決于平爲平者宜對帝曰侯定列國取項羽摧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及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願亦足矣且蒯素統明智豈不知天命不可以僭即此觀之則告

者之妾不言可知陛下宜抵告者罪而取上變之告緡之付蒯以示無他則蒯必束身歸朝勝首諸罪其或漢之恩豈深臣節甚堅節而爲國之藩籬益固此策之上也且告變者其真偽未可知而叛逆大罪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末減陛下宜使親信腹心之臣覘於楚之境上人惟不爲則已爲則自有不能掩者覘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節召蒯召之不至然後六師移之未晚也倘則宜速斬告者以安功臣之心仍以筆書慰侯此策之中也若從密臣之言不論事之真偽遂與無名之師別蒯之及形未具雖密置一喙以喻蒯之當誅其孰聽之陛下新一天下之初事多未遑而首戮元勳則人人自危雖左右服之臣亦爲



之強漢懼矣使陛下果若人言則策之下也平計不出此乃曰陛下精兵銳與楚諸將用兵孰與疾如此而兵之是趨之反也臣竊爲陛下危之豈非所謂人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擗之且下石焉者乎及帝問其策則曰古者天子有總符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靈宮爲君諸侯干陳楚之西界矣聞天子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謁謁而擒之此特一力士耳是果何等語哉正虞廷之所謂謔言孔子之所謂利口孟子之所謂逢君之惡者也嗚呼平一言而使高帝爲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平亦不義之甚矣或曰疾雖被擒至洛陽赦爲侯固未死也而邊鄙死於平無乃甚乎曰人之禍福必有胚胎平之計一行而未央之事

已兆於此王導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者也平益不足責矣予獨慨夫古之大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而高祖乃其心於平以得疾爲漢子孫無窮之利世隆愈下而義利之辯愈乖蓋使人有不勝其慨者矣

評 讀此論尸牖九原下何以見淮陰

終侯

司馬遷

終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鄒朴人也才能不過九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歸之平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斬堅牙穰首烏有加焉守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固窮悲夫



絳侯

班固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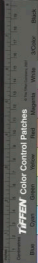
周勃爲布衣時鄒模庸人至登朝佐匡國家雖誅諸呂立孝文  
爲漢伊周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  
少慧可以佐之安劉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乃所  
知終皆如言聖矣夫

絳侯 功臣論

李文鏡唐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  
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  
感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  
功皆棄非罪見譏可爲長嘆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

非劉氏陳平用辟疆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同心而制其  
兵柄必由此而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  
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遷順內守忠貞得不謂  
之社稷臣矣乎其後終廢繁清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  
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盎忠不足  
而諫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買生之說喻堂隆之峻高者雖幾早  
者易凌文帝感寤見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諫若袁  
公者難與並爲仁矣盎惟有正愷夫人之席塞梁王求嗣此二  
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虛貫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  
道之不昧矣



評 以匡諸呂難為社稷臣信矣而深罪袁生之惑文帝則

見其諒有餘而難與並為仁矣末亦為袁生飲恨

周勃論

郭子章

漢高帝遺詔屬周勃於呂后曰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  
可令為太尉孝文且崩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  
兵其卒也誅產祿縮黃帝重授代邸再奠劉梓吳楚七國之難  
攻守三月戊澤俱破平周氏父子何負於漢哉獨奈何孝文統  
勃而景竟餓亞夫以死也景刻薄主無足論者文競長者顧怵  
於人言箝幽功臣向微薄太后目擊之提勃先亞夫族矣夫勃  
之所以得握重兵成鉅功者呂后任之而其不死於廷尉者漙

后抹之二婦人重違夫命而孝文為人子獨慢之也景誠刻忍  
實太后以不採梁王不悞王信故深銜亞夫亞夫安望完活出  
獄如乃父哉予於是而知母后係人國家不淺細也薄成文之  
仁而竇遂景之刻也雖然其主不仁而其臣不學勃每召諸生  
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核語至短賈生年少初學專欲擅權  
紛亂諸事其不好文學如此亞夫胃之足已而不學則其象教  
然也勃執國常被甲持兵見客而亞夫市買尚方甲楯五百夫  
甲兵甲楯皆反形也亡不肖之心據其形令人主疑豈非不學  
之過乎脫少知學統統儒生以乘其末強而潤色其怏怏之習  
則何至得罪若斯劇哉或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周氏父子二



世矣宜其靡矣

評

勃之生歸功薄后亞夫之獄。罪實后信乎母后係人國家不淺細也。又以不學罪其父子。勃與亞夫亦無所

辭

王陵

柯茂竹明

人臣處國家之變有迹相違而實相濟者執其迹而議之則天下無全人矣夫國家不幸而當變故之秋為之臣者將併起而爭乎則一爭而事去矣抑皆隱忍以就事則元元之衆未覩成功而先昧大義如國家何如天下何故右之人臣或聲大義於強諫之日或濟大事於委曲之中自其迹而論必置昂抑於其

間者卒而表明而事亦就則其相濟也大矣如之何執其迹而操之昔吕后欲王諸吕王陵據法力爭而平勃唯唯及陵責之則曰今日面折廷爭臣不如君他日安劉氏吾不如臣世之議者曰當吕后時長陵之土未乾白馬之盟在耳諸吕何人顧欲冒然王之至今讀耕田歌尚為於邑謂自擊其事者卓耳心乎且吕后雖悍然問之廷臣猶有畏廷臣之心也向使王陵不可平勃又不可則彼縱有厚吕氏之意能不上思先帝下憚公議而顧嗾倭以聽命其成功亦倖耳故茅焦危論猶可以懷秦之狼心而動其母子之念而况不為茅焦者乎噫此裴胡致堂之論者也論則然矣然吕后氏慘酷猶說諸王豈可以理而論者



如必責平勃之諫而又度呂氏之必從是無異拘學操義利之  
辨以陳說於蹠躅之門其不誅夷者鮮矣議者又曰君子功不  
貴倖而成死不貴倖而免使平勃與王陵叩關而爭同日而死  
則忠肝義膽已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而遠聽之士又安知無感  
義以共忘呂氏者故弘演納肝猶可以激齊之君臣而動其救  
衛之師而况不為弘演者乎噫此襲報南軒之論者也論則然  
矣然危急存亡之秋不委曲以求有濟而徒欲相率就死何天  
下之勤王是無異渡江河棄維楫而冀有虛舟可乘必無幸矣  
何以明其然也蓋大義不明則國廢大事不濟則基荼隴故  
曰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濟大事不濟慮而容謀昔程嬰公孫

杵曰一死節一存孤千百世而下並稱為忠臣豈得而軒輊焉  
者何哉述相違而實相濟也抑不特二子為然李氏曰可吾亦  
曰可李氏曰否吾亦曰否油油然不與之立異者非乎而子家  
羈是已武后下之獄則請解授之職則拜命由由然不與之立  
異者非乎而狄懷英是已未有以陸卬之師徵茶之檄而舉貢  
之也故天下不可無王陵聲大義之勇尤不可無平勃濟大事  
之謀觀其交驩與辭於陸賈詭計遂決於卬生於是入北軍擡  
兵柄效王孫賈討渾齒之術以左右袒定順逆不崇朝而呂氏  
無噍類劉氏宗社果晏然有磐石之安矧其於王陵之言嚴焉  
矣所謂迹相違而實相濟者非邪且不觀高帝之論相乎曰王

陵少憊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  
安劉必勃固是觀之則三人處呂后之事高帝已洞見其微故  
臨崩數言即為諸臣之定論今必左平勃而右王陵是謂懷英  
之不忠於唐子家驩之不忠於魯程嬰公孫杵臼不得以並稱  
也可乎哉然則程子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何如曰此又  
致堂兩軒立論之所本也彼太史公者論王陵初無意任漢而  
安劉之功鮮故作平勃世來而不為陵立傳則程子之言亦非  
通方之論也張融有言鴻飛天首越人以為鳥楚人以為鳴論  
王陵平勃者宋儒越人而太史公楚人也若高帝之見其屬門  
之人乎雖然愚猶有說焉平勃之誅諸呂也非有朱虛呂之運

謀於申齊王之連兵於外則勢或孤而難成但朱虛侯以擬立  
齊王為文帝所不說故賞功不與而後之論者遠不及焉愚故  
備言之以附闡勳之義

評 不可無王陵登大義之勇充不可無平勃濟大事之謀

最高議論

說彭王

王世貞

彭王既封梁大置酒會豪冠輒偃而前昂曰嗟夫大王之以身  
托王也是殉王也何故曰大王之起鉅野一役夫耳非有國素  
貴眾附而暫失職者也大王游師於梁楚其附權漢若沉而若  
浮非有蕭曹金石之素也大王之功獨有鉤魏下昌邑絕楚糧



道間給軍食耳非有齊王信畧定之功也夫蕭曹之貴不益侯而齊王之立非主上之意也大王安得獨偃旗南面而稱孤哉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告而大王悉旋柁鳴而不應也漢以勝楚捐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大王告而大王翩然來也是以梁而來也抑為漢而來也者漢為以純臣視太王也且夫天下不一而人易王也天下一而王不易王也無智愚知之臣故曰殉王也夫以一世王而身裂孰與百世臣而子孫不絕也彭王指少嘗不忍辭也後竟有雒陽事

評 扈椒果能以此說彭王未必不聽言直而文壯

魏豹彭越

司馬遷

魏豹彭越雖故賊然已庶幾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處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才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畧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垂蓋不能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韓王信虛縮陳希

司馬遷

韓王信虛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裂地南面稱孤內見叛強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目眈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立哉陳豨殺人其少時數稱暴虐公子及將軍中遂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疏取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逆而無道於戲悲夫夫計

之生號成敗於人也深矣

樊噲鄼商夏侯湛妻

司馬遷漢

吾適直沛問其遺老觀故蕭何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  
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  
子孫歟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樊噲論

高啓明

樊噲武夫也嘗携劍椎鉞從沛公以生無當擊害人所壯之者不  
過以其能脫威下之急耳余竊以噲有可許者焉初沛公之入  
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守行婦女欲留君之因噲之謀遂遷  
屯霸上不然則逸欲速生蹈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

范增之畏而鮮項籍之怒寧悲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  
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雖言之  
能諫上則其不爲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  
戶者無得入群臣何雖爲相亦莫知爲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  
獨枕一宦者卧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慮深遠有可爲大臣  
者矣豈絲漣等比耶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是惡有歲後從呂  
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况其賢如是乎且帝  
素少恩又何有於一賧論者誠刻矣哉

評 噲之功不獨脫漢王於戲下而諫右咸陽排闥入見二  
事可謂大臣誠論噲之大者噲有餘矣



蕭何諸君亦優劣

王世貞

關中王惟禎試諸生以蕭相國諸君武侯爲問其言大畧以武  
僕之不能一天下才畧劣也而未睹大體出師表出而儻儻之  
士脩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技匠之徒斲斤鏗而  
求售其巧者皆擡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譚吳谷之書習黃石之  
畧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畧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爲弗  
如而不肯任則豈不得不勞亮劣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  
蕭何木彊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爲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  
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  
佐成大業而早有令名寵冠群臣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

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幾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  
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爲用也此兩公之別也予讀  
之曰是非王維楨之言而楊雄氏之言也曰漢屠群策群策虛  
群力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天局故焉以語夫相臣之道哉夫  
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  
之爲宮室也其榱椽榑榑必構夫榱榑榑之良者才焉斷而  
小之而弗勝也或謂夫豈然而中腐者匠之罪也其榱榑榑  
杞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厲炎精之漸涸天下固已  
芻蕘志劉氏而天又從而與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  
敏焉而死關張之悍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矣不得不





獨身而力幹之然猶日蓬蓬馬舉積費重向之徒以善其後雖以忌慢之本嚴浮誕之馬覆補淺之楊儀恭肆之魏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勃之用今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帷付勿良有雜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表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則可是三君子得一馬而李之何其以鄧侯望諸葛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成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將費亡而蜀不蜀矣故鼻及其身一用焉而李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為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為器者八陣圖何與于天下之為若者荷聲至而響食氣同而響應則又不可之

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義其為獨用長者乎哉夫鄧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餉饋營宮室其所與創規制海內諠思而邊秦之數百年不殺夫為相者必不一見跡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露才而問一世哉

諸葛亮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罪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

感畏而受之刑政雖變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  
謂識治之良材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慮變  
將略非其所長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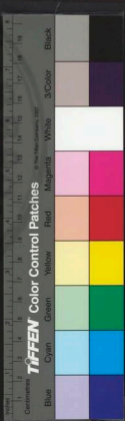


KEVIN@NCL.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刊陳澹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韓愈序

順宗

昔秦始皇葉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從其心施及二世存作  
昏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所以興漢也夫龍躍虎變不  
有非常之災則不能廢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雷擊  
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綱廢而不組強者制命  
弱國連衡項羽提三千兵鼓行稱自萬陳名城坑劫卒絃飛帝  
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皆闕懷楚專制立約雖負  
河山藉伯秦南而稱孤者滕行請命衆國受署莫敢抵牾焉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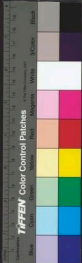
高祖奮干漢中定三秦之地林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雄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有所係羽嘗以百萬之衆困高祖於滎陽紀公惟天曆之在劉顧忠節以自効躬戴黃屋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奮諸侯之魄迺伯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躋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干讐請天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爲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基不可希也先軫免胄以立誠組屨觸機以取喪富辰懷璧而赴翟仲由結綬而爲狂其節則全然大機則無以尚矣苟自守言而死事疎議感遇以自殘石乞亨身以殉白漸離瞞目以報丹其義我則立於大濟則關馬故功貴成

紀信

黃仲昭明

舉世見廣苟有大節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若死矣夫城郢而絕君名震晉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威仰尼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毋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

項羽圍漢滎陽高帝請和亞父勸羽急攻羽因四圍擊之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高帝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遂燒殺信夫高帝得不死於滎陽者大抵皆信力也信其可謂忠於所事者矣其視世之食君之祿臨患難輒提尾乞憐以苟全其生者不猶鴟



鴉之於鳳凰耶奈何高帝既得天下論功行賞絕無最崇之典  
以及於信高帝身以息或班氏者書九漢之臣皆爲之立傳而  
獨於信闕焉其何以爲人臣之忠於所事者耶

周苛碑

李觀唐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  
史大夫周苛世籍于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阨睢水  
圍而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紀將軍  
計而漢祖免乃命周苛後事以禦外敵敵知甘危併力高橋  
暴暴遺軍劍痛如積雖授以利兵果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  
也方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寂然鷹隼聳太鼎於宇下謂

苛曰請封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殺而下及卒乘皆聽  
其所爲不從則立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後之曰吾聞  
不善人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滎故泯天下以亂效亂者師是用  
汝資之不卽倒戈請命兵絕若傾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及道感  
裂六國天人合怒唯類不留今若之舉不侔秦而罪侈於秦不  
知天以陰陽與亡虛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克非  
若能也天厚其德當厚將崩何得長矣項氏忘公之不屈而恥  
其苦已聲如乳虎指左右將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  
嗚呼庶幾真於不朽不朽者立節立節者顯主主顯節立獨可  
有之與夫由余校戈私演納肝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薄



我乃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耶觀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取  
鏤函石以承闕文

評 漢王不報周苛史氏不爲立傳皆大不滿人意與紀信  
相似

田儂

司馬遷漢

甚矣蒯通之謀亂齊勝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蓋爲短長  
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  
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氏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  
亡去田橫之高節竄家慕我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刻焉  
無不書畫者莫能圖何哉

卓鄴生

司馬光宋

班固稱蒯通一說而喪三僞爲其亡田橫殺節生騶解信也以  
愚觀之漢王旣遣鄒生下齊而不止韓信之逃兵是則漢王殺  
之非蒯通殺之也惜乎一失其信群臣莫敢爲之使諸侯孰敢  
爲之與雖得齊而有之所亡豈不多矣

季布

司馬光宋

曹丘與長君善而布與曹便絕之是以曹丘爲小人也及曹丘  
見以毀譽動已而已善之是養小人以自利也夫以毀譽動人  
及養小人以自利皆奸人之道也果如是則布安得爲賢大夫  
評 季布將何以對

季布樂布

司馬遷漢

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塞旌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彼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欲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趣湯如婦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田橫

韓愈唐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稱號謂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將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天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投檄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抑所寄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昔閔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遠違苟余行之不逮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跪陳辭而存酒魂彷彿而來享

田橫

王守仁明

吾觀田橫之不肯事漢致五百人之皆死吾固憫其事之有可矜亦嘗惜其死之有未善也天下之利害莫大於死生驅之生則樂而前驅之死則怖而後此人之情也世有不重其死而輕其生者豈其情之獨異於人乎此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田橫之

士首死義其何能為人之所不肯為而一時烈丈夫之多哉雖  
然橫之死則勇而智則淺夫吾為橫計雖不死可也死於漢爭  
衡之日可也為夷齊王燭之死可也而橫也蓋亦權衡於心乎  
不死于可為之時而死于不可為之時不死於得已之地而死  
於不得已之地方即生之說下齊也在有志者必不聽橫既是  
其言而從之其心已耳為漢用矣及歷下之敗乃心始彰越起  
之德孰與漢王其勢位孰與漢王橫以勢不能為尚合耻而歸  
之又豈有雄於漢之心乎既無雄於漢之心乎即於閭中稱藩  
於漢閭漢必有以過之橫於此可以不死橫必以死為安當漢與  
齊之結乎盟二國為兄弟也而漢又襲之是負信焉於天下矣

齊之力既無如之何獨不可執信義之詞與之較曲直乎其曲  
在漢其直在齊橫於是而命一介之士遊咫尺之書以申其盟  
以彰漢之罪於天下此正仗義敢事之秋橫於斯可以死也及  
項羽既屠橫慮有腐肉之慘短卒其從屬居海島是時漢雖石  
之而我顧拒之漢亦未有加兵之舉橫於是可以得已也奈何  
一聞其召即不遠千里而來其來也意不在王則在於侯不在  
於侯則在於腹斧鉞之危耳不然將何為哉使橫而信有不臣  
之節則終身而已矣何觀籠乎王侯之祭而不為夷齊之進使  
橫而信有輕生之心則中正以侯死而已矣何寒心於白月之  
鋒而不為王燭之勇使橫而信以漢王之心必不我為當漢使

之臨即自處以不避可也又何乘傳至洛陽而後決哉是時不可死而橫則死之時可以死而橫則不死事不可已而橫故已之事可以已而橫則不已智者固如是乎吾知橫之死不在於今而已光於歷下之敗矣大抵事不可近慮以近慮而慮之未有不覆其辜者嘗齊與漢之角時嚴以自衛猶懼失之夫何節生一言之後即肆為醜鳴之樂而撤其紀律之衛此正以近慮慮之者然則韓信之槩破乃橫之所自取而非節生之罪矣何至怒章之耶不知節生可宥而漢不可忘使以怒節生者怒漢則漢將懼於齊而未敢動未可知也嘗是時橫之譚固踈矣五百人豈皆不在耶何無一人之慮及於此也一人言之五百人

皆是之則橫未必無是心也五百不言而橫又甘受其挫此橫之事一去而五百人所以不免也在五百人則失於不言在橫則失於不智矣故田橫之不肯事漢魏若直拒於節生一言之餘節生又湯陽魏若守身於海島之外與其五百人皆殺而無補於齊又何如節生之不見而有功於漢乎然則其死也皆矣於前而困於後徒怨慕義而不知義之輕重者也吾於橫何惜哉雖然一人不屈五百相率以蹈之橫豈深有以感之也吾於橫乎有取

評 橫當歸不歸當死不死而卒死於洛陽誠為可惜後以

五百人之死者以橫故誠為可取無餘論矣

田橫論

楊維禎明

世之論士者謂廉直好禮者歸項頑頓亡耻者歸劉頑頓者卒  
興漢而廉直者亡補於楚田橫稱待士韓愈氏爲文祭橫亦諷  
其得一士可王而五百人之多卒不能脫於敗亡何也予謂項  
誅斥骨鯁宜亡何罪廉直高帝用才不遺屠吸然必誅戮殆盡  
而後天下無事橫之時天下已趨於漢矣三齊之地已爲項氏  
所屠橫尚能收齊散聚擊刺於成陽再立齊王定齊地越三年  
而漢使酈生說橫橫知勢已去遂解甲下軍與漢平而韓信再  
引兵擊齊虜齊王廢橫已自知天不可爲與其徒五百入海帝  
聞橫賢能得士使使招橫橫至戶密置中遂自刎帝嗟汗其賢  
爲之流涕以王禮葬之從者二客穴冢自刎下從之帝大驚以  
餘客皆賢且招其五百人聞橫死亦皆自亡無一人肯漢臣僕  
於乎二客死以烈而五百人又同一烈橫之所獲也多矣又何  
以區區成敗計彼此優劣哉

評 橫死烈二客從之又烈五百人同死皆列不以區區成

敗論得大致矣

劉敬叔通孫

司馬遷

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  
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恭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  
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規輅一說定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



與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  
固委蛇蓋謂是乎

論劉敬

王世貞

自頤為單于強而數苦北邊高祖患之以問劉敬敬曰天下已  
定士卒罷於兵不可以武服也自頤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  
也獨可以計又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  
為不能頤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知  
漢適女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自頤在國為子  
孫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歟兵可無戰  
以濟臣也上曰善叔孫生進曰大漢方一字宙起三五乃無放

一而飭愛女以為匈奴御得無咎矣後世哉夫匈奴豺狼也其父  
之不恤而手鎗之以死何有於婚媾父自頤之子也而見其大父  
之死于自頤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忍吾大父而弗忍外大  
父也不然以十萬騎入塞牧曰均而孫也吾何以無漢分地請  
得九州之偏若幽冀者駕牧馬奚辭杆之上曰虜貪而好色故  
餌之叔孫通曰呂頃何人者也非為人餌者也不觀其初得志  
而以其所愛閼氏子東胡而兵隨其後彼豈其迷老昏哉而我  
乃用彼之餌人而餌之上不聽入宮以語呂后后對帝泣曰妾  
惟一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乃嘆曰嘆而之不欲棄女匈奴  
也則胡以磔淮陰侯也

評 概論射象無厭漢之妻女爲辱且未能息遊惠刻畫精  
研透入骨髓未歸呂氏謀淮陰侯一意尤奇

擬魯兩生與叔孫通書

李廷機

生聞禮中之至也樂和之盛也禮樂之起由中和生也古者帝  
王既受天命有天下功成事定矣然猶遠超禮讓不敢議制作  
休自復游漸漬醞釀至於湛恩汪濊洽性旁流兆姓寧自昌遂  
而後備禮樂被世其懷意良縮安自非燕不急一代之觀樂因隨  
就簡哉道不可以驟也今大漢談秦威項欲已得於天下矣然  
而戈未戢兮木索兵不弭甲未銷呻吟未息瘡痍未起去中和  
之甚猶爲遠也而遽議禮樂毋乃惑乎夫子羽不與戈者共列

而陳鐘磬不與甲兵同塗而懸呻吟之民不足與歌咏瘡痍之  
衆不足與蹈舞當此之時生即與足下悉心卑議窮其氣數殫  
其條其然不足以宣播中和儀鳳舞徽也且周自后稷始基前  
民十五王而武王克定之成康繼之其時噦噦在罔振振在罔  
周公乃始與成王共定禮樂積德若彼制作若斯之難也孔子  
曰禮云禮云王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生雖愚駑亦  
嘗側聞姬公孔子之道風矣且泰升天下後葉聖王禮樂所期  
制以吏爲師今獨奉儀在不可用也生而來乎則必循其所自  
誦守其所聞知朝必明堂饗必清廟賫必玉舞必兩階歌必  
雍勺咸五登三畫器所謂泰儀者與天下更始足下度能從之



千且陛下雅不好儒不以儒見者故焉曰豎儒安足與計議足  
下之所明也生固儒也來必以儒見足下度能得之於陛下乎  
即不以儒見候人主意與時變化足下能之生又不能足下羞  
庖人之獨治引尸祝以自助足下獨不聞堯之作大章耶一變  
足矣以足下自度不後於堯自能出獨智之慮隨時順俗度主  
所疑爲以當其心安所取生迂儒爲也夫不度其時而爲躁也  
倍所聞而徇世誣也世無所須在已而強出焉節也三行之累  
傷于禮樂足以懼而不敢圖命

評 前論霍絜不易典且以本儀雜之後繁漢不好儒與通  
希世之意獨悲尋然古詞

#### 四皓

梁 蕭 磨

秦失其鹿豪傑並逐雲風何依白雲深谷並蓋南山采采芝之  
漢以劍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滂泊無爲禮物雖至先生既而  
惟彼貞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甚驚惠位是年  
四公屈身天下和平七者何慕鴻飛冥冥

#### 四皓

李義山 唐

時過代危賢人去之商洛深山翠嵐諸君漢以霸典皇王道衰  
王帛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執可動而起雁肩皓髮來護太子  
至尊動矣奉嫡以已四賢誓屈天下定矣返駕南山白雲千里

#### 四皓論

沈 淮 明



漢高帝之季年欲易太子呂后強留侯畫計招上所不能致者  
四人四人者一上前爲畫高帝竟不易太子世疑四皓以南山  
之素跡其出處不宣實來者非四皓殆留侯爲之又或以畫留  
侯不能彈諫用術處人君臣父子之間愚者謂不然夫呂后能  
強使留侯而留侯不能不假直於四皓曰若誰不爲留侯起而  
能爲留侯起者乃所以爲四皓也且天下新集君老子幼愛  
者在側日夜抱持而泣事有大此者予顧吾地埒不能辦誠辯  
之儼云功名之會非南山老人所與知則又淺淺之論且夫事  
固有不可知者留侯親身從高帝定天下與帝故茅茨百聽計  
用乃留侯所不能得而四人者能得之此事之難知者也留侯  
本招此四人而不能爲四人此又事之難知者也處難知之事  
難事之君而欲得諸人朕漆骨肉之間又人之所難言而復欲  
以周昌叔孫通之徒木強之說闢其意其不難乎世徒疑四人  
者事跡無所表著獨太子仁明高孝天下延頸頌死一言又漢  
挾持非懷仁輔義之道以爲留侯定計于危不知此一言正足  
以破高帝之心而釋其慮高帝之所慮者爲呂氏也太子既以  
仁慈呂固疆宗又內權母后之尊縱不能爲社稷難至于剝削  
功臣稱又宗室勢所必然帝誠深計以千秋萬歲後漢之爲漢  
或未可知獨不思惠帝不帝呂氏不王而千秋萬歲之憂實未  
歇也以劉與呂相拒其軍未有不左袒劉也以呂與戚相拒北

軍又未必不左袒呂也縱使其常不帝產祿不王內擁母后之尊扶怨嫡以爲名大臣附之事不可知若是則呂與戚分曹而爭而劉氏所不絕者幾矣此又帝之所大患也帝之明達深謀豈其慮不及此而又狐疑于建樹之際苟以觀其所係耳蓋至于囚人一言而天下所係可知矣委心太子而無變計不啻高帝之明處社稷之重豈徒爲一柢席移愛者哉蓋至若有留侯又有四皓又有絳灌曲逆朱虛軍而漢之爲漢可知矣帝之所以端然而無變計也且夫身在事內而其身重者實重也故留侯卧病家居陰招此四人身在事外而其身重者名重也以囚人者只來傳冠從太子爲壽于上前夫留侯固曰此謀以口舌爭也今不度難易之數不殺君臣父子之際而擬以親身當事夷之人襲周昌叔孫之智豈有緣哉於戲留侯之於高帝且歎而况乎不爲高帝留侯者乎故能成四皓明賢者其有不爲四皓者乎

評 四皓一言正足以破高帝之心而釋其慮是揣到極處

真四皓

陳繼儒明

昔留侯招四皓後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戲噓流涕醉歌鴻鵠數闕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偽託以弔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真四皓也當秦坑父時魯尚生嘗名禮器千里送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路華焉



鷹對盤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蓋五百年至  
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家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子深山  
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即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以華志在  
報警家僅三百弟死不辜悉散黃金救濟內客客有奇伏在草  
莽如四皓者良必歎然締結結為虎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尚山  
老人何以稱于房故博浪一椎祖龍覆魄掉古入沛卒為帝師  
四皓留中亦有子房又失水濕火燥熾于盤母大夫夫竟氣相  
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為漢屈獨不為子房屈乎況上  
黃石一遇格下傳書三卷赤松居是備上下風雨乃歛從之辟  
發為采其游學禮燕陽東見濟濟若竟得力士授以推法此三

人者神仙也而于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為其兄四皓  
采芝行歌近在南山之間者哉俗儒臨饌仰視四皓以為鴻飛  
風厲不可網羅即龍準沛公馴習蕭蕭韓彭之輩如降大羊而  
伺鷹兔獨難狎一鬚石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于房一布衣  
耳招置四皓嘗若株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  
警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同閹割劊之苦  
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  
逐秦鹿南蕪楚猴良首為禪而不為漢皆用帝而不為帝用至  
于一旦志行無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以報韓  
警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



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于  
房始終之心事及于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戀山深入林窳哉  
伍員之報楚也蘆中丈人泥絮女子至覆舟汎瀨以示無惡要  
離專諸燔婁斷臂死而不顧于齊魯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  
雜殺身以左右之子房雖在君尊獲神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  
徘徊山中不為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園公為秦博士避  
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園公為司徒宋時南山  
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園公角里先生姓字園公者東  
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偽杜衡斷可知矣大抵高祖以亭長起家  
漢室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廣太子壹園三老是也三老還

既時子房已去漢久矣此又誰為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

四皓

王世貞

建成侯為太子說留侯曰君故為主上時時秘謀今數欲多太  
子太子不敢以功君君為言太子而主上不聽也萬歲後太子  
不敢以望君留侯曰地踈而計親者拙也位賤而圖富卑者詩  
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易太子夫以  
踈賤幾棄之人而處於骨肉之間百臣等何益建成侯劫曰雖  
欲為我強計之曰此未易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四  
人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四人老矣皆以為上嬖侮  
人故避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能為太子致之



予爲太子致之而上必異而問之問之而事可大助也建成侯曰善言之高皇后使使者齎黃金百鎰白璧四雙安車四乘以太子書懸尚山而道被車轅貽四皓曰寡人之窮猶森高誼又矣爲卒卒無無間之間不敢以身適讓使家令布其區區天四先生營短鵲果游於空外魏批禹粟草莽窮驅使海內傾響而暴聲且以奉皇帝之強播六國而不能寸組被四先生以項氏之其恭血五諸侯而不能尺刀賜四先生寡人則何敢言雖然寡人可以執鞭擊而供掃除之役無不爲也寡人竊有請也克舜欲以天下尊樂許故樂許弗辱也出不能加治於唐虞而避足言華於堯舜是故其入箕頭益深也若師尚父之於文王則

不然八十而非能九十而應揚百有十二而磐石於齊地於子孫大表東海夫天下不以樂許故廢師尚父四先生有甚言乎臨寡人寡人旦夕事之如父師四先生即不厭師尚父一沛其餘卷舒若雲又似游龍九有被施禹代若新豈不快哉四皓委髮晚卧伴簾不厲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通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返康成侯愛曰若之何留侯曰子爲之號蒼於市而曰鶴也其曰非鶴而訕之者十九號山鷄於市曰鷄也其不即以爲鷄而訕之者十不一也夫鶴恒見而鷄不恒見也四皓之辟世人久矣帝嚳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闕使





者聞狀親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若為隱衣冠抵掌而談向  
山甚悉及太子喪上置酒受留侯辭以從上怪問曰彼何為者  
四人相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遊我今公何  
自徙吾見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忍  
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  
者故臣來耳上曰煩公辜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  
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後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  
動矣呂后且若主矣長安人人謂太子能居四皓也

評 四皓非其子房偽策耳然一策能定儲君何嘗其為偽  
也王新述亦有此議論

四皓說論

李騰芳明

四皓奉之隱君子也然而於秦時未有樹也非出定遠太子幾  
乎滅矣世以此蓋知四皓而亦用是見豈於此愚謂曰老人奉  
已避秦於漢蓋疎矣即不出不害於義出而遂定太子樹德於  
漢不為無功此其是非不足深論愚獨有概於謀臣之苦心也  
非子房其誰能策之天下之慮莫大於人主欲致其私而人臣  
欲持其公人主之私明知其不能得之臣而竊挾其威福予奪  
之操柄以萬一其臣之從我人臣之公明知其不能驟致之主  
而不得不陳宗社之至計危疑之苦詞以及覆兩主之非心又  
之相持而不決則臣之公至于必不勝而主之私至于必伸此

兩激而俱敗之道也故為大臣計與其以人臣之言爭之不若以天下之人心爭之與其徒以天下之人心爭之而未未必信則不若示之以驗夫四皓者子房之所以示高祖也帝固英風大畧之主豈不知太子之必不可廢如意之必不可立為廷臣之公心哉但不勝其區區兒女之愛而私心過計以為千秋萬歲後即幼孽嗣世藉吾餘威以制御臣下庶幾無旦夕之變且姑紓吾林第之憂卒是其威已溘而為計已快固非周昌木強之諫叔孫通腐儒之談所能關其聽也俄而見生乎不能招致之四老人從太子遊且顧為之死於是慨然震動以為天下人心之公一至若是雖空山茹芝之老萊賦洗牙之士且有起而為太子擁護者雖當吾世而樹孽子千秋之後其誰君之與其危宗祀而感氏不得安亡廟社而如意不得存則不若姑存大計而以愛子為金注也故高帝知四皓為天下人之望而子房托四皓以示天下人之公心子房以四皓為太子羽翼而四皓以天下人之心為太子羽翼帝之憚四皓者正以畏群情之公而深為異日無窮慮耳不然而楚歌楚舞啼嗷相對惆悵于鴻鵠之高舉而悲思于增繳之莫施此時雄心憤氣豈不能剪太子之翼而止其速飛哉夫亦盛衰心以割肌膚之愛知其力能行于四老人而不能衡于天下也子房之所以示帝者微矣雖繁華亦有不可知者使帝見四皓而驟憤憤于太子之植黨也

四老人之爲太子私也父子之隙蓋成而廢立之謀日甚則如  
之何嗚呼良固知四老人之足以勳帝而異其必無是患也且  
舍是則益無策矣與其無策而必不可成則寧能逆避其患孰  
評 托四皓以示天下人之公心則帝不得不憚此時雄心  
憤氣以下議論未高

四皓辨

張東華明

或謂四皓誠高品則難以移至且云衣冠甚偉四皓亦何藉此  
爲耶必良因帝素所畏敬飾此四人以見帝也顧爲太子死其  
言近脇太子者教之也或曰他人做四皓不得曰陽武力士良  
方應約時向韓彭之風此特乎又曰知是安得假日不盡曰始  
皇大索十日魯得一入乎即此可以知四皓矣弟子房迹假任  
俠而事則正大或除殘賊或植園木無非美事所以千古原心  
不加桎梏耳不然以盛擊主以臣欺君以子術父世以子房爲  
何如人

評 善言子房之心者

四皓論

郭子章明

予讀漢史高帝十一年黥布反帝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嗟乎  
此驪姬之故智戚夫人借之以危盈而王如意也亦斯高之故  
義趙即諸臣借之以遠扶蘇而帝胡亥也乃四皓相謂曰太子  
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必請呂后梁間



為上泣言，恐希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與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鼓行西耳。上雖病，驪輶輻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強，於是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陛下子，固不足遺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張良因說上曰：「今太子為將，軍監閔中兵，明年上從擊破布，歸廢太子，甚而崩嗟乎！使太子果將擊布，其勝敗未可知。即勝而歸，而常山胡公知意立矣。閔之內出赫蹏，稱遺令王太子於淮南，故地太子將安歸？呂后即悍子不在，側將安恃？奚齊胡亥以近父而立，申生扶蘇以遠父而殺，其益然也。而兄賊，天發魏姬之龍，趙印諸臣，與斯也。之謀太子，惡得無殆？故夫四老人之功不在厲有能者，褒衣大帶，從專在來，四老人而在，請太子監閔中兵一語也。雖然，四老人之說得之，侯人贊而留，侯得之，里兒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侯人贊曰：「太子殆哉！君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離心而不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里克諫曰：「臣聞車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四老人所謂太子受禍，即內險外危之



料而留侯監軍之請即居以益國之故晉公不幸而不聽則晉  
危高帝幸而聽則漢安故四老人之功僅矣儒者不容乃謂皆  
子房教太后爲之非嘗有其人夫友弼之偉績有之皓可勝也  
其說呂后請上自將不下數百語田粲壘老智不辨此又其甚  
者謂四皓安劉威劉噫嘻晉易申生三世不安秦殺扶蘇二世  
而亡使漢當日果將太子而南如意立於內太子拒於外漢即  
亂矣太子安承漢祚不幸中道而殞呂氏始生心而產祿擅命  
彼四老人即慧音龍豫善而養樣之乎武鄉族輔安樂即安樂  
亡屬不以其故貶三分之業狄梁公逐虜陵即虜陵不類不以  
其故水火日之動而以產祿之亂歸咎四老人是武侯亡蜀梁

公亂李也嗚呼許矣

評 四皓之功在共急勸呂后使上自將留侯之功在請太

子監關中兵一語後古未有說者

四皓

王介明

四皓者何漢四皓也非漢四皓也商山之四皓也繫之以漢則  
漢得而有也四皓非商山有也繫以商山則四皓者漢不得而  
有之也爲四皓者將漢乎將商山乎以鮑不在商山則皓首虜  
眉如芝服蓆吸風露被雲霞先園后李左黃右角強秦不能坑  
其楚不能劍誰混一規模若漢祖不得以漫汗其儒冠東席竟  
變白駒皎皎三代以下四人耳是商山誠所頌也吁願商山則

無心于漢矣然以為頭不在漢則述虜方即驕為既集良才藏  
走狗子寇東布擊橫烈伯檢陳平推功而斬免者何請產而自  
汗雖羊豕其用若張留侯亦托之赤松子造焉鳳飛縹緲鴻不  
冥且四皓乃卒欲蓋止于漢廷是漢又若所顧也吁頭在漢則  
棄在商山矣詎知四皓之有漢非重也其蓋商山則輕矣名曰  
商山四皓則重名曰漢四皓則輕矣然則為四皓者將漢之傾  
乎將商山之傾乎將顧為漢有乎將顧為商山有乎智者必有  
所擇也嗚呼明此則可以定四皓為何如人矣嘗聞四皓事吳  
叔太史公言其傳當平心跡昭昭商編羽翼既成國本遂定欲  
識田皓人品者此足觀矣世之論人者多未有為之功而不

識無為之功效之大者也多喜有事之智而不知無事之智智  
之尚者也有為有事者為國家排大難定大疑定也無為無事  
者為國家立清倫重名節是也故危人治危尸祝不越得俎而  
代之各有司也嗚呼風朴以其有而豈風俗各有習也堯舜在  
上而下有巢許之清武王聚義而士有夷齊之節各有執也今  
四皓於漢胡為乎來哉饒諫有叔孫通矣顧諫有周昌矣切諫  
有王陵矣吾商山人矣漢廷之事矣與哉代危之越其難免矣  
將以為張良之忠不可負呂澤之幣不可辭是正以腐鼠而嚇  
我者已騎禘之而已獨無計可以自處哉又以為國儲大倫也  
定大倫大事也不以兵革漢有者止則在堯舜之時與否當出

而讓禮讓矣周武之時夷齊當出也讓克商失胡為讓水之陽  
西山之嶺其與草木同朽腐而置九官八百諸侯於度外耶嗚  
呼之人也信非四皓之人品可得而數者也故四皓之在商山  
則商山等於霄漢一落漢廷商山其平地矣未出商山之時一  
四皓也既出商山之後又一四皓也四皓人品不以商山餐重  
輕哉漫觀四皓之對君充大不謂人意者曰陛下嬖為臣等義  
不辱太子賢明仁孝願為太子死大賢子以折其父而又以強  
詞勝之非所以事君也非所以教訓太子也非所以善處人父  
子之間也山林養素之言果若是乎故以知言之法考之四皓  
亦戰國策士之雄不得志於時遂名而隱者也其人品固可緊定

矣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四皓愧多矣或以為張良許計四  
皓非五真四皓者必不為漢出也此亦為商山釋懸之論也雲  
水游游花陰舊山許漣嘆之詩矣移文北山異時同轍吾知四  
皓之不待為完人父矣如曰此皓非真則其皓矣以建立其彼  
為皇妻穆契伊傳周召之皓而又生長視于世則余不知之亦  
曰秦漢人也即所建立上則留侯父不過蕭曹平勃等耳對君  
詭激閭閻遺言固然也而又奚廣人之是道億耶或以為單不  
左祖皓是殘到此則斷獄深文耳君子所明者義不倖成者功  
別訂難料之事於易世而以狎過其仗義之心大非也以此罪  
人不足以服人者也故吾折其兼四皓智人也亦智而未盡智



者也義人也亦義而未盡義者也蓋不智則不知隱不義則不可動以義如夫大智大義則必不以一身之節而易一出之名不以非分之貴而加可己之身故論四皓于智不智義不義之間可以盡權衡矣是故惟智義之有幾此四皓之高出於漢諸臣也惟智義之未極此四皓之不脫於漢風習也然則漢無高人乎終漢南京吾得一人居其惟于陵乎年表妙澤帝座客生所以立廉起頑成東漢數百年之氣節者于陵力也故曰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又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乃如之人兮九原可作吾願為之執鞭

評 松蘿高古直過西京至於南山得無少許未大決人

#### 四皓廟碑

蘇 潞明

余入商州過金鷄原南四皓先生廟宗以丘隴陰茂叢木為低回久之已而四顧垣宇傾頽不治將圯則為嗟久之因徵州大夫鳩工而新焉既成州大夫偕博士員屬會記其事余顧謂諸君當鑒廢廟真耶成曰廢也甚真者適在商山余曰安知商山之非廢也余過商山之麓比其舊壘然者即在離亂中離村離烟火不十武而近也安知其非廢也夫真與廢為論哉余觀秦之驪山漢唐之諸陵珠璣秘器錯落其間然卒剝落于巨魁摧埋之手靡有完其墟者先生以不朽之骨闔于深山而至今列墳以祀若馬鬣封然夫與其真而斲也孰與廢而存也諸君曰然則先生之出廢



耶其耶余曰真也易曰鴻漸于陸又曰龍德而隱彼乘鴻出沒  
增徽不加豈不翩翩高致驚人猶得而窺也神龍深營俄而九  
淵之下俄而九天之下世高知真龍哉余觀留侯傳有始至秦  
皆托之鬼神博浪沙中匿形於大壑老人圯上撥錄於素書安  
知東園綺里非黃石公之傳耶今世所稱子房與四皓皆風交  
網罟猶可想見則其出也非為漢也為子房也夫以帷席之私  
情社稷之巨計諫臣爭之不得謀臣爭之不得而履眉數言特  
殺若反覆手此其精神感動必在色聲之外而未易語人者如  
曰屨也即取土木形骸之徒而華其髮而裁其冠而盱眙然睨  
雖然以說於人曰吾豈可與爭乎以榮華勸其進且不可說人  
而可欺也帝哉吾意其不言則誰今夫物之可得而榮者必其  
可得而醜者先生朝而南山暮而漢廷朝而漢廷暮而南山微  
侯不加鐵券不及絳灌不得而友漢主不得而賈回視赤松子  
之遊五若合秦謂之龍德而隱殆庶幾矣諸君曰然則延頸一  
語謂翁若父非與余曰此漢人語未易為宋人道也夫延頸而  
死非真死也剖心而明非真剖也以詞害意甚矣末世之固於  
文也彼惡知真龍哉諸君迥然異於是相與酌黍酒為餐豈因次  
第其語為四先生解嘲云

鄭生陸賈

黃震

宋

鄭生為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祭大矣然以



善其公之而夜半賊殺之與之善者不亦難乎此戰國傾危之餘  
習宜其卒窮於辯也陸賈而使尉陀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  
其賜多矣時時稱說詩書以結當帝馬上之習社稷寧大終必  
賴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呂不可爭乃病免家居及諸呂將  
危劉氏則出爲陳平畫策謀之功身合時措之宜而功烈底無  
形之表漢初信生未有賈比也而太史公屈與卿生同傳且以  
其辯說與運以母死無以爲哀而受舞陽侯金所謂行不苟合  
者安在而與二生同傳何哉 評 却是太史公誤歟

耕田歌

史起欽 同

昔者秦坑定野雖鵠陂幸於廷于宮闈朱虛人爲酒吏夜耕田  
以寒奸邪之膽激切慷慨聞者莫不壯之許曰疾風勁草中流  
砥柱何患也妖欲失德辨矣喪亂何勇也回士心於左袒莫大  
宗於楚石何功也愚則曰章之忠忠而陳者也章之勇勇而輕  
者也章之功功而倖者也于忠不可以疎而試于勇不可以輕  
而用于功不可以倖而成何者忍以一朝一夕之故而隳萬世  
之大計也章亦漢軍人傑也何慮不及此乎嘗以其耕田之歌  
而繹之自高祖持三尺劍驅秦鹿亡楚獲滌一海宇而傳之于  
孫普天率土皆漢氏之田疇也劉氏之支裔非嘉種乎呂氏之  
兩孽非英稗乎帝之約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所以培  
植根本者亦密矣不幸大風不揚善鵠與悲瓊戚氏鳩趙王而



漢氏之子孫駢首幽戮不啻旱澇之災而蜂蟻之噬也為輩者  
 獨能荷鋤而起植杖而奮托之于行酒飯之以軍法歎曰非其  
 種者鋤而去之輒追斬一人而環列而視者莫不垂首備伏是  
 試利及于副管間也卒之外連齊藩內結平勃感厥異種而嘉  
 穀之茂植是凡然矣論孤忠論勇論有事功當時在廷諸臣  
 孰有如章者哉但猛虜之噬必伏其威勢烏之擊必匿其形功  
 未就而使人知之者敗也事未舉而使人疑之者危也章而欲  
 鋤其非類蓋亦轉治以時乎竊養時晦以待日氏之變則其策  
 萬全矣觀計不出此而徒以憤烈之情發于一歌使呂后赫然

若之何哉豈謂起于悲歌徒以言而據也身亡于不容徒以勇

而博也漢之大屢終至于不可支徒視國家為身髮也此則幽  
 莽賊裂又治無漸將身或禪未去先灰其窟窟而擄其木矣漢之  
 田園不至于荒蕪者幾希所謂大忠若愚大勇若拙者頑如是  
 耶幸而高祖之孽息甚次人心之較裡不忘國家之生意綿綿  
 不絕呂氏特一婦孺人耳終不能奪劉氏之魄而戕其生稜產  
 一僭弱小人耳終不能扼劉氏之項而拊其背是以鄭固可勉  
 也北軍可入也官禁可以掃而清也章始得以有辭于天下矣  
 噫是天之扶嘉種也是天不使秀之寔且苗也彼安得貪天功為  
 己力哉吾嘗觀漢之良佐忠莫過於張良勇莫過於韓信而運



籌帷幄之功自稱子蕭何留侯灌于黃石之行故能成其忠淮  
陰忍子胯下之辱故能成其勇鄒侯鎮靜于百戰百不勝之時  
而卒以成功君子不以成敗論人而惟稽于平日堅忍不拔之  
操則耕田之歌可與三子並論子或者曰觀殷墟者歌麥秀彌  
周衰者歌黍離悲齊亡者歌松柏思臣義士每母子聲歌寄之  
然則托耕田而歌又別章獨不可與乎嗚呼三人之歌歌于無  
可奈何之日朱虛之歌歌于欲有所爲之時無可爲而歌忠憤  
之餘也欲有所爲而歌名譽之端也厥後南山之箕九泉之情  
亦欲托此以感悟君父耳遂至于隕身而祿職若此者欲使  
于靈龍之感可不爲之寒心耶然則吾詩之

之也惟忘立苗之不疏異穀之不餽而耕田之歌不爲也不然  
白馬食粟亦光無日天下皆若乎勃菴則世事可知矣悲歌若  
童者豈可火哉

評 爲童忠憤所激而託爲歌慨以歌而夢之又因歌而危  
之所處甚高田

柳寄

蘇軾宋

班固有言當享文時天下以柳寄爲實矣夫實矣者謂見利忘  
義若寄父爲功臣子而又執劫雖推諸呂以安社稷父君親可也  
東坡曰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以功臣子而與國賊游且厚  
善也石碣之子厚與州吁游碣誓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



曰大義戒親屬商之賢不及石碣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爲洗冤爰之穢固之爲義隲矣

呂后

司馬遷漢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縱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荆蜀罕用罪人是布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張辟疆

李德裕唐

揚子美辟疆之學陳平也若以童子而敵焉焉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及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恃哉校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疆敗之向使劉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爲賊矣觀高祖遺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慮矣以王陵有爭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奇柱之任今掌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內有東平朱虛肺腑之親是時產祿首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帝將相何至危懼又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室哉漢高曰非漢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處獨有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蓋先朝嘗則劉氏之業必先呂宗及呂后之殘劫屬尚以給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謀之人非英傑之士倘才出於世豈受其結說哉嗟夫與其面之於難孰若制之於易由是而和平勃用辟疆之計斯爲

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徂秦柏四皓以安太子所爲必  
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諂明矣  
評 以辟驪訪謀爲非及信矣



人物論八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文帝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司馬遷撰

孔子言必世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  
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屢歷鄉政正服封禪矣  
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文帝

班固撰

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蓋有不  
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  
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絺所

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徂秦柏四皓以安太子所爲必  
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諂明矣  
評 以辟驪訪謀爲非及信矣



人物論八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忠古今人物論

文帝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司馬遷

孔子言必世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  
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屢歷鄉政正服封禪矣  
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文帝

班固漢

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蓋有不  
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  
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絺所

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教朴為天下先治霸陵  
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器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  
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  
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  
几杖羣臣奏益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  
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斷獄數百絕致刑措嗚呼仁哉

文帝

蘇轍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文帝以柔御天下劉強者皆乘風而  
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後其嬖卒召貴其兄弟佗去帝遣俯伏稱  
臣匈奴築城為邊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縉紫雖未能調伏然  
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  
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  
已老歿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是錯之計削  
諸侯地漢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遺三十六將軍湯天下  
之才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  
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  
誠如文帝恐而不削濞必不反遷足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  
其變而為之備斯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  
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豈更甚



不才謹  
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墉深其陷阱時伺而謹防之虎  
安能必為害此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好  
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是錯者鮮矣

文帝

謝鐸

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則無所施而不可不然得惠之而象  
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賜几杖而鐵券之恩適足以怒傑  
尤在宋祖可以罷蒲羅而削地之謀適足以禍是錯然則文帝  
之於吳賜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獨有見於几杖之芒及而無見  
於鐵券之斧斤乎漢之文帝亦不能無憾焉

評 以吳王之反處几杖之賜意遠詞切幾於一字一珠

文帝

顧克

文帝以高皇帝側室之子奉北藩於代宋昌建策絳侯奉迎立  
為天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恭修玄默除苛辭姚開妖言之禁  
去收孛之令還千里之騾驥惜百金之靈臺造道之樂絕奇麗  
之語塞躬衣弋綈革鳥常帶起化千身以先天下求直言極諫  
而止釐受群臣之贖不斧鉞不朝之主不枉桎受金之吏且目  
補賦而心田野足軒陛而口茅茨故勸農之外無奇語蠲租之  
外無異說而重民以厚本之政蓋天下新去湯火而帝以骨梁  
餌之故煙火萬里方內有安寧之慶禁罔踈濶司刑無鬼哭之  
虞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民生其間亦一時之三代也非寬



仁養儉之主其孰能之哉其俗夷也每飯念李赤拊髀思頗牧  
投轡行細柳外雖和親而內不棄自治之策匈奴三入而三拒  
之未嘗窮兵出塞與薄伐獯貊至于太原者如一轍蓋天資甚  
美故令德善政相望于冊使得道學之臣以佐之十堯九舜易  
足云也惜大臣不過絳灌申屠之徒而亦不免於微疵曲過淮  
南王以輻車虎而致斗粟尺布之誑新垣平以詭詐進而有王  
杯敗元之失作廟留陽說祠五帝師心不學短喪廢禮為全美  
之累焉

淮南衛山王

班固撰

詩云我狄是庸荆舒是愆信哉是言也淮南衛山親為骨肉勳  
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藩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相僻之計  
謀為叛逆仍父子存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  
臣下漸靡使然天荆楚剽輕好作亂適自古記之矣

賈誼

皮日休書

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大矣哉其命世王佐之方也  
自漢氏革應高祖得千矢石不暇延儒人及為天子制缺度弛  
處筆而夷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制未悉惟生草其書  
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通流貨幣天不祐謀絳灌  
與謗竟柱其道出傳湘沅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  
湘沅文以弔之故其辭曰嗚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



子識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荆則有齊趙秦魏矣何不舍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駢尚子蘭之讒不忍合同姓之邦爲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棄文甚於平常漢時舍文帝則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舍諸侯則胡越矣則新書之文戒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情深其詞隱而麗其義瀟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見棄文生不能自明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乎一時而在於百世之後者乎其生之哀平與余之悲生與吾之道也廢與用卒未可知百世之後論其文而有之者復何人也

賈誼

蘇軾宋

非才之難所以目用者實難惜乎費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豈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費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待君如孺文獨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棄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屢試于天下苟非太無道之國皆欲勉疆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時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蓋猶曰王改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曰天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

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龐參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尚帝之寵將此其君臣相屬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落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無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優游而際天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人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悲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矣迨至於大紀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安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伯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賈生論

劉鳳明

或言賈生之不遇以死非然也夫賈生信不世之才漢文又不世之主也以秀才遇若主不可謂不遇也漢興未久法制未備



大臣皆功臣質未少文欲鑿改創易有所興造功業斯其時又不可謂不遇也賈生所陳帝深納之彼進用而大臣內忌姑置之長沙歲餘輒召見宣室生不過一洛陽少年言而傾動一時帝始出之旋召之亦可謂相知之深矣對前席至夜半帝乃嘆自謂過之而今不及者非與臣下爭能誠惜其才又不可謂不遇也逮於復還而卒以死者非帝意生其或者缺望乎安知帝之不終召也斯所謂亡之命也夫又烏得為不遇哉且世之懷才德欲一造國廷吐憤懣積世不可得又况得望見顏色又况得前席從容顧問至夜夜乎文况得使人主記憶嗚呼此蓋不世之遇十載為生幸而又為生惜者謂不得盡其才而格於大臣之嫉也然生之策陳蓋用之矣意用之以削諸侯王而安帝室武用之以平四夷而陳以益昌生之言無一不酬假生身在亦不過爾一布衣立談間而隆鑿業與良乎蕭曹何如哉豈與夫無所見於世有其才不能一試而蔽晦遺恨沒無聞者同語也史誠重賈生故悲其天枉而惜未究所為吾獨崇賈生之遇文帝漢之盛主三代以還不可復見其待賈生不薄也雖際遇似疎而所建亦足當哉

評 崇賈生與文帝遇且其美終見用於漢賈生可無憾矣

屈賈詞記

王世貞

嘉靖己酉予按郡至長沙其水曰湘水故楚屈平所自澤地至



漢時賈誼出傳長沙王渡沅湘水爲賦弔屈原因以自悼云今  
蹟猶有極賞天傳宅者以詢其里學士大夫夫類能言之然未有  
祠祀予嘆曰是身以揚推明德表勸風興而塵起頑鄙或其責  
與於守土者語長沙守某守曰唯唯謀之丞某倅某某出官之  
羨尤材而計之爲極若干左祠屈平右以賈生配采籩豆酌椒  
水奠焉而屬予記其事予少也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慨之矣夫  
士蓄志担榮慷慨而激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奉  
身綽綽之鄉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以語干國  
也屈平蘇公族事懷王王故嘍嘍斬斷子蘭上官又內誣斥指  
逐之佞孽參五而受怒參蓋天抱激激之節莽草越不懼之發  
而欲求近亡字者此於楚固難也流涕逐放瀕死而志憤懣不  
忘者其意乃可悲而羨也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終灌東陽諸  
公特推升少識熟馬上之故親厭薄儒者豈亦習於內誣斥指  
之術哉賈生何媿此逐也賦所云鳳凰驥驥者似謂平不能晦  
跡豈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主上保久宗社愛深  
而慮長顯至哭涕太息至微或比物假訓者其於量身誠拙於  
國計何耶不亮其衷而較其淺曰自天於天年過矣過矣楚王  
昔懸令尹使使持重金璧而聘莊生去弗領曰吾與戛尾而  
泥中之龜也莊生殆得全其天楚又何賴焉予故特記二子祠  
之悼凡長沙之薦紳士與史請土者過而將以弔者惕然有像

君奉公濯行不涅之志焉。退乃惟所以失約。諸聖賢之訓。發善藏而道濟之。至徒以極今而愴昔。僅藉撫幽憂憤。喪之思。蓋二子之言。既矣。非所望於來者也。

評 二公放逐。既斥非不知為身謀。而忠愛根心。自不能已。結欲後賢以二公所遭。愴感而道濟之。其意尤佳。

任賢 者祠壁

李多見明

萬曆甲午春日。多見奉檄丞茶陵州。州隸長沙。見既將母至州。居三日。受事長沙。禮也。二三大夫館之。屈賈二先生祠。見欣然。振衣七謁。一先生。事秦休。棲止其下。又三日。循屋楮。擲筆。東蘭。為二先生九頃首。而墨竊有請於二先生。屈子之心。爭光日。

月達如子。長尚有何國不容之語。豈曰九州相君本之賈子。夫固不知其嚮言耳。即其悲哀於梁。以身殉職。此豈輕於去就者耶。獨軍閥之賦。似猶較量於生死之間。而司馬氏顧棄。蘇自失。抑又何也。夫卑濕固不必為病。鵬亦不能為祥。發書之占。亦偶。恐有觸以洩陰陽之故。明造化之妙。而史乃以為調居。又曰。意不自得。是又致賈生者也。且云。駿之亂。謂人莫知。而投江。夫屈子若曰。已哉。國無人兮。如宗國何。蓋不忍見之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夫豈屑屑於子蘭之疾。而發憤於上官。斬尚之後。為耶。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史之傳。二先生。誣。二先生者也。取二三葉而已矣。

評 親賢生之以身殉職則九州相君其爲寓言可知凡論  
人者皆其所自爲也先生其亦自爲乎

伏生

張起巖

暴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不可愚祇自愚以速滅亡而  
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揭乎天固不可得而滅也噫秦及  
已冷漢治津新孰謂禍雖散下之餘而有伏生孺然又存獨能  
壽遺疑於胸臆以傳來學而新生民耳目哉是蓋天相斯人界  
之以九十之年而其所以托之者有在也按漢儒林傳伏生名  
勝爲秦博士壁藏書以避禁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  
于齊魯文帝召時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晁錯往受  
之衍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孔安  
國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義文志尚書二十九卷乃其所授  
者漢儒謂之今文隋經籍志乃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  
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授千乘歐陽生生授兒寬寬授歐  
陽之子世傳之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張生傳夏侯都尉有大  
小夏侯學宋蕪榮得以書出伏生者二十三篇傳歐陽欲崇文  
秘目尚書大傳三卷爲伏勝撰晁氏以爲勝終之後歐陽生張  
生名誦所聞特撰大業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今文尚  
書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爲秦博士秦坑儒無所施其學至  
漢始傳然則先生之學既施於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系





之秦而系之漢趙曰漢濟南伏先生祠

張釋之馮唐

司馬遷漢

張李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為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陸  
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廟廊書曰不偏不黨  
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平平張李馮公近之矣

吳公

陸 燾明

漢文帝時吳公守河南治平課天下第一史不詳治平之實漢  
畫不列傳今去吳公字餘年其事可得而聞乎曰可何哉曰其  
善於用人乎夫用人優於天下而况於郡乎然則何以知其能  
門人也曰其以為實選乎方吳公之在河南也聞誼秀才召置

門下每事察當為及吳公之為廷尉也理竟未遑風碑賈生曰  
年二少有大才夫漢初高年惇德者稱公故申公稱公轅公稱  
公滕公薛公皆稱公其益前也巨石之父稱公然則吳公其高年  
惇德者乎故稱公賈傳曰吳公與李斯同邑嘗學重於斯由李  
斯之時至是猶能廷尉焉故曰吳公年高惇德者也夫以吳公  
若是其著宿也誼之在門下年且十八若是其少也公能忘其  
年而用之也則其他壯而賢者可知矣非所謂善用人者乎且  
漢之郡守二千石之秩也嘗入為大尉廷尉御史大夫若其定其  
尊也誼在若生若是其卑也公能忘其勢以為幕賓則其地位  
顯而有謀者可知矣不可謂不善用人也况洛陽河南之謀已

也自誼秩調以下蓋也公不恤其賤進而用其言舉郤內之地  
尚有餘材者乎雖古之善用人者不越如是而已矣故謂吳公  
之治平者皆誼之故也誼之學善言民情而急風俗凡誼之言  
於朝者皆天公之行於郡者也故凡文帝之所不爲者皆天公  
之所已爲者也嘗是時天下治平尚有能右之者乎顏師古註  
漢書曰治政平和也言其治政平和蓋天下也信哉斯言也嘗  
是時也暴秦之習未盡殄黃老重吏之政方熾按書收擊之律  
猶爾也吳公能用賈誼治平具政可不謂之賢乎且吳公李斯  
之弟子也舍慘刻嚴酷之教不用乃用後進之賈生可謂用夏  
禮矣者矣雖曰不賢吾不信也故充用人之類雖三代亦不過  
此耳或曰吳公用賈誼位至廷尉誼之言盡行漢之天下何如  
也則誼之英才出人萬倍亦非吳公之所及矣曰昔者子貢問  
孔子曰管仲子產豈鄭之賢大夫乎孔子曰亦有賢者焉齊  
有鮑叔鄭有罕虎子貢曰管仲相桓公而天下之諸侯皆尊子  
產相鄭三世而晉楚之兵皆息鮑叔罕虎之爲賢何也曰吾聞  
鮑叔之舉仲矣未聞仲之能舉人也吾聞罕虎之舉子產矣未  
聞子產之能舉人也故夷吾舉堅刁易牙開方而亂齊子產  
用賈吉而萑符之盜興故鮑叔罕虎爲賢然則吳公者且誼之  
所及乎曰若是則吳公之賢雖文帝有所不及文帝之於誼也  
鬼神之論以爲不足禮樂之請以爲未遑蓋其用誼言不如吳

公之用之盡也曰非然也禮樂之末遑文帝之碩本也鬼神之不足文帝之厭末也然則文帝惡乎長日用吳公故吳公雖用賈誼不如文帝之用吳公也故文帝優於吳公吳公優於賈誼

評 吳公治平第一在于薦賢生無人論到此

文帝不拜喬夫

李建機明

古之賢主未始不欲盡天下之才而碩有所終抑而不用者此其所存者大而其慮遠也夫賢主綜覈庶政有成群職即微局小吏有尺寸之長固汲汲焉樂得而垂用之然而政體風化之簡關尤有大焉若于是即欲用之而終抑之寧使夫人有之伏之嘆而不敢以長驥競之風寧使吾有兼才之名而不敢以傷天下之雅道嗟乎此老成之士所為引笑而爭而玄默之主所為轉圜而聽者也文帝不拜喬夫吾以為帝之所存者大而其慮遠矣夫帝之問上林尉諸禽獸簿也尉不能知而喬夫知之尉不能對而喬夫為之對是喬夫者其材誠辨而于上林令之司誠宜也帝與之且詔釋之拜官是矣乃釋之何爭而帝何卒聽焉嗟乎文帝其棄材之主釋之豈妨賢之士吾固知其所存者大而慮遠也何者人主之所喜天下之所趨也故曰君見其意臣將自表與君見其欲臣將自雕琢人主而可以小善中則提給便僕之夫至自飾而望進矣人主而可以小辯中則利口

巧佞之徒爭游辭而求庸矣如是則舜競安得不長而雅道安得不傷是故賢王之政崇長厚尚簡重其進人也不以小善不以小辯昔者秦穆公思斷斷之臣而至於化化之夫截截之言則曰我皇多有之夫豈不知敏給之人可以奏功幹局之能可以備用老成近於迂濶重厚嫌於少文然終不以此易彼者誠以塞躁競之塗敷大雅之道為政體風化慮也夫嵩天之能誠過子尉矣觀帝之所問者尉也尉不能對帝固未問及嵩天也問未之及而代之對何哉吾想其代對之時其語言且氣態小人之所為而長者之所鄙也蓋釋之所謂喋喋者也帝徒以其能而察之又欲從而超遷之使釋之不爭而上林令果拜則天

下有以窺帝急功好佞之心於是委瓊璣之徒將爭奪其辭知而騁其口說以鬻長術技而見為謂能由是將有越禮祖而議治庖閔白不必其所司而謁于不待其所問即如問吳獄問錢穀將有非左相而代勃對者矣有非右相而代平對者矣有非廷尉非治粟內史而從旁對者矣若此者帝亦將遂拜為左右丞相耶遂拜為廷尉治粟內史耶蓋遷一查天則天下皆為嵩天以求遷一查天不足憂而天下皆嵩天則大可憂也上一杯冷不足惜而長鑿競傷雅道則大可惜也夫與其得樸樵之材孰若政體風化之為重與其知上林禽獸之數孰若存政體維風化之為急與其程功能核職業者各簿書會計之間孰若



夫天下淳風使人相率而為長者之為利也然則釋之之乎帝  
之從亦見之審矣或者曰若是則能者沈抑而不售而無能者  
振以得長者之舉人主使能之謂何天下之治不趨于讓乎慮  
曰治固有體吏固有職夫為上林尉而不能對諾禽獸薄是尉  
不職也已之可也乃番夫不待問而代尉對則越職也即置勿  
問而更遷其秩非也昔韓昭侯醉而深典冠者為加衣侯受而  
并罪典衣與典冠者其罪卑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與冠以為  
越其職也番夫之事無亦類也冠危者乎如并罪之是慘礪之備  
也君子不道也如其當之尚口之屋成矣故罷上林尉使人不  
敢以知官愛職絕不自有幾幸之心不拜番夫使人不得以昏

吻進身聞天下佞夫之口噤塞之矣

評 未段罷上林尉而不拜番夫可謂處置得宜矣

文帝誅薄昭

李多見明

問者曰文帝誅薄昭兼乎忍耶曰非也夫人情有所重懲則其  
持之必力慮之也必過而不復有所顧忌此其情固有所甚不  
得已者也夫薄當孝惠時怵於人境之威至高后欲王諸呂平  
勃唯唯燕居深念不敢喘息代於斯時當虎口履春水膽落魄  
喪端端不能安朝夕及定冊迎立功宜先齊徒以王舅得惡薄  
氏欲弱而立代周昌觀變馳驅告王王僥得立其心懲外氏卒  
須臾忘備哉故一殺漢使罪在必誅帝之心固慮昭一失刑



有如齊東年朱虛之徒約宗國與失意大臣起而誅昭如誅產  
祿故事將何辭以謝執言之臣此固其處之過持之力而萬萬  
不得已焉也豈其心哉故曰御坐之賞鑒於厥姬薄昭之斷懲  
於呂產毋深為帝咎也問者曰是則然矣如太后何曰此固太  
后意也彼其織室之輪衛慮既久北軍夷戮寒心未灰是未必  
不釋懼於昭之誅也豈帝之不念至此哉問者乃服

評 諸賢之論只為漢法薄后慮推見至隱則惟此篇也

漢文帝殺薄昭諫

港若水明

春秋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禮齒君之路馬有誅蹤路馬笈  
有誅兄王人乎替殺殺人皇同執之舜不得廢之於其父况其  
舅乎况所殺者王人乎故竊負而逃遵海濱而廢聖人之心如  
是而已周官八議之法非聖人制也誠如是則天世之恃親與  
能殺人以逞者相屬於道矣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有誅  
若昭者豈謂將乎

漢文帝誅薄昭辨

張鳳翼明

漢文帝用黃老術治天下宜默而好深沉之思者莫如文帝而  
薄昭之誅固非不知親與貴之足誅也意昭必強不可使而至  
殺使者則其將來之橫殆踵諸呂昭不殺則漢世貴戚之禍不  
待王氏而後發也而論者以太后不食為愛夫婦人之情愛其  
子必甚于愛其弟憂其子必甚于憂其弟使太后不食帝亦不



中論  
卷之六  
食若武王之事文王而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然則太后必不以弟之故而忍於其子必以子之故而不忍於其身矣以帝之周慎計慮必及此故寧使太后之不食而以身同其憂不敢使社稷之不血食而以身任其咎也不然後之好論事者必以為居攝之禍自文帝始

評 恐啓後世外戚之禍則文帝誅昭之意深矣

漢文帝不相嘗廣國

胡定明

事有足以爲天下之患者不幸而身當之則其懲之深矣長時軍有類此者必反而思前日僨職之由而不敢復出於此以爲無及之憂雖其可以無過慮者而亦終莫肯安意爲之縱肆起於不戒畏懼生于有懲而過焉固也嗚呼人生之用人以正過之患也而矯之以過于重亦宜有所不免也哉昔漢文帝欲相齊廣國取而久念不可曰吾恐天下以爲吾私賣氏人皆謂羊文不能以至公處已而使賢者以親誅呼帝之言則然也帝非直有所嫌也亦有所望而重懲之也凡親戚之臣其勢重而心有所恃勢重則易以驕有所恃則輕犯法及犯于法也誅之則傷恩舍之則法壞蓋天下之難處而易以有過者莫非親戚之臣故其爲道獨有當貴之而勅其用者舜之於象使舍其貢稅而其事以屬吏乃可爲法親之而欲其用是若之疾而述其敗也監般之事可見矣東山之役幾播天下而無以庇管蔡而王

與周公亦以爲深戒終其身不官五叔而僅有土誡親堂不  
而惧其後或有不可逆觀如武庚祿父之變者則吾將無以待  
之孰望其安全而不失富貴之利也薄昭之爲漢易也而不免  
於死則亦文帝之過矣不早抑遠之以銷其驕悻驕恣之漸而  
又委重焉其爲慮也不已疎乎固宜昭之至於不赦也嗚呼漢  
法則行矣而獨不爲廢思乎哉愚思以信法固帝之所以病疾  
不寧而深難之者而其弊時出于姑之借之以權文帝奉此亦  
思之矣以爲今日之計曾不如禁絕投五符之不用之理以裁  
其過而退以安全之福其他所謂愛之者祗以禍之故一切絕  
其私愛發賢而薄愛而之而不效用惟深惡後有說厥不才者

一旦乘勢以成裁時薄昭之禍而使吾無以處也薄氏固是矣  
帝獨不知廣國之諫抑退讓非昭驕悍之比哉帝蓋昏之矣且  
將大用之然念盛滿之地賢者所難處而君臣親戚之際易以  
開譏間猜疑之源吾未有以折其後則亦幸有廣國也廣國之  
賢也而不免於君蓋亦懲之深矣世多疑孝文少恩絳侯之功  
握璽而親授之恩至厚也而一夫見告輒下之獄侵辱困屈僅  
免於死吁文帝豈寡恩之主哉嘗見高帝時誅先戚族者往往  
出於驕蹇放潰怙功以邀其上而憂勃犯焉摧折挫抑猶特有  
以全之也重厚如勃疑亦非諸彭標悍之流者勃之重厚也而  
有韓彭之畏廣國之退慎也而有薄昭之憂有所懲而重焉無





感也大抵天下之幸未嘗不得於敗誤懲創之餘而無所戒者常以輕失之能草霍先者莫如宣帝而身死之後霍氏無遺種武帝相竇嬰可謂能用矣而卒以爭利誅其身則不懲而輕之之患也嗚呼人主之厚其勳賞之臣而縱以成霍光之禍則曾不如絳侯陳外之無恙而其子親戚之族則亦卒重懲之為廣國之計而毋使至於薄昭之親而不免也哉

評 飛鴻昭而不相廣國豈文帝本肯後引霍光嘗與車尤為明驗而詞特古雅

亞夫論

茅 坤 明

千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天下而後可以擁四海之功明察

於幾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足以待之學術定于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重而制其衆否則未有不災及其身者也條侯亞夫自父以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下以來諸呂相王而劉氏不絕者如響亞勃與丞相平計誅諸呂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當是時蕭何已沒漢之侯王將相以功佐劉氏者唯勃為最勃死而亞夫復繼父為太尉出將三千大將軍以定吳楚之難吳楚不叛則膠東濟南菑川以下五七輩幾不可為非所謂拱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威於上者乎而梁孝王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始圖梁王急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而不救梁王幾沒亞夫固以為不如是則不



足以制吳楚之輕剽而捷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能不曉  
其以吳為傾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太后母子兄弟携手  
帷席且歎且泣道其所以故聖王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齊太  
后請帝之封后弟王信蓋所以視帝亦所以自廣好家也漢興  
以來母后家往往如是聖王不能徇祥浮湛其間而更欲以法  
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之勢於上信倚后之勢於  
下而聖王欲以區區吳楚之功處于骨肉左右怨讎之間正所  
謂以庸庸而投燎毛之原決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積且  
深也聖王之在當時其所自廢吳楚之功不可校考予觀其於  
帝之時也獨設大威不為聖王而不勝其快也夫願上庸信

著他日又買尚方甲楯以待荏弱其矣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  
驕僭之微所不能免明矣彼景帝者是錯之所教習以申韓刑  
名之學而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為梁王后弟官之謔者必曰  
亞夫父子相繼定國難功多不能盡封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  
然則曰亞夫自多功驕縱無人臣懼讓一至而不疑存至則豫  
臂而起三至則令人陰伺其過而法制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  
食而不為置箸者以梁王與后弟信之謔既深特怒而察之耳  
廷尉按買尚方甲楯而曰君縱不欲及地上耶欲及地下非有  
所受於左右之指安忍附會其欲至是哉善乎漢世之功臣而  
能頌然究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及陳平三四人而已彼皆能

為黃老之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者雖非為學術之至彼其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處卒累王及后第王信二三貴戚讒沮之間且不免於難况后世疎遠之臣而不幸有所獲罪焉欲其無危也得乎悲夫

評 以不救梁怨條侯條侯免矣信累王后第之請條侯又寬天下之反何以服天下

周亞夫

王世貞明

漢將能持重決勝無如條侯周亞夫其為相侃侃識大體於申屠嘉遠矣父勃亦不如也然而亞夫之下獄其禍不在於持后况蓋侯封而在不救梁始夫累天子之介第也而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羽林口必能為百端以讒入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諛必能深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每亦以條侯最七國重委梁以董之而為向背地進耶不然被吳楚亞夫功最大不若封即諸將亦無封者而梁王以拒吳江都王以請封吳俱賜天子旌旄出入警蹕實大將軍盛樂陽兵封樂太常布從下齊趙封彼其論計動精寧能一一埒亞夫也太尉之選丞相亦以貴極無所踰且中外之望歸之耳非必帝心內喜之也為丞相三歲而下獄下獄不食數日而死者無辜髮豈意者且一朝一夕之故也夫以晁大夫周丞相臨江王皆帝之股肱肺腑骨肉一旦而棄之若承蠅帝真少恩哉藉令其勞細柳軍亞夫且坐扞諂大

不敬誅矣安望其貽之後也

評 卽勞軍細柳事評之則景帝不逮文帝遠甚

周亞夫屯兵細柳

蔡煥如明

嗟乎餘僕豈不誠上將哉蓋營稽古牒善用兵者至誅孽斬  
受煙而三令五申之卒以茂樹奇績整閱諸侯頌今條侯受關  
外之寄馮三尺以令萬軍遠使天子不得馳驅其與棘門霸上  
之軍相去豈直徑庭哉帝噴噴嗟異且曰真將軍不惑耳嗚呼  
此匪獨條侯之善將也則帝之厚遇將焉藉令帝也以深刻之  
性行其疑忌之私則不以為跋扈必以為狂悖而目攝之且中  
傷之矣豈得自行其軍法若是哉故信耳登印非信耳之諫懼  
高帝之善將將而自弛以釋然也條侯屯軍非條侯之密恃文  
帝之厚遇將而自嚴以振武也則所遭者異也嗟乎夫使將之  
有所懼而託以自釋抑亦將將者之過矣

評 淮陰之處高帝條侯之遇文帝議論自奇

素絲諫趙諫駱乘

劉夢松明

趙同宦者也與比宿伯子皆用秦曼頷意色授策有龍子孝文  
皇帝帝嘗與趙談駱乘故呂祿舍人袁盎進諫曰天子所與共  
六尺與非四方文學之士則天下英俊當今朝廷雖乏人奈何  
與刑餘之人同戰乎於是帝不得已出同同亦涕泣越下吁嗟  
平豈不偉哉然則無可諫乎曰諫則是而諫之心則非也天

宦利餘也春秋之美君無近刑人加閹人于餘祭者仇餘祭之  
近刑人使閹侍成其好也是故伊及危種趙高故多立二子能  
為秦宋禍哉秦宋其媚而忘其患也文帝與同驂乘走蹄罷  
車之故跡卷妻象之宿疾矣宋蓋乃引節慷慨面折貴倖不候  
席之已傲軒之重避而觸安陵之交解龍陽之寵至于文帝有  
雖色而強咲同子躬垂涕而下車則雖士季及陷于晉當展硬  
諫于周何以加為當時王侯震憤宮闈削跡公卿大臣莫不多  
之直聲布聞天下矣而又何諫焉曰以其心則成于私也夫人  
臣事君不蓄私志不懷舊死忠以事上而無二心是以祁奚舉  
先文終薦參不以私而棄德者何也誠先其君而忘其身也蓋

之惡諛其故乃由于素不相能懼周子近幸日夜譖毀暴其過  
短無所出乃用兄之子種謀當眾廷辱之使其譖不行噫此所  
謂因忠以就名棄私以快忿者也足軫施於像之計也非所以  
行於君也雖趙諛以媿媚幸由星曆顯非有曾相國之賢羊舌  
赤之才郎去之無害而宋蓋之心則固內深而非引義矣且以  
孝文之賢未必遺誅于譏諛溺于媿媚而文景之世吳王治國  
日久表海鑄山招置亡命恃國冢當嚴忿太子見提及形已露  
負固不朝蓋果有忠悃不諛岳發憤脂臆則當相吳時宜批  
其逆鑷摘其膏膏可以正其被逆之亂即不聽則殺身以明忠絕  
脰以旌信長瞑不顧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而後可也乃復墮程

之笑日飲醇醪以避霍世上俱上書臣具得失下恐臣理之于  
韓延不敢訟言其非案治其罪緘口卷舌結辱固齒無行而後  
說以無及噫此豈比子之忠解揚之使哉誠利其多也况多受  
吳王金盛言吳王不反至于七國遂起鼓行而西有恨其身陷  
遂陷錯于無辜又豈忠臣事君無二其心者之所為哉夫騷乘  
之禍非瘠于七國之難也適同之叱宜其叱于吳王以之庭也  
而顧不忠於吳相而直工郎中不憂強藩已成之勢而憂閭閻  
未然之私豈其智不及以諫於車下則可以除患而甘心謀于  
吳王則股臂及而頸蓋也吾固謂表盜之乘隙中人一行于  
同子尋行於是公辨人之言即車下之故智也世及之諫即却

坐之曹直也故曰表盜忠不足而智有餘若哉揚子推言之也

景帝

司馬遷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女至孝景不復愛其姓而晁錯刺削  
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四西蜀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  
漸也及王父偃言之而誅侯已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  
哉

景帝

班固

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變國密文  
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垂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  
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



唐漢云文皇美哉

景帝

郭子章明

子讀漢文帝遺詔而知景帝之爲人子非孝也詔之言仁厚惻  
怛大都在禁重服喪厚葬二者夫禁重服非禁其子也謂生既  
不德無以佐百姓死又使人重服久臨以雁寒暑之數哀人父  
子傷長老之志爲吏民設耳文之治霸陵也因其山不起墳器  
用瓦不飾金銀銅錫遺詔詩詩因其故無有所改差有感於張  
釋之之語恩異日發也乃文帝崩七日而葬葬三日而景即位  
遺詔所以禁吏民者景以自禁使天子不行三年之喪遂永爲  
制而詔其父以短喪之議節未子綱目亦言曰帝崩遺詔短喪

不於乃景自短非文詔之短也晉愍帝三年盜發漢霸杜二陵  
及薄太后陵得金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遺以實內庫  
則遺詔所云無有所改景悉改之矣考薄太后崩於孝景二年  
則薄陵所藏皆景貯之非文之意也而暴其祖父遺骸於數百  
年後其得爲孝乎魏文帝臨終自作制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  
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  
罪在明帝而釋之忠以利君明帝孝以享親也當黃初時霸陵  
未發故景得逃其誅而不知景之罪與明之罪一也後之作史  
者改書帝崩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則短喪之罪已有所歸  
獨於發霸陵下未明書景帝實金銀於中以爲晉代盜發其本



竟無以誅其違令之罪令後世爲人子者無所懲也嗟乎景帝之  
違文教令不獨此二者申屠嘉周亞夫屬之將相者鼎鼎屬之  
家令者而俾之俱不得其死薄太后死未寒而黜薄后竇太后  
尚存而免梁王王芥骨肉魚肉舊臣夫子謂孟莊子之孝在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景親文何如哉班固之贊曰周云成康  
漢言文景亦臣子推尊當代之詞非確論也

評 以短喪薄葬二事責景帝與不改父之臣則景帝無所  
辭于不孝之罪矣

景十三王

班固漢

昔魯哀公有言魯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愛  
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孝  
安爲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事諸侯王以百  
數率多驕恣失道何則旣陽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循  
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惟大雅卓犖不群河南獻王近  
之矣

吳王濞

班固漢

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歛使其衆以據山海利運亂之萌  
自其子興幸枝發難卒亡其本親趙誅宗竟以夷隴昆儲爲國  
遠慮觸及近身乘益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  
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距其屬蓋謂吳耶母爲權首及愛之





咎豈盡錯耶

袁盎晁錯

司馬遷漢

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對袁轍慨遭孝文帝立賢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遠好於賢竟以名敗晁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政教報私怨友以忘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

袁盎晁錯

班固漢

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袁轍慨遭孝文帝立賢適逢世時已變易友見金宜說未於用辯身亦不遂晁錯說於爲國遠慮而不見其身其交親之經于溝瀆于盎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惡夫錯雖不終世袁其忠故論其流行之語著于篇

晁錯

李元賓唐

予嘗讀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獨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謙按錯潁川人起爲諸生事文帝爲太常掾故以英詞漢書卷九十九爲中大夫及景帝卽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于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息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剪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爲漢或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



怨恚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勦入狂夫為計料勝一舉遂獲長舌及構七國借誅錯為名景帝無非當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同典在紆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况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遠乃歎秋長悲蓋為天子之憂爾始高帝封漢於吳以誡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割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虜使無樂圍以絕其道無條侯以羅其武則秦之虜後駭蓋之內可食勦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諫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揮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遂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危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寬史臣責錯之父不遠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是錯用至忠之畧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等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阻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笑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國濟身則忠有不違忠有不違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評 錯之謀漢忠矣故深罪袁盎及景帝

晁錯

蘇洵

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縮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者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討夕循循而磨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晁錯妙謀制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是錯愚呼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

晁錯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憂至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短為之則天下狙

松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憂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強勉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音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是錯善思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誅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墮日衡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

強而驟測之其爲變豈足懼哉錯不於此時措其身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矣忠臣策士所以憤慨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秦燕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遺其謀是以秦益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患雖有百秦豈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不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



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故臣得以乘其隙錯之  
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評 錯始謀則忠第令天子自將而已居守則怯故有間可

入甚是

晁錯

何去非

古者持國任事有囚臣焉杜患於未兆預備於未形者賢臣也  
禍結而排之使安難至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國安矣黎而措  
之危世治矣汨之使之亂者非愚邪姦臣也蓋姦臣之不足者  
忠愚臣之不足者智忠智不足而持國任事禍之府也昔方兆  
錯嘗忠於漢矣而其智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權也是以輕發七

國之權而其身先戮於人之一言可不謂愚乎彼錯者為申商  
之學銳氣而寡息好謀而喜功之臣者也自孝景之居東宮而  
錯說之以人之術數也因以智籠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聽  
之彼挾其君之以天下聽之也欲就其所謂術數之効是以輕  
為而不疑矣發而不顧卒以憂君危國幾成劉氏之大變而後  
世之士猶或智之獨子雲乃謂之愚子雲之愚錯也非以其智  
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國未發之禍而故趨  
之其亂也東諸侯之勢強矣強而驕驕而反亦其理也然而  
東之而使無驕抑之而使無反者豈固無術耶而錯之策曰削  
與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矣



錯之術無他越之以速久而已錯之所謂禍小者以吾朝刻其地而募得其民故也安有數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為之役也吳王所發五十萬之衆者皆其削郡之民也連七國百萬之師西嚮而圖危關中乃曰禍小者真愚也夫七國之王獨吳少嘗軍旅為宿姦故惡其六王皆驕夫屠稚非有高材絕器扶智任術足以統大計者其謀又非前締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備梓相視而起皆吳寔迫之欲并以為東帝之資耳當孝文之時澤之不朝廢於死之隙而反端著矣賈誼固嘗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過甚不窮其姦而以恩禮羈之是以足孝文之世三十餘年而澤無他變也澤之及於孝景之二年而吳王吳若四十餘稔矣萬髮固已就衰而向之勇壯之氣與夫驕悍之情窺覷之姦皆已但釋矣今一旦蒼然空國西嚮計不反顧者澤豈得已哉有錯之鞭趣其後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海有三郡且南面而撫其國者四十餘年錯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趙諸齊皆以暗隙微塵奪其封國之半彼固知其地盡而要領隨之是以出於計之無聊為一決耳向使景帝襲孝文之寬假而恩禮有加焉而錯出於主父儼之策使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蒞其勢則澤亦何事乎白首稱兵冀所非望而發趙諸齊不安南面之樂而其為澤役也吳王反勝也國天人之所共棄未有不至於敗滅者然亦幸其未為晚兵者也使其

誠曉兵則關東非漢有而錯之罪可贖戰方海之起也其謀  
於宿將則曰必先取吳其謀於新將則曰必先據洛二策者皆  
勝策也而吳王昧於所用故敗亡隨之其曰必先取吳者梁親  
景帝之母弟國大而強比強秦燕而西界高陽今釋梁不下而  
兵逐西則漢衝其膺而梁福其眷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將以先  
取梁為功者國全之策也所謂以正合者也雒陽阻山河之固  
扼西兵之衝積武庫之械豐敖倉之粟今不疾拔而徐行留後  
則漢騎騰入梁楚之郊以處之敗可立待也此新將以先據洛  
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謂以奇勝者也二策者皆勝策也雖互  
國之當無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數也若其當時無以變舉而並

於之以救之也是以吳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攻雒此所以亟  
敗也所謂復舉而並施者銳師捲甲以趨洛陽重兵疾攻以覆  
梁都雖無能入關而山東舉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則漢兵得  
以東下知據洛而不知取梁則梁兵得以彊後使銳師據洛而  
重兵攻梁雒已據則漢兵不能即東漢兵不東則必舉吳梁來  
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於此乃此聚而不分以壓吳楚梁未及  
下而亞夫之兵馳入滎陽而壁昌邑矣求戰不得欲去不可旁  
皇無所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為曉兵者也向使吳王兩用其  
策而又假田祿伯之偏師提之以趨武關周丘長驅遂壓陽城  
之北反雖不遲而禍實大矣嗚呼孰謂是策非真者哉

中論

評 謂錯無策只是趣吳速及其言刺骨又指書壁聖後權  
之勢使謀聞之寧不為之寒心豈真及速而廟小哉

袁盎

洪邁宋

袁盎每借公言以報私怨初非其意一意為君上者也嘗為呂  
祿舍人故怨周勃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致文帝有輕勃心嘗謁  
申屠嘉嘉弗為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為遂同所害故沮止其  
驥乘素不好鼎錯故因吳及事誅之蓋盎本安陵廢以管其校  
心忍戾如此死子刺客非不幸也

評 無借公言以報私怨又其盎之平生

袁盎

黃震

終侯元勳也淮南王帝親弟也盎及出為郎皆斥其失既而明  
終侯無謀止淮南遷蜀者亦盎也盎以故名重朝廷下劫同之  
驥乘邠夫人之同坐申屠相稍不為禮則折脇之盎殆以強直  
自矜者與但梁王之謀雖以忠見賊迹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  
矣

田叔論

王革明

昔梁王武殺天子議臣袁盎等十餘人天子震怒使田叔往按  
之太后憂慙不食叔燒其獄詞而還於是天子昏梁王效太后  
立食諫者謂梁王景帝之寵弟太后之愛子也田叔苟具獄詞  
以奏帝欲誅之手則傷太后之心而成君殺弟之名欲救之手





漢法爲無辜矣故燒之誠是也而不可謂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者矣愚竊以爲論之未盡也夫以藩臣而殺天子之弟當大罪也以使者而鞠天王之介弟重罪也此正當求情有實而爲國家深長之處不宜苟且糊塗以僥一時之倖也是故盎之殺誡出於臆說而王不與知即則此實尚發赦之事爲否輕矣前然罪不在王詞不必燒也誠出於王之使之耶則視薄昭殺漢使之罪尚可有諫詞亦不必燒也夫其燒之也非曰罪疑惟輕也亦非曰其功其說有足論也特以太后之故而憂漢法之不行耳彼王有罪則奉其獄詞而不問漢之法果有是乎有漢法此法而出於一臂之覆則蓋王之驕恣不軌者且得藉此爲而

齊而漢法愈不可行矣且人之常情事出於頭明者雖重而易釋而獄之愈密莫可踪跡者則其疑之也必深方是時使鄒陽之計不行王信之言未納而天子之震怒未息則空手來見帝之疑且不止於殺漢臣而謂其謀危社稷夫必空叔以阿縱之料而再遣驚吏治罪矣是重太后之憂而增帝之不德也安在且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哉梁王之免誅而田叔之無罪則以鄒陽工於劫制王信而帝已先入長君之言故也嗟乎陽城梁之謀士也能厚指氣使皇后兄弟而轉移天子喜怒於俄頃之間獨不能借諷然奪一治獄吏之心矣乎吾意獄詞之燒鄒陽陰有以教之也惟其狗陽之教故知信言之必入而諒帝怒之

必解而又有太后者為之主是以焚燒獄詞而不忘也不然以帝之刻薄少恩雖親厚如是猶尚以一言之謬而即東市之誅又當其盛怒之時暫命史試而取以空手來見也哉叔之空手來見也則有所恃而為之也嗚呼叔之見左矣叔於按梁之際求情責實而不為苟且糊塗之計獄詞既具則奉詞以請於帝曰太后在上而梁王犯誅辟之則傷恩不誅則廢法臣愚竊念當七國連衡梁國困急使梁王右足一推則山東非漢有也是其安社稷功足以說於天下臣願以弊為法擇一小國變置梁王使吏代之當俟其子孫克蓋前愆則復其故封仍著之令曰國官八議兼總議功今後親王有大功如梁王者除謀叛弑逆

外罪咸從輕典量移置小國選其子若孫之賢者後之如此則太后無不合之憂帝無殺弟之名而漢家之法亦無弛而不舉之患何則親而有功者獨一梁王耳以此為例則親而無功與有功而疎者皆不得藉口矣尚何憂漢法之不行而必以燒獄詞為哉雖然武之罪豈帝為之也夫杖等威定儲貳治道大計也而帝皆忽之故梁王欲用警蹕則許之詔蹕欲請傳位周許之傳位此二事者豈細故也哉不能以義法裁之而唯母言是

憂庸非辨之不早辨故耶嗚呼吾於

之臣聖人之垂戒遠矣

音於播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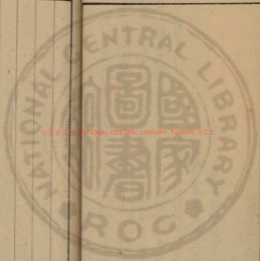
權德輿

如故禮備使願是謂全德不  
爭譽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  
循吏失割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終史記始作之傳以誠正爾  
而後以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或為都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  
兔活賈姬從容奏諫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侍南守誅凌濟首  
惡又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人欲千創目為雁門守匈奴  
不敢近邊至為倘人像之時尉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  
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且入居公卿出總  
列部堅劉忠托終始若一坐臨江之榭常太后之以身死漢廷

人異處有以見所以之不網王澤之地廢也蓋在史氏終而  
明之以旌事君以勸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創于長既首冠  
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言惡夢之義於此缺矣夫以推埋沉  
命侮文巧誣之徒目為善言惡夢之義於此缺矣夫以推埋沉  
爭大體又何補焉噫嘻洪範之沉潛太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  
雖未踰之斯近之矣不隱惡以避死不枉道以憲官無虐父之  
華異申根之慈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劾而無虐怒而  
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非而非失

入公請引是非爭大體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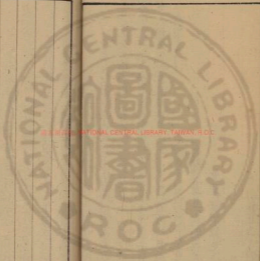
© 2010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信矣首列酷吏傳都其其心乎幸千載有知已者



© 2010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  
主生於心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

知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

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闔越舉  
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田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  
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  
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  
何所懇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  
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  
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

年馬邑豪蕞當因恢言匈奴初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  
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  
恢議使馬邑賈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  
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  
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  
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  
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  
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  
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容耶

武帝

顧充明

建元之初首策賢良方正於大廷得一代大儒如董仲舒爲之  
首而秦儒出谷濟濟盛朝於是罷黜百家歸諸六經之說憲章大學  
潤色鴻業遺文餘采莫與比盛帝於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  
塵使其味仲舒勉強之言用申公力行之語納及黜多欲之戒  
以奮其雄才大畧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惜其狹小漢家制度  
而窮征極討神仙土木之事相繼逞欲李少君以却老用藥大  
一戍以神仙致鬼用衛霍以征伐用卜式以輸財用桑弘羊以  
言利用張湯以舞文用張敖以遠使用而紛紛制作卒成於數  
人之手由是封天禪土以期不灰起栢梁臺存承露盤以冀長  
生凝神於蓬萊境形於海上作畫渡觀通天堂高宇雲覆千楹

林錯以招來神仙之屬程璜申則建宋庠閻若到則通大宛沙  
善馬則遣武師伐昆明則習水戰兵運不解肆意遠奔使百姓  
去室家之樂坐劍枕戟矯旆控弦以從役而匈奴亦創艾遂逃  
窟伏空暮南之王庭過之未嘗不哭信以爲威振百蠻武暢四  
海凌跨六合籠駕八表得志滿意無以加矣卒之瘡民而蝗國  
川血而山骸犀皮玳瑁不足珠茹藟竹杖不足貴夷歌已舞不  
足多而中國亦以虛耗雖法繁於秋荼利析於秋毫百姓皆單  
其地之世竭其廬之入不足以填無限之欲壑如處頽屋面  
皆風天變盜興不可救藥乃作洗命法造直指使奮鉞而並  
出以搏擊天下好大而大不遂其功而功不成而文景之澤槁



無餘潤矣且以鉤天宮爲堯母門不盡青蠅之用極而俾遊虜  
亂父子巫蠱之禍京師流血僞尸數萬悲愴於思子宮之作向  
非本心呈露輪臺梅道明於知子付託得人其與秦皇相去亦  
何能天寸哉

董仲舒

班固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  
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  
興故頽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惟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  
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大經離析下帷  
發憤潛心大業今使學者有所歸此一爲群儒首其考其師友淵  
源所漸猶未及游夏而曰管晏知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歆孫  
龔爲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弔董生文

胡翰

出國門以南邁今涉衡湘而濟舟波流渾其若河兮道既阻而  
且修臨廣川之故墟兮曰天子之首丘望原濕以懷思兮悵欲  
去而夷猶嗟王風之不競兮人各蒼其私智道術裂而民散兮  
世已久而莫制燕趙各多奇士兮僅有取其慷慨非天降其大  
雅兮嗟茲爲之表廟聖垂法於春秋兮志雖微而可耶士明經  
以致用兮義非后而不食徵天人以爲言兮明爰具之在辟引  
君致之當道兮情眷眷於排側盡舞舞而樂三代兮得一士而

不能用苟不用其亦已兮國無人而身重豈直而見憚兮私  
飾詐而取寵用舍倒而莫察兮邪正溷而猶允譬不中夫獲牲  
兮執鸞刀而薦絜登爨味以實饗兮滌黃流而注茲競列方以  
爲員兮攬矩矱而去之徒操木以齊本兮列繩墨而止之下皇  
皇而靡所騁兮上訕訑以爲得孰好賢如緇衣兮孰惡惡如巷  
伯古固難於知人兮詎多欲而不惑庸侯時之見察兮庶師言  
之允一謂伊尹無以加兮雖管晏弗之企探淵源其尚渺兮又  
豈滂夏之倚賴何一低而一昂兮慨未章季夫子之志曰正義  
而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穢內顧而如斯兮察王佐亦矣異俾  
說過以獲禽兮固吾心之所耻比陳下之三黜兮由是道以事  
人百里之飯牛兮昔沙摩而七身道有時而誦方亦有時而仰  
諒天命之未遑兮獨君子而平生民

曹嬰灌夫

司馬遷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而灌夫用一時策策士而名顯魏其之舉以  
是楚武安之貴在日久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  
不遷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盡其至隨彼兩  
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來慶不載竟賦嗚呼哀  
哉禍所從來矣

曹嬰灌夫

揚時

武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實與以漢約再之許太后言可



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較士類專用儒術雖唐福之辯不能遷  
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獲獲其其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  
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羽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  
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出於外戚進顯活者無度尊已以下  
人壯夫義士宜耻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爲名高其  
志養文何汚也蓋驚慙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夫  
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忘其身非自  
取與實憂區區徒爲於的收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戮是亦不知  
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具子不族幸矣

東方朔

章表明

何言少時數同長老賢人通於事及胡時者皆曰胡口諸侯  
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謂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  
爲刺言不純師行不純喻其流風遺書幾如也然胡名過實者  
以其慷慨多端不名一行應諾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  
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掛柱下爲工  
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忘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胡之  
詭諾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  
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惟語附著之胡故詳錄焉

東方朔

夏侯湛唐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厭次以爲樂陵

郡故又爲郡人馬事漢武帝漢書但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  
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濳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  
直道也故頹頽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  
節不可以久安也故恢諧以取容容其道而蔽其跡清其質而  
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群君乃遠心曠度瞻智宏  
材個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陰陽圖緯如一字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  
覆逆之數經脈藥灸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  
習而盡其功經目而過於口過耳而諳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  
含弘大凌轍御相湖海委條博覽靡不盡其精而不休履時

不憂厭戲萬乘若僕交親錄列如草木惟茲邁倫高氣蓋世可  
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矣讀者又以先生嗑吸冲和吐故納  
新嬾寢前髮垂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恍惚不  
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非  
徇路寢見先生之遺像殆造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  
作頌焉

汲黯鄒當時

司馬遷漢

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衆人乎下邳程  
公有言始程公爲廷尉賓客闔門及獄門外可設雀羅程公復  
爲廷尉賓客欲往程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

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張湯

班固漢

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缺焉漢與以  
來侯者有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祭  
且推賢楊善固具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富之陰德亦有助  
云

杜周

班固漢

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  
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至莽建武杜氏爵乃傷  
絕評其禍祥元功儒林之傳及能及也自謂吾居首善豈其然  
乎及欲浮沉當世好詩而成以建始之物深陳女戒終如其言  
庶幾乎闕靡之見徽非夫浮華弗習之徒所能窺也奈何勢而  
抵隄稱朱博毀師冊愛輪步之議可不畏哉

衛青霍去病

班固漢

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  
軍觀古名將皆格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賞各  
天子嘗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  
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驥騎亦倣此意為將如此

衛霍

王世貞明

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為太史公敘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

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之絕而已指畫軍事若親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虜於老如公孫弘兒寬者二將靡耳奈何雍容取公相為也彼蓋以李廣自况也太史公於遊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推虜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評

即太史公與李廣衛霍等作傳語意有輕重乃知太史公以李廣自况以衛霍擬公孫弘諸公是歲太史公史之失於私者教語中固轉極妙

李廣發建

班固

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曰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泥溺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策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家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蘇武 要胡媚

祝以高明

世之所為子卿犯繫者十九年不屈之節是耶非耶乃子卿所持還報漢天子者十九年不屈之心耳即其間所歷苦甚悲愁一切可駭可愕之事果飄風疾霆視之而區區胡媚有無顧何



足深辨至為千古不決之案也蓋季陵所稱胤子孟堅輕筆之  
史傳陵與子卿為執友而良史稱孟堅於子子卿九原其何辭  
也獨不思子卿受詞衛律引佩刀自決單于萬眾旁觀股栗猶  
曰意氣激耳至於閭關北海上酸風苦霧者十九年渺然以百  
千萬里外如綏君臣之誼寄之于危脫之節旄願獨一胡婦其  
心哉此其事之有無誠不足辨獨念他日白頭歸來母死婦嫁  
誠者不以為子卿痛心而輒以沙漠無據之事輕疑賢者其  
謂之何愚以為子卿即有之而內之毋衷亡恙也外之節旄無  
恙也即有之安知非陽結天驕而陰圍生入王關以報漢天子  
耶此其事之有無益不足辨所恨漢天子所以待天子者甚薄

陰陵故諛邪之口則季陵一書未必非常當年好事者假筆吾千  
陵而因以深中當時忌者之意後世信以為陵書而辨信子卿  
有胤子在蓋自孟堅歿而天下萬世惑矣於乎方子卿飲陵北  
海上謂武父子無功德灑漢爵通侯願置肝腸自效語語楚蘆  
陵為感動泣下霑襟至引分自責陵之忌心結矣誠何難以胤  
子誣子卿此其事之有無益不足辨而愚所為子卿扼筆者十  
九年不屈之節惟夫十九年不屈而護邪之口之所以乘間入  
也

評 惟取子卿十九年大節胡頰有無誠不足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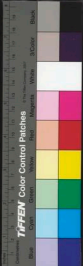
蘇武 馬足繫品書

錢 穀明



忠臣抱狗國之志而天或有以相其機君子可以觀盡忠之報而要非所以論忠臣之心也夫忠臣之狗國為朝廷之大體計也為萬世之經常計也而一時之死生得失固視之如鴻毛等之如浮雲初無有越乎其生而避乎其死欣乎其利而感乎其害之意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而已矣然而天下之大勢不可以久辱忠臣之大節不可以久淹於是冥冥之中天若相之使之生而全利而益而卒不可以久窺其故者君子曰是人臣盡忠之報也然而人臣之心則付之無心焉耳其幸而成天下之事也吾願之而已矣不幸而灰天下之事也吾安之而已矣吾身已許之吾君吾國之心已誓之無二則又何心於非望之福哉

又安得而有苟且倖倖之謀哉知此而忠臣狗國之志其可白乎天下後世矣吾觀蘇子卿屬足繁書之事未嘗不深異之而又未始不深諒之也夫武帝挾長駕遠馭之才為東征西伐之舉顧匈奴之體大不可以猝服而強制也於是衛青霍去病之徒日驅馳塞外以圖靖此醜虜而單于之心亦因以震懼粉通首使乃致蘇武仗節北行適犯犬羊之怒焉昔于北海大澤之間者十有九年於斯時也彼雲囓毳形影相弔孤危之困彼既耳之矣牧馬逐新胡笳互動凌寒之地彼既順之矣倚節起伏雅誓獨持雖循律李陵環左右以進說彼且拒之嚴守之固矣則其捐一生以報國致一死以遂志固其分內之事而觀觀於





萬死一生之策以中不可必成之計者子卿何心耶然而天下之事固有屈之於前而伸之于後人臣之遇固有始乎直危而終乎其安者雖是夜光之珠雖沉于九淵而出之有時未嘗不可以照千乘也太阿之劍雖墮于泥塗而試于既遇未嘗不可以割犀兕也士君子思貞之氣壯烈之懷可以燭日月而耀山河對天地而泣鬼神者安得終身於憂辱之鄉存沒于變夷之地生爲異域之人歿爲異域之鬼而泯泯不可物色也哉則夫鴈足繁書而得以生還中國者非其謀之必中而策之必行也蓋子卿之天有以謀蓋于冥冥之天而天之心有以陰祐乎子卿忠義之心故其虛誣詭誕之說有以奪天驕之聽而售其術

世不然一羽旄之微何以御萬里孤臣其來以十九年荒漢當窮愁之思可必之一物以寄其不絕之聲耶然則繁書之繫不繫不足辨而吾之所取者子卿之心也子卿之心知有朝廷之大體而已矣知有萬世之綱常而已矣奉命虜廷伏頭不避思以此心而自靖自獻于先王之靈也專對絕域有死無二思以此心而求雪乎主憂臣辱之耻也棲遯朔漠百折不回思以此心而褫羶裘之魄而壯霓裳之氣也雁足之書將何為哉彼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組綬既零山川改色老母終室生妻去惟其于一身之利害得喪曾不加毫髮于心而猶區區念雁足之其異哉豈以十九年飲血含哀之節而一旦托烏之無知者以



表其去國懷鄉之感哉是子知抱節無求之心固有歷千載如一  
目者矣是故謂帛書之繫出于他人成之則可逆於天意之  
默相則可謂子卿有意以為之而委曲以求事之必濟則不可  
何也彼其心已甘為漢死而非所計也後之為子卿者吾重  
有取焉王倫二十一年於熱而矢志一日得以辭故主之知洪  
浩十五年於金而抗節不<sub>一</sub>得以終付託之重是知伏節死義  
之士其精神柔氣曠世相感而視彼世之反君負國者吾誠不  
知其何心也噫大夫死則死耳卒為王卒無為瓦全安能伏  
首大戎乞憐自活以負此七尺之軀為衛符李陵之為哉故愚  
所取者子卿之心而雁<sub>子</sub> 按苦之事不足誇也或曰此常惠計  
之以給匈奴者嗚呼惠之說得行孰非天也

評 壯子卿之心鴈足畫不必問甚是大議論

公孫弘

班固撰

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遽跡羊豕之間非  
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  
實而四夷來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子為牧  
弘羊權於賈堅衛青蒼子奴僕自殫出于降虜斯亦髮時版築  
飯牛之朋矣漢少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  
篤行則石建石慶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

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滑稽則東方朔枚舉應對則嚴  
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閔憐律則李延年運籌則蔡弘羊  
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師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  
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墳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崇  
修洪業亦議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諸玄  
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  
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  
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  
見述於後世參之名臣亦其次也

公孫弘

李德裕唐

古人稱周公吐哺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  
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稟上  
聖之資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戾太子立博望  
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  
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其易合者膠固矣何以言  
之劉澤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其羽翼劉武  
有鄒陽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說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  
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嘗為善終以左伍被敗以是而知雖  
骨肉之親非周公盛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  
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網之疎濶追



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非必當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幾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爲非宰相惟有平津政出一門自然無傾奪之勢其令客故人不居顯任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肥饒阻河象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雞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方弩吾皇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屈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客館何益於謀議哉况近世東大政首常不下三四人而彈博遊相明與魏鄭齊列所謀以傾奪爲首所謀以勢利爲先是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姦智獻奇計者道其和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豈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貴顯崇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開閣謝絕賓客則朝廷諍失

評 宰相不當私招賓客所關甚大

公孫弘 水旱不對所由

黃道月 明

萬世以平津侯弘初對策時不對水旱所由卽據筮而斥之以曲學阿世嗚呼弘六十餘年人幼習春秋著名里閭迺汝汝者世寵哉春秋遇水旱必書未嘗曰某水應某事某旱應某事也



庶每事徵驗之說何昉和昉於洪範範有之曰狂恒兩若曰僭恒惕若執不謂此說洛龜所錫神禹所次也于是天下後世迂儒執之以譚治術士執之以煇俗泥襲之英弁蓋附和大亂真而悖理子輿所謂畫信書不如無書良有味乎其言之哉弘郎非純儒料概于衷久矣彼其駭豕東海誦讀不輟氣何壯也上書于時屢紕屢進志何篤也年至垂老堅不應召守何貞也夫好經術如武皇弘豈不能附會經傳如毛戴諸人好戰伐如武皇弘豈不能親執鑿案如衛霍諸人好適道如武皇弘豈不能間關蠻戎如張蘇諸人弘蓋重念之也漢以雜霸起豐沛文景承平休養因就明區備武皇雄才大畧屢出億萬代而紛紛制作真欲四三皇而六五帝者此不能觀與吾而為毛戴諸人也止于經學之臣耳衛霍諸人也止于開邊之臣耳蘇張諸人也止于奉使之臣耳當大有為之時遇大有為之君而不能建大有為之業如素所盟者何水皐之不對所由弘蓋隱然宰相語也當時武帝求才之詔何日不下而隨用隨殺武帝蓋知無可為相者仲舒而膠東長孺而淮陽強之知人何哲哉故弘之策居末而帝親擢諸首不五年以丞相封侯帝國喜得弘弘亦喜遇帝也脫使仲舒而對此必殺夏竦之事而對矣使長孺而對此必直聲責禹湯而對矣弘曰未聞堯有九年之水又曰桀之餘烈是何其婉而切也乎何其諷而直也乎奚以明其然也曰



堯不曰禹曰桀不曰湯則知湯禹非召水旱之君也是之謂炮  
而切又曰堯有九年之水曰桀之餘烈則知堯尚遭水而桀惡  
且及湯也是之謂諷而直帝也才而狡也固深中弘之對夫夫  
是以適西南夷舉朝不敢言也弘曰罷帝曰罷徒郭解舉朝不  
敢言也弘曰族帝曰族武皇朝為相者至於捧印綬而涕泣安  
得有此不動聲色而立此奇勳也哉平津之侯帝固紀弘之功  
矣而不欲顯名之言或者曰弘誠賢也而祿得無許乎噫以六  
十餘年之人不五年登相封侯即二世覽羨之而弘之收豕寒  
能安能遽忘也以許貴弘不近人情矣宋儒好沒人善故自申  
公以阿世責弘而宋儒遂曰弘曲學也甚矣宋儒之過也

評 大抵為弘釋慚然議論自高 詞原自條暢

司馬相如

班固譯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  
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令德一也相  
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楊  
雄以為靡麗之賦諷百勸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  
已戲乎

司馬相如

蘇軾宋

可馬長卿始以污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嘗有  
野建明立繆臺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惠



者其父母之邦乃復於其軍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  
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萊乎卓王孫慕富遷虜也故  
駭而喜耳蜀多君子何喜之有

司馬相如

張獻翼明

漢世得人之盛莫如武帝漢廷之才莫過相如靈均以來一人  
而已故嘆不與此人同時訝其為造化所限雖相如自謂亦云  
包括宇宙才固難哉觀其墓大為七志在感五登三一何傷也  
昔趙有藺相如嘗責秦王傾城擊缶使不辱于諸侯可不謂漢  
夫壯士哉相如名太子既學慕蘭相如為人更名相如他日諫  
策則誠以人

人主創造德之塗垂仁義之統率非慕蘭而然耶至竊嘗于卓  
氏滌器於市中又何穢也如髮衝冠頭血濺王相如所以揚名  
發譽者何自貶已自污以慕之耶曰相如仕宦常稱疾閒居不  
其官爵然則卓氏之富氣與漢武尚書給札孰與市中滌器哉  
顧未肯與公卿之事而自苦如此者意本以玩世肆志故穢其  
道濁其迹而不顧也其所謂于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所云  
雖人主之前猶假虛辭濫說以寄排調何有于臨邛令卓王孫  
哉耶說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與夫縉紳先生儼然造焉  
者皆視之亡是烏有之流耳故可以傲世市中金馬犢鼻褌數  
皆烏有無是之說為之若委瑣程毅拘文牽俗當世取悅云爾



者誠非其所居矣故曰黜明已翔乎家廟而羅者獨視于殿澤  
不可以察相如之姆乎昔東方生與相如同時雄節邁倫尚氣  
蓋丑卒至割炙于細君太史公遂以滑稽目之又淳子覺所云  
合尊促坐男女同席皆此類也第使後之慕相如若阮公者至  
若魯追婢累騎而還使俗中之士疾之如讎抑又過矣雖然相  
如亦滑稽之雄也特以曠世逸才免與東方淳子同傳太史公  
可不謂知相如哉

上式

陳 瑄

漢方事匈奴而上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歿天  
下方事匡財而式願欲助公室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衆  
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為之故天  
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娶寵眷過自以為有用于天  
下及武帝嘗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董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  
衆人而為之乎

李廣利

司馬光 采

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功不  
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  
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使倖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移其所  
愛則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  
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愚曰過矣





評 無故而興師為侯一廣利誠不如無功而侯之為愈也

桑弘羊

張 或 唐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磔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處賢者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禹顛類於庖人太公生釣求備於魚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曰則公孫疆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羊濞醜則惡家章進劇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戕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於政志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李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

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况振臂抵掌力為天下聚斂之人乎羨也者君子之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踰而君子之所不忍為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烏用桑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井無藉之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為盜者慧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王愈害弘羊善心計幹蠶織折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失運亦何負於弘羊哉十式繁已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兩孟堅躬修漢史垂法來代柰何以錐刀異類為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李陵

秦少游采

草食之獸不疾而易殺水生之魚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  
大常也如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謂  
變行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  
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  
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  
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掄也方漢武帝  
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爲強盛控弦百萬與中國抗衡衛青  
之後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與  
應接然後有功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浞稽山與  
單于七八萬騎接戰百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  
騎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而還又嘗將輕騎出  
煌燉至延水出貳師未嘗困絕謂以小擊衆可以爲常不知卒  
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將軍度用幾何  
人而足不過用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  
使信伐荊既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  
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荊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小擊衆爲  
利哉以爲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  
而奢以爲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  
而擊之則折爲三盾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鳴呼以王翦之



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忠無才忠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身也方陵之召見武靈天子欲使爲武師將騎重陵心耻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哉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頹其家聲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躡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大總管師十萬皆投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况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未也

評 陵不能善養氣以取敗根本之論

李陵 令子解知吾心

王應選 明

嗚呼陵欲子卿知其心哉忠佞攸分心迹昭矣以子卿而知陵是以忠臣兼士而信背君降虜之孽也子卿惡能以知陵也故陵之佞不足以文奸而武之忠又天植于性則畢命抗敵者自不恤其身而乞敵輸款者自不顧夫兼甚矣陵非子卿之傷天况漢恩自淺胡恩自深陵之心心乎夷者也嗚鳧北飛一鳥南翔武之心心乎漢者也以武而知陵則虜庭又一陵矣以陵而見知於武則漢庭又一武矣然則知陵者知陵之佞知陵之背漢而不忠也固不能使之相知以心相信以道也何也吾觀漢



子知之使虜也下年奉使詰首而歸揚眉吐氣抗節王立其經國之忠秉身之操十九年如一日若陵之在懷則甘心臣虜圖倒風靡有太謬而不然者其別子卿也自陳衷曲欲子卿知其心者豈不以已之提兵而往也出征絕域五將失利陵獨斬將塞旗追奔逐北其功足紀耶豈不以匈奴舉國興師陵獨挾空奉冒白刃棄本難御其降非出于本心和又豈不以已之降也非其心臣虜將欲乘機違會以收桑榆之功以報漢皇耶噫是皆陵之所以障其奸也臣之事君也有死無二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者其為國之忠也生則樹勳以靖國難于方族死則殉求以垂芳聞於不朽者其自為之節也子陵之伐匈奴也寄以專

而佐以五將使能掃除虜孽肅清疆域以還報漢皇遣將之責

其上也不幸而兵盡矢窮救援不至則北面爭死一戰而斃亦

可也何至草間求活乞命于虜哉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

平也以陵之臣虜視武之不屈其心迹之判甚矣而欲子卿知

其心者意以陵事親孝臨財廉與士信常思養粟不顧身以救國

家之難其素所蓄積者也方其出萬死以赴公家之難一不當

意而於其母臨年被戮妻子以邀利於強虜哉况醢醢肉醬之奉悲

加夜月之凄其無不飲血而痛恨者也陵獨非人也邪噫獨不

思臣不可以背君背君為不義將不可以降虜降虜為不忠故



臣有功而君錄之錄之其分也而不敢矜無功而君殺之殺之其命也而不敢怨陵于此也使能官威沙漠勸功單于而君殺其妻戮其母亦付之命也乃降首就命于虜庭則其逆節若矣其答子知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殊不知與其刺心自明劍頭見志若效節致命取信于君與其痛母悍妻充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紆禍于親也其視臣之慷慨激烈捐軀殞命者大徑庭矣而欲子知其心哉故子知其心者豈不以陵之在匈奴也尚以公主任以左弦足以附夷困華也終陵之身當未嘗扣關發矢以犯中土且于武之別至泣數行下足以感武之泣則其忠志不忘故王者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漢也虜陵之見武也道之使降則子卿之泣陵也豈別別哉泣陵之降虜而委身于溝壑也觀其當別之辭其傷之也深矣先儒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所以刺陵之忘君而絕陵之非漢臣也子卿其知陵之心哉由陵觀之墜君命挫君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于前隊家聲于後不可以言智罪適于躬移禍于母不可以言孝信如樂天之所識也然則子卿不足以知陵而知陵之心者司馬子長也其報任尚書曰陵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主其所推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謂其有國士之風彼自以為知陵之心矣不知誣上以濟其私媚交以飾其罪

則李陵生降既潰其家聲而子長厲刑又罹于國漆陵固不忠  
于君而子長其不直于友矣然則子卿之不知陵也所以為忠  
而子長之知陵也所以為佞

評 據拾詳明至以子長為佞尚當別論

終軍

柳宗元 啓

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  
若觀蟻之移穴說而不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  
而又聳聽之已則夾起奮怒強越扶淫夫以媾老婦以轟奪  
人之國知不能斷而俱死馬是無異厲天之遇噫呀呀而走不  
顧險阻惟族者之從何無己之心也

司馬遷

班 固 漢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傳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  
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帝顛頊之事  
不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  
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  
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併諸侯有  
戰國策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  
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  
至於采經據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踈畧或有抵牾亦其涉獵  
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



非頗終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侯則退處士而進叢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還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司馬遷

蔡元儒明

司馬遷之牧李陵非美然一言之失遽罹橫禍情亦可哀遷亦甚以此自愧故其言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然而隱忍受辱不肯引決者非畏死也英雄之士有所懷抱死地隨死人之念不忍沒沒焉名不表於後世也觀史記一書網羅天下摭拾舊聞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成一家言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其有良史之才雖其多疎畧時有紕繆或篇章倒錯或遠近乖張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而總其大較真命世之宏才信矣子過觀其父卓犖奇偉雄深雅健出入變化茫無畔岸如虎豹之不可羈如蛟龍之不可測讀之令人開心明目神思爽朗後有作者莫之先矣而要歸文直事核無虛誕之辭此其為不可及也獨其凌陷不學疎畧輕信實難免蘇子由之譏朱晦翁深以為然而呂伯恭甚不喜其說姑舉一二言之如作亂夷



族乃闕止字子我者也而史記遂以為宰我子貢之學已闕性  
與天道晚年日月天階之喻其進益深而史記述其遊說諸侯  
之功若公孫衍張儀之爲者又列於貨殖之傳與自圭猗頓等  
同科其叙伯夷之無怨通篇皆是死辭叙孔子世家不得其要  
傾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是何語也孟軻  
不與孔子同列而廁之淳于棼慎到騶奭列傳之間其見去韓  
愈遠甚他如刺客盜賊之類游俠奸人之雄皆稱之不容口項  
羽之暴虐學於帝紀陳涉之叛李堅之世家鄭子產有輔相之  
才樂之循吏皆無識者則子由之議亦未爲過班孟堅才遠不  
逮而妄非之因循之功易於創始可輕言哉固謂其先黃老而

後六經重勢利而羞貧賤以今觀之皆似未然其先黃老者以  
當時漢重黃老不知尊孔子之道如其意焉而先之啓問者所  
由示鑒戒也不然以遷之學識縱云淺陋豈不知黃老之不如  
六經又何以孔子在世家而老子與申韓同傳耶其作偵殞傳  
重勢利者非不知勢利之不當重權憚而自傷也觀其與任少  
卿書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  
而許焉爲其志可知矣許氏曰作書以昭公論於天下後世却  
棄之以已意則不灑然矣此遷未到灑然處斯說最得子長之  
心異於矮人觀場者世儒又議其本紀叙五帝而闕三皇无非  
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至於五帝三皇皆不及焉以其世遠而



慎所不知也遷逐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五帝之事雜採諸書已不足信而遷亦自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猶難言之况三皇乎其美後學之不可妄議也

評 史記短長此足盡其大槩

崩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班固漢

書放四罪詩訟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疊謀殺而魯隱危棄書搆卻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有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詭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攻盟宋產放江充造壘太子殺自天作奸東平死皆自小應大惡誅臨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田千秋

楊慎明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遂謂天下豈有神仙哉妖妄耳之說言千秋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寃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

張騫 諫特皇侯

張邦奇明

博望侯張騫既失侯為亡言西域諸國所有欲以款動上心得復使焉以為功而復斥侯也太史公見而諷之其辭曰嗟來博望乎君胡為富貴是覲而捐其軀越棄人倫而遠夷是圖匈奴險很同兇羆鷹有昆明心性殊西夷越在西北隅君欲出之亦



已馬西方昧谷日頭陰陰昏黑視莫覓崎嶇三池與盤石熱  
身頭痛行不得追塞懸度天設沈下臨溪谷峻若壁沉而一跌  
骨細碎君胡以身躄不測西域之人誕幻醜鄙狂笑咲舞喜而  
兄與弟怒而對與虎西域之獸大狗封牛喧喧車牛後視挑拔  
視人若仇是其地非中國之所通也不幸而至焉不可以為恆  
也昔也君嘗一試朝踏艱危更十三載而奔竄以回百人去一  
人來君胡不自恤而復求使為下式輸粟居九鄉相如獻賦身  
寵榮彼以輕易重且不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為明耶今  
夫中國之民破產飢居鬻妻棄子餓殍相望寇賊竄起天壤不  
賦大獄不理棄而啟之以至王遠夷不亦悲乎彼其駿馬翠翎象  
善犀章大駝駝人銅錫玉石塞不可衣饑不可食而必求之誠  
損何益剖身藏珠人誑為愚彼之所殘僅乃一軀而况髮身與  
家與國之需以覓侯封厭愚何如嗟來博望乎君既苦其身又  
失其所以為臣亦獨何樂哉而為是紛紛拏是博望侯此綱報  
類若取若迷舉手謝過悅而怩怩然惑溺之深終不能改其所  
為也自是之後天子先事向西域好利之臣爭事之蓋始於騫之  
鑿空而其途不可塞矣悲哉

評 博望私不顧身公不顧國求使西域以博復侯罪誠大

矣若問此詰寧能不悟耶此詰似為附劉瑜而發

庚太子

班固



平盡之禍豈不來哉此不惟一江元之華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夏取河南建丑朔方其春庚太子生有異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虜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平盡帝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子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壁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故人如亂麻基骨長城之下頭顱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雜與四方清而連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饑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應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田千秋指明盡情童太子之寃千秋才智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錯惡運境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弗陵 堯母門

黃 鑄明

立子之道不可開天下以易疑之形而示之以其可動之間也形開則天下以疑形疑我聞不則天下以有間入諛其卒也反情易駕而嫡少易位矣是故善後者必杜形以遠慮固本者必塞間以除奸夫然後可以無耦貳之禍無匹嫡之謀大本定而天下安也大抵人君之舉動不可以苟伺禍而動檢壬之當懲也故曰君無見其寃君見其寃臣將自表異君無見其欲君見



其欲臣將自雕琢言微之當諱也而况乎國君之欲其所保尤重者而可以顯示之形而陰露之問乎我以疑形人欲禁天下之不自疑而動焉不可得也我以問示人欲禁天下之不自其間而入焉亦不可得也昔者魯慶之命存拜歷經楚共王以易疑之形示棄疾而以其可動之問示群公子也故秦朝吳費無極諸人因其形抵其間而入之棄疾君矣驪姬在寢太子不得朝夕而視君厲鼻落將戰衣偏佩玦晉獻公以易疑之形示奚齊而以其可動之問示申生也故二五耦諸人因其形抵其間而入之而申生繼死新城夫楚其之欲立棄疾非有顯命言獻之欲立奚齊亦未有成謀也而有道者已能見影知形察微知

若則問之所示也故楚國之立桓在少者人每于棄疾而屈耳目而申生之不克終孤突先友已預覘其後矣嗚呼人君之舉動其可輕以意觸示人哉漢武帝中年建儲衛太子據之名策告宗廟播示士民已非一日鈞弋夫人弗陵少子也胡為遽以堯母命門哉夫堯嘗帝天下矣鈞弋可以為堯母則弗陵亦可以為堯噫太子尚在非弗陵事也且夫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武帝獨不聞此義乎胡不引晉楚前事以觀之也而遽輕以其形自啓而以問示人乎夫嘗死時衛太子未有失德也巫蠱之崇未興而弄女之過未顯也斯門一開而天下有以得武帝之形而窺見太子之問謔言高張謗讒朋與銀織者衆而文致之罪



成武帝雖欲不刈恩斷愛不可得矣人亦有言物尤厲而後重生之人先叛而後間入之言積漸也故武帝之門堯母是用江充之本也其用江充是易太子之兆也此其事不待智者而後知之而帝獨不悟耶嗚呼難言哉卒之垂堂蘭之泣築望恩之壺納千秋之既然其悔亦已後於太子何及哉故嘗謂武帝之間在門共王之間在陸獸公之間在佩使晉獻不佩珉則申生未必危歟于非罪使楚共不祈歷則羣蔡未必能尤有楚國使武帝不名門則戾太子之亡不亡未可知也嗚呼人君之於儲貳輕啓其形而陰示其間則其終必殺故苟可以賢則舍伯邑秀而立武王不為失序苟可以功則舍宋王成器而立隆基不為暴虐要於其當不可使易焉耳不然則東海立而明帝易其位建成立而太宗襲其後視置天下之大器如奕棋然非國家之福也

霍光金日磾

班固漢

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堦閣之間確然東志誼形於主受穩襮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之權幼君權無王什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屢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宜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婁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後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



日殫夷狄七國虜虜漢庭而以雋故審主忠信自著勳功上將  
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不以休屠作金人為  
祭天主故因賜金氏云

霍光

司馬光

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感福者人  
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  
知上官傑之詐圖可以親政矣况孝宣于九即位聰明果毅知  
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位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  
普憤於上吏民積怨于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矣於身幸  
矣况子孫以驕侈進之哉雖然備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賞其

子孫使之貪火照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  
之以兵及事叢舉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  
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關叔作亂捨定莊王戚其  
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  
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速使家無唯類孝宣亦少  
恩哉

霍光

陳無已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彧是  
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去霍光是  
也光承武帝孤幼之托天下之寄黜昏陟明全而歸之承征伐

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費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自大義隳於奄矣其卒宣帝知而不事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表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公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于大理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義理之常也不學而學者質也質可當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為妻乎則除患拯未就光之三夭其肯出于此乎或者又謂磾而不才歟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昏人主與上官以宰相于守闕與武庫親同列而虜患有急而求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不爾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謂日磾不肯納女后宮而光以為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陰妻為不軌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日磾謂匈奴輕漢此其知有過人者惜乎不知學也

霍光

黃震宋

霍光不學無術三尺孺子亦習聞其說而忽之愚謂漢自武帝五十餘年騁動疲極之餘海內蕭然幾無所措手足光以弘毅開濟之資托六尺之孤身四海之寄託三十年百姓充實四夷



宿服復廢昏立明舉金匱無缺之天下以畀之是中興漢室非  
宣帝實霍光也彼其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畏謹未嘗有過  
每出入下殿門進止不失尺寸屹然天人也故成就之大若此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其後世泛泛文墨議論若私意小智  
以為術者能與於此哉故嘗謂三代以後身佩安危若懼陸侯  
若諸葛武侯若郭汾陽人品雖各不同皆百世不可及若霍氏  
所少獨盛滿之戒耳不然以功論之雖伊周何以尚諸

霍光

趙 弼明

光事武帝輔孝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特由忠厚有  
餘而智慮不足故當時會諫諍臣直質是暗於知人也然田延年  
一言即數其罪而廢之因丙吉之言即迎孝宣而立之可見其  
忠厚之心矣惜乎不學無術昧於進退之理向使宣帝即位之  
初即稽首歸政還守博陸令子弟親枝皆不得干預國政豈不  
保全身名於永久乎乃貪權固位縱妻邪謀卒終三載家族夷  
滅亦可傷也









XE33938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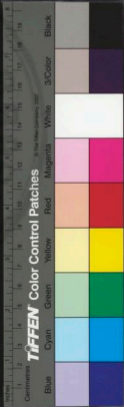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Digitized by Google



新刊陳澧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昭帝

班固漢

昔成周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亂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益鐵而罷權酷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昭帝

李德裕唐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之詐復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慚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居東鳴鴉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欲李布使酒難近罷婦股肱却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盜誅錯兵餘連殺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詭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無術未稱其德然輕儒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文實讓益鐵而罷權酷亦信任忠臣之效也繞弱冠而頌功德未益良可痛也

傳介子

司馬光

王者之於夷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罪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介子

張紹唐

虎豹居於叢林而陷阱以誘之者必遭反噬之凶蛟龍穴于海藏而釣餌以貨之者必中逆鱗之禍夷狄界在邊鄙其威虎豹也其勢蛟龍也乃中國誘之陷阱貨之釣餌而繼之戈戟以割



其命嗚呼中華之禍從此烈矣傅介子手無縛雞之力矯不如  
志勇不如要離便不如欽飛承皇華之便給樓蘭之主而屠之  
不啻机上肉不費斗糧不煩尺兵而百年遮殺漢使之耻一旦  
震刷之殆盡嗣是生事喜功之徒鈎章詬訶之輩咄咄稱之以  
爲奇彼不見樓蘭之廷有怒髮上指嘶馬南牧以爲靈念計而  
中華無夷患者是以桐喝嚙嗟同舌榮之命之曰奇功而不  
媿四夷跳梁之心梯中國無涯之禍皆坐此敵也愚請以春秋  
之義責之隱之二年經曰公會戎於潛者訊之也懼其長驅  
之漸也又曰公及戎盟于唐者誼之也懼其素華夷之辨也而  
介子其未之聞乎樓蘭不殺漢使漢使不斬樓蘭漢與樓蘭所

無曲直也數遮漢使而殺之由在樓蘭矣漢欲遣將以誅之則  
不必遣使以問之漢既遣使以問之則不當復遣將以誅之此  
其理易曉也今漢既遣使以問其罪樓蘭又稽首以服其罪則  
樓蘭之曲以謝罪而直矣是雖整室堂之陣列正正之旗以北  
指乎樓蘭四夷聞之且不我直也矧曰襲殺之乎且中國之服  
夷狄與夷狄之爲中國服者區區有信義在耳以厚賂而啖之  
出以血頸而尸之入是何義何信也繼自今君樓蘭而內附者  
肯信義我乎豈惟樓蘭桂海米天東鞭北女聞中華有此不變  
之舉肯信義我乎猶未也樓蘭特漢一大縣耳漢天子特視以  
爲島夷耳當其時武皇帝東征西伐之威尚熾衛將軍霍麟所



宣帝

班固漢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稱其能  
至千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  
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舜德殷宗周宣矣

宣帝

張棊

宣帝言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自漢家論之蓋亦不易之  
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爲已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  
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及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  
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  
天下之心也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葬亦未  
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乎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  
金美玉亘古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質爲近之  
然其嘉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設施動皆有術但其資  
美而術高耳深致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  
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廢矣  
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  
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  
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  
而無偏弊不舉之虞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可垂裕乎無



綱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濶而難行蓋亦未  
之恩矣

張安世

秦觀

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爲賢以愚視之安世亦具  
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  
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進退在道  
而不在我進而不從退而不聽有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退不肖而不能取但取充位  
而已此具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肖必與異乎已雖賢必稱專爲  
利而已此姦臣也安世身爲漢之大臣與聞政事者當天下進

賢退不肖之責而竊專爲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  
不聽也能致爲臣而歸愚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  
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燕而子禹謀反  
敬當相坐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愆博陸之願方貪  
權勢在已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  
移疾出聞詔令乃驚使騎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  
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偷而已何知士薦之嗚呼其視姦臣則  
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愚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  
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  
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



其和平而已矣故為重為多者無所於德為輕為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賢不同而其於有心則一也昔叔向被囚而奚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君亮庶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洋泣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初矣之於叔向霍諝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君亮之於廖立李平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近或遠皆可以兩忘矣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矣身沒之後天子出其奏於朝然後知群賢皆濤所進而王通以為寡而不以仁予之也嗚呼知賢之不與濤則知愚之不與安宜矣

評 以安世為具臣未為過貶

路溫舒

丁奉明

溫舒自少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因受春秋道大義而為名孝垂知法律多所平反而為名獄吏其尚德緩刑一書班氏贊其詳顧而意篤者也此書既聽於君而身名並顯厥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故曰仁者有後信矣

評 以尚德緩刑為仁信矣

麒麟閣惟霍光不名

陳紫峰明

禮有不出于人主之誠心而過為是褒顯人臣之舉者此其意



必有所爲也夫人主之于功臣優崇尊顯而不以臣禮待之者  
正以想其曠昔之功也然而思其功則必厚其報愛之于其身  
則必酬之于其後今也保全之意不墜于疑忌未露之時而優  
崇之典乃驟用于裁抑大過之後君子固已知其意之所在矣  
麒麟閣之畫圖形者凡十有一人而獨于霍光不名焉人固知  
宣帝之假寵于霍氏也而不知帝之意不在于光而在于于單于  
之朝也蓋光之擁昭立宣功在社稷凡其所以爲漢與夫漢之  
所以待霍氏者不惟天下知之匈奴固已知之然矣使其末朝  
之始首舉是以爲問則帝之心寧不有愧乎是以列之于諸臣  
之先而待之以不名之禮使其一見之頃必知漢之所以待霍

氏者非群臣之所敢望則夫前日之事非真漢之少恩也然其  
可以什夷狄之疑乎麒麟閣惟霍光不名諸邇其意夫委看英  
名臣于大義君前臣名禮之大經古之人臣雖有大勳勞于天  
下其君蓋未始不名之如曰來禹曰嗚呼說曰父義如此皆功  
崇德厚而見名于其君者也獨成王之于周公太甲之于伊尹  
而特以叔父阿衡目之外是未多見也今而宣帝之不名霍氏  
豈非以伊尹之禮待之耶然而人君之于臣不名之禮可以爲  
一時非常之恩至于番之竹帛勒之葵鴉所以昭元勳而番后  
裔者正不當以名之爲嫌也成王雖尊周公而書之于史者未  
嘗不曰周公且也太甲雖重伊尹而記之於書者未嘗不曰伊

尹也安有麒麟閣之圖造將以威夷狄又將以傳子孫乃遽沒公之名而不書哉是必有故矣大抵人之常情有所諱晦于中者必有所文飾于其外無故而加之以非常之寵必非其中之誠然者也且帝之所以待光者果厚耶輕耶重耶始元以後地節以前漢幾岌岌矣二十年間其能挈卯金旣揭之隅而措之太山之安者慈惠皆光力也此其鴻名偉績精忠峻節表表然彌滿六合之間雖在夷狄亦知有所謂霍子孟之忠矣借使后嗣不競猶富家八議之貸帝也宅心不弘疑慮且積刺芒在背固已不能堪于驟乘之時而積薪不徙正所以養成直突之變卒使副封朝去霍氏夕誅功臣之肉不寒則子孫無噍類

矣則帝之所以待光者何其薄也夫公其人則必有以全其功釋顯其身則必有以安榮其子孫豈有忍于夷其宗覆其祀而不忍于書其名哉帝之本心斷不然矣蓋是時呼韓和單于方入朝貢彼雖外夷豈不知中國有博陸侯乎赤族之慘其心固疑帝以為忍矣是雖擢髮以數山禹之罪而中國明白正大之意惡未必能基白於夷狄也夫中國本以信義服夷狄也今使奉珍批幣之始而首聞中國有薄于信義之名其不取輕于夷狄乎於是為其意于麟閣之畫列功臣十有一人而冠霍光于其首且以不名尊之使之過而觀焉見而思焉視其爵則首爵也氏則皆是也名則皆名也而霍光獨以氏稱而諱其名則將



曰霍光有非常之功而漢天子有非常之報高其形且不取名况親待其身乎誅其子孫而尊崇其身漢之法顧不甚公平有見乎此則彼不待于言此不待于辨而其所疑者固已水消風釋矣然則帝之所以不名光者非為光諱也乃為已諱也非諱其名也諱霍氏之誅也使帝而果以光為重則單于來朝之始獨不能發德音下明詔以滿洗霍氏之毒乎麟閣既屋之後又不能捐一爵命一官以嗣續霍氏之祀乎實惠不見于平時禮驟加于一旦帝之心吾知其非誠矣抑嘗及焉麟閣而畫之事而觀之蓋無一而不為夷狄設也始之以霍光帝之私也所以得單于之疑也終之以蘇武帝之公也所以服單于之心也

牧羴之節十九年不屈於匈奴一旦歸自朔庭則袁異將謂漢庭以何戒嚴之今也官不過異為國而位列于十人之下則所謂十人者其光明俊傑又當何如耶折外侮于方萌張大漢之威聲帝于是乎得之矣后世論麟閣之畫第惟曰為襄功報德計而不知帝之微意固如是其深也吾固因霍氏之事復表而出之

評 霍光無後宣帝少恩其不名霍光與蘇武畫形最後皆

為夷狄微意當時之見或出於此

淮陰博陸二侯引

王世貞明

漢有大功臣二曰楚王信大司馬大將軍博陸宣成侯光夫掃



秦魏魏取趙定齊席卷天下之十九庶皆立明誅姦取畔祗安  
漢祚之四百項氏山摧之威非信莫過武皇土崩之勢舍光昌  
真然而猜起躡足禍萌孽來韓說被五刑復夷三宗霍僅及身  
妻十不免徒使鐘室之草歷千古而長丹鳳車之轡飛南山而  
不返嗚呼惜哉

評 高宣二帝能無遺憾四六韻言

魏遂

李京明

召南國非古今所稱聖政者耶暴廢遠野聽斷隴畝沒身而民  
危剪所爰國傷鄰之良也田疇之植平焉聲施下里彼其總理  
人辭迷宮王德局豈不以農事為先乎夫民唯不農吏又不教  
民為民安得不盜欲祿民止盜非驅之于農而峻法刻誅其誰  
與我水方壞隄漂石障其流而銜命甚為方駭而驚執彈以招  
之而駭愈急故欲已衝而止駭莫若塞源而真真欲裕民而止  
盜莫若勸農而足食渤海無糞遂在清之誅行復見于孝宣之  
世矣無見奇標異之治有德薄惠流之化遂真良牧哉

評 聖民為農真弭盜安民之首務也

魏相丙吉

班固漢

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訓君為元首臣  
為股肱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  
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

人倫論  
黜陟有序衆職脩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寬其行事  
豈虛乎哉

魏相

王世貞明

終漢世而稱守成之宰則無如丙魏其奉職見功吉若不及相  
者而其人則猶之乎董猶也當博陸侯之下相繫雖其心以相  
逐故車丞相武庫令爲不長者而定用賊殺不辜事法之非以  
私也本始之代天子拱手而惟大將軍之爲而相以刺史高第  
入爲大司農又以大司農高第拜御史大夫誰爲用之博陸侯  
用之也侯以地節春歿而相以歿因昌成君許廣漢極言世卿  
之積矣切霍氏遂得入給事中去副封而攻顯君之邪謀始發  
矣相蓋竊帝之右疑憚於霍而借以脩其邪也夫以博陸侯之  
忠與安社稷之勳猶將十世宥之而不能保一髮此之血胤安  
在其爲漢德乎哉博陸侯之族誰爲族之相族之也趙廣漢材  
臣也其窺見徵指而剪抑霍氏與相同之乎忤者也夫以一九  
卿之末按脅丞相私事欲以自救而誅之固當然不有顯川京  
兆之績可少贖乎哉京兆尹案丞相承相不以爲望而救之帝  
必爲感動京兆尹免而丞相德益宏矣廣漢之誅誰爲誅之相  
誅之也宣帝之治漢選用賢能吏嚴名實國富兵強威加於四  
夷固相之材有以稱之然而陰險漢之元氣開倖盛之路以擊  
哀平之亂者相亦不能無一二也若夫寬博長者以不德收德



則吉恢乎有餘地矣

評 相之懷不如吉之厚優劣自見文甚奇古

丙魏同心輔政

沈懋孝明

古之大臣有不同其相才而同其相業者何也以其均有公天下之心而不以其才相勝也唯其均有公天下之心也故各盡其心之所安以共持天下之大體精明果敢者不自以爲勝而渾厚惇大者不自以爲不足彼豈有以才相勝之心哉每入勝是以有可否而無異同故能共成世務而興太平茂烈休聲垂之簡冊天下萬世又誰得而優劣之昔者讀班史見漢宣帝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此二人者同心以輔政赫然稱中興焉嗟乎簡冊而下丙魏有整苟非有公天下之心而徒以智數行之安能輔中興之主厚施後世哉蓋管觀宣帝勵精政理綜核名實其志已如蓬壘當屬梯六合而一新之矣魏相佐帝勇除霍氏收覆君權特稱意旨超出千群僚之右而毅然徐天下事才識意氣連遼有時非所謂特達不群者乎丙吉爲人乃獨退然不伐而已耳穆然淳厚而已耳此其才名之相遠當不啻什伯之相懸矣跡其事評其人而曰同心輔政若不可得而軒輊者此其故何也吾嘗論之矣夫杖袖相相材不同也而負荷則同鹽梅茶桂味不同也而調羹則同玄黃丹素色不同也而經緯則同然則相天下者張弛異用剛柔異宜而同歸于大



體之不可易其亦若是而已夫此二君子者其作用不必同也而有意焉彼其宣帝不世出之英主也吾其有中興振刷之才又慮其才之過而或至于紛更高帝之約束此其評議密議蓋未始不驩然合也故取漢興以來典章法度重言嘉謀次第奉行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刑獄之事奏進帝前以堅其舊章法守之思而然止其紛更變動之意當其特天下之人但見夫君權日振實謂日明名實日審吏治日進民生日安而宣帝之長材遠畧視漢家制度如規矩繩墨之不可易則是丙魏同心之微意百執事不能知而獨史臣知之者也是故毅然錄天下之事者無智名無勇功曰吾以振興高帝之約束也而不錄其為

矯進然以謙厚自居者不忌能也忝美曰吾以其存天下之大體也而不嫌其為儒相之所行者固吉之意而吉之所持者亦相之心有為無為不同跡有言不言不同用而輔治之本未先後未始不同如材之同于負荷也如味之同于潤燥也如色之同于經緯也此豈有彼我異同之心哉故曰二君子者均之有公天下之心而不以其才相勝者也雖然丙吉尤不可及也吉保輔帝躬起民間而登九五其勳且舊何如也相新進之臣耳拔處吉右敢于任天下之事而吉不以為嫌知利社稷而不知有新故之相形知其太平而不知有舒疾之異致故史臣論吉之美嗟稱其不伐舊勞深厚得體而不暇乎其他則吉之善以



勤勞自晦調停斟酌千條案之間者亦庶幾乎有同寅協恭之  
義矣而使吉以勞烈自居而相又毅然行之而不顧則二人者  
方如米炭之不入也又何共成治化之有世嘗病言不問格圖  
殺人而問牛喘嗟乎吉于武公弘化之理亦有見矣彼豈漫爲  
大言而無益于天下之用者乎故肅規曹隨房謀杜斷無不同  
心古之大臣其相容相濟類如此吾觀有宋一代賢相前有富  
韓後有張趙而四人者終不能相容然後知丙魏之賢真不可  
及也或者又謂宣帝任刑名寵宦豎責劬于丙魏之相業夫格  
心之學非伊周不足以當之吾不暇論吾獨惜夫和衷道遠同  
德風徽勢相逼則燿易生才相軋則靈易故不務公天下以爲

心汲汲乎才智之相儻如二君子之同心又安可多得也嗚呼  
二君子之同心書之青史至今燦然有餘榮焉然則英維豪傑  
思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亦安可有異用之私哉

評 以公天下之心爲吉是窺二公之深者

丙魏同心輔政

孫成名

大臣者爲天下慮者也爲天下慮則心不得不同爲私慮則心  
不得不異惟其同也則雖各任其量持其見若漠然不相能矣  
而卒歸于濟不害其爲同如其異也抵牾乖施外合而中離陽  
成而陰毀雖有同焉不謂大同矣故大臣者以心治天下者大  
臣之同貴同心也昔者唐虞之臣何其同之至也猶耳目手足



然各効其官而不遜其職各報其勞而不告其勤各奏其功各匡其不逮而不待徵會告訊之繁何者耳目手足殊體而同者心也禹稷臯夔舜司而同者堯舜之心爲心也故夔不兼禮爽不兼樂臯陶不以典刑自賤益不卑虞垂不耻其爲共工而禹亦不以功平四隣位宅百揆爲賢蓋耳不以聽矜目目不以視傲耳而卒未嘗不相助同之至也漢之中興丙魏揚其聲矣彼其相養吾勿論論相體焉則史所稱同心輔政者庶幾所謂同實協恭和衷之風乎何以明之相臣之任鉅也猶執六轡之御也齊其御轡而行其羈縲進之詢鉅惟吾十指之是聽而後吾如使一人之之不足

矣若其廷諸臣理爲少文一厚自喜者常樹立建明之士樹立建明之士亦如謹厚者以爲治治首風耳蓋有緣灌而下已然矣丙吉淳厚小伐持大體有先臣蓋曹申屠萬石之風而魏相嚴毅佐宣帝典綜核之治諸所建置獨稱上意大指與吾不啻殊科矣此而向心尤人所難大臣而有體國之忠者意者二公近之乎何者人各爲其私則所見無非異也惟同己者吾取焉稍有異焉汲汲乎去之惟患不先矣人各爲其公則所見無非同也雖有異也者吾取焉足以爲吾之所未嘗爲而任吾之所當舉豈安得而廢之乎五味焉辛甘燥濕各一其味而良庖合之以爲天下調者亦如是而已矣今以二公之樹畫徵焉



按誅奸猾令行禁止使家強無所肆其暴去副封條故事核群  
吏之名實使下無所容其奸則相之能吉之所不能也尚寬大  
好禮讓務拯道揚善雖小吏嚙毛相直不問矣則吉之能非相  
之能也而二公且同心輔政相沮而不逆則二公之能人之所  
不能也意若曰蔡好摘伏振天下之神氣使怠者張廉者果非  
相不可保和存厚養天下之元氣而不至階級更之禍傷漢家  
之體善其任之若然而安得有異乎故大臣者貴于同而莫病  
于不同莫貴于心之同而莫病于迹之同莫貴于以其異者為  
同而莫病于以其同者為同同者為同則一人倡之百人隨而  
和之風聲且騰自以為是而百執事莫敢矯其非非國家之福

也或問曰丙魏之同屬為大則應之口所謂大臣者理陰若陽  
直尚序之和而使元元百姓無逢其凶吉斯其務也牛喘之憂  
吉且近之矣災異之泰相有焉則吾所謂天下慮者也大臣之  
所可稱者也

評 不同以迹而同以心二公之所為大同也文亦矯健自  
恣

蕭曹魏丙相恭評

高拱明

夫相天下者毋以有已而已何者天下事未有不預人而可以  
已濟者也有已則見人之賢而不能以已推之見人之美而不  
能以已成之與人共事而不能以已下之夫有已之心不足以



治三政之宅也况天下相乎史之稱漢相曰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魏丙有盛慶乎四子之勳獨焉冠乎當時施之後世幾與閔天散宜生等爭列矣聞嘗覽其行事擲侯以穆平陽以守高平以嚴明博陽以寬大奉法順流與民吏始與夫日飲醇酒無所請事者不共術而治總領衆職甚稱上意與夫小事不說林史不采者不同轍而趨要各並時而榮成濟厥世難軒輕也予不詳詳其大者則所稱毋以有己是已毋以有己之心古大臣憫恭和衷師師濟濟之心也四子即未聞道迺其相漢蓋庶幾古大臣之用心焉夫其積志推賢不以忿猜爲厭盛衰抑何公也自以不如前人衆事無所變更一違約束客莫得說

子真得諫抑何明也一以嚴一以寬迺同心輔政令其主兩重之終身不見其抑抑何決也蓋衆惟其利於國不必其所善法惟其宜於民不必其所立寬嚴惟其適於治不必其同而無間此四子所忘私徇國安主庇民各展評謀同濟天網勛業書而不滅光澤明而不渝也向使當推轂而脩緘介之嫌則較若之令不信于後矣當仰成而持師心之見則罕一之耿不與于時矣處比肩而操異同之意則中興之功不聞于世矣夫相猶揀舟然前者操而左後者操而右雖有勁柁利楫曾不能涉尋常猶御馬然一人策之使前一人策之使後雖有良駟堅轡曾不能致里舍何者獨任者無明自用者無功相臣有私心則國家





有奔績也是故嬰龍讓而虞與周召歡而周熾種彞合而越霸  
燕蘭睦而趙強秀杜姚宋配載于唐家鐘范富歐著理於宋室  
共濟之效所從來矣予故評漢相井及之以爲相天下者蓋焉  
評 新無以有已足善論四人者公亦有所感乎

躡廣躡受

胡寅

以宦成名立爲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躡廣耳  
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  
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察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  
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以至再屈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  
當慎有素晚廣躡之已無知其不可然行而效詔也審矣是以  
去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  
子見幾而作躡廣有焉

二疏

薛應濟明

人臣之事君也有可去者有不可去者何謂可去道不合志不  
行而無與夫國家之理亂者可去也何謂不可去委之君任之  
重而有闕于君德之成敗者不可去也二疏位在師傅責任輔  
養太子而父子受朝廷之知遇其可去乎其不可去乎願以宦  
成名立爲榮後悔爲懼一旦稱病去焉爲謀則得矣如吾君何  
如太子何如朝廷天下何伊尹之復政厥辟必待于處仁遷義  
之後而成有一德猶奉卷焉不然則顛覆典刑吾之責也可去



乎哉周公明農之志起于基命有啓說留召公則累數千言而不置不然則幼冲有過寧提伯禽雖三叔流言而不去也若曰周公親親之道固然伊尹固莘野之耕夫何爲其然也語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伊周之心爲吾君與天下也孝元年十二能通孝經論語正蒙以養正之會也况於廣受之歸而有餞贈之禮則又知師傅之當尊而可與有爲者使廣得教世子之法而能早爲之所則望之之下獄恭願之禮權必不見於初元建昭之年矣柔之何其去也若曰帝王之子孫稟異於人而幼冲之年已可察見則太甲成王因帝王之子孫而神明之貴也而顯廢而有過何以卒爲守成之令主哉

評 此論自別以伊周責二疏則二疏亦非受責矣其發於他人也遠哉

二疏

梁有年

宣帝時詭太傅廣少傳受阿日乞歸帝與太子賜有差都門送者數擊觀者肩摩咸曰賢哉一大夫賢者固不可測當時知二大夫之賢矣恐未能深知其賢也說者謂其察太子仁柔不足與繼孝宣之業是以決去斯豈賢者之用心哉而亦何賴於保傳爲也愚竊謂國家不可不養和平之福和平則上下安舒而國祚悠遠帝喜刑名尚綜核群臣百姓敢過不給雖上下無苟且之意其以方文景休養之澤惡夫故其時勵精之功不足勝

刻數之業况又當武帝虛耗之後漢之爲漢不使建平元始之日案可知已且以太子之雅重儒術而帝輒目之爲亂我家以淮陽憲王之好法律而帝有忍不目割之意即太子猶每弗自安卒復有於二傅况殷鑒不遠霍氏之禍帝方用爲懲厲父子位尊而地豈要非易生且嘗拒監護太子之請以忤許氏許氏固帝所稱用者宜其感時觸事儆然自遠引也倘亦兩賢意乎說者觀蕭太傅之乏之敗而益賢知兩疏夫賢如兩疏彼固善哉其用即不去亦豈至蹈蕭太傅之轍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百世而下心尚嚮往所感慕焉贊曰荷嗟世途如蟻趨羶傷若二疏爵矣高賢止足是知殆辱是遠勇退急流寧懷健蹕維宜

中興漢治日隆云胡大夫立辭辱榮哲人慮遠智士識微國法日急憂登于醜茲職然懷顧大命可虞刑餘周石孰與匪扶爲也色深鴻飛且冥且哉大夫能葆忘情門弟之盛靡聞議譖齟齬孤標世爭美懿聖家若福掛冠若甫豈不遠蹈遲遲其行惟彼二賢見幾于早行無輟迹風致玄渺舞足濟驅碩人之軸誰與興起三徑松菊

評 二疏之去非爲太子不足輔威時觸事而謀遠引深中

二疏之心矣

二疏引

顧起元明

漢地節元康之間天子勵精綜核賢登正累亦云盛矣疏廣疏



受並傳太子上所部軍事非翹翹一且引決而去君不終日  
何談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豈不  
以過輔之好深則無所求而輕人爵圭組之情焉則有所繫而  
忘天游故拂袖相尋懸軍罕襲歟昔人所為嘆也具門市卒東  
陵故侯並墓道奈燒榭燒廡而兩壁之雪既亟寒衣之逝始  
堅孰與履盛而思止足之防蹈夷而暴危殆之患屏衛門以避  
功之所極返初服以却名之所歸者哉嗟乎滿則必操張則必  
弛以博陸之勳京兆之才而不自全則主智多猜君恩難固其  
可知矣矧許史之窟既啟恭顯之孽復萌力屏外家心憂後悔  
衆人視顯智士識微禦寒者豈待折膠濯燕者罕侯鏢石乎出

祖傾刻散金婚老一時為之嘆息千載垂其碩聲並賞而思非  
窮微指彼悠悠世情固未足與議也余是以景仰哲人抗言操贊  
蓋亦祭功名之會勿謂清遠之識難及爾

評 此亦美二疏之能知幾者

趙文國辛慶心

班固

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  
人漢興初郿王國其姪壽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蔡  
杜陵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秦武盧象狄道辛武賢慶忌皆  
以武勇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  
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慶勇迫近羌胡民信信習戰傳



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子與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文國

楊雄漢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吳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計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若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千早之羌天子命我鮮陽營平中節屢素封董料敵制勝威謀克允遂克西戎還旅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文國非武赴赴桓桓亦紹放後

趙文國

蘇東坡

始予觀文國東先零匈奴情偽曰何其明也又觀遺離庫行羌中告諭阻幸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書屯田十二事專務以息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表用兵與夫逆詐諛廢人於一戰者絕矣厥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於自營爾非為公家忠計也語即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語浩星使曰吾老矣嘗屢伐一時事以期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為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知文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論而格排群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嗚宣帝文國可重也况三代君臣間共楊子雲



賢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人孰不若原其心以勵事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者之

評 專論文國之憂心積慮是品陽人物之大者

趙充國

張 拭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文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軍則不敢以遽而以兵難適度顧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緯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文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甯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文國任關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處要使百姓安邊圉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事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容拔出奇董予謂文國在宣帝時且不歎為賢將殆可相也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田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董晉當在其下風耳

評 不急近功而恤百姓文國真三代之將哉惜宣帝之不

任以相也見尤耳

韓延壽

司馬光 宋

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者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



賢議能若厲漢延壽之治可不謂能乎寬僥憚之剛直可不謂  
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琦  
朔之懇請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之犯上者均之激之也  
上不之察而延壽厥家其甚不亦甚哉

韓延壽

胡寅

延壽所以反桀堯之者由理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計上不直延  
壽則有司承望風旨漸得無事而韓厥家亦正使延壽有展於  
法者其為頴川黃霸因之而大治其為東郡令行禁止被擢其  
為馮翊恩信過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  
取官銅鑄刀取官錢假徭之罪乎而加以棄市之刑孝官於是  
乎夫君道矣

評 讀此重為韓公不平

韓延壽

薛瑄

直道之在人心者無古今特上之人無教化以導之耳教化脩  
明則民心復古風俗有不厚耶今觀韓延壽之治頴川教以禮  
讓而百姓遵教矣其治東郡令行禁止而斷獄大減矣所至必  
禮賢士廣謀議納諫諍脩治學宮表孝弟有行公之教教化何  
加也其入為左馮翊也即其閉閣引咎卒感弟昆長德化甚於  
刑罰庶幾乎禮至不爭之化矣古人謂延壽為一郡三代于是  
可槩見民心自道歷萬古而不泯也殆于此有徵歟



評 歷敘其功則知其死可恨矣

趙蓋韓楊功罪辨

張重華 明

漢宣時趙京兆廣漢蓋司隸寬饒韓馮翊廷壽楊光祿惲四臣不以令死議者悉詰竊帝余則曰不然自有等也廣漢以私怨殺男子榮畜非法也然不以殺婢臈宰相未必死也死之日守關號泣顧代之儻者至數人且曰留之收養小民則廣漢之所推折者權路耳疇不稱人傑哉是罪不掩功也廷壽責躬則閉關思過化民則二十四縣不敢言辭訟不賈而能之乎特以放散官錢許蕭望之遣御史校驗文法吏承望風旨敲姜刀筆以曖昧僭逾尚方等事坐令棄市百姓莫不流涕是罪輕于廣

漢而功又倍之者乎寬饒亦有指循士卒之恩至其刑餘法律之說尤甚切當然傳譽之踴顯似求禪無人臣禮自劉北闕下非常意也何足深惜惲性烈善好發人隱伏其心術踈險賢者固如是乎甚也以主上為戲出語悖逆戴長樂之言或未足信于定國之奏豈有寬乎帝猶然薄治之免為庶人願不幸哉廷態雖卑閉諱為怨謗南山之喻以臣毀君懸官之譏以下訕上如此不誅亦哀平之世耳其三尺之謂何說者以惲而列于四人之中共成一代狂儻非也是故論四臣之功廷壽最多廣漢次之寬饒又次之惲四臣之死廷壽最寬廣漢次之楊惲最當寬饒次之秉法者不可拘持成案而槩恕乎其臣尚論者不可





因仍舊說而盡无平其主哉

元帝

班固漢

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詔臣曰元帝多材甚善史書政不憂吹洞蕭自度曲被歌聲分判卽奏窮極竊恥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巨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也

評 元帝多材善音帝王之所尚卽號令溫雅亦其末節委

曲稱譽而長短自見

元帝

李德裕唐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度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惟懼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替自優游不斷漢宣之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詞此蓋懦而不才權移所變非不斷也

元帝

孫明復宋

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畧故鄙之曰俗儒好是古非今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卽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儒之實雖外以貢薛韋巨爲宰相而內以弘恭石顯爲腹心是時天下之政皆自恭顯出貢薛之徒言不必行計不必從但具負衡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房之後臣側足喪氣長權傾謀雖睹朝廷之失刑政之濫吳



後敢有訖言於時元帝昏於不悟專信恭顯是故姦邪日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祥日見孝宣之恭職此而衰矣而史固替稱上少而好儒及即位登位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牽制文義優柔不斷孝宣之恭衰焉噫史固所謂牽制文義非儒者之文義乎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今觀史固之贊死是元帝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京房賈捐之之謀退去憮人進用碩老與之謀求治天下為心則邦家之休祖宗之烈可垂於無窮矣豈有衰滅者哉史固筆削論定善惡之際何不書曰上即位不能委之以政牽制佞幸優者不斷孝宣之恭衰焉

如是則褒貶得其中矣吾大懼後世繼休守文之君覽史固之贊以為自昔儒生之不足為用也而委任佞倖以致衰亂禍不淺矣

評

為儒者樹赤幟班生有愧色矣

王貢兩翼鮑

班固漢

晉武王伐紂遷九聘于維也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其粟劉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去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



俱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  
后各口有師子真獨有茂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  
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  
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  
惡非正之問則依善能為言利害與人于言依於孝與人弟言  
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藝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  
矣數日闔敎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  
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万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  
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邕素善雄

人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位禮以待  
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疆心以為高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  
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  
遂以其養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兩人  
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或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  
德名為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各口鄭  
子真不緇其志耕于嚴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  
陶季之棠其清失乎蜀嚴湛真不作苟見不治有得又幽而不  
改其標雖隨和何以加諸兼效以旃不亦賢乎自園公綺里季  
友真公角里先生卿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



舍廟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賈禹同奕之屬皆以禮讓進云

王貢兩奎鮑贊

班固漢

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寔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才優於奎鮑守死善道歷嘗有焉貞而不諛薛方近之郭欽將謂好遜不汗絕紀唐矣

蕭望之

班固漢

蕭望之歷位將相藉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際關諱邪憐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衰哉不然尚去之空臺折而不持身爲備宗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蕭望之

司馬光宋

甚哉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悟也夫恭顯之譖蕭望之不肖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其中智之君孰不感劫奉戮以度和臣之謂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總得其克冠謝而已如此則孝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和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蕭望之

張栻

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



朝廷之事內有恭頤制權機之權二子君其間可謂孤弱之勢  
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隱  
惻以廣上心人材兼收以強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機勿  
使或露積之以又上心開明人材兼與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  
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至要其疎矣其  
網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曰罷中書宦官其德蓋已盡  
露而無餘策既不衆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爭之身之死固  
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渡救其矣二子之疎也况其所爲  
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賢惟其附已  
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明之傾邪而使之待

知至於華龍之汚穢亦欲入其宮無益者以及之也在易有之  
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成者嚴其在義者也二子處詳  
小之間而不厭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以寡之時非惟不  
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陽所慶之成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  
高舉真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使  
外親上表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懷  
誠之意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  
私益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  
生若更生經歷憂慮曉慮氣象殊勝於前慶王氏之際庶幾爲  
憂國救萬者矣



蕭望之

尹起莘元

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丘園爲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期望果何爲哉主就不明以及其身有愧三甄多矣果見幾之君子乎

馮奉世

班固漢

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宣卿侯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諱和文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逐孟子官刑申生雖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與經曰心之憂矣涕泗既隕之馮奉世亦云悲矣

匡衡張禹孔光贊

班固漢

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文成匡衡張禹輩方進孔光平當馮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則傳先王語其國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訛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焉能勝其任乎

眭弘貢奉論

劉堯誥明

推測之學在陰陽家其亦小道之有所據者也而秦此者性性依托易書春秋以成其議漢之平其說經也矣聖人之經有必不可易之道有隨時變易之法變法固所以從道也君臣父子中外夷夏此萬世不可易之道也有時焉故或禪或代或繼或放或世及或從卻或以下誅上或以臣納君或以中國而避外

秋總之無成法也聖人非能為時能不違時耳天之交日月星辰地之變山谷木石時至斯應教及之則刑焉故日月薄蝕五緯凌犯陵谷震易任天地則有自然馴至之曆教而在推測者可以按圖運圖於千百載之前而占知千百歲之下也禮曰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興亡教也妖祥亦有教也祲祥能見國家之興而不能為興妖孽能見國家之亡而不能為亡觀祥而知興乘而興焉可也觀妖而知亡順而亡焉可也乃若行不順以微祥妄改以厭妖而冀其有益於興亡焉此術人怪客之所以亂經誣道以亡其身而不知也漢至昭帝嘗有起於民間而帝者哀平祥託當更始而徙柳也此教也時之

必更者也而立石集鳥甕枯起柳山崩地震暴瀾滄炎此所謂徵也可以見興亡而不能為興亡者也莊欽過欲昭帝差天下賢者禮以帝位而退守百里以圖存真奉適欲元帝因天象徙柳而興天下更始以後憂賢良等祖用忠可之術亦謂漢曆中衰當更受命而欲更帝改元易號更增刻漏以應之於乎亦惑矣以人力之僞巧而改上天之定命其將能乎當時昭帝從其議而索賢禮位必不差及於腋廢之孺子病已不帝而天命未有所屬則太山之石上林之柳必不改應於所索之賢而昭帝之退封仍無改於聖人之受命也成周雖徙和矣而所與更始者誰耶奉欲使元帝之為高宗也奈何榮光武之不世祖耶且



天時崇王氏之惡而族之必不假手於孱弱之元豪方欲終西漢二百年之運必不自元帝而始也此所謂知興而不能乘知亡而不能順推測之小慧而不可誣罪君子之大道也弘與是良等之死也宜也向使元帝從翼奉之說而東出函谷數十步吾見奉之肉且立盡矣又焉能成乃欲附會聖經以然虜說何其妄也是故君子之於天下其於變革投代之際非不察也顧君子可畫者道而必不可爲者時因時以從道而不可貶道以徇時亦不能逆時以伸道也商運既訖微子惟有抱祭器而往耳以泰伯之至德方周時之未至也則亦適其迹以存其身而况於他乎夫示公祥地是靈異非天地之所能爲也教也天地且圖於數矣故凡有形之物皆無形者制之象方欺而騰鳩鳴微陽并而俱爲北大風未搖而巢鷦先噪靈雨未降而穴蟻出遊物類且知其有一定之數矣漢高帝知四十年之後東南有友者必溥也而卒以吳王之晉人知畢萬之後必大而卒以魏封之此所謂善知天也盤庚之遷其所必都也亦猶漢之必東將以開光武而爲之元成太平固所以足西京之末教而不可以當更始之元運也故推術者貴於知道以道忘術則術亦道也不知其道而爲術用焉則亂耳亡耳無益於天下國家而祇自辱也

陳湯

秦觀宋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  
當賞且開後來使者乘危徼幸生事靈夷而奇其功惜其爲庸  
臣所屈者則稱譽替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尊寵  
以勸有功此余得以論之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  
單于之頭梟之莽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如此者而以一切  
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  
不近人情而人不厭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  
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  
恃其功以要我則亦爲國者之病也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  
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爲說則終亦未有以服

惡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說告之者矣夫以惡夫賞矯制而  
開後世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此肩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  
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自漢以來獨一陳湯得單于耳  
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而其常則未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徼  
倖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既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  
矯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誰數  
十年未有繼也惟其爲說不明若擅興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  
繼是故阻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于而盡  
是侯者五人而止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愛其上足以尊明陳湯  
之有功蹟莫而不疑而下不畏乘危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善



計者也古之善爲政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國患河其守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侵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趙矣是賞陳湯之論也有功於魏者有大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

廿陳功罪

李廷機明

夫主之所以不得展布其四体而天下之事往往無成者亦持議者之奇也凡事幾之來也不可逆睹而其去也不能預史也于斯之際自非越拘率之見以便行事則不足以有功惟其冒然爲之而無功也然後無評于天下乃功立矣而持議者猶

然文法從旁譏議之洗垢而索其黷吹毛而求其疵則與功之臣何類焉郵支囚殺漢使者至不敬也中國之于夷狄絕不使通則亦已矣既已通而殘辱吾使耻孰大焉溼之則損威計之則勤民有能因利乘便設奇制勝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可以雪中朝之詬寒毡裘之胆此固英主之所拊髀而求志士之所抵掌而快也彼其不請而祭亦勢然耳絕域之表數千里外功伐在俄頃而機會交斯須緩則誤動則漚古人云臨道躊躇坐失千里即請而得也事已後矣况不必得乎以黑龍蒙街告祠如廟之日而媒孽其短者猶比肩而立况欲取進止于公車僕節制于塞外非常之功庸主所懼其不爲道旁人者無幾矣古之



命將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都護校尉之受命而之西域也西域之重亦彼制之矣機權隨其伸縮而不從中受也卻象嘶其指麾而不從中掣也使即於其所部則何矯之有以其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而始不免于矯也然而不矯則不可於不發則所部少而不足以得郵支夫法之罪矯也恐天下廢格其上之令而口實于矯以外投隙而內就私也如矯上之令而以就上之功則何不可之有韓之害秦也下令曰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魏之患河也其遣臣決而徙之趙魏王大喜賞之千邑其相爭之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不守賊者矣魏王曰子憂過矣魏之功有大于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不再也此二志者耳陳之類也凡當事者貴相機宜而忌守株凡論事者貴數功實而厭膠柱是故子憂北而全楚北國不可以為庸然而取其全楚可也茲高誕而存鄭謬固不可以為恒然而錄其存鄭可也不然無功者既以無功責之而有功者又以文法害之此長材異能之士所以踴躍而不得展也彼石頭者妙功至能之臣亡論已以佳節而亦附會其說不亦陋乎吾固有取于劉向之議若以為功罪不相掩而欲誅賞並行此又首鼠兩端之說不可用者也

評 靈陰之實宋璟抑之情無以此論告之者假令明皇稟



地定封則將帥制自樹異日未必有東京之禍

新刊陳賡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班固

成帝

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衆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諫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宋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袁平短祚奉送冥位蓋其成福所由來者漸矣

成帝

顏光



地定封則將帥制自樹異日未必有東京之禍

新刊陳賡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班固

成帝

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衆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諫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宋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袁平短祚奉送冥位蓋其成福所由來者漸矣

成帝

顏光



成帝嗣統變異紛紜在漢世為特甚而五舅同日封侯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五侯僭逼乘輿王鳳本為顯恣廷臣沮氣公論閉口是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復起於漢也帝不能見形察影以彰新德而較獵於長楊聞雞走馬擊狐伐兔挺身晨夜嫖嫖荒虛使宿衛之士執干戈而守空宮豈聞恣趙禍水滅火皇后廢黜治道顛錯言之可為於邑避債密穆穆尊嚴若神於治也何補

王尚史丹

班固

自宣元成衰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傳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才能好事慕名其禁尤盛囑勢取又然至於養亦以覆國王尚有利殺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漢副主掇惡揚美德會善者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卧内推至誠犯顏色動寤方乘轉稜大謀卒成大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嗣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劉交孫劉向

班固

仲尼稱才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焉豈近是乎劉

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摠百家之緒  
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  
陵之誠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垂金玉非直諫多  
聞古之益友與

劉向

楊時

初孝宣猶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等屬文與選中  
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  
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蓋其後遂  
世希合而為之與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與其後與望  
之堪猛董並立于朝為群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策

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業也消息盈虛天  
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  
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植深其浸蔓遠非可以朝升而暴  
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家而已  
彼方欲肆欺以用吾之信為數以欺吾之素而吾且欲挾而去  
之而自為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慷慨於  
其君未嘗不為之嘆息也惜其不知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  
悲夫

劉向

胡寅

世之諫者以屈原劉向皆以姓之臣也言者於當時文未表於



後世未易知其優劣以愚視之固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  
經恭顯擅朝後值五鳳專政殺戮中諫之時上則正言識利害  
懷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宜非德言有早聞身無闕耶  
原則偏介恃直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死刻  
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維駿之作誠曰妙才向所  
擬效固不能及然論罵是與垂罪者乎質幹者乎

劉向

王錫命

宗臣視國不愛其身之膺而愛其國之衰二閹太甚不盡忠  
自許而不能與上官子蘭競其短長信而見諛忠而被謗卒稿  
于汨羅之中流彼昏不知方且使稚子之請陷虎狼之秦亡身

魯國為天下笑向之時何時也五侯擅房韓之禍群臣諫由作  
之忠則所謂當者固已如弁髦而大司馬大將軍已倒太阿而  
持其柄矣當其時危燭涌天姦鋒中人向直以一人彈射于其  
間則固彼之樂攻而無難者燧孟韓楊兼市之烈固其甚矣非之  
成規不則董江都賈長沙之行亦其後行之遺謀也則雖有洪  
範五行之傳將為殊身之孽雖有十二封事之奏斯為竄跡之  
嫌安得以投閒置散之身塞群枉之門而悟君心也然則向之  
不為三閹大夫者固三十年不遷之故哉曠亦足以見向之幸  
矣

劉向說苑序

黃鐘明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過半曾鞏氏始爲蒐校序而傳之至  
子今有完說苑者輩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  
所欲出激而爲詞詞盛氣厲旁傳事變而自旌于古今之間以  
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徵事者十九傳志者十一意若  
不必已創而顧藉事起頗類韓博士嬰之說詩也而其囁嚅不  
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要而不然吾姑臚列其質而俟之  
世且自有導澤者而焉用畢子詞爲也山澤之富衡度之籍飛  
動指發使人目佃而意漁彼誠邊吾之所爲地而入終不虞乎  
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爲以死自名歟而魯筆氏齟齬焉曰博  
而不精爲其柱已而徇物夫引繩孔孟下稽子政豈不甚正無

不細論其世而深原其意則吾不知向之必屈也嘗讀漢中微天  
問旁落宮鄰金虎靈輿會誦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事而  
徒 天祿幾幸一言之悟王凡所爲校述數十萬言是物也  
是篇之目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之于文質之故大指亦  
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微求多子向則石渠同異六籍聚訟人主  
願不狎聞之邪夫言不繁精要之適務言不蕪微要之中殺人  
固有莖言而格危言而入者說在野人之還繁駭也詳向所摭  
引驂駁談說誠不一軌于正然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  
之升降上下之容陳權奸之專擅諛佞之攝編辨說之移奪亦  
足以噴然而遠鏡矣惡在其爲徒傳邪又按向所自爲奏蓋要

校中書雜事除去重複及總說淺薄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爲  
可觀而已非欲爲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輩必議之至文亦以  
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澤感即不丞相御史大夫容萍  
不紹父侯邗而踴踴望之堪猛之間孤危自危者何也或曰向  
誠精忠胡不直以意劾上而屠屠繁取以自溺厥指爲曰向諸  
封事言不啻直美而且夕不施用懷抱繁紆洩塞而無所出以  
馬一目的羅不可得爲則多法而庸侯之是以其爲說委蛇汗  
漫而冀其一中蓋吾觀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于  
騷歌之餘如曰狗漢重而爲漢任乎即子政其之矣于故重寫  
序如此

張禹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主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欽之臣然  
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兼有厚薄范雎山東之匹夫也  
入虎狼之秦屢不測之險可謂交疎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  
侯開秦伯業之基以安國後祠可謂忠於昭王矣夫敬斷者英  
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獄審爲此矣天有雷霆之怒龍  
有逆鱗之狠是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  
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  
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  
後則未安也周 申伯有孔頭之詩晉康送文侯興如存之



歐况太后尚存惟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  
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  
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  
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亾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  
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聞於鄭鶴退於朱妖不甚於禹矣朱雲  
欲以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其臣可以范睢爲師表  
張禹爲鑿戒

評 歸罪張禹致王氏亡漢得老吏斷獄法

薛宣朱博

班固

薛宣朱博皆起佐史麻位以登華相宜所在而治爲世吏師及  
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於也轉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  
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世主已更好惡異前  
後附丁傅稱順孔光事發見詰遽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  
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梅福

羅隱

漢成帝時網紀頽壞先生以直諫天子者再三大政雖去而  
劍發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  
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  
網突倖臣牙止於噓一狂人嗷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主  
殺吾怒之任有朋党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

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櫻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手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翼棹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

評 與梅福而恨漢廷公卿則當時之大臣愧矣

朱雲

王元之

朱雲折檻之說凡知書者悉之矣咸謂諫而必折彰忠節也折而不理旌直臣也靜微歟由孝成未得任賢去和之道何以旌其直臣哉張禹身為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為規矩諸侯係之為襟舒內不能舉百揆之綱外不能振兆民之頌曠邪道若

前說進巧言如鞋纏蒙蔽君視鑿鑿帝聽鍾天下之良臣憂天下之諫口元延永始之間良骨屢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為誠帝乃幸禹之私第諶國之政事問其一言以為模範禹不能陳正道以御災祥戮佞臣而安社稷反以罕言為不語怪為正德致成帝無慮王氏益驕泊民出諂辭上有憂色則必整衣冠雲著祭卦吉則音兆凶則悲此宜鋼贊之道耶手決覆亡之機躬開砥道之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千時雲為直臣身在下位觀奔之將亂嫉禹之不忠乃蹈白刃之危輕鴻毛之命萬幸弗顧宗祧是蓋請上方劍知不從也莫方一而從之斬佞臣矣折天子楹知失禮矣莫丹三而諫之悟時君矣孝成雖聽慶忌

之言不能戢安昌之罪徒存折檻又何益哉向使誅禹於兩觀之前升雲於百工之上邪僂路塞忠說源開新春之禍何由而興乎

評 羅隱梅福碑亦是此意

谷永

劉克誨

谷永因憂陳或觸忌犯顏屢竟而無所避至今讀之琅琅然同名家大節也當成帝之末時元舅王氏之權重於趙李而王氏包藏積漸之禍深於趙李王太后之感重專制其機不獨在人主也而谷永乃舉一時天變氏說災後震鍾而當之于人主之一身而以階禍致譴之由舉屬于趙李群小之輩其言蓋有所

授也夫成帝輕身於群小而流酒蠶煖早字亂服其於人主之體義也甚矣趙李後微賤善寵天所不與也既寵其身嗚呼其親屬掖庭炮烙之威椒房王堂之盛果足以致天怒而昭譴告然其本不在是也王氏席寵世祿招權納賄以奔走天下之人于今三世矣雖以谷永杜鄒之高才威羅而置之門下此其意將欲收人心以從民望不但已也其所以攻劫朝紳排擠他姓者果為劉氏也耶假斥逐君側之公以成人主孤立之勢藉直言納諫之節以行其新約群下之威使天地之變感于用人愚以為宜當之於鳳與音也谷永欲吞炭于王氏必不能解衣危論于成帝之前欲隨首于私門必不能剖心則足于廟堂之上引

王鳳于申伯之列則趙李或可未臧于褒姒女也古來好佞之臣讎議足以比聖經文采足以欺人主往往依托權倖以成其勢故連章累疏敢于犯人主而不敢以一言忤權奸敢指捕官闕之密言而不敢汎及于私門之顯惡也谷米處商譚兄弟之間以全其太伯之讓陳金火之變故杜鄴亦因時納說于晉而結好王商以成其重以後日食入對乃力攻傅晏丁明同時拜將相之答而謂外家積蓄之勢世所希聞於乎成哀外家之勢豈直丁傅然哉迺若丁傅是又其次也固知此屬皆為王氏謀其敢于極口人主之前而不自危者此亦王氏為之地也甚矣誤人之亂國也

計 讀此論誅奸諛於既死當時外戚之勢不重可畏哉

王昭君

程 寔居

帝見毛嬙羨召延壽責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羨者能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羨者迂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閻天獻美女於紂而先西伯齊後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遣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遣之羨者晉之耶陛下以為羨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羨者是不能亂陛下之德也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迂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迂亂耳惡可以彼為羨乎帝



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死哉

評 若延壽以此對成帝亦將何辭以罪之

哀帝

班固

孝恭自為藩王及充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令聞睹孝成世  
祿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屢誅大臣欲疆主威以則武官  
雅性不好聲色時覽下射武戲即位痿痺未年寢劇身國不未  
哀哉

哀帝

蘇轍

哀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即儉知成帝優柔舅家權  
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諫默庶幾於治既而專太后  
僭侮王后借稱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委任幸臣專制位至三  
公常居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痺之  
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學先德行四方其訓之二  
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

平帝

顧充明

哀帝既崩太后尊寵王莽迎立平帝莽繼四父專操國柄知漢  
中外殫微生其姦心改風俗更制度網羅天下具能之士誦事  
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意而挈劉氏之天下玩弄於  
掌股之上斯時也龔酈辭職而去逢萌掛冠而逃梅福棄家而  
隱逆窺莽志不翅燭照數計而龜卜柰何舉天下之衆但知助



策而貢符獻瑞稱功頌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談雷吼曾不敢一悞奉色而加安漢公加宰衡加九錫以遂其  
義噫奉以謙恭下士豺虎之不噬也漢臣不察為之傳其翼焉  
則飛入宮擇人而食必至之理也由是不用寸兵尺鐵高步垂  
宮攝帝受禪宮中凌寡婦殿上逐嬰兒而火德灰矣紫色蠅聲  
餘分罔位罪成惡孰亡秦不若劉氏子孫宗室或屬籍者十二  
萬人無復詛語向微劉崇翟秉建參旗討奔馳為漢家傑之侶  
哉

孔光

胡寅

孔光以經學為帝師尊重無比縱不能如申屠嘉之推屏御通  
猶當明言於上勿令以倖臣僭尊足卑朝廷辱宗廟則師道壯  
舉矣今乃降躬貶禮如見所畏拜謁迎送不敢少許光自苛  
可也如大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已為身後之慮今見董賢有寵  
又形媚悅之態光聖不云乎師夫患失無所不至又曰血氣既  
衰戒之在得光何忽遺以及此耶傳稱其不希旨苟合不結黨  
友宜其少而自強老而變節耶

龔丹奏

司馬光

王莽篡竊君庸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却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  
君甯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董賢之語議焉未聞有為辨  
之者也可不大哀昔者紂為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





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耳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况於王莽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詐僞而妄之又欲誣諍清士以其貞厲之爵祿耳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據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彙名偉其天年然則虎豹之詩何以異於犬羊之轉庸人之行豈不如此又責其不諱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諛且曰能賢故君爲遭無道及此窮矣夫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容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評 魏君死其當重賞之議非也

龔勝和漢

尹起莘

孔子曰邦有道殺邦無道殺耻也當是時莽賊竊柄其勢已成從之則有失節之羞違之則有殺戮之禍二子在漢雖位非三公然亦食其祿矣扶顛持危無所用其力畝有從容引退庶幾保全臣節亦綱自書曰大夫龔勝卽漢罷歸者所以見二子之去非朝廷逐之乃二子自去也然則二子可謂有見幾之智潔身之美異乎孔光輩所爲矣

王莽

陳埴

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勵行以



者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誦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意忘上下之勢而人皆知有奉矣於是力爲險異之行以煇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浼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爲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丁傅也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冤一辭米邑而詣闕上書者以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唯恐養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于晉之才賈誼之智見曹之恩妾媼之行徒以軀委庸人籠絡小獠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惡與

揚雄

班固

雄之自叙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莽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利獄賦陰爲卽絲事黃門興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問官當成袁平問養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徒官及養慕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養年老又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吳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公羊作訓墓箴吳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厲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



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質之唯  
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  
公奔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壽  
歆子棻復獻之詠誅豐父子棻棻四裔辭所連及使收不請時  
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歆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  
閣上自投下幾元奉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請問其  
故乃劉棻亦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  
語曰惟寂寞來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  
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徒鹿侯  
苞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

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  
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隸色為起墳喪之二年  
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其言豈  
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傳領君典諱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  
遠親見楊子云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  
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于五經自  
漢文景之君及司馬迂皆有是言今楊子書文義至深而論不  
詭於聖人若使遭時君更則賢智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  
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後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

不顯然篇籍俱存

楊雄

尹起莘元

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武  
王行大義平殘賊舉天下莫或非之伯夷叔齊乃獨奮然耻其  
所爲不食周粟而死楊雄在哀平間固嘗出仕於朝舉重賢王  
莽筆比肩並列當莽篡國之後雄以前朝舊人不於此時亟引  
而退與韋勝薛方郭欽蔣訥諸賢並驅爭先乃復貪恋爵祿隱  
忍不去雖位非通顯然亦既立其朝而臣事之矣雄以一身事  
二姓大節已虧况於稱存功德與夫劇秦羨新等作又君子之  
所病者固宜特筆深貶之也或者顧謂雄家業貧奇不仕奉朝

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當安於義命不當以苟活爲心誠使迹  
跡丘園饑餓而歿不辱其身所獲多矣

楊雄論

張元沐明

藝文志載劇秦羨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雄上云增按桓  
君山傳稱譚數從楊雄辨疑是今所著新論具在也然云雄作  
甘泉賦一首始成豪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與史文不同漢  
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從幸還奏賦風之李善甘  
泉賦注連引而增其文曰乃卒然則漢書所載甘泉已後訛舛  
寔多善豈非有證於新論耶子雲識古文奇字而思深湛法言  
太玄淵奧奇澁較其跡裁辭氣區別爲有所謂同功異曲者乎

谷子雲最稱筆札兩子雲同時谷稍後谷子雲若水也豈大家  
續書米顛禾精誤谷爲揚乎至於校書授閣之輩亦殊可疑且  
從閣自預豈有生理既云位侍即給事黃門又何爲官之拓落  
不觀非聖之書何爲後作符命前後自相抵牾未始四年王商  
東政初不與丁傳同時諫其生年雄卒丙辰未嘗得華哀帝下  
至丁丑二十二年養乃莫漢爲莽大夫校書授閣者果何人耶  
雖然諛與誣未必也稽康傳高士雄本與董仲舒同科康耻  
事二姓者而肯以莽大夫爲高士乎劉知幾曰太玄深奧難以  
探賾既絕窺踰故致譏謗子雲獨悲太玄之不遇其假說託依  
謗以厚誣進法言比莽於阿衡者皆是也悲夫楊廷秀有言班

固經術不如楊雄則誣以阿莽嗟夫固豈必誣雄固書所敘與  
雄猶不合者衡條上之惜故衡所除者不可見也雄書衡等以  
爲經其必不使雄受誣明也惜哉衡所條不悉見也

評 惟考其至卒之時則子雲之誣可辨矣以子雲之賢而  
有萬古不決之疑信哉

楊子雲始末辨

焦竑

子雲古以比子孫苟自宋人始欲謀之介甫子固皆有辨然其詞  
奈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秦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吹聲者當  
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子閱楊雄什莽校閣則秦美新而  
綱目書莽大夫惟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林子



取其文厥靈視之語博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大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緬六經翔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頭下祿隱雖不避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讎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言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嘗取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木言仕養獨其贊謂雄仕養作符命投關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四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一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抵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覺承始初年則雄未必在京

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養年者妄也其云歸奉委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校部鄂縣而雄鄂人也讀其已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賜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養墓高遠而廟奉養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下校之養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末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乎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任養詎止三世哉豈是知雄決無仕養校闕養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平世通言大家輩傳失其言豈不

洪武當平帝天斧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惟獨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養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章至矣雄其媚養者乎諒平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校日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舉我一以為游說一以為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難疽百里奚自鬻身其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故予非守道君子蒙譴遽予載故因商公之言而畢其說

評 佳少之辨與張相類可為楊子雲至理

讀楊子

王世貞

余讀楊氏法言其稱則先哲詳道者寡矣顧其文割裂鼓曲閹習澀澀刺刺之跡紛如也其說其有意字言之也聖人之於文也無意焉以達其所本有而不容秘耳故其辭淺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秘也驟之而日星乎徐之而大壘名酒哉乃其知樓天就笑世之病楊氏以道也余之病楊氏以文也雖然文則又奚病焉



XEVIEW2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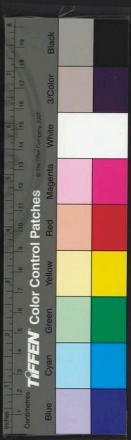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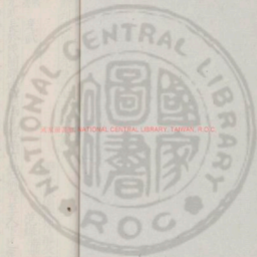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儒仲辭父選

范輝

南宋

東 光武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身稼穡百姓病室至天下已定務用  
安靜解王莽之煩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繇耳不  
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其以  
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動約之風行於上下故  
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然建武永平之間史事刻深亟以話言  
單詞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言切諫而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  
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去焉



光武

范曄

交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颺回三稽務塞人厭浩詐神思反德  
光武定命靈輿自甦沉幾先物深夏其靈文葬邑百萬黎庶為群  
長較雷野高鋒三靈英威既振新都自焚廢劉庸代紛紜望趙  
三河未澄四明首稔檣旌乃顧逋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其道  
靈慶既啟人謀咸替明明願諷赴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師不必象也而効命者克士無皆男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有  
以衆而敗有以寡而勝者王莽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  
武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符堅以百萬而敗於八

光武

何去非

千之謝玄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敵千之軍者必勝之軍也然  
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所以必勝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  
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亦吾所以必  
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其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舍而愚將之所懼  
也狂矣在戎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  
貪多恃吾有以覆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多恃吾有以激其  
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為數  
千之弱者易能也連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効其命  
而忘其為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審而強則易懈故  
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



於情則難率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率  
之情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  
所以勝任之多寡苟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蓋信以高祖之所  
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辦也是以古之善將者  
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敵既定形名既飾節制素明感賞善者  
有術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超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  
坑者敗於衆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荊者辨於  
多也漢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劫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  
楚也而項羽迨逾以三萬之銳起而覆之澠水為之不流此將  
逾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其也巧諂奇變離合出沒  
其用無窮自自於其未嘗不以少敵衆也卒喪赤壁之師而成  
周瑜劉備之名者騎荊州之勝恃水陸之變而敗於備也方尋  
邑百萬之衆以應昆陽其孤城之內外者皆枘上之內耳然  
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  
而搏之則其父視尋邑之衆者皆枘上之內也是以勝之雖然  
是役也人知其為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為能事也唯諸  
將觀其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皆竊怪之而不知光武為  
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直情  
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蓋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  
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具

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  
光武非特能以少敵衆也固又至於多而蓋辨也嗚呼光武之  
於取天下者亦何者不出於真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  
始伯升之結賓喜士規以誅秦以復劉公而世祖乃獨事田單  
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自之不竟  
其有他也及其節勒賓客終夜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  
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秦者豈一日之間耶然  
於養之世而高伯升之所爲者亦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  
單爲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  
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爲難及也

評 論小敵怯大敵勇身高千古而氣雄萬夫

光武

章 懋 明

漢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由是滌信符命之說其說甚美爲史氏  
者宜以正論裁之庶幾可以破萬世之疑矣夫何符宗之史也  
歷叙光武生而神異以及春陵佳氣合南火之屬累數百言謂  
其受命有符不然則無以非體而御天嗚呼是不幾於語怪也  
耶夫人事運天道遠舍人事而言符命非知道者也昔舜禹之  
受命也以朝覲訟獄謨歌所歸湯武之受命也以後后来蘊入  
百諸侯不期而會蓋卜諸人心而已安有所謂符哉王氏之暴  
民心思漢久矣光武以仁厚之資濟英雄之志其行司隸也則



中論  
舉在罪軍而識者屬心其鎮河北也則除苛政而吏民皆悅又能  
納鄧禹之策延賢群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若所爲其  
興也勃焉雖無符命固將乘龍而御天也今皆不此之論而一  
一歸之於符使天下後世皆鑒人道之所當爲而俾現於不可  
知之天道也而可乎

評 光武之興以人心所屬非符命之故作史者未此而遺  
被誡失之矣

光武

顧充

悅自漢高移新卯金刀絕厚祿二六天下蠲動原野厭人之肉  
川谷流人之血民之誦吟思漢非一日矣文叔自謂劉秀當爲

天子而與兵白水登跡春陵御群虎以捕不道漢安四會共王  
是除穢擔旬始群凶靡餘而漢官威儀復見於今日是時摩厲  
竊發私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秀至河北除莽苛政親臨卒伍被  
堅執銳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一時桀龍附鳳之輩躡集營室  
以共煙死灰於後燃攻邯鄲而王卽授首命馮異而奮于歸降  
擊銅馬而闕西後死委吳漢而江淮悉平遣耿弇而張步躬歛  
征靡西而隗囂入破攻巴蜀而公孫瓚亡雪霜被而剗棘枯橫  
網擗而逆鱗揚而日月所照皆臣妾矣且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手不持珠王之玩耳不聽鄭衛之音夢想賢士側席幽人物色  
嚴光茅土卓茂閉王閔謝西域視大學慈符太山戢弓矢而歆

馬牛自代之還跡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故建武之政號爲止  
戈之武東都之業炳炳麟麟歎兼在昔業倖西京惜馬後被說  
於善以而勳臣譚德公宗議兆於河圖而修志東封內寵漏爰  
於麗華而嫡子迂位爲威赫之累雖燭火無傷於大明而微塵  
纖埃非全鏡所宜有也

齊王頌

范曄

大夫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冢厚土  
蓋游俠下客之爲哉其厥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  
祀也及其舉發大謀在倉卒揭擡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奉  
彭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至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  
以時義爲戒豈長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公孫述

范曄

昔趙佐自王番禹公孫亦窮窮蜀漢排其舞他功能而至於後  
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爲漢吏無所憑資  
徒以文俗自善遂能集其至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  
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慚魏侯  
也及其謝臣屬審廢曲之命與夫泥首銜王者異日談也

隗囂

范曄

隗囂據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天創圖首事有以諫其風矣終於  
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障域雖隘非有百二之勢區區兩郡以禦



堂堂之鋒至夜窮廟業竭征徭身歿哀辭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樓有四方之桀士至枝死絕兀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則舉顯業謝則舉生回成喪而為其諫者或未聞焉若為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嗔乎

隗囂

蘇轍

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專傑賂之刑政修舉其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匪夫匹婦皆知之矣而貴舉大兵束手稱臣遠方望之言陷諸文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群盜十去六七而貴慈既往之禍方獲其自回為六國之計諸臣去之羨士笑之而貴舉元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

鄧禹

范曄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埒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薙髮徒步飄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掃桐邑兵散宜陽捷龍軍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感帝悻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為乎



鄧禹

胡寅

蕭王之至鄴也禹杖策追及從容畫策不如于房陰難出計不如陳平餉金補卒不如蕭何攻城畧地不如曹參綽一將其出關又爲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固居首當時無異謀後世無貶辭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觀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武民之命此數語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任使諸將各當其才此固高出諸將之上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河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又非諸將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啓告其君者不過如此嗚呼光武之所深知而禹之所以自

許者乎以此而觀形雲雲者名大室爲真京元功真無愧矣

寇恂

范曄

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難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寇恂

丁奉明

寇子真爲漢元臣而始終保全者有九善焉識光武而先歸之一也守河內而比蕭何二也聽董宗而避權寵三也斬賈逵而定潁川四也爲國冢而屈賈復五也能使潁川之民感恩而借寇六也斬星甫又以平高峻之亂七也所得秩俸厚施諸友故人及從吏士八也素好學修御校教授生徒九也范曄於斯譽善

之中獨以屈後一事替爲表裏之不念舊惡可謂知人也乎

耿弁

范焯

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勢則知尚祖之廟勝會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奮自冠履全齊而無後尺寸功夫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人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吳漢

范焯

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誅由質簡而強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晉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頗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馮異岑彭賈復

范焯

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惟岑彭馮異建方面之競自幽谷以西方城以南面將之功寔爲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公公之表信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克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栢人之名遠之以全福征南鄭彭亡之地留之以生安豈非慮自有明感將斯數使之然乎

馮異光國

陳于陸明

爲臣者無以有己也古之人建立功名同其處功異者此皆計慮深遠意圖宏而樂盡人臣之道也夫人臣奮身而事上孰不

嗚呼願效其尺寸然功立而妄意居之則貪守盈之戒讓而不居則徇己以蒙其上顧所遇之時與其心何如耳心誠先國家而不私則時可讓也讓之而非沽名時可自言也言之而非好大以徵君寵吾子馮異元國之事有感焉異從光武行間累樹戰功每行賞發羊陳勞動異獨屏樹下人目為大樹將軍蓋其不伐若此迺元國則不然宣帝時平羌婦也居屋陽勸其歸功兩將軍而不自言元國竟言之是一臣有何其識量相越哉今之言者曰功高不賞古所謂也異惟不伐故人莫與之爭高而不危貴而不濫保躬衛族之術也庶幾諛諛君子乎又曰極身不二慮盡公不顧私臣之誼也元國功若丘山何敢隱其情

而說進之名殆古所稱謂大車不計小嫌者矣若然則異之能讓所以為智元國之不歎所以為節以詐讓為智是元國欲悉睡而競勝無所顧也以免為節則異亦沾沾而直者耳要之二臣之時所遇不同迺其心皆先國家之急而後乎私者不可不察也高祖開基待功臣寡恩韓彭之憾志士扼腕而噴憤久矣白水真人應符而起天下兼鱗附驥之士雲合霧集莫不欲垂名竹帛聞智者角謀勇者角力執百遠迺自失者使吳攘臂其間以功相競且將為主上所忌有功而見忌則駭難不遠夫既難非臣所宜避也其如國家負薄待功臣之名何此異之所大懼不獨為赤躬衛族計也宜帝在位先零為患非一日上



詢在廷誰可將而克國曰亡論老臣其志何決也及至金城國  
方畧爲九屯以困夷是時破羌強弩兩將軍並王言戰贊克國  
議于中獨一魏相耳卽宣帝亦不知二策者孰爲得也及先零  
平定然後勝敗之形見而攻守之得失洞若觀火使克國復歸  
功兩將軍不以自明則帝將曰吾同國憂之平羌之績曰不白  
非克國所慮也假令他日疆場事有類此者亟戰攻之士議論  
唯啗其勝能定之故必欲直任金城之功而不敢避也克國之  
爲漢眷蓋至深遠也當其破赤眉入長安時人有諺之者尤武  
詔曰君臣思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尚非異其能不伐其  
旣寧下楚梁二王哉故光武守射鈞中車之約而不忘海沱蓋

兼多恩者非尤武能然也異使之也漢自世宗太興迄漢海內  
歷耗過半宣元之際戎旅養息高夷亦稽首闕庭是者見克國  
金城之效能修脩附遠而言戰言無所容其喙和然則謂異爲  
沽名克國爲好大以徵君寵可乎不可乎是故不伐以全漢息  
自言功以定國論其心先乎社稷而不私二臣所同也寧徂目  
前之利而以過貽于君寧取尋常之名而以患授于國非二臣  
所忍爲也至于當中興草創之時其功不得不退讓值衆論紛  
紜之會其功不得不自明此又異之事難施于孝宣而文國之  
一言不可陳于建武者也大抵人臣處天下之事當撤拘學之見  
黜己避之私自持其是不拘于迹如郭李治軍寬嚴異而皆能

興唐韓范喬邊戰守異而皆能服實然則異與充國居功不同其求利圖家一而已矣嗟乎人臣事君亦在熟慮而圖之哉

評 二君遭時不同所以居功亦異要之無以有己之心則

一也二君子哉有知已矣

馮異充國

劉曰寧明

人臣之義有益千國者則為之有益千國則讓功可也居功亦可也不然則居功者為招寵為邀君讓功者為沽名為避禍二者雖有間而要非人臣之義一也漢之興也高祖所與共逐鹿於咸陽固陵之坂者非韓彭平彼烏孟弓藏免死狗烹豈立必有其君之過而挾震主之功乘之以上人之氣勇悍執持此安

歸德猶太阿不返其回必缺與折而後無慮勢使然也馮異奉  
歸南陽附翼昆原流離源沈蓋妻之間厚德豈故辭淺哉射鈎  
檻車之情臣主兩不亡矣而一男子女上書則嫌疑懼畏楚馬  
友集向非明主降重書讀慰勞則雖父子君臣安得遂請無他  
也故大樹獨屏不敢稱功豈直持成保終之道宜然而吾一念  
謙抑貶損之忠然有以感人主尊賢禮舊之誠矣使國無復費  
臨夷之賜功臣無復蹈菑隨之痛矣故吾謂馮異之不伐馮異  
之所以益世祖也此易喻也論人者如以讓為是必以不讓為  
非而又安知充國之言功不可以馮異論哉何者其露神爵承  
繼紹洽之年非若地風更始雲祿霧滂之秋也震于戈戣于矢



一旦解而試于疆場之閒非彼長鑿短劍攻伐未假之勢也天子不習征伐之事在廷不諳奇正之術喜重者逞雄心于一劍而不顧異日之安危非若提兵奮起親角群雄而庶之君名王列侯皆握勝筭惟吾所用者也先零罕升稱亂境上非若四海沸沸神器未定之際也而苟以是時輕率竄謀漫取凶器危事而嘗試之危矣故充國之始與宣帝度老也輒曰無論老臣斯以恨然無所顧遠矣又曰兵難選度百聞不如一見則其視滿朝之議無所用之矣屯田之議先後蓋數往復焉而卒不少奪振旅而還此豈破羌強弩之力而安用浩星賜之策為哉凡浩星之說依回浮沉於世之言也此王先生所以教靈遜者也杜

稷臣則不能矣彼其討天下之安危不啻若一身之幾然計經國之遠猷不啻若儻身之小節今吾兼亡服矣國家已解嚴矣而吾所以不奉詔進討之意不可一日不白非自吾心所以明吾計之是也明吾計之是所以示天下講十三軍之政萬全之術而非可以苟且輕動為也向也及樓論詰于萬里之外孰與今面陳可否之便而安得循循為家人語哉不然則主上輕事喜功之心必不盡釋而吾是成持重之術必不盡授借有不測誰執其符吾安得晏然而已也不然豈量老耄而貪功爵為骸骨榮哉惟充國之心如是故言功可也非邀君也非招寵也安得以馮異論也蓋人臣之義有益于國者則為之而功有所不

可居者馮異也。有益千國則爲之，而嫌有所不必避者，充國是也。馮異之爲國大，躡處者深，故約已而愈。畢充國之爲國大，計謀者遠，故功成而不溢。然爲馮異易，爲充國難。故人臣之道，富而不驕，高而不危，易自可效之。迹以進，永利之患，難無怪乎。借口馮異而不願國家之計者，衆也。嗚呼！人臣如是，即功蓋社稷，勩勒旂常，亦徇死背公，流耳而何貴乎！臣哉！又嘗因是而論之，馮異不伐，戰有功而不伐也。若充國言功，又無功之功也。夫發財官徵，武士出師，萬異獲甲，什軍斯漢之，所以誦功而充國獨自完。且羨，雖服斯萬世之所謂無功也。而充國以爲功，老臣誦國，豈以赫赫有功爲已乎哉！或有謂之師三旬弗克，而虞常不

謂禹無功，且以不矜不伐爲禹，數者之古人千軍旅之事如此，在平斯盛世之所謂君臣也。

評 爲馮異易，爲充國難，千古確論。

王霸

劉朝哉明

聖人言人不言天，自古創業之主，固爲天所佑，而人謀居多。霸之謙言也，果能必水之合否，世祖雖膺天眷，亦詎能必天之果祐我哉。蓋霸之所慕者，市人耳。欲且前阻水，則勦敵在後，河水在前，進而協力一戰，庶幾可以得生退而比走不支，則亦河中之一齋耳。而是流之漸也，其能飛渡耶。衆之至是也，死果獲免耶。王霸之謀固淺，陰之故智也。淮陰不背水，則擊市人以戰，亦將

以帥予敵矣王霸不阻水則市中之所募者亦將烏合條散豈肯爲我干城腹心以濟一朝之難哉孫子曰能愚士之耳目王霸有焉故吾干水之合不爲世祖幸而深爲王霸與也

邳彤

范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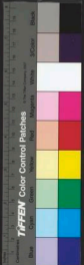
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太甚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邳彤

蘇轍

王即反河北獨鍾產信都爲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

謂可圖二郡其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以爲不可若從此策豈徒空夫河北必重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則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皆成土而千里送公其誰敢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卅之後群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公既至之力上曰卿文臣且能盡用兵之利公曰請召高瓊已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但恐虜驚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大驚始決意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時雄傑也



卓茂

建武之初雄豪方接虺呼者連轡與賊者相望斯固憊德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黨之君表闕立館何異哉於是緇情歸道之宥越閉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勝於恕率斯道也絕悔苟其至乎

臧宮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思雖懷憂行緩駑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將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群帥鼓其餘壯斯誠

雄心尚武之幾先志詭矣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比矣光武奮黃石存包桑附王門以謝西域之質年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立防蓋已弘深蓋其藟沛干城之圖忍傷擊王之隊乎

竇融

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授天際運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邀功趨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評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班彪

范曄

范曄



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任不急進貞不違人數文筆以縉圖血守賤薄而無閭閻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賢為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鮑未

范焯

鮑未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象受罷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嘗肯進之說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秉君子之堅也

馮衍

范焯

夫豈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難而道行其大畧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娶言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死情易而怨柔情難光武雖得之鮑未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情嗚呼

來欽

范焯

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國表俱安而已不矜其功也

宋弘

范焯

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美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節哉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



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潘邑其有閑睢之風乎

宋弘

劉朝微明

言者心之聲微者著之漸貴易交富易妻光武雖則為公主謀昏而本心已發露于此兩言矣宋公之對雖所以却昏實所以防微杜漸而反帝之背旨也卒之寵陰廢郭前言蓋左券乎故子陵嘗與帝同學本心窺矚之素諒今日知遇未必猶貧賤之時也羊裘不屈得無意哉於乎糟糠之妻既已下堂則貧賤之交亦可以忘于陵其知幾矣

評 觀後日郭后事弘亦似有意者刺骨之論

祭形

范焯

祭形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且監守儼海政移擴俗微人讀符以立信胡霜數級於邪下至乃卧鼓邊庭戒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貴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蔽也

郭伋

丁奉

郭細侯初事世祖為尚書令數納忠諫卒是誠直臣也出守中山次守滎陽又次守潁川又次守并州皆安民戢盜累奏厥功是誠良牧也乞骸骨而終年八十六帝賜宅賜財以養其老賜





家賜帛以榮其罪此亦君臣一奇過也

馬拔

范燁

馬拔騰聲三輔遂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萬之顧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諱陳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屢誠能回視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伏波將軍碑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都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馮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伏雖稍通置吏後復為夷

馬拔

胡寅

梁松坐馬拔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駟責授代監其軍何厲之不精也且援請營壘頭取舒請從之道兩事俱上帝從援議尋復聽舒答援夫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乎自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廢失重宜得非春秋既尚智有所困耶不然有臣如拔而不保終其為君德之累豈小小哉



馬援征五溪論

李廷機明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爲國家勳矣五溪之後復自請行  
援鞍顧盼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爲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  
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且長則必鼓焉而思展人惟其無  
勇也有所自勇其勇則必躍焉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所自  
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於省中故其  
遇事常善其見功常暴至於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  
其鼓焉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己蓋勝心之難抑也  
如是夫援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貞剛留侯之識也指畫隴  
右滿在目中則淮陰之寄也西鐙先交北出塞漢南平文陞則

樓船戰師之畧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曾不以此時守厥定功誰  
鞍釋甲脩高密之內行效膠東之秦重猶然衽金革之危樂汗  
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憂憂寧之梗也蠢然小醜偏裨可定而  
不勝其趨趨謂之音聲繡羅馬惟恐後時不亦僕乎且是時  
帝又苦兵間厭銜枚之事脩儒雅之業慨然嘉與功臣列侯共  
饗太平之福蓋不欲以鞍馬煩之矣矣援之請行帝憫其老未  
之許也援頑急欲自試何哉蓋自方智能猛悍之士往往急於  
自暴其技以求銜衛彼其志固欲登壇仗鉞執節獻俘荷首策  
材力之與下之亦思執戈願得一障而乘之故廉將軍老  
矣猶思用趙人王翦以老而爲秦強起伐荊李廣自東塞旌征



數奇其從大將軍出塞也請獨當面匈奴趙充國是零之行自請  
曰無踰於老臣者矣蓋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休功成而不  
俸聞烽舉燧燔則起距而作檠臂而設蓋自昔然矣寧獨伏波  
將軍哉吾之所惜於伏波者吾馳驟之功而忽止足之戒樂躍  
蹀之名而闕飲藏之義壯馬軍之志而棄明哲之圖迹其事若  
有所使於邊檄而特以自封者故梁松之口得行而意坊之誘  
不克主春不終域西柔雜接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  
者猶求焉不已此東野耳之馬所以必敗也夫楊葉百步而射  
百發百中矣而不以善息至於氣力倦乎機矢鉤前功畫畢此  
養由基之射客所為欲效之者也今獲之所處得無與求馬不  
已不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心難抑抑之在  
乎養昔者周公鍊斯破斧天下不以為好兵其詩曰周公秉征  
四國是善及我人斯亦孔之將大公有虞東鏡天下不以為喜  
功其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緼師尚父時維鷹揚二公皆以  
暮年出制關外禁皆迫之而後應強之而後起及其昇人既得  
則勿事銜枚會朝清明則載養乎夫始終無勝心焉彼國養之  
釋也紀消子之養雞也三日猶虛憍而恃氣未也至於望之如  
木鷄而後曰其德全矣若伏波將軍蓋猶有虛憍之氣焉必如  
紀消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評 抑勝心在於養有味乎其言之也而筆力高古跌宕更



自可喜

薛方逢誦嚴光周黨

范焯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趨慕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撻持而去之者豈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避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草之所徵貴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誦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士節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

周黨嚴光

湯賓尹明

漢光武應赤伏符起春陵不數載而噉炎劉燼甫厝大寶下明詔安軍玄纒徵周黨嚴光諸閣下親締萬乘以禮下之論者謂

兩處士直裰鶴氅夕耕野鄙人身處窮巷竟闕未謹金版六編之畧未親斬將樂旗之勞未豎攻城拓地之績倏加以徵聘裏以寵光使榮華殿陛立名當世豈祇禱懷寶者耶抑以什巾簪燕石者耶且帝果以天下厚故交如用南陽人之過計耶噫此光武所為提綱挈領首矚大計而藉此兩人以磨礪一世之氣節而培植百年之命脉也蓋上表也下影也上聲也下響也表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銷錄爽也故人心何常聽上陶甄耳風俗何常聽上轉移耳西漢不愛高爵厚祿以節禮豪傑故士皆整鬚頤而委蛇變化陰陽人主以保寵榮甚且偽符命誦功德羽翼操獲而不羞波流風靡罔克樹立不振刷



稅回之安所底止光武悲焉謂國家隆替其寢寢屬世風而世  
風汚隆其稱健文屬上人所好尚徒整飭頽靡而漫無所旌異  
徒晉陳功見能董與訓符柝主則天下亦重董爭陳功見能以  
故知遇而欲冀祇禩名震蟻夏富貴者道何繇道何繇為是下  
謂輪之聘樓嚴穴之老降黃屋之尊禮不肖之士朝耕釣于草  
澤夕坐論於虛廊旦倚衙門而棲遲暮揖天子而抗志獨階此  
兩處士哉又曾直以再濕而私厚一布衣交哉將令都人士之  
待下風者惘然絕心蹶然企踵雖然不式而碩化獎恬退之操  
而是超躡逐者將捫心退矣斯俯矯之行而滿伏尾全者將屈  
自下矣哀高節獨行之士而倪仰遷移如脂如膏者將改絃易

轍以象上意宜具竿先而衆樂和標植而衆足趨誠傷之也故  
竟東漢朝開不希光彰奮藝其香俸其羽依倚道義以就其聲  
價者曷爲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而貴廟名道家之侮不畏  
王朝錕灼之憲綱而畏高賢月日之清議追晚節太路雖幼后  
握電巨好給樞而左窺右覘不敢竊移神噫譚者謂一系重九  
鼎則烈士扶持之功而光武褒嘉節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  
過不核中爲王良鷹對而姍於東海友人樊英就聘而壺山蒙  
其社聲士率競詭激以博名高而碩厨俊及標榜成風扞文罔  
以醜釀黨錮之禍千載於邑則始末嘗不匡世振俗而後陵夷  
衰微也噫士斯自振拔耳商俗披靡而伯夷之節不改晉室清



談而予子之志有樹詎可卑論儕俗與世浮沉必待上之鼓舞而後舉然思審哉至若身際庶朝又不必拘守局曲避地獨當馬者彼無執翼當世之實而長貧賤驕語當貴者又兩處士之差也

評 文字雖華綴采不乏風趣有江左之餘風

嚴光 釣臺碑

梁 肅唐

當哀乎之後天地既閉先生稱其光隱而不見光武及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後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發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及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

榮徒致用莫盛乎宮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時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位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道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于道焉

嚴光

范仲淹米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流塗蘄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

藝之上九象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貴苞乎天地之外徵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徵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評 曲盡君臣之美而文自高古

嚴光

胡寅

先君子有言曰創業垂統當增光前烈之君待過臣下其體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介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秦異譏祿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勵其嚴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世宗光武三君者內平四海外譬百蠻可謂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能行於尋邑王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子威則強屈於所當屈以志勢則昌反是道者雖免於亂世之禍矣

評 贊光武能禮子陵則子陵之高處自見

嚴光

黃洪憲明

嚴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龍興南陽以物



色訪先生先生固自韜匿蒲輪三返乃始至至又弗屈帝不能  
下竟遂其志去釣桐江以老天下至今大光武之輩尚先生之  
風群然嗟異以為三代後所未有而不知先生之所以為心者  
固自有在也嗚呼先生豈苟為高而已哉夫士固為天下用耳  
懷抱利器枕棧山谷僅僅一身之圖而忘乎天下民物之待命  
於我此莊生所稱許由下隨務光者流也洗耳投淵識者方病  
其過而乃欲以享大名於來世其能乎使先生苟為高而已將  
與數子比行雖修不繫於大道即其才卓卓蓋一世奚稱焉吾  
固知先生非苟為高而已者也夫先生遠跡留春使字臨里門  
再三然後乃肯一來帝即日驅視引入共卧先生偃蹇橫足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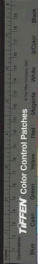
千星象帝之情有加矣念禘如帝先生卒去之且曰士固有志  
則又安知先生之不為高乎是不然先生之復侯霸書曰懷仁  
輔兼天下悅夫仁義之道莫大乎安民濟世欲使天下齊悅亦  
非予子自私其身之事所能辦也先生豈固以無諸身者責君  
房哉彼其所志誠有在焉而帝則不能使之晉也夫先生之從  
帝遊也自髮亂之年矣帝之為人豈不甚知其遲滯于羊裘之  
隱也蓋有以稽帝之微矣詔命三下不得已乃至以祭帝之視  
往昔何如而或庶幾乎有過焉是先生意也逮夫夜榻之談諫  
讓之授先生之心殆必有慨然而悔來者矣何以知之方先生  
之始至也君處折東招之帝不罪其癡語適侮之曰此狂奴故





態聲夫語語備侯咄咄聲其所施於賢者即位之焉可先生固不能一朝居也况二千石秩乎先生天下士固不計官貴疎薄顧後首為小官屈僕僕居君房輩下其何以堪之此先生所以去也而謂帝差強於往則先生所以去帝之心可測矣何者明者觀未然豈待著哉帝不久廢却后易太子意必有幾微先見者而先生殆已覺之矣先生不去則廢后易子之事必廷爭之爭之而不得而後去則是世之所謂賣人者而已矣是故先生之來也蓋猶有望于帝焉其必去而不可挽也則帝固不能使之留爾不然先生視軒冕若浮雲而屑屑往來不憚煩如此豈其藉光寵以自炫如世之所以為隱者乎吾故曰先生非有

為高者也而或者乃以光武不屈先生以為處齋夫蓋卷尚存薛方君如光武乃以容一縷袍之當為盛節乎就公車諸闕下無所受車而虛文縵禮徒以煩太史之奏堂故之記此帝之無禮於故人非先生來意也特先生高雅至於晚年猶不如其諫議之祿以成帝之美故世未有能變之者但勸其一時相過之迹以為盛事而不知先生仁義之志不及一試余方為先生惜且為漢惜哉不然砥礪一生名高山斗極其清風所被僅僅成東原之氣節而不適于用則亦何以為嚴先生故曰先生非苟為高者也嗚呼斯言也非先生之所欲言而或先生之所為心



評 先生初欲就光武非苟為高也及光武待先生有許多  
未盡處故先生必去而帝不能留矣抑揚及履足以發  
明先生心事

富春山

如子章

富春山古傳嚴子陵釣灘處也危巖疊翠啣在澤畔風霧時臨  
水波湧興真隱居真樂境首陽之盛緊若增而高澗瀨之勝跡  
若覩而快故富斯時飄飄於葛巾藜杖以追平湖山之清眼以  
即乎魚水之相親磐溪坐臥茂林樓眠者何可一二道也而孰  
與夫子陵爭光哉且味子陵之為人以想其志焉脫然於漢之  
爵祿蓋欲於漢之物色區區諫議何足驕掉我屨君屢不屈視

帝王君昔常明而加足假即無異微特同寢席之歡也是故絕  
意功名酒情隱避水之洋洋可以樂饑野之泄泄可以棲運舍  
乎此則朝廷之矣邦國之矣庶朝廷必憂其君處邦國必憂其  
民進而憂不若退而樂瀟瀟風塵之表長為山林中之一居士  
魚蝦我侶麋鹿我友不石我居窮善者雉兔者與我嬉遊凡動  
植潛翔於大漠之乾坤內者皆我寄精神而娛耳目者也噫春  
風舞雩魚鱉志樂天矣冥鴻商陽四皓志憂雲矣富春山之志  
毋亦羽化而樂天憂雲者類乎長竿倚雲汗一綸垂江陰林樂  
欲芝殫風吸露而若磊磊派派天造地設適足以資隱者為高  
其志耳嗚呼昨夜客星犯御座明朝白雲登隱家視卿相之富

貴不啻過眼飛霞也漢天子焉得夢之維之有客宿宿有客信  
信乎嚴氏子陵不世出之翁其所由殆與王良並吳范文正  
作嚴陵之祠堂記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其蓋子陵之生平也夫其蓋子陵之生平也夫

評 插出春山情境乃與范文正詞堂記並傳

嚴光

陵明汝

子陵非高士也子陵光武之非人也非光武之故人也光武非  
子陵之故人而子陵之君而赤帝子之中興孫也王莽即真乾  
坤畫晦斯時有臣子心者日夕欲燃死灰幸光武應運而興收  
復舊物彼蓋取高帝之天下還而歸之高帝之後人也子陵高

士乎是猶高帝之遺次義獨不欲臣高帝之後人也子陵宜自  
為計則雖養不族劉不交請與故人老布衣可乎當可為之時  
遇有為之主而汶汶然以一竿一輪寄傲烟水是寔無能為之  
具也無其具而不出此不過枯槁沉溺之徒何得為高士天生  
仁聖賢人君子豈使之棲遯世外優游塵表已也謂光武求之  
未誠則既物色者幾而中興天子之躬下夷一介聘華以後寥  
寥此風此猶不出則必為天子者將柰何而可安車之迎加足  
之慢物色之往羊裘之坡帝負子陵耶子陵負帝耶帝不忘貧  
賤之交而子陵竟遺風骨之好子陵自處亦薄甚矣故子陵非  
光武之故人而光武之非人也且漢之天下非自光武開之高



帝開之也又非自高帝開之天開之也天運未終祖德猶烈苟  
 其子孫不祭不幸人臣有世世丑面而况中興天子由此以言  
 子陵淨罪於高帝又淨罪於天宰衛光武之罪人也考之史傳  
 絕不道其宜其之修又不紀其赫赫之烈而獨以客星犯座一  
 事遂相侈說以為芳躅嗟乎傷寒倨慢莖草野狂態耳非真  
 懷仁輔義非真不阿意不承旨其所希者更出此耳彼以為愈  
 道愈迷則清名歸我捐一時之厚馮噫千年之清名此又貪夫  
 之尤者自漢以來幾千年他為其所愚者不足道而窮理之儒  
 乃亦有以得聖人之清之名增之者嗟夫是清名也胡為乎至  
 哉而何西山以後多聖人也惟小范為此言斯子陵之心事矣

乃曲為覆護者且曰方子陵與帝竊交時已逆竊乎夫少思  
 夫不任三公惡聞且諫者即位以後之重子陵料既重之帝必  
 不以恩厚終獨不料未與之帝必不以竊交終乎夫帝王自有  
 真識者蚤見之子陵果見及此則昔也友誼今也君臣胡我故  
 人尤我故物而後歸我故鄉明良之稱當垂宇宙吾以謂即欲  
 求名而求名之計不出此而出彼亦何其愚且厚也若謂幾年  
 交情一日執天澤之分吾不屑為則相武攝成古人為之彼其  
 家庭骨肉之間豈希末視席之舊當更有親昵者曾以此少有  
 避諱哉掌天下人而為果為抗為矯激首子陵作俑尚子陵者  
 崇之也其薄夫之行無任夫之迹屢食夫之心以竊高士之名



于天下故吾謂此一舉也上欺其君而欺其故人下欺將來之  
淺儒是則子陵之所以為高士者而已雖然希聲逐利之輩當  
不得指跡於富貴齊山前矣吾懼天下後世有好為果為抗為矯  
激者踴躍踵於烟水茫茫之鄉也故誅子陵以謝光武

評 意獨高奇詞或已甚

釣臺賦

宗 臣 明

英承帝命以南邁兮與吾節於富春儉微霜之碩百草兮何芳  
杜德非非其襲人耶盛衰之舊里兮釣臺舊而嶙峋牛軋風其  
相澤兮吹石瀨之碌碌怕養墮落而變葉兮余又安得問夫白  
頭余又慷慨醉而噉膽兮寒吾馬之邊廄而不前豈以沉淪之

俗勸兮乃不得以揖高士而執鞭惟炎德之中天而與兮紛衆  
芳之雜糅以比肩何佳人之矜姁以抗衡兮乃獨抱孤貞而自  
全衆實猶敷之玄以章兮揉獨愛夫羊裘矣鴻鈔之銅錫兮聊  
寄吾跡於江湖昔傳嚴之版築兮武丁宵形以資厥猷非熊之  
儻爭奏兮涓叟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行懷兮羌獨偃蹇而  
夷猶故人之不去寤歎兮情彷彿而至乎帝庭何帝腹遽以足  
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吐吐于陵之不肯為理兮帝何獨惜夫沉  
宜孫何高躡而不顧兮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發輒於漢宮夕  
就駕於江汜有如此其忍負兮揉揉豈忘親夫厥言痛痛彰  
之意以烹醢兮勃何辜而卒不免乎羹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

以善終兮是用私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下兮豈  
網羅之所能施以蛟龍之得而常服兮文何以車牛馬而下之  
睇江河之楚下兮曾高風日逝而不可追擬故迹而連轡兮恨  
吾生之獨後時佳音既已不可復兮莫來者之猶可為委余佩  
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斗之墟聲長虹以為木兮拾青霞以為  
渠托微忱於浮雲兮甚其飛蓬華而遲予望美人而不見兮羌  
獨立以踟躕亂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白雲茫茫歸何晏兮平  
楚落日怨青楓兮獨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兮

評 多感慨

朱浮

沈熒

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采買臣雖公孫弘十策弘不得  
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寧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曾子曰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遷豆之事則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  
事亦以課覈三公其文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詠斥詰辱之累  
任職責過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朱浮議諷奇察欲  
使之然然史馬得長者之言哉

鄭玄

范熒

自秦漢六經聖文埃感漢興諸儒頗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  
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重其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  
家家有數說豈可多者哉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



而莫正鄭玄括囊典綱羅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兩歸王公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文章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傅祚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桓榮

范曄

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崇至英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御相顯乎當世孔子曰至人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易樂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合道桓榮之夏世且宗豈其為己乎

桓榮

沈灌

為學也陋矣桓榮陳車馬印綬以示諸生而自誇其持古之力夫榮既以車馬印綬為足誇而示諸生子弟為子弟者亦皆以車馬印綬為足誇而觀諸朝廷則為己之風自稽古之志荒矣率天下而禍大學必榮之言也東漢承大亂之後制度草創孝明極急而苛察當是時曾無一敕政可更矣德可言者乎榮為五更則憲老乞言益其命也榮上之能匡格君心裨益化理為申公力行之規則可次之能敷陳時弊獻替可否為賈誼治安之疏則可下之能鋪張駿烈潤色鴻猷為鄭玄桃拾之傑公魯帶明堂之圖楊馬善述之體則可又不然議不合而去為王吉之請老時不可而退為嚴尤之高蹈是亦稽古者之所安也數者

無一馬而馳車馬印綬為哉

評 車馬印綬之誇祖業誠陋矣議論氣格自高

張堪廉范

范曄

張堪廉范皆以風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難亦足以信言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柔布明帝之彈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以正其亂關義能從誠君道斯尚然情理之權亦有開塞之感焉

廉范

丘濬

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堂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興五柰之誦此特當業少常爾其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臣年十五迎父喪於蜀助郡守乃其父故吏厚密益其資不受扶父棺同涪水得救僅免一也為鄧融之功帶融獄於變姓名為獄卒備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柔師蔣英至楚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斂之至廟顯宗之怒而扣辯以免三也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矣但依托實氣得無輕哉

評 廉君三不可及繕此為之表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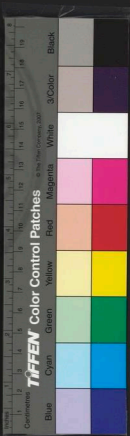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08-01-10



新刊陳賡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儒仲醇文選

明帝

范燁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佞曲之私  
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  
不允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常以察羣寃為言夫  
以弘人之度未優乎

明帝

屠隆明

孝宜精闡吏治每選牧守輒經明堂天子親課焉誠重之也至  
于元成內闈外戚繼踵用事權傾主上一時民牧非此曹見之親





感是季則其所既薦于君者也卒使關其尊顯康詡為實迄西  
京更治日益卑卑而孝宣之政無復存噫授文綸於倡優則貴  
人卻之矣食和羹於賤廝則上客不啜矣今令僕邀跼蹙之夫  
抱閔備債之子登為大夫顯為縉紳翹然立於黔黎之表而據  
其尊爵重祿縱不為吾民寤寐無在朝廷而輕名卑乎明帝去  
此事幾兩世耳安得不重懲之也嗚呼懲於韓彭之從而賢者  
不為賈寇一切罷棄懲於元成之亂而親若公主之子不能干  
一郎明君之感患深為戒至者大較然也

評 激昂感慨非徒溢美

丁鴻

范曄

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  
者食夫蕡櫨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遠居伯夷讓德  
以去國末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  
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譏行生而取妄矣至  
夫鄧彪劉惔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  
亦惑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  
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惟哉原  
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矣數子類乎徇  
名者與

鍾離意寒明

范曄



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柱請過寒明之廷爭寃獄駕吳平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諍則絞切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東平王東海王

范曄

孔子稱貧而無詭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辭至感去母后豈欲苟立名也而忘親遺棄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為嘆息嗚呼遠隔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遜而知慶為吳大伯不亦可乎

東平王

戴溪本

夫為善之人從容中道明無人非幽無鬼責浩然天地之間誰作無愧心平而氣和神安而體舒天下之樂豈復有大於此者乎悲夫世之人以憂為樂而卒莫之知也憂樂聚門樂未去而憂隨之漢諸侯王大抵皆驕佚放恣夫其為驕佚放恣者豈不以為樂哉曾未幾何身死國亡其禍慘矣豈非前日之樂乃所以為後日之憂乎善夫東平王之言也豈獨善保其國而已哉雖懷道致養之士隱約窮閭明於利害之故察於人情之變熟於天下之義理深沉默靜灼然有得於心者其論亦無以過此也



班超

錢養廉

漢紀載平陵人班超仲升奉質車騎命攝司馬假虎幡馳使西域入鄯境中適匈奴使者來多設間語為漢斷絕酒會從事三十六人乘夜間起熾匈奴使者都善王大懼不競請稱外藩累更求即西域外數十國靡不南面稱臣于輸陁示無改圖彼超所云探虎穴得虎子言言若著上而符合也事亦大奇甚矣第感者嗔口而譚已事輒詆超為外微啓譽功不贖過吁噫慮內事外聖賢所禁吾即不敢湯為班生種然縱覽其事果誠如議者人說耶吾不知盡然也夫自入漢以來至世有匈奴之禍矣而皇帝神武並徠不階尺土以酒上布未提劍而收祖龍之

籍祝重瞳之夫至白登一困七日不食賴曲逆獻秘策厚賜關氏累棋之厄始解呂后一憐憫女子耳以隱憂卑辭赤侯王大之族不啻承蠅而妙書相辱董重忿恚不平諸臣緝縵相頌藩口豺狼未聞有禱一矢赴酒泉張掖之間者而超以博帶使臣乘機伺隙取虜為而鯨鯢之是一舉而上刷高皇之耻下洒呂后之羞頰不偉與即微論此武皇帝大畧雄才驍馳一世而衛長平霍驃騎李北平輩皆所稱虎臣飛將也然而今日寇朔方明日犯代右無歲不有匈奴之患即天子自將登單于臺亦第以空言恐喝未能擊京觀而麥成功而馬邑一役真令天驕嫺笑為中原羞且楚之武師將軍操八十萬衆出燉煌僅得大宛



國善馬而士馬物故且什五馬超乃不煩領甲不費斗粟身被  
金戈弄群胡于股掌之上斬刈而震登焉且今魏乘機虜慕  
降心壯士伸眉吐氣耀邊陲而輝今古亦漢庭一大快事也安  
得而備書之也故吾謂謀者之譏未盡然也然議之者將毋  
王者不治夷狄惟是信義緩之而仁恩結之也嗟乎以和親加  
縲之日而律以舞干因壘之風詎得稱節于時勢者耶夫漢之  
匈奴視虜之首周之崇馴悻何如也縱謂夷夏畫疆而國不毛  
騷脫得之無足為武然彼蒼狼鴟張復欲巨測王關連閉能安  
然忘南牧乎即嚮者武皇帝成靈且時苦虜雖有信義安所行  
之是超之此舉出萬死之計消百年之憂固耶莊公斯不楚逼

處此聊以固圍者耶蓋昔李牧之守雁門也匈奴易而犯之牧  
椎牛饗士前呼奮勇一大創之而匈奴屏迹不敢窺趙者積數  
十年超之謀備亦牧故智乎超通西域督而鎮撫垂三十年及  
上書請老詔以戊巳校尉授之迺任尚聞超平易寬省之說目  
為平無奇糾持過猛未幾而西域畔者蠢起是尚之處置遠非  
非超之開曩而貽患也余觀超女弟伏闕媿媿累數千言迄今  
讀其始末猶令人愴然有悲心焉美今超而貪功始禍固宜一  
且遷叔胡云捐去井里羈虞窮荒髮且種種短矣然後乞骸骨  
還還一載而遂以即世回視去百里外顧婢子語刺刺不休者  
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故余即不敢效腐令嚙嚙為班生左袒



而安取隨俗附和衆以議者之說爲盡然也雖然超之功即不朽然亦姑試而偶獲之也當是時蓋憐匈奴之不備且幸西域無人耳今復有知勇者出背城借一與超從事超得復來三十六人橫行匈奴中以歸報漢天子不然而徙牧海上幽而置之若困子卿者然超亦安得讓通侯印勒景鐘而銘太常哉而兩者超卒得以自免亦武皇帝隆威爲之先聲在矣嗚呼涉水蹈虎自昔戒之君子而欲成超之功益先戒超之幸也

評 終篇謂班生立奇功未歸于幸議論無遺

班超

范曄

時政平而文德用而武畧之士無所奮其方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氣奮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段熲匈奴之權班超梁慄奮西域之畧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耿恭

范曄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後以見耿恭旣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盾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日之資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躡高爵有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瑱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

章帝

范曄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察事從  
寬厚感陳寵之業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  
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乎徃簡賦而人頌  
其嚴又體之以忠恕又之以禮樂故乃藩輔克諧群后德讓謂  
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和國所上祥瑞合於圖書有數  
千百所嗚呼懋哉

章帝

彭汝賢明

名堂易清是非難辯故察應盡差之吏易察俗吏難察其極之更  
易察俗吏難何者車旂稱翅全董為茅乃自古恨之矣况其所  
謂矯飾焉者方且買名聲以眩聽賄吊奇詭以愚上下人主謂

不察實一有雷筒辨不以鍛鍊最個幅矣夫布帛垂於錦綺殺

粟貴於珠玉言不用也王卮華而不飾雕龍飾而不函言虛名

也務名尚貴之效大都似此矣故所謂安靜之吏月計不足歲

計有餘者有味乎言多也嗚呼更可慕以不煩稱子實訟為庭

者託思過矣案牘盈閣者託財理矣姦究縱不戢者託滿鞭矣

嘗是時天下多惰窳之夫而斷絕之才捫心退矣嗚說在平左

文五

氏矣曰在則民殘廢與濟之以宜政見則民慢慢則糾之以威

此千古治道之衡也史稱章帝長者自是而盛矣遂衰謂常寬

仁之過夫帝承明帝苛察之餘能與天下休息所謂救沸而去

薪者也若帝之後正用威之時矣使其子若孫能一振刷之以



稅權除奸則勿金之詐其靡靡至爾哉而玩柄之仍愈趨愈  
猷乃後之人尤也非帝尤也

評 前惡俗吏後言皇帝以寬仁承苛察不為過而過在後  
王是識治之論

郭躬

范曄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  
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  
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  
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法家之能慶延  
乎世蓋由此也

陳寵

范曄

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借靈可謂有宰相之  
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貲獄然其聽枉易殺人  
開父子兄弟得以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  
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第五倫

范曄

第五倫峭嚴為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臨諸兒臣持  
懲苛切之弊使其然乎昔人以弦常為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  
侈不借上儉不偏下豈尊臨千里而與彼國等庸乎詎非矯激  
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和帝

范曄

自中興以後逮於宋元雖頗有苑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咸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逆譯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未有數也

和帝

胡寅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皇后備衛安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善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闕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乎迎立清河王慶宜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也

竇憲

范曄

衛青霍去病竇憲漢之衆運年以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積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耶竇憲率羌胡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洛之表飲馬北巖之曲銘石負隅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垂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黨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虜帷之間非復搜揚側陋選舉而登也當責病奴僕之時實將軍念舊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刻骨隳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





懷琬琰以就灰塵者亦何可支哉

竇憲

胡寅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刑戮則外氏謹飭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伐夷狄憲之物計持以免死幸而克捷纔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貴寵赫然而所犯不復追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厭所謂愛而不教猶饑而食之以毒可為未世之鑒矣

竇憲

趙詞

竇憲之過惡在章帝時已不容貸矣至孝和立愈加強橫公卿

大夫皆畏莫敢言蓋以太后為主于內親黨根柢于外也帝一旦憤然震怒盡收憲等下獄收憲印綬追令自殺遂使十餘年深根固蒂之強臣一朝芟滅殆盡以彰天子之威權以震朝廷之驕令以動天下之耳目以服大臣之心志可謂剛明雄斷不愧孝昭之烈矣惟可憾者當時袁安任隗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謀而乃與鄭眾議之竇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茲盛矣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與

班固

范曄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業燦然者矣諫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叙



事不激說不抑抗禦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登登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記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固傷遷傳物冷固不能以知免極刑然亦身臨大戮知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班固

胡寅

班固史筆自司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為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為不詳若外戚禍敗之釁則又登登昔前日事固乃為憲賓客以致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于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貶者是故君子寧樸而野不為筆士而史也

安帝

范曄

孝安雖稱尊卑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捐撤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惟感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殺遂後計金穀昌移民逃寇推舊台衡以答天青既云哲燭亦惟家之索矣

樂恢何敞

范曄

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患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棄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故能扶幼主之斷勦奸回之僭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惟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寸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



笑哉

素安

范曄

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慶耶言有陰德夏後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祁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實氏之聞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戚罪其仁心足以罩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王充王符仲長統

范曄

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畧歸乎牢固根柢華易時敵也夫遺選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乘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

齊人乘彼飲化迹萬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難變山川之與宋是况其紆險則應俗適華難以常條如使用容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率其分則一毫以乘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曲而損光異運文朴遵行用明居晦回沈於曩時與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履服締未曾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宿公族熙固儲寬修巨陽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敎由崇愈楚楚木服或在窮谷疏葉厚下以尾大陵弱歛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會魏之刺所以明乎周風周泰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廢資焉是以繁



簡健時寬猛相濟刑書鑄此車有可詳三查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憂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寔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教子之言當世之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為誕降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今有引救弊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萬論將為教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發遂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又可得而言焉

仲長統崔寔評

郭子章明

大治世之術則未始有主矣當熙洽斯任安和遇愆俾斯崇振

履蓋曰各得其說程世道以為權而盾之王道疑偏也王道乎乎太始唯喻代用憐舒游更鴻早之風出焉委神於安和則謂取精黃老矯意於振厲則謂藉口申韓其觀近世有是耶嘗以仲長統崔寔二子之言讀之可嘆感激率以拘學古法為各而願與天下更始是何不避奇急之名而以繩束自附者蓋惟世變之故也當晉漢李皇路艱塞天子之神靈不本而卷人感里弄威福於掌股之間習俗頹靡委委自逞嗜幽既傾寃洛亦救其後文景時哉故崔生謂梁肉不如藥石而仲氏尤怪悵於嚴斷史人皴滑輕於犯禁於是欲復肉刑投地不均素封者富財為長於是欲修閭井末作活巧農桑無所勸或相距數百里始

也焉於是欲立長大倉之積寒極薄無開私門於是欲定賦稅  
事歸臺閣使人柄用以釀成禍穴而公孤虛受其責於是欲得  
任三公是二子忿世嫉俗將一切修飭行之謂是救弊之術宜  
爾焉竊有不取焉然者夫孝文除肉刑一詔仁意藹然至今誦  
之使窮民有起色且人臣將國德是遵而乃牖之刻乎國家既  
多事矣多設官何為者民安其業欲強增損之若之何其不相  
切焉謂二子之論大都皆忿激而過者也其所可者在任三公  
致數學數才藝脩武備遭時定制數度耳抑又考其時勢天柄  
下移神器搖動東漢業已傾矣其不用二子之言也固無救耶  
用二子之言亦無救不用其言其定也如所書靈歌之事矣用

其言而操平如東漢後廢唐禍夫王道調劑隨時寧矯備若此  
之甚哉故二子者憂時則切而於治道則偏也

評 二公持論之偏類能駁之美然憂時救世之心不可不

諒如任三公數事鑿已可行是得褒貶之公者

仲長統崔寔評

葉向高

昔漢仲長統作昌言崔寔著政論凡以訓導興衰切劇世王評  
哉其言之矣世之論二子之言得失不同大率其得者均切中  
當世之膏肓而其失者在統或迂濶而遠於事情在寔則感憤  
而不究其正也統之言曰賦役宜增也肉刑宜復也并田可行  
也敦朴節儉長偽之風也夫輕徭薄賦帝王之盛節文章之所



以富饒與武帝之所以虛耗其已事可徵也。統將右武而在文  
景乎。天三代之法善矣。然有去之而便者。文之除肉刑是已。有  
行之而不便者。秦之議井田是已。拘拘於秦古之名。將養之是  
而文之非。舛矣。乃其以儉為偽也。儉而偽。直公孫然耳。然一狐  
裘十年而稱賢佐也。露臺積白金而稱賢王也。胡為也。夫不禁  
天下之奢而儉是惡統之迂。濶而遠事情多此類也。此統之失  
也。寔之言曰。為治不能純任八法。宜參霸政。且証以春秋之能  
桓懿文。又云。文帝以嚴治。非以寬治。夫王霸如水炭乎。慈然誰  
能參之。春秋熱霸之書也。即軻氏有定論。寔欲伸已見而誣聖  
人。何哉。秦之暴而漢承之也。非文帝嘗仁休息。至武而脉斬矣。

又治雖本黃老。乃其資竟以仁厚。朕寔見東漢之削弱。欲矯之  
以嚴。至引文以徵其說。寔之感憤而不究其正。多此類也。且寔  
之失也。乃其得者固多矣。統以漢世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則政  
宦官升戚。竊持其柄。賢否混淆。選舉留易。下傷百姓之心。上失  
三光之明。其言蓋洞切而有餘。非當世愚世政多息實如馭委  
轡而馬駘街。方將鉗勒。鞭輶以政之。其言蓋為五侯用事。跋扈  
煽威。與黃門恣橫而發。此皆漢室傾頽之大原。而時之所禁。口  
卷舌而不敢吐。乃二子慷慨發之。蓋謂統言至國家漏卮。明于  
謀近。輪權重。于婦黨。寔深肉藥石之喻。真切中當世之貴者。  
也。故使光武而不廢三公之權。即賦不增刑。不肉田。不井。不害



治也章和安順之世而母藉宦戚以神叢即純孝宣之雜勳用  
文帝之寬仁不害治也而二子觀其一隅而失其大方伸其致  
款而忘其嚶嚶甚且揀旣于此駕惡于彼快心于持論踴及于  
政經此所以得者固多而失者亦不能掩也要以天下事勢有  
所防必有所警救弊之說有所激必有所偏防寬警嚴防嚴警  
寬防三公而警宦戚防宦戚而警藩鎮防藩鎮而警則弱自三  
代以至今茲通相矯也通相禁也憤世激俗之君子亦姑就其  
愚之附由生而為之藥其言之不能盡載于中正亦無足怪者  
愚獨惟外戚之禍止於漢而宦官之禍至更歷代而不能去其  
政何也母亦世主操近習太近宰相太踈輕重之勢成寬嚴

之用失致然歟錄之稱公理也不公理之嘆自漢季于子真之  
論也其微音固已慮之矣夫論治而要其極則虞廷之九德周  
官之八政尚矣三代而下識時達變者二子亦安可少哉

評 駁二子論治矯枉過偏獨其箴中官外戚之意切中肯  
肯未掩天下事勢具論之跌宕本騰直追秦漢

虞詡

胡寅

虞詡三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常法所必思治者取一時之用平  
難乎之賊孽猶以靈夷攻靈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因立功得  
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後知詡之賢寬其繫束使無拘  
閑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為難鄧騭能存李

御楊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失之於謂僧而知其善果不易邪

左雄周舉黃瓊黃琬

范曄

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辨論其  
才論定而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故王者得其人進士勸其行  
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  
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後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  
貞直清白敦厚之屬聲路既廣願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受以  
流競權門貴士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客  
固亦因識騎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沉滯滄方互相詭  
駁徇名者屈其短寡寔者披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送

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漢乎順帝始以童弱及政而  
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倫  
玄纁王帝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綬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  
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備拂巾  
袒裼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者李固周舉  
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寔  
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高梁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翻將  
帥之弘規王雋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  
陰陽詳察張衡機術時抄東京之士於茲感焉向使廟堂納其  
高謀疆場宜其智力唯懽容其奏詞舉措遷其成式則武宣之



孰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斯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  
碩德繼興陳蕃楊秉爰稱賢守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  
彌縫秦關米穉劉陶獻替巨時抑有道經鑿人倫陳仲弓弘道  
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激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  
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諫嬰戮謝事者以黨網致災往車  
雖折而來軫方過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  
力之為乎嗚呼

楊震

范曄

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誠以負荷之寄  
不可以處尊崇高之位受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執直  
方以聽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傑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  
矣遂與葉載德繼踵等相信哉種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常平  
方之茂矣

楊震

李東陽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下有厚地方上有蒼昊縱不吾知吾  
心有神金獨何為兮至吾門吾閉吾門兮省吾身

評 登前人所未發

楊震

葉向高

伯起當王密之饒愼而為畏天地人我之知而卻之其廉風清  
節厲庶勸人矣第密敢據金以饒則伯起之操未必如東露之



王堂未必如峭壁之凌霄令其公城毅然不可向遁躡攀則懷  
金之客將有望門而嚴憚矣故與其卻于既餽之項孰與令人  
諒吾之守而不敢致畏其畏回知而卻之孰與令人畏我而不  
敢犯為不卻之卻哉宋傳欽之介秦觀以謁陳師道知其資俸  
金餉之及接其貌聽其言論竟不敢出口震得不若師道字囂  
代而李也苟直公行錢神肆橫求如震之知畏者何可多得哉  
九原可作吾願為之執鞭

楊震四知

顏 贖

愚嘗謂人以藐然之身寓形于天地其所退藏慎守之者獨惟  
此心而物欲之在天下雜然並至皆得人其中而搖之趨赴之

形過于奔馳清泚之勢過于湧泉傾側之謀險于山海機穢之  
用便乎轉圜藏錮之深器于城府是故天王求金則紀法不守  
重器有賂則篡弒可俟鄙人歸璧則許田可假賓客受問則松  
栢之歌聞華陽納賄則奇貨之謀佳乎金為壽則侯累之頭破  
廷尉受遺則絳侯之族全孤自棗獻則孟嘗之囚脫官錢可盜  
則匡衡之名除其美利之能溺人也又况投之以無所復存之  
地媚之以私恩焉報之言致我以不可辭之名使非名美果斷  
慎獨不欺之君子未有不與濟俱沒者也關西楊震東漢之魁  
楚也方其居家教授絳帳燃燈其用志苦矣研究六籍美利辨  
心其用功密矣家貧蔬水寒無完裘其標履清矣冠雀令題三



公致應其自負遠矣晚歲登朝就徵鄧隲其見遇幸矣而時之所值乃多變迷心之安帝也其夙夜砥礪正色危言將欲激揚風流澄清仕路蓋終夜撫枕當寤忘食者也茂材王密果何為者也而能奪之哉當震之出鎮廣陵道經昌邑乃夜掠黃金十斤以遺之是欲以首直我也其欲以金穴我也暮夜無知之言其諺尤甚善乎楊震拒之之言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噫甚矣震之能不欺暗室不愧屋漏而可以語頑獨之學矣回視掛劍束燭之風真千載一軌廷及于孫四世清德為當代所宗其敬慎之餘流而漸溢之乎闕西夫子真不特漢廷之人物也其後宦官竊權獄以私黨或以賄成十九侯之門競開而

三不惑之風復息西園之錢滿貫而四知之節不開奸穢殖而忠良瘁銅臭聞而慄金集其無震以風之乎雖然震能卻千金之遺不能投簪于三公之貴能懲王密之心而不能弭爵于王聖璽豈之惡能矯持于暮夜之時而不能善慶乎明夷出門之日以一乳母之故太尉之章三上而不能去道之不行可知矣猶欲抗言正色強聒之于主德方昏之朝群奸竊據頽影無儔其知不足稱也已未幾策杖印綬欲行宮露棺道側之悲海內皆為流涕豈君子保身之幾哉苟非天變之作呂強之奏深為桓帝之聰則窮鳥之悲又當何如矣若震者亦君子而未純者與



評 取其有却金之廉而惜其無保身之智取當

黃憲

范 燁

黃憲字易論風首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遂去疵  
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隕然其處  
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錄其分清濁未諒其方若及門於孔氏  
其殆庶乎故堂著論云

黃憲

朱 黃明

破巢毀子則鳳凰不游于郊焚林剪卉則靈雉不產其域何者  
物固擇所托也而况人乎故國風有好我之音易避者避尾之  
厲明哲保身察士所以先幾感頂濡首蒙夫由之蹈難得失之  
途斯其利矣使叔度當時虎踞狼門餘波濡尾登龍擢慶透鋒  
露芒則一時功名富貴誠有之矣俱陽梓里亦不免與諸君同  
朽腐安得流光今日輩騰于茲若是哉噫叔度雖未得為漢臣  
其所以寢好激懦深根固本以延深業于垂亡即曹操臨終猶  
不敢顯言篡竊者未必非其貞孤之節有以默禪之也吾乃知  
名節之重於勢位故于叔度有餘思焉

黃叔度祠記

孫繼舉 明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修且壞其君以職事應類澤于祠  
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修之其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人  
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轉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

當世之聲譽比跡而論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實蓋  
史亦謂其言論風旨士所未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本不絕  
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鬻說之行相矜以聲相尚以死當是  
之時服櫜揚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蓋有相厚誼相接也其禍  
至於正人盡而杜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外諸賢之少激矣叔度  
何不足為善為武為膺為滂顧以為捐吾生亡救於天下而又  
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厦之顛而又沾沾自里  
以為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右太丘胡陵者吾又弗為也  
所謂賸然其處廟淵乎其似道者其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  
以為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若嗟乎荀季和之賢也郭

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潘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  
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號各叔度之長豈直善自匿也乎  
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從其是堅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  
藏者必善用條而變屈條而能躍自千載之下論度之其辨此  
也必矣惟其實能辨之而其言論風旨又一世所見此真善處  
濁世者適叔度所以賢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迹欲晦  
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  
者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迹若茲而垂殿來標者非一也則叔度  
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  
祠而夷考其人緣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則某君之為是

舉也知政本矣余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未勿壞

評 叔度之卷非諸公比其建豎亦非諸公所及是善論叔

度者

桓帝

范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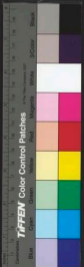
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坐繩筆方林而考滄龍之宮設華蓋以  
桐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冀  
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雖願  
依斟流彘亦不可得矣

桓帝

南宮靖一 宋

桓帝以來政遷五倖刑濫三獄姦和肆虐流衍四方賢愚混淆

是非逆直可謂亂矣然猶綿綿延延不至于絕者上則有公卿  
大夫陳蕃李固楊秉杜喬之徒面折廷爭用公諫以扶其危下  
則有常布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鳩衆論以救其敗滂  
滂成風放言成俗士有不談時事則去夫牧豎皆得以叫呼之  
是故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惜夫當獨諸君子生茲不辰適丁  
亂世乾絃解紐陰邪得路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可復返而  
諸君子欲以區區之口舌障其流而回其瀾嗟枯吹生揚清激  
濁御李膺候林宗待范滂顧登龍門顧同仙舟顧就下生顧與  
月旦評三君八俊之名入顧八及八厨之號私相品題自立禍  
的而挾彈操弓者已睥睨於左右矣天地一網罟高飛竟何益



卒之禍連朋友殃及無辜諸君子其自取夫若夫黃叔度之氣  
象溫厚圭角渾然卓卓乎鴻鵠在燕雀之群非復東漢間人物  
下此則知有道之識高量洪才優慮遠陳大丘之處心持平天  
眷最美亦有可稱者焉

桓帝

顧充

梁冀欲長保其貴迫立靈吾意氣凶山操行不軌動德比周公  
食縣比鄧禹禮儀比蕭何甲第比霍光紆青拖紫朱丹其轂駟  
被濃恩榮寵莫一為天下貴門後世外感之驕未有若是者使  
帝顯明其罪與棄棄之則不出中晏大計可定而功乃出於五  
侯今虎豹窟於寬場豺狼亂於春園是猶解醒當以酒也由是

左回天貝獨坐徐卧虎唐兩墜並作妖孽察察族橫斯時也天  
垂異地吐妖國家有三空之既正人主焦心毀顏之時即乃騁  
心輿馬之觀奔行老子之祀負比干之忠者或幽於清室飛如  
簧之巧者或卧於廟堂終身暗昧未有勝政害毒四流在人骨  
髓吁桓之為桓可勝嘆哉李膺范滂諸君子生丁是時踰高天  
踏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乃欲以坏土而塞濁淫握石而補  
崩山嗟枯吹生自為標榜品嚴公卿裁量執政立的於此使人  
得以彎弓而射卒之一戰不勝公謀敗績大姦伺隙而海內人  
舉激為黨鬪之禍人之云亡如邦國之殄瘁何

梁統與商梁冀

范曄

順帝之世梁商稱爲賢輔豈以其地居凡滿而終以恩蔭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勢爲彫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聞上術樵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饑之阨亦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劍尊臣傳籠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梁冀

尹起莘

梁冀之死桓帝特以次橫怒而殺之爾非能討有罪而正王誅也然當其擅權之時誠有未易欲者迨其既斃無復顧慮漢朝諸人益亦申告乎朝糾舉本初鴆毒之禍顯明大義冀其不赦之罪殘裂其身汚瀦其宮庶幾討賊之義暴白於天下而當時則弗暇也吁誠可嘆哉

張衡

范曄

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與推其範圍而俵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造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天藝多而已哉何德之損乎

李固杜喬

范曄

夫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皆獲徇名安已而已哉將以定去就之學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合死與義合也夫專爲兼則





傷生專為生則奪義專為物則害知專為己則損仁若義重於  
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闡失君道下以篤固  
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  
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權位持重  
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  
任也觀其發止詞及所遺果善善雖機失謀幸猶恐而不能  
已至矣哉杜稷之心乎其傾視胡廣趙耿猶冀土也

李固杜喬

張拭

李杜二公精勁忠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  
胡廣趙耿輩真不啻如雲土也但恨於機會其即目之闡廢之未

盡要於春秋根綱之法講之不熟耳李固方興於朝即就梁高  
之辟尚雖未有顯擢然如固之志秦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  
以苟也一為之屬既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  
於前也方質帝之弑也固為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  
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  
姦正大義誦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蓋雖號名盛然其  
為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固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義獨  
推寬待醫等舉動迂緩使固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以懈寬  
其義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  
不失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奉詔與誅所



立固豈不知其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自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異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為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豈非所問况如前所論順逆之理冀必無以逃死耶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效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若固者蓋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悚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割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荀爽

范曄

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微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時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傷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迹以匡時荀公之急急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馬觀其瓊言惡鄰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後潛圖董氏兇擢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委蛇也

荀爽

劉鳳明

夫龍神物也時而泥蟠時而天飛凡以吞雲德而澤蒼生故稱神耳荀氏何人顧爽矣馬以八龍稱哉爽又何人顧燁燁焉以無雙稱狀藉今其畜出處之機時不可為則潛于深淵大澤時

可為則起而佐天子霖四海蓋當龍之屈伸惟時也奈何與也  
干董卓之召隨即赴焉未十旬而取卿相當是之際義年已黃  
髮矣曾不辯此且居位又彼愆愆唯唯無寸樹惡在其為龍也  
胡以得此聲於潁川間哉得無乃商陵君之陵鯉也者夫亦好  
名者交相標榜務在矜衛之過也黨人之禍從此釀矣倘所謂  
戰野玄黃之偏乎

陳寔

范曄

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權故俗遂以通身矯激放言為高士有  
以故此者則若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僻而其風愈往  
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  
擊群行成于身而道訓天下故堯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  
貴賤所請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於下也

陳寔

蔡邕

先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而行於鄉黨則  
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  
道也用行令藏進退可度不微訐以于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為  
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拜辟大將軍李閔善乎威太丘一  
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誼會遭黨革禁錮二  
十年樂天知命湛然自逸交不誦上愛不賣下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及文書板有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



人牛談  
聞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  
表便可入踐常伯趙福三事紆佩金紫尤國垂勳先生日絕望  
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私農務公東海陳公母在家職  
群僚質之皆舉手曰潁川郡陳君絕世趙倫大位未躋慚於文  
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

李膺范滂

范曄

李膺振拔汗險之中蘊養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  
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幽深牢  
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懼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  
將廢也與命也

李膺

登龍門

賀燦然明

士君子處世甚無樂乎身有激也激則人得以瑕眈我而其究  
也且叢其禍于國夫士君子非處世之難也處世而能砥節礪  
行之難也亦非砥節礪行之難也砥節礪行而能匡扶世運之  
難也亦非砥節礪行而匡扶世運之難也道愈直名愈晦使天  
下陰受其福而已不尸馬之難也苟徒以名相高互相標許昭  
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卒之招誘集禍不能保其身而國隨之則  
李膺諸君子是已昔東漢之末李元禮擅人羣之譽天下翕然  
宗之士榮其接遇至比之登龍門云噫此元禮所以不能挽漢  
祚之衰而身與國俱殞也夫元禮風節矯者為八俊首徐當時



所稱譽以執鞭為幸其人品詎不卓然寒儻哉雖然所貴乎  
君子謂能變俗謂能保身謂能弭亂而名高不與焉自光武復  
嚙漢鼎褒崇節義首封卓茂友旅光于是海內矚然霜風一洗  
西漢脂膏洪忍之陋則人非聖名勇務之患患在矯矯者之易  
缺耳李膺諸君子即不宜與世乳沒要當投激凡之習而選之  
大雅養天下和平之福豈宜復矯其波而揚之也且君子小人  
行薰猶蒼素然即君子不為震世駭俗之行彼小人猶且思一  
中以逞而况乎若是之皎皎也乎委貴乎內明而外闇行峻而  
語遜使君子與我深交而無其迹而彼小人者亦無所憤怨不  
平於我而思中以禍獨奈何元禮諸君子之示人以峻而身之

不保也且君子將為身乎將為天下乎如其為身也以且夕之  
命轉于古之喪亦足快矣而要非所論于聖賢之道也如其為  
天下也吾身享孤高之譽而使天下蒙慘酷之禍又寧無愛心  
歟蓋小人之肆毒于天下常成于有所激君子固不得毀方產  
合側足權倖要在圖之胞與之內徐觀其機而潛為之制奇徒  
才焉務以名于天下使彼小人者常指髮而怒裂骨而視思以  
其心于我而其禍且中于國矣彼曹節王甫之亂漢也則陳寶  
李杜諸君子激成之也其罪豈獨在宦豎哉善乎老氏之言曰  
和其光同其塵挫其銳解其紛夫和光可以變俗同塵可以保  
身挫銳解紛可以弭亂即老氏不盡醇于道然用之以處亂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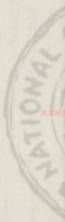


人物論  
可以免于禍郭林宗殆庶幾乎而奈何元禮之不講于此也故  
自模楷之人傾動海內而建寧之禱禁已胚胎醞釀于其間高  
明之室鬼神且眚之則所稱龍門者固謗之階禍之府也故曰  
士君子甚無貴乎其有激也然則杜欽谷未孔光楊雄之流為  
愈于李膺諸君子乎靈獻不君爰劉之祚不絕如絳鸞如卓犖  
如操猶然頑良法書諱睨而不敢動則皆三君八俊之所留也  
語有之身名俱存者上也身泯而名存者次也身名俱喪者下  
也然則與其為子雲我寧為元禮

評 破柱取朝信乎過激闖屋步之怨愈不可平後來密鑿錮之

慘實激使然也

人物論十四卷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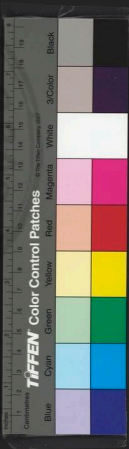


202505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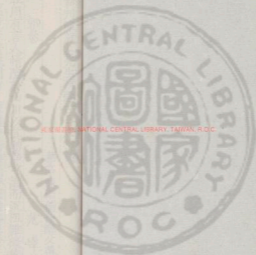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新刊陳留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備仲醇父選

郭泰

范燁

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徵故深厚之性詭于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孫言危行終亨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郭太碑

蔡邕漢

先生誕應天秉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真平不可測矣若乃砥節礪行直道



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老賤六經探綜圖繡周  
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暨極微言之末絕于時纓綬之  
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若聲而聞和者循百川之歸巨  
海介鱗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勸誨童蒙賴焉用祛  
其敵州郡聞德虛已備禮奠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又舉  
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跡繼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  
翼翹天衢以高時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凡我四方同好之  
人求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愈  
以為先民既歿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  
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是行俾功烈垂于百世令聞顯於

無窮

評 蔡中郎自謂平生碑文惟此為不愧信然信然

郭林宗

陳陟明

夫郭林宗者東漢黨人清流也而獨不罹于黨人之禍吊古者遂  
比之大雅之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林宗有焉噫林宗其果  
足以稱是哉吾直以為幸免耳夫兩漢之世宦宦之禍非小也  
其毒中於一二君子則天下已為之駭懼自以為非當少變卒  
未有若東漢之季與黨錮之獄蓋羅一世之豪傑而置之死地  
者也此其禍寧減于秦時焚坑之列哉然吾以為其罪不專在  
宦宦也縉紳士實有以激之相排而自入其阱也當其時最甚

八物論

十五卷

二



者莫如李元禮范孟博輩猶次之乃林宗何一事不與元禮共  
哉縉紳之所甚榮者惟龍門宦豎之所甚嫉者惟龍門林宗吳  
元禮共也縉紳之所甚榮者惟仙舟宦豎之所甚嫉者惟仙舟  
林宗與元禮共也以至太學諸生互相褒重則林宗為之冠而  
元禮次之俊顏有號矣則元禮首八俊而林宗首八顧林宗何  
一事不與元禮共哉一旦元禮被禍而林宗免君子遂謂林宗  
以明哲免林宗果以明哲免哉吾以為是直百步五十步之相  
笑也然則林宗奚以能免曰幸也元禮仲舉孟博諸君皆任于  
朝而親仇宦官故宦官惡之特甚而禍最酷林宗雖名不亞於  
諸君以無位而免又其餘諸君子皆傳相告引而及於禍林宗  
則最為諸生所尊信者諸生寧死於王法而不敢有之故免其  
後元禮輩俱已斃死宦官之怒少殺必窮其獄則惡併及其子  
弟故林宗終得以免然則林宗者所謂已觸三面幸以一目見  
朕者也明哲云乎哉史曰林宗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為危言激  
禍是以獲免嗚呼諸黨人豈盡由危言取禍者乎亦不過好臧  
否人物互相標榜致之耳彼以陳太丘視林宗何廣廣德讓君  
子也而以未離其類猶且不免林宗安能論時于太丘也我故  
曰林宗之不罹于黨人之禍幸也或曰漢之黨人盡一時奇偉  
卓犖之士皇甫規自以不與黨流恥為三川豪傑而孟博之母  
亦不悲其子之流僇而深幸與李杜蘇名林宗即不幸而與其

人  
物  
論  
禍猶不失為林宗也嗟夫昔鮑宣子之刑于齊也仲尼譏之以為其知不如葵天生我七尺之軀將為天地扶植世教乃不知自愛而駢首而死于宦豎之手獨何心哉林宗輩不足貴也必也其庶乎則申屠蟠徐孺子而已呼使天下猶知有申屠蟠徐孺子也亦岌岌矣他日董阜之碎二子之不為蔡邕氏亦幸也

評 重責備林宗

郭林宗

沈容賢

古之所為士者非苟為高而已必其道術之深有足以與世相印激而不亢者夫是以其名彌高而身彌不挫夫嚮行之士耿介拔俗時不自致蹇區死而亭亭物表哉願其抗憤矯激之思往往濁一世而澄其身於是詭俗而一流于峻天下得以四起謀其後而名迺為君子甌夫惟遠識之士志潔行柔外國內朝不以身之皎皎受物之汶汶亦不以身之察亡挫物之澁亡是用脫羈籠而名高於廉廬而不毀而身名俱全故曰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身虛心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於乎庶幾焉者其郭林宗乎今天草木之落也必於待黃之秋而衡門之蒿獨茂塵礫之沸也必于會風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彼其所全者高所托者遠則固存而不毀于時叩峙而不搖挫然動于物故太古之君子志意儻而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雲壑居而傲百氏鼓澤就而泥金組未肯徒賦立高山之頂憔悴江海之上





與新裝裏足之士枯槁赴瀾而已蓋恍惚大睢肝而婚媾者抗  
塵之俗悅仰尊貴而為天矯矯者以振而維之也是故天下方  
啜嚅言慄斯噓呷嚙啜以汗生于是翹然高舉以葆真天下方突  
梯滑稽如脂如膏以索樞干是廉潔正直以自清天下方齷  
與雞鶩爭食于是嗚嗚與黃鸝比異天下方泛泛右滬鳧魚波  
上下于是昂昂右千仞之鶩天以其醇然矯俗之思必不瑣  
焉從俗覓真浮沉世故而之致者一有感于其前則必齟齬諍  
整而不覺其峻志詭行不可一朝居于是天下病君子之激而  
君子亦未免以其夙夙者激天下掛冠採藥庶幾宜山之節而  
辱行一湯至沓清冷以自潔刺頑頓銳上似商山之風而沐依

一請至耳鳥鏡以如飴音案避鶴喚做畏暈之迹而清議一掃  
至燔衣冠于剝爛故曰傲也者易汗曉也者易缺言微訐之禍  
也又曰鴻飛冥冥其人何蒼焉言遠慮之遠也方未壽延禧之  
際大將軍冀錡士口蔽主聰而太尉廣司徒續司空朗策蹠躡  
胼要而其敢誰何于是大尉瓊稍也特風裁維其間而老孟博  
李元禮陳仲舉王叔茂岑公孝諸君子繩引而起書誥生嗔則  
卻公卿之論議而不顧褒善糾違則戮合柱之閭孽而不恤模  
楷俊秀則尸已有之宮殿而不忌而碩厨俊及則結南北之部  
黨而不變大都以其惘惘效也之思濟其積俗矯世之念而郭  
林宗者迺衡翔區外以舒翼翹天衢以高峙彼其高賢歛于塵

醜私慕動于角巾文舉識于解此叔度繼于稠衆草蔬飯于季  
備芳名齊于元禮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而至于人之  
云亡則私憂于邦國殄瘁而不為離世異俗之尤瞻烏爰止則  
隱憂於干誰之屋而不為附景和裴之說故當其時若司隸校  
尉元禮等百餘人或鈞黨而當田里或鬱頭而染廷尉或駢首  
表氣而就戮或望門投止而不免而林宗既辟司徒拜舉有道  
四十又二而以天年卒嗚呼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  
必濁之諸君子者所謂秀于林出于岸者也林宗其猶入于汙  
泥之中而蛻于蠶埃之外者乎故士博稱隱不遠親莫不絕俗  
而史謂其好賦否人物而不為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  
不及嗟七使當世諸君子存若林宗庶幾哉鴻涯之遐跡累許  
之絕軌清諫流而身名全矣而何孟博知稱林宗其遺親絕俗  
已甚矧顧厨俊及輩又誰不危言激論踰躡于世而重取禍也  
即夏馥袁閔二子稍稍得免而突烟毀貌至同傭人偃卧土室  
妻子莫關其容易技係勞形怵心抑又甚矣而孰有如郭有道  
之縱志舒節枕骸遺物從容于無方之外而不與物相嬰撥也  
哉於乎矣其道術深矣人夫水清至濁濁者察滕理然而升之  
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懽清以洗物則不亂于濁受濁  
以濟物則不傷其清故水者善清濁之間者也老氏有言上善  
若水然乎哉

茅容

方應選明

余嘗讀東漢史所紀載劉主備人其行誼熾然不浮蓋亦卓卓矣若茅生者固士之雋與夫生事史冊不甚詳覓迹其蹤返林宗出草廩相飯一事何其奇也林宗無容喙矣若茅生者其亦紹林宗之懿矩而無愧者與傳曰惟賢知賢惟德知德士君子苟非意分之投則其志不孚而其交不入姜桂同氣焉猶不共處何者其意分固然也故伯楷創履於仲宣子敬書借于羊祜仲舉下榻于孺子真長推義於張惠非其名行相高則其誼深之相推擇儔哉千古遺芳也林宗者何如人哉東都諸君子望重山十名勃出雲而林宗固甘藟也識叔度於稠衆雖孔融於

鬻乳勤師事於魏昭亦名於元禮推陸賈于孟博勤思養於角中欽高賢於匪醜其清標蓋可想矣彼茅生者吾不知其何許人顧一見林宗而奇之而投分結契若故人然者意生亦林宗之儔儔其所為風雅之操不愧林宗者與吾觀生之食毋與所以欽林宗也其家庭之間子母相融融然無幾哉古孝子所為遺美懷念者而友朋之誼殆不忝把臂入林投轄傾蓋之交者已夫人之行誼有以一節而十其平生矧以生雅度翩翩若爾生信非儻人任與不然庭虛長者之轍門絕大賢之刺不啻於有通生信儻人任而何足以駭林宗之譽咳也張范之藝千里神令王貳之交經宿命駕生之觀林宗固素所欽慕亦其美

味之同者。生御非個人。但與雖繁。道未合乎中。非聖賢所貴。語曰。君子見大。則曲行爲細。東都諸君子。其志氣其行高。而其意氣太激。所謂激者。勿乃。晚後者。易致。諸君子。蓋不免焉。林宗之行。誼吾不敢苟。然能虛然。東都之習而生也。野合之。次。即惟洽。無許。若是者。乃林宗之。之行。足以得。其志。然。與。然。則。謂。生。濁。世。之。佳。士。則。所。謂。生。中。行。之。士。則。不。可。

徐齊

張九齡書

先生受天元休令道。係出生知而上。其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猶善躬。精取資。非力不食。繩墨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李遵。時潮。濁不抗。迹以荒物。故退居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發。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令。汝白。陳。蒼。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爲。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難。不。之。肩。就。又。聞。靈。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雙。雞。不。遵。意。有。所。加。生。爲。貴。士。之。感。義。寔。某。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處。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群。顏。闔。鑿。坏。以。遁。遂。接。與。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活。名。夫。有。所。必。爲。至。則。福。也。無。道。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既。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悔。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



已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復被戮乎直  
遭逢而已哉

徐穉

曾子固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  
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  
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黑白不少屈其  
意至於不容而羅織鉤黨之獄起其執滯堅而其行彌勵志雖  
不就而患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  
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焚骨肉相勉赴  
死而不避百餘年擗髮入亂一室者相厲皆遠避而不救發漢

能以亡為存蓋其方也孺子於時改立太守陳蕃太尉  
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意已以為  
人與獨善於隱約其端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  
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啻去  
者義在于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厦將顛非一繩所  
維何樞樞不遑寧處此其志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  
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  
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  
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  
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易彼也



天下有烈士有高士二士何敢軒輊哉論者暗烈士之危而必伸高士謂其見先天下獨立塵表不與汶汶同波亦不血赫也同萎嗟乎此有傷于烈士而故慕乎高士也愚則以天下必有烈士之名節而後高士得優游以曠真樵素何也自古及今天適豈皆泰平君王豈皆明聖賢良方正豈皆微用奸邪篡逆豈皆屏息昆蟲草木豈皆順長九疋八垓之外豈皆納款接化夫既不能保其常如此也于忠臣義士扼腕而叱咤流涕而悲鳴捐軀命而就鴻及上嗣皇天中報國家下謝海內蒼生使九廟之匹懸于一絲而安于泰山借竊之徒終身垂延其嗣而不

敢肆此其為事近激其成風近沾滌華而其維持之功則甚鉅且遠欤于時有超然者出當出楊幾未兆而先規其禍之必至于毒結紳壘高廟引身而退以山林自老卒之禍來一一如其料而若人者自全而名晦識尤而道尊毋怪乎讓位事者痛烈士仁華而賞高士之先見也然愚必欲拂而置喙者則有說也畢鑿出則稟許可洗耳周召出則夷齊可首陽都賈出則子陵可桐江故朝堂之上有人憂其憂而後江湖之間有人樂其樂既使天下無一人負荷無一人收拾而必欲踴躍而遊方外稿體灰心而博萬世輕重貴之名吾知宇宙如彼其廣蒼生如彼其眾竟付之誰氏子也往亡論已東漢自光武反正明章繼



之樂發名節士類嗚嗚通嚮往者更僕未救亡何母后相接臨  
朝昏幼後立外戚當道當是時也顧尉俊及之名未立太學生  
徒之衆未盛宦官威福之權未張申屠蟠乃嘆曰處士其將橫  
議乎不去桐將及人乃變姓名入山人無知者至黨錮獄起李  
膺范滂輩盡三木囊頭血汚賊臣之手而蟠獨先去以戒迹超  
然得免於評論誓式蟠也可謂高士矣彼視庸俗諸人不啻鸞  
鳳視腐鼠天噫蟠亦漢臣子也彼黨錮諸賢為誰而死耶死漢  
也為漢而死不可以死耶死而棄奸邪之屬性忠良之氣即不  
免于評論不得死所耶又何害于超然耶彼免評論者為超然  
此不免評論者為超然比于剖箕子奴微子去鈞三仁也故諸

賢不死則天常不扶人紀不振而亂臣賊子將比肩接踵各逞  
其無忌憚之為申屠蟠不去則清風不揚孤節不泮而貪夫利  
徒且抵掌哆口而謂天下無好修之士是有諸賢之烈所以顯  
蟠之高也有蟠之高益以成諸賢之烈也苟一以烈律天下則  
蟠迹于偷生一以高律天下則諸賢迹于傷勇不偷生不傷勇  
而惟取裁于理之中較量夫國家之重則死者之不免于評論  
也無超然之隱貞而有超然之名節雖謂李膺范滂諸人與申  
屠蟠同一道可也昔禹稷過門不入顏子陋巷不堪孟子斷之  
曰同道且有見于出處之大義也夫信乎士君子在天下各行  
所志不必去則俱去疾則俱死也不必以免評論者為是而以

不免議論者為非也使漢家之所藉重者止一申屠蟠而不在死難諸賢則自有天下以來逆節之臣孰為阿瞞者而終身不敢睥睨神噐呆蟠先去之力乎抑諸賢歿難之所留乎論人至是則以身死漢且愈子以身去漢者也故曰天下有烈士有高士不可輕為軒輊也雖然孔子作春秋而罪我之諫直自任之孟子好辯而曰予不得已彼聖賢且不免于評論且幾中評論之禍如之何而拘儒曲士輒妄議吾黨綱諸君子也何也傳有曰天下有道則士可危言是危言固有道之微而危言以危身則君相之罪也若申屠蟠之免禍則較之諸賢為讓一等者而予又何謀謀效莊漆園輕誕之譚云

楊喬焚

方遜志明

當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當貴則不能處當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為虎故帖耳安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為虎而畏之則必為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欲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為物所動將為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仁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輓弩海內之賊盜况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似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為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





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為可恥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宗堂  
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直劑無以異曾何足顧乎萬乘之  
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為所汗餓  
死而必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以大臣屬以  
天下漢猶可與也桓帝不為天下慮而為一女計可謂不知人  
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  
後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常喜孺子為人饑不可  
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為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  
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  
嘆曰吾求友于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孺子而不

知喬可恨也作 發誓書人知重喬者自子始

贊曰人之善善者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謙天下天下雖大一錢  
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感吾謂楊喬可為三公屈以非善為健  
不從易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  
與道視卓操華穿齋之盜存誰可方孺子之倫末言尚友卓執  
二人

仇香

焦 竑明

教化者民之趨向教化者而姦邪止者趨向定也教化廢而姦  
邪洶湧刑罰不能勝者趨向失也吾無寒其波流而拯其原本  
嬰其誅伐而示其趨向一切嚴威慘破之用集賢弗行而惟其



戒諭者勸導者儆懼而休嘉者則日勸無敢怠後悖逆之夫安  
知良心善性不感觸覺悟而日以興起乎上無追捕之勞下無  
痛楚之恨而惟為陳人倫孝行卒反其初則導懲教誨視之發  
奸摘伏者大有徑庭矣故導民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風樂舉  
民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棄業樂之感非鷹鷂鷹鷹之致與  
吾因是有以知悅者之心矣彼誠以天之生人其孝弟純朴之  
性無弗賦無論聖賢即山陬海澨至愚極陋之民孰不興焉而  
豈高於陳元且亭長雖小吏乎吾幸備位于此非能勸宣德化  
止邪未形至令民母子不相悅大傷風俗存在上人深愧無驚  
鳳之德為斯民親躬敢搏擊利驅如鷹鷂之逐鳥雀耶甚哉香  
之為循吏也噫嘻謂斯言者安得不愾然于蒼天之行而慨然  
千風德之衰

梁鴻

梁肅唐

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括囊道妙而游於世遭運微缺澆風遠  
物君以為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  
印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惠故適越以遐遊遐遊不可以不粒  
故寄食於枿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  
安夫大而遺其細忽乎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  
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  
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為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坏以遁術



蘇以將而晦德，雖不成乎名，嗚呼！伯鴛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腳夫寬，溥夫敦，然則聞君之風聲，亦將舍爾朵頤以觀我靈龜乎？

東蕃

范焯

桓靈之末，若陳蕃、徒威能，樹立風聲，抗論悖俗，而鑿禮險阨，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賊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遠埃霧也。感天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遜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已任，雖道遠而翔厲，及遭際會，協策實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也。

評

陳蕃心事范公始為表某，徒若尚論者所說，則朝廷無事，人其能克於亂乎？

陳蕃

蘇轍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君子相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內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兇側目，禍不旋踵。酌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洶洶，皆言侯覽、郭舉、公東、聽王甫、鄭璆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亂天下，若不急誅，必



生變亂傾覆社稷傾出臣童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  
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蒼七十餘  
矣聞難作將官屬門生八十餘露刃入承天門攘臂大呼適逢  
王甫甫收殺之於乎天之將亡漢耶番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  
猖狂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虎而無悔者斯  
豈孔子所謂賢哉

陳蕃

張枋

竇武陳蕃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改在旁觀二也臣  
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根本未固上則  
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  
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官者雖有罪然豈無  
先後輕重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  
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及  
締其黨與而遠其奸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耶觀朱瑁所謂中  
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  
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繼厥巨魁屬從罔治此  
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况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  
時非衆志多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  
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然後人有以孚  
信而趨向于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



而武於靈帝踐祚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植如此其誰心服乎  
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謀而眾志  
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家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  
猶且被給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我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  
大夫故也蕃雖諍讞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累身之為耳任  
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諸將討賊之疏未嘗不三復嘆  
息其詞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愛之  
氣也惜哉

竇武何進

范焯

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被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  
群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闔室身死功勳為世所誣豈智不足  
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虐商久矣君若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  
于泓也

竇武何進

楊時宗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又矣王甫曹節以憂  
勝之賤使嬖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  
元舅之親據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  
協謀勦滅兇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糟粕耳豈不易哉然而  
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輩木末而禍成於猶諫也方武之不  
受詔馳入北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



張與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兼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  
為已用而乃遲回達且使逆賊游與與共合豈不惜哉何進親  
見豪民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榮之諫躬蹈覆轍引奸兇而授  
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豈死之也免譴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  
謬哉

何進

康海

靈帝崩太子即位宦官蹇碩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蕃王協  
索綯因勸進意誅宦官進曰太后不聽綯又謀召四方猛將使  
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少曹操闖而笑曰吳一獄吏豈  
也何至紛上召外兵乎吾見其謀也康先生曰操之言定也此

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為之說爾曰若盡誅  
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此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  
之大義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妥焉君子寧屈事而信義况事與  
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  
人執之于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囚執人之  
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則廢  
霜之漸暴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若後嚴也何進不勝宦官  
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眾當是時漢  
之危猶一綫也乃又以諸將無厭之兵繞而墜之即此于春秋  
之法蓋元凶自罪必誅而不赦夫而况其事又未為安也宦官

之毒漢自恭頭而來若是其遠也。秦頌趙忠張讓之徒欲廢帝而立協，遂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于是時既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弒之路，又不能督昭名義，屬之司諫，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徇袁紹之謀，又拜向太后不從而計絕矣。乃優游以待諸侯之兵乎？至閔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歿士以待棘門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塞頌之徒所以勝進也。軍早入關之後，燔熾宮室，糜廢天子，蕩折民庶，其孽禍萬倍於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邪？夫外諸侯之兵猶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愛其家之為崇禍也。收犀象之屬，入於室而厭之，至則晝咬其家人。此于崇禍何不除，顧矣。必虎

豹犀象而後能也。况于卓之無所忌憚，文甚于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倍妻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倍義而傷教者為之，則夫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初也，為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聲人窺覬于側，亦必有以從容容釋救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旁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于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安舒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為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顯不足以及而滅也。其理當如是。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有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七



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遷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具先視其交以善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其交而視之乎

評 漢之亡兆於董卓之人朝卓之入起於何進之召諸侯窮極亂本論正而格調高

張典

王廷相明

陳蕃嘗武謀誅宦官不克復禍史謂張奐見歿於豎子王子曰此不然也周靖張蓋嘗宦官爾非被歿也靖乃匪人不足言於奐則可惜大將軍微起天下名士以匡救漢室海內雄俊仰其風宜莫不疇頸企踵思奮其力矣多讀書說得賢良朝廷事

勢頗踴在人非暗室漏差不可窺測者謂之不知可乎大將軍固不知也王甫曹節竊主威權濁亂朝政子弟在列專行貪暴天下洵洵魚可謂不知乎大將軍事敗即林宗哭於野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夫以田野之士尚知陳實之忠而為之同列者顧猶昧之此可以欺人乎由是觀之內外清濁判也又矣王甫之徒一旦以及逆擗游平仲舉之禍即信然從之可乎故曰非被歿也奐有所懲創而然也初辟於梁冀冀數以政吏即官禁錮欲戕諾交舊莫敢為及後致立邊功當封以不事上官不獲天始終不墮其節惟有道者能之志於富貴利達者一遭其顛沛數軻不變其行而附時汀者鮮矣又納抑于外非遂





世無悶之節是以一懲于外戚一懲于中官而止義遂銷阻夫  
謂之見欺乎哉使果被欺不知耶國之大變非內審可以從  
事為負者常其矯說之時即率吾營軍士而母是曰大將軍友  
負與若等未得狀勿輕動以速不義惟負先獲得其狀未晚也  
後報武曰曹常侍傳詔以大將軍作亂當誅命陳兵朱雀門  
為主上除亂大將軍有謀伏臺木高自白勿聞北軍以速夷厥  
後請于甫曰大將軍友狀軍士與負未知願得見太后主上請  
狀如此勢既在我則內為所挾而不敢動外有所恃而

自明大將軍之事不中目而定矣或曰負不如詔即離害奈何  
嗟乎此豈君子之志哉計利害而忘節義有道者鄙之矣與於

此猶謂非可死之時乎不渝其義不比於北激烈之氣足以振  
士卒光明之心有以並日月與于此猶謂非可死之地乎楚白  
公將作亂欲得子甲乃以兵劫之曰與我則共富貴不吾與則  
殺子甲曰子嘗謂我義矣今子行不義而以兵威我我不忍為  
也子行子之威我明我之義乃就效佛胎以中牟叛劫田單以  
馮鐮單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榮無義而生  
不仁而富不如烹乃裹衣就烹君子曰單也甲也不以生靈蒙  
不以不義害智可謂烈丈夫矣彼負之志不成而為甫等所害  
直節正氣可以無愧於古人自表於後世矣惜乎以懲上無節  
之故而奪其剛正不撓之節卒使大將軍之事無以藉手而漢



道以之陵夷是誰之咎與欺與不欺又奚足論

評 反獲罪與負復何辭辭烈氣壯令髮上指

朱穆

范曄

朱穆見此周傷義偏黨數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卷  
邕以為穆貞而孤又作正文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  
下文不瀆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  
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諫朋之語若夫文會輔仁直諫多聞之  
友時濟其益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遠隔其好斯固交者之  
方焉至乃田實衛霍之游客慶願崔公之門賓建由勢合退由  
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候生豫子之殺身情為恩使命緣義

朱穆

汪道昆明

朱公叔美資文武自樹忠清操仕數十載布衣跣食家無餘貲  
在冀州所辟用者皆清德長者嘗著崇厚論以刺薄絕交論以  
矯世其匡諫果冀也倦上懇上而不能用其疏除閹宦也言於  
情瀟然疽而卒可謂貞而孤矣然其始進不審失身於賊蓋之  
辭安在於為賢也哉



朱穉崇厚論

李際夫明

或問朱公叔崇厚論於人情者曩乎曰然曰記短則無折其長  
取惡則併伐其善然上皆是真可稱也固矣至稱仲尼不失舊  
於原壤田鈞力救罪於安國谷風致嘆伐木與思其有所激也  
夫若是乎人心之滋薄也曰吁公叔幸不生今時耳藉令見此  
當恨往論之未盡也可得聞乎噫世變江河孰為砥之人心山  
川誰忍測之已矣無辜學言反損吾厚也曰時事日非聖賢不心  
挽回世運則吾黨亦與有責焉隱忍纖默寧為厚德乎嗟夫天  
下蚩蚩狙詐颺起士習陵夷文誼掃地拙者坐而待巧者負而  
去君子重足小人攘臂豈為記短兼折其長今且記人之長也

而曲加之短言為貶亞祥伐其善今且不樂人之有善也而橫  
誣之以惡情為此貶雖肝人之肉者可稱為柔巖之夫一中雖  
賊雖食糟并上者其指指為惟埋之靈或謂此詆惟意所向飛沉  
榮辱違恤後言敦厚之道漸喪矣矣夫瑕疵人所時有得過救  
失於友猶有厚望矧雌當任口黑白喧嘩胡為肝胆胡為胡越  
彼瑣瑣嗶嗶嚙嚙之夫又均影竊嚙而甘心焉人心之薄  
至如公叔所云尤然可嘆者其人之薄者顯而放于厚道之外  
今人之薄者陰以隱於厚道之中若豺狼然飽則相依餓則相  
噬不勝其跳而幸猶有能避而制之者陰匿其薄者則如射筆  
矣負箭而居伺便而發陽招陰網鮮能出其彀中况其耿介如

雖者取嗚呼噫嘻主左之客室木吠人也哉嗟乎人各有當宜  
好京德運而不復勢使之然誠去自便之途開公平之路洗名  
利之染敦道德之好直矣直非不敢枉民之直隱惡揚善不欲  
盡人之情則朱公所謂道場藉感名顯身榮者豈虛語哉

評 痛今世之險迫古人之厚可為世風一流涕

朱穆崇厚論

舒弘志用

昔文忠先生為崇厚論余讀其論未嘗不展書而嘆曰嗟乎白  
王豈為珪璋純樸殘為穢樽豈淳敦質自璞已然月且歲以于  
今為其久俗之薄也真甚于鷹紳鷹紳之澆濁莫甚于朝市語  
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余始異之乎今

益信論其著者則有七焉夫辰大夫直道有三謂孝元禮信禮  
一世公卿高其慈節縮紳貴其令聞于是有參徽庸諫利口煇  
蛾眉之善活笑瑾瑜之有玷畫影無形舉廢無黨過信拾塵之  
疑操臂撥鋒之迹將令中正之士思投珉其泉明知之臣圍壓  
麟宜類世俗之薄者一也麟鳳之用不捷于走飛千里之駒或  
時有奔踰物誠有之士亦宜然今或居官任職無以喻人而廢  
巖獨立弘根救俗或尚行刺意憐乎中庸而灼然王象宛悅矣  
嗟世乃有執鵠臬而笑鳳麟處鶯下而嘲逸足據據諧語以肆  
雖黃巧為寢語而變白晁使西施以善毀蔽好申椒以逐其繼  
芳世俗之薄者二也司馬巧官達人所羞長孺儂智哲人高致



方今乃議拓落為戶官誚連奏為半位則張廷尉十年不用毋  
乃而乎劉子政之三紀不遷焉用恥矣世俗之薄者三紀古大  
臣有過上不斥言君子擬人各于其當故衝軸之臣則論其遠  
者大者什伍之官則論其近者小者今或無昭昭之過而索冥  
冥之行以一瑕而掩柄臣以細故而議鉅執恃子微之寵歷詆  
當堂承恭顯之指傾危正士尚書大臣蒙謗于非舉機變險壬  
搏擊以立威世俗之薄者四也昔曹丞相長于匿瑕屈士元過  
于揚善良以禁誹謗之風關隴正之路今攻人之惡則論者瑕  
毀人之善則能者短謂聖人有懃德為善者懼矣謂賢士無技  
能負才者殆焉世俗之薄者五也古者青雲之交莫逆之交河

岳雖移膠漆不解楚越雖異肝膽比海處則叔牙分金平夷吾  
進則王吉彈冠於真禹死生易而有分宅之仁隱顯殊而無市  
朝之喻近世有私阮風流曹王輩俊相與把臂入林結綢繆于  
杯酒登壇連幟共娛樂於斯文千里如期無負免張要約方舟  
共涉何殊李郭登仙相馭過于堯莊相死同于羊左已而彼我  
異勢貴賤殊塗頭者無班荆之仁隱者講蜚語之諧嚮者相慕  
之誠後來相背之矣豈非勢傾則絕利盡則散乎張陳凶終蕭  
朱墮末世俗之薄者六也富貴顯榮天有大命竹使止尼人何  
能為世有既放之臣蒙耻之吏縱風飲河亦已滿腰國狗之糜  
猶將及噬已則不天而分誘于上則雖為上矣德則不競而市



色于衆同儕者惡焉世俗之薄者七也嗟呼濁世陵夷祖許  
起傷人之言戈戟不足喻其深憐人之心山川不足喻其險陰  
賊深藏同舍沙之射影邪曲害正類蚊蚋之營窟耳而目之則  
漂山疾雷豈不震駭徐而察之如浮漚空華都無實義且擢  
則寒谷成暉夕失勢骨門庭雖雀曾無曾存故之仁寧有楚  
王躑躅之德嗚呼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厚施薄德其事好還苟  
可以明吾之節成吾之名雖躬自菲薄猶之不可本欲襲人之  
節而吾因以失節本欲毀人之名而吾因以喪名語曰報報之  
反墨墨之化讓問惜千蓮尾積禍重於丘山故節人者人亦友  
自之嗇人者人亦支贅之是以厚者自厚是人與已兩得之也

薄者自薄是人與已兩失之丁汝明智君子超然遠覽淵然深  
思毋令全德之士以流言令指獨行之夫以矯節蒙汚士氣積  
薪之疾朝無投鼠之嫌納污戴疾以勸善也慎始善終以全交  
也去國無愾以遠怨也誦善奸之俗及敦龐之風國無被賢人  
有厚行庶其可乎夫西京之初將相耻言人過東京之季薦紳  
競相腹誹當今之世人思嫁禍士多幸災爭名者相軋爭位者  
相傾斷斷焉惺惺焉朱紫共色粉墨雜踪雖有曾參之行無自  
解身夷惠之索目為跖躅當其泥蟠蠅屈則陽附脫昧及其龍  
升驥駕則陰為圖壘此亦非唯薦紳之禍亦宗社之憂也朱益  
州發憤于漢李固其款字語曰君子度己以純接人用拙度己



以繩則已處其辱接人用權則遠怨於人何高辛朝市何病乎  
澆濁余既感文忠之譏諱又非當世之俗薄乃續貂于後

評 七諫切中時弊而高調蒼詞尤堪鑒節

雷季帝

范燁

秦本紀說趙高說二世指鹿為馬而趙惠張謐亦給蒙布不得  
從高臨觀故知亡救者同其致矣然則雷季帝之為靈也優哉

雷季帝

顧克

靈帝既立雷節王甫輩以卑品賤人搖弄國柄舉動固山海呼  
吸變為霧一朝群臣已如河中之水而陳蕃嘗欲與天爭漢  
尚不思潛慮密謀以定大策而舉事草草一跌不收石顯數十

輩貪以無忌益惑姦賊弱佞媒毒奇網橫放毒人物此何等  
時也崑山之突碓硃皆爐良王者可不自愛乎當朕不能北山  
之北南山之南含華隱燧刻迹埋聲以高樓其志而檢虺蛇之  
頭踐虎狼之尾致刑重討捕鱸及五鶴億兆悼心智愚同痛天  
地板蕩宇宙乖離其誰救之帝方父母張趙奴隸公卿鸞鷲官  
官後官列諱惟日不足而樂有餘方之於桓抑又甚焉是時雖  
雞化為雄青雉見御座青虹見玉堂黑氣墮溫德殿災兵紛如  
畧無容言悟自此黃中之屬叛而不寧而漢室之難又甚於管窺  
梁冀之世矣

馬融

范燁

馬融辭命鄧氏遂感融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取而羞曲士  
之節惜不贊之雖終以奢樂恣淫黨附成諫固知識能匡欲者  
鮮矣夫事苦則於全之情薄生原故安存之慮深登而不懼者  
有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畧歸於所安而  
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馬融

方孝孺明

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吳蓋使為作章奏請誅李固節氣  
喪敗而不惜蓋其心在乎利祿也然卒不免其于未幾皆徒  
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孰若不食糞祿之為尚武苟謂  
事莫為不獲已當其欲害李固杜喬之榜毅然引大義而爭之  
以此得罪死有餘榮曲附姦回以圖身利而終驅夫禍豈不足  
為患夫者之戒乎

盧植

范曄

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  
夫遙憂起懷雷霆駭耳雖貴育刑諸之論未有不先豫登當者  
也當植抽白刃嚴關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及赴新折豈先  
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皇甫規

范曄

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容皇甫規之言其心不作哉  
夫其審已則子祿見賢則委位故子祿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





稱已不疑伐而讓入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邢家也

申屠蟠

司馬光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主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撥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太既明且哲以昭其身申屠蟠見讒而作不俟終日卓犖其不可及也

申屠蟠

辛景道月明

臯陶出則巢由可洗耳周召出則夷齊可首陽 魯賢出則子陵

可桐江故朝堂之上有人憂其憂而後江湖之間有人樂其樂故使天下無一人負荷無一人叔拾而必欲蟬蛻龜伏而遊方外稿體灰心而憚萬世輕實真之名吾知宇宙如彼其廣蒼生如彼其衆竟付之誰氏子也靈龜獄起李膺范滂筆畫三不覆頭血汚賊臣之手而蟠獨先去以滅迹超然得免於評論者哉蟠也可謂高士矣視彼庸汚諸人不啻蟬翼於腐風矣噫蟠亦漢臣子也彼黨錮諸賢為誰而死也死漢也為漢而死不可以死耶死而寒奸邪之膽壯忠良之氣即不免於評論不得死所耶又何害於超然耶故諸賢不死則天常不扶人紀不振而亂臣賊子特比肩接踵各逞其無忌憚之為申屠蟠不去則清風



不揚孤節不浮而貪夫利徒且垂掌矇口而謂天下無清修之士是有諸賢之烈所以顯端之高也有端之高蓋以成諸賢之烈也亦之何而可軒輊為哉特諸君子不宜過為矯激焉耳

蔡邕

范曄

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皆抱緝枉徙幽齋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侍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丹江壑不知其遠棲步深林尚岩不密但願甘其舊丘歸骸先壠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枉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辨得北叟之後福為其慶者夫其但讓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盡况國憲為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和黨執政乃追死字長謗書流後於此為戮木或聞之與刑

蔡邕

蔡清明

伯皆曠世逸才博通墳典辨奇聲於柯亭識美音於焦尾悟殺心於聽琴書名經於成以著十志譏三五距七事歷墓而馴走擾連理生則遠道歸其孝同居三世不分財則鄉黨尚其義植序宦官至於亡命江淮遺跡吳會而不辭奈何董卓一辟叔之以威即翻然應命信宿三遷卒之座上之嘆獄中之死弗獲免焉豈之懷自爾逆罪雖逃矣而久之穢紀廢典謂之何哉

評 邕座上一唾而已允之罪似浮于邕結有此意

蔡邕

喬世寧明

邕之博學文詞班固張衡之儔也便得平成漢史即可馬遷以  
後世難其人矣此宜以德業施於後世何至卒陷罪籍身名俱  
滅也嗟乎既負才美又保榮名二者豈易得兼哉觀邕之著釋  
誨也足以自明其志矣至野詔命馬又數以直言受禍是果其  
心依附者耶顧不幸而類其跡君子有餘慨焉蓋當天以高才  
稱身繫口之汚若此也當是時董卓挾震主之威虞辟疑之際  
志欲亟收時望以要結人心耳豈復為邕計哉夫邕之舉于卓  
與荀彧之許于操一也余獨悲邕之終不得為彧也且所謂處

死者難與人之責也曰出常死世不審時幾則於奸人不早決  
斷是則是矣而驟以為寡餘過言則非其情也

評 豈非其心于侏耐可謂知邕矣餘不必論

趙苞

方孝孺明

趙苞為遼西守鮮卑劫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為子母今為  
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遂遇害余曰苞善守官夫豈  
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必曰璧重然璧之橫與  
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于千金矣以楨而敵千金不  
可也若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于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  
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豈雖劫母以屬降吾且盡死以存君



可也苟乏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為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  
上地而已土地者壁積之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况  
善為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中彼鮮軍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  
貪而可以利誘其積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  
萬鎊之而以母為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  
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  
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  
況一城乎義者舍平道而宜乎人心者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  
也兼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兼母之愈  
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次不失賊惟達於義者能  
之惜乎苟不足以及此也

評 兼母以全城四句見意亦有不但一者貨財以賂鮮軍  
亦是二策

皇甫嵩朱雋

范曄

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譽受腰金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克威  
聲滿天下值勳主蒙塵儻賊放命斯誠兼公投硃之義翟義鞠  
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太步踰匹夫之小  
節卒狼狽虎口為智士憂宣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其  
乎前史著華原舉嶠稱其文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傅歆  
梅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及豫之戰功歸朱雋張角之提本之



於盧植收名歛策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夫如皇甫公之赴廢虜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徐幹 中書序

黃省曾 明

管肅魏文帝與朝歌令皇甫嵩書備長懷文烈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謂之好賢則可知知已則未也蓋偉文所修者實發之禁防詠者帝王之經所祕者三天之德所麗者幸和之治蓋尼淵之宗尊非段闔之必遁也深德之遺德非輿轅之長往也登廟之門執非最侮之迹跡也而謂其畢念陸沉忘情好爵豈理

也哉苟實周行可憐元借時恨其虛接羨龍之器而不遵時亮之朝空豫且棄之寶而莫餘惟清之運生茲叔漢空張已徂龜葉梅孤州延瀟禹萬東轉逢於戎馬之林天子寄命於茲臣之望我相此邦無不潰止故賢才丁逢其時者欲以眷親屬則無卷阿之可媚將以賤隆庶禍則皇清之堪汚所以感感整琴是退維谷信惟照日懼莫諱人是故名彥無樂生之心秀皆尚歸全之圖即如傷長及草已及方旌強召非其本懷先賢行狀志其輕官忽祿不耻世榮誠哉言也其在魏廷身處重錫止如蔡棘重謀諮而靡獻上文劄而弗臨高標遐躡僅乃托之芳翰撰為申論以俟萬年玩其吉澤濟世不忘激刺之情慨慨而



見有如未伊尹之積蓄惡逼篡也貴周公之備物譏冒錫也祝  
秦始之倚高危獨任也病燕噲之飾讓痛潛移也以至恃戰嬰  
王者氏之不歸施凶報吉者天之應也覆下空搖奉朝徒僂所  
以綴書立素爲其胸臆而被其憂懣者不覺臨文而屢發其厭  
穢孟德深矣宜有奴宜與美以服忙于逆節之臣哉不然則悟  
敏如修帷帷如或何足並也<sub>以是時處玉宮之暮淫游七子之</sub>  
死文昌妻聞燒箱獄行也與輪參從策籍林送也筆絲暮傳繫  
猶桎梏也耳瓜未李嘗猶荼苦也觀之金匱木縵王爵甫成而  
奈陳應劉明年盡選賢人憤死之志良可憫矣彼魏文者徒祀  
耳鴻其之隅而不覺其龍變之乘而目曰區外之儂駭髮矣矣

此論童年所習每一數犯竊竊與強劫知爾心苟復合而不云  
則黃初以來未有品者此僅所以蓋其潛光告之後賢也

史論

康海明

靈帝崩太子即位宦官蔡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言止陳留王懼  
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又謀召四方猛將使  
並引兵向京師以勸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欲更事  
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  
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爲之辭爾曰若盡誅  
之事必宜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  
之大義當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訕事而信義況事與



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于天子之廟則復猶之漸冀紘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之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宮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髮也乃又以諸將無嚴之兵絕而墮之邪此于春秋之法蓋元惡有罪必誅而不赦矣而况其事又未為安也宦官之毒漢自恭顯以來若是其速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帝而立熹逐太后而誅趙若是其固也進于是時既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取其權杜篡賊之路又不能登昭名義為之司誅

以誅其尤顯乃區區以御索紹之謀及再白太后不從而計絕矣乃猶優游以待外諸將之兵乎李闢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碩讓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後蟠熾宮室莫展天子蕩折民庶其毒禍倍萬于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邪夫外諸將之兵猶虎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為崇禍也收虎豹之屬入于室而厭之至則蓋啄其家人此為崇禍何不除頭突必虎豹犀象而後能也况于卓之無所忌憚又甚于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悖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悖義而傷教者為之則未有不誅



其君愛其社稷者夫人主之初也為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尊人窺覘于側亦必有以從容得蔽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且安紓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為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攻而滅也其理當如是也至高國之屬則皆悻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有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革未遠也而進遷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且先視其變以審武之賢猶爾也彼進遷者何足以知其變而視之乎

評 何進召外兵罪有所歸

漢書入論

鄭 曉明

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論中賦外以致王事命名敘迹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意也周公何人方其君臣相孚僚儕相稷鳳若龍驥齊畫四海已而三叔闖垣四國裂葛成王舍親召保弟得罪畢身繫垂羅織臣僕獨則禽訛盜深死則危幾駭愛則公於北有去而已而豐鎬之間塗冰鬼車禍且不測殆夫天道動威王心悔悟系纒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斯谷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有時不可為勢不致為聞望不能為則連卷時時操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遠俗其心自首





可也是故元愷遜迹於四凶阿衡寶璫于三靈箕子披髮于狄  
童仲尼脫冕于婦口柳下躊躇于望國伯王卷懷於舊邦石碯  
乞老于綠衣季友假詞于執紼先度避禍於適秦子哀辭榮于  
遜魯陶朱備丹於烏喙子房辭爵於赤松進不結驪蓋尤以忤  
譏龍之怒還不招朋游舉以干讐變之嬖盛桓委曲不迫不徐  
月行可止憂樂借時何其明且智也苟苟名既急熱心外慕群  
疑衆難自隊而起譬侯乘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謂得志  
快意奮迹一時疏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乃鼓森然圍而刺  
之煖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莫之悟豈不愚哉是故右  
子寧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徇人寧顯名以秉機無寧取名

以速譴望今章以示拙無寧親言以要息寧約行以說時無寧  
抗行以歛怨嗟乎此非達時大觀知天樂道毅然於進退存亡  
得失之際者不能與於斯也叔向數言憂憂其憂世治諫陳正  
先訂秦患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况其下此者乎東漢當錫  
諸賢何其諛也甘陵二子賓客揣諫何闕國事遠成世禍宮卒  
冗職于竊史權事起郡邑聲流學實當是時苟有達覽深識之  
道障澗拔石堅聲力阻示以中廢專以立第動以危言感以血  
誠則潰瓜包杞飛烏樞垂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備節李元禮  
陳仲舉諸人皆風負時譽亦其倡和朋徒之盛烈於周房附從  
之勢廣于岑滂亦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與抗顏頰挫御相

其徒三萬動搖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兵脫微纒交結  
宦閹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風俗移風良方  
何以說怪別人衆勢集則惡避易逃其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  
言可成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迫金賸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  
祿勾校娼姬坐收隣伍鈐赭徧于章籍繫京輪為固圍繫頭滿  
道檻車相迫詞連牽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賢校尉表請  
再三帝怒稍解蘭氣益張善淑既害陰邪遂熾驚鷲濕轍豕曰  
原野昔以拔茅今乃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刺膚豈是時雖痛心  
改轍揮淚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登悟益肆權橫爾曰君俊  
我曰顧及辟身之雷震震烈之時而笑談譁謔不知敬畏奇禍再

起火變斯等法慘於朱世曹節慘於侯覽刑童宥捕院跡並  
繫李膺並死獄者百數十人仇怨相計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  
嘗識面交口者盡罹且絕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迫夫曹焉申  
救頌命權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徙吏屬多之俱內外總免之親苟  
在仕籍盡皆禁錮又不啻幾千人矣由是下蓄異憤上積刑淫  
于動天和鼓羣人怨黃巾倡亂搖動四方呂強因事進規捕得  
款有卒之賊盜潘山繡斧不能禁將帥不能戰賊賊漢烈於東周  
典刑絕於商李進章首獲鍾離曹操逐移此鐘諸君子當將忠  
義之腸今安在哉嗟夫諸君子不惜括囊之衆堅千金石騰說  
之困棘于焚箕進退迫於進藩行止迷于很援嚴集而不知兩



受履霜而不知堅冰乃欲以區區誣高固九河子充海起萬仞  
於蟻蟻計亦左莫坑誅之禍兆于橫謀誹謗之律始於及辱况  
乎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衰歟豈其積穢中閭皇父象伯憐權外  
唐厥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尹有節山淫禹之隙賦役繁苛  
抽其空刑獄苛急臺粟出十譏人文亂廢術遊學貪人敗類逆  
風孰執追其末年官星探帝忠臣烈士欲投恭屬之約則困于  
車隣之寺人欲避令苦之災則懲於楊國之恭伯君子於此苟  
悟進退乘除之理身名幾身之倫十歲之柔何愛不給四筵之  
饋何患不飽經學不明為人已甚舍田子曰所得者有所失者  
下矣吾子叔度汪洋濛濛其測濶于材實空無而委肱離面

竟却圖形子能深字倫然終迹雖與靈錮諸君亞居於世而身  
名俱全余有取哉

續志林東漢論

王維禎明

光武遭漢中衰紹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敦尚經術  
宿延儒雅開庠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  
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  
于上谷成于下自三代以來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  
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  
故行之也無繫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成而益  
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于文武之道隆隆惟義



設辟雍泮宮之教陳禮樂絃歌之化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  
睨然嚮孝悌之義悍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  
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無侈乎八百  
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為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厚者  
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于其先明章繼志于其後皆敦尚  
經術脩明儒學以為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  
故自建武永平以至千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  
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師成風翕然無間此  
其俗習之美雖比隆成周可也及于元興以後關鑿墮敗小人  
挾其成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而漢以失其標柄綱

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魯隱者李  
膺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議以扶其  
危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于勢有不合而縱  
鉤靈芝之獄起其飛蒲堅直行誦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  
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如符融郭太范滂許  
劭之流咸立私黨以救其敗闕而其甚者至于解印綬棄家旅  
骨肉相勉趨化而不避或且以不得與其死為耻以故百餘年  
間擁兵再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以尊漢為辭雖以曹操  
之奸雄擅強大觀非望乃至殲身不敢背漢以自立豈不以名  
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拘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

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為效其有係于國家天下為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成于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鑒乎

東漢節義

李載貲

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胡王君公谷芳李季雲譚賢殷護慶光周黨王霸譙玄曹船李榮王皓王嘉任永逢信劉茂和憲許揚皆字死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後錄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也

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于下東漢之直節憤于上隱于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于死或不免于全家俱死憤于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冀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况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固宜仁矣而卒不仁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賤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賊而李杜復繼之繼不以干野之血玄然黃然嚇嚇可畏而遂縉之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強亦何憂而退乎蓋至于光熹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



則孔融雖死其所俾于漢帝者弘矣彼其身無益于君已勝于  
若死臨下者萬萬况有益于君耶西漢太平未甚失德也而王  
莽從容焉備智矯廢以取之向使終身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  
制則潛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吾  
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于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然  
不可也正已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已而物自正以  
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聖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  
從入政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矣  
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  
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大明哲保身之云直謂不在其位

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慎勿錯引聖語以悞後世可也  
評 節義諸君子斯有光



上五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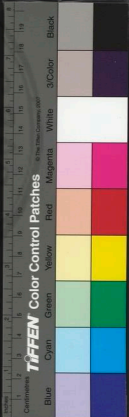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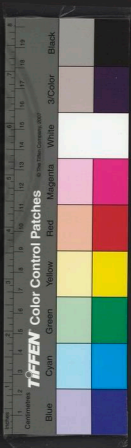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EW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509-1111



新刊陳蔚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獻帝

華亭陳繼備仲醇父選

顧充

獻帝崩皇子辯立大將軍何進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  
在心於此而除穢鋤豪猶敲烘熾燎毛髮因迅風揚籽粒耳乃  
紛紛召外兵以除閹宦之根友致頭顱墜地天子流離薰風而  
壞社灼靈而焚株又何咎也董卓入朝敢行專制帝因西遷維  
陽一火驚其大臣芥其百姓襪其天子海內囂囂有新室之風  
於是關中諸侯共以誅卓為名雖能市權膺燈而終焉州郡幅  
裂公孫瓚舉事於幽州劉表雄視於荊土孫權虎踞乎江東袁



紹稱強於河北，末術借號於許春。劉馬遠據乎巴，在甯弗搖邊。駕于許都，群雄岳立。連城帶邑，一人尺土，帝無復焉。老瞞挾天寶之重威，以令諸侯。弑母后，僭殊禮，因亂仗義，稱號天衛，專為梟雄。除忠害善，是繼董卓之燼而熾之也。劉輕曹重，當登克忤矣。炎之室，其棟將頽。麥秀之歌，又聞。箕子先正云：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無道，獻而盡信矣。

董卓

范焯

董卓初以虓鬪為情，因遭廟刺之勞，故得踰藉，寢倫毀裂，衾服夫以剖肝斷趾之性，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連髮凌奪，尚有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豆蔻之火自茲而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不仁甚矣。

董卓

高適

昔漢梓陵夷桓靈，董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臣非補象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操兵鈴，顛而不扶，禍則先倡。與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嗣廷以自尊貴，大肆割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死倚墻壁之間。兆庶困窮，生膏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泣。而山東義旗撥挾，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



控於孫堅死於袁紹孫策與服黨助奸邪驅促東人勝帝西  
幸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憂之糜爛劍刺畢臨乃謂漢興可移  
郿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終未或不亡故神盾又誠天假布手  
毋妻屠戮種族無復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秋道之人不慚卑  
之不臣而矜其為鬼苟斯鬼足高則漢養可得而神晉教可得  
而廟堂實父子可享於江鄉爾朱兄弟可祠於朔主嗟呼仁賢  
之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用之於  
秦少游

袁紹

秦少游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為於世者雖負其俊傑傑  
特之才操強大不可拔之勢彊若殺一士不足以為損益而未  
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矣社稷安危之所係四海治亂之所  
屬故師士者王友士者勳臣士者強夫士者學慢士者危殺士  
者士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士係於官渡竊以為不然紹之所  
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  
則昔楚漢相拒於京索之間高祖奔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  
而卒有天下頂藉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操比也而竟死東  
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為張良韓信蕭  
何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所以為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





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聚田豐也何異高祖械聚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圍于平城而還以二千石封敬覽建信侯紹敗而還懸豐而殺之嗚呼人之度量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軻越王勾踐皆潰於絕滅而復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間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器械外結英雄縱不能併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謀橫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振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具有大於殺士

者乎文君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于竊以為知言也

評 高祖封豕殺業紹殺田豐與公亡自判且以殺士為戒尤為名言

袁紹

范燁

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伯之圖天下勝兵舉旌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捍夫爭命深養高謀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狼剛而不和悽過而好勝矜子輕而廢于重斯之謂亡徵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討收天運擬蹤三分其儲木偶之於人也



袁術

范曄

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夫事不以順雖強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後者肆行之其以欺天子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庸哉

劉虞公孫瓚

范曄

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末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賢公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紆人完聚保嬰嗣之饒饋兵昭武以臨群雄之際舍諸天運後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田疇

黃天全

其矣處亂世之難也身有濟世之具矣暴得大名不祥宜必擇主而事然仁者未必武而英雄或有邪心將沈晦以自全乎寇盜蠶起且夕叵測伊欲身名俱全誠未易為策也子春蒞幽州劉虞之辟獻表漢帝以群雄惟虞為正耳及命而虞已薨於公孫瓚疇何以為心哉哭慕焚詔氣誼憤然瓚脅以威卒不為屈去而隱於徐無山既忠且智矣居數月徙而從者五千餘家彼固知田生之雄畧良足以庇之也疇為約束興學校期月而道不拾遺解車遣使問餽此豈可以聲音笑貌致之哉又數年烏

桓張甚操討之不克曠為畧教之竟殲烏桓而後豈不為操用  
賢於荀或遠矣

評 忠智雄略賢於荀或田生真入傑狀

管寧華歆

丁奉

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觀人之要法也吾嘗以此觀  
寧歆之見金矣寧也揮之而忘情於不顧歆也投之而矯情十  
一擲二子之出處其即此而遂定寧避曹操渡海居遼及歸  
田之後年八十四而竟不食魏朝之一粟即揮金之志充之也  
歆事曹操收伏后后閉門入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父子並位  
三公此即投金之念溺之也然則二子窮貧雖相為友而晚節  
末此蓋猶判別矣

管寧

蘇軾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文若盛名猶為之經營且慮一  
且少異便為謀殺程昱郭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  
志大而才疎每所論建輒中操意况肯為用然終亦不克桓溫  
謂孟嘉曰人不可無勢我能駕馭馭卿夫溫之才百倍于嘉所以  
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數矣管幼安懷  
寶避世就閒海表其規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筭而已終身不屈  
亦不可得而殺余以為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王允

范曄

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父之推董阜而引其權伺其間而致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為憂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其謀濟意後則雖成於正也

臧洪

范曄

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既且覽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憂雄之所趨舍其與守柔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運術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權利勢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構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紆倒懸之會分情之歸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刑則未聞也

臧洪

秦少游

臧洪以素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予觀之洪實絕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性也欲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為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于是始惑於輕重取今之際徒知保身之為易殺身之為難而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余人晏子獨以為為君臣為社稷死為社稷亡者若為己死而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



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為也。夫曹操曰。布  
普漢之姦臣。侯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為順。布背朝廷。其勢為  
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為效。德或可青。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  
其不救乎。夫張超。素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  
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為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柔  
矧城超者。曹氏也。得與紹為歡。早由是觀之。洪為張超而死者。  
果何謂也。孔融嘗為管。所困太史慈。為突重圍。求救於先主。  
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俗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惟  
以然。諾不終為媿。禍亂不解為耻。厥志有在。死生以之。故事成  
則為太史慈。不成則為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也。豈楊子

以要縲為蜘蛛。之靡其政。為壯士之靡。則刺為刺客之靡。耶。孟  
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可悲

孔融

范熒

昔陳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殺雀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  
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  
情其足。以動美稟。而鼓雄心。故使移禹之迹。垂閭於人。存代終  
之規。烙機於身後也。夫嚴。悉正性。履折而已。豈有貞圓委曲。可  
以免其生。狀懷。懷為端。端為其。豈非王秋。霜比。厲可也。

孔融

方遜志明

其夫習俗。足以移人也。人情愛生而惡死者。莫婦人若也。而



習俗亦有以移之不亦異乎初張儉之投止也孔融不告其母而自匿之以召家門之禍其死有辭焉囊不必死以養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其母亦欲自富其辜則無謂矣豈非習俗如此故雖婦人亦以輕生為尚耶萬一朝廷竟生其母則二子亦何以自立於世而或皆賜之死則亡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天下哉

孔融

蘇 軾 東

文舉以美備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異蠶之雄者耳其辨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者廣記無功功蓋當時小人奴婢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尚單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難操以病亡父子滿前而嘔嚔涕泣嘗連妾婦分香膏履屐處末物平生為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善天若祚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子讀公所作楊四知贊嘆曰方曹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

呂布

蘇 洵 宋

君子之勇貴乎以義若匹夫撫劍疾視者其如義何亦必不能



先生也。觀布一匹，夫御良馬，馳域飛墮，技將斬虜，其勇固無比也。然輕躁無謀，去就無義，既不能用，又不能為人用，或附此而傾彼，或攻彼而舍此，暴橫驕凌，乘共惡之，而卒為曹操所擒也。若使能用其勇，終生而事則天下固可圖矣。

先主

陳壽

先主之私殺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為及其舉國托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輪畧，不逮魏武，是以規字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惟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先主

胡寅

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多任其非難，辯遂抑之，不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先主之世數，而諸葛公去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玄德為帝室之胄，豈懸虛無接而云爾哉？若秦始皇明為呂不韋之子，琅琊王廢顯著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繫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推獎於賤賈，有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秦，豈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漢之昭烈不少微，借於孔明比史，又以入寇書之，其微借也。

評 是益司馬之偏處

先主

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討逆賊羽傳祚踰四百  
年尺地一民莫非漢有至靈桓不君董卓煽禍英雄競起而攻  
之卓既誅戮則天下固漢之天下也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  
咸殺國母義士為之嘆憤苟有一夫倡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  
予况于堂堂帝室之曹英名蓋世者乎不既篡竊漢祀無主昭  
烈正位屬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  
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  
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  
世之正論也

評 司馬云昭烈之于漢雖稱中山靖王之後而於蜀疎遠

不能紀其世數名位然不愈乎曹操之亂臣賊子乎傳

正統者當以綱目為正

先主

南宮靖一朱

蜀漢之興昭烈實中山之裔因獻帝為曹丕篡遂即位於成都  
武擔之陽觀諸葛亮當時勸進之詞曰曹不篡漢天下無主大  
王劉氏苗裔宜即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  
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  
雄之器焉迹其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  
騰也降於呂布歸于曹操借勢于袁紹為客於劉表兵日以弱  
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懈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





物論  
迫于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志赴義之士則  
耳與同敗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權阻効敵因敗為功當是時也  
孔明佐之當其躬耕隆中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烈枉  
駕三顧草廬則慨然從之比曹瞞下荆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  
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為昭烈所有是以邂逅之初好  
同魚水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其在巴蜀治兵講武分兵屯田以  
給兵食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科教嚴明賞罰必信道不捨遺  
強不凌弱下至橋梁道路井霍圍涸無不修葺市無醉人其氣  
象剴大嚴毅至今與岷峨劍閣爭高加之當時又有關羽張飛

為之牙爪法正為之主謀許靖糜竺簡雍為之賓客蔣琬荀祚  
稷之器馬超兼文武之資黃忠之勇冠三軍龐統之冠冕南州  
此皆一時之名臣董和黃權李嚴董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  
觀劉璋之姻親也彭萊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  
也咸權居顯要盡其器能衆賢戮力上下同心奄有巴蜀君臨  
一隅亦云隘矣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  
其盛也方之曹操沈命皆連妾婦之態真犬彘之不若而謂昭  
烈敵哉昭烈謂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  
惟德可以服人宜哉斯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姿既高克已  
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游故告詳至弘益多矣

物譜

先主

顧充

玄德以中山靖王之後嗣漢室傾頹投袂決涿郡欲信大義於天下左龍右鳳伏銀西南與北之魏雲之吳宰割山河三分禹時敵以急備以其賢敵以暴備以其仁敵以調備以其忠厚樹恩德新附翁從權用賢才人思自効值操之子丕更姓改物世濟其凶於是同人鬼之謀建位易於存復祖業竊怪孫權終非好相識借荆州索荆州奪荆州分荆州戰其所可親而使魏亭之役為少年書生所折辱也時高祖由漢中而出定天下昭烈為天下而即位漢中高帝斬白帝子以開祚昭烈入白帝城以托孤是非天耶

評 未歸於天事亦甚奇

先主

王世貞明

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為孔明之謀或曰孔明未嘗入蜀也蓋龐統謀之也或曰昭烈之入蜀劉璋迎之也至蜀而後有疑乃始成師焉愚以為不然劉焉者雖帝宗也而不臣嘗為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美曹氏欲據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道其用兵也以和何傷乎且是時荆州半與吳其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以計賊愚以為孔明即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者異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迂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

人物論

十六

十三



不殺瓊佩其將軍印與其財物而使之居公安處之善者也

評 蜀不取於先主則必取於操且取蜀可以存漢取之固

無害於義此論甚妙

關羽

王世貞明

關羽之失荊州以爲羽之失余以爲非羽之失而昭烈之失也  
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次  
之夫操得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據其吭羽雖勝獲千  
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至羽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軍  
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自縱敵也不  
勝而不可以退是委羽敵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當是時

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冀德率三萬之衆而駐荆襄爲羽聲  
援則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隱  
然奪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於太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  
智而計不及此孰非天也夫取襄樊而因以北掩洛東蹂許其  
賢于祁山斜谷不百倍哉故曰天也

評

先主不爲羽後繼是真失策孔明何慮不及此且取荆  
襄以掩洛蹂許其得勝筭

關羽報效曹公

王士性明

下邳之事雲長處此亦其難矣使玄德無百日之托吾知羽之  
必死耳其不得已而隱忍於三從者誠非羽之心也當時操將



假義以籠絡天下之人必不首先失信于亡國之大夫羽蓋有以窺操之深故也然使羽不徒為操少立尺寸功操亦安能卑辭厚饒為將吏羞以甘心于雲長之自去耶故操以智術羈羽羽亦以知術聖之報效非雲長之得已也知其不得已之心可與論雲長矣或者徒據其迹以為羽之德操誠厚乃責之曰玄德謀率衆以攻操羽從而殺之是忍殺劉之將而不忍背漢之仇使羽殺良以報操紹亦殺備以謝良是羽收功於曹而假手於紹噫責之誠是也但議者獨不思以身為雲長當日地平方操之取羽於三約也獨難其萬里尋君之一事既又勉強從之操豈智于前而愚于後也操亦計之預矣以為吾陽許而陰圖之

不使玄德存亡之故得通於羽雖欲相從於萬里無田也故方其來降禮之雖隆過之雖厚然稽覈內外防檢出入非其心腹不在羽之左右者誠計之耳羽何以知玄德之在紹耶虎牢誅卓之後十八國戈甲紛紛朝盟暮敵倏忽而至方其進兵黎陽攻圍白馬操尚不知為玄德之謀也羽何知耶操縱知之亦必不以告羽耳羽身既入于曹方躡脚于玄德之想欲去而無從適值其白馬解圍之一事羽心固曰是可以報曹公脫計而去矣是故慷慨任之而不辭也豈知收功于曹及將假手于紹以危其君于虎狼之吻哉向使羽知玄德之在紹而敢於殺其將是必真為操臣而後可耳此呂布所以事董卓者書長今日之

在曹他日又胡為而去哉是必不復以玄德為君而後可耳矣  
李陵所以不敢歸漢者雲長今日之棄劉他日又胡為而歸哉  
其後顏良既亡宋書始至羽遂壞嗚呼拜書告辭悲夫蓋至  
是而知羽固不能無伯仁良友之恨也羽亦無如之何矣雖然  
使羽當日知玄德之在紹亦必棄曹而奔劉否乎曰雲長雖厚  
干報德于此必有以權其輕重也雲長今日之報效無非為他  
日歸劉地耳今玄德已對壘矣彼豈不知操之不能一日忘圖  
己之心又何德操之甚耶惜乎羽既不知玄德之歸袁而當時  
袁軍之中亦無有以竟宗之者而徒投兵不動以待羽之自降  
此則玄德謀紹之疎而非雲長謀備之失也或曰羽能以玄德

歸袁之故而辭白馬之後或可以感動奸雄之心噫使羽知玄  
德之歸袁吾又知羽之不辭也羽必受命而出以示操之不疑  
而後淮嬰連兵之計可果矣使辭之不聽而益以塔攬之疑李  
何故曰雲長不辭也或者又曰使羽當日足以殺操殺之可矣  
噫是又徒知操之不能一日忘圖羽之心而不知操亦不能一  
日忘羽圖己之心也孔明稱操用兵彷彿孫吳使操能為羽所  
殺亦非操也許田之獵羽尚不忍其憤應以誅操况乎逆節既  
成機會在我羽豈區區於曹瞞一醉飽之恩而遂失此大計耶  
羽即不惜以其身為刺客而易操之一歎然操可殺也而不其  
復立矣玄德之百口且不保也青州之音聞又不知也羽亦徒

為泚紇之總耳果何益哉此論者所以宜為雲長當日地也雖  
然白馬之役固非所以責羽矣然羽寧終無責也曰吾君之獨責  
于羽者華容之遇竭赤壁百萬之役以決劉魏之雌雄而羽以  
於忍失之此則雲長報効之過而不免於或者之論也卒之其  
于吳也又不忍忿忿以釀成荆州之禍忍乎其所不當忍而不  
能忍乎其所可忍漢業不立其誰為之厲階乎蓋雲長英雄節  
義慷慨千古而未嘗學問故終騰人之口說云

評 雲長不知玄德在紹慶故斬顏良雲長之心白矣然華  
容之報似失之過是以千古有遺恨焉

解白馬圖

鄭邦彥

按漢史周郎與曹操相拒赤壁下操托蔣幹說之降瑜檣曰丈  
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  
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嗟嗟周郎固非三國第  
一流人物且不為奸雄所動乃爾矧雲長何如人者非所謂英  
節凜凜窮壤間一完人耶何自白馬解圍一事持論紛紛千古不  
決也謀者曰羽委身玄德既與玄德相失便宜有歿無感不再  
辱也何至托身於操其失一也况玄德借紹之衆以修怨羽迺  
戮其將解其圍助操以剪故主之羽翼其失二也主謀其衆以  
攻之為臣者及身其將倘索紹猶其為計命殺玄德以謝顏良  
文丑於地下其亦何辭是重於為操而輕棄故主其失三也嗚



呼論則似夫試過其顛末有大相戾者方下邳軍債時操以重圍困羽乃使張遼進說當此時雲長豈不能下山血戰即不勝豈不能舍大尺軀以報玄德顧玄德百口之重方寄於羽羽可死也如百口何故不得已隱忍其間與操設三約且曰一聞故主即當千里相尋此其忠肝義膽奸操聞之亦竦然縮舌嘆也嗚呼雲長豈善誕一書亭侯為老瞞下哉至其解白馬圍尤有不可答羽者玄德與雲長俱奔敗下邳而不及殞况以操之狡猾嚴為提防玄德固不知羽在操軍羽亦何由知玄德歸紹白馬之役其不料為玄德計亦甚彰明較著也獨計以為身羈逆虜心戀故主不有所報效何以伸前約脫操而去故一聞白馬

之圍方幸機會之偶遂忿然以其身任之及其三將開其重圍若操若將吏若三軍靡不相顧錯愕以為一時偉績由是吾可有辭於操操不得有辭於我於是封金解印上書別操千里獨行五關斬將而出許褚蔡陽董洶洶不平操方目為義士而不追羽竟得奔玄德於紹軍然後知此一役也羽非為操計也非為身計也為歸玄德計也為玄德保百口計也為答此身以待玄德用計也為翊羽翼之計也奈秉筆而議者顧曰云云則瓊瑤大節之雲長反出一周郎下輔明主續漢統之良臣反不若區區江東君臣之相結綸不為蔣幹下羽乃為張遼動也假使羽翼感操羈縻厚恩少為動志則白馬解圍之後宜終其身



依操何一聞故主所在即不避艱險而歸沒齒與孤弱之玄德  
相周旋易嘗向操一瞬目此足窺公之心事磊磊落落可與日  
月增光可與秋霜比潔無纖毫米帶足以窺公者吾獨惜夫後  
日華容道上不挾操以歸放虎中原卒使傾頽漢室常為千古  
英雄羞恨耳雖然是舉乃曹劉興廢大關也而獨不筆於綱目  
豈諒公之必不為此而出於陳壽之傳說乎嗚呼許田受賀羽  
已不能容操何不忍於此竟噬臍無及意者昔人所謂奕運四  
百年天厭其熱洎獻而盡非人力所能挽回也哉嗟呼使天意  
不欲祚漢也吾又千雲長何尤

評 人謂白馬之役羽必不知備在袁軍知之必不殺良羽

殺良紹或殺備則奈何此皆不知羽與紹也當時羽且  
夕欲奔隆方幸此舉以報效即知亦必殺良以一良易  
玄德之百口備亦且甘心焉紹故漢中軍校尉討誅宦  
官以安漢且史稱其寬雅有度量且有因良而殺備之  
理此固羽之所無計者何必以不知為羽解也

關壯繆侯贊

嗚呼慕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  
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慮發於腋七軍甫濬六師  
隨厄使未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  
出祁山安樂之廢與歸命之璽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





而虜兄弟不以亂離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閔羽張飛

陳壽

閔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業經廢類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剽而自矜飛恭而無思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張飛通記

曾子固

閔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翼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十有餘年而蜀記不廢每歲大旱積雨輒應差祐中比數歲連荒閔人以為張侯之

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始侯以智勇為將雖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閔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

諸葛亮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漢盡矣武侯獨憤激不傾反死灰於蜀欲噬而再燃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關地不又濶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言其不可耶蓋微徧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轂終見女子乎將驍馳死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隆西南一隅



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縋縶乎去皆無我拒者是亦善為矣矣  
史書以為短於應變其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君之  
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暇鍾鄧豈能越嶽巖兵決勝指即是并絡  
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受劉愈明白矣其姜維  
何力焉兼擊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奇擢刑賞柄會  
心不愧畏人不疑豈有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  
許金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  
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薊彼屠齊城令諸侯下矣

評 出為三顧而功業不竟者則天之欲亡劉也豈其短於  
應變歟且大節在後主遺愛在人心管樂似夫可並焉

也當矣當矣

諸葛亮

羅從彥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  
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嘗武可與立而不  
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人才至可  
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才畧諸葛亮近伊尹之出  
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太任  
小惜歟

諸葛亮

朱 黼

孔明高卧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余竊論之孔明五者



之佐伊尹之傅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統之志一時爲萬  
之言耳若陳壽者美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  
異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  
之詩同一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在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  
處也一夫不拔則有納溝之耻漢室未復則爲一己之責同一  
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之間二國不以為間就禁而復伐之天  
下不以為叛相太甲而復放之復太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為  
專孔明兄弟分事三國國人不以爲二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  
之後世不以為貪昭烈令輔後帝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  
不以為嫌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為僞果何修而得此哉

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  
顧也繫馬于馮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哉  
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咨求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  
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爲天下大義撥亂繼統  
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爲君主以利其家乎其肯爲不  
義以利其身乎

評 即平生自處而擬於伊尹孔明可無愧色

蕭何孔明

王維禎明

孔明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覩大體出師表出而傲儻  
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技匠之徒執斤使



而求售其巧者皆攤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是谷之書習黃石之畧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不敢爾引以為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勞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牛人耳出師一表何不能為木牛泥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籠冠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所以奇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別與

諸葛亮

八陣圖

楊慎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成都之

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王伐吳防守江路行營新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都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向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論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斷不能洞了蓋勝之于多筭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干背城而佯倖于深入也惜乎其方鏡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殿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之臬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筭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牛巴驛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實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磨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

水猶恐不及而內有營賊自相乘機賊僣助燦則雖有倍人之智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止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呼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况能傳其遺迹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壘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

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刻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與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守吾邑始至拜侯之愴祠以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楨曰之罍篆石壘壘然銘石善為爾人不足和也愛其慈著不泯其迹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岷烏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賦樵牧者不禁非缺缺祠宇行宮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詩子宜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極表山川考記往昔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中論

評 孔明數年不死則此圖復在中原矣操懿輩何為哉天之所廢人如之何

孔明

程敏政

或曰昭烈伐吳乃千古之大策而孔明畧無一字之諫當時武臣若趙雲者乃有國賊曹孫權之言然則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曰非也伐吳之失策孔明諫之不聽而昭烈悔之不及人特未之知耳何以知孔明之諫孔明之初語昭烈曰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孔明之初意如此後之為諫可知矣何以知昭烈之悔未安之詔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且昭烈方

敗于孫權其慙憤以圖再舉不言可知而托孤之際乃舍權稱不意必孔明之諫有如雲之為者故昭烈至是乃悟其言而始悔諫之不臧也魚是而謂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曰昭烈之於孔明嘗有魚水之喻矣即是觀之則孔明之言昭烈固有不<sub>能</sub>盡用者哉曰豈特不能盡用而已蓋所謂十不一試者也孔明之言曰荊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使孔明處此蓋必有策而昭烈追景升之顧寧舍之以去反為逆操之資亦確之勝雖幸得其半而終不能守蓋非孔明之初意矣又曰益州天府之地劉璋闇弱將軍既帝室之冑若跨有荆益漢室可興矣使孔明處此亦必有策而昭烈乃聽法正

人物論

十六

二五



之說亦莫取成都雖得璋而理不直文非孔明之初意矣孔明所以興漢之策蓋素定於草廬三顧坐讓之頃其大者則取荆益而拔孫權而昭烈曾無一之見從後世乃歸之天不祚漢豈不過乎曰孔明嘗自嘆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之智不逮正矣曰非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難入諛謀易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况昭烈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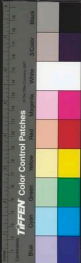
評 孔明之遇安德公人以爲魚水之歡矣不知君臣之間亦有相違而不相信任者惟程公能推見其至隱

擒孟獲

劉朝歲

孔明討孟獲七縱而七擒之說者謂其釋吳魏二國賊而脅

于小醜稱戈則不獵猛獸而狐兔之逐不問崔苻盜而捕賊匪者流也聞于轟笑嗚呼英雄大慮豈淺膚之士所及測哉蓋巴蜀爲國接地南夷兼之獲桀耶得夷落心有如玩不爲討而一旦誘衆裝難嚙我邊氓彌我四境則孔明雖欲治兵遠討亦安得委門庭之寇不恤而越在疆場哉故將六師以北伐許冀下甲江左心非不日夜籌畫而權其勢之後先緩急則必平窺南中以爲根本計然後方爲東北圖斯完策也不然漢賊不兩立語在出師表中顧其忘情吳魏也乎說者猶病其擒而縱縱而擒則其感樂慮其擒而縱縱而不可復擒則其技窮噫周公瑾司馬仲達豈不稱智論士然猶墮其計畫中而莫敢角何論



一么麼之獲且欲驚伏蠻夷之心而令邊徼不聳則奚論七縱  
七擒之為乘也世儒徒習干口而執迹以橫詆英雄百執說耳  
評 七縱擒以伏蠻夷之心伐蠻夷以為北伐之地諸葛之

心事瞭然矣

孔明自比管樂

楊守陳

人苦不自知既知矣而或大言以誇世或卑言以自謙世苟信  
其言而不究其實則未有不指鶴以為鳳視王而石之者昔白  
圭自以為愈於禹荀卿自以為賢於子思孟軻崔浩自擬子房  
而今之人懷斤書負寸勳輒以古聖賢豪傑自期斯皆不自知  
之過也東方朔滑稽之雄耳而自謂勇若孟賁捷若慶忌漢若

鮑叔信若尾生又謂漢廷群臣若倪寬董仲舒司馬遷之屬皆  
皆能兼之此非其不自知也特太言以夸世耳孔子大成至聖  
也而自比老彭自同立明又謂不如回賜由三子此不待智者  
而知其謙矣若夫漢之諸葛孔明方其躬耕南陽之時嘗自比  
管仲樂毅人固謂其大言夸世耳至其出佐昭烈都將相幸山  
河勲業揚于天下令名垂于後世于是郭冲謂其有踰管安陳  
書謂其管蕭之亞匹矣後數百年至唐之杜子美乃謂其比伊  
呂而失蕭蕭又數百年至宋之誰儒亦謂出處近於伊尹又謂  
其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世乃有折衷論之曰孔明  
不兼管樂之亞而其道德則伊傳之儔也以其觀之其才業





則過於管樂而道德視伊傅或少焉夫齊桓燕昭者已定其國放年而後管樂為之將相管因人心之慕周惡楚也而為尊王攘夷之舉樂因齊湣王之昏亂也而破其七十餘城此其時勢皆易為者至於昭烈雖漢室之胃而實無一民尺土人心天命去漢久矣魏吳皆已立國而昭烈猶稱皇皇于其間特一旅人耳其時勢皆不可為而孔明以蓋世之雄才備畧乃為取荆定益而圖之南平夷虜北討魏賊虎視龍蟄直欲混一四海而復四百年之宗社此猶樂斷墜而城之吹灰灰而燃之也若管樂則猶塼城碑燬火燔耳且楚成不雄于曹操田單智力不強于司馬懿也管不能背楚借王之罪而孔明能指操為賊聲其

罪而討焉樂為田單所困而孔明於懿生能辱以山慙死猶定之其才良過於三子而自以為此者非謔言也耶陳壽因而評之非其賢矣抑管仲魯西之所處比者也而孔明乃自比之雖曰讓言其亦賢乎西之見矣顧其出處言行之大節誠無愧于伊傅而夷攷其他則未能一一伊傅如也故程子曰孔明王防之才道則未盡又曰孔明天民之末粹者盡王佐之道而為天民之粹者非傅而誰孔明誠不能無少劣也張融有言鴻飛天表越人以為鴻楚人以為鴻世之擬孔明者郭坤越人而陳壽楚人也唐之杜子宋之諸儒其鷹門之人耶嗟呼知孔明者猶必待數百年之久而後有知之明論之當者士而砥行立名觀



人物論  
欲以一時之毀譽為前却可乎故君子之道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評 論孔明者無踰此篇千古之定案也

孔明自比管樂

柯茂竹明

時未可為而君子必欲為之有不可與俗人言者以不可與俗人言者而姑取古之似以自况此殆難以其倫擬也夫君子志抱先憂詎不欲一出其身為天下試干以興復勸定建格天之勳乃時諺不然而此志益厲誰則能睡故比古之嘗為此者陰寓微意徐擇君而酬之使後有智者出則必能吾諒如或徒濫其辭妄施昂抑以叩其澆薄一不得當即喋喋然肆議於是君

子之志始不自於天下蓋至於君子之志不勻于天下則又兵貴於喋喋者哉孔明自比管樂吾將執是論焉庶智者其有取乎世嘗稱孔明有作必異有言必偉如出師二表其規恢之畧至銳也木牛流馬之制其巧通靈其用便捷至神也八陣之圖分列部署上合天文下合地理至變也愚則謂猶其小耳出處之際蟲匕不羈真有揚日月照乾坤方駕伊傅且嘗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又曰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又曰開誠心布公道又曰臣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帛是涵養完粹正大光明振潔曩高隱然於言表愚每讀至此未嘗不色勃黃溢有慨乎其言想見其隱居所求當亦不在伊傅下故二表所陳



君子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裡至所自比乃屑越于管樂天管樂何如人哉奚怯非矯節也過述非美名也脫魯囚以相齊假魏節以仕燕非待聘之正也連郊之篇多設權謀報燕之責猶含怨懟非忠義之誤也少有志者且有不屑况挾王佐之不者乎以王佐之才而屑於自比岷其故可知矣彼見天漢獻不綱老瞞竊命五合大聚矯據以俛從隴岡抱膝既心繫而目營之顧瞻天下誰可以此言告者獨退思古昔乃陵蔡丘庶敬仲之餘列在焉汶皇唐室望諸君之遺蹟存焉齊威燕昭有興復之意而二子能成興復之功吾今獨不得是君而佐之乃借以自寓焉故方曹瞞之勝也自陳恬隱之操豈真恬隱哉將擇君以圖

興復也及玄德三顧始可與有為矣遂隆之以帝室之尊納之以經營之獻當是時魏吳皆已建國而昭烈未也卒乃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觀其廣厲容策猶欲滅魏斬帝遷故居與諸子並升假令指麾一定豈不能酬此夙心以復漢四百年基業柰之何渭上之規垂成將星之精告隕遂使黃皓以奸巧疊君妾維以騷擾致寇劔閣失守安樂誦封異時君臣魚水之歡徒成蕉夢由是觀之則其自比管樂步志尚有未愜者後儒區區較才德之優劣謂孔明雖謙言亦異乎魯西之見何其淺也彼作史者輒以為管蕭之亞匹又何整也傳曰甄斌甄斌惡睹夫龍之志也若此類其亦所謂甄者歟昔者嘗觀陶令之詠慶猶似

有眼目語難之氣彼蓋悼晉之亡即思還於一劍豈直慕家於  
軻者又相感魯公故墟慨怆悲歎殆亦欲興平原之甲以洗腥  
膻之穢視孔明自北管樂樂有同者否或珠孔明之志此二事  
者亦足以觀矣嗚嗚管樂得志於齊楚天也武侯齋志於魏吳天  
也乃晉宋二臣亦竟寥寥是何天幸之難逢而英雄之多寡哉  
故曰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有以也矣

評 得武侯心事而詞凄然

趙苞徐庶

孫樓

趙苞守遼西而鮮卑質其母以攻城徐庶在玄德而曹操獲其  
母以要庶苞則棄母以全城庶則棄劉而奔母諒者學也苞而

趙庶爲謂二子之事不同要於其當而已當苞之時已委盾而  
爲君臣則致身之義當於其國不當於其家特則母不得以私  
致諸子子亦不得以私矐諸母其執也有勸而已矣其死也有  
事集而以死報之而已矣况夫職守遼西而邊陲恃之以爲障  
無遼西則無邊無遼則天下潰不可支身係其重而敵亦自其  
所重者攻之此所謂不以一人故病天下也時而或求生之或  
身降之則是身已係諸敵不爲之謀則死於虜爲之謀則死于  
君兩無完策等死耳母死於義不死於悞禍以誣其子子死于  
忠不死於黨賊以累其母死于忠忠也死於忠而母有光焉且  
奉成命孝也苞之所處亦審矣若庶也苴蓐之遇則非君也將

軍之稱則非臣也而母則母也子則子也其心固不得僣操而  
恩劉劉亦不得固止而重去之以強其方寸之說而謀我也况  
如劉之勢而又可以無我者哉以謀則若亮若統以勇則若羽  
若飛劉可以無庶而庶不可以無母此所謂不以天下故病一  
人者也庶而不去則士陵矣庶之過近於陵而陵之處不若庶  
此三子之辨也夫天下之大倫有二曰父子曰君臣自父子則  
有無所解之至情有君臣則有不可逃之大義必不得已而去  
則定諸理而已矣理定於所勝則安常可也處變可也苟之迎  
母也其志固欲祿養以通其無所解之至情而訖意大虜卒中  
起母阻來路乎其虜卒中起而母阻來路也則命也無若之何

者也善若之母也苟視之則母君視之則臣全其母全其君者  
苟之心也天下之重祿與一臣之母者君之心也而苟之勢則  
有不能自遂其心者固非絕裾以奔命者比也若庶也進退在  
我母曹則曹母不曹則劉庶有母在此身未可以許人也是故  
原二子之迹則苟近於逆而庶近於順究二子之遇則庶易而  
苟難論變者當以身處以心諒求其無愧於理斯已矣則是苟  
無冤獄庶不專美殊途而同歸者也若進苟也退庶也則舍夫  
而死名者將置力焉進庶也退苟也則全生以亡國者將奔走  
之此非通論未可以準名實也若陵者文不足謀矣夫三子不  
同道而三母皆賢陵母曰善事漢王苟母曰母虧忠蒙庶母則

八才論  
警子之婦以死故卒成此三人陵以功苞以忠庶以孝君母者  
可以死矣

評 獨為趙苞洗冤獄苞死不恨矣

龐統法正

陳 壽

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  
有奇畫策善然不以德業稱也操之魏臣統其恭句或之仲叔正  
其程郭之倚優耶

漢後主

徐 庶

劉禪天下之賢主也劉閣一燒成卻獻靈夷蜀化晉敗王為公  
世且比于亡國之諫徐季業之關主豈不寬哉大抵天下之舉

事有幸有不幸而且食皮相之夫往往因事之成敗而竊議于  
英雄之後舞管弄舌輕如旋風徒以快一時書生之見至使英  
雄飲恨抑首于九京之下而氣不得伸何敢望于區區之後主  
而獨令宜貸之也語云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天之所廢誰能興  
之後主之亡天也非人也昭烈有雄才少好讀書無論他事即  
其瀟黃兩言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弗為又曰惟賢  
惟德可以服人夫帝問關百戰日與武夫老革半銷髀肉千金  
戈鐵馬之間乃其馮楨訓子即宋儒砥礪談論揮塵登壇屢為  
爆而髮為白也其誰能及帝之兩言哉且後主非獨得帝力也  
武侯澆洎明志少伏牀下奉鹿門龐公之教故其出處獨正而



其所以訓導太子者非三代伊呂之言所不敢出即髻將軍而  
下非廢駮之垂龍則桓桓之召虎也內有昭烈之賢父外有吳  
魏之敵國而前後左右有武侯諸君之法家拂士彼後主者縱  
不肖猶蓬之在麻矣豈若曹丕吐驢蟲之惡文孫某辨鼠矢之  
小慧哉帝崩時太子才十七耳以氣氣冲子而當國家新喪相  
吳彪魏蹇衣而窺岷山漢水之傍兩家譎而用謀方思得其間  
飛沈言中之君臣相疑漢中起在姬公不能免於孺子伍行  
人不能免於大差而丞相雖忠能免于後主乎不然以夜即扶  
欲僅度海中之一勺猶得免其覆舟而操縱其生殺丞相雖  
忠能禁後主之不奪其所而與其所愛乎能禁不以新進之

上而積勩老成之上乎乃帝殿祚以來內外宮府一切機務帝  
不敢自裁而日以問丞相詭當長史詭當參軍詭當大尉詭當  
廣徒詭當鬚詭帝不敢自裁而日以問丞相渡瀘水軍折山修  
好東吳雖敗績街亭師老糧盡帝亦不敢自裁而日以問丞相  
數十年王少國疑上不信下不忌進不敗胡退不實尾擢議  
談笑于樽俎之上而從容指麾于羽檄交馳之下嗟乎異哉不  
難于丞相之用後主而難于後主之用丞相不難于先帝之君  
臣交權而難于後主之親丞相若父嚴丞相若師也丞相而在  
猶曰得以維繫其手足丞相歿而若琬若充若操若維猶得終  
身布帷帳之謀竭軍旅之事此曷故耶信昭烈而因信丞相信



丞相而因信丞相在服之諸人斯又難之難者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在章孔子曰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後主之謂矣紹瑤黃皓此不過掃除去臣聊以俳優資之如孝文黃頭奴耳不者丞相且立碑之死諱焉尚能走生仲達何有于么麼刀錐之餘哉丞相之寬之而不以剪也有以也說者乃言蜀由皓亡非也天也炎劉之燼光武揚之昭烈吹之二君以景帝之後而食孝文寬和之報武帝好殺逆西星而漢絕矣天之厚文幾二百年而又委其尾子若纒若絕中山靖王之裔屈指先後主又幾半百矣月有兔生竟有反覆國祚之數有盈有虛天豈能常在卯金刀手乎太史公曰吾適過天梁之墟墟中人口魏以不用

信陵君故國削跡至於公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難得而謝之徒易益乎嗚呼此可以論後主矣天之與也難以始皇之驚驚劉裕之無賴收天下而有餘天之亡也難以岳武穆之勇畧文丞相陸秀夫之忠誠留天下而不足劉蒼下第李廣不候李女斯飢倡優披錦梧桐焦干癸卒羸年掩平黃鐘天下事幸不幸類如此者獨一天亡之後主幸哉經載主二而年名不具實旅筮興而赦不妄降詩非良史猶然稱之帝誠天下之賢主也有如天不去漢則以比地誅之烈漢南巴蜀之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雖百劉文其如漢何或以魏作蜀技安樂公昔嘆自若諸臣踴躍說為關天嗟乎此非帝之關也彼見亡國之君窺身人手





如襟袂籠鳥不能奮飛而無益于事况陰如昭賊如充庸是知  
姜伯約復姜之謀不先入其耳哉故伴驚怪善以不其聞卻正  
不容教以西悲夫其言矣孫備欺黃口之餘沫作爾汝歌及種  
種虐讒以調其君臣其去不死者侍也昔先主聞雷失箸而今後  
主亦做其故智以待脫于司馬凡上之肉噫嘗推銷廣故有種  
哉

評 先主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然君可自取此其爲後

主甚無

魏延

沈 灌

古上將之成功圖外者易嘗不以奇計勝哉漢陸宋聖而擒魏  
耿食飽擊主而破齊霍靈姚輕騎而越窮陲之帳李西平夜渡河而  
入蔡州之城今廷欲持數十之旅入無人之境出襄中循秦嶺  
涉子午橋西候懸而西與丞相會于秦中彼其奇且不謂奇而  
與四子等埒哉而何孔明之不用也噫此固孔明謀事之周而  
當處天萬全之地也與夫其由間道而襲長安不過出其所不  
意也其率輕兵而掩夏候不過攻其所不守也然孟達之反新  
城不入日而司馬扼其謀相昭之守陳倉慮數旬而孔明窺於  
計事之不可以輕敵必勝類如此謂廷之計而可必其成哉且  
其計可進而不可退可出而不可入可成而不可敗使人有以  
料達者而料廷先爲之備以待廷之至蜀必無延矣又不然孫



嬰城以守遷延旬日如陳倉之不可卒破蜀亦必無延矣延之  
敗不足惜而所以張魏人之威挫我軍之銳孔明其何辭焉此  
其計之未必可行者也如必執用奇以充持正則李陵之敗非  
明駿與營陵之願以走卒五千橫行匈奴中計誠壯而卒其心  
虜度為天下笑非陵之智勇敵于魏延而兵行危道且獲橋敗  
則延可知也武帝不能必之於陵而孔明乃能必之於延哉或  
曰延有反相孔明知之早故他日韓門之星方隕而叛漢之謀  
立見則不用其計者且恐其糧戈反噬也嗚呼庶幾近之矣  
評 奇計未必成反形亦可慎思深哉孔明乎

蔣琬營橋姜維

陳壽

蔣琬方整有威重齊肅宣濟而情愛感承諸葛之成魏因循而  
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  
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詭眾騷旅明斷不周終致殞廢  
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况於區區襄陽而可屢擾乎哉

姜維

尹起莘

姜維屢舉伐魏進寸退尺而用兵不已當時智識之士如譙周  
廖化輩皆為之隱憂然緝自無展辭何也用兵以討讐賊固非  
貪分毫之舉若置國賊而不問雖可苟安猶為深耻明年此  
則知春秋乾時之戰雖敗猶索而討賊之義無一日而可忘矣

北地王謹請葛瞻諸葛尚

徐元黨



漢祚傾覆當時降賊貪生如姜維者非一人而謂為贖父子獨能冒犯鋒刃視死如歸雖其資質有過人者亦家法之有自也孔明可謂有子有孫矣嗚呼瞻尚雖死其忠烈之風至今凜凜有生氣彼為臣不忠而貪生者視瞻尚寧無愧乎

北地王誕諸葛瞻諸葛尚

尹起莘 現

姜維身却時相喪師糜濟黃皓寵冠一時殄民誤國漢祚顛覆偷生苟免至于死節之臣乃在字傳食諸葛瞻父子及北地王誕而已是時卻支孤軍深入使夢之君臣能竭力死守未必遽爾賊亡帝禪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業慈周諸人反輕以其國予賊其視諸同死社稷之言與天哭昭烈之廟而死之節

魯大赦之不若嗚呼證雖已死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禪之有子如此而不能聽用其言可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

評 入蜀者昭烈諸葛公之業而死蜀者昭烈諸葛公之子

孫百世之論雖亡猶存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PHOTOCOPY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C-0. In Public Domain. Digitized by eGangotri







NEW 2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00-106 x 12



新刊陳肖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親 曹操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尹起莘

自董卓肇亂催汜交攻天子奔走荆棘中未聞曹操有勤王之舉今年車駕還洛陽操始入朝其謀固欲挾天子令諸侯而已初非真有翊扶帝室之心也夫冷邑宗廟所在不幸殘毀正當偷復經理使斯民復見漢官威儀之盛庶可少塞臣子救君父之責今乃棄其故居宮室移駕至許何哉操之無君罪不勝誅矣

評 帝在洛陽則猶爲共主遷帝於許則將玩弄於掌股中



無君之罪信不察誅

魏武吊文

陸機言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慨然嘆息傷懷者久之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表殯而後悲觀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衰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荅之曰夫日蝕由于交分出崩起於朽壞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發生夷離之望知受烈烈明之下已而落乎上下皆成於區

區之末光於四表者豈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噫豈特替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類岸平觀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累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天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諫言夫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軋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托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嬖變房閨之內綱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媵好妓人皆著銅雀於墓堂上施八尺牀施總帳朝脯上脯構之屬月朝十五日輒而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望吾西陵墓田又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

學作寢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慮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吊云爾

曹操

司馬光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其方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可知某曰曹公平生殺至死寢夜臨危嘗言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讀入者世所謂操也操要言語傳囑子孫至若纖細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諱諱一日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寔以天下貽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曰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耳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况此虛偽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因以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前梳噉野筍至尺



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  
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已意也然則道令之意亦揚此聲以  
誑後世夫

評 曹操生死心事盡為司馬元城看破前此未有識之者  
曹操論 程敏政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操亦以之自况曰吾豈四目哉但多  
智耳以予觀之操豈足以言智哉操之所以不即敗亡者天幸  
也夫操之國張繡於穰城攻劉備於徐州也田豐嘗兩說袁紹  
以襲許美其拒絕於官渡也孫策又嘗定部署以襲許美其道  
袁紹擊烏桓也備又嘗勸劉表以襲許美使三子之計一行則  
操之敗亡豈待旋踵而委劉不能盡人之言操有暴客之禍謂  
之非天幸可乎或曰操雖虛國遠征亦必有居守之臣留此之  
兵以備非常之變則襲許之策烏能保其必勝哉是大不然方  
關羽之取襄陽桓也操固已相視無措惟議徙都以避免其鋒銳  
然則明知敵乘不能起為之所而况於出奇制勝者哉操之危  
益屢夫而猶以多智自詭吾誰欺千古之智者必以誠為之主  
而動不失正無欲速之心而有萬全之道焉若操之幸勝苟免  
特所謂穿窬之雄耳烏足以言智

魏論

郭子章

操以姦不之莫為世人得而討之無容喙矣古今莫逆之賊



弄券不保其元裕溫不昌其胤而魏歷五主享國五十餘年玄  
德仲謀荆葉未幾禪庸登廢遺殞家問而不植之文灼爍千古  
厥之明克嗣祖武豈天道礙淫至魏而爽乎愚嘗微覽曹氏父  
子於不可原之中差有可原者弄篡身爲大臣首醜人國謀篡  
神靈漢之醜非操首乎僂於常侍嬖以黃巾烈於千里草燎於  
街在諸兇操或滅艾拔民稊安輟謂操乘亂而奄醜心則可謂  
操自亂漢則不可操當獻時即自帝惡乎禁之而終身比面竊  
安漢之號以標其篡說者謂畏名義而不敢取夫畏名義則猶  
賢乎不畏名義如弄弄裕溫者也篡逆之罪不無從未滅獨炎  
灰已燼山陽猶竄終保首領以存漢祀比之漢平晉唐昭之  
弑猶爲彼善枚此使不帶時終臣節益父愆外乃玄德孔明共  
獎王室則權必不敢帝江左而終臣漢天下不三未可知也而  
曹瞞分香賣履之詐可飾爲真乎舍此忠孝大節不爲而耳爲  
篡逆故司馬氏父子之篡天惡丕之篡而奪之也不見第父子  
之智且文天子操之不篡而昌之也或曰操篡以心不篡以迹  
春秋誅心操爲首賊嗟乎行盜者終與操謀而未行者殊科操  
雖劇盜猶未行也天益有以權之美關雲長惡惡極度華容相  
遭不發一鏃司馬公是非最公帝魏繼漢昭然簡冊使操果一  
無是取也二公何如人肯輕以子之乎

評 謂稍後未滅則可耳

曹操

王世貞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身佐漢而相之扶天子令諸侯已收四海之權而爲魏矣既陰奪而又陽卻之曰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然而天下莫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舉而名之曰篡呼嗚篡矣當獻帝時董卓廢帝尊董卓廢帝然土崩海內之欲爲所欲爲者何限有操士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亡則曷不修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統推昭廟清寓宇莫又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厭漢德魏也則魏不亦明白坦逆哉而傾狼其言振其姿營者戮忠舊放廢儀節至於弑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雖然魏操無足言也吾所惜者劉裕裕非操比也傳國於桓玄還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無裕已不柱矣夷陵之弑亦可以已乎丕不害山陽公裕定曼陵王其後喬之亡也亦知之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評 操曰吾以臣道終巧於欺人然親弑后辱主則又甚拙

巧不能逃其拙也未言曹丕劉裕則亂賊者俱矣

劉放孫資論

劉 風明

放資正以奇謀秘計內與機要外統軍國於時兵爭方構強弱勢蘇而能辨衷曹所向擇主而事則於鄉下群材可不謂識去就之分乎以操之雄猜沉勢而能言則見從動相參決非明智而能然乎苟或買述一時之賢其所題品未嘗失也一見深賞

謂其無以致之則不可矣計畫之士爭願進而從容造膝受  
任腹心更歷三世兀爾寄深至能不疑也既當信任朝夕萬端  
間隙之補終不相染故其密慎歟討伐之議特有所建驛馭將  
率各盡其用其於功名亦有所樹夫雖管中畫而能謀事勸與  
辟下參畫有譴過輒爲引分漏竈徐邈皆公訴不阿能爲開辯  
譴毀此豈惡恃作威者乎於昔所妬害者既無纖卒卒薦達之  
是寬身之仁也不賢者能之乎特以持祿或過骨鯁似之使剛  
方之士以變臣相遇慨亮之論以恩倖見黜甚哉君子之於進  
退其可浮沉自容隨世無所取舍哉至謂景初之際天命塔度  
繆於所付以啓大業此雖天之所授而人主宜親忠正務仰近  
私可爲鑒矣

荀彧

范曄

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蕘間關  
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王畧以急國難豈云因亂  
假義以就遠正之謀乎誠仁爲己任期紆人於倉卒也及阻董  
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帝以屬  
中賢以下道無求倫智弄有所研陳原始未必要求斯理之不  
可全詰者也夫以衡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蕩於仁而欲  
之蓋有全必有喪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邈非雄才  
無以濟其滯功高勢強則皇詔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者也





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荀彧

杜牧

荀文若為魏操書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內官奏不  
令還許比楚漢成軍凡為籌計比議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付  
之事孰功畢欲邀名於漢代身之適可以為忠乎譬之救盜  
穴墻發櫃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輩得不得不為盜乎

荀彧

蘇轍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于房也董昭建九錫文若不欲  
曹公不能平以致於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若識之未定或以  
為文若欲終節於漢氏者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  
君致其去意以擁戴群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  
操而不予以執方是時中原畧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  
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安徃文若之意以為劫而取之則我有  
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念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  
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  
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于方遂  
此則曹公之過而非文若之過也

評

文若從曹志已在曹曹不為漢又若豈不知耶九錫之  
死非死漢也盡之矣

荀彧

汪道昆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奇謀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配蕭韓稱爲三傑而後世趨之無改議焉或何人斯乃嗷然以是擬之嗷嗷此操之逆節已革甲於任或之始矣想操心以帝獻不綱是即亡秦子嬰而文若奇才智計庶幾執子房策畧也吾將以興漢高皇之駿業佐命元勳非或伊誰是故一接而喟喜之甚揚詔之深司馬之命且下夫不然古謀臣策士紛不可枚數也而必顯顯於子房比倫係以吾之一言何哉雖然老瞶漢賊無容喙夫獨怪文若聞操子房之比不少醒悟而栖栖其卷下爲之發憤豈甘心焉則是顯以子房自擬高祖視操子房豈美于秦豈配得爲漢室純臣乎而謂其從操隨於不知也即二百喙其何說之辭

評 文若有知當復愧死

荀彧死漢室

陳 曉明

荀文若翩翩濁世之名流也爲曹氏謀臣定天下半而卒欲藥以死君子悲之曰荀彧死漢室而或者數之老姦謂且以此一孟藥遂萬世春秋斧鉞也余採二家之論而察其本文若非無志于天下者也始病于智而終不得成其忠也夫文若入龍子弟其乃祖乃父皆爲當世豪傑謂其全無輔漢之志乎不然矣獨怪其不當以此此匡復之業望之曹氏也彼徒見其英雄大畧鮮有其傳而初不評之月旦也故曰諄諄焉以大畧大德大義



之說陳於操前而操亦且以周文王爲解以愚一時羽翼之士  
則文若之重曹氏術中久矣卒之九錫之愛慕謀始露文若  
然後釋然於心謂曹氏非人夫吾失所從夫居冢何以對祖父  
入廟何以見二十四帝書之信史何以解後世口舌耶于是快  
然決一死明志而已而孰知董承爲太史且執簡而隨其後也  
嗚呼惜哉曹氏揆漢天子以招徠四方一時名士從曹氏者不  
獨一文若也向悲孔文舉楊德祖諸人不得其死乃今觀之二  
君子之死已晚矣我奈何又死于二君子之後乎吁文若悔之  
何及哉文若身在曹氏左右幾年矣曹氏東征西討豈有一日  
帳中無文若乎今年且五十矣一旦與曹氏有隙而死乃欲告  
于天下曰我爲漢死其孰信之此文若無聊不得已之情雖死  
不瞑者也後之君子必欲苛若之謂以此一死欺天下後世固  
不可謂無據獨不念曹氏今日受九錫明日棄受禪壇荀氏爲  
佐命元勳文若三公矣向日所從曹氏之意謂何棄此成功不  
享而規取死後之餘名盡足潤枯骨哉文若之謀諒不出此矣  
或曰赤壁之敗吳蜀方張文若知不得爲漢死益從二氏輔以  
臧曹何如吁文若而方從曹氏可去也非曹氏重臣可去也彼  
其勢且種種矣又曹氏所親信營喪吾張子房也去而何之去  
之不足以成功祇爲天下笑矣文若嬰兒不爲此也然則爲文  
若者宜何如曰不能擇所輔于始及其不可輔也亦末如之何



也。已矣區區一虎猶勝于羣豕黃朗諸人也。况以操之垂死漢  
鼎歟。且不日即真而終其世。猶爲漢臣。則未必非文若之一死  
有以寒之也。蘇子曰。荀文若聖人之徒。其才似張子房。道似伯  
夷。則吾不敢信也。文若者。志似管仲而才不逮。心似召忽而道  
未聞。雖然。非楊雄比也。後數十年。而符秦有王猛于荀氏爲近  
之。

評 操之篡謀。豈待九錫而後見。弒后及皇子。或豈不聞之。

又評 宋儒朱考亭楊龜山。獨深罪之。是規文若之隱者。篇

中。志似管仲而才不逮。心似召忽而道未聞。最得褒貶

之正

陳思王

李夢陽

予讀植詩。至悲調怨歌。贈自馬。淫淫等篇。聖觀求試。審察等表。  
未嘗不泣。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窈。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  
餘。悲始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夫先王之建國  
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序理。然後諫諍。威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以維詐。智  
力盜取神器。不席父業。逼禪讓。尊乃不趨。時改行效。重本敦族  
之計。而以凋剪枝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親事。  
施適至於長嘆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己。嗟乎。予於是知魏之  
不競。夫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飾。奪儲特反。寧耳。而乃縱酒刻時。



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秉曲莫白窮迫歿身至今箕豆之吟嗥呼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不之於兄弟誠薄矣嗥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夫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跋必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息以爲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厥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廢疾以死而或以爲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爲扶蘇季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葬之矣然予又獨慘憺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評 一則曰予於是和魏之不競二則曰予於是和魏之不競三則曰此魏之所以爲魏也香植之故也未則曰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葬之矣不若親植魏未可量故曰天也文跌宕百出奇矣奇矣

華陀

劉禹錫序

史稱華陀以特能厥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謂曰陀術實工人命係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携竟陀至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嘆嗚呼以操之明畧見幾然猶輕殺材能以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志真可恨諸亦可惜諸原夫史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論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特能至



有悔患書焉後之者獲角是謂中實非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  
冥於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  
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少也或必有惜之之嘆彼壬人皆曰  
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不可謂  
大哀乎夫以陀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特病夫史書之義是  
將推此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成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惠而殺  
材能黎夫又烏用書陀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  
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  
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卒廉自聲仲舉題霸者文舉  
有高名猶以可思為故事則他人哉

評 是借華陀為喻戒殘暴之君忍害忠良者後雖方懷元

何及矣

曹丕

陳壽

文帝天質文藻下筆成章博文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  
量勵以公平之誠遠志存道克厲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哉

曹丕

丘濬

嗚呼此後世權姦逼君篡國之始昔者帝克禪位於舜帝舜禪  
位於禹蓋承天意以與賢也曹操睥睨神器非一日矣志未克  
迷而天殛之不襲其故智以成其素志不欲直速故假禪代之



名以文飾其惡勸進離謀至于再三登壇燔祭曲盡儀文顧謂其子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彼所謂知之者謂知其禪遜之事也不知舜之所以事堯禹之所以事舜如其父子之所以事漢帝者乎漢帝之所以禪與其位者亦猶堯舜之所以承天意以與賢乎噫已竇奪之而謂之禪將誰欺乎非獨欺人蓋欺天也自不爲此舉世之權姦遂假此以爲常例而欺人之術寡以擯奪其國家者接踵於天下不之父子非獨漢世之罪人乃千萬世名教之罪人也綱目去其舊文而以自稱書會復其舊而加以逼之一辭蓋不歿其實所以著其惡以示天下後世使其不敢竊經言以文奸假聖人以欺世耳

評 此論大有裨世教言父子姦雄肺肝知見

曹丕

南宮靖一

文帝雅好文學以著述爲務嘗作書覽凡千餘篇下筆成章博文強識講論經理侃侃忘疲于時屬漢北伐孫氏乎漢文帝優兵息民不願征伐此其規模似有可取者然其篡漢之時妄以舜禹受禪自此遂開後世亂臣賊子借亂之原爲萬代首惡悲夫

曹芳曹芳

陳壽

古者以天下爲公惟賢是與後代世位立予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帝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不能



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校族終於曹  
爽誅夷齊王侍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奸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  
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  
前式揖讓而禪遂享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野屨有加焉

曹髦

丘濬

魏主髦之被弑司馬昭賈充之計也特假成濟手耳昭弑之以  
欺世遺誅今亦以昭誅書之用以示戒萬世使人毋為姦臣所  
欺也蓋以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人人有之初不以貴賤而有異  
也昭之官雖尊濟之官雖卑然皆魏之臣子也昭固不可以有  
恃之之心濟豈可有刺之之理哉書之于國以示萬世之為人  
臣者使知所去就人人不為權姦所用則彼亦安能獨以其  
一人之智力為之哉

評 歸罪有惡昭亦何諱賈充成濟何疑何論哉

曹叡

陳壽

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志累焉于時百姓彫弊  
四海分崩不先事偷頸祖關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  
存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曹叡

孫盛唐

魏明帝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  
其人君之量如此其節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同雜城之甚至





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鍾會卸艾

尹起莘

夫恃強凌弱奪人土地便不得有其人民襲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也思昔昭烈君臣間關離蜀仗義討賊不幸天不祚漢逆賊適誅其子承業一方必延赤帝之祀鍾艾設謀動衆戕民鋒鏑之下自謂不世之功未及受賞會亦其族然後知天道昭昭特假手誅夷以償滅漢之罪矣

評

呂蒙害關公未受封而進士鍾卸滅漢祀未受賞而亦族天道昭昭其可畏哉頌之慘然

諸葛誕

方遜志

諸葛氏兄弟三人仕於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下達與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僭竊之時拒賈允之說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爲忠義豈非慷慨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皆之謂蜀得誰天得虎獲得狗馬斯言者必買允之徒自以鬻國弑君取富貴爲得計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楊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耶

評 誕雖不及孔明一點忠義亦自可賞

管輅

丁奉明

漢之祿邊魏之管輅豈可以術士日之耶孔子謂學易其可以無大過二人其頗得夫運之卜筮惟以忠孝教人而略之勸何

御也有曰位凌者其輕豪者亡有曰謙則寡多益寡狂則非禮  
不養以易道教人者同也逆日得百錢閉肆下簾而不受友人  
之賂輪自知年壽絕意當貴而不就當道之禮此易道保身者  
同也夫術一也善用之則為德為輪而得以令終不善用之則  
為京考為郭璞而適以自斃故術不可不慎也

司馬懿

尹起莘 宋

司馬用兵如神策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動輒  
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說然亮將各米有大過人者而  
陳壽乃以將星非亮所長貶之則其妄筆說評不攻而自破夫  
世以成敗論人若壽輩有非一可勝嘆哉

司馬懿

丁 來明

仲達用兵如神謀無再計也傾於長蜀如虎之讎婦人巾幗之  
辱而安受焉者且其怯懦之真情耶何去非以為亮之行軍利  
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安師而求乘其釁故被譏可也被  
辱可也而不悻然憤怒之師書曰必百忍其乃有濟其仲達之  
謂美是以創有晉祚而超越曹劉之業去非之取之者蓋自有  
見也予亦曰以是非論則孔明千載之豪傑以成敗論則仲達  
一世之英雄

評 仲達自非孔明敵去非之論為仲達釋慚耳孔明不犯  
涓涓之屯懿將何以為軍耶

孫堅孫策

陳壽

孫堅勇學剛毅孤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杜之烈策  
英氣傑濟猛敵冠世覽奇取吳志陵中夏然皆輕俏果躁隕身  
致敗且割搗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宗未至于止侯爵於義  
儉夫

孫堅

何去非

昔袁譚董卓之變豪傑相視而起於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負  
其姦豪之靈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獨孫堅激於忠勇投被特  
起於區區之下郡齋以誅卓雖卓亦獨燁而逃之情乎三友大  
機而功業不就卒以輕敵速殞其身由無謀夫策士以發其智

慮之所不及故也始堅以義從之士起於長沙北至南陽袁已  
數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稽停義師按軍律而誅之人  
大震服南陽民藉且數百萬兵強食卓而堅不遂獲之以治軍  
整卒命一偏將西趨武關以震三輔身扼成阜而定鞏洛迎天  
子而奉之伏順討逆以濟其志乃返棄去而袁術均以起而收  
於羈旅之中以為已濟遂以驕肆此堅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強  
天下畏之袁紹曹公相與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將皆擁據州郡  
衆合數萬然無敢先發以向卓者獨曹公與其偏將逼逐以敗  
此而堅獨以其兵起之合戰陽人大破其軍梟其銳將卓深震  
憚乃遣腹心詣堅和親令疏其子弟蒯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



向使堅陽合而陰圖之在吳宗親奇勝軍事者皆列蹤與烏使  
各得據土擁兵以大其勢徐四起而廢之則其取車易於反掌  
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誅車使之情懼遂殘污洛陽劫持  
天子西引入關以避其鋒而窮其毒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義  
動者其勢足以特立則何至於附人苟惟不能而有附必其德  
義足以爲天下之所歸往者然後從之袁術徒應藉世資以後  
天下其驕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堅已驅車而備復洛陽之殘  
以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勢之便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洛陽  
聽役於術爲之崎嶇轉戰以擄黃祖卒殞其身於襄漢之間無  
異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舉車而三失隨之則其去功業遠

評

三爲孫堅策其萬里幾符欲陽交軍車而陰圖之惡合  
兵攻卓者未必不以之攻堅也是又可慮

孫堅策權

南宮靖一宋

吳之爲國自據一方既無存漢之心又無吞魏之謀上不係於  
漢祚之存亡下無關於曹魏之強弱君子尚奚論焉然其割據  
則實自東漢之末孫堅舉兵於江東破張角誅區星勇爲剛果  
當時鮮及觀其尊溫殿卓不許和親汎掃陵寢平塞發掘可謂  
壯矣其後爲言不終受表術所使以擊劉表卒斃於矢下不死  
於勤王而死於助桀惜哉孫策以孱然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  
兼併江東如拾芥者師宿將狼狽失據關地千里其奇才也然



輕躁好殺卒頌其身孫權藉父兄之烈屈身忍辱任計尚奇蓋  
有勾踐之才焉當是時有張子布以爲腹心有陸遜諸君謹步  
騭以爲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爲爪牙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爲謀  
主其他如程普黃蓋甘寧凌統諸將皆江東虎臣爲孫氏之所  
厚待赤壁之役決志定策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若是乎奄  
有荆揚濟于南海傳梓數葉宜矣惜乎見業不明守節不堅今  
年臣于操明年降于魏今年受操之命領荊州明年受魏之封  
爲吳王不能計賊而其心於助賊不能仗義而其心爲不兼其  
得保一隅幸也

孫權

陳壽

孫權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據  
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置孫末年彌以盛甚  
至於說說殄行亂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  
後葉凌遲遂至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孫權

胡寅

三國分據雖志相吞滅然孫策之命權保有江東而已此并許  
洛西取巴蜀固非吳所能辦徐盛之言不亦泰乎夫有志於上  
猶止於中有志於中所成斯下必并許洛謀取巴蜀乃所以能  
保江東也若得吳越之衆三江之固施施然宴安朝夕而不爲  
遠圖則天限雖廣一葦可航耳魏使稱自尊大張昭責之吳主



屈已受罪徐盛耻之國有人焉使二三臣幸於無事敬待使客  
覘其嘲笑以爲憂喜豐儲衛爲賄賂惟恐失色則邪貞目擊矣  
之可圖魏知所以與之矣

評 孫權原無遠志得二三臣以保江東足矣

孫權

權藉父兄餘烈而得諸英俊之輔故能摧破勦敵成鼎峙之業  
然其見義不明弟能繼述父兄之志盡心漢室輔昭烈討賊以  
取中原興復向光之業豈不爲忠諸侯乎乃苟且自圖其心臣  
於曹氏以保江東不思名義之爲重此文公先生所以謂其具  
漢賊也與

評 權肯助劉老瞞未必能得志惜哉

孫權 援刀研案

蔡茂春

彼漢史曾操治水軍八十萬聚會獵於吳吳人震响失色長史  
張昭等勸迎降周瑜不可謀拒之權乃拔刀斫案誓諸將無得  
復言迎操用是拒操大破之嗚呼天下之事愚於志之不立而  
畏敵之過也志立則氣奮氣奮則事可舉而天下之桀然突然  
者始不能爲吾掩蓋疑叛謀事之忌也好謀而成兵之善也審  
機操策則樹荃而立功懦弱無斷則戮身而隕國况敵方壓境  
爲危急存亡之秋乎凡闕破滅非盡兵不利戰不善病在無斷  
無斷則玩賊玩賊則失機破滅之道也故非大智不得而謀非



大勇不得而斷漢自帝獻不君王綱解紐梁園之真再好其音  
千里之草蔓延天下於時豪傑並起操以奸雄之實穿窬之智  
兼手其間挾天子令諸侯委涎漢虎視中原隱然有改王改  
步之意更夷群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當是時其所為敵者蜀  
與吳也吳居江東藉父兄屢世之資而謀臣將士可與曹抗蜀  
勢不逮吳而其起事則正以王室之胄扶大義於天下天下豈  
易以從而操心憚之故操之不敢假然稱帝者以有蜀在也其  
所以不敢遽剪手蜀者以吳為之黨也滅大則可以得志於蜀  
蜀亡則人不敢復立漢幟而遂可馳騁乎天下以操之本意也  
國吳所以圖蜀而天之存亡亦蜀之所與同相禍也吳人於其

操兵東下至震响失色則其氣已為老瞞先聲所奪至謂地無  
共長江之險蒙昭建迎降之議測失計甚矣嗚呼操何人也而  
可迎之手夫孫氏與曹同舉事於靈獻之際蓋兄弟之國也非  
素相比面者不能出死破敵而遂臣服之可乎是耻其先人矣  
當其時集吳之兵雖空國而戰可也即不幸不勝一敗塗地猶  
當卧薪嘗膽知會稽之樓可也顧乃計不出此而遂迎之可乎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牛以迎雖若可為者然鄭非有關於  
天下鄭亡則必有封鄭者出而周室固存也吳非鄭比吳亡則  
天下折而入於操而漢亡矣此天下一大機也幸而瑜言之權  
聰之與備合兵併力操操未登一火操兵失利使疆土不藉於



許浴三吳不臣於魏人二喬不歸於銅雀禹分之業割天下之  
半而王之皆研案定之也氣奮而志斷謀決而事定權其幻變  
者乎三軍之士敢二心乎不然人情洶洶辭疑滿腹黃蓋無燒  
走之謀昭烈虛契口之望操兵一入則江東為俘矣噫權亦幸  
賴有此也不然寧江東之象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  
不如我將如討逆之所料矣雖然此姑就權論之耳而以君子  
之道律之則未也分吳大於君臣事矣大於忠義權之土地甲  
兵皆漢有也使權有天下之大智則當糾李義旅掃除奸孽肅  
清王室樹穀振乾亨齊袒晉文之業可也奮其勇為卯金先復  
舊物噬炎光於既熅旋帝脉於如綫俾光武明堂之化復見於  
時而身為漢元勳則名震萬古上繪象麒麟之中使人稱再興  
功臣豈不毅然丈夫哉顧不為此而為彼是以賊攻賊也春秋  
之義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悲夫權之不知此反歎老賊之  
欲廢漢自立而不自知欲慕漢者不滅於老賊也盜有竊主人  
之物者而攻其僕僕亦因竊主人之物而又歸於人曰其失盜  
行不善權之事何以異此

魯滌

秦少游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主悔之歸咎  
於肅天以肅之讒忍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吳主  
雖不欲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之策善夫何則是時曹



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殺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曰  
布皆爲擒滅其能合從兵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玄德耳此所  
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  
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權不借  
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  
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  
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  
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  
陵先主曰吳大軍必以人爲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  
在公安吳爲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過於天王名以罪誅之而

公催郭汜糾公堂更猶能爲之裁讎何則車馬兒逆亦一時之  
妄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  
之復曹公以百萬之衆沿江而下非其雄畧則周瑜水軍豈能  
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  
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尤之則爲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  
則可以合從并力而圻曹公肅之爲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瑜  
嘗欲徙先主置吳盛兵營官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又大不  
可也先主嘗見其度內生慨然流涕嘆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  
曹公與之出則同與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  
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

地彼知先生得荆州監軍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遷取也由是言之借荆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矣

評 荆州之借吳晉吳良策肅何短哉

魯肅

唐子西宋

漢時荆州之地為郡者七劉表之歿南陽入于中原而荆州獨有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殺之其後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有武陵長沙桂陽零陵之地曹仁既退關羽周瑜處南郡而備領荆州牧居公安則大和之地備已悉據之夫其所以云借者猶韓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平魯肅之議正合良平躡足之機而周瑜獨以為魯肅勝之家

果不可與料敵哉

評 似借非借魯肅為定論

陸遜陸抗

陳壽

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繼而克之固不知志乎既奇遜之謀畧又嘆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忘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良亮輩幹戚有父風奕世載美且禮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諸葛恪

蘇轍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之合京當廢之後雇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尤知用兵之害

羅均輪權酷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寧  
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霍光故也  
蜀先主知嗣子之闇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  
孔明又應李嚴楊表援蔣琬費禕而授之政  
雖後主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  
及之患適於魏吳連其天文帝方其任屬官將抗衝中原  
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已畧盡  
善諸葛之勳得赦宥而付以後事恪秉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抑於外  
既歸而不能自克  
特復難志於際交恪既以之喪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  
綿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  
夫以進取之資用遠取之臣以微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而亦屬之於斯人其勢必至吾先

新刊陳府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奉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宣帝司馬懿

唐太宗

夫天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與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業以爲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蔑遠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竟之以天授之姿應期佐命文以橫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已求 看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 融潛翼息厲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映矜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



羅均輪權酷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寧  
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霍光故也  
蜀先主知嗣子之闇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  
孔明又應李嚴楊表援蔣琬費禕而授之政  
雖後主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  
及之患適於魏吳連其天文帝方其任屬官將抗衝中原  
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已畧盡  
善諸葛之勳得赦宥而付以後事恪秉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抑於外  
既歸而不能自克  
特復難志於際交恪既以之喪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  
綿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  
夫以進取之資用遠取之臣以微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而亦屬之於斯人其勢必至吾先

新刊陳府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奉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宣帝司馬懿

唐太宗

夫天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與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業以爲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蔑遠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竟之以天授之姿應期佐命文以橫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已求 看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 融潛翼息厲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映矜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



盈旬自以兵勳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  
柳其甲兵本紅

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枝節當門維國頓足

請戰千里許欲

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

侔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及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貴而未  
戰先疑虛而猶道良將之道夫在茲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

昌同蕭何之表崇奉甚隆尤之寄信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

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  
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

寧若此乎蓋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

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

笑奸回以定秦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百日聞於

天下可不謂賢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鈴掛

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

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

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况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

魏梓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賢位猶阻非可以

智航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景帝文帝 司馬師司馬昭

顏師古序

世宗以馭畧劍峯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迹空稱剪商之志  
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劍銷泉浮淮靜亂相宮齊德政



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待志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聲之徒於焉北固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為帝之主不亦難乎

司馬昭

尹起莘

曹髦之殞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夫倡逆者賈充抽戈者成濟今但歸罪於昭畧不他及何哉趙雲親來桃園之難而春秋正色書庸况昭又豫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矣以王禮夷濟三族天下豈可以又欺乎王經始諫其主終羅其禍死得其所宜乎經目以全節予之也

武帝司馬炎

唐太宗

武皇帝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總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欲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晉心承權劉毅聚指以所宜見容稽紹許藥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畧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策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四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德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積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親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未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



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施於升平行先逆於禍亂是猶將  
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以尋路所趨愈遠所  
尚轉瞬南北倍差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集易  
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買充兇豎懷姦志以擁權揚駭  
豺狼苞禍心以專輻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  
蹙連兵競賊其本棟梁回忠而起鴛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  
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及居文身之俗神州  
赤縣翻成被髮之風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  
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耳知子者賢父知臣  
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  
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開其端而世祖欲有勳之  
姦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可陳  
而不陳今擾亂區夏重當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  
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  
孝之大况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  
重功畏小忿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此乎雖則善始於初而  
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司馬炎

孔穎達

武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承魏氏奢侈刻獎之後百姓思古之  
遺風乃厲以恭儉有司嘗奏御牛青縹鞞斷詔以青麻代之平

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於政術耽於游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大臣不得專任委章帝廢請謁行矣既而衰疾彌留楊后輟爲詔以楊駿輔政中朝之亂實始於斯

晉武帝 司馬炎

顧充明

司馬懿之仕魏也謀無再計氣作溫涼嗣視大言手秉魁柄加以子如狼孫如虎梁楮曹典垂涎三世借其要路以逞廢立之謀碑書有金而美遂享皇極焉即位之初矯仁儉而刺青麻火雖頭而焚錦繡得君子作法於涼之意而命師建業孫氏本土變呻爲誑仁風遐揚至有天下無窮人之謗當三國于戈爛熳之餘而能通前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蓋亦有明主之風也

蔡孫浩之座方設而包虎之氣迷形幸天下之旣一而無割如之俗恣羊車之極樂而隳三楊之尊親賢遠出海隅官錢盡入私室迹其施爲特漢之桓靈耳是時竹林曠達之賢皆傲視萬物一無用情兼禮法如土梗視義理爲桎梏而風俗日淪於空虛助教之地其取爲夫策者雜夷之種茹血食崖本非人品當剖巢燻穴養爲之所顧乃處之以內地而江統郭欽之諫不行是種荆棘於良田養狼虎於菴室而士其血人於牙也是以日食三朝天垂大異災變神至吏不絕書聞創大業而未得經國遠猷不惟杜稷大計吾已知治止及身而亂可立待夫

司馬子

楷達良



安平風度宏邁器宇高雅內私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楚祖則  
枕尸泣慟陳晉誥國則拜辭隋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  
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肩壽清徽至範為晉宗英子孫遵業世  
為其慶有以也夫

司馬子

方孝孺

曹氏以智力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其失故不  
獻父子坐席未煖而司馬懿已屬其旁而欲擄取之臨終涕泣  
託以幼孤少不留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幽人然公卿大  
夫迎合將順莫以為非程晉既久至於弑君以為常耳而不復  
怪蓋察中國而從之夫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服故悲

痛不忍與其謀子姓為天子而身為王公可謂真蹟夫獨憐  
若不忍居者身處於晉借頌為晉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姦佞  
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為善辭之禪無以過而乎楊泰懷其  
德若立有所求而然我善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  
國可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  
為所變者三人司馬氏之子武氏之倭緒朱溫之兄全昱皆能  
知篡逆之非唯彼緒辭位避去不受罷被為最賢乎固非全昱  
可及也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故辭益感  
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乎知忠而不知還棄之方也使  
乎為家而忠謂之魏貞士可也魏士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



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異夫猶欲自托為魏臣其不  
習豈不其哉雖然乎當廢試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豈能  
如子師昭雖是終不敢奉魏而自立也然則師烏可少而斯道  
烏可忽哉

評

司馬之有孚亦最衆中之有孤鳳也不可過於責格史  
云雖見尊寵常自憂危則其心事可諒矣

羊祜杜預

褚遂良

秦始之際人誓王祝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蘇  
有黔夫無人分其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井之勢桑枝不  
竟成潤空懸善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橋知砥礪快同  
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躬耒蕩蕩乎其方風靡者也杜預不  
有生知用之則習操長策而攻取垂儒風而轉賊孔門稱四則  
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倏與夫三年之喪云無  
貴賤輕織奉於左此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徇以  
苟合不求其正以勞之元良為諸侯之廢子禮弓習於變禮  
者也杜預其有焉

羊祜杜預

峽山記

歐陽脩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  
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魯吳吳  
以兵革事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

晉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滿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又於叔子忠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顧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者也然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善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與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焉

羊枯陸抗

唐子西

羊陸交和或以為枯抗失臣節而譏之曰抗仁善節者國家之事此輩出奇克敵者將帥之職羊陸以將帥之職而修國家之事此論者所以譏其失節也竊謂不然兵國多術夫有以力相傾者有以智相傾者有以德相傾者秦漢以來惟知詐力一有為德則是非為之紛然而不知所謂以德相傾者是以出奇而已矣何名為失節哉然晉陽秋以為羊陸推僑札之好茲又過矣兵家說道何僑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貴何則非吳鄧之使為教僑札之分處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與非所以稱羊陸之美也

評 保境息民羊陸之見自是無譏矣



山濤

史臣

若夫居官以繁其務欲以惑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史曹湮戚西園有三公之錢藉田有一州之任會餐方駕寺署斯滿時接三代世歷凡王拜謝秘庭此馬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鑄則群情自初迴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矧前夫黷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落事者豈斯之謂矣若處子家之前代何足笑也

傅玄傳感傳概

褚遂良

武帝嘗親四方平章百姓未嘗啓沃任切爭臣傅玄體強直之有懷匪躬之操抗詞正色補闕弼違諤諍常朝不奉其職者夫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責厥歛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奏為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音弦良有以也長虛風格凝峻鼎陳志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傅概名父之子阜樹風猷崎嶇危亂之間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操位可謂有遺存焉

王澤王澤唐彬

顏師古

孫氏與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春有水鄉抗斷上國二王偏富戎旅受律迺征澤野嚴捷橫江濤亦克清建鄴于時討吳



之復將帥雖多定其之功此焉爲最同使弘范父之不伐秦陽  
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賜將士豈非懋勛德善始善終者與  
此而不存彼焉在務或於功負氣或恃勢驕陵蔑持而其成茲  
貝錦遂乃喧囂宸度教誨委倫既爲成於功臣亦致說於清論  
豈不惜哉王濟遂騎父之榻心乖爭子之明萊高才雖多亦美  
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爲疾遲晉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  
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鄭表李胤盧欽華表

褚遂良唐

晉氏中朝成累世之官世之兼并之業衣冠斯盛美彥如林此數  
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榭亦必尚名居保傳自非一時之秀亦曷  
能至于斯惜其秦統於以調道之履獨善於善濟之日良而讓讓  
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絲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宜伯嚭恭  
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爲其備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業不亦宜  
哉石鑿以公亮升臨漢以明寤顯傷於危亂不堪其名威寒見  
松柏之後凋斯人之謂矣

劉毅和僑任愷

孔穎達

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吾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况乎志士  
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  
投光撫劍馳書并闕敗車相踐而諫主不易識臣貴難創教一  
進貴容任和兩遭膚受詳視餘烈亦各其心焉



劉頌李重

顏師古

子稚束髮登朝竭誠未嘗出陳封建深中機且辨評刑名該覆政體雖文敷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春言東國顧卽頭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將命舉朝戰慄苟避菑醜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道直何以尚甚至於緣其私謀不平劉友異夫曾而知善果不避雖者與李重言固華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惟事重而益亮亮可視及鏡志銓衡苦心隱述瀟冲期之議合豈虛也哉

曲志庾純

史臣

齊獻王以明德彥親經邦論道又爲廉潔致叙要及倫武帝納奸諂之邪謀懷終始之遠慮遂乃君及青土作傲東藩遠遊驚嘆朝野失望曲志等厥膺教義方軌儒門兼秉國璫懷德體國故能抗言鳳閣忤犯龍鱗身雖暫屈道亦弘美庾氏世執清德見稱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南未遂依和而終因譖飽投鼠忘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爲之盜子玄假與接善將非盜乎

關續向雄段灼

褚遂良

賊黨之廢也天下稱其亮然皆思亂政之參夷暨淫婁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垂情而吞聲關續伯官既微於侍卽位不登於執政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詠與棺以



趙兼鑾察言觀行豈非忠直杜平傾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節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纒布秦事彭王弗之尚也

衛瑾張華

孔淑達

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壽喪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瑾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王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適乎險輟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節爲期而不辭平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劍那家於陸不亦傷哉

張華

尹起華

張華博物洽聞爲晉名人賈氏以其雅有善譽爲教所依使之輔政爲賈氏之計得夫華於此時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后雖曰數年之間朝野安靜然大本不立昧於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意多矣豈能自免惜哉

賈充

史臣

賈充以誦詔誣賈刀筆當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親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尤任素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淺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歟將及夫建平貽厥乃乞馬之徒



嗣惡稔之餘基繼姦邪之凶德熾茲昔婦索彼惟家進及誅夷  
易云塞責者當空關則公閭實肆其勢與午分崩南風亦盡其  
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且然矣夫揚殿階綵龍幸違荷  
棟梁之任散之猶恐弗速駘奔淫侯庸可免乎

齊王

司馬攸

史臣

齊王以兩敵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百辟具瞻  
萬方德意既而地疑致通文雅見虜流易陳憂章之邪謀武皇  
深憂予之潛受遂乃禮罷垂於衣職從侯服於下藩未及戒途  
終於愜憲借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孽奉織衣之命膺負國  
之託光輔嗣君允建邦政來諸冥兆或廢典之有期徵之人事

糜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取力爭五胡之能說遂哉詩云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愆實有焉譏人罔極交亂其國其有嗚之謂也

惠帝

司馬攸

史臣

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遇宵人褒妣共淑審並興喪  
后與大戎俱運昔者丹朱不肖赧王逃責相彼凶德事關休咎  
方乎主梗以遂其情滯著之氣將闡淫蠹之音宰記乃彰強天  
用符稟隕豈適才俊彥猶形於前代增淫助虐獨擅於當今者  
與物號忠良於茲拔本人稱妖孽自以甄源長樂不祥承罪非  
命生靈板蕩杜搜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鑿共軫不有亂常則  
多庸暗豈明神後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





太子

史臣

愍懷挺岐嶽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來蘇之望及于繼明屢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動三朝或關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或奸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賊後軌苑囿之佚遊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克忍又懷危害之心外戚誦諛競進諛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搆釁大之譖遂行一人之探隱之聽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便克逾楚建歸其英國雖復禮備哀榮情切惻愴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阮籍嵇康劉伶畢卓阮咸

史臣

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道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遺其進也撫俗同塵不稱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和天真若乃一旦承源跡無爲之用分其筆業圖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覽鳴鑿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踏營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辨無窮兼彼榮華則俯軒騎位懷其道術則顧茂王公紙痔兼車鳴鳶吞鼠以茲自口於焉玩物殊異虛舟有同瓊霄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軼經禮之外華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堯壚之表光武舍于陵於滄浪之瀨嵇羣低舉用以優賢曠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空尊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銀

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嘆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  
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靴躑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威能符  
契情靈各敦終始倍相交於晚節或相慰而動駕史臣是以拾  
其遺事附于篇云

稽中散集叙

陳德文

康與山濤書不願為吏部即夫中散大夫非任耶危邦不入哲  
士炳幾無道而潛威風儉德危行墜言至人之遺矩惡評為直  
賢達之流威康能革風姿高標峻格究其所由立已殆難免於  
衰時矣矧淵墨文藻煥矣絕望牀薄祿而不藏履豈途而多遂  
假令無證呂安弗逆鍾會而青蠅不集負錦絕張有茲理乎是

故君子有明哲之智而後能用身有曲救之仁而後能澤物有  
負憑之勇而後能亡名嗚呼巢父長揖于野堯而子陵抗節于  
世祖有以也或曰康詆晉將以忠魏拒濤特以秉貞爾夫景元  
之間芳廢而髦頌絕死而儉亡當塗之為司馬事亦較然管幼  
安處若其鴻孫公和棲如蒼鳳人固難以羈束誰復得而繳網  
哉惡垢而立葉塵去濕而居污下才多識寡不免何疑雖然峻  
潔絕俗之懷清醇大雅之器太上三次永存琬琰之音東市七  
絃未絕軫徽之奏展其刻集尚可羹墻王祥何曾一時名勝宗  
陪歷任萬古恆其康也視之殆大鵬羞尺鷃黃鸝悲腐鼠也夫  
評 出處間為之及履嘆息茲重其器而賞其音王何信非



所及也

結康文集序

黃省曾 明

嵇子叔夜生焉無展擬倪缺之天逸而游於機象之手抱卷州  
 之容飾而邁夫爵網之朝龍章孔姿意氣薄日月之表瑠言瑤  
 撰思雪邁區合之涯數實案開神樓皇古以塗匠每歎故澤和  
 於爰綺以都井喧鄙故緘宅於山陽以產務不足綜故尋燧乎  
 九鼎以俗子不足侶故開襟於七賢耻對組之競馳故表傳乎  
 高士卑天位之竊履故托箴乎太師嗟厥王度至無覆華綴於  
 伏軒之署而調管齋乘綠車於堯虞之廷而覽鳳凰者也觀其  
 清辭若曰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穆然以無為為

業坦爾以天下為公饗萬國如素士服縞裘若布衣故君臣相  
 忘於上蒸民家是於下是懼百姓之從已割天下以自私自富  
 脊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可謂曲盡南面宰府之方矣嗚呼  
 烏圖之感昔緬想於宣尼研爛之歌嘗緜哀於甯戚浮源莫逐  
 良非一朝叔夜志既高獨而後遭魏晉好雄霸宇對應盈途無  
 怪其潔躬於紫室而遠害於青冥也惜哉非薄湯武中馬昭之  
 禍心故髮偃銀致鍾會之貝諧由是無罪無辜殲此哲士雖請  
 師救贖三千子矜痛惜士紳接於海內而廣陵妙響終絕於東  
 市矣恣哉相國垂惡無窮嗚呼此蓬蒿之間固非神鵬之可集  
 污常之漬夫豈大觀之所旋徙必重霄避宜瀛嶠戶農所以席



海而不返老萊所以投畚而不顧也無道則隱深訓未嘗危行  
言遜時機罔覺性烈才雋登戒弗思意遠功疎秀規莫省學炳  
名光貞迹不遠相報救夜不能究其危矣甄生抱遺文於駒谷珍覽  
歷厭結遐悲於異代嘆息彌深故每三復其糟粕詩長託論播  
興危峻文擅理輝緯纏綿齊片言小屬無非素衷玄致與腸之  
所存也苟欲攷竹林之秀矩察柳河之清蹈者不有斯述何以  
披邇故乃校次瑤篇彙為十卷刻之齋中俾高士芳規得流輝  
於來嗣耳

評 一篇晉語

阮籍集序

陳德文

世恒言阮嗣宗度魏晉之交身仕亂國而不懼禍固志存刺議

而文多隱避挹經綸之技懷康濟之能一不見試以死曰嗟乎  
籍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明哲而遠害也方司馬氏之替  
魏也上陵下夷逆騁變作功材巧慧靡靡食於傾危復又豪資  
炳神蓋于繒纒藉白眼睨俗非苟祿之子雲孤囁離群耻獻言  
之咎未辭晉之醉緘默以自容步兵之除矜肆而其寂寞其畧  
遺札法若取說於當時稽其詞命玄幽寔不撓乎物論惡如師  
昭且優與而保持之矣吾往讀嗣宗諸文辭率激烈慷慨其心  
憤故其行危其道中故其言遠是以疾之者雖如仇而聞之者  
無以罪其子之明夷南容之免患無亦嗣宗之儔擬非耶昔之  
君子蓋有遇匪其時而不免于說難用違其義而徒殞于結纆



豈其制行與道顧反在嗣宗下哉抑嗣宗見定而智助機微而迹遜其愚蓋不可及也已彼絕交之書竟于賈勳廣機之疏適以一身則夫縱酒酣昏遺落世事知非嗣宗之得已也今覽于味懷八十一篇語雅義密曲高和寡我駕于東陵衡言于西晉怒竟楚寢以結首陽惻怛鬱沈和平婉順庶免哀而不傷者百世之下信難必信測也計猶不死必不勸進晉王必耻仕司馬氏乃管幼安王備元其甚後為者乎

皇甫謐撰虞東晉王接

史記

皇甫謐素癡由員嗣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為榮貧賤不以為恥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人者歟洎乎黨終

立論薄嗟昭儉既成奉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華虞東晉等並詳前載籍多識舊章茲諫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文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蒞政秩宗參定裡郊之禮虞既尸於從理皆乃年位不克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天枉未申讓足嗟夫

楊駁

尹起莘

在易鼎之九四鼎折足履公餗其形渥凶夫九四為大臣任天下事宜廣求賢知協力共理猶懼弗勝乃下應初爻陰柔小人宜其不勝任而敗事猶然綴汗凶也聖人既著其象於象於繫辭復申以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力少任重鮮不及矣之語然後



知居大臣之位者所任若是其重不可用非其人而敗乃公事也揚駿以斗筭下愚之才當柱石難勝之任居之不疑是時尊后窺伺於內諸王窺伺於外君德昏庸辟小繕結雖以上智居之猶慮不免觀王彰辭辟之語所謂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正犯覆餗之戒駿之所為若果欲不士難矣聖人象鼎豐蔀之意豈欺我哉

江統孫楚

史臣

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其冠徒攻之論實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乘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效於梓輿也建惡懷廢徒昌宗拜辭所謂金輕鴻毛義實難守

獻位隆端右錫誠獻登懷遺忍榮利生倫天爵雖出處美途俱難兄弟夫係楚休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愧色覽其遺皓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留村誕傲茂苞余姿遠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蓋自中矣統綽棧華秀終各顯中興可謂無奉爾祖統竟淪迹下邑靈觀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卻不倡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夏侯湛潘岳潘尼

史臣

孝君接尉春華時標鳳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弟首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恩緒靈壽詞鋒景然前史儒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



化之幽顯濟者永辭貴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嶽逐山而育  
岳澤如江濯美鋪而增絢潏空蒙以通校爲二賢之亞匹矣然  
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責幾於積禍之謂乾沒不違之門斯才也  
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與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  
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者論究人道之綱裁爲懲乘與之  
鑑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

懷帝愍帝

昔炎暉私眷英雄多假於宗室金德翰華麟浦共推於懷愍癸  
陽寂寥兵車廢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廟苟存其主  
嗚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當觀廢跡  
用非天啟是以與稽齒劍可得而言焉于時五嶽三塗並皆淪  
寇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歷  
饑中斷嬰戈外絕兩京淪秋再駕徂戎周王殞首於驪峰衛公  
亡肝於淇上思爲一郡其可得乎

晉書論

于寶

其畧曰晉之亡也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有且之政  
多也夫基廣則難頽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  
之有天下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今晉之興也創基立本固異  
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卿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  
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

持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卻居正  
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慶言治道傳威每糾  
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礼法  
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頹其此之謂乎故觀阮藉之  
行而覺禮教崩弛之由秦康純一受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  
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節欽之謀而稽戎狄之有虞蓋  
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始傳威之末錢神之論而觀寵  
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難以中唐之君守美之主治之猶懼致  
亂况唐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式懷中承亂得位屬以強臣惡帝  
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後取

之矣

關非

顏師古

自永嘉流毒宇內橫流德祚靡依人神乏主于時或皇之亂惟  
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二閭鼎等也若社稷志在經綸乃契  
淵艱難扶持幼穉運得繼善承緒嗣友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  
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斃之餘其威夏未伸尋至傾覆昔  
宗周遭大戎而東彼有晉建續狄而西遷彼既雪屢依長此則  
禍難道及宜敗皇地非真主將繼久材謝輔臣何儋俎之殊途  
而成敗之異效者也

周處于丑周訪于魁

稽遠良





夫仁義宜有常昭之即君子昔之即小人周于隱以跡地之才  
負不羈之行比克蛟猛獸縱毒網罔終能克已勵精朝聞夕改  
輕生重義徇國忘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宜佩奮茲忠勇屢徵妖  
氛威畧寇於本朝庸厥善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國念  
不思難斯為隘矣終於憤志立不借哉周訪蓋無文武任在折  
衝戡定湘羅克清江漢維時孫丑子扶節旌旄西蜀仰其威風中  
興推為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字孟威臨迹履履狂辭偽主雖  
論事豈所哉何以加焉

王沉于凌 荀彧荀肅

史臣

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助靜既形悔吝斯及有孝之履殊北門

之情淵淵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著其功及殷不能諱其  
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殄居晉為帷中之  
士桐宮之謀邊澹武關之禍運騷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  
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足處舉動靜之際有機穰黎仁義之方求  
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棒槌孕本質緣因家乏主遂登顯秩擁北  
州之士馬偪東京之虞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關何  
隙替而不軌放肆徂虜遂播東輿遂使渾塗蕭然黎元塗地縱  
貪夫於蔽戶殺高士於無垂阻越石之內難逃世籠之外府惡  
稔毒連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甲凶纒度封之戮燬焉何補哉  
公負慈明之孫景倩文荑子隆隆室而高視齊逸軌而長務孝

敬足以承親周禮足以事主刊姬公之舊典采蕭相之道法然  
而援宋均以武極燭發圖而倡震盪嚴與者在陪替靡常稽人  
之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與謹踰里成謀勗之階獨又已  
甚焉

張軌

史

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王閔懸險全燕項固有苗飲窺策一技而  
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即而方叙世逢多難嬰五部以誰信將遇  
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  
之而立功士彥維之而延世遠志觀象說洪災之不流條理見  
泉知霸者之所在匪惟地勢抑亦有天道冥冥陵重華察忠現

武 竭誠隨無志本朝故能西遊 詭或東極巨涓涓繫業之理  
組賦絕域之瑰寶振權遠荒良由仗順之效矣

王戎王衍

史 臣

運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據於尸祿豈台格之任有  
異於常班者與濬冲善矣謙端表甫仰希方外登規履之顯列  
顧澄園而高視彼既愚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勞委實財  
衍則自保其身宣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大羊之倡鋒  
劍如雲夷甫區區焉依彼凶渠以求容貧類墻之殞猶有禮也

王 衍

胡 寅

王衍當東床幽展之時宜申明大義以收止之而喋無一辭及



爲三公所歷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規  
脫禍敗既不得免尚且飾高情爲遠論欲欺石勒爲勒直言所  
折遂無以對死於排牆之下當知墮之爲實而窟之爲虛也豈  
不深垂後世之戒歟

評 墮實爲歷新主平生

王衍三窟

張弘道

昔孟嘗君愛士喜名天下士蜂聚蜂集其間有欲長鹹歸來曰  
馮驩者爲鑿三窟一林券一復相一請先王祭器士嘗管是以受  
封于薛無纖芥思前史孟嘗後譚焉已而後世營私植黨之徒皆  
爭而相效也晉之王衍非所謂祖述老莊崇尚虛無迷之千世

故之外以爲高者耶彼其清言遠致鄙夷物理百欲逍遙于無  
何有之鄉食苟簡之田而立不貸之園無爲也亦無觀也私窟  
之管何爲乎吾聞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夷考衍所營弟曰  
身居內也弟澄遠敦居外也三公手捧台衡青州魯海之因荆  
州江漢之險與是而立無事則龍華屢屈足以爲安有事則虎  
負鷹揚無能爲難豈不亦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乎而孰知夫  
擇處清譚之自爲格削也孰知夫崇獎虛名之自爲羅落也孰  
知夫玩夷適寇之自爲陷阱坑坎也孰知夫出寶考察斯縶者  
已睥睨窺伺于遠邇欲加已于十仞之外而繫之也竊爲衍計  
雖不營窟可耳或移其窟爲宗社營爲中原營爲生靈營萬姓營

可耳衍不必自爲爲而有餘營夫蓋當其時五湖之孽已開而  
長安金湯秦關百二尚無恙也郡縣之兵難去而羽林批戟虎  
賁被堅尚不乏也使衍而惟郭欽江統之言乎則深溝曲壘訓  
武詰戎以聳居重之勢此龍蟠虎踞之營也而衍不之爲不然  
旁招兇且稜羅若穴當時豈無關鷄起髮慶翼飛升之侶堪爲  
共濟者乎則于城厥心尚亦有賴焉此鳳翥鸞翔之書象也而  
衍不之營不然朝而乾夕而惕應應焉勅法明章以補其罅漏  
而不示天下以可乘之隙倘所謂鷄棲焉而之使計哉而衍不  
之營不然身解重柄殉于負權以讓能者侶魚蝦而友麋鹿豈  
不亦鴻飛宜宜矣七人無翼乎而衍不之營不然堅守京師以

使外援有如相投授免尚或先之幸也不則背城借一固亡典  
亡不至贖焉爰止于誰之屋也而衍不之營奈何職典權要  
待瑋虛浮首鼠兩端罔所建白迨夫事勢窮迫至于奉越喪以  
東竄豈將遠託負海徐糾江漢效東郭遠環山之聞乎不邇上  
惕于鷹擊之感下迫于走狗之逐中恐不免于守株之待而姑  
爲虜鬼之計也者亡何輕騎一追身爲俘虜竟弗獲迷夫狼奔  
豕突初傾非所謂羅羅免過夫復之耶乃云少無宦情不預  
世事勸勤稱號規以自免意蓋欲有夷髮交雉離于權耳而藏  
頭險尾已無從逃聽者之折蓬使危墻夜排慘于輿慮之擗塞  
乘傷鼓手中朝縉紳死于綱罟竟不聞有負游動王之舉江漢

復寧之師吾不知向所嘗者謂何矣嗚呼以彼少壯登朝名蓋四海孰令才識不逮前人倘其戮力助勦恪守成法尚可支吾歲月即不能滌胡羯之腥穢氏老之魄以伸華夏之威亦何至我為魚肉人為刀俎投足于石龍之手而甘為高材疾足者所得耶竈乎竈乎何昔為榮階而今為禍府乎豈前之窟為生之門而後之窟為死之途乎經營于幾時而傾覆于一旦言安知窟者非鑿一窟以開禍孽乎異日者也則三窟者固狡兔所為善哉而吾臣所由運蒙也未幾二帝蒙塵駢首既戮而免死紙悲不勝悽愴矣未幾神州陸沉中原播蕩而狐鼠猿獺舉目蕭條矣未幾以牛代馬局促一隅而金馬銅駝矣為則棘矣又未

幾其奸賊尼采與舞罪首其狐社鼠盡為戎首矣吾不知向所營窟今安在哉嗟乎淵聰詔起勅曜鸞張誰實蹈之窟為胚也姚符虎手墓冢是據誰實遺之窟為窠也烏桓蠶起掘敗龍驤誰實醜之窟為胎也遠令封豕長蛇毒龍戾虎燒榻我陵覆庚劉我人民誰實召之窟為窟也且也浮崇黜陟庶葉垂章幽沉仁義易俗侈風至于禮廢樂盡朋友冠禽獸誰實致之窟為醜也嗟乎以彼其窟內不能保身而上以禍國家下以禍生民又以禍來世吾不知何利而營此也豈其少負盛名實則難刷兔絲燕麥徒有其稱乎查負卿當非其任矣悲夫三窟徒營一死不足辱之龜毛兔角悉為烏有寃也青州一窟竟成畔藪悲夫行

君爲平窟負行千成則雄飛歎則誰伏幸則孟嘗不幸則王衍  
其無足怪吾獨恨三公手握鈞衡不思爲國爲民而特以營私  
自便耳

評 借鬼爲醫深賞王衍幾無遺語

王導

史臣

飛龍御天故賓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展成之力軒轅聖人  
也仗師臣而撥亂商湯哲后也負萬祖而成業自茲以降罔不  
由之原夫典午盛蹶本於陸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  
其心四夷已乘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者玄石之圖  
非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思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

世美茂弘策名拔萃叶情文好義其材曾恃彼江湖已遠矣後  
之功用成其宜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惠大邑而狼顧謀遠矣  
指宸君而軍警寔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中謀藉爾不沙  
之寇乃誠其曰主垂悔以終全貞志度精國縶旋而不成觀其  
開謀謀之夜存乎滂鼎之巾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誰則世道  
多故而而規模弘遠矣比夫公滿曹滿漢不合爲家與望匡原萬  
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傷至若夷吾舉仁能相小國孔明踐  
我善嗣新邦撫事論情抑此之類也後罕三世終始一心稱爲  
仲父蓋其宜矣恬適匪死則曰度之贈乃謚乃陶登惠劉蒙之  
徵聖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此之謂也

王導

秦少將

秋秋事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為實其族牙非有也盾為正卿  
亡不越境及不討賊故被大而受之名也始疑之又讀晉史凡王  
導周觀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為不誣矣何則導誅其志傳述  
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誅王導導求收於隗隗中敵  
甚切而不與導違乎心術之及敦得志聞隗與導不悅遂見誅  
然見其表乃導弟曰吾雖字不交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導之  
死雖假手於隗豈導之意乎故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觀不  
亦宜乎以此觀之則導之舉兵可知矣蓋王人之事誰假手於  
穿窬者之志也不然則杜友之言為其不討穿乎傳以為志同

同信不誣矣豈

亦總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大史公曰

秋別嫌疑明是非定

諫蓋以此矣淮南厲王母坐趙事死厲

王以為辟陽侯力能

何之而不爭權推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

畏大臣異議李勣曰陛下家事無復問外人帝意遂定唐入

以為立武后有利也上由此觀之諫志不誣事非特春秋古今人

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辨祭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

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為多特其殺觀之事有

似盾而已

評 伯仁之死不惟人罪之導亦自知罪失

王導

黃震



王導在江左爲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顯勸抑導  
親不能從也王敦殺周顛不肯救也下敦不赴國難不能救也  
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太  
庾矩大半斃不能乘也爲陵活兩三月不止困不能禦也晉帝  
拜其妻曾氏不能辭也又陰拱立以擬王敦之威感而胸襟異  
謀謀敗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湯噉之古非素有謀約者敢  
爲此言敦已復深營加數尸汚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  
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  
舉此爲漏網逸臣無疑後以子孫貴爲事公不掩惡以欺萬世  
之江左夷吾曾氏與望亦差之矣

劉隗刀協勳若思周凱

史臣

夫太剛則折至柔益從以之爲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已則凶  
于乃柔誠以器乖容衆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  
約法之秋獻斷棺之議多亮剛慢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  
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踈致物情於解  
軀權臣忿怒借其名以誣言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恥  
於主主辱而箇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閉室理研曲伯仁  
疑正處使能約成以高材推道參豫購咨及京室濬管抗言無  
撓耳赴罪而全操蓋事君而畫師者與頭招時論在互相懸禮  
經有曰瑕不掩瑜未足誦其美也



郤詵革譚

史臣

維夫緝政整俗拔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侯明主而宜績武皇  
之世天下又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遺軻有懷於干祿仰託等並  
覬價州里哀然靡名對揚天問高步登喬求之前哲亦足稱矣  
今思行已徇義志為周其仁者必勇抑思之謂雖才行風華而  
待終秘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元帝明帝

司馬府司馬耶

史臣

維揚作寓思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挂誠將相以  
總戎庭樓卮萬討丘倍王室處宜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  
權外假鎡鑿內與彼有順流之師此無鬪養之援商逢九亂堯  
止八音明皇者國屬在茲日進龍韜於掌極起大旆於江靡寧  
其餘燼有若秋原去纒纒而賤戎場斬鯨鯢而拜國關鎮削威  
權州分江漢獲軍不踐貶厥益謀其後七十餘年終是放道之  
害或曰興亡在運非止上流豈獨制不殊而弘之者吳也

元帝

胡寅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白水洞寶石有圖有石馬七及犍  
牛之象謹按自司馬懿封荊晉傳至惠帝適及七代此石馬  
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譌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為小  
吏牛其姓與夏侯姬通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姓牛而  
且續晉宗雖曰帝貴可榮而偽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君臣



何以安之不韋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右徵請若不憑依置茶安能擊厲人心全而制初雖易絕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雖中興晉室垂祚百年諒有夷之然月姓司馬不者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爲普也或曰五馬渡江一馬化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固月姓之識也

元帝

顧充

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卿即王初以懷帝之命出屏建泰適承帝之進位晉王石馬之後繼以熾牛爲白授天子若屬王之居燕王子之避戎長謂東晉以江沱杯水沃強虜車新中外皇皇一馬同涉幸而劉大運刀玄亮等老成未謝顧充先賢先帝先帝人

以爲廢眩耳目心管則所以生縛劉業以贖天子者固亦與也吾意其如漢人之不忘起首者之不忘視以洗碧而清洛之垢惜其化龍之後眞虛駕僞崇扇徒薄忱日漱歲僅僅自保迄不聞有勤王之舉而王與馬共天下致賊臣運子抗旌犯順初無慷慨謀國之誠故雖有連璧之士行擊楫之士雅寄命之茂弘枕戈之越石絕裾之太真高名之若思伯仁相與戮力王室投軀帝庭而沒齒不能歸後遭之咫尺豈非明斷不足不魯有中原之志與

陶侃

史臣

王行望非世族俗異詣華拔萃墩落之關比有髦俊之列起居

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遠則嚴城靜折釋位匡主則滄鼎再寧  
元規以威里之蕃把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空皇而  
動色望隆分陔理則宣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  
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倍斯言之信於是有

徵

陶侃

劉曰字明

具幹事之才者不擇事而效懷剖物之智者不擇物而施故善  
觀人者恒即小而知其大觀忽而料其成也陶侃都督荆襄當  
其造紐也竹頭木屑是皆令箠中而掌之夫竹頭木屑小物也非人  
情之所其意者彼豈類之而竟不積乎無用是謂經理之微者

而傾囊之周悉胸中智巧藥可見矣苟小者之不能任焉是以  
旅天下之大事總畧無務又胡能勉於其大而不渝於迂踈者  
哉此其坐鎮八州功安典午識者謂其賢於清談廢事之王謝  
非虛語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雲夢之野莊子知其可以  
為令尹子發擊劇而勞供齊楚國知其可以為其主此皆形于  
小德而通于大理也然則人之才誠知畧一行一事一話一言  
緊有可鏡見者矣必臨事而後知也哉

評 觀人於其所忽信然

陶侃

王世貞明

自陶士行歿而梅陶與人書謂陶公機神瑩鑒似想武惠屢動

勞似孔明而慕史者畧節其善而稱之遂以爲江左之巨擘吾  
以爲士行知爲名鎮將而已殆不知有晉也當處仲之作逆也  
上行雖失賊居廣州然所部不乏軍食自有嶺海之固坐視其  
先後之兵起而進不聞一言以相阻退不聞一王耳卓之盟以  
荷其後假如處仲遂得毒始與當爲司馬卒而士行不亦爲孔  
光王舜乎蘇峻之難京師已夫矣夫當痛哭而勤王以死誓討  
賊可也而乃以不預命爲恨其花溫平南曰吾疆場外將不  
敢越局上行佩何奇也而稱越局越何時也而尚恨命之不  
預哉兵既廢而後追之還命者餘而不肯買太真至動義也  
迴指之說然後地強以追竟佳而成功耳假令太真款部氏

伏峻亦遂得志而勸進之愛亦可自荊州發乎亦遂可爲峻之  
孔光王舜乎或若劉石之分王乎吾不知其所自處也史稱其  
有異志以愛折畢祥而止又稱其壞瑤珍異畜於天府盡誣  
哉凡士行之所爲治治乎其所自有之地而已其有功於晉者  
僅居一焉而又不統唐之李臨淮亦類之臨淮之功大矣士行  
而不能終其勸王忠嗣之行賂與激史思明之叛豈可以爲其  
所以不終矣吾嘗謂是二小者稱名將可也稱賢臣不可也

評 士行一失於不阻王敦二失於不討蘇峻此所以來君  
子之議揆之李臨淮功雖不及臨淮而逆節亦不如臨  
淮之著錄其初心則亦無所避矣



劉玄

史臣

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彊宇列為九州輔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育宣風修運率之儀成騰闕外總頒條之務禮遵區中委稱其才耳業以之流詠厥非其德輝扇以是與嗟中朝淑世要荒外阻分符建節並系天綱和李以同里士之情申鷹縮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祖刑亟獻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竊擬孔辜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翰棧於播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與易三石貞固足以幹事於往征困見之矣

嵇紹

丁奉

中說以虜受見誅王儀以植且獲虎首可謂死非其罪也傳元耻臣晉室延祖耳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赴之途即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三綱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袁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雖獲幾楊推言之未為馬論夫君天也可無乎子安既享其終危乃獨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紹生之殉身全節用此道也評 嵇紹之忠不殊於王袁之孝其夫子稱殷三仁之意乎

嵇紹論

郭子章

父子君臣之倫其重於域中也一也設不幸勢乖時殊不能兩



全爲人臣子惡能以己意軒輊之惟權義之得失分衆國之先後耳得在君臣失在父子則先國而後家得在父子失在君臣則先家而後國舜之殛鯀禹之誅浞又得在君臣也故禹受舜禪動死晉難而後世不議其忘父昭始誅王儻既誅諸葛誕失在君臣也故袁粲居教授視固辭侍中終身不向洛而坐而後世不議其警君愚獨怪夫伍員稱紹者見義不明而處之未盡善也楚子誅奢而晉昭誅執康刑滿於賢竟非其辜其君是爲得哉爲二子者出奔於吳終不臣楚優游竹林靖居私門如是而已乃自不勝報復之念與於楚之師入郢鞭平倒行逆施孝則孝矣如吾君何紹應秘書之召與北征之人役周旋蕩陰血戰

御衣也則忠矣如吾親何予以爲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而平於紹不責之僭焉自康被法後紹社門二十年矣乃因止壽之薦咨以出處潯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于父子之恩無所解於其心何消何息嗚呼以此誤紹吾人清談害理傷教此亦其一也孫興謂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而志能決紹出處和或曰紹以才名不出帷幄及是則然矣綱領之亂秦已廢黜竟爲庶人則亦可以全身以明孝皇與蒙厚施請得爵飛甍雨集舍卒殲龜何紹德貴之深而肅康之愛也潯公則於子思曰爲君君友服古鑿子思曰志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友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

諸賤退人若將陞諸淵母為戎首不亦善乎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寇仇何服之有晉於禘氏蓋不刳隊之淵而土芥之矣即便息蓋處此第不為戎首以存君臣之分耳服之不可忍從而臣之又從而死之乎故紹之處晉本若王褒為觀之為得也袁詵之不仕得思並之遺意以成其義也此義明則後之為人子者知人臣無雙主之義不可逆怒於國君為人主者知孝子有不臣父之心不可濫刑於賢人

評 紹可無黨陰之忠而世不可無王吉之孝且據伍員為規二事為論絕效

劉琨祖述

史臣

劉琨詩吟本無異操飛縷遺誦之吟借着佳倫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但欲散殺周舍聞鷄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義無御為貪亂者夫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遁縈居處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絳絲敗色斷池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厲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成能百致三鉉成名 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作貴方起戎心越百區區獨禦鯨鯢之鏡惟心異類竟終幽圓痛欃士稚叶迹中興社復九州之半而彗星告彙立嚴徒招捕

矣



祖述

服降之計河西也晉武從勇士之請選武庫之器給三年之食  
然後遣之卒之叛虜掠自涼州蕩平今中原淪陷非河西一隅  
之比聰躍躑躅非樹機能之儔而王薄石勒軍又充斥天下逃  
之北伐即祁乃不出一軍一旅不給鎧仗總與之千人應嗚呼  
將使祖生徒手以搗賊乎吾推元之心以為吾人則此左輔  
則東南半壁天下欲亦儼然黃屋左纛矣而一旦懷愆從北轅  
而還踐天子之位呼置我于何地而吾亦何以有辭於天下而  
一時士雅之言不啻如水投石而推柳之至此耳其壽壽以死  
宜也大抵晉元之事也宋高祖相賞金人之至早于五胡尤烈而

武穆之功可以唾手燕雲較之士雅殆相若焉而十二金牌之  
名獲罪猶甚蓋武穆之于高宗猶士雅之于晉元徒足以閉其  
若刺之心而懷愆徵欽之有二君又不幸中之大不幸適所以  
滋其忌而速其死故士雅武穆可為萬世人臣懷忠者勸也而晉  
元宋高可為萬世人君不孝者戒

評 以晉元擬宋高以豫州擬武穆是大議論

溫嶠和蔡

史臣

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其性履  
純深寒荒邦族始則承顏饒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離親墮義  
申將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僕蘇千群探穴而忘死



竟能宜方王堂揚名赤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憂辱  
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兩泣若雲分天之誓  
皇輿旋軫卒復夷庚之國徵夫人之誠懇大盜幾後國乎遺徵  
儒雅系而有正勳德始安頗均連壁方回踵武突世公巨露免  
為師授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與愛子云七省遺文而輟泣  
殊有大表之風矣

聞鷄起舞

顧文成明

忠臣當國家播亂之秋而時形恢復之感是以君子深壯其志  
也夫英雄志在東勳烈士不忘殉首圖其素所冀復者而况胡  
馬亂華中原傾覆又豈容一日坐卧其厄哉顧天下之事非欺  
于無人而欺于無志耳故雖宴安之樂者昧匪海少之遠而百說  
情之獎者忘君父之大耻且仍踵其後塵則滔滔者其可底止  
而國家大事去矣有能仗忠義志懷復懷慷慨激烈之氣每登千  
歲觸聞見之際而天下之神氣亦賴以少振君子上下古今而  
想見其人未始不為之增浩歎夫劉祖聞鷄起舞詰論之大凡  
夫人之情有所懷也必感有所感也必興而其甚喜其哀亦有不  
觸于事物形聲之表者故猛士之思則大風也故宮之嘯竟黍  
離也洛陽之亂因杜鵑也此數君者雖其托物興懷類有悲樂  
而要之非無據者君祖劉之聞鷄何為也哉鷄一羽族也其鳴  
也孰不聞之述何以獨知其非思聲也且其物非若鸞鳳鳴采



然豈何與于天下治忽之候而必聞而起起而釋也噫鷄既鳴  
矣成昏后之規則安盡節與孝子之感彼在閨門平昔且然而  
况號為英雄者寧不動心于此耶且以晉事觀之羊車蓋露翠  
羽播遷而鳳凰入于鷄群矣后后頤政殺璋逐駿而乳鷄已可  
展矣劉淵馳逐于晉國石勒棲巢于上黨姚萇吁號于扶風危  
乎如一髮引于鈞而曹魏之不支矣辛固間蚊蠅之鳴荆棘起  
銅駝之嘆幽谷無遷喬之望衣冠家左在之煮此時此勢不啻  
如木斯蠹而潰其防如履將墮而撤其本也凡感時愛者莫不  
切齒拊心而矧少有大志如劉逸吾等是以俯仰山河顧瞻風  
景積憤填于胸臆怒髮响于冠簪其欲挽長江之水以洗國河

高洛之塵自有耿耿不磨者故公卧起于司州感鷄於中夜  
披衣而起四顧彷徨不覺喟然嘆曰傷心哉彼廢康庶矣  
鷄鳴集高枝矣燕雀處堂矣青蠅玷壁矣豺狼當道鷹隼高鳴  
此鷄之鳴果何為耶吾聞會稽得登氣之先而厲聲呼曰豈復  
有五夜王閨之唱乎豈復有逢憤鶴人之籌乎又豈復有鷄鳴  
大吹相聞四境之鴻乎考之天時既如此觀之物態又如彼此  
正吾臣子卦薪膏肓時也而卧榻之側豈容奸賊耶于是蹶躍  
起蹙噫何壯哉君子激昂之心每勃然銳然于群起之時而未  
始不靡然索然于晏安之日二君獨能抗枕戈之志而鼓舞于  
昏夜鐘伏在前五其舞之而星散于玉衡矣夫阿在匣吾其舞

之而光燭于牛墟矣于戈載揚吾且舞之而徘徊雲霧影動于山河矣必使這雉羽于沙漢楊赤羽于秦階而鶴鳴狗盜之雄一掃而靡之斯非二君起舜之心乎而亦孰非窮蹙之感乎噫吾樹檟諸臣之不皆祖劉也可後會身于牙籌吏御醉忘子曲梁倚臣枯籠于金天即官箴富子珊瑚所爲鶴鳴而起羣孽爲利者非乎舜也而繼山林藉也而從嵒山腹也而耽銀鍊翰也而思董蕪其又堆鷄自斷尾而悍爲鶻者失以至江左之吳吾空酒浪于新亭東山之安石猶憐情于決壑竊食鼠風食而不知鳴且舞焉彼越鷄又何言哉此理述之所以扼咽不語而爲是天鷄日出之鳴也吾且其志之忠氣之烈真可揭日月而

杜霸矣嗚呼向使首空諸臣而皆有此志則何神州不復而明馬之敢窺又使祖劉二君而克遂其志則又豈止于江左偏安也耶情也大江之楫誰可泣鬼神而蔽淵之命竟使悵悵而罷是果時耶命耶又豈獨二君之不幸也雖然萬古惟忠義不泯厥其成功則天故後世聞半夜之鷄者猶思盟劉琨之楫而楊祖生之鞭

評 感嘆時事抗慨激烈真可以起懦夫者

溫嶠

張 袞

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臣千古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爲



人論  
至稱一日奉劉琨之檄討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嗟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子若既以妾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隨乎康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未機初建統俾團魚百之幾起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當古乎或曰使元直不來江左則寧有後世之事奉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察晉人之事奉晉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固之有感耳若懷雀慕求必之心則亦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在背親無性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榮之

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仁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之奴比干不得不死皆棄其位而行也豈真太真之事奉爲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動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湯也夫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畏戒無聞於後觀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焉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評 太真稱至孝而絕裾一事誠有可疑宜不免君子之識也

陸機陸雲制

唐太宗



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賈陸雲爲荆衛之杞梓樾  
珪璋枚秀實馳蓋華於早年風聲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弘麗獨  
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詞逾映如朗月之懸先春意迴  
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  
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居牧馬高臨王劉百代文  
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不權吳煥文武英葉將相連華而  
繼以膺廟議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來位時之奉申能  
展用保舉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營  
嗣南辭翻樓火樹飛舞北逝卒委湯池速使穴碎體離先傾而  
鳳激浪之心未聘避賢倚鱗凌雲之志將騰光仄勁翻勃真翔

雖鳥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爲先  
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  
曰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  
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整利而生藏有殊  
者隱顯之勢垂也故曰衛美非所罕有常安竊奇擇居故能全  
性櫻梳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戒何知易而行  
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  
適運鍾方否進不能歸辱危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  
竭心庸主抱忠實而不諛諂綠蔭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  
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戒於前擊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德示

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蒙鍾秉葉謀降不祥殃及後昆  
是知西陵結其禍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哉

張定

張執之子

尹起莘

自胡羯交亂懷慙家塵未闕遂近有勤王之師獨張是遣兵入  
援至其長安不守諸軍避散惟涼州義衆守死不移今又遣將  
伐賊雖卒不能進然其重義之節則可為斯世勸也多矣

周訪

褚遂良

周訪器業文武任在折衝堪定湘隴克清江漢謀孫翼于仗節  
權極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為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

應詹年卓

史臣

應詹行恭律脩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其器謀屢陳出撫藩條則  
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宣作鎮捍城威及且舉及兇  
渠犯順志在勤王既而人撓其謀天奪其器豈不斷自取誅  
夷

劉超鍾雅

史臣

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管馬巨滑滔天幼君危迫乃時  
寇難契潤艱虜匪石為心寒松比標貞軌皆沒亮迹雙升豈高  
赫在難彌恭苟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庾亮

孔穎達

外戚之家連羅椒掖勇氏之族同氣蘭閣靡不振藉靈松階綠

險謂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嬖孽成其過古者左賢右戚  
用杜漏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漸覆之災是以厚墻瓊現罕升  
津要塗山在夏歷吳稷禹同驅奴氏居周不預無益等列聖人  
履遠殊有吉哉晉昭元規恭閉顧命然其善數革蕩吻縱波濤  
方駕縉紳是為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  
安國之長策孳孽見諫物議稱其本才尺垂訓帝念深於負  
主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情燻上宰謀黜負國而使却  
堅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桀亦何以異哉幸蒲香  
舟免淪服寤是康宗之大福非晉室之不綱明矣釋之恣兇懷  
鵠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郭璞高洪

史臣

景純馬志佛御洽園彙記在異書言而畢綜瞻往滯而成釋情源  
秀逸思業高奇藥又雅於西書張辭鋒於南夏為中興才學之  
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脩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揮策  
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窳於遐蒙而官微於世禮  
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倣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及大塊流  
形玄天賦命吉凶備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持稟  
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賴心委運何至啣刀被髮邊  
邊於幽穢之間哉晚杭直言無救王敦之逆務暫智免竟楚山  
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受從師老



而忘倦絀奇策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  
淨學而捐雜伎賤尺貨而貴分陰泝德棧真起榮華外全生之  
道其意最優乎







2025.01.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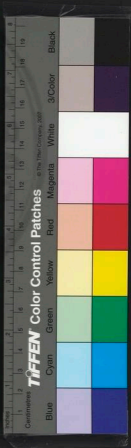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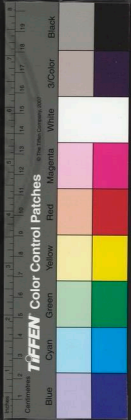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研究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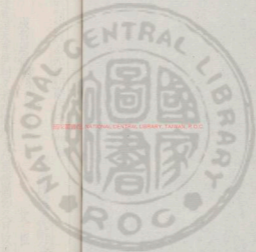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XTXN228.144754a.00000000.000000.0113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200-507 411



新刊陳簡公先生稱選古今人物論

華定陳繼備仲醇父選

成帝康帝

司馬衍司馬倫

史臣

肆虐滔天豈伊朝夕若帖詳刑不怨庶情猶仰又可以見逆順  
之機焉成帝因削劂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涓陽聲威服凶  
徒既縱神詔帖危京華無敵漢之資營壘類咸陽之火桀犬吠  
堯封狐嗣亂方諸后羿烏若斯之甚也反戡豈為不有昔文之  
師暨于苞桑且賴陶公之力古之候服不幸臣家天子宣游則  
避宮北面聞諸遺策用為恒範顯宗於王尊之門斂衣前拜豈  
魯公受王之卑乎帝亦克儉于躬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卞壹

史臣

卞壹東帶立朝以匡正為己任寒裳衛主誦忠義以成名遂使  
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惟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  
之謂夫

卞壹 廟碑

劉三吾 明

公諱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盼曰吁當晉軍主  
勿蘭危公為尚書令賊臣蘇峻兵歷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  
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為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欄又為所敗賊  
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墜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  
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慟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憾時

咸寧之咸亨三年二月也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諡  
以宋副裝望其勳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詞以  
大牢二子盼吁悉加贈諡自晉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士君子  
平居在朝無敢言日之忠則倉卒臨難必無敢死之志迹公在朝  
是知無不言其于茂弘元規曾無毫毛假借時導以疾弗朝私  
送却鑿兩見廷奏充為切直語及王謝清談等事至聲色俱厲  
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  
則夫賊峻小豎抗經犯順其容少緩天討之誅也耶兩戰而敗  
公之不幸也負劬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王辱國危  
臣于肝腦塗地之日故能業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忠二子



相繼以死妻乘之哭其夫子而不憾皆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  
謚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忠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  
不回者忠貞一念是也公履事三朝豐功偉績具在史載今按  
徵其大節劬諸貞石以壽不朽

王舒虞澤

史臣

李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  
者如厲鷄之逐鳥雀是以石磔戮厚叔向誅謝前史以為史談  
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客布為大俠之首郎奇或曰  
譽賈友之議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賊船而厚其所  
傅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敦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處之厲風  
規於當僻之日履澤顧兼翁貞心於危感之辰龍寔為出納之  
端製當非獻贊之術嗚父之對何其鄙與

桓妻

史臣

酌風涪編醇源浸馮遺道德于情性顯忠信于名教自陽高節  
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冒慙於往來季  
路絕靈遊矣於前志况父霜雪於秋威晦風雨於將晨嘗覽政  
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  
遵周度之清塵遵許郭之返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福易  
楊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於基構  
逃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逸遷於內輔豁陵厲于上游秀坦西陽

之務外有杆城之用裡無未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筭而溫  
為亢極之有夕遂寤霜之素是知敬仲之美不怠檀臺之亂寧  
俞之忠無救奕棋之禍予文之不血食悲夫

殷浩

胡寅

虛偽之人惡人知其性今深源累辭微辭以養聲譽謝尚王深  
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釣深源隱而崇養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  
矯情遂引以退為進者也惟庾翼知之辟為軍司而邊書曰  
王夷甫正名非其實長華鏡君子遇命寧可如此此深中浩之  
匪矣浩是以不出度翼何克既卒浩名愈重於是積疑辭之其  
言愈高而無譏刺之者司馬昱勸論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子

子燕而來矣

評 以退為進中浩之本情

殷浩

馮琦明

君子進則有為退則脩己亦各有道彼深源者何以虞耶進無  
以大行於世退無以自全其真姑矯焉以聲名自炫垂垂千富  
貴歸迹于山林使天下知有深源而不可得懸高爵厚祿以待  
之而惟恐其不就一則曰深源出處即江左之興亡一則曰深  
源去就即時之廢興一則曰深源不出如蒼生何深源知世之  
慕其名而不可得益自遠引以為高天下見深源之遠引而不  
可致望之愈深求之愈切然後深源者若不得已而應之及深

源既出晉之江左猶是也晉之陸沉猶是也晉之夷狄強臣猶是也綱紀法度弛矣深源有以整之乎禮樂教化壞矣深源有以挽之乎徵倖武功與師北伐一征而許洛無成再來而師徒重喪則深源之志之才堅可見矣安石之未出也與深源亦名及其出也有安晉之功雖以桓溫之橫於而亦不能有傷于安猶或以矯情非之而况於深源乎圍棋賭對之勝深源必有所不能矯矣丈夫處世磊磊何何挺挺介介不為九霄之鵬則當約隱南山之霧耳何能役後于進退之際而務為諂許以求之也噫深源亦未之思也

評 深源不及東山古今公論而詞甚嚴峻

殷浩

丁奉

殷浩人品終身三變方其累辭徵辟屢居幕所似一高士也及其刺楊州抗桓溫毅然以少微為任似一賢臣也至用女廢敗為溫所厭從書空咄咄及溫致書將以為尚書令即欣然喜追卷書處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此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誠一鄙夫也噫究竟如此而其初乃有管葛之稱則凡以虛譽求人者可知所慎哉

評 浩生平人品於三變見師肝矣

王羲之

唐太宗

書契之興聲乎中古絕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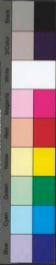
人增論  
黜翰筆相誇向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效無復餘設師宜懸帳  
之奇罕有遺跡遂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  
逾絕論其蓋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隱舒雲卷無所  
間然但其徐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  
蔽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硬如隆冬之枯樹斃其  
筆蹟拘束若蠶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橙枿而無竟伸其餓隸  
也則蠶靡而不放蠶隸斯二者故翰墨之病與子雲近世擅名  
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榮春蚓字字如縮故蛇  
卧王家紙中生徐偃於筆下雖弄千瓦之翰聚無一毫之筋  
窮萬級之度紋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溢名耶此數字者

皆舉過其質所以詳察古人研精篆書者其美其惟王逸少  
乎觀其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烟雲霧縵結狀若斷而還連鳳若龍  
蜂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爲修覺之真識其端心慕手追此  
人而已其餘匪區之類何足論哉

王逸少

楊慎

王逸少其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  
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  
閑卓當時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頗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  
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以一世之存亡必  
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塵廟王丞相欲內吾言



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是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昏  
女嫁便懷尚千牛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啟侯將北  
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彼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  
能保如此天下寒心又矣自蒙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  
本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  
之責若猶以前事爲木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  
自容又與會稽王賤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來諸已而所愛乃  
望於所欣以區區是越經縮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今諸  
軍皆退保淮深根立勢果謀之未暇其籌慮精深如是其至恨  
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益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譽之爲異大

哉

評 史臣亦自翰墨稱之耳而未及其策於公始創抑  
之于戲有知已矣

孔翰回回

史臣

孔翰父子暨于暹等咸以舊地之材敗績構之運策名弱所聘  
是而衡歷歷清階遂承顯要外宜政績內畫謀獻啓心力以佐  
時局朕欣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翰勳謝百萬之  
資辭學數致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去陶回陳彼抑  
之宜遠明寵賚之匪宜並補闕焉違良可稱也

陳壽

史臣



古之王者威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甚巨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居諸緹油作程邈世者也丘明皎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轉直辭於東觀自斯以降分明褒獎可以繼明先業者陳壽得之乎江淹英靈信有之矣

桓溫

史臣

桓溫挺雄豪之運氣驅文武之奇才身當通人風物令譽時際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杆城用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戰定邊城獨冠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晉雖未能采除凶溥亦足以宣揚王靈饒而振戎馬之懼居形勝之扼自謂英猷不細勳績冠時振震主之威當無君之志豈

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顧鼎沸復欲立奇功於相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戈騷前王蕭蕭塵及球乎石門路阻乘邑兵推對譟畧之乖違駐師徒之據欺迂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氣尚且不知賞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籠覆享褒榮是知朝政之無輩主威之不立也

桓溫

尹起華

按春秋書彙帥師會伐鄭左氏謂宋公乞師公弗許羽父固請而行故春秋削去公子以示貶又書彙帥師會伐宋先儒謂羽



父先期而往不待君命故春秋不氏以貶之此聖人所以垂訓於經所以戒後世制治未亂辨之於早也今桓溫舉兵伐蜀拜表輒行不待朝命之又已非征伐自天子出之意其與聖人之國請不待君命殆又甚之况其一舉成功則專兵騷擾蓋自此始何待他時權兵制朝廢立不臣而後見耶

桓玄

史臣

桓玄篡父之餘甚懷姦回之本性合於於失政苟慮其家心植表以稱克登高以益憤激舉而動竊固非望始則假借於仲以微而步跋以進厥遂得權全藉之地驟動勇之兵因晉政之凌遲求合符之誦贊變其詛詐之計煽其陵暴之心敢率太平

稱兵內侮天長豈就凶力寔數踰年之間全傾首存自謂法非釋禁改物君臨幽蔡方陛下年惟未俄而義旗電舉忠勇營於半辰而都邑廓清逾月而西吳即戮更建唐曆復振綱繩是知神聖不可以間于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曆表其祥形雲之右呈其瑞故能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俟后之心副樂推之望君桓玄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于史憲常傾宗統嗣廢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穆帝哀帝海西公

謝丕爽

史臣

孝宗因襁抱之資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武安之



才楚之疆場以文王之風被乎江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  
哀王寬重可以爲君而鴻祀禋天用應其德東海蓬許龍之駕  
屈放命之臣所謂美躬朕剛強得其天年者也

簡文帝武帝

昱昭

史臣

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應廟位過油澤  
而驟首濟汎川而能雖少康一旅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  
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既濟補穹圓於已紊事異於斯別  
弗由也簡呈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粦人太  
宗蒸爲宰康德宗天誘其衷姦臣自隕於時西逾劔岫而誇靈  
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荆吳戰旅噴吐成雲名賢聞出舊德斯

在謝安可以鍾雅倍鹿之足以正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請乞  
之善額重事存時上天乃眷輿氏自戕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  
所以掛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獨那垂威恩罕樹道子奪平朝  
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宋初非天古斷刑之貨自走權門毒  
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請開烈宗知其抗直而  
斷聞逆耳肆一醉於宗朝飛千廳心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陸  
神言而金行頰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弊  
已頽廢也鶴符堅百六之秋棄淝水之衆帝薄爲武不亦傷哉

武帝

顧克

孝武之立也符堅以殺鞭斷流之秦星通前擊南寇淮肥沮蓋





既非吾有憂為後為所破勢若疾風之掃秋葉且欲以氣吞之  
京室陷危百官桐樓憂恨本者有左任之厲矣幸安石公有文  
雅之才廟堂之重處分已定勿度重車一隅之兵走傾國之旅  
而二十年阿堅敗江湖還向非草木人形風鶴動敵則司馬昌  
明為得氏之尚書左僕射未可知也秦凱方旋騎氣擗面會滌  
道子以羊恬當其責之重如狡兔之專窟如得律之嗜酒而好  
家格織兒幾種壞矣朝綱不服思成不立毒氣年滋黎民感憤  
乃且勸長坐以杯酒而不知悟縱長夜之醇飲而不知節感言  
脫口實當肆克古曰敗酒關色所以無污彈息斥諛所以止乳  
句不火炎說

謝安

魏 拔

符堅糧道入秦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果非吾有所  
憂乃復為所破在他人宜惡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  
處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實卒以成功蓋其  
方思素定非僥倖苟就也安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疏而察  
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秦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  
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軍兵卒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  
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櫻其鋒直搏而勝之  
不已奪其心矣配水之戰其勝券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  
輒及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



方畧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飾物豈固  
為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卻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  
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餽薄。敵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  
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卻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  
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材耳。以當時晉室之勢  
猶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畧之  
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材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隱  
用其家克成勳業。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政與才合  
者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中人物傑出者歟。

謝安

陳時諫明

晉室之事無慮數而謝文靖最著。文靖之著於定國立功名者  
亦無慮數而御桓溫破符秦最著。然愚以為非文靖能也。天成  
之也。大桓溫吾知其無能為也。何者溫之時與操懿異。帶非其  
所耐而異也。天下非其所掌也。其所耳目者卻越也。其宅則王  
謝之良足桓之暴而心儀晉者也。其號為特拔者盡忠之桓冲  
其它子弟又綺襦紈袴之徒易與也。其所比有華者文靖大小  
令與溫抗衡而接轂者也。其宅則文靖大小令之連也。故溫非  
搽懿比也。溫之雖肝叛悔置其君如奕然而終不能改。王越有  
以也。豈不可也。身病且死矣。子幼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其計豈  
無懼之至耳。以文靖之位望馮晉之靈接大義而折計窮力殫。

垂死之樂夫如拉朽木又何具章而姑緩之以待其斃焉夫計  
縶之者不死則不可緩也計待其斃無以待不斃者也不死則  
九錫行九錫不已而封王封王不已而禪則文靖為之也故制  
溫非文靖能也文靖之制符秦亦非文靖之能而秦之愚也以  
八千人支勤流之衆孰必無萬全而不為之機也銳續之軍出  
股內朽然而不中備也故當是時特秦自敗耳今秦以師綴晉  
而以偏師單晉之左晉必敗八公山之草木有神而秦兵不中  
潰亦必敗敗則荆楊廣陵之墟直擊汜而蹂之而首不杜矢故  
其御溫也是天怒溫以為文靖名也其破符秦是天破秦以為  
文靖功也故曰天成之也雖然文靖嘗從桓矣余敗而不能尺

寸進也又饋之粟矣尚何論御溫破符秦之事乎若夫權貴託  
度破恢古大臣之風則吾必以文靖為晉之士冠焉

謝安論

湯聘尹明

謝文靖嘗嘗秦兵入寇視之若無事時奕酒不廢也宋人謂其以  
秦寢館踞爵相待是以不懼嗚呼是何亮瞻者之薄也豈彼未  
觀安石之素耶當其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君汎海以流風  
起浪極莫不色阻登詠而公神情方王吟嘯自若至于大司馬  
入朝公與桓之有新亭之迎溫伏甲設餼欲攻夷朝士坦之容  
儀失措而公也雍容垂簾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且曰  
諸侯有道守在四夷何用壁間者阿堵輩溫迷笑而輟兵其神



字素定死生利害不入於其心在易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則其人也且秦師百萬長驅入境圍人方倚檣邊亡之不暇而吾又示之以弱是未見敵而先自敗也已晉卒不秦也是故靜以鎮之逸暇以待之肅以討國人之懼而疑敵人之伺我嘗禱臨敵而奕棋策公禦虜而飲博皆是道也憂條之所為豈恒情之所能測哉

謝尚謝安

史臣

建元之後時政多虞臣爵隆卑權臣權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宸賞之以端拱鑿井頽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闕正議云倡表禮臣而復克遺音

既補雅樂跌而還偕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泛浮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喜而禮儀益而襲采組去衛泌而跋丹墀庶績於是用康樂倫以之載飛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玄謀宴行而清群冠屐居獲太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偷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頹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宜若是康樂才蕪文武志存匡濟淮淝之役勳冠望之而土崩瀉頽之師中州應之而廣搥方欲西平華洛北定幽燕廟弄有餘良



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抑其遺文經綸遠矣

謝文

直德秀

夫采王必於山求珠必於淵而求士必於國立功必於賢但人多以私意累之於讎則棄於親則難安也有見乎此而以玄應詔昔者晉祁奚舉其子祁午狄仁傑舉其子光嗣亦知脫然於俗見之外若趙充國爲帝求取名將而曰無論老臣夫豈計較以赴功名之會投立功之機而忌以靖遠之列分於人哉亦真見邊事多艱而不可以白面書生當之耳是則予論之曰矣也不知有子但知有晉傑也不知有子但知有唐趙充國不知有已但知有漢安也亦但知有秦維周計凡之子哉其用心之公

一也

安帝

儲慈良

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目道子元顯並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不如斯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回首無良忍而棄茲於是桓玄乘衆勢如殿指大師咸成雙馬徂遷是以采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勢過類殺則秦皇斯甚於越之民詎重丹穴會稽之侶寧喚人臣去皇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五運飲羊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播落人有爲之流連者也

恭帝

司馬光



晉室假表中原雲擾戎狄腥膻之氣瀾漫河洛童蒙華代宮闕  
盡沒陵廟隳焚元帝以宗室重屬避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  
者皆髮糧而歸之國於荆揚之間于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  
英武克清大憝不幸享國不末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畔寄命  
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  
有餘年何哉有王導下堂溫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爲之臣也群  
賢既沒而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哉

評 備安於諸賢喪失於道子元顯百年存亡明如指掌

劉禛之

史臣

晉綱弛紊其禍有由孝武宇文於上化不下及道子昏德若宗

靈董陸矣重之以資國啓亂加之以元顯顯虐元祖宗之遺與  
群公之舊董去不業散米離掃地盡矣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  
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戶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畜變爲私藏由  
是禍基果妖難結天下蕩蕩乎王道不絕者如梁高祖一朝創  
義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王卑臣之義定於馬橋之間咸  
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  
宣公之爲也爲一代宗臣配享清廟豈徒然哉

王彪之

方遜志

人恒病乎才畧不足應天下之變才畧足以應變而或不適乎  
事理之宜則其病及有甚焉者是以君子不特貴乎才畧之優



而尤貴乎用之得其常聲見于將莫和用以誅擊盜賊則為義  
用以為盜賊之事則為亂用之同而所用異善惡判焉如水火  
故君子有知有時而愚皆以適夫義而已焉可苟乎桓溫之為  
晉循漢之舊撫魏之司馬懿也火級不死則篡晉必矣入朝而  
廢海西公是篡弑之漸也於斯之時立朝之士才足以任天下  
之重力抗大表而拒之使大風之徒無所肆其噬嚙之姦則善  
矣不則則本身以死之亦可以明事君之節又不能然則佯狂  
稱疾勿預其重焉或可也而王彪之於禮儀未定大姦動色不  
知所為之頃乃為草具儀制朝服當階神彩毅然定太后令而  
廢其北面正嫡之主此何為也該無情穢懼方若鋒刃之迫虜

而此彪之從容正色厲聲決以大節非勇者不能也然使彪之  
能以是折過於劉劭易擊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士臣哉助也臣  
以廣其主作其聲勢以成姦謀其罪不在起之下而後世猶  
謂彪之為才能之臣才固才矣惜其不善用也宋侍中謝朓嘗  
薦道成自立使之辭宋主璽綬賜為不知引抗而卧朓才智非  
彪之比然於廢也之際能全乎義孔子所謂其惡不可及者殆  
此類耶

評 彪之此舉真以莫和子將為盜賊事也惜矣

郭巨

力遜志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呼伯奇顧令申生之悲君子為孝也



大杖不走曾子不得離其背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哉無辜之幼子乎且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為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指已溺之援思天下有餓者指已饑之放廢不忍君子羨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壞矣其孝可以訓乎不可以訓其聖人之法乎或曰苟為不孝天苟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得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陷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俾其親無劬憫之心則已有則矣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其與微幸於偶爾好事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夫哀其子而相之真不謂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

郭巨

林俊 明

巨埋兒有諸曰慈孝一道也世無虧慈而能孝者矣養質每食必問所與與孫循人情母愛之矣啼愛非順也况乃之遠之已過矣况埋之再母繼有孫之間欺可乎告之可乎難為巨之辭矣使母痛其孫以吾故埋死悲巨食不食死難為巨之書矣春秋以趙盾正卿不討賊言弑巨弑母矣母固無恙巨不得厚孝以絕父子之倫則無後亦禮所謂不孝者夫之矣殺子重君殺子重母歸一也巨豈郭巨故事願趙盾者不以右攸則不得右巨





矣曰然則何以紀曰巨孝有之得金谷亦有之掘地非埋骨也  
曰然則冊書足信乎曰尤無謂好事者將埋巨柩孝不知說之  
非隨巨柩惡教天下藏倫巨始也作邪巨辨

評 二公罪巨其意皆同掘地非埋骨其見尤卓好事者神  
其事信然矣避志謂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意亦卓

五柳先生傳

陶元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五柳樹因為號焉陶  
靖以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其辭每有意念輒欣然忘食性  
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  
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怍情去晉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

穿結屣動履空憂如也當若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志愴得失以  
此自終替曰

豈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傳  
乎醜醜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喪為天氏之民與

陶淵明

魏了翁

世之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  
真也文辭不足以滿其志也篤定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悠自  
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性情而不  
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恩而勇退過之有阮嗣  
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着其迹先儒所謂經



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  
言求詩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陶靖節

李延壽

先生性靜默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有會意欣然忘食其文  
筆不群默若芙蓉朗獨起衆類生平頗嗜酒親朋數飲輒醉既醉  
而退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設風雨晏如也觀其詩冲淡有  
味世或疑其篇篇有酒不知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耳室  
闢三逕門種五柳高卧北窗自謂羲皇上人素琴無絃自得於  
音律之外不以躬耕爲辱不以貧乏爲病至夜耽事二姓恒題  
義熙甲子則先生大節與首陽爭高真所謂激清風於來葉者

也噫有晉元人微先生吾誰與歸

陶潛

宋景宋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第死不悲爲韓報仇雖  
博浪之謀不遂榻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威秦誅項以據其忿  
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數翁銷化者相  
期於八垓九垓之外千載之下聞其風者相像嘆息不知其  
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  
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  
不火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自以爲  
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



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  
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  
之詩非不傷然遠也然夫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  
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世唾笑之資耳

題陶淵明詩

黃仲昭明

陶靖節詩蕭散冲澹如行雲流水出於自然而變化開闔豁  
灑迥自有無窮之趣故予嘗喜題品以爲自漢古詩十九首  
而下惟懸子卿可以語頡之其餘皆當避寬而煬也或疑靖節  
累世任晉留侯五世相韓大致相似而留侯始終爲韓報仇靖  
節則托於酒而逝焉雖終身不仕宋留節可尚視留侯終有不

佳及者予謂不惑留侯滄溟高爲之依歸故終能滅秦項以遂  
其報韓之願靖節遺時無漢高者可托以行其志是以適意於  
酒以終身也然其疾宋祖之祇奪個晉室之陵遲忠憤激烈之  
氣每每於詩焉發之觀其詠荆軻者可見矣靖節之於留侯迥  
離不同而心則未始不同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予因論其詩  
遂僣述之以祛群惑

別格

顧克

安帝之時東錄西錄互趨私門主暗臣駑紀綱破碎以故孫恩  
稱水島爲水仙桓玄好天位爲天子而本奄氣息前軒後難  
以伎梧草澤之間英雄崛起刻下孫張鷹爭先獨力一呼以破



賊黨爲遷殺天子之賊而舊物反正吾方幸裕有樹晉之功成  
匡合之勳也奈何劉道民進根本之謀修然有政王政之意  
而劉裕方爲國慮其於祖支發情滿於胸懷連謀形於唇舌如  
鬼如城猛氣橫電而當時之自除拜加受者凡七見焉又以昌  
明之後尚有二帝而統君復立恭前方二年而典于之曆欣欣  
然其心禪劉公矣噫

趙 劉淵聰 五胡附

史臣

彼夷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  
還遠猶懼外侵而處之封畿規我中農登言者幽后不綱胡塵暗  
於殿木寒王夫叔戎馬生於開洛至若箠強弱劫五帝推靈嬰表

知利害於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  
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塞馬鴻蒙乘機豹變五胡高嘯一旦摧  
摧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夫伊陟破興王之累骨都論克  
突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檢狃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  
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温乎雅彥秉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得石勒  
穩潘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邪未辨君臣之位至於不遠驚風  
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篡  
嗣樹恩戎旅旣搥威權闕河開兼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  
則信不由衷自華弘遠觀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  
寒使人方轡並后載馳闔聖類於回天寔科踰於炮烙進野狼



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邊清粉  
忠貞於戎手聚縮紳於京觀先主并賊乃春維棄舊都宮室咸  
成茂草陸渫沾衣行人灑淚者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  
讓歸於有德爰及三代乃用于戈將以振厥板蕩恭膺天命  
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櫛乘時吳兵誓野枝焚既隕可以絕亘而  
輕呂考揮形阪三疊亘若霄清雖於常道之門馳令車於山陽  
之館故知熟者來蘇君今愛古曰旌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  
有同豺豕侵天子以行鴻驅來與以執蓋庚珉之波既蓋辛虜  
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履死為維弘在三軍之表忘七尺之  
重主憂之恨畢人命歸自古泰奪於斯為甚是以災氣呈形賊

臣也亂政充民敵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  
資雄勇運傷時舉用兵則王霸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其  
配類或有可稱于遠納忠高旌勳優和竟然立郭明憲觀而領  
之所處制勝生焉自絕疆濟禍成助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  
戰士而實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回平拾木豈石氏之興  
與何不支之甚也

漢劉淵總論

管一德明

管子曰夷狄稱帝非古也稱之自劉淵始夷狄有天下非古也  
有之亦自劉淵始考之春秋是楚徐越皆中國侯也聖人特以  
其不稱分守借號稱王一切以夷狄待之其見于經不稱王而



稱子不稱國而稱州蓋春秋謹嚴之旨類如此矣淵本匈奴一  
旦入我中國借我大號前此未有也故曰夷狄稱帝自淵始周  
幽王時大戎常入周矣然而旋入亦旋遁也君雖弑而天下不  
能有也安有據中國之地臣中國人也借中國之號而相延數  
十年者哉故曰夷狄有天下亦自淵始雖然此非淵之罪而司  
馬氏之罪也按淵故左賢王豹子也自漢以公子妻匈奴而其  
子姓亦遂為別建瓴遠其部落散入中國中國方養之如驕兒  
而後見以為御之如奴隸為常一日忘中國哉蓋至于晉而劉  
氏始覺驕盛矣蓋至于淵而劉氏始勃勃起矣淵常恥隨陸無  
武鋒進謀文其志已可槩見晉不能覽郭欽之置遣之出塞已

最失策而卒烹王澤之徒方且委舉其才而欲畀之重任嗚呼  
果果樹幾能則涼州之車方深耳當時孔珣有諫揚飛有諫齊  
王攸有諫遂獲謝志若燭照數計而龜卜者其如晉武之不察  
何優霜堅冰之漸由來者久故網目于此為左部帥則書為匈  
奴北部都尉則書為匈奴五部大都督則書所以見有國家者  
賢冠兵借盜竊噬臍之悔其無及耳且以謀如宣勇如聰捷如  
攸兩賢王左提右挈而二三輩與又相與設謀効力于其間一  
旦將立在鄴為額黑軍請歸會葬不許還帥五部則許二豎之  
首未必指日而懸而虎兇出押甚于二豎者多矣尚安得而制  
之哉嗚呼天苟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而况司馬氏骨肉



相殘此亦而慮文聞自效於下性者也復呼韓邪之奈在此時  
矣漏又以呼韓邪不足效而察然有漢高魏武之思于是自稱  
漢王以續安樂公禪之後而一遷左園再遷蒲子再遷平陽叱  
咤指揭靡不如意而五年之內一寇太原西河再寇洛陽三寇  
魏汲頊立回寇黎陽五寇鉅鹿常山六寇靈關七寇徐豫交蓋  
諸州八寇東平琅瑯九寇河內中原之地遂為戎馬蹂躪之場  
而銅駝殘在荆棘中矣向非荀道將出討北宮純入衛則帝之  
行酒霍連豈至劉聰而後見哉五胡之亂漏為作俑不海之頭  
無地可巢吾每讀史至此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晋人也

漢劉聰傳論

管一德明

劉聰卒子和繼之而大司馬聰擁牛萬家屯於近郊則和亦寄坐  
焉耳愈卒攻聰聰行絀逆甚著弑一兄又殺一兄又蒸一太后  
已非人類而曉虜舊悍抑又甚焉是時劉琨欲討之而力不克  
苟瞻能討之而權中制遂使石勒擊并因寇襄陽青州失守因  
寇江夏王衍被執因寇洛陽晉雖羽檄徵立兵無至者越乃悉  
率見兵空國而行卒之與衛缺人囚執天子嗚呼昔為豫章王  
賜聰以拓弓銀硯如呼小兒今為晋天子而至使屠各小醜執  
而臣辱之此豈天意非人力耶平陽之禍可為痛心中國至此  
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薄暝冠裳為之左衽人類為之漸滅  
此在綱目千三百六十年所創見者豈天之假手以靈曹劉之

恨數所恨者天奪其魄而肆志豈活納劉版之二女而六劉之  
寵遼踰後宮納新準之二女而月光月華並列左右立樊氏婢  
立王氏婢而應汚榭房作逍遙園作李中堂作籌儀殿而大典  
上木殺大將軍殺尚書令殺中書監殺水都使者殺將作大匠  
殺少府陳休等七人而刑罰過差無論道晉未殄巴蜀不賔石  
勒謀殺于趙魏曹疑欲王于金齊而肘腋之變已胚胎醜釀于  
其間矣然猶欲除司馬氏而一寇焉則四寇長安鯨鯢未揚梓  
宮未迎而戎馬騰駟故長安天子且繼懷帝而青衣虜廷矣悲  
夫悲夫天下之號已去非命世之雄才鮮克有濟況以犇播之  
後而碌碌如懲常者哉封侯未几再行弑逆故綱目書姓晉名

亦以見奮夷醜臣躬行大惡人人從而祖之耳晉不能  
劉粲以驢天子而天為報之福室失火而輿子二十一人盡為  
燼灰允弟止餘二人而不能相容太子止餘一人而不保首領  
大司空斬準屠其族戮其屍祠及其父骨火延其宗廟盜賊之  
子卒死于盜賊而天所以報劉聰之辱二帝者亦畧相當矣嗚  
呼

前趙劉曜總論

管一德

劉曜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說計欺人必窮其極然後取之雖  
嘗一敗于麴允再敗于索繼而輒隨兩都曜有力焉聰執二帝  
曜有力焉羊氏頭奉巾櫛而始知天下有丈夫即非漢世祖魏



武帝之流蓋亦戎狄之雄俊矣唇名子豈無帝王之意耶丁斬  
準之亂劉氏已無才遺而曜遂承之斯時也議親則劉氏族也  
議貴則雍州牧也議勇則能洞守然也議為人則拓落高亮非  
侍五等也即位之初聽呼延安多諫什游于遠之囚納喬豫和  
苞之論而謂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故綱目不以僭國之故  
而廢予善之法及其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耀甲西河則張茂  
稱藩可不謂能建功能討賊者哉所可賤者始與新氏約降則  
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蒲阪之役斬  
將軍旗虜屍二百餘里庸人之情方謂鋒不可當不知帶甲十  
萬老師百日而區區一城堅壁猶爾識者已知其無能為矣胡

將軍以初銳擊之坐守洛陽上之不能坐立成卒次之不能阻  
依洛水此亦坐而待斃者耳尚不知悟而方且矍千臣沈于酒  
昔也石生變之而不足今也石堪執之而有餘金墉之圍適所  
以自圖而已矣是時國君雖喪境土尚完併力死守天下事尚  
未可知而太子庶遂奔上邽關中大亂劉氏三千餘人悉遭屠  
戮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考之于史雖非有弑兄殺弟如聰之暴  
非有亂倫敗度如聰之滯而一厥之後更不可支生為禽虜為  
天下笑言其助聰為虐已為天心之所厭而乘勝自驕又為敵  
人之所乘其勢固應潰敗夫裂而莫可收拾也耶趙之亡晉之  
幸也而殺劉曜者是為後趙與趙一律所以腥膻之氣向未有



極

石勒石虎

史臣

夫振弱收禁帝王之師也。窮竟曠暴戎狄之舉也。秦蕞雞種自  
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索  
之機。視危亡之隙。而能不嘯群鳴。銷汨亂天。常若乎石勒。出自  
寒賤。見奇醜。類閭閻。上霍李于塞。其非几倚。噴洛城。夷甫識其  
爲亂。及惠登于失。盛高內崩。離逐乃招聚。蝗徒乘間。煽禍度。到我  
都。而害我。我元朝市。淪吞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若魂  
驚。帝登。且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與觀其對敵。臨危運軍。勇  
可謂。聞。登。猛。氣。橫。飛。遠。咄。魏。武。則。風。情。慨。近。答。劉。琨。則。音。

劉備僅英元起於古。緣陳其亂政之過。越祖於其國。數以無  
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微號。擁萬眾而  
抗王室。視禮喪。乘奔奔。帝釋甲冑。開庠序。鄰敵懼感。而獻款。絕域  
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爲國。曷以加諸。誰曰凶殘。亦一時倖也。而  
托授非所。貽厥無謀。身殞嗣滅。草薶揚糞。斯乃知人之間。馬季  
龍心。味德義。切而輕險。假豹督於羊膺。驕心。貽狼性。始懷怨  
對。終行其奪。於是窮騎極。優劣。役繁興。益。相。尋。干。戈。不。息。刑  
政。嚴。酷。動。見。誅。夷。標。標。遺。黎。求。哀。無。地。戎。德。廢。獷。斯。爲。甚。乎。既  
而父子猜嫌。兄弟自相屠戮。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存。蹂躪  
起於張。族傾於冉。閔積惡。致厥有。天道。夫。從。逆。則。凶。畢。符。

影響為咎必應理若循環世能之殘晉人既窮其酷未見之誅  
焉士亦穢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後趙石勒總論

管一德

晉氏夫馭虜寇滔天自匈奴三劉而後未有如胡將軍勒者勒  
以羯奴之種徒上堂芳其倚門長嘯時其志固已遠矣初從  
汲桑既歸劉淵寇鉅鹿常山而集父冠人物為君子當是時張  
實為謀主而自此子房此所謂處而置者也襄王之役晉室王  
公俱就禽虜王夷甫以此登朝名蓋四海者方且頌首乞憐亦  
為一生而不可得未幾劉聰入寇二帝蒙塵勒固有成之執  
已而外執苟歸內誅王彌王彭祖可檢則討擒之疾陸春可歸

具擄縛之可謂用兵如神然所以周流天下而無不容足之地者  
非意帝王不為夫亦臣事匈奴而未嘗以節之也勒未嘗絕于  
疆而曜自絕之趙王趙帝勒豈不能自為之耶始而劉氏據隙  
阨而劉曜成樹噫大丈夫行事確確落落正如日月皎然豈效  
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耶勒雖目不知書而時以其  
意論古今得失可謂聰明之主祖約率衆來奔而伏劍誅之有  
高祖斬丁公之風可謂神武之主矣即位之初起明堂起靈臺  
辟雍崇賢良方正彬彬禮讓故綱目于此夷而進于中國則中  
國之難然中國方晏安江沱而至使武鄉羯夷得以竊中國之  
文物夷狄固可進也其如左社何哉遣使求和詔焚其幣江東

此舉差強人意而卒不聞有枕戈待旦澄清北方者晉之奄奄不振良可悼天然以大雅情情殊不似將家子石虎身當大石二十餘年而大單于之輩不以殺之虎而殺之黃吻婢兒世龍晏爲不足復自種矣蓋至于弘見殺中山王不用受禪噫奈何把臂受托而反奪之耶夫以劉元海之英武而不能使其子之不見弑于聽以石世龍之英雄而不能使其子之不見弑于虎信信相爭吾復何尤所可恨者虎之窮凶極惡无甚于聽而長淮以北生民日爲之塗炭也

後趙石虎總論

管一德

自石勒舉車虎當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勒死之後虎撲

嗣君謀將相于是群志滿腹驕淫殘忍百姓嗷然喪其樂生之心作庭燎作東西宮作大武殿作長安洛陽宮丁夫死于外老羸死于內讀史至此未有不欲食其肉履履其皮者也幸而始攻段濟燕人賊之既迎段遼燕又敗之終而大開宛陽燕又襲之其氣必衰其德必沮不然吾未知生民遭離更復何極也哉元規表請伐趙計欲開復中原春秋大復仇之義故綱目予之不知當是時言兵不若虎之強言地不若虎之廣言險阻不若虎之要石生不能敵其牛而元規乃欲當其倍一不勝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馮水乃欲禦石虎二不勝也祖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元規乃欲禦其四三不勝也是以朝議者務不行而它日



桓宣伐趙終致敗績四海板蕩秦踰三紀天不厭亂晉人亦且  
李少之何是時二政分權宣輔送省而除拜生殺皆失于申局是  
綏一迷而復得一迷也綏謀官禁私論而公卿以下朝覲以目  
是爲擊雷散之勢也三敗于慕容而見辱于李壽是敵國外患  
群起而交攻之也至于狼狽成徑白馬集庭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尙不知悟而爲之移二城攻涼州爲南伏西討東征之計是  
以一敗于重華再敗于重華而麻秋王權之徒曾不足以當書  
生之謝艾噫虎以偏師定九州而今以九州之力反困于抱罕  
天耶人耶晉尙有人安可嗇耶華林之戰苦後晉人太子之出  
戎卒數萬石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尙復何愁蓋方以抱

子弄孫爲樂而不知殺縮以後繼人莫敢言賊厥公豈之道而  
愛孫亦且不免矣始綏遂旣殺官司馬氏人子相殘虎所噬笑  
而竟使後人後笑後人矣東宮兩成積怨成亂攻拔下辨長驅  
而來向非氐寇破賊安得保首領千牘下焚太子放立遵殺之  
遵立鑿又殺之鑿立閔又殺之而一十八孫無復遺有嗚呼虎  
賊欲平蕩江南登臺耀武何其雄也不一傳而血肉狼藉不二  
傳而宗祀殄滅喪亡之禍嘻何慘也天清地寧未嘗崩陷羯奴  
父子而今安在哉噫欲以強暴自固者足以觀矣

魏石閔總論

管一德

愚按石遵之死亦石閔殺之也綱目歸獄于鑿所以見背公志

義者必象首萬之名此與春秋善公子比紘君之事同故閔之  
殺鑿則賊自相殺而已矣綱目書殺而不書欲良有破我當是  
時內而藩王外而將佐人人腐心是以石祗稱帝綱目不諱而  
一時姚弋仲符健之屬皆樂為之從閔雖我卒數萬不滅于石  
旌旗鉦鼓不滅于石而物極則反致至則危知必不享喬松之  
壽矣石祗伐魏雖敗猶榮而慕容恪乘之冉氏尋滅嗚呼豈可  
謂不幸哉考之劉石聰之患極矣禍延于陳旆之懼而終以滅  
亡虎之患極矣禍延于昭卷之閔而終以滅亡播夢之報曉然  
可見夏之屠劉之慘不于其身而于其後人誅滅之舉又不出  
于中葉公卿之賈而出于情蛇封豕之群君子于此有遺隱焉

蘇  
蔡容氏

史臣

觀夫叱陰衍乳肥膏藥生隔閡諸華盛教莫之新維撥殊壤貪  
悍成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秦紀興于握符推亡之  
功掩氓具而可錄馭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潛慕容厲茲安登主  
是日邊憂虞境務亟定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表深讎於魯冊  
象豈致謂昭大訓於姚興况乎放命獲禍匪戢發其狼心劇邑  
屠城畧地騁其蠶賊既而二帝遵平陽之酷被兵規運五鐸啓  
金陵之祚幸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  
泰而將狗道所謂相時而動豈素首之歎哉然其制敵多權臨  
下以惠勸農桑救池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



禁之甚焉元直謹記不恒暗符天衣沉毅自處頗懷奇異于時  
許雄用立奉太皇太后宗主於冲年庚亮稱政於元舅朝綱  
不振天貴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楊其南黨則烏  
尤極甲建旆奔征則宇文雅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  
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  
為保境乘烈而功微微前學而禮將懿壘難滿此之謂于宣英  
文武焉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變首圖中原燕士助其善兵  
馬為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壯傷感加邊服  
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遠竊鴻名偷安寶號德將席卷京洛  
肆其殘暴之徒幸劉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取

此之由非夫天厭秦靈而啓異類不孰者其鋒何以若斯長其  
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肆謀於是陷金墉而坎河南包  
洞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身遺黎企誓言而  
授首當此之時而凶威轉熾及亥恭即世虐熈亂朝垂以動德  
不容許以贖貨千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諛人襲交亂之風輕鄙  
反速其咎禦敵罕脩其備以棋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  
白溝淪境衝輦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  
鄂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後 慕容垂

史 臣

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市朝廢政



艱虞靡息慕容天姿蓋傑威震本朝以雄畧見信而鹿身寬政  
未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卒而車盾難羈狼心自野  
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播河朔分麾王不之祥云龍斬非新而  
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霍氏景從鄒師宵遁收羅趙魏驅駕  
英雄扣婁餘竒推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於黎陽逐迹  
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柱類帝禋宗楷擬斯倫夫以重耳歸晉  
賴五臣之功勾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棠棣二霸衆微一株  
擗掖而傾山得勝哺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  
餘裕伊愧於西陵信符氏之姦圖非晉室之鯨鯢矣

秦

符氏

史臣

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鹿鼎之穴千  
戈日用戰爭方輿猶逐鹿之並驅若瞻鳥之靡定符洪擅鑿取  
之桀黠乘謁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閔右禍生萬毒未  
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太  
之巖險認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教姦推有可言  
矣長生慘虐應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  
命疑猛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魚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  
亦且乎求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誦誅提草木之休  
徽尅剪姦回篡承偽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  
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總軍國符融以懿威贊經綸推薛以



諒直逞規模鄧張以忠勇恢威畧備賢效足祀梓呈才文武兼  
施德刑具舉乃平蕪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  
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樓鷲以成頌固以功侔  
兼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恢  
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  
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鳶禹穴駐蹕疑山蹶巒以俟楚材築室以  
須歸命魯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強終致昆陽  
之敗遂使克渠候閭校寇伺隙垂摧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  
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登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

昔不謬哉符不棄亂借竊專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  
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棄棄不敵難以立功而兼  
烈慷慨有足辨矣

符堅

司馬光末

符氏之強也氏羌之屬無不內徙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  
患理固然也符洪徘徊枋頭有虎踞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肖然  
猶西取關中并魏襄却桓溫遠為強國堅以雄材重累加之惡  
惠志信奉王孟於布衣任之以政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  
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魏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  
龜茲垂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



萬之衆以攻晉先為之除宮禁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  
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凍顛沛不振昔之倂因陷虜皆起  
而為敵數月之間寇讎備於四方戎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  
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暉  
甚臣獨以為不然使法固無失其道則暉長皆秦之能臣也  
烏能為亂哉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王御  
民本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符堅

王世貞

符堅之伐晉其勢在必克而當時中外智勇之士未有不諫而  
阻者何也其識在堅下也堅之所以敗者一其不知勝道者一  
失關中者一而伐晉不與焉堅不當在行人主而在行將師不  
得展其用而內顧重所謂萃三軍之良以攻王一攻而師靡師  
一崩而天下之心盡搖一也堅又不當舍荆而先壽春夫桓冲  
雖忠而闇懦非謝玄比也堅既已取蜀有襄陽則荆州之膽奪  
矣陽平率張琮當衝之輩以二十萬而萃於荆荆必破桓氏必  
遷桓氏覆而謝氏之膽奪矣然後長樂棗慕容暉之輩以二  
十萬分持長淮之南以綴謝玄如陽平用王隱故事以舟師徑  
堵建業未有不舉者也堅不出此而以百萬之師付之於一腳  
其不知勝道一也堅又散氐於中土而留鮮卑及羌於肘腋之  
下然猶未也呂光伐西域而秦涼之卒十萬西羌堅伐晉而宿



謝之良數十萬悉東矣堅敗而關中之所以為謝者無幾矣天是以慕容叛而鮮卑之在秦者盡起而應之寇亦從而訐焉不驗威而國賊雖堅之失策亦孰非天也天下剖而為二北之併南若三而未有不下荆襄者也王儻之於吳伯顏之下宋皆由江而達者也雖以賀弼韓擒之捷亦馮素之取上潯有以制之也堅以六十萬而潰亮以六十萬而弑魏太武之誑百萬雖入六州而士馬死者過半信平不利人主哉若堅取晉而以仁義守天下後世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夫豈惟晉隋又寧在唐下也夫晉伐吳而同者僅羊祜王濬杜預張華四人耳寧可以成敗論哉

符堅任王猛

南宮靖一家

符堅弑王設兄篡承偽歷觀其聽政之始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君臣遇令自謂劉玄德之有孔明也一歲五遷權傾中外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仇騰席宵數譖毀猛則懸騰寶特進樊世與猛爭論則斬樊世非明於知人能如是乎自是僚佐屏自深右震悚道不拾遺兵強國富垂及且平猛之力也

王猛

張氏

內及而外夷君子立志之始也王猛少好學為諸夏人相逼入朝嘗被褐逆見溫知所以敬之矣後以呂纂殘存于秦王符堅堅伏人也得猛大悅乃委心任之時君臣相信至矣其狄也盡

忠奮武幾蓋有中原之地及猛有疾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  
處江南然正朔相承臣改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羗我之  
讎敵宜漸除之猛言如此前此軍多稱之猛識才將古今亦難得  
者也謂晉正朔勿圖其有深意哉但其立志之始差耳使猛見  
桓温之時出而共事移其所以事秦者事晉則晉一統之業可  
望而猛不失為中興名臣惜夫

姚氏

史臣

自衣江徙御化龍劍業巨寇乘機而未卒戎馬交馳而不自晦  
蓋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凶旅塞繁天仲越自金  
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王明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

順鳴表之表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詳  
忝斯言邁或速途良可非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符亡之會  
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膚俯定函秦挫雷亞之鋒載寧東  
北在茲姦畧寔冠凶徒列樹而表新宮雖云效績存棘而蔭高  
主何其不仁安統而終斯為幸也子畧對權勅敵荷成先構庶  
襟訪道側帝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靈蓋  
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隔許洛欵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靖河  
西俗阜年豐遠安通輯雖楚莊秦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  
弗度後患委原都干禿髮授朝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  
詎諫招禍蕭牆笑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



思於介士翻崇說說加疾禮于桑門當有為之時肆無為之業  
靡衣腴食殆將萬數折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較廣猶鄙  
為都之賈况乎僞境日侵率堪未貴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  
政兼威控職是之由坐致論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唐儒之賢獨  
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艱王師伏願再節而下長安凶嗣  
夫因係組而幣軹道物極則返抑斯之謂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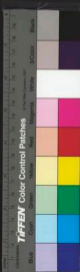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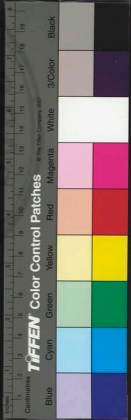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10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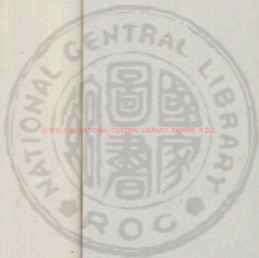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EN, R.O.C.





2025.01.20 14:00:00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100-877



新刊陳前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沈約撰

宋武帝劉裕

漢氏載祀四百比柝降周雖復四海橫潰而民繁劉氏惴惴然  
首未有遷奉之心魏武直以兵威服衆故能坐移天曆禹雖改  
而民未忘漢及魏室衰孤怨非結下晉藉幸輔之柄因皇族之  
微世禮重權用基王秦至於宋祖受命義越前復晉自杜廟南  
遷祿去公室朝權國命幾歸台輔君位雖存主威又謝桓溫雄  
才蓋世勳高一時秘曲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茲以後晉  
道彌昏道子聞其禍端元顯成其末愛桓玄藉運乘時加以先



父之業因基革命人無異心高祖地非相文衆無一旅曾不決旬夷凶剪暴祀晉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清外功格區宇至於鍾石變聲柴天敗物民已去晉無於延康之初功實靖亂又殊威熙之末是以恭皇高遜殆均釋負若夫舉推兩歸譟歌所集魏晉采其名高祖收其德實矣盛哉

文帝 義隆

沈約 集

太祖初年特秀顧無傳保之嚴而天授和敏之安自皇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文網維備恭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及事自故廢後亦每以元嘉為言斯因盛矣授將諸師平分關之命才謝尤武而運衝兵暴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育雖覆師喪旅將非羈自而延寇賊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湯余控難結商堅孽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嗚呼哀哉

武帝 少帝文帝

顧充

昔劉裕接晉祚之表丁桓玄之亂奮義賊起布衣生擒數天子以取江左獨復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而必欲死之口誅筆伐則裕也弒逆之罪當為天下首惡矣故身沒未幾而三子不得其死傳世八葉而六主不以壽終古曰心狠敗國此之謂哉嗣主不綱身遭廢弒文帝以晉文景以上人而承大位親臨聽訟重民命也像寺有禁于知節也書鐵渾像于象器也修孔子廟



嘉崇文也。餞素貴而示誠儆。苦誠素恭而勉以寬仁。故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戶口蕃息。講誦相聞。士敦樞尚節。恥輕薄。朝廷清明而天下安靜。雖不能統法八世而元著之理亦足以比前漢之文景矣。然黑木克位五臣秉軸。欲恢復河南以還舊境。而萬里長城若檀道濟先以威多慶身。噉雀鬼不崩。賴彼吟啤案獨賴一道濟而道濟壞矣。乃諒諸白面之書生不足憚之。吳子章所謂將涉千里而殺騏驎策蹇驢者也。卒之魏人飲馬長江。攻破六州。黔黎瀟條。生靈磔裂。燕巢林木。雞犬罕音。而美政不終。吁。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耶。

明帝

顧充

湘東初即位而尋陽兵起。所在皆送款。承風休仁之師方出而子勛之帝已稱於手。湘東大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雖云並可當慶。然一闕不兩蛟。一栖不兩雉。今社稷有奉而復尋干戈。是幸矣。故綱目以討江州書之。何卿說之。抵書投地。欲開端門以亟死。耶。臺兵既克。誠宜砥躬勵行。何至其後。肆淫心而出暴政。以無罪殺其禘。以射雉殺休佑。以禽後殺休仁。以和厚殺休若。勦拉同氣。剪落洪枝。而世祖二十八子靡一子遺。吾聞春南國物自葉。沅根鷓鴣。鴉惜功愛子。及至牙矣。哉。其秉心也。又至探婦人而為學。奕飛燕而不悞。高湘宮為功德。而煎靡百姓。費見貼婦之錢。嗜欲倍於側。豈非滿林。以斯人也。果禮可繩而法可糾。

人  
物  
誌

謝晦

沈約

謝晦坐重封遠謫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宰臣之稱  
職也夫學政所施事行重寡左點或用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輕  
重寡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於世微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  
不以任陪弛法至平下蕭上專用此道也自太祖鳴務茲冀稍  
違網以號竹法為恩息妨德言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誠愈  
甚自非許竊深私陵陷寡諫則左降之條不行於權戚若有身  
屬盛言彙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  
上多弛行網維不舉而綱目聞之是以吉人防者在微慎大由

小蓋為此云

蔡廓

沈約

世重清談士推美論蔡廓雖樂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  
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奉  
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過譽之任也遠矣哉

謝靈運

沈約

民皇聖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劉彥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  
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係升降謠諠紛披風什雖虞夏  
以遺文不視而亞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道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



唐林後黃詞潤金石高麗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  
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逸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半篇  
而聲音氣韻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詭祭文以情變絕唱高駘又  
無詞釋至若建安曹氏基本命二祖陳王咸著盛藻則乃以情結  
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  
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骨為體並標  
能擢美獨興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感流所始莫  
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紛裂相訛降及元虞潘陸特秀  
律吳班賈禮變曹王藻首生詞學義文綺合綴平臺之說繁雜南  
皮之高韻遺風餘烈華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騷賦標

柱下博物比乎七篇馳騁文辭美於童子此自建封騷子義熙歷  
載將百雖綴響騰辭波為雲委竟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道塵  
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華標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述  
宋氏頌謝騰空竄進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  
秀垂範後昆若夫敷任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  
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  
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西歷覽  
子建函京之作仲宣勸梓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  
並直取胸情非傍詩更正以音律調韻取而前式自騷人以來





此秘未親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兼  
慕前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頽去之彌遠去之知音者有以得之  
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袁淑

沈約

夫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舜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謂天遽嘗  
何是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心徒以靈化照遠生不再來  
雖天行路險而未之斯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確洪  
圖而輕天下懷寸陰而賤尺璧者乃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  
殉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肯何貴為耳

顧延之

沈約

出身重主雖美在志私至於君親兩既重無間濟為子為臣各  
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像成敗所因非整平此而  
據量數罪陵讎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為患無聞前誥  
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斯以申人之孝食子放  
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豈  
不以年薄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  
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久而柔愜夫豈或免

順帝

顧充

楊玉夫等弒李昱王敬則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通成褚淵曰  
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迎立委成王自後王儉吐所難吐褚



淵求為齊官共為躡餌故權之態別官令出而後身頓弗生希  
王家水運告謝而宋社屋矣嗟乎嗟乎今目之事豈所其心乎  
劉氏先取司馬家如此而道成之取別也亦如此如持左券交  
手相付吾以是知天道之好還絲粟不爽也

衆祭

沈約原

闢運創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及遷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關  
運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之於時 須機變之用短資  
忠貞之路長也故漢至 文舉不屈田良親禹將移夏侯蒙  
不北面若恚以二子為心則兩代且不亡矣袁祭清標簡貴任  
獨負圖朝野之望醜隆然米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案存救

豈所謂美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  
旌於晉世祭寧亦改葬于聖朝感代同符美矣

衆祭

方孝孺原

管仲王者之罪人也孔子蓋耻稱之然至於論其功則深許之  
為仁管仲之非仁孔子寧有不知者乎終不沒其善而與之者  
其意以謂律之以王道則天下無全人有功於王而不免於誅  
則人不復知尊周為義而亂臣陵上者愈肆矣故取其事而不  
究其心稱其可稱者而其非自不能掩聖人之行法如雷電霜  
雪以殺伐為威而生物之意未嘗不寓乎其間大義與天仁兼  
用而不相悖人焉有不勸者乎後世之好為言論者持法大刻

而責人太備或以已之不及而意人之皆然極排曲詆使棄夫  
智士不獲自全乎世此大患也沈約齊之蜀國小人袁粲宋之  
忠義大臣也粲拒蕭道成而不納結諸將而謀誅之勁氣峻節  
可比漢王陵王允凜然有古豪傑風視褚淵重直狐鼠耳其計  
之失在乎知人不審而以謀語淵乃淵負粲而敗非粲負社稷  
也使天未遽亡宋斯道成而夷其黨於粲何有哉其不能成功  
者特以威權去已道成之勢已盛而然非祭過也約不明其本  
心而文致細故以罪粲謂粲不肯當事門無雜質物情不整故  
及於敗此何足罪祭乎論人之事當考其時君之所好惡攝案  
露臆於朝廷之上則為慢涉水之攝案雖及股不可謂之宗祭

何者非其本心也宋明帝以苛暴御下不欲政出群臣內外之  
臣有威勢者必翦除之祭不敢招權以抗其君故道釋勢利使  
其君不疑競進趨附之徒却去而不與接事君之美宜是也夫  
豈有過哉然後利卻夫不達君子之道觀其罪祭之言其心可  
知矣區區富貴何足言而求之者棄名節捐禮義不顧軀而  
惟恐失之如約之所得不足以當一笑甚至於鬻國歛君以固  
其寵而卒不免悵悵而已矣若守道以死之為愈乎後之事實  
而貪得者視祭與約亦可以知所處矣

義狗嘆

李東陽明

石頭城中鎮將死父忠臣兒孝子妻家小兒匿不住乳母怒門



生言殺即君要厚利天地鬼神須鑒汝闔場開毘狗戲狗噬狂  
生如噬天狗亦有知能報主齊朝司空空姓褚

宋蔡幼兒

初宋蔡以謀告褚淵欲與褚淵共事淵乃發其罪故蕭道成得  
謀殺之蔡幼兒死後靈屢常見見野野狗戲如平日經年餘闔  
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屢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改此  
狗即索即所當斬也後道成以淵為司空蔡府中就狗上馬門  
生為矢又馬司空不如狗真入妙處

宋祭

王世貞明

宋景文直節而死於石頭宮為其簡故手素而無經世之才身

居劇任不世 畢開居高臥門無雜賓故及於數而表于野之  
論亦曰景倩名望固華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  
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  
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余謂景倩  
誠名義士也其才固不足言雖然凡其所以後之不能振者皆  
其獲全於精美者也當恭殆之末湘東之枝益甚以建安之勳  
親王景文之盛密而皆不免其債苟自強勵為援接而收物情  
當其時亦且伏金罍之賜矣觀景文表解揚州湘東報曰人居  
貴要但閉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載位不過執戟權冗人  
世今宋祭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祭祭遷為令居之不



穉人情向於澹然亦復不改此乃棄之所以為全者也凡始之  
所以全皆其後之所以不損者也雖然君上宰之位當毋愛則  
解職不以執養情間桂陽之變則扶曳入殿臺曾兼騎不以私  
李公承蒼梧之難則出東府陰謀討賊不以身奪節至莽臣死  
志子死孝為棄者亦可以無愧矣蓋其伯父淑嘗事逆裔於東  
官弑逆之夕以不從見殺贈大尉諱忠獻天下歸其忠而至於  
棄乃獨施其謀焉夫棄不死不作為謝朓而淑不死不存蕭淑  
淑之死亦寧能如棄哉

何承天

沈約

治身之術前世言之詳矣夫戎夷狡黠思難慮必慮其厚

塞謹以絳灌傳梁度可防去參勿梗缺後乃能懲禁止姦養威控  
寇漢世按秦舊迹嚴塞以限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淮為疆場  
莫不先順地險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何憂棄隙高祖受命王霸  
未遠雖綿河作守而立孤援瀾盛衰既兆用啓戎心蓋由王莽  
始基經創多關先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晉瑋無  
固守之宜闕耕戰之畧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項  
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潘落之固使士民駑者天驕厚地聚虜  
俘內而無所控甚哀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哉之二附

蕭道成

蘇轍

蕭道成屬劍宋傾危蒼梧暴雲百姓慄慄命懸朝夕當是時果



有忠宋之心與繁華等恟謀廢黜異姓建立宗藩以隆宋祚為  
宋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能正蒼梧之偽冒明劉氏之已絕播  
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正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  
詔中幾膽合亦廢幾近正矣乃自立順帝北面事之既已委贖  
為臣又欲短圖禪代取國未幾復行弒逆盡勳劉氏之族而殄  
其祀齊禘之不長豈無故耶然其篡國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  
民不御精細之物不好珠玉之玩內殺黃紗帳宮人若晏投履  
珍奇異物棄毀不用而又訪政術於劉歆誨得失於薛臣亦足  
為一代之賢主矣

南

高帝

蕭子顯

苟能有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漢高祖武戲聖觀  
秦氏東遊蓋是雅多大言非身自知天命尤武聞少公之論議  
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英雄所期征西之基晉室不內迫  
曹委實有定霸許橋宋氏崛起匹夫兵由義立一世推雄卒開  
此祥宋氏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絕長嫡三稱中興內難燔廢  
兵甲世動太祖革命之初武功潛用秦始開運大拯時艱能德  
在田見猜雲雨之迹及蒼梧某堂靈結朝野百姓懷懷命懸朝  
夕惟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震主利器難以假人群才致力實  
履尺寸之功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車極手  
此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萬屋而道隨物感應而

人物

二十卷

十一



不為此皇春所以集大命也

高帝武帝

顧克

蕭道成之仕宋也無大功于天下遷以王褚之謀不遺一錄不  
絕一絃不陳一兵不頓一戟禪其君位而有之故綱目於其某  
也吾稱其嚴書從書獄不為少諱而篤猶子之愛隋之宗禍則  
當攘位之初而伐枝之斧久噬之狼已在肘腋間矣褚能以身  
率下以儉化人珍奇異物毀棄不用欲使金土同價其勤儉之  
風亦有足紀者世祖劉毅有斷惟認大懼畢晉宋之篡政而以  
富國為光外好強魏內保舊基封及行誅玩法者歛手故宋明  
之世府庫充溢內外宴然雖宮廷苑囿應好盡遊籃庭紛未

能頻遣亦有齊之良主也但長沙武陵以宜厚而失寵已可於  
愛羽奉上之諛而後子廢產戚然致感於父子之間似於骨肉之  
愛為太簡耳

明帝

顧克

齊林被弒新安嗣之而政由寧出卻陽王等七人以無罪免殺  
衛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日月之相伴動貪夫扼斷愛之脫  
以孫之位而再行弒逆魏主臨江詰其廢立之故雖崔慶遠有  
宣帝之比不亦醜顏天壤耶李元凱曰江南多奸臣賊一易主  
其寧之謂也疑忌猶生術效是用香火流涕殄賊十王禪太祖  
世祖世宗之後董歡盛威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誠謂射

狼之性有其甚，狡者失德薄而恩淺，道狹而先廢，狗不思公族，公室去之，枝葉也。王之則本根失，庶馬臨猶鹿，鹿其本根，况為君乎？蓋先朝昔喊劉氏，今日理數固宜然也。

褚淵王儉

蕭子顯

褚淵素業俱受宋明帝顧託，憂死歸於宋氏，而淵遂其連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妻奔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為證也。自金張世族，榮楊尚貴，妾質昭業，皆由漢氏膏腴，見重重也。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禍前代，官成後朝，豈曰氏谷蕭與少，從者名雖魏，臣實為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盛謂為舊，準羽儀，請論人懷。

恭若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任素實，皆由門慶，乎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費，方來陵闕，雖殊，顧盼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過，務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名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天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固人主之所同，總世情之過差也。

劉瓛陸澄

蕭子顯

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德微言，百代之通訓，洙泗既往，義乖七十，稷下橫論，屈服千人，自後專門之學，與命氏之儒，起石渠朋黨之事，白虎同異之說，六經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于



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主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並執故老以為前修後宰未之敢異而王肅依經辨理與頌相非文興聖謬據用家語外臆之尊多行晉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于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文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開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絕二代以來為教衰矣建元兆運戎蟻宋夷天子少為諸生端拱以息儒業載戢干戈遷謫庠序永明暴興克陸均校王儉為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胄子觀其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藝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追劉歆成馬鄭之異時學徒以為師範虎門秘閣法駕親臨待問無五更之禮克庭闕滿輪之御身終下秩道義空存斯固進賢之寶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或隱世辭榮者別著千篇云

涪陵王寶卷和帝寶錄附蕭衍頌克

寶卷耳厥聞兼自惡觀仁而兇惡熾禍乃敷東軸六貴比肩阿父阿兄居右地寶孫儀子凌大臣趙鬼讀西京而殿壁塗腐潘妃有國色而步步生蓮芳樂窮音躬親禪殿政弛事廢頑冥不移故綱目於寶卷多特筆述尤書起兵而不書及顯達書舉兵而不書及慧景書還兵而不書及不書及何予之也何子之惡寶卷也蕭衍乘機以雪門恥寶融因變以廣涪陵廢之何惡寶



寶兼宜廢也國珍等欲竇表而竇融手移大位借和帝之立徒  
擁虛器蕭雍州黃養士馬非復一日齊祚已終當棄其運而梁  
王之爵封自謂應天從人取天下於明帝家而巴陵為醇醪死  
矣於平高帝欲為子孫計以盡滅劉氏之裔而子孫亦塗炭於  
建武明帝亦欲為子孫計以盡滅本宗之派而子孫亦傾覆於  
梁王夫然後知賊人以自利者乃積禍以召殃者也其後梁王  
立而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以壽終豈非重戒乎此即呼子恪兄  
弟可以生也而巴陵王胡忍其死也

王融謝朓

唐子顯

乎世遷宅江表人無此賜之許其情在輔政定中原謂之金德

之不競也元嘉再畧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竄謀雖有  
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末明軍國無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  
取經畧心旨慤慤美奏若使言量未晏有事過關聽之報效或  
不易限夫經國禮遠許久為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實謂  
終軍乏之沉亞平

梁武帝

蕭衍

姚思廉

廢季生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叛親離高祖並武庫世京起  
焚卻伏旗建號滿足故焚總蒼兒之師翼龍豹之陣雲駭雷駭  
驚震夷凶萬邦樂推三靈改卜於是御厚層摧龍國關四門弘  
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



四聰設達萬幾期理乃定功成遠安爾爾加以天祥地瑞無絕  
歲時征賦所及之鄉文軌旁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十其中  
瓊財重寶千夫百族莫不充躬王府蹶角闕庭二四十年斯為  
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及乎老年委軍群偉而朱守之徒  
作威作福挾用樹黨政以顯威服冕乘軒由其學推是以朝登  
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也賈誼云可為痛哭者矣  
漢使滔天羯寇承間掩襲奔奔流王屋金契屏來與合蓋黎元  
黍離宮室嗚呼天道何其臨焉雖屨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梁武帝

梁朝總論

魏

徵序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極古道至生知學為博物文文尤多藝

多才爰自諸生有不學之度屬崑凶肆虐天倫及禍叔合義旅  
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英漢雷擊湘鄂剪離德如  
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無待而稱矣既懸白旗之  
首方應皇天之賡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重庶靡  
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鑄禮容鼓角玄風闡揚儒業介貞仁義折  
衡尊俎登琅宴宇澤流遐裔千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  
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斷彫為樸蓋名  
好軍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運稽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  
非弘道以利物惟飾習以驚愚且心未濟常虛所蒼頭之位高  
談脫屣終繼善星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王秋軒元



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奢欲養德斷冕得其所繼而滯  
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習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風德  
已衰惑于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謀之心暮年  
愈甚見利而動悞諫遠下開門揖寇棄好即仇登起蕭牆禍成  
戎羯身須非命災被億兆衣冠罄殫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  
聽彼秦離痛深周廟永言黍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為危既成  
而敗類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  
者順高祖之遇斯也則不待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  
人之所助其旋免於此乎太宗聰慧過人神采秀發多闇博達  
帝謂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豈窮達意矣夫王疏通吏思之

多難樂逆播扇自猶滔天始似彗星之拘終顯聖衷之禍悠悠  
蒼天其可問哉豈自國步初屯兵總魏闕群后釋位板袂勤王元  
帝以樂石之宗爰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  
劍嘗虜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遠颺內候隄  
塹生觀時變以為身幸不允著卓之詠先行昆弟之戮又洗稍  
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辨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肘心膂  
謀臣或極筋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祖驅朝之君子相顧竊然  
自謂女若泰山舉無遺策林於邪說即安荆楚雖元亞吉竊社  
稷未許而西隣責言禍賊旋及上天降監此馬假手天道人事

其可誣乎其爲志義文採浮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履御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駑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及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忽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于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爲高讓歟

武帝

南宮靖

蕭衍以齊之同姓世系有考遺時登途遷遷齊萬是爲武帝  
齊萬泰儉博學能文勤於庶政冬月四更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足破壞天性沉重雖居暗室常整衣冠小生暑天未嘗褻袒下料內豎小臣如馮大寶又却封禪之請遷廢于之吏魯氏宗

屬待以赤心使皆得以老死膺下晉宋南北以降鮮能及之天監之世時和歲豐海內無事自江左年論二百未有盛於斯者然晚節末路疊起漸墻榻成戎羯衣甲繁鋒鏑之下老幼粉灰馬之足金甌迷關實萬屢移爲千古所閱笑其故何哉諺者謂帝信朱异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其禍遂至於此不帝崇尚釋教變夏爲夷堂堂表見王加夷狄之衣宗廟去牲至於不復血食如是則不待侯景入國而江左已爲夷狄之區不待杜穰變遷而蕭梁之宗廟不血食又矣其後臣叛其君子及其父命正德而正德叛命即陵而即陵叛命柳仲禮而柳仲禮叛甚至蕭正表叛於鍾離袁君正叛於吳郡元景仲叛於廣



州亞鐵叛於豫軍雖有子及孫莫不遷延顧曾夏無為君文討賊之意夫以浮屠氏之學棄君臣絕父子而未流之禍其烈如此有國家者尚欲崇奉其教而不惜焉果何為哉

武帝

顧充

蕭衍以齊之同姓自能行虎步之相起義襄陽宰制天下及在位勤於庶政斷郡縣之獻奉獻告粉之代死修孔子之廟以崇文教過好于釋以求息民故天監之世財和年豐四境無事江左踰二百年未有盛于斯者奈何至其晚年九丘居尊其為自屈窮土木而飾等宇朝談釋而蓋言老如廟之祭不苴毛血文歸之儀甚為人詆似有志於求佛者殊不知若欲求佛印心是

佛梁主以詐力換人之國因人之君滅人之子姓且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萬衆而自營之不恤焉是欲心也非戒心也是貪心也非清淨心也是忍心也非普愛廣度心也嗜嗜是心而可以求佛耶又至其後信收守來降之妾而納侯景內附之謀全景將戮之首崇景非次之榮為朝廷一客已非計矣而東魏高澄復許通好貞陽且至侯景夕返齊陽之舉固吳老公之薄心賜速之耳正德因以稱帝而強弩衝城長戈指關俾江黃士于天折霧露之中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所謂見黃雀忘深井者也卒之殃及禍延形銷魄碎未能種利益福田不聞遊極樂國土無由汎大圓覺海而獲果報於臺城徒使杜弼屬弘正

成顯先見之明而金甌傷缺拋擲春風吁捨身同泰猶可贖也  
捨身侯景不可贖也自得之而自失之豈意事佛求福而反得  
禍哉

評 不責武帝事佛而責武帝非能事佛者又是一種生意

范雲沈約

姚察

昔木德將謝當詞流虛憐賤黔黎命懸暮漏高祖義拯橫潰志  
軍臣及謀譚雖難責寄良平至于范雲沈約秦預締構蔡成帝  
業加雲以機警明貽濟務益時約高才博學名亞遷蓋稱屬吳  
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江淹任昉

姚察

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  
壯麗尤值其時淹能沉靜昉持內行並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  
先覺任無舊恩前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謝朓

姚察

謝朓之於宋代蓋忠義者與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求元多  
雖確然獨善其踪蔣之流乎及高祖龍興差求物色角巾來仕  
首陟臺司極出處之致矣

徐勉

姚察

徐勉少而厲志志食餐憤修身慎言行擇交遊運秀興王依允  
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縉青素出閭閻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



事主動師古始依則先王提衡端軌物無異議為梁宗臣盛矣

袁昂

姚思廉

夫天草地平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華歲寒之心袁千里  
命屬剛離身逢厄季雖獨夫長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  
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美紋屬單室台島何其美馬

蕭子恪

姚察

昔魏藉兵感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禮贊以  
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則薄曹志猶顯於朝及宋  
遂為廢姓而齊代宋之感屬一皆感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  
梁草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薛從並隨才任職過蕭滿朝

不失於舊宜惟魏與晉而已無若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  
越前代矣

安昇賀琛

姚察

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  
昇賀琛並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昇遂傲  
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賞昇之  
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賄猶殊罰說弗加賞亦斯  
濫失於勸沮何以為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王僧辯

姚思廉

自侯景寇逆世祖撥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安僧辯將卒之任及





冠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勅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  
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庸實祚僧辯位當將相素  
存伊霍乃受脅容師傍立麥庶苟欲行乎忠義何忠義之遠矣  
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感感悲夫

侯景

姚思廉

天道不恒夷運無常泰然則窮通有效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  
在茲焉若乃侯景小豎數換本國識不周身勇非出類而王儻  
為其謀主成此女媧應鑿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或強弩淪豎宮闈  
擒纓震極毒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暴逆之禍嗚呼國之  
將亡必降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英拜亂夏大茂厄周漢

則務卑沉災晉則敦夕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陳 太祖 陳霸先

南宮靖 一末

陳霸先本自單微遭時屯剝屬臺城告禍累祚猶遷選將練兵  
勦除元惡三四年間遂移吳祚篡梁之後務從儉素常膳不過  
數品後官不飾金玉然帝即位纔五日禮樂刑政百未一舉顧  
乃躬蹈梁武卑賤之迹出佛牙設無遮會效胡人展拜於觀闕  
前而不知恥曾未幾年又復幸寺捨身貼謀之道果如是乎黃  
塵汚衣不待賀若弼請擒虎之來而魄兆已先見矣

陳霸先

顧 文

陳霸先斬僧辯握重權持兵柄厥為臣子思為君父而禪異之



位又遂稱皇帝矣篡位之後善政無聞而汲汲祀蔣帝以德私祐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舊轍即其開國舉動要非所以規模後世矣雖從政寬簡儉素是尚亦奚足叔齒乎

陳霸先

姚察傳

高祖英畧大度應變無方蓋漢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遷覆賈賈天人王僧辯關伊尹之才空結桐宮之憤貞陽假秦兵之送不思袞纛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撫末運乘勢隙而振橫流王迹所基始自於此何啻戡黎升郟之捷而已焉故於傳載時序之世變聲改物之辰兆庶歸以謳歌矣蓋去如釋負方之前代何其美乎

江總姚察

姚思廉傳

江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程史官先臣竇茲令德尤斯百行可以屬風俗可以原人倫至于九流七畧之書名山石室之記及郡孔堂之書王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與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師縉紳以為準的既歷職貴顯國典朝章古今奏議後主皆取先臣斷臆焉

拒跋氏元魏

南宮鼎一宋

北朝之興始于拒跋之魏自詡汾以前春宅幽方世為君長與千委亂中原坐接於是拒跋醫律始有并吞中夏之志焉什翼犍繼之征伐四克威震蠻夷始改都立號恢復大業東自檄額

西及破落那莫不款附拓跋珪嗣位稱號魏王於是建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而國始大矣魏之史臣謂其世本鮮卑乃上引黃帝茫昧無證之事以釋拓跋之姓下引天文迂謔不經之說以紀神元之生至今讀史者固于所欺近千餘年而莫之辯正吁亦惑矣

明元帝嗣

魏叔北齊

太祖英稚北驅朔漠末年內多黨隙明元抱純孝之心邊島獲之禍積以濟車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內和外輯以德其紀良無愧也

北史曰明元承運之初屬廟定之始于時很願此時猶復窺伺

加以天賜之禾內難尤甚帝孝心馭畧權正蕪運暴業固基內和外撫終能周節致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以遠矣

魏道武帝高祖拓跋珪

魏叔北齊

晉氏崩離戎羯乘黨僭偽紛糾豺狼競馳太祖顯臨安危之中屈伸潛躍之際驅寇遺棄奮其靈武克剪方難遂啓中原朝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栖遑不暇外土而制作經謀咸存長世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毛疋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為之嗚呼

崔浩

魏叔北齊

崔浩才疏道愴寃寃天人政事等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



於子房也屬太宗為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廢  
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未途避垢遂不  
自全豈烏盡考藏民惡其上將吾盈必乘陰害貽禍何斯人而  
遭斯酷悲夫

崔浩

秦少游

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以晦至智而守以愚異物  
並遊而不離其惑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類然獨  
出不與衆為偶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  
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且謂稽古過之以愚觀之浩曾  
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苟彼賈誦之於魏浩

之於元魏雖管制勝筭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  
房號信肅何為三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叔十城蕭何  
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國中兵乃行少傅  
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下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以爲無  
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苟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彼謀  
謀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謂亦閹門自守退無私交皆以令  
終故陳壽以為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願聞君子之道者也  
浩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季順之  
死浩既有功而奏五寶元歷董尤譎誕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  
錫石道傍以彰其罪明哲之所為固如此乎正王子所謂不有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益成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于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身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子房始游下邳受書圉上老人終曰碩葉人間事從亦於子游耳則其精蓋出於道家若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榮或之入秦善生之慮者與夫免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與莊老乃以為編註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之末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遷定三秦撤項羽千垓于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壘于平阻梁牧健於涼州惠帝得不廢本子房之謀而太武為國副主亦自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宜欲為子房而不知所以為子房者歟

奚斤叔孫建

魏 叔 北齊

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峭之竟已故封尸之效靡立而恩禮隆渥沒祀廟庭叔孫建少展誠動終著肅伐治邊有術威震夷楚復<sub>是</sub>之委節太宗美彰顏沛察朱提之變有日殫之風加以至而有正且美朝野可謂世不乏賢與

李順

魏 叔 北齊

李順字才識一時推重許言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苦心而崔浩側目款式兄弟<sub>順之</sub>威望並高黨風度恢雅風重朝外



而遭隋有命報苑俱麥嗚呼以茲盛德克膺其猷宗緒猗猗友  
位盛顯可謂牛雖舊族其世維新矣

太武帝古

魏收北齊

世祖聰明雄斷威靈倖立藉二世之靈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  
出周旋險夷掃境萬平秦隴窮邊海鹽河源南夷荷瘡北虜削  
迹廓定四表混一戎華其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遠百  
王豈非神敎綏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未則懋威所  
忽固本賜防殆弗思乎

高允

魏收北齊

依仁游藝執業守誥其司徒高允乎雖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  
慶死怡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夜已全身自非體解知命豈照  
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靈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  
而已儒格之孫學洽有聞事修之美也

高祖孝文帝宏

魏收北齊

有魏始基代湖廓平土南夏闢壤經世咸以威武為業文教之事  
所未逮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敎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  
恭己玄覽獨得者目不言神契斯標固已符於其化及躬於大  
政一日萬幾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天生  
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難其黃屋垂纓之矣若乃欽明稽古  
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內



生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畧受奇好士視下如傷殺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宜虛蓋也

高祖孝文帝

南宮靖一朱

孝文風著令聞及躬總大政日不暇給東征西伐所向風靡而又愛友諸弟終始無間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葵園識之書禮北千之基虛心以訪安民之術責已以答上天之譴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坐車從鞍轡講論經理劉芳李彪嚴經衍進崔光邢昺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聞習詞論者莫不廉以好爵文風爛然其治行之美江左五朝莫能及也惜其處人倫之間馮后既廢而復入不當立也則過於牽制復置宮中太子

既廢而悔過所當察也則音聽譴言且再以死文明太后既非已出又嘗手執顯祖此不共戴天之讐也即不忍考詰亦宜以權絕之比其後也擗踊哭泣視父喪始過馬而人理天理之大遂致顛倒紊亂而莫正嗚呼父子夫婦之失德此夷狄之常而孝文於魏號賢明之主則又不當以夷狄之君例論者故後之欲成人之美者每于斯而太息焉

宣武帝

帝

明

莊帝

子

敬

前廢帝

後廢帝

出帝

修

南宮靖一朱

宣武委任小人濁亂國政魏氏基業蕩蕩孝明幼冲雲后稱制穢德彰聞賞罰乖舛造寺產費力屈人販盜賊竊起封疆日蹙



享國不未非天意乎靈后鶴發明帝立未言足兒爾朱榮引兵渡河以討賊為名殺太后及幼主遂迎莊帝勤於政事朝夕志疲是志方銳而翔翔外蕃者已側目矣大得既除餘根尚在爾朱兆凶莊帝而弑之奉唐陵王泰即位是謂節閔帝手改赦文頒之海內中外翕然咸稱明主然是時高歡已起於信都誅爾朱兆推渤海太守元朔以主號令是謂廢帝而節閔生憂辱矣廢帝之興國事盡由高歡朱幾又以廢帝疎棄逼遷大位而國疑武帝為武帝葉前車之覆轍難免然有除姦之心然遂一朝之忿棄累葉之基捨向歡之親厚就宇文之疎薄甘心出奔自絕大位於是曲歡改立清河王之子善見而魏之境土自此裂

而為二矣

李孝伯李冲

魏 收北齊

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蓋異乎亦過人遠甚世祖確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齊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險可幸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固已優乎安世議且通雅時幹之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議案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爾朱榮

李延壽附

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惠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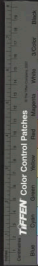
人非論  
怨繼以元義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多有極其陵暴於是四海驚然已有群飛之漸逮于靈后及政宣潘于朝傾覆之後於此至矣爾朱榮緣將師之列籍部衆之感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桓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擒葛榮誅元惡戮那呆剪翦逆醜奴膏膏咸魚馬市然則魏室之功烈亦已喪失而始則希覬非望睨視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溷濁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壙通亦已除矣而朝無謀篡之宰國之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遠成賊敵隆實指縱兆為戎首山河失險壯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題天倒日肅刺戮獻劉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

已天下之命懸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其定終于稟稔以至於滅抑亦觀衡其難齊以驅除夫

神武 高歡

李北藥

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畧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焉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聰斷昭察不可欺犯人奸士全獲勳舊每有文教常慰慈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乃至後於斯卷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畧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目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



如愛士故退適歸心皆思効力南威果國北懷蠕蠕規夏遠矣

北齊總論

魏徵啓

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畧伐叛柔遠千時  
表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權宇文如友掌渦陽之戰掃侯  
景如拉枯故虎氣懾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  
因累世之資庶樂推之會地居當蹙遠遷魏此懷論說非常之  
才運出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  
謀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  
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而荒淫敗德罔念  
作狂為善未能亡身隄禦足以及後其得壽終幸也尋地通

身身運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茲雅圖將以牢籠區域卷一丞夏  
李齡不才勳用無成若使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所食武成器位  
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消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  
陽身禽於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亦可揚推觀天  
有齊金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  
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幣  
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惟螳不可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  
級以壽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審也  
密藏輸稅之賦未屬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前王用之而  
有餘後王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霽風丞



其發請信實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其在存亡故得同其生處彼  
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雁墻峻半酬酒嗜音屢屢變於  
宮園舍色荒於外內俾晝夜雨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  
既不執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其非必入視人如草芥德惡  
如順流佞闖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費官瀆獄亂政淫  
刑剝新被於忠良祿位加于大馬讒邪並進法令多門持訟者  
不止百人播樹者不惟一手於是士崩瓦解衆叛親離顧聽周  
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成其官觀窮極亦遂謂黔首之可誑指  
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控前敵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感豈  
非鑄金石者難為功推活朽者易為力與又聞齊自河濟之後  
遠於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包煢煢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  
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贖其欲所謂大既殲矣更負薪以  
足之教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燬延期過曆不亦  
難乎是齊之敗亡美亦由人非為天道也

斛律金

子光

李北藥 附

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欽之志成此大功故能  
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  
誅夷厥廢威權之重豈易符道家所忌尤以上將之子有沉毅之  
姿戰術兵權非同尋常臨敵制命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  
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備宇文章劍之日出軍博代屢挫兵鋒

而秦軍已遠東隣侵弱關西前收已蜀又殄江陵叫建統而用  
武成并吞之壯志尤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克陣攻  
則罕有全城齊人必致拘頂之師秦人無復登關之策而世亂  
讎勝許以愛主之威主暗時難自許蕩離之固昔李牧之為趙  
將也北拒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後誅尤者豈  
秦之及問耶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為強隣賊雖  
嗚呼後之君子可為深戒

高乾封隆之

李比藥

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聲而起河朔將致勤王之舉以  
奉主帝之讎不亦壯哉歟元本藩成其讓德異夫端禮恤友紹  
之威然力謝時雄才非命世長是以奉迎塵席用叶本圖高祖因  
之遂成霸業重以昂之膺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電掣然  
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但以非類川元從異魯豈沛故人腹心之  
寄有所未見露其啓蹶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于此子繪才  
幹可稱克荷堂構奕世載德斯為美焉

楊愔

李廷壽

楊愔雅道風流早得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廢亂厓之世當機  
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托六尺之孤旬朔未幾  
身亡君辱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衛王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  
禍朝廷之業既以仗義斷恩猜忌之徒無容推心受亂是知變



通之術非所長也

邢郡

李廷奇

于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其情無飾智既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為一代之標格也及明崔儆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王霸為勇於文簡公見之唯嘗短崔廷願為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

魏叔

李廷奇

伯起少頗跌宕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為偉器學博今古才極縱橫體物之旨尤為富贍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躋班馬婉而有則擊空而不蕪持論序言鈞深致遠但

竟存實錄好詆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

後文帝 宇文泰

令狐德棻

水曆將終群凶放命或威權震主或靈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征神物可以求得莫不闢關九萬駢駟兩宮而誅夷繼及世不旋踵足知巨君 王莽 篡盜終成建武之賢仲穎 董卓 凶殘實啓當塗之際天命有底庸可怖乎太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驍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屬與能之時應廢聖之運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伏材推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願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



馬之疆屢入近畿志圖天壤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  
濶之勳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伯以弱為疆紹元宗之衰緒  
創隋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  
落魏晉遺章古昔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勳  
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民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  
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夫雄畧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  
繡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家廢曹公成天輔之業晉  
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勳歐德論功緯有餘裕至於諸官制勝  
闔城卒戮茹匕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迫而用乖於德教  
周祚之不求或此之由乎

武帝

令狐德棻

自東西不隔二國爭疆戎馬生如于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  
均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高祖纂業未親萬里處深澤以策養  
正及英威電發朝政維新內難既除外畧方始乃苦心焦思究  
已屬藉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民之政務紀  
兵之術乘歸人之有彙順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勳斯集城  
祖宗之帝憤拯東夏之陷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當日  
之瘼無棄經營之志心或伸黜武窮兵雖見議於良史維關遠塞  
足方駕於前王者與

北周史斷

南宮靖一

北周起于宇文泰自元魏撥亂宇文泰遠探天子而今之拔  
草萊立朝廷其為君為國也微矣然卒能取威定伯以弱為強  
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而又得蘇綽之奇才  
修一代之文物依周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為牧守作九命以  
叙官爵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稍有可觀者惟宇文氏耳然泰  
既鳩孝武又黜廢帝迹其所為特亂賊之魁首視質六澤亦數  
有虧德焉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臣終吾誰欺欺天乎亦數親自  
孝武西奔以求宇文泰居西高歡居東皆能變家為國然質六  
澤為人朴質一時文物雖不逮周而其悔過事君之心實勝焉  
宇文黑獺為人譎詐一時文物雖遠邁齊而其廢君弑王之罪

實浮焉權其輕重而論之則高歡之用心或者其尚可取其而  
歛誌終之時猶奉奉於其君宇文善亮之夕惟恋恋不其子則  
其心匪可見矣宇文覺以冲齡嗣尊而友為閔帝立國之初權歸  
於護雖負剛強之姿終致蕭牆之禍明皇繼之厥鑒不遠德前  
車之覆輒莫除而勤儉之宜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  
握於護既不能專美高根而又資以兵柄虎而傳翼有殞其軀  
哀哉宇文護再行杖逆而魯國公扈戍作是為武帝慮謀深遠  
以象套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覽不倦天性明察布德立行  
皆欲度越前人身衣布袍編繡案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  
十數勞護接下登堂忘殿專崇儒術光釋甚罷以海內未康校

兵訓武步行出谷，每涉艱苦，故能得人死力，以弱為強，及入秦境，雖殘傷首擄者，亦皆以軍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土，盛矣哉！其有成功也。齊平之後，撤宮室之華，修省妃嬪之貞，數雕琢之物，悉賜貧民，信可謂善處勝矣。而適嗣子之非才，昧宗社之大計，但欲感之揮楚，期於感爾東方之訓。豈若是乎？宣帝即位之初，肆行兇虐，季父至親，一旦殺之，如斃犬豕，長使翰年恚憤，聲樂魚龍百戲，芳于殿內，自是而後，遊宴沉湎，旬日不止。百官奉事，悉循宮者，互后並立，紀綱蕩然，得保首領已云幸矣。許帝行，越自幼冲，紹茲業亂，內外挾孫曹之詐，感着無齊代之強揚，聖談笑遂移神出，嗚呼！半文無賴，愚感孝武，黜辱廢帝，把捉親

政踰二十年，至其子嬰，遂篡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俱被殺戮，未及三十載，楊堅遂吞有其國，且畫宇文之裔，伴無遺種，積惡之報，良可畏夫。

王羅王思政

令狐德棻

王羅剽嶠有餘，私狃未足，備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奪魯危城，抗亂勃敵，梁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殫門風，亦足嘉也。王思政，驍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平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營，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破乏之兵，奮動勇之卒，猶能丞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旌動於鄰聽，雖事窮運廢，城陷身囚，壯志





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蘇綽

令狐德棻

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理於鼎峙之日終能雕琢為模鑿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禮場屢接而內親外附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李賢李述

令狐德棻

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畧從衡忠勇奮發聖推勅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于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致主策名委質或使煩幕府或契濶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

遇供糜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善文武聲彰內外位高功重光顯榮家花萼連輝椒聊繁衍冠冕之盛常留時莫比焉自周元商變為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創嗣君許幼內則功名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循子之親膺百戰之託功勳已著過惡未彰李植遠之受過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計既問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謀嫌疑既兆讐故因之啓家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述既開事之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為不幸

王褒王德信

令狐德棻



周氏劍綵連屬凌遲寒遺文于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  
蘇綽盧柔唐瑾元備李昶之徒咸奮錙異自致青紫然竊建言  
務存實朴遂稱枕魏晉靈蓋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然杜非  
適時之用故其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清宮靈獻爾其詞衝  
杞梓東南竹管俗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  
牢籠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賸趙二王離章間發感感宮殿  
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志味於遺韻  
取精於末尤猶丘陵之仰尚岱川流之宗漢勃也然則唐信之  
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李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  
宗故能誇目於紅葉傷心逾於前衛晉楊子雲有言詩人之

應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右以度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  
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性情單忠則變化無方形容則徐流隨  
廣雖詞賦與表諶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精要舉其大  
抵莫不以氣為主以文傳為考其嚴最定其區域據六經百氏  
之英華採屈宋卿雲之秘奧其詞尚遠其者在深其理貴當其  
詞微巧然後鑿金鑿玉播芝蘭又質因其具繁約適其變權衡輕  
重斟酌古今和而能止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  
八音之繁會天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士行所謂難能  
足以逮意矣

隋 高祖文帝 楊堅

魏 徵君



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  
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謀未為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  
憤惋既而王讓固三蜀之阻不踰昔月尉固舉齊之衆一戰而  
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五茲機運遠遶周萬千時  
變夷滑夏剽楊木一劬勞日異經營四方樓榭南邁則金陵失  
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效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  
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兼論功不能尚  
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窮裔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  
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凌弱衆  
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  
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孝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  
之度有刻薄之賢暨夫暮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  
建彼維城權倖京室堯言同帝制靡所適行聽哲婦之言裁和臣  
之說兩龍廢嫡託付失所成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際縱其尋斧  
前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檟纒列天下已非隋有  
惜哉迹其衰敗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  
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為不幸也

文帝

顧充

嘗觀綱目書太子贊納妃楊氏所以者晉公如姓三字 堅得政之  
始贊之姐也劉昉筆引以輔政東瞻星之照藉后父之感而不



臣之跡暴于行路天時人事漸歸堅固負騎虎之勢者由是未  
靡一開燕雀駢集或以熨火奉以金帶遣或以應天受命勸進  
一旦以一男子偷竊位號而宇文之族影滅跡絕蕩無效煙矣  
欺孤兒以致天下奪寡婦而登神噐嗟哉世不多竇氏女孰為  
救舅氏之患哉是時江左未平南北未混乃命賀若弼救京口  
韓擒虎拔豫州師入建業遂併陳氏而四海以為藩籬自茲而  
後克勤理道克儉資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制義舍後陳境足  
以繁枯潤涸而叛降相繼卻而不納一節深為得禮故百姓繁  
庶中外莫安大隋皇帝乃真皇帝也突厥上書江東分王三百年而  
生收版藉遠撫長為亘偶然與然且不悅詩書而用法尤嚴

不全父子而宰制婦人至其晚年暗於付託陳夫人有更本之  
拒而始信獨孤之謠蕭吉三千二百之上蓋亦有以規其終矣

高奴蘇威

魏徵

齊公霸圖伊始草預經綸魚水宜符風雲之感正心直道禱諸  
輿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  
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足寄益梅斯在兆庶賴以  
康寧百僚資而輯睦年將三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  
忠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淳後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虞  
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抑  
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綱終任遇窮極榮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寵又處機衡多所損益整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情儉體非  
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  
餘年雖嚴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  
寡于遠波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關於興王抑  
亦此之由也

蘇威

方遼志明

勝之亡也非甲兵少而財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為之死  
也輔相皆臣惟一蘇威拜伏舞竚勸進頌美於群盜而不以為  
禍威在文帝宣畏已極當遇已厚國危主令力不能收則朝服  
立朝數羣盜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觀鏡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

犯豈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決屈身於羣盜其辱甚於死而  
威不悟然人不至於死不止也與其耻辱而生孰若速死之為  
善乎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隋之名臣也一陷于  
非義身名俱喪天下至今羞稱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為累豈不  
悲乎雖然威固不善處其身矣而隋之覆其群臣者亦有以致  
之古之人必以禮貌待其臣豈偽為已哉養其恭而厲其節乎  
居則有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貽禍患則可殺而不可辱寧舍  
其生而不敢負國隋氏父子之過群臣詐籠而威役之雖將相  
之貴少有疑隙則垂殺於殿庭之間凡仕於其時者皆挫辱之  
餘無平之人氣不足以有為節不能以自守其宿身於空殿固



藝使之然豈足深怪哉不以君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為者惟君子為能素以小人待之而欲皆重為君子之重此中人所難也於蘇威何感哉

評 讀公論素整蘇威則公平日所自處可識矣不獨雖貴

古人已也

韓擒虎賀若弼

魏徵

夫天地未奉聖誓格其機雖尚梗爪牙宜其方周之方召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置襄徵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禹夏賀若弼韓擒虎中必取之長策

韓擒虎奮發重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鑿逾盛業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假僥英異賀若居多武毅成雄韓擒虎重方於晉之王杜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覆於匪命亦不容以失身若念父賙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虎世將宋威歷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唐陵其業咸有武藝驍雄勝者並為當時所推赴赴干城雖兄難弟失

楊素

魏徵

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妻又武之賢包英奇之畧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



五掃於於牛斗江漢無波權驥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  
陰靖亂功臣其居其右賢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  
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排離官陷君  
於倉修謀慶家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  
禍敗之原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未乾國門  
殞戮丘墟廢極宗族誅夷則知積善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  
失必自及其斯之謂與

王通

尹起莘明

先儒謂王通為隱君子使其教授河汾者未講道以沒其身何  
不可之有而必欲鼓衰齊王之門自取絀辱是肯庶珍特聘

之君子哉

王通傳

柯維騏明

王通字仲淹其先大原祁人遭永嘉之亂東遷後乃干河汾家  
焉世治儒業至六代祖玄則益以儒顯仕宋終國子博士嘗著  
時變論七篇言化俗推移之理甚悉江左號王先生玄則以下  
繼仕不絕亦咸有述作曰隆者通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  
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隆因賜對言曰陛  
下雖有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承詔者與妻妻論七篇出令  
昌樂緝氏東川秩滿不仕四年隆夫人經山果獲巨石而有娠  
是年生通九年江東平隆嘆曰王道無片天下何為而一手通

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上天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二此何常之  
有茲嘆也蓋愛皇綱不振生人勞于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陰異  
之遂告以元經之書十八年陰婁居歌伐木而召通曰爾來自  
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在三之萊師居一馬小子色  
旃通於是臨學四方蓋受書于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明  
禮於河東閔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浚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  
者六歲仁壽二年通冠矣慨然欲隱蒼生西遊長安隋文帝召  
見因奏太平策草王道推霸各凡十有二策以正始為先下於  
公卿皆不悅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  
兮遠遊帝畿忽逢帝王兮隨禮布衣後禮古人之心方將興太

平之基時異世變兮志詳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勞身西飛再  
微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微又不至司徒楊素勸之仕答曰通有  
先人故廬可以庇風雨薄田可以具餼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  
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通著述六  
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繪詩以辨六代之  
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  
後王之失自年十五即為弟子師河南董常太山姚襄京兆杜  
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  
玄齡鍾鹿翫微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北面受王佐之遺  
其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隋季通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千



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者作郎國子博士徵而不卒  
三年江都失守通曉疾嘆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命  
也召薛叔謂曰吾憂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乃我  
也何必未及齡越七日卒年僅三十有三法通講學之暇負耒  
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且庶人職也楊素遺以食  
經曰含糗糒麥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而逸  
已里人化之而爭為息焉其卒也門弟子諺曰仲尼既沒文不  
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諺曰文中子然續經世不傳  
僅傳中說蓋莫其徒問答多拾言云子福郊福時論曰三通隋  
代名儒蓋楚荀御漢董仲舒之倫也通之言曰通於天子受同

秘之恩其後乃云仲尼既沒文不在茲杜淹復振史遷尊仲尼  
兼例作文申子世家則尊之過矣要之儒林列傳豈宜闕通或  
謂太尉長孫無忌愷其弟御史廢而故抑之不知道之樹立論  
著自足傳不朽無待史氏揄揚也由通觀之君子務自修而已  
惡用附青雲之士乃能登施於後世哉

文中子

焦竑

文中子動以孔子為師其見地甚高其志甚大或以稽擬太息為  
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悅則其舉止言動不覺盡似之然其  
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詩祖李杜文祖遷固未有非之者獨文中  
中子之法孔子乎宋咸作文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



無其人則幾於昏說矣王績有召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隋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宜乃興元經以定其統陸龜蒙送苴盧慶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鑿也如此成獨斷其無可乎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蓋中說之行矣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二千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阮龔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曰嚴于陵釣於端石爾宋龔控勸天下故君子不貴爵位龔本則曰嚴于陵釣於端石民劉子今稱之爾宋龔控勸天下民無得而稱焉龔本

曰出而不聲應而不攸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依舊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豈逸不無增損於其間遂移後世之疑邪

太白丈人傳

宋 無明

文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夏極今驗舌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白山息于灌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緼袍無表顏色腫脣肩負米芻去文中子僅十步弛擔箕踞而坐兩手換爬眼視雲漢若四傍無一人者換已習指文中子謂叔曰彼鳳頭龜背輪車至腰者為誰叔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耶曰然曰將何之曰夫



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皇之乃  
握末趨前揖而問曰丈人何哂通也豈邇未聞先王之道不足  
以咸和萬民乎丈人曰不然也豈八埏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  
一士之舌可盡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  
民不當見太平之行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丈人  
所哂者何事耶丈人曰嗚呼子憂之甚也夫具人之體服人之  
衣食人之粟腹使稍有知孰不欲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  
苟而就也文中子曰其道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其上焉者堯和  
乾坤經緯星辰樞機四時輪轉五行執天之德以闡帝明以達  
帝聰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復輕出也

則必為帝者師若堯之君時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圖是已其  
次焉者以大公為一家以四海為翰蕃以五嶽為封鎮以元后  
為父母以臣隣為伯仲以蒸庶為赤子豈以深仁財以正義防  
以峻禮陶以至樂威以嚴刑式是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  
亦不輕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耕  
漁以終其身若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矣其下焉者則徧行  
居東嗟嘆嗚呼莫斯不遠千里術已求媚君門如天無路可陟爾  
伏闕下魄遺神疲聞諫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徧射射  
利者之所為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楚已自子之西來也欲  
為君時務成昭西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均乎抑欲同售瑟于



齊王之門者乎子熲眉目在室木不知所自處也且子獨不聞之  
三家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采聞名納  
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婚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之  
矣子今負策而干進恐累不待聘而奔者無天相遠也况隋君  
天性沈猜不悅詩書廢黜學校殺戮元勳溺竈廢嫡惟婦言是  
用惟刻薄毒癩之法是崇是嗜蕭牆之禍起在旦夕子尚欲行  
王道乎言暴虐于湯武之世必見誅談仁義於桀紂之朝必見  
出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吾言即課東轍毋西向不然則子其  
行哉文中子曰丈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  
焉願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柶柶遠

如喪喪之徇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困於陳交而卒不  
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  
足法與丈人曰是何言莫是何言莫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  
孔子一等則可其所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耶柳下孔  
子一等者耶昔魯男子蓋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  
也子聞子嘗愛書於季有學詩於夏與問禮於閔子明正樂於  
魯沒考易於王仲華而其智顧出魯男子下子竊為子不取也  
夫不察時而冒進謂之瞽瞍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  
而強行謂之固狂已從人謂之賊論溺債回而弗止謂之滄警  
與不達焉則不周固則不變賊則不成淹則不掩是五垢者子

皆躬踊之宜子有疑於予予去子矣夫人言畢召爲而行文中  
子固如死灰遠背夫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捨詩收進曰  
天子何慕之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  
子不聽彼丈人不過姦言而辯者爾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街  
冒霜露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  
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謀公  
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  
著續經教萬言君子曰其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雖經綸  
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管斷斷不怨况其  
下者乎其哉出處之難也

評 詆河汾自售前駭昏然但未末有如此篇之反覆委曲者

楊帝

魏

微庶

楊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  
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展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  
肇亂遂登儲位踐峻極之崇基承不顯之休命也地廣三代威  
振八紘單于頓額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於都內紅腐之粟  
委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實思稱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  
秦漢之規模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陰隙外示疑簡冠服  
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深荒無度法令愆章教絕四維登  
參五刑黜誅骨肉屠勳忠良受膏膏身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



異轡登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遠左旌旌萬  
里夜稅百端獨更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果條以擾之護利蛟  
去以臨之甲兵咸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盜賊生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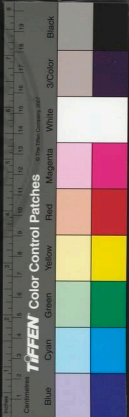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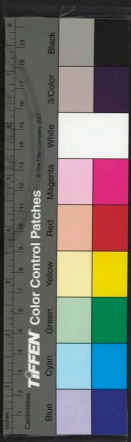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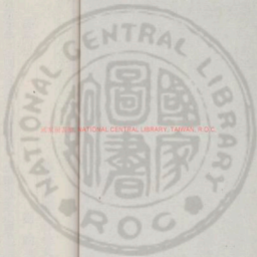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0409 20



新刊陳肖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唐高祖

劉 昫 石晉人

有隋季年皇圖板蕩荒主燼燹原之焰群盜發逐鹿之機殄滅  
無厭橫流靡救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勃興密運雄圖  
未伸龍躍而屈已求可汗之援卑詞奉李密之書決神機而速  
若疾雷嬰蒙傑而從如偃草洎誣讒允屬推讓亨餘刑名大刻  
乎煩苛爵位不踰於過軸由是覆公有恥伏莽知非人懷漢道  
之寬平不責高祖之慢罵然而優游失節沒網得行誅文靖則  
議法不從醜業寂則尚恩太過茲仗由之貝錦孽幸得以綴蜂



獻公遂開於申生小白孟懷於召忽一旦五加愛子矢集甲孫  
匈奴尋犯於便橋京邑咸憂於左社不有聖子王莽殆哉

高祖贊

歐陽脩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  
有不肖故其爲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  
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爲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  
出於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  
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平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  
百丁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終始治亂顯其  
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寢  
以隆昌或遷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不  
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有  
常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  
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其因時而  
特起者與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  
謂盛哉且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  
法後世有所憑藉扶持而能求其天命歟

高祖

蘇轍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群  
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賦與人心之所歸

向其在大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  
辭若是兄弟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答在高祖其後武  
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廢宗長子靈駕太子矣及中宗之後  
廢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  
廢室復安又將以長立靈憲靈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  
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  
之賢而不免于爭奪玄宗之賢不建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  
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廢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  
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  
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

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唯  
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耳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  
之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李密

劉昫

當隋政板蕩煬帝荒淫程動中原遠征遼海內無賢臣以匡國  
外乏良吏以理民兩京空虛光應疲弊李密因民不忍首爲亂  
階心斷機謀身臨陣敵機筆洛之口號相高之師實建德蓋皆  
效樂推唐公給以欣戴不亦偉哉及催師失律猶存麾下數萬  
衆苟去猜忌疾赴黎陽任世勳爲將臣信魏徵爲謀主成敗之  
勢或未可知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始則稱



首聚義兵終則其心為降虜其為計也不亦危乎又不能委質為出竭誠事上竟為叛者終是狂夫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或以項羽擬之文武器度則有餘剛勇果斷則不及楊素既知密之才與合為王之爪牙委之燈兒卒為謀主覆族之禍其宜也哉

李密贊

歐陽脩

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踰天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玄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密禮賢待士乃田橫徒與齊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為袁其才雄亦不可容於世云

李密

范祖禹

晉文公為國而不正孔子譏之當是時李密方圖洛邑而祖乘虛席捲入關密進則前有大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突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梅及其自欲為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為名也臣以為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李密

尹起莘

世或謂密似項羽先儒固已辨之矣羽雖剽悍猜賊然志在滅秦無復回武密起兵不為不久乃與東都送為勝負其非羽比



明甚且密前所移檄州郡數揚十罪至是乃及降隋何武密之  
進退無所據夫其敗宜也

評 數密降隋自非豪傑舉動信不足比項羽

劉文靜裴寂

歐陽脩

應龍之翔雲霧漸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  
相動耳觀二子非有睥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  
能或真或從尸天之工云文靜數發軍陷陣以才自進而寂專  
用私昵顯外者易乘適者難疑故文靜先被誅寂後坐妖  
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矣

劉文靜裴寂

張君英

自古佐命之臣皆無心於世君故志士仁人嘗耻之君裴寂劉  
文靜之迹固不在別白然二子皆首為謀主倡難起義及高祖  
登極而裴寂實賜無極恩寵至厚爵位至重雖有罪惡之迹皆  
原而不問文靜出入征伐咸不寧止顧遇既以不厚爵位殺又  
不崇以妾昔厭勝之事而遂加殺戮太宗極力營救而不得免  
復籍沒其家且雨露之澤不私萬物仁義之主不枉一人而以  
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乎致怨古人所戒不知高祖之意於二  
子厚薄何其殊也豈非以裴寂始盜隋之宮人密侍高祖之際  
文靜嘗以此憾寂故高祖恨之不然何寂之功奉智識皆不逮  
文靜而高祖遇之獨厚耶以此窺高祖之心是吾裴寂私昵之



愛而恨又辭形之於言故變之酷也噴嗜欲好色移人之性有如是哉

評 堆兩程厚表寂之故可謂頂門上一鍼矣

王世充竄建德

歐陽脩

煬帝失德天醒其爲生人顯業許盜乘之如蝟毛而奮其刺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竄建德連河北王世充舉東都皆唐牙揮毒以相噬譬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擅王世充所謂盜亦有道者本夫尊氣腥膻所以忘隋觸唐明德折北不支禍極凶輝乃就於夷宜哉

竄建德

張厚英

建德陷黎陽虜皇妹同安公主及淮安王神通大將軍李世勣世勣乃逃歸國或勸誅世勣之父建德曰世勣本唐臣逃還本朝忠臣也其父何罪又舍公主神通於別館以客禮而享之生令歸國建德之於神通世勣可謂厚恩矣於唐可謂有禮矣及兵敗俘歸斬於長安世勣等無一言以救建德之死於建德真小恩哉或曰建德抗拒王師外爲世充之援若赦而不誅何以懲天下之惡曰誅之宜也然當此之時群盜擾攘結讐聚凡得忠良之士率皆屠滅無有存者建德乃厚禮公主神通又不誅世勣之父乃姦雄之中仁人也世勣若念其父嘗拘於建德而卒保首領誠出一言救之設使朝廷不從亦足以報彼不殺



父之恩全於忠孝是非仁人之心哉朝廷既不原情而定罪世  
勛等又不能出力以一撥其後劉黑闥之徒以誅建德為戒連  
衡復叛擁衆不降八月之中盡復建德故地兵連禍結者復數  
年此由失於斬建德而致耳故曰學古之為難安而黜武之衆  
易動刑人之際可不慎乎

建成

孫之翰

王者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係以止爭奪之患也行  
之平世固為常法君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  
况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矜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  
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為人臣乎建成自義舉  
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  
也雖秦王以常禮為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况受命之初  
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哉聖主憲議太子之言曰時  
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建成

范祖禹

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  
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見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君子曰善慶  
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為職當勸建成以孝於西祖父  
於秦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視苟欲立之能為  
太伯不亦善乎且建成既為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



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革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為建成謀猶如此况庸人乎

建成

記祖禹

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或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賢聖不先於兄父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臣竊以為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為罪肆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管蔡以殺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討也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管

見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建建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君夫建成元吉已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為使建成為太子又贖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為子不孝為弟不悌悖天理賊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者矣

評 前論建成實爲太伯之讓此論世民不當爲周公之讓  
其罪各有攸當

建成

尹起莘

唐三百年之基業肇於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時  
盡召建成明諭以基業所由興之故俾其明白推讓則建成有  
讓國之美世民無推刃之慚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  
避阻之地世民苦避則實以至誠察其由衷之言表裡面背始  
終無間然後定儲貳之位則父子之道得兄弟之好終君臣之  
分定而國家安於磐石惜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殘爲古今  
不文惡惡夫

評 當世須是如此惜高祖應不能及也

十八學士

王應選明

瀛州之說遠矣自古及今莫不侈之以爲美談彼其十洲三島  
之勝金馬玉堂之榮吾無暇論獨惟夫太宗所以創茲選者爲  
未盡也成周之法諸侯歲貢士于天子以當時極選青莖之盛  
豈假一介之外臣以爲重哉則以握其權焉而已周道既衰諸  
侯放恣於是天下將覈之士鼓鑿而交於諸侯故祿宣穆下之  
會裂然首稱梁園之盛踵其故習談者率以爲口實而不知長  
天下私交之旨不可復禁蓋至於淮南之流穢命作奸植黨以  
抗君父而禍斯烈矣嗚呼曾以太宗之賢而亦爲此乎夫十八



學士者固皆一時之名流傑士當代所擬為瑞麟威鳳者太宗  
以一蕃王而羅致之幕下述其所以周旋帷幄分直侍從之典  
固不可謂無得賢下士之誠也然而非太宗之所宜為也彼其  
時有高祖在焉則是諸名流者高祖之臣也秦王惡得而臣之  
鸞臺鳳閣蓋唐之所設以待文學之士者是諸名流之所宜居  
也太宗府恩得而畜之天子左右之臣未有以令德聞于天下  
者東宮妙選自王魏而外無聞也一童子惡得而進之故漢州  
之選當時以為下賢之感事後世以為用賢之公法而不知自  
君子觀之則太宗者私其賢于已而蔽其賢于上者也原太宗  
之心豈其有意於擢經論道倫齒貝之禮而希帝王之節乎豈

當是時建成元吉之際已成而角立之勢起故收召英賢自為  
羽翼以待他日之變耳蓋陰為羊勝公孫覽之計而陽譽其忠  
之酒醴內寓膠東吳漢之逆志而外為河間之好文蓋自魏晉  
齊梁以來祖斯術者多矣而後之君子眩于史氏之文而迷事  
理之寔獨以為太宗之威靈非所謂通論也昔曹植收召名流  
自相標榜卒以中魏文之忌而成箕豆之變呂种私交藩王不  
顧馬援之戒卒以觸明帝之怒而貽素餐之慘嗚呼惟高祖之  
關于明帝而建威之弱于魏文耳不然則蓋州者是禍之招也  
故成而為太宗不應而為曹植幸而為十八人不幸而為呂种  
其甚等耳惡足以言得士自十八人之見用而太宗之謀益決



其所與日夜聚謀分漏直宿者無非傾竊太宗之計卒未能有以父子兄弟之義一為太宗忠言者嗣至臨湖之變推刃同氣廢警君父而太宗遂為萬世之罪人人徒謂有唐家不洗之垢而不知瀛洲之逼寔為之樂也然則太宗者高祖之罪人而十八人者又太宗之罪人也豈惟是而已自太宗以瀛洲之黨廢之於前而一代風聲沿為故車武卒之亂以朱鄭太平之亂以岑蕭叔文之亂以入司馬牛李之禍以十六子嗣至崔胤之于全忠昭之於幽岐慮攜之于高駢蓋皆以天子宗近之臣耳心于背公死黨之行自底滅辱而不知悔者豈非天策之遺謀固當時後世之所冒而安焉者與豈言於十八人美言也

太宗

蘇轍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損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為戮不絕如絞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夫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宗之可移於令尹可馬王曰陰股心之疾而宜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祭孔子

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為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自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咸矣厥夷高昌滅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者幸一昧耳而帝安為之原其意亦欲夸當時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優寵寵王泰使兄弟爭位水乾既廢晉王瑊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矣

乃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辱泰至於如此帝嘗得之譏言唐彼必中微有文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死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懼之致淫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

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狂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選則子孫無遺賴矣會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美夫天命之不可易惟惟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弔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以主李劫起於布衣忠刀勁果有節俠之氣實事李密及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啗肉唱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為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動無忘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勳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許之勳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十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他日勳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為不可今止



矣勛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勛臣天  
之使也以死徇人不以為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勛  
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厲勛寄天下過矣且使勛信賢托國  
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也何至交送之子殺之而後可哉  
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  
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大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  
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變且治而幾  
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評 太宗不知道故親征高麗輕易太子與託孤非人故有  
武氏之禍惜哉

太宗

歐陽脩

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  
興之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  
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  
書所載時有闕畧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  
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  
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  
也其餘隋之亂比述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無量  
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卒於多愛後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  
於遠此中才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當貴備於賢者是以

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太宗

鄭榮陽

太宗歲仁者也可知其然也囚至五覆罪至三訊除斷趾禁鞭背然一旦乘怒遷斬張譯于京寺寇益甫平首開文館樂奏破陣則曰朕終以文德綏海內然志伐高麗死猶不忘陳師合止拔士論意輕虜杜則斥之嶺表然聽稽遂良諫似之諱而誅劉洎親平建成元吉之難可以塞矣而寵秦妻恪幾危嗣位知謹刑矣而復濫殺知尚文矣而復黜武知任賢矣而復信諛知斷恩矣而復掌愛故曰太宗假仁者也

太宗

謝鐸明

君子於天下事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否則未有不至於大壞而極救者也唐高祖之取天下大抵皆太宗之謀高祖嘗謂之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既而將佐皆以為諸高祖亦固欲立之矣太宗乃固辭以止於平不有疥癬之心亦焉用是為哉昔王季愛太王之傳國也詩人美之曰帝度其心曰貽其德音曰載錫之光未嘗有更替焉使太宗不為虛讓之美以成高祖之初志則其骨肉之間必不若差之太壞極救而不可救者昔人責太宗以子臧之節予亦惜太宗不知王季之義而過為好名以自速其罪矣也於乎君子於天下事亦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又焉用是為哉

評 讓無叔齊之心愛有王季之愛太宗而失之矣

房玄齡杜如晦

歐陽脩

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賤穉登蓋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承大亂之餘絕網彫弛而能典不植使魏令典刑察然固不究雖數百年猶家其功可謂明宰相矣然求所以致之之跡殆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理善諫而房杜讓其直美衝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策天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之多廢身處要地不含穉善姑以終此其成令名有諫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欽則謀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之心叶議從相濟以成國于茲之過

燕之勳不足進焉雖然等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盡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易臻其哉彼揚已取名時然使尸耽者蓋房杜之細耶

王珪魏徵

范祖禹

齊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于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于糾也桓公既入而殺于糾惡則惠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于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祭之齊當立者也又曰齊人取于糾殺之稱于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之為君今建成為公子且兄也秦王為潘王又弟也王親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

成其君也。昔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爲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卿，養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輩君如婦之從夫，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王珪魏徵

尹旭莘

宋無二主，國無二王。若以委質事君言之，則王魏委質事高祖者也。非事太子也。若以食人之祿言之，則王魏食高祖者也。非食太子之祿者也。王魏委質事高祖，食太祖之祿，高祖使之佐太子，故去爲王魏者於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

而三於建成，既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自請其不能正政之失，或高祖赦之，更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事太宗，亦不當事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而已。斯事係臣之大節，不得不辨。

評 高祖使佐建成，則高祖若也。建成非君也。此可爲王魏

釋憾

魏徵舊唐書

劉翀

嘗讀漢史，劉更生傳，見其上書，論王氏擅權，恐移運祚，漢成不悟，更生稱御伊譚，極言而不顧禍患，何匡益忠諫也。如此當更生時，諫者甚多，如谷永、楊典之上言，圖爲奸利，與賊臣爲卿導



梅福王吉之言雖近古道末切事情則納諫任賢詎宜容易臣  
嘗閱魏公故事與文皇帝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區  
過勞達能近取確暢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其資根於  
道義發為律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移  
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所載章疏四  
篇可為萬世王者法雖漢之劉向魏之徐逸晉之山濤宋之謝  
朓才則才矣比文貞之雅道不有遺行乎前代諍臣一人而已

王珪魏徵

王 華明

王魏之罪大矣而不在於死與否也夫唐之有天下果誰為之  
在 高祖蓋不及此也建成元吉又非有尺寸之功也是太宗

一人之力也夫太宗是無算真有畏天命惡人窮之心哉亦乘  
時之可利而利之已耳彼其極風沐雨出為死一生以經營乎  
天下大率甫定而持以效之傲狠之狂兄此則武王漢高帝之  
所不為也而可以足資太宗耶王魏於斯時職為宮僚宜旦夕  
沃太子以孝弟而開陳天命人心之所任果力能回建成之心  
則使之退處藩服而請世民為天子不能則合建成而去之未  
為天也知不出此而唯奉養以養殺秦王為事吁珪徵之心亦  
恃矣世豈有殺弟而奉之功而可長立天地間者耶太宗誠死  
則高祖建成卒能晏然坐享唐之富貴否耶此其為計吾疎而  
害理傷教則已甚矣惟其如此建成元吉同惡相濟謀殺百端



夫彼有忌我之形則我有疑彼之意此國中人之所不免也故以義而論則太宗可以無天下不可以無兄以情而論則太宗之無兄乃王魏之交構其間而激其勢之至此也然則唐之禍非王魏爲之而誰乎使王魏而誠勸建成以孝弟而彼之堅辟終不可化也則高祖在上事建成可也事太宗亦可也而安在其必死也惟不道之以孝弟而徒改其殘賊之心則雖臨難不避視死如歸君子終不以一朝之節而蓋其亂唐之愆也况又不能死乎故曰王魏之罪大矣而不在于死與否也雖然高祖亦不得而誣其實也夫時平則先綱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古之通義也唐之天下非秦王之天下乎而淵乃持欲說不斷之心爲舍樹苟且之計建成元吉請殺世民則聽之世民告二子淫亂不法則聽之身爲君父而不能別白諸子之功罪梟三子若勃敵然而不敢置可否其間恣其吞膺骨感而天下大驚仍以屠戮磨者爲定則是除暴救民之功不足以享天下之利而卒踐天子位者乃鄉誅同氣之力也嗚呼唐室數倫之既倡於王魏而成於高祖欲後世子孫世守禮法難矣無怪一再傳而有承乾魏泰之變也悲夫

評 太宗有功當立王魏乃勸建成除秦王悖矣高祖不敢置可否於三子釀成糜血之禍是真高祖之罪也



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善於義然  
歟曰不然王魏之於建成非君臣也何更難之有子游問曰表  
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昔  
命所使殺子也何服之有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輔建  
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為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乎曰  
不可王魏義當死者何也以建成之難雖不當死以高祖之  
命則不可不死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受君  
命而輔太子其爲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死生以之今有人焉殺  
其所輔而奪之位而怒然莫之省則何以復君命矣且太宗以  
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之心此於義欲特一間

耳在春秋之法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况爲其輔者乎王魏衣  
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焉可也故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而  
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死建成則死  
死高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爲異均一死也此是彼  
非義則然耳故王魏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所不與也然以  
建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  
九泉可作吾知其自喙不能爲辭矣曰然則尹起莘之論亦無  
不可曰由尹氏之論此亂臣賊子所以揚言也烏乎可

魏徵

白樂天

或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遽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遽行也賢人之事於至大也漸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易以爲殆不然矣夫時之變革之宜其間不容釋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誠蓋得之則不啻乎率半而功倍也先之則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變理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行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愚嘗聞太宗顏師古曰善人爲邦

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行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饑人易食也若寧於危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信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淺說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率從徵言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使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敢於漸之明效也

評 魏徵在勉強力行封倫在優游卒崩速之與漸其意自



魏徵

歐陽脩

君臣之際，領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辱，身沒未幾，猶講遵行如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之際，未嘗不及覆屬。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又猶不免，故曰：結者易汚，峻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諫，蓋莫之論。議擬，擬有祖風。列詳所謂，是以似之者與。

魏徵論

崔銑

崔子曰：語曰：有一言而喪邦者，其魏玄成之謂乎。自漢之亡也，散于董卓，列為三國，藏于五胡，劫于篡奪，分為南北，竭于齊隋。中間民命，邦倫，滅乎，碎矣。唐秦王召神武之象，豈聰明之實。五

年而天下定，喪焚清，徵輔建成，乃日以殺秦王為事。吳遂此謀，則彼建成元吉之昏，狡必不足以荷大秦，宿讐，悍將並起，亡唐生民之難，伊始論者曰：王魏華，太宗猶管仲，桓公先罪後功，殆不其然。夫亦衰不道子紂，小白皆庶公子，無君國之分，其傳輔之為，旅避害，葉公被獄，齊臣遠慮，勸魏情，而迎桓公，夫定亂以賢，勿以次，受立以衆，勿以寡，變之正也。建成則命太子也，固異。雖然，論徵者，舍其喪邦之大，而等其軍機之細，何若秦王斯世之寄亦，豈可坐視宗社之幾哉。但玄武之舉，遂殺細常，惜乎其無需也。嗟乎，知吳大平，擇主，豈大平，盡國，義莫先於君身。徵也，知建成之不可輔，而早去之，後佐太宗可也。奉奉然，慰安。



庸儲之位然殺秦王討黑闥之外史言長策無闡焉或以徵負  
伯王之勇欲輔建成有為而以王猛自廢也不識厚成其聲望  
平益彰其闇也已

魏徵論

王世貞明

自程叔子之以爲玄成之辜唐太宗與管仲異而紫陽因之曰  
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叔子又曰管仲知非  
而又正聖人取其及正也愚以爲此皆不兼於史之過也按左  
史襄公立無常鮑叔才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預註小白借公  
廡子至亂作管夷吾伯忽奉公子糾來奔而史註曰子糾小白庶  
尤也太史公世家襄公以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

言小白毋衛女也然則糾與小白俱得公之庶子而糾爲兄何  
以不當有管仲何以稱知非而及正也且身傳子糾矣小白  
戰以競齊不勝而死之何辭也天子以檢夷吾周之功大而不  
責其死曰仲傳也猶可以無死至玄成之爲隱太子宮臣則不  
當焉帝命之也當是時可以遷而爲他官或下移而爲秦齊之  
國屬且而事太子久而去之非妾管仲一者此也始玄成之與  
隱太子謀也不過以秦王助重有奉嫡等勸其立功以身安而  
已玄武門之跡血玄成固未嘗身與其事若仲之射釣也秦王  
正東宮而以高帝之命召玄成玄成可以無死矣然則管仲之  
於玄成俱不得言無功也仲爲大玄成次之亦不得言無罪也



玄成爲小仲甚之。雖然玄成嘗從李密歸唐而爲秘書丞。已使黎陽。陷寶建德。遂爲建德之中書舍人矣。而獨言其死。建成何也。故吾所以輕玄成者。當仲者。以事論不以人論。

評 當仲觀微功罪可爲萬古定宗

魏徵

邵寶明

君子之事君也。以其身許其君而已矣。無自便之道也。徵之在太宗朝。其正言讜論。無下數十餘萬言。史氏稱爲三代適直。卒得銘勳金石。繪形凌煙。人臣之盛。孰哉。要不免有自便之心者。而不覺其蓋露于頤。爲良臣。毋爲忠臣之一言也。何也。夫微之初。則應太子之募。賓也。方高祖之託太子于徵。將不有如義齊

之託。苟有者乎。息之。劉歆公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齊則以死。繼之徵在當時。且無一語。評高祖者。李武之變。儲君殞。焉。雖馮立以一騎軍之徵。且嗟曰。生類其能死。不共難。何以見士大夫也。而徵則恬然當之。今日爲東宮之洗馬。明日爲西宮之諫議。矣。夫苟息以其身許義齊。而卒從義齊之死。而魏徵以其身評建成。而卒逃建成之難。徵不何心哉。嗚呼。此固其類。爲良臣之心也。自徵之心。推之。惟其類。爲太宗之良臣。所以不願爲建成之忠臣。自君子之論。正之。惟其不得爲建成之忠臣。所以不得爲太宗之良臣。嗚呼。以臣許君之義。徵獨未之思乎。苟得起徵於九原。吾當以是問之。



評 高祖未必以建成託魏徵魏徵則當以忠臣事太子忠者諫而已矣不諫而謀殺太宗非忠也非必死也

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鄧以黃明

唐太宗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毀壞本適矣褚遂良言之乃以魏徵師太子以為示太子重也君子曰太宗此舉果足以重承乾耶抑乃所以輕之耶謂其輕之則來朝廷之股肱為備訓之羽翼尊儲訓德尊朝廷也不可謂輕矣謂其重之則吾嘗及覆乎先朝之遺事先竟乎文成之干言而未日其足以重太子也何則今日貞觀之魏徵即前日武德之魏徵也今日東宮之承乾猶前日東宮之建成也而今日承乾之太師即前日

建成之號馬也太宗即忘曠昔之事乎一時霍宗之才動將王經而其所為教太子者不濫巧結媚妃排陷同氣而已矣不聞有築石之規也臨湖之變元良被首焉立一騎士之徵猶然死繼而徵則臺無慘容也召之來則來官之諫議則諫議視建成之死如大馬耳古所謂死綬冠制者固然耶太宗何取而用之也昔人有言武帝使江充按太子而忘其敗趙之事予亦曰太宗使魏徵侍太子而忘其敗建成之事何其智之昏也蓋太宗之心牽于兩愛而介于奪適不奪適之間故其所以處二子者徃往大謬其于承乾也非不擇正人以輔之然庫物惟其所用而莫之會也教養也宮室惟其所治而莫之節也教信也樹術

惟其所好官官惟其所寵而莫之禁也刺客惟其所養夫戎惟其所見而莫之詰也教亂也乃至列志寧林玄素而上若不聞焉即高祖之子建成未嘗殺使若此也此雖有百太師爲之重不能固其盛撫之位矣甚于秦也非不擇正人以輔之然則三公見王而降秦元欲賜秦王警蹕意也今秦楊買客脩枯地志是本秦府設弘文館直瀛洲學士意也一則曰我若縱秦豈不能屈辱公等一則曰倘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爲若乎嗚呼斯何言也豈非明教以魏儼宛何哉即之于元吉未嘗縱使若此也此雖有百太師爲承乾事不能縱秦傾危之習矣况今之所以重承乾者即昔之所以明建成者乎太宗之以徵示承

乾也若將曰徵不難正朕何難太子如世祖之用張伏乎吾意承乾見之而懼曰上以我爲隱太子耶胡然以彼之流馬爲我之太師也吾知不免于喋血之禍矣太宗之以徵示秦也若將曰彼輔之羽翼已成如高祖之語威姬子吾恐秦聞之而喜曰上以輔建成者而輔承乾明示彼之不終夫而果誰當繼上者自太師之命下而承乾之心益以懼秦之心益以喜秦之謀兄也蓋以忌承乾之謀父也亦益以忌秦積乎庭闈變生于骨肉則此命豈有以速之也烏在其爲重承乾耶太宗而欲重承乾者必若何人而後可以望則玄齡乎以親則無忘乎然此兩公者徒能重承乾之勢亦不能改承乾之德彼誰得秦之類何于



人非誠  
一時亦不能得天下之怨怒于後日其去微几何雖感堯舜之  
聖不能使其子不朱均堯舜惟能隨其變以與賢而已矢承乾  
之不肖奚翅米均遂良迂儒也不愛其傾覆社稷而徒憂太子  
諸王無定分太宗而知大計者必符審論之曰東宮失德卿獨  
不聞乎吾終不以神堯之天下畀不肖以基他日無旁之禍吾  
獨未得夫代之者耳于是虛心一意潛視默察誰其為懦弱也  
者誰其為英果也者誰其為短伺也者誰其為冲挹也者知之  
既明見之既熟一朝而易耳為大事定矣胡為模稜不決坐擁  
稿堯而令後日紛上之至此也豈其心牽于兩介乎樹與易之  
間故當遂良之請讓無可否徒曰五日為一大師以重之耳不知

今日之讓讓即為昔日之洗馬甚為洗馬精明剛鯁之氣未去  
猶然無所建明也猶然無所規正也猶然無所調讓也太子存  
則預其榮太子亡則辭其辱如是而已夫豈其既老之年支離  
困頓而顧能差強人意邪做之聞命而辭也亦自諒其不能邪  
抑亦以隱太子之故而歎于中和辭之不得則唯上而無一諛  
悠上以卒年歲太宗曰卧讓微亦曰卧讓其視承乾之缺失若  
天越人之視肥瘠耳承乾之廢也微已死矣使其尚在在不將又  
轉而為新儲之太師耶噫太宗惟牽于愛泰也故其寵過承乾  
又牽于愛承乾也故欲廢而猶不處惟上往來哀過為主太師  
之命聊以柱遂良之口耳遂良而明其計者當進曰陛下以微



重太子也亦不念六月四日之事乎臣恐太子聞之且驚且疑以爲上欲建成義也而諸王中有思爲陛下之所爲者也奈何陛下果欲易太子則明詔群臣而易之如無意也願分土而封諸侯毋聚京師以希他望太宗未必不悟也惜乎念不及此而聽以一魏徵爲太子師將欲重之適以輕之俾承乾益懼而謀父泰益驕而謀兄旋至禍亂之紛上也惜乎太宗之失計而迷良亦無以正之也嗟乎此勿論已吾獨怪世之人徃云王魏不知徵非珪比也由前言之建成之死也珪流寓州久矣不與難也其流也以高祖其後也以高祖誼與故太子絕矣徵固耳而目之者今日爲東宮之流馬明日爲西宮之諫議然子不忍子

珪當生徵當死一也由後言之珪能抗師禮于魏王璉折其鋒而不改肆未聞徵所以匡承乾者珪有生氣徵如死骨二也彼其大節若此而高祖太宗目不知人始終以輔導太子嗚呼以劇本之朝再世而前星再感也有以夫

李靖李勣

歐陽詹

唐出其名將曰李衛權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勳功帝藉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衝推期運非也若靖閨門并疾畏遠權過功大而主不疑離古哲人何以尚茲勳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勳勳於託孤誠有爲也至以老成輔少主會房惟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議取決惟議是聽勳乃私已畏禍從而



導之武氏爲而唐之族爲幾幾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復宗  
至掘冢而祭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  
夫臨大師不可奪之義及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  
角爲占靈校孤產之術爲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  
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傳着怪說極稱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  
如此

李靖

孫之翰

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  
以吐谷運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爲帥討之靖功名之大  
爲當世勳臣方以老病家居聞其言遂見親政請行天子使大  
臣如是功名不逮於靖節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  
驕慢則各盡其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  
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評 觀李靖之克盡臣節信太宗之能鼓舞英雄也

李勣

太宗以李勣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事天  
下矣以爲賢也當重任而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驅之  
而後用之也是以大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  
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黠彭之徒詭詐之術也五霸  
之所不爲也豈棄舜魏賢之道乎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



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評 太宗此舉似巧而拙觀勳輔高宗則勳亦不可使矣

李勣

范祖禹

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頒命大臣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勳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勳非惟不諫又勸成之皇后之立無已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勳之由爲禍善不博哉太宗以勳爲忠託以孤幼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智惟帝其難之信矣

李勣

范祖禹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廢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皇后立韋女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腫下幸矣至于孫卒群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爲辭而希觀非望之福戮及父祖訶棺暴屍豈非餘殃哉而勳之將死乃以房杜爲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禽獸哉非所以爲訓也

評 李勣廢立宜有餘殃勳將何以自解哉



人物誌

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謹

歐陽脩

屈突通蓋節於隋而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言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從而大功立君臣相過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我板機之會聞不容疑公護所以抵危而決也

尉遲敬德

馮琦

秦王不疑敬德人皆曰太宗知敬德之賢不疑而用之也吾以為太宗未必賢之而不疑也時當創業之始欲藉以為收天下之術皆晉陽起兵之時江都傳檄之後秦王之臣自文靖裴寂而下無幾也李密之驕建德之橫蕭銑世充之分擾而此

當時之勢如此所恃以託腹心之士不可一日無矣敬德既降而後疑之既疑而後去之是當開創之初而為失人心之首也帝奉之不敗者幾希此太宗之所不為也雖然取天下者不有所抑則不能有所伸不有所操則不能有所縱敬德之囚非太宗之心也使敬德而不囚未必為太宗之利也夫驍雄者有難御之氣歸附者有德我之心愛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未有為我用者信推于既疑之後息加於既囚之餘太宗之為此非徒有以懷其心亦所以消其慢也抑之自我伸之自我憐之自我縱之自我而彼皆不得而知焉敬德之實不可謂不悍者使其初不少抑之則道崇之爭不待形于天下既定之後而難養之患



未必不見于天下未定之時也噫豈希以九江歸高帝之所悅也猶以賤傲辱之况以隆附之將而可遽寵以驕也噫此高帝之所以為智而太宗蓋識此矣

劉洎

歐陽脩

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為媚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諫於所憤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况其下孰古人以言為形可不慎與

劉洎

胡寅

太宗殺洎其遽大臣亦不聞之何讓者何也太宗無殺洎高麗控屈而歸愆怒之氣無所發戡正爾時疾而諧者觸其諱怒之氣當震霆擊不復自恤也故人主必以禮義養其心志使氣合太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悻矣

評 以懣怒殺劉洎信然

師曰黜浮薄

顧允成明

三代而下天下之治所以不古者何也曰用人之不古也用人之不古何也諷其華而畧其實也畧其實則君子無以自別若小人雜然而並進不幸則所得者皆小人而已宜其政治之效踳駁不純而與古不相似也有人焉知夫實之為重而華之

為輕也。則善之手曰善。昔唐太宗時王公瑾張昌齡以文聲於天下。王師旦特黜之。太宗怪而問其故。則曰吾將以足飛天下之浮薄者。其應幾歟。曰幾矣。惜乎師旦之未視其本也。本之說何也。夫辨天下之事者才也。用天下之才者非才也。德也。才欲洪德。欲細才。欲高德。欲夷才。欲顯德。欲密才。欲圖德。欲友才。至而德不至。於是。有粗心躁氣。以清其體。有淺求薄度。以促其用。有侈容倖色。以陳其成。是孟氏之所謂益成枯也。垂髮傅周之徒。無論已。即如周丞相霍博。陸郭汾陽。皆敗果。武卒跡其法。曾木鏡。曾不足以當今之奔走下吏。而往往能為國家持大危。定大難。功奉炳耀。有後世材臣。君子所不敢測者。何則。其德也。

德足以對於天下也。故夫德為重。而才為輕。德者本也。先王之世。其教人也。以六德。以六行。其取之也。以選舉。其也。智仁而盡義。忠和人也。則書之。其也。孝友睦姻。任恤人也。則書之。其也。有德行。有道藝人也。則書之。書之乎。鄉而貢之乎。天府。則爵之。祿之。當是時。天下之人。莫不爭自砥礪。以求當乎土之所使。而無違。或倖進之人。下而至於牧夫。游女。山農。野士。亦忠信謹樸。可茲。可歌。而上之人。竟得賴其實。用收得人之效。故夫取人以德者。取人之本也。後之治天下者。曰是不然。是可以施之於古。而不能施之於今。今之人心。非古之人心也。吾取人於行。則天下將歸其行。以應之高者。退而避名。以選我。半老。進而買名。以觀。

我我欲一一而核之則勢有所不能我欲一一而置之不操則  
又有不可於是更其法而立其所謂法問其所謂法則如設  
科射策如明經如進士如制舉制科之類是也嗟乎取人於行  
誠不可謂盡無損矣顧四海之大九州之廣亦安賴此無用之  
虛文為哉吾聞言完而行虧聖人之所耻也言偽而行好聖人  
之所辟也今也上之所以爵人祿人下之所以用於上而爵祿  
其身者一切而出於言則天下何為而不從故賢人君子亦不  
過隨其才之所近以就功名於一時而不知有誠意正心之事  
其鄙夫小人則惟務習為雅優之語以俾旦夕之富貴而苟安  
計其他言天故論學者莫不設天人稱性命而不自憚其無益論

經濟者莫不嘉禮樂為刑名而不自顧其中之無有哉古者莫  
不尊三五善奉五帝宗周孔管晏而降率宜貶辭而不自耻其  
躬之所為或市井之所不齒其在在上者亦安然而用之而一無  
所問乎其醜跡彰聞從而黜之則晚矣嗟乎聖人之所耻者後  
之人所為日夜殫心竭慮以求其工者也聖人之所必誅而無  
赦者後之人所為捐之以爵而不覺羞之以祿而不吝付之以  
社稷人民而不惜者也然則天下之趨於浮薄未嘗獨下之過  
而亦上有以教之也教之為浮而墮其不趨於浮教之為薄而  
墮其不趨於薄是謂却行而求前教之為浮而欲禁其趨於浮  
教之為薄而欲禁其趨於薄是謂在舊新而止泐故師旦之黜公

韓昌齡君子與之而不盡與者以爲未覩其本也人有曰上者  
下之倡也上尚行則下尚行而爲實之風行矣上尚言則下尚  
言而浮薄之風行矣此理固然不可改也今公瑾之浮薄師且  
能知之能黜之而天下之爲公瑾者不少也昌齡之浮薄師且  
能知之能黜之而天下之爲昌齡者不少也其能人人而知人  
人而黜乎苟不能人人而知人人而黜則勸者彼而懲者隘矣  
且師且之黜二人也不過黜其文耳稽令天下浮薄之徒相率  
而歸爲論焉以欺我也我寧有以却之乎豈惟天下即公瑾昌  
齡者亦一旦歸爲論焉以從我也我寧有以却之乎苟無以却  
之是使天下知言之浮薄之爲非而不知行之浮薄之爲非也

是使天下知言之浮薄之爲非而不知行之浮薄之爲非也夫天下知言之  
浮薄之爲非而不知行之浮薄之爲非則奚補於天下哉浮薄  
其言之人而進浮薄其行之人則又奚補於天下故吾以爲師  
且者無害於黜浮薄則亦已耳有如黜之則無害於移之於行有  
如移之於行則先王取士之法在也奈何僅僅黜二人以塞其  
責已也且夫太宗天下之賢君也應行仁義之一言可謂有三  
帝四王之意其所措置可謂有三帝四王之遺行之末歲至我  
斗米而十錢民不象力旅不捨遺焉得王道之粗而其効如此  
設舉吾之所謂本者誦之則太宗將必躍然以喜設太宗持其  
言而行之於天下則必可以變天下之風俗易天下之人心齊



天下之道德治效純白比於隆古矣奈何僅僅黜二人以塞其責已也或曰師且之爲此也所以規太宗耳太宗以英明定天下而精意於文顧不能與天下進而之古如所作晉淵明之贊機雲之贊王逸少之贊無異俳言優語是浮薄之魁也以故群臣和之天下效之紅紫之本如衛之音往徃家服而人聽然則師且之黜二人乃周公黜伯會之意其所謂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者乃以陰規太宗耳夫規太宗者正其本也吾又有以責之天下以君爲本君以心爲本是故君子之事君也格其心人而適政而議德其末也而况屑屑於文辭之間乎故吾以爲師且之意不出於規太宗也則亦已耳有如規之則無若移之於

本有如移之於人則先王取士之法在也奈何僅僅黜二人以塞其責已也昔孔子之告君也以九經子學之告君也遠則稱堯舜近則稱湯武齊人不言仁義則譏其不恭此事君之法也嗟乎浮薄之習人人深矣有如師且可不曰賢矣哉治以術君之法則吾謂之齊人

李君美

王元之

正觀中太白類書見太史曰女主昌又謠言曰當有女主武王者太宗深惡之時李君美已封武連郡公又爲左武衛將軍在左武門上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字君美自稱五娘以其封邑皆有武字乃各合女子之識愕然忘之卒以謀及下詔誅



馬噫太宗以善文神武為取英雄以慶推于人故人不疑矣實  
罰留于人故人不怨矣至於進功臣而黜宗室亦一代之君主  
也且昔侯君集之反也太宗自投之洎得其狀復爾曹臣曰往  
者國家未嘗有集定辰其力不忍置之于法吾符乞其性命公  
知其許我乎太宗厚待集而薄君美耶蓋天又變于上人謹勝  
于下雖聖人不能不於懼失而倍德可也茲而行誅則有陷于  
非龍者必矣然若夫臣之命不足道也洎武氏後出則太宗  
之德得無累乎故書曰加誅勿成為是也僕謂書至是後若夫  
之權罪無辜而見誅惜文皇之用刑誅而不中因論以志之亦  
以垂君臣之戒

封倫裴矩宇文士及

歐陽脩

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智足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能  
與時而成敗也妖會孽孫當責則伏自如得夜乃為之祥若倫  
偽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視之誅幸夫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  
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不惑於佞難哉

評 三人真佞人也太宗知之而不逮之何哉

姚思廉

歐陽脩

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英傑與北方鼓行入關京師若震霆  
思廉以諸生侍辟主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  
視駭自却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景不失義天下





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專表云

蘇世長常雲起孫伏伽張玄素

歐陽脩

始唐有天下懲刈隋蔽數內謏言而世長等仇然獻忠時主方  
褒聽籍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愛  
後者視前人之為猶以饒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議為所厭苦非  
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  
之惡振着于心而歸責之素其何救哉此士登辭不能傳太子  
諒矣

馬周

歐陽脩

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口天下事若素官十朝明

晉宣帝者非王佐才曠以及茲其自視與帝嚴鈞渭亦何以異  
迹天帝鏡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相不  
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美欽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  
述焉惜乎

吳王恪

張唐英

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魏王泰稽遂良諫之以為不可因召  
長孫無忌房為李勣等曰我三子一弟如此我心無聊賴因授  
千牀袖佩刀欲刺無忌等爭前抱持奪其刀問上所欲上曰我  
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斬之既而又悔欲立吳王  
恪無忌切爭而止無忌等慮恪為患因房遺愛謀叛而誣殺之



嗚呼太宗之立儲副不足為後世法也且立太子者非私於已  
之子也為天下國家之大本也既以承乾不軌而誅之則宜察  
諸子之賢不肖擇其有君人之德者立之不然則立嫡以長以  
少爭奪之禍此三代之直道而行也奈何輕天下神器之重以  
一時之忿引刀自刺使顧命大臣奉詔於惶恐之際不暇議立  
嗣立賢之計此豈保家安國之道哉既立高宗而後欲立吳王  
胤卒使以猜忌而被羅織之罪皆太宗失於獨斷而致之也噫

人物論二十一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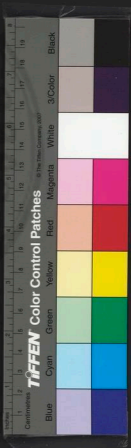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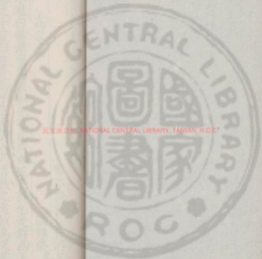




XC2WJ228L 144709-64\_20047444\_000000077\_Toronto\_01217



05-08 417



2025/05/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

高宗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歐陽修

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滅絕其為惡立一褒姒之比耶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高宗溺愛祗席不戒簪翁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



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歟

高宗

范祖禹

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剌史問民疾苦專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未  
徵之政有自觀之風察道俗布音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觀  
胡人逞威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卒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歟  
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日久卒  
成武氏之篡何哉物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周公所以戒成王也見高宗平

評 始治而終亂由于親賢用佞知本之論

高宗

討論

天下之機不在此則在彼故智者控馬方其機之未發也彼猶  
有所忌而不敢遽發而彼得以制之鮮有不及於禍者此高貴  
卿公之所以見弒於司馬昭而當武陳蕃之所以見殺於王甫  
曹節也而况宮闈之間變在肘腋檢不容髮我伏之而我發之  
然則高宗之不死於武氏亦幸也已且武氏擅高宗生殺之權  
而用之豈不意其有不平之忿而懼其機之或發也及其既發  
而高宗默黜之按止於是乎是何止君不密則失臣也哉殺像  
則弒高宗之本也然而殺后殺妃殺太子大臣而高宗得以及  
及終三十年之父者武氏何憚而不為哉蓋巫除之以先天下  
之惡不若姑置之以為天下餌是固曹操所以處漢獻之智也

於乎其亦可戒也哉

評 揣摩后之陰謀知高宗之幸免則內嬖者可以懼矣

劉仁軌

梁潛

少府監裴舒為厲高宗造鏡殿上與太子太傅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走上問其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見壁間有數天子不祥說甚馬上遂命削去愚謂仁軌此言未當也夫人臣之戒君或婉其辭而意有所在孔子所謂諛言之者也或峻其辭而無所隱孔子所謂法言之者也仁軌此言其法言之耶其諛言之耶夫曰辭間有數天子不祥說甚者有似乎異言之矣高宗謂守天位而武后制其政柄武后亦一天子矣矣

府恣意慘酷天下之人知畏李猶而不知有朝廷是義府又一天子矣至於武三思為周公威福之柄又窺取之焉則三思又一天子矣政出多門不祥說甚而仁軌此言非此意而高宗亦不此悟也然則既不為諛言曷不為直言也哉納約自牖因其明而救之仁軌此時宜進言曰以銅為鏡不若以古為鏡以古為鏡不若以賢為鏡書以之無於水鑑當於人鑑詩為數鑑不遠在夏后之世隋之煬帝淫刑黷武沉沉冒色忠言不用小人朋進盜賊旁午自度不免乃持鑑照曰好頭頭不知為何人所去此煬帝以銅為鑑而不以古為鑑也太宗皇帝艱難以定天下致身太平樂聞直諫好用善為謀皇后順正不預外事嘗曰以



銅為鑑可正衣冠以人為鑑可知得失此太宗以人為鑑而不以銅為鑑也陛下誠能以煬帝為戒以太宗為法則社稷之福生民之幸矣且殿庭之上豈照鏡之所奸邪之情豈懸鏡可得陛下以心為鏡勿昏以欲勿蔽以私湛然虛明可照萬事臣伏願陛下曷去彼而取此哉不知出此乃以鏡之影為不祥諗矣

評

朝有三天子儼然寄懼代對銅鏡人鏡兩良末歸之於心俱是確論第仁軌之對亦是諷意末可少

長孫無忌

范祖禹

高宗嘗慶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于文重賂以悅之諂之以利非德實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謫草木之恩幸大臣欲以是正君而充役於利則不足以為君矣無忌苟辭其官及其賜而不受從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而益見偉矣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然嘗受賜而不助已歟臣得以入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長孫無忌

劉昫

無忌戚里右族英冠人傑定立儲闈力安社稷勲庸茂著終始不渝及廢黜中宮竟不阿旨報先帝之顧託為敬宗之誣構嗟呼忠信獲罪今古不免無名受戮族城何辜主闇臣姦足貽後代

長孫無忌褚遂良譏要末濟上官保

歐陽修



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耶內奪廢除外劫謬言以無忌之親遂  
良之忠背額命大臣一旦誅斥久而不省及天之劉捷陽之明  
卒使牝雞鳴於柙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開唐而興雖義  
士仁人抗之以死皮不可支然髮落裘殘篋四子可謂知所守  
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宮吳王權不譜死劉涓其盛德可少嘗  
乎

褚遂良

劉昫

褚河南上書言聖堂豈有維世遠矣魏徵王珪之後骨鯁風采  
落落負王佐器者殆難其人各臣事業河南有焉豈肯齊人饋藥  
而仲尼去戎王弱效而由余齊婦人之言賢哲懼惟其禍况二  
佞楊國之施為正人之感覺千古之志上仁人一言相期死  
不之悔况於君臣之間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忘平生之  
言哉

李善感

蔡汝賢

嘗讀周官三百六十篇分職聯事可謂纖悉備詳一職缺而  
不詳及觀師氏諭王以德保氏訓王以道凡虞箴警誦無非詔  
王之職然後知三代之時名未始設官未始專而諫之道未始  
不寓乎其中所以澄乎默奪論君子道者豈待昌言顯諫為哉  
故元首股肱之歌勸天時義之訓鳴于唐虞儼畏無虞之說咸  
有一德之說鳴于夏商丹書之箴敬勝之戒鳴于姬周皆所謂



鳳而不見其異也當是時其政悶閔其民淫泆心和氣和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之龜龍翔麟鳳馴關雉麟趾之休驗皮鶴象之化昆蟲蛟醜之風天下稽顙活者必歸焉唐起晉陽勵精爲治宰相議事御史得以獻諫此其致治之本也未幾高宗嗣位以父子而聚應以北難而司晨以北風非向且獲柄用三綱論九法教王道蕩乾坤何等時耶而有鳳鳴于朝陽也嗚呼此固君子所爲憤惋而深悲者也帝自驪德以降封禪之議起矣意其初心蓋慕秦皇漢武之爲宗教人之土木以致陳倉之寶雞來王母之青鳥然後快其心且並知事之誕漫而不足治乎此善惡所以吾視焉夫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斯許依人之鳥折翼天骨斷之臣歎觸矣鴻鵠之士翔且集矣梁朝皆傷弓之鳥見曲木猶高飛說首一鳴其間哉善感奮起積葉茲鳳鳴之聲斯由來也不知吾身獲斯言之名天下被卷舌之禍君子其樂乎此即其無樂乎此耶吾是以深悲吾感不泮游乎忘言之天而有鳳鳴之聲於天下也吾又悲夫是鳳不翔千仞之上而棲枳棘之所不鳴國家之盛而鳴暗事之衰不為舜文之末儀而為高宗之蒞止風兮鳳兮何德之來也其曰菽粟不稔饑殍相切直鳴人之窮乎四夷交侵兵革遂駕其鳴園之否乎恭默思道以稱公諱其鳴天命之難忱乎斯鳴非惟誰之鳴如道如訴如怨如慕直聲哀以感而民思憂其音激以列而國思亂



張公藝

胡寅

張公藝之言真矣可惜杜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塞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受勸之故知其杜茂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與外事也如此萬分一其有盜焉耳

張公藝

鄭賢

張公藝本為宗之問乃不言而止百忍卒九世其家深而止其指微未可謂其杜茂而短於智也夫忍之要有三曰殘忍曰容忍曰強忍殘忍者忍以害理之謂也容忍者含忍不較之說也強忍者即孟子動心忍性之義也公藝之所謂忍者義果何居殘忍不必論矣若其容忍乎夫同居九世則親盡而情疎情疎而非異起其間強弱異寡賢不肖異德而是非可否日接吾勸吾一以含忍待之則強者無所畏而馮陵不肖者無所憚而縱肆男子必至相猶婦人必至相忿荆棘或生於前階雲霧或起於民養雖同居再世吾見其破壞乖離而不可收拾何九世之能為然則是忍也其強制力畜之尤乎蓋人之私意易流私心難克吾不能自忍以制其私則家將何觀舉將何極故私忍則心





公心公則事畢事則心服八九世相傳以來而人無異心者  
率此道也夫忍從又從心又加心上其誰能堪之忍且忍言哉  
方其善百忍以上豈其朴茂醇直而無所寄諷哉尚宗朝孽后  
內變心志蠢惑大權去身禍不旋踵公憂之憂至再曰今日朝廷  
之急務誠有急於忍枉廢之愛乎一不能忍則十忍之十不能  
忍則百忍之必痛割決去有君及之加心然後朝廷可安廟社  
可百世也夫漢高能聽新城而軍納去妾孝武能聽壺關而築望  
恩高宗不能解公憂而及斷愛雖有練帛之賜亦何為哉或曰  
公憂善亦效新城壺關明言以悟主乃善百忍而使之自悟何  
即漢公憂善何善言也以高宗之受尊為武后之克德德善言一出則

于志寧

曰祖謙來

后必聞高宗將曰此公憂善我有如上官儀之優詠也武后将  
于丹之且九世同誅矣如之何其可言也故曰公憂善百忍之善  
其義深而其旨微失情乎至今而人莫之測也

高宗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寧入高宗將  
聽四人之可否而後使四人同辭而進則帝意必回無忌遂  
良既以死爭矣而李勣則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志寧則切  
無一言史官乃野史志寧夫所賴大臣者以上聞而進忠耳君謂  
主聞不言為賢則無忌遂良之爭非賢也可乎嘗謂志寧之非  
其於勣何則逢君之惡以顯媚一世此效人之常情志寧不言



是舞兩端以觀聖焉高宗從無已寧言則已以不言為忠從李  
勣言則已以不言免禍然則史官賢志寧謬乎

評 謂志寧舞兩端信哉

武嬰

陳彭年

治亂時也存亡勢也使桀紂在上雖十堯不能治使堯舜在上  
雖十桀不能亂使儒夫女子乘時得勢亦是生制群生之命肆  
行不義之威觀夫武氏稱制之年黃牙接軫靡不痛心於家索  
扼腕於朝尼奇不能報先帝之恩衛吾君之子俄至無辜被陷  
引頸就誅天地為籠去將安所悲夫昔掩鼻之婦古稱其毒人  
能之酷世以為當武后奪嫡之時也振發兇惡服之兇道臨碎  
其心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姦人婦婦之恒態也然猶沈延讓  
諷刺札正人物雖札雖尚晨終能復字于明辟飛語辨元忠之罪  
善言衛仁傑之心尊時憲而抑幸臣聽忠言而誅酷吏有旨哉  
有旨哉

武嬰

附中宗

南宮靖一宋

武后為唐妾婦廢子自立懼天下不服欲鉗以威乃修告訐之  
法為羅織之刑侯周來索和繼引用朝廷之士駢首就捕於是  
改爐熾易服色立宗廟而唐之社稷革而為周屠害忠良毒癩  
四海五王張柬之桓彥範董提衛兵誅二張中宗復辟武后屏  
幽而往稷復歸於唐夫武后以一婦人竊天下大號蓋二十年



而不至禍敗者以狄仁傑姚崇相於內妻師德郭元振將於外耳然武后以太宗才人自年十四入宮十有二年太宗既崩于臺三千既以入寺髡髮為尼又復乘間篡感嗣帝晉位昭儀曾未越月水入寢殿亂微已萌清志之日恣行殘忍手斃已生之女以傾陷主母勳已生之子以借干天位虎狼之暴尚不忍食其子而后殺已生畧無斬色是而可忍則骨碎二姬幽廢嗣君誅黜宗屠勳害大臣夫何難者迹其虜虜實天地非常之效孽焉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sub>不道諱為母所廢</sub>十五年及其即位昏愚之態又甚於前縱使要之嬖黨信妖女之荒權恣意日恣淫穢影射<sub>三思而武后</sub>得志矣敗壞<sub>蓋主而愛子亦不保矣</sub>竊殺五王而功臣俱罹禍矣不惟是也<sub>崇崇倚道而異端恣橫公主開府而女謁盛行置員外官</sub>而政位冗濫斜封墨勳而賄賂旁午殺常月將庠宋瑒尹恩貞而忠言雍塞恣情極欲荒淫不厭迹中宗一身始為母所廢終為妻所殺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得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抑彼自絕於天下云耳

評 教則天之惡盡於此篇

武曩

胡寅

君子有言臣居尊位昇恭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武后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蓋典廢常理也陰居尊位非常之變故也



呂氏爲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然傳記以來三千年間終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後後世或有欲爲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

武曩

王世貞

自天地闢有君臣而中國之臣妾身爲寡而身夫之者有三耳一曰耳新莽已耳周武曩已耳其以及主而男嬖者一亦曩已耳耳不盡穆姬氏養不盡穆劉氏改天下幸歸於姬劉氏之嗣若族而豎不然也其叔唐高宗之子孫殆盡而後革命唐之良士大夫及其子孫之五而後革命革命而又殺唐士大夫其子孫之十九者此爲曩之公卿大夫非其子孫則之餘若羊求之垂萬里而後解縛者則亦其屠割之餘之裔也非身爲唐臣食唐祿者則亦其巨與食其祿之裔也朝而入朝其冕黜而居其上者一婦人也又其故主之婢也其并衫比肩而相揖遜者則女主之淫僧與淫少年也不然亦其女主之屠人穢宗室云士大夫者也然其時公卿大夫相率而爲之臣而不之耻何也其他魏元忠婁師德之徒無論已賢如狄仁傑才如姚崇節如宋璟而皆爲之卿相宋儒之筆嚴如霜鐵斷斷焉茹敢更之楊雄與故僞之王魏而於是諸賢者畧不之及又何也野史稱仁傑有寡姊老而貧仁傑嘗過之爲設濁瀉麥飯其子目外獵歸以一兔肩供仁傑曰姊老矣而仁傑幸居相位奈何不及其在而





又遭命以會時何者當是時高宗晏駕尚新武氏革命未見炎也惟慮中宗之過天是其淺也不見太后也燕其其遲也及乎承嗣請封相稱勅殺宗親然後徒有諫章何嘗濟事是幸遺托豈痛伏誅時論則然達漫須信况乎親搆逆則示其間暇俾殺降則彰彼猜嫌小致有餘大度不足又其驗也

裴炎

呂祖讓

植遺腹置妾喪天下北面而不亂亦曰正而已矣負英明之姿一日據神器而稱之君焉天下童子皆欲亡之何則不正故也夫中宗雖不賢吾君之子也無顯罪矣惡中外未有厭射之意時以一言之失裴炎遂敗之其後改歸武氏炎方救忠款以存正諫者謂炎特贈於幾木非有邪心者夫炎豈不得與叛逆者齒其尚何言且匹夫交友之際苟一語誤猶為之隱忍徐觀其隙豈有皇唐高祖太宗之裔天人允屬不幸一失辭待王下殿如轉茶葉屢嗚呼炎獨何心哉以武后猜悍足以駕馭設當時度帝後值一婉嬖女子深居房闈不曉權變如兩漢諸后則矣弄國稱位之謀將不可測矣且區區柳武后追尊祖考而待之後辟乃窮途策盡耳非炎本心也

陳子昂

歐陽修

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甚言其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

人訕侮不用可謂爲主壁於旁闈以脂澤汚漫之也贊者不見  
泰山節者不聞寒寔子昂之于言其贊贊歟

陳子昂

呂祖謙

邈諸武二張之勢子昂固優爲之論周鼎來俊臣之虐子昂亦  
優爲之然一旦逢怒死於不道之淫刑孰若以三善示之庶夫  
死類少衰此子昂之心而史或不知也夫明堂者王政之所由  
天道在焉學校者禮教之所闡人倫在焉勸后立明堂興太學  
使之曉中和養育之象則后之袞戮邪心或不至於甚矣且世  
之武夫忍人拂逆醜正一見仁者之狀則良心油然而生于昂  
之心豈以昂乎

評善揣子昂之心者無人悟到此

駱賓王

朱之蕃

裝行儉之知人鑒則鑒矣徒以爵位考論天下士而未鑒夫  
器識之大者也被其所善者王勸蘇味道皆典選焉一以鈞黨  
取族一以機稜戾氣區區金紫荷益于人之分毫髮七屬暗何  
擇于人之大雅三子姑且勿論乃賓王討武氏一概其父美藻  
燦然如秋霜烈日即繼出師表亦無不可者而謂其器之浮識  
之淺也果定評乎哉噫神羊之所以稱奇者能觸邪也屈軼之  
所以稱瑞者能指佞也武氏濫穢移禹其姦邪莫大焉舉四海  
之大卒無有一人倡大義於其間而賓王春草不顧身一一數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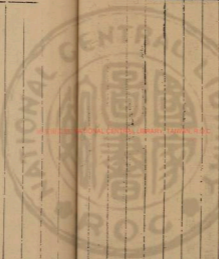


罪惡而撤之果與風雲月露華龍出雁哉行儉子是乎夫人矣

魏元忠

胡寅

元忠智謀誠可爲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子女主之朝可謂  
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敬業一敗則  
武后愈安何以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孝遠拒之乎曰君子見





義而作不俟終日元忠誠有遠見宏畧者求淳弘道之間自晦而去上也至是錄穎已露雖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魏元忠

焦竑明

嚴尤之三策非不善也而用於新莽君子謂之不智苟或之才畧非不備也而用於魏操君子謂之不忠徐洪客之謀猷非不奇且正也而用於李密君子謂之無識孰意魏元忠之在唐而亦踰茲覆轍哉唐符不航武陸當門淫竊神器虛煽燭旁此乾坤何等時也元忠而抱匡時之畧懷靖世之忠可苟焉已哉苟能以順逆之理論孝逸而孝逸當焉孝逸以順逆之理論軍士而軍士聽焉取破棄而平之告武后之惡於唐之七廟而謀之易周爲季友亂爲治則唐有泰山之安元忠且爲當時之全人矣不知說孝逸者即所以說武氏也用子孝逸者即所以用于武氏也得無與尤或洪客等乎君子安得不爲之深惜

評 以元忠才智而慮不及此或忠之不足與

李孝逸

尹妃華明

孝逸附會賊后爲之虐大破李敏棄而安武氏可謂孽后之忠臣唐氏之姦賊也奏功不賞尋亦自及蓋天假手殛之以爲後世助桀者之戒爾昔呂氏命灌嬰擊齊嬰乃與齊連和待愛呂氏遂謀使孝逸而能爲此擁三十萬之衆抗表請還政天子徐



復後辟而後罷兵則武氏豈終能禍唐哉不是之恩其處死宜  
英

評 此事正與漢相類惜孝道之不能為嬰也

狄仁傑

程敏政明

先儒以為狄仁傑未及後中宗年七十以卒所薦張柬之等嗣  
而成之東之亦年八十矣使天不假年則事幾一失國祚終傾  
仁傑之不早計於此有遺恨焉是大不然凡事之成雖出于人  
然其所以成者天也當武后末年中宗已還東宮而仁傑居相  
位其間豈無事幾可乘而遂回以至於死固不可以言智然中  
宗既還東宮則天下皆當合心而天下不可言可知也若於此正當  
持重以銷其慮而要其成固不可為萬一嘗試之舉此仁傑之  
心而東之幸其功凡此皆天也孰使東之不幸亦死而唐又命未  
改天下豈無狄張之徒哉論者乃以其甚恭甚不蚤計為恨未矣  
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壽幾百年紂終其身至武王年九十有二  
輔以太公亦年八十餘方始勝殷殺紂大告武成由是觀之則  
武王太公之衰老不早計甚矣傳曰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  
所興孰能廢之論者烏足以及此

評 東宮既還則天下者東宮之天下不可復輕舉妄此正

梁公知大勢處不可恨其不早計也談論甚高

狄仁傑

陸家



夫自開闢以來未有女子之君天下者也武后者榮華福制于  
 房閭之間而動于四海之大英雄豪傑俯首就羈天地鬼神格  
 其祭祀斯豈一人之私智之前為哉昔者生民厄運實于斯時  
 而淫民妖虐命天黃馼手於武氏耳夫闢於天下之大者不  
 可以小數勝而通於天命之遠者不可以人力爭存敬業之徒  
 不勝區區之忿起而強國之斯所以嬰其鋒而自貽伊戚者也  
 公也儼然拜天子以為君而視其革號改命之事誰名號號  
 舞踊對揚蹕人穢夫連伏出入而且憂勞盡忠右將終身于武  
 氏者非貪其祿而眷其遇也彼其慄慄凶殘之極未可以早有  
 所望而而望其自長一試固未可也而不反之性也吾固知其

朝多之必乘而徜徉以待其至則其然時以是之者如歷年頃尾  
 之不足以汨吾輩而吾之客之固可以日計也而又何爭乎于  
 是卒幾身之以文皇大帝之靈發也夫夫婦母子之義固事納海  
 姪言曲道及覆流涕不能自巳則彼雖逞一時之強暴以俾天  
 下之公而其根心之天理萬一不敢泯滅者固自若也而吾既  
 以至意入之豈有不可回乎非固之以力也以正也於是平廣  
 樹忠賢以厚其勢而分在夏地以集其權戮力王室者人自為  
 謀乘時起奮者不戒而合則彼武氏者固已如困獸之將擊而  
 得戈以伺之者已四周而環會矣豈有不可勝乎故中宗之反  
 正二張之伏辜本起于走舟之潛謀斬關之奇計而君子推本



之論則以爲文惠之功者蓋五王之在位者公嘗有封殖之功而桃李之就于公門則羽翼之奮於帝室也大抵陰陽之相須惟其勢之相積積于陽者未有不勝陰者也積于陰者未有不勝陽者也昔之君子說不欲厚其同類之勢哉性性類解而功業者何也其有僥倖苟且之心者言之不足以格其志其有欲速見小之心者又登鳥而不待其巢夫不植其業則援之愈熾不服其志則與我爲敵蓋其已熾之勢又生其與我爲敵之心吾方自保之不暇而奚暇于植黨哉然非懸察乎天地之微以洞見乎消息盈虛之故者孰能委心任運如公之所爲哉或又以事問之亦爲公居身之要者意公則欲未身吳歎嗚呼其爲而治亂安危之係又將屬之誰乎一立其朝而國行由之以安大業由之以正失其身所以得其至心也身乎廟所以心乎唐也公亦人傑也哉

評 公之處政后也從容以待其業而徐以一言回之又能

引用至賢以圖其復唐之社稷終賴馬公真人傑也哉

其論梁公悉矣

狄仁傑

李戡贊

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于虎口遂有悟于貴帝老子之旨同塵合汗與世委蛇對主權來當朝縱橫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其事係矣又可喜者妻公實薦梁公而反以爲不知人梁公實重委



公而反數擠之于外朋黨之說不開二張之文已合后雖忮忌  
而不知反正之權固已在此老堂極之中久矣所謂汗其身以  
善其君者果公有馬柰之何記史者往往添足其間欲以為暴  
公諱也故撮其要者錄之于篇亦以見當斯之際尚有可為之  
人則天下決無不可為之時特未有學術如果公者後使人扼  
花嘆息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

狄仁傑

謝 鐸明

天下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君子于其心而已矣裴多之諫武后  
立十廟及政豫王侃侃乎殿陛之間有似於王陵之為謀然履  
度度王之謀雖實殺之陳平之佐周勃誅諸呂迎王代王避位  
平越月之久有似于仁傑之復唐然諸以分王之謀諸實王之  
借曰寬假呂氏以圖後功諸武之王仁傑有是事乎平之心不  
適有左畏死以保富貴而已若乃裴多之廢立既黨于武氏矣  
而故為是論諫以收公諫於其後陵之所以面揖呂氏者果如  
是乎苟以炎之諫而比陵以平之功而比仁傑則給說呂祿勳  
兵太尉尉奇亦漢之忠臣也勸誘二張請還廬陵吉珣亦唐之  
忠臣矣是惡可哉髮之陵不必有平之功而其心即仁傑之心  
仁傑不必有炎之諫而其心非平之心若乃其畢之成不成幸  
不幸則君子不暇論也先儒有曰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誠  
為國耶策雖不就君子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



或君子不與也至哉言乎

評 推王陵平勃狄公裴炎之心反釋辨折直若無猶之不

同器也可愛可傳

狄仁傑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什孰將起焉神器誰  
執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洪公之儒公諱仁傑字懷英  
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  
孝之外揭于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棧過太行山反  
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

之至也忠之所繇生平公嘗以同府椽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  
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請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  
馬方毗睚不合感公之義歎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愛  
况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命下服其  
平武衛將軍惟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屈上  
怒曰彼置我不孝左右集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  
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  
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  
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  
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



開御道公爲知頊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兩師酒道彼何害  
我遂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按吏奏毀淫祠一千七百所所  
存惟夏禹秦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  
祠乎于差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爲靈州刺史能撫戎夏  
鄙人紀之碑及遷豫州魁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  
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理臣不言則拯  
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豈意不能定彼威非本心惟陛下矜  
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  
活汝輩耶相携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  
即公則趙高胡人足死而生之宜公母之也于嗟乎時宰相表元  
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曾泛泛軍聞王師來衆滅  
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撫幸之人肝膽塗地如  
得上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  
遷復州刺史呼嗟乎主河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公  
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謫下獄  
公曰大國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  
免復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  
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阱之中不義不爲  
况廟堂之上乎矣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御書時河朔

震動咸隳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我自當之  
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  
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餽輸諫者隨之北狄再寇趙  
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  
所省沒者咸逃散山谷公請由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  
之呼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口  
中宗幽虜廢則天歎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稱  
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  
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  
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  
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鸞鷓雙翅折者何對曰  
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  
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  
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意立三  
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逆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  
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逆客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  
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  
之子孫三思何喜焉昔高宗寤寐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奪有  
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執親子與





姪執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宜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  
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面焉則天感泣命裴  
儼使廬陵拜曰今日國老真汝天子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  
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執爲太  
子於是天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倫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  
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感不得而變乎  
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公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  
則公宰相李嶠蘇味道是矣豈文士醜齷思得奇才以成天下  
之務乎荆州張柬之直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  
乃召拜各州司馬也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則言是若公之難處  
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等返正  
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  
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  
松柏不夭金石不垂受於天馬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  
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又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  
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  
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心哉仲淹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  
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  
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  
不傷極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適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

華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撥天子旣臣而呈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高載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狄仁傑

徐伸子

說者謂仁傑當武曌之穢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至有爲之語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潑稷五龍夾之以飛愚竊以爲未然也夫臣之事君其君在吾事之有死無二其君不在而君之子若孫在吾事君之子若孫有死無二寧有舉吾君百年帶礪之天下禮而授之他姓之手舉君之子孫若雜草木而飄風飛而隨死向事之者乎武曌之時何時也自天地開而有君臣其暗奸之雄若羿浞之有姦氏新莽之有劉氏宋徽之有司馬氏身爲篡而弑其故主者不盡無也然丹徒猶不盡空嫩氏也新莽猶不盡空劉氏也宋裕猶不盡空司馬氏也彼三人者猶儼然一男子也武曌以一狐媚下陳入事文皇繼事其子牝雞而晨鳴女主而男號天地倒而易位日月昏而無光此何時耶唐之武漢之呂也呂相從高帝草莽百戰中卒佐高帝定天下其功不可誣也其殺諸大臣也爲高帝謀也其殺如意也爲惠帝謀也惠帝崩而辟疆計售白馬負約諸呂將諸呂侯太后獨有一子不過晚年兒女無聊之情后之初心如此而已后即稱帝稱制而漢號如故也齊王代王固無恙也藉今當

時有庶陵在后必不為帝籍令后帝矣而改漢家旗幟易漢家  
服色革漢家大號後漢家子孫屠漢家而紳毒彌漢家赤子有  
一于此乎勃必擗冠而起羞為之臣乎勃臣漢也未嘗臣呂也  
平勃蓋嘗之孰美乎勃即非漢之純臣乃其言一則曰安劉氏  
再則曰安劉氏彼驚如項藉雄如漢高且玩弄股掌上矧區區  
產祿岳死一呂姬執平勃蓋嘗之孰美傑也智不如乎勃正不  
如王陵勇不如不虛能計武氏死而三思重必可制乎能計已  
之年必死於武氏後乎已死而張柬之必為相乎且東之已老  
能計不相繼而元乎傑見亦謬矣唐之天下文皇之天下也唐  
之子孫文皇之子孫也唐之臣民文皇之臣民也武懿宗唐之  
一廢嫡而為金易唐之服色而為碧革唐之大號而為周紀子之  
吭而奪子之位以至韓王元嘉之死鄭王璣等之死曾王靈鑿等  
之死薦紳毒子秦坑元元慘于渭水傑也身為唐臣死之可也  
縱不能死如蘇安恒之諫可也不能諫如李敬業之以檄討可  
也不能討如武攸緒逃而去之可也不能去如宋璟諸賢沉伏  
下位可也而為其臣為其宰章為其國老可乎吾且以小喻天  
下家也呂武家之主母也孝惠廬陵家之弱主也平勃仁傑家  
之紀綱僕也主母雖悍而上存姑舅中存天下不斬其子則紀  
綱猶然主母之者平勃之不忘漢是也主母悍而殺舅姑之饋  
亡絕夫之族屬殺子擯子而不顧而紀綱猶持依違之說曰吾



事之為其家也為其故主也為其弱主也誰則信之仁傑之事  
周是也傑何心見今之帝不長安而廬陵矣傑何心見今之天  
子不男子而婦人矣傑何心見今之大號不唐而周矣傑何心  
見今之旗幟服色不土而金不青而碧矣傑何心見今之宗支  
不全王而蓋粉矣傑何心見今之薦紳不完塞而禽犢矣傑何  
心見今之元元不自觀而投之塗矣矣其南面冕而主我者何  
人也吾王之誓也吾不知傑何願事之也其鳴王彈冠頡頏而  
雁行者何人也非其所親則其虜殘之餘又不然則其僇嫁之  
端不與青衣少年也吾不知傑何願處之也其剖心以明皇嗣  
不及者何人也一工人也其必參為權神變為兵者何人也一

山泉細民也吾不知傑何願使令之也其神堯文皇在天無黨  
已矣神堯文皇在天而有靈吾不知傑何願相從之也嬰雖最  
獲亦慈婦人也而仁傑又其所最親信者籍令仁傑明目張膽  
危言正色反覆曉諭以明李氏之終不可絕武氏之終不可借  
天心人事之終不可回天下萬世之終不可欺武嬰必且色憚  
而心動武氏悟而三思輩相繼以去玄武門不必斬上陽宮不  
必遷此不特為唐家謀亦以為武氏謀也柰之何姑姪母子孰  
親之說不過竊昭德之餘談而兩翼二子之諷雖稍感武后之  
悟頑不言于垂拱之末而言于聖曆之初嗚呼言亦晚矣乎  
仁傑死而五王討亂二豎伏誅太后徙居嗣王入鏡此天也人



也天下故唐之天下偽周據而有之偽周沒而天下不歸之唐將誰歸者卽世無仁傑吾固知周必及爲唐也惡在其爲仁傑功也哉厥後三思終不可制而所謂五龍不保首領尋以族則仁傑者亂之嫌而禍之招也不思唐而背唐不仇周而臣周于唐不忠于周無補者仁傑也假令當時而有董狐罪且正于太史簡當時而有朱雲頭且斷于尚方劍保國天下之罪人也張云功卽書記仁傑親與三思呼盧蒲稽披集嬰裘待意焉上而去此固久喪其良心者又仁傑有老姨賢而舍傑過焉爲設榻酒飯仁傑其子自外歸傑欲官之姨掩面羞曰吾不欲子事文王耳嗟乎亂唐之天下吾得一婦人曰武曌及唐之天下吾得一婦人曰仁傑姨

評 平勃之功至今百口罪之何況梁公宋儒乃與王陵並稱謬矣狄青之不敢附毋亦誅其心乎

狄仁傑

桃李在公門

林應望

明

忠臣謀國以身謀不若以人謀以一人謀不若以衆人謀何者入厦非一木之任太平非一士之能矧以孤蹇而涉世之否會平藉徒抱村忠忌延攬切傾葵而昧拔茅卽欲爲國梓討苞桑必無濟矣惟蓋臣察相高自而思焦心而求推轂同升不言迫旁招樞採不言勞辛之事可功成而宗社晏如大臣之功蓋宏且鉅哉愚讀唐史至狄懷英公門桃李三致意焉夫自大道隱



人立一門戶背公植棠若流一有所掄薦則輒命為桃李云至  
使碧桃紅杏之徒迄今有遺嘆焉公之桃李其果類於是乎吾  
想公之時公之心墨后帝北畏凶帝在房州乘輿越竟養矣  
宗室未動入殿無唯類失告密捕群英及除矣青綠朱紫連  
花六印而蒼朝陰矣一時士君子方且歌長楚咏若華相與  
携手於衡門之下誰肯為國家當此堪錮解此紛糾哉伏梁公  
則曰桑間可適也而黍離不可忘尊鱸可思也而神州不可忍  
三徑可歸來也而晨光未啟亦可慮於是而知朝廷一日無人  
則根據之好一日未除則好一日未除則武氏之惡一日未除  
八一日未除則房州之黨一日未遷吾為人臣子有死無二

安能坐視傾危至此極而莫可誰何者是故寧為疾風勁草  
為隨風而靡寧為歲寒松柏毋與草木同朽寧象正連茹毋孤  
忠自許寧師師濟濟取日之功毋氣執子子墮權姦之手卓  
犖如張見為花葉之堅好而欲其壽且華穢畧如姚見為桃李  
之條餘而不忍剪且伐文學如蘇李見為桃李之並華而詩之  
若子至如剛正之瓊敏達之龍驤又見以為桃李之欣欣向榮  
而灌漑培植之恐後居則令品登聖異品彙之匹儔出則植餘  
棟梁稱故國之喬木桃紅李白畫歸塔序春華秋實齊入藥籠  
人貪曰梁公之多門下士也如此梁公之能為武氏得人也如  
此而不知其非自為計也為李唐天下計也為嗣君計也非為



武氏用也爲李唐天下用也爲嗣君用也自是張柬之徒  
戮力同心北雜諸古二張授首廬陵復而王律師春瓜燕編而  
枝葉不改宇內士彈冠相慶令四時官蓮花即輩會不得與桃  
李開芳菲焉李唐社幾頽而後振雖則五王力哉要亦梁公  
所爲培養者豫也微梁公亂能當此及周而唐者乎蓋嘗概唐  
事而論之本即十八士桃李滿瀛洲而喋血盈庭爲後世笑存  
樛舉人車載斗量而糊心昧目取議當年大和薦賢一也以謀  
王斷國則公以樹交植黨則私爲朝廷得人則明爲濫及匪人  
則昏故梁公此舉爲國忠也知人智也卒保身以濟其君哲也  
一舉而三善備吾於梁公無間然矣獨惜五王所以處此者未

五善焉去豈不去根株當復生至子相慮之矣三思尚在悔且  
臍說在劉幽求可鑒也吾善諸君聞此當有惻然思憐然悟歎  
此而後朝食者奈何置之弗恤竟使報復貶殺諸州而昔日桃  
李一朝剝落殆盡矣中宗雖存安得以蒙其餘蔭乎是非梁公  
負五王五王負梁公也噫萬世下倘有開誠布公如梁公而爲  
養桃李者慎自愛毋重爲梁公有哉

評 梁公得人非自爲計非爲武氏計爲嗣君用爲李唐天  
下用最得梁公心

李昭德

湯震尹明

或謂李昭德盡忠於女后之朝是故與吉瓊同傳而不得與宋

敬則聖慮俊伍余曰不無昭德之忠於唐狄公之亞也頌也豈  
其區哉特惜其羊頭太露而不善卒功耳始姪子母執親之論  
陳於梁公而武氏悟及周爲唐然其論自昭德始曰未聞姪爲  
天子而爲姑立廟者蓋當革命之物使后隱然以不血食爲慮  
是昭德爲梁公餐餼也不可謂非忠於唐也周以武承嗣爲左  
相委腹心焉而昭德乃曰魏王權太重姪姪何如父子子獨有  
篡竊其父者后遂罷然罷其政事夫承嗣爲諸武最寵之尤而  
一旦削其柄是不待朱虛之劍去而呂祿失其軍也可不謂忠  
乎子虛之誤人也請立承嗣爲太子而昭德杖之至死姪和不  
效後異謀侯思止酷吏也自操觸邪之牙而昭德杖之立斃士

民歎呼相慶夫異國儲而映人心非忠於謀而能之乎王於此  
白石赤心之姦辯龜腹漆畫之詐尤有宰相才特其恃才揚露  
以來丘惜之諛口而不得廢植桃李以成潛授夾日之勳是昭  
德所以愧梁公也然梁公及唐之正朝於武氏血氣既衰之際  
其爲力也易昭德杜武之逆謀於殘虐方熾之時其爲力也難  
向非昭德默奪諸武之柄遂長群小陰險之謀豈惟屠利鉗網  
之慘毒盈四海吾恐房州之駕先已淪沒矣雖有五龍安所施  
其力哉然則昭德固不同虞淵之取而掃靈蕩救亦為潛扶日  
轅之首功故曰昭德者梁公之亞也史氏乃以其尉南眉符於  
吉瑒之尉安固而遂爲之合傳不幾於董荀共器耶雖然委身



女主之朝而專權使氣此又狄氏之婦所不齒也士君子不幸而生斯世有匡國之忠不可無律身之節

評 歷數昭德之功真唐之忠臣狄之流亞也史氏與吉頊

同傳在吳誤矣

狄仁傑和處俊朱敬則

歐陽脩宋

武后乘唐甲長孫生殺柄劫制天下而據神器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潑投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固爭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殺人銜怨僥倖以逞蓋所諫萊形於主即敬則一諫而羅織之獄棄時而後言者耶

中宗

劉 响 唐書

廉士可以律貪夫賢臣不能轉辱主誠以志昏近習心無遠圖不知劍禁之艱惟取當年之樂孝和皇帝越自負衣遷於房陵嶙峋瘴癘之鄉契闊幽囚之地所以張漢陽徘徊於克復狄梁公嗟咽以奏論遠得生還肅非已力洎除金虎再握璽衡不能罪已以謝萬方而更漫遊以舉八政縱監製之燭禍則聚偶爭衡信妖女以掩權則發倫失序桓敬由之履歷節愍所以興戈竟以元首之尊不免齊眉之禍比漢晉之惠盈董為優苟非繼以命世之才則士德去矣

中宗

石守道

其哉中宗至庸至暗之主也高宗謀之不臧一失其政天下生民之命持於婦人之手虐及神人毒流海內二十年矣李氏幾覆神器喪喪身去萬乘之貴下與匹夫同列遷延歲紀君囚房廡廢阻艱難苦亦備矣頭危岿岿所為極矣一日得脫千俛必死之際再登九五崇高之位顧天欲之險足以當唐武氏之禍可為寒心則宜日昃不食宵分不寐兢兢奮柰以勤萬幾後祖宗之默光列九廟之餘耻發獲帝道泰滋生靈帝乃荒政為常優遊是好不鑒高宗之以長舌敗國牝雞喪家復授政柄於媢妾更假主權於妖女自樹刑賞專作威福親督多門之政聚婦朋滿之風終殞身於二婦人之手宜乎

五王

歐陽修

五王提衝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濟及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為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下藉以為感何其淺即魯牙一啓為難后賢見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剛厚帝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五王

張唐英

薛季昶嘗勸敬暉等令誅武三思而暉等不從季昶曰吾不知死所矣其後因王同皎事羅織其事遠窮領外佳是獻計遣御



史周利用巡領外逼令自殺桓彥範死於龍州敬暉死於崖州  
崔暉死於白州張柬之死於新州袁恕已死於賣州讀史至此  
未嘗不歎歎涕也嗚乎五王奮大忠仗大節誅張昌宗等掃  
除內亂肅清宮闈復予明碑中興國祚其忠節足以貫神明純  
誠足以貫日月謂其延福錫慶宜與雋齊其盛衰而終享封爵  
已誼羅網豈所謂漁于深淵者得禍亦大乎蓋當斷不斷及愛  
其亂也夫以三思之智豈賢於五王哉蓋果於先幾而發使五  
王卒為所圖故五王能用季昶之計而誅武氏梟三思則豈有  
後患哉昔漢之竇武晉之張華皆遲疑不斷盡為小人所圖若  
五王之非篡立亦武華之使與後世忠義之士欲立大功彈大

難苟徘徊乎寸心猶豫乎末路不能屈伸在我而在直而形則  
五王之禍常倚人門戶之間耳可不畏哉又舊史以季昶載於  
良吏傳亦非也季昶本與五王同謀誅易之其後又同得罪死  
於橫表附于五王傳可也何必載於良吏傳哉

評 季昶曰產祿猶在直長慮也而五王不聽以及于禍真  
不斷之咎乎

李東陽

李唐天下猶有主兒欲與昔母欲武武家廟食唐為周唐家骨  
肉皆仇讐周廷酷吏開告密白頭司空友是實司空不死唐不  
亡天意豈在廬陵王中興功業回天地盡是司空門下吏一克

枕上肉

集解

李東陽



雖除五王族痛恨當年存祝肉

評 畫是司空門下吏見梁公之大功痛恨當年存祝肉悲

五王之失計

五王

呂祖謙

二張乳臭怙寵驕於諸武三思蠢謀過二張遠甚五王定計汲汲於二張惟恐不盡粉至三思返不屬意是得虎不縛自貽伊慙也方是時三思宜謹常氏若矣五王獨不知常氏足輕帝肘取禍如丘山而弗省故君子遭變事必資明智而復濟

武攸緒

胡寅

武攸緒合會辭官安於歲壑而使后不之疑其智足壽矣武氏曷雖非宏而識淵達觀其所為無偽飾者遂以取信由是論之當時奇才高識不能自晦而立乎其朝者深可惜矣天下重伯夷雖俱稱百世之師然自附於展禽而失之則將有偷合苟容之行自附于伯夷而不至猶不失為守道潔身之人然下惠亦豈易為耶直道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夫豈苟于一官以求容悅於其君者乎



新刊陳曾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二十三卷

虞宗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陳彭年

法不一則姦偽起政不一則朋黨生觀于天后之時雲委於二  
張之第孝和之毒波注於三王之門獻奇則除設盈庭納賄則  
斜封滿路咸以進趨相執姦利是圖洎景隆繼統汚俗靡清然  
猶投杆於乘輿之間抵掌於太平之日以至書頻告變土不自  
安官臣致禦懸之科天子慷慨遠之詔此雖鎮國之尤亦見臨  
軒之失夫君人者孝委錫之以典刑納之於軌物俾無僭偏下絕  
觀觀自然治道維新亂階不作孝和既已失之玄貞亦未為得



新刊陳曾公先生精選古今人物論二十三卷

睿宗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選

陳彭年

法不一則姦偽起政不一則朋黨生觀于天后之時雲委於二  
張之第孝和之毒波注於三王之門獻奇則除設盈庭納賄則  
斜封滿路咸以進趨相執姦利是圖洎景隆繼統汚俗靡清然  
猶投杆於乘輿之間抵掌於太平之日以至書頻告變土不自  
安官臣致禦懸之科天子慷慨遠之詔此雖鎮國之尤亦見臨  
軒之失夫君人者孝委錫之以典刑納之於軌物俾無僭偏下絕  
觀觀自然治道維新亂階不作孝和既已失之玄貞亦未為得



也

睿宗 史斷

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固無足稱者然能任姚宋中宗整政進忠良退不肯罷斜封官廢承恩廟紀綱修飭當時翕然以為復見貞觀之風未幾天又不變遂以大位付之太子實天公之心安社稷之計也奈何惑于一妹明斷不足使姦人黨附幾成逆謀惜哉

睿宗 玄宗

歐陽修 宋

睿宗因其子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於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虐符既絕而後續中宗不免其身高氏遂已滅族玄宗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革開元之際為致太平何甚感也及後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以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捨窳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由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

玄宗

劉昫

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紀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之以軌像黜前朝僥倖之臣杜其姦也焚後庭珠翠之醜戒其奢也禁女樂而出宮嬪明其教也賜誦賞而放哇淫懼其荒也叙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蒐兵而責臨明軍法也朝集兩計

最拔賢能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着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碩講道藝文昌言嘉謀日聞於獻納長轡遠馭志在於昇平

玄宗

李廷機 明

夫人主不可以有好名之心也人主一有好名之心則其中必有不繼者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將以求此名也不知當其好名之際勉強矯飾非無銳然可喜之形顧其虐者難繼驟者難持一旦好名之念少衰欲實業端潰裂而出諸臣媚子又從而乘之首尾衝突為天下笑何者恭儉之德不可以虛名借也彼其殿前之灰未寒而鳳樓之醕已設罷織之令未編而黑租

之額已增官閣之勅未行而紅塵已出吾不知珠玉焚矣而金釵鈿合何所供乎錦繡焚矣而霓裳羽衣何所製乎器玩銷毀矣而洗兒金錢又安所出乎當其焚之也惟恐其不滅而及其索之也惟恐其不給夫安所從來而剝謬若此則亦好名之故而已矣古之恭儉之主始終無間者莫如漢孝文宋仁宗一則自衣皂綈后宮衣不曳地一則中夜忍飢而絕被漆甕非諸臣問疾莫得見焉蓋其躬修於宗廟深察之中而節善于服食發廢之間不伐異不徇名故孝文以玄默精而仁宗恭儉四十年如一日者固其天性然也嗟乎人主亦何以好名為哉

評 明皇真好名故與晚節大相反人心操金可懼哉



人物論

高力士 玄宗以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范祖禹宋  
事本諸室者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法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群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天中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好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寢干國政其源一燎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于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末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楊思勗

玄宗命將兵討平安南亂

尹起莘 明

春秋襄王十八年諸侯伐齊齊有寺人宿沙衛者連大連塞墜

而殿齊臣殖綽郭最謂之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寺人蒙師若未甚害而齊人遽謂辱國誠以刀鋸之餘不過供戶庭灑掃之役若與聞軍政則是國為無人此殖綽郭最所以深惡之也唐之玄宗削平內難興復唐室屬精為治幾致太平可謂盛天子矣然寵任宦者遂為亡國之本有如安南之亂豈無將臣可遣而必以内臣為之其為宿沙衛也大矣然則以内臣而總王師勝負皆辱何待他時魚朝恩吐突承璀田令孜之徒而後知其辱軍政哉

張說 新改數字

黃廷元 明

昔賈充既成典午氏之篡畏身後之醜名而憂及贈蓋從子模

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况在魏雖為逆臣而於晉則負佐命  
之元勳當時執筆端頭者孰非之黨而晉天子又從而左之縱  
有直言士如狐如伋如馬如班輩誰敢以筆端憚死者然而身  
沒尚未幾也秦夫從而謀之矣裴子真從而議之矣昏亂紀度  
謚之曰荒亂其不應之名豈徒書之污簡牘至今言之猶如蠅蛆  
糞穢誰能為買諱者烏將死而悲鳴嗆于丁寧之際甚矣賈公  
闔之說之悲也和伎之肺肝欲掩而不可掩每每如此夫揚湯  
止沸不如撒薪割心息慮不如簡緣欲人勿知不若勿言欲人  
勿疑不若勿為豈有以一指而救秦華之視以其所以防川者  
而防民之口多見其奔潰四溢而不可止也張說當武曌之際

狐媚當國豺狼截路盛服先生不容于世忠謀切言皆戮于胸  
以覩元忠而歸女主之朝不償而沾為物論之所罵也識者已  
恨之而又有昌示易之董交母其間岌岌然崩虎牙之勢可畏  
也哉今夫泰山之雷可以穿石洪爐之火可以鑠金深壑之霧  
可以障天曾山之雲可以蔽日賢人之行不堅于金石諛和之  
言有深于水火君心之明不蔽于天日逆蔽之禍尤甚于雲霧  
女主居其上二賢間其內元忠其能無危乎使張說而為之諍  
是猶助虎而翼也下宮之難而同枯為戮由樂御為之誣埋書  
北郭華亥因而成之果而寺人諧行合比出矣矣昌宗之賂張  
說足欲樂御我也足欲華亥我也說于此時能非則拒之不能



則舍唐爵祿而去之由是可無宋瑋之激可無劉知幾之助而亦何必後日之析之改哉見之不定既許之又背之論者謂其逢生麻中不得不立蓋有感于諸君子之激而然也事又論定始慮天下之薄已曷不若慎之下初勿受此豎子之罵之為愈也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始適晉而涕泗沾襟不能措及淨見晉侯與侯同寢寢始發始悔其泣之之失說之始懼昌宗亦慮其妻位之燻灼足以為我禍福既而欲死元忠而元忠卒不可死欲感武后而武后忽至而悟說至是亦悔之矣此所以有吳兢之析也夫說之析競豈不以事出於宋瑋之激則雖不得為絕美君子而尚削其賂以夫官之事改其汗言史欺鬼神之

效語庶幾納交權貴之恥幸不為吾醜也豈知大廷廣證官寮且在斯言一出不終朝而播之天下豈惟太史畫之國人譏之天下士民又相與交口同聲而和之孰不為元忠快為昌宗哂為宋瑋振喪氣為張說危犯會斯道之際哉事有出于閹門之內中弄之言其曖昧微幻闕隱隱如鬼如域不可聞其聲不可見其形者猶不能逃人于眉睫之間矧其大彰明較者如是說欲以一人蔽天下之耳目陋矣哉人固有始愚而智者有始賤而貴者始焉混于途之人而俄然可為才高豈不以賤而貴乎始焉效門室之用魯豈之辨而俄然當迴天下事若指諸掌豈不愚而智乎張說始從昌宗為脅從之人小人變聽宋瑋為名臣

義之君子幾方迷而忽悟和未幾而正墨之此其如樞之運如  
轂之轉雖自述之播之以為天下告不足為吾累而適足以昭  
吾明非惟祈之無益而亦不必祈矣不必祈而行之此其心終  
為脂韋泯然而要非明白正大之君子矣盜跖發匿胙匡劉斌  
滕蒙扇鎬無所不至而語人曰我為盜有道是為室戰聖也分  
均仁也出後義也入先勇也女其勿以我為盜跖人其有不嘆  
之乎盜跖之名其可已乎張說受貞宗之囑而恥受激之事是  
猶盜跖其行而惡其名也曷不若慎之于初勿至于今日之祈  
之為愈也不然非惟他人之簡吾不能登雖身秉史衡如秦燧  
填三世為史官東秦歎息之際我虎為放虎難出于夫人撰之

口入於櫓之耳其踪跡詭秘何由知之而暴露于千百世之下  
貽穢于千史之禱至今為禪官者未始不以資謬談厥故何也  
褚遂良所謂史官不記天下必有記之者縱使吳兢果不為直  
聽張說之囑則此受激之事遂將泯滅無聞乎吾知其必不然  
矣天下後世寧無為說記之者乎然則說之見亦即克之見也  
厥後憂及誅銘而囑其子張均賂姚崇多為溢美之辭吾見萬  
世下崇終不能為說諱也豈直吳兢劉五諸人哉嗚呼自孔氏  
而下如狐伋班馬董皆以直筆稱而競亦此教子者流史可以  
無媿矣王荆公所謂諱在前而不慄諱在後而不忘陰揆翰墨  
以濟其私者吾于斯人不敢以此諫之矣

評 初不從昌宗之賂為上既而能從宋劉二公之言則亦  
不失為君子此論甚妙

張說 蓬生麻中

屠 隆

昔唐張說以昌宗美官之賂許證元忠卒賴宋瑒諸人夾持不  
復覺和害正斯元忠得脫大禍而說亦得免於垂唐胡氏謂其  
蓬生麻中不得不直不其信然哉夫天下之人惟上智與下愚  
不稔中人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忠邪枉直惟所使而已是  
故金不以百鍊而改其剛木不以百折而改其東其剛不以委  
死而改其芳委桂不以到老而改其棘士君子孤介自許獨立  
不懼助之而意氣不為揚抑之而志節不為屈可以對天地可

以質鬼神可以揭日星可以並河岳此所為上智不移者也故  
龍逢折首于夏桀比干剖腹於商辛子胥抉目於吳王洩治致  
命於陳侯朱雲折檻於漢帝此其執助之而孰激之者也蓋猶  
同器而猶不能使變之而為薑蘭藜同林而蘭不可以化棘鷓與  
鳳並棲而鷓自鷓也石與玉共陳而石自頑也好人鄙夫不類  
廉恥不畏名義而惟騁奸肆和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此所  
謂下愚不移者也故唐虞之世而四凶以惡誅貞觀之世而宇  
文士及以佞斥元祐之黨而晏殊以奸退此豈無正人君子以  
為之夾持哉乃若器方則水方帚貝則水貝尺蠖食芥則身吞  
食黃則身黃江雨之橘移之江北則為枳此所謂中人之可以

為善可以為不善者也昔豫讓失身於中行而抗節於智伯裴  
矩佞於隋而忠於唐氣義紙然於始而直言於終元植忠直於  
先而依阿於後豈非中無所主而惟人所使者乎上智下愚天  
下不多見而惟中人為最多以有所激而砥志以有所誘而喪  
心不扶則不立不立則不行平生以忠義自許至於事變之衝  
有當其義之利害於前有斧鉞之威劫於後往往銷削為柔利方  
為員後河漢湫突掃索盤如脂如膏奴顏婢膝累平生而畫業  
之如土梗矣彼其心豈不知名義敦薄恥哉則以才才獨立  
顧影無倚而所以為之支持者辨其人為是以弗克樹立而敗  
名喪節之至此耳彼張說李昌宗之誘即已許之是其心已不

能自持而其畏名義之念則猶未盡喪也當其時交戰十分私  
之介邊疑於邪正之途而為正人者相與明目張膽而力爭之  
宋璟之言曰名義我至重鬼神雖敢知幾之言曰無汗青史為子  
孫累二子之辭嚴家正真足以作其懦堅其心祛其邪媚之私  
而勵之以正直之氣宜說之洗心易慮而不放後違其邪志也  
卒之奸黨不至於稔惡善類不至於受誣即褚表之行辛酸亦  
巖境也而說且以文學相業顯於當時矣不然則魏顏妬首願  
指氣使耳為憤士之虜犬惟奸之牙爪雖由此而駭得美言致  
位通顯不過蠅營狗苟之徒天地間之一蕪艾矣亦何顏見朝  
廷之大人君子也是始而背公植黨嗜利無恥始一張說也既



而改絃易轍抗節致忠復又一張說也信乎其爲中人之賢也  
方昌宗賂之以美官則畏名義之心不勝其好利祿之心矣及  
宋劉二公激之以名義則好利祿之心又不勝其畏名義之心  
矣當時有公論後世有史官說雖欲不直惡得而不直哉中人  
激於君子而後直則中人之直一君子之直爲之也猶蓬生麻  
中而復直則蓬之直一麻之直爲之也嗚呼說之所賴於君子  
夾持之功不虛多乎故有道之世多忠良非夫人而皆忠也有  
以激之則佞者而亦忠汗濁之朝多知佞非夫人而皆佞也有  
以誘之則忠者亦佞治世之忠良蓬之生於麻中者也亂世之  
知佞蓬之生於蓬叢者也此君子貴三益之友也歟雖然宋璟

諸君子之功不可誣矣而說之怪亦有可取也何也坊一雨露  
也桃李得之而長其柯條荆棘得之而萎其芒刺君子之教有  
能受有不能受有御霜之旨曰笑罵從人笑罵好官還我爲之  
斯人也頑鈍無恥雖百宋璟子知幾日與之夾持亦何足異哉故  
蓬生麻中則蓬亦直矣使藤蘿而生于麻中吾未見其能直也  
說之能從正人之激則以其猶有蓬之心焉耳使說而爲藤蘿  
也其亦末如之何哉故吾於說有取也

評 士有三品說為中人當矣末與說之不為藤蘿則說有

顏見末劉天

張東之

孫之翰



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在賢人之術也武后臨朝僭號踰二十年所用之人茲賢相半蓋后狡智之性有過於人必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已志不用賢人無以死已過能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妻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凶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傑崇相國才謀之士不乏於時尚狡狡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東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輕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人僭天下大號志行兇虐尚以大權付託得人久不禍敗為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受患乎

張說

胡寅

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夫宋璟言而受使事君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逢生麻中勢不得不立矣苟為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耶君子所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評 說之守秉宋璟激之也激之能奮可不謂賢耶

蘇瓌

劉胸

孔子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當甲宗棄代蒞氏奪權預謀者十有九人咸生異議瓌志存大節獨發說言其後善惡顯彰黜陟名者聖人之言驗於斯矣頌惟公





是相以儉承家李燭計之湧泉宋璟稱其過父艱難之際節操不回善始令終先後無愧

姚崇宋璟

歐陽修來

姚崇以十事稟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矣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處憂以成天下之治現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嘗之亂卒歸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梅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姚崇

孫之翰

天子任輔臣非知其才諒其忠推誠以待之何以責成功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何以稱大用明皇之任相姚崇之事君得其道天初明皇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說董誥言文譖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亦徇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度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待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為姚崇則易為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為當庶人所制用衰貪去忠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以太平暴橫不改其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因能觀時事之弊知其變之術



一日當國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邸已積時弊之甚  
即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翼舊勳常所親待  
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于說適在疎遠明皇不信親近  
而信疎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為難也嗚呼人君知疎遠之  
臣賢而可任付以大柄推誠待之遠使盡心時政成開元治平  
之業後之人君觀其任賢之道得不以為法哉

姚崇

司馬光

日蝕不驗太史之過也而羣臣相質是誣天也宋偶蒙之文以  
為符命小臣之誦也而宰相因而賀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  
下侮于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此豈不惜哉

評 賀此兩事崇大相體矣尤不當見于開元朝也

宋璟

范祖禹

宋璟奇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明皇幸  
以顯武至於大亂何其知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宋璟

顧允

庸君之情狃于治安而時其富盛則其雄心侈志弗盡於聲色  
貨利神仙土木之事而必出于武功何則甲兵之盛輜重之富  
可以百出而不窮而乘千載之一時聖王庭繁單于絕天驕使  
血氣之偷莫不臣服者固五帝之所難而三王所不能有也故  
武帝代匈奴雖沒黠不可奪太宗征遼左雖魏徵不可回彼其

心以為此震世之大功豈白面書生可以口舌爭也而卒乎海  
內虛耗唐室中哀嗚呼非仁人君子憂盛危明從其幾微之始  
而豫折之將何以救其後耶吾不折其幾微而使微功生事者  
無所抑則天下之人睨目以覩其術之一中者且四面至矣至  
於侈心已熾而後批鱗犯顏以爭之此汲長孺魏鄭公之所難  
也故宋公益有靈臺之功而不賞而不肯使其君遲志于邊功  
噫若宋公者豈不可謂之大臣乎哉其後宋公羅韓休張九齡  
相繼棄去而林甫國忠輩出于是始以邊功為可倖祿山為  
可用而竊奴之禍起而難平矣漁陽鼓沸而紅塵走騎流離  
凝碧聲悲而王侯之第易主馬冤環賜而杖屨之論諱切劔閣  
發聞而離宮之月傷心余讀詩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興思于  
宋公而深悲夫唐之不幸無以究公之志也

盧懷慎

司馬光

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  
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曹參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  
更漢宗曰成夫不肖用事為其姦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  
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者用事為其姦者感惑以亂其治專  
國以分其權嬖嫉以毀其功慢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  
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大平之政夫何罪哉秦  
晉曰如有一個臣云亦或有利益懷慎之謂矣



特論

虞懷慎

陳傳良

昔姚崇佐明皇虞懷慎不事事一歸之崇而天下號為伴食然  
姚崇卒立大功於唐而懷慎以長者聞亦無損於國何哉自度  
其才之不足而不以已妨賢非近厚君子不能也諫七袞挾已  
之私以分人之權好於自用而惟恐其不出諸已此吳起所以  
忌田文張延壽所以沮李晟者也而謂君子為之乎

虞懷慎

黃震

姚崇之才宋璟之賢孰不知為有唐名相若虞懷慎獨非名相  
乎而以伴食稱此當時奴隸小人利公之語而史載之過矣姚  
崇穢智足以應變懷慎休休有容不啻已出處之才即懷慎之

才此固人情所甚難古人所最貴大臣之道莫貴於此而謂之  
伴食何哉夫謂伴食必其後阿無恥懷操苟安而懷慎身上  
相家無搖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誓誓疾則念明皇優勤將有檢  
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為杜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  
智之士平日私意雜接於目前功必已出者能爾耶然則懷  
慎為唐計當于古人中求之而姚崇亦後世之才耳豈何反譏  
其伴食哉

規知古張九齡

歐陽修

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幸而漫漶不振  
也觀玄宗開元時勵精圖治元老壯舊勳所尊憚故姚元宗宋

人物論

五

十



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  
權狎而易之志漸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  
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恭帶緩切較力雖多課所效不及姚宋  
遠矣終之胡離亂華身掛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所致而然若  
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贊時庶能有救哉

張九齡

孫之翰

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治厭聞讜言方  
且倚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以合所奏祿山逆次此先覺獨  
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切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  
理况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止以勇銳可用今戰而敗錄則  
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勝驪也其明皇以九齡論議  
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姦和諂固又有忌心故不從其言而隄之  
也嗚呼賢者忠於國而人君已忘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  
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君外倚姦臣內養大惡播遷之患  
歸咎何人

張九齡

蘇軾未

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  
私謀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在  
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能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  
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汲禹孔光之流爾故王莽以斗筭穿



察之才盜取神書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張九齡

李廷機

昔漢武皇帝秉文景饒種之後拔長驪遠御之才其生平不愛通侯冠軍丞相九卿侍從待詔而寵之者非度慕之士則希古之臣非刑歛之大則俳優之客而所嚴擢者僅僅一摺斤不前之汲內史君子曰武帝之天於是不吸矣及載觀唐之玄宗以九齡變直貶逐以死而至宰相薦人輒問風度滄如九齡否未嘗不嗟二君之如出一轍也何以故夫人豈當其後肆逸欲

之時當其志則喜逆其志則怒而徐察當上者必後誠逆志者必忠直於是忠直者雖終身坎珂弗遇而或諒其卒或嘉其節其天固有不終氓者矣今自九齡之在唐考之史稱其節直爭祿山之不殺諫林甫之後憂遇事無大小皆力爭誠玄宗之直臣也使玄宗誠信任之奚至召育胡之反噬而大河以北無堅城哉然玄宗末年則奢欲而廢生矣始也焚錦繡今也供織纈矣始也戒邊功今也好邊功矣始也勤政事今也怠政事矣其至愛雲羽衣六宮粉黛無顏色矣夫以帝奢欲廢生之際而九齡事無巨細輒爭彼口蜜腹劍之林甫又時時請之上帝寧不蹙九齡哉疎寧不至罷政事而老於曲江以歎哉然九齡之風



度則在朝廷也玄宗之委重則在九齡也宰相薦士而每閱風  
度得如九齡帝之于九齡其天誠不異者乎不然帝初年嘗相  
姚崇矣何不曰風度得如姚崇也又嘗相宋璟張嘉貞張說李  
元紘杜暹韓休教子矣何不曰風度得如教子也末年又相牛  
仙客李林甫矣帝何不曰風度得如仙客林甫也蓋帝之先後  
兩相仙客二子無論即姚元之謂公而風度或少讓九齡以故  
為帝之欽賞雖嚴某有所不置孰謂忠貞之臣非人主之所注  
意耶孰謂人主知人之天以當年之擢遂而遂謂之終教耶嗚  
呼吾嘗細按玄宗末年之禍而未嘗不嘆九齡之先見玄宗之  
失人也天九齡之面折廷爭多矣而未有如正祿山之辟止林  
甫之相之為大且一則談其貌有父相一則談其貽杜廟之憂  
而卒不移入主之衷唐是以幾改工改步而至河北三鎮更相  
繫結以迄於唐亡者其禍亦胚胎於此嗚呼忠賢之建白其間  
係果眇小者哉宋儒嘗有詩曰九齡已老韓休死無從傷明朝諫  
疏來味其辭旨令人可悲可涕及觀漁陽鼓動而紅塵之騎流  
離巖碧聲悲而王侯之第易主焉鬼環賜而杖屨之論諄切劍  
關鈴聞而離宮之月傷心曲江設奠而孤臣之魄已化益知是  
詩之悽惋而有言嗟也人主誠得風度如九齡者盡無橫斥之  
以矜國家之禍哉

評 帝思九齡三公之不容昧處然卒於橫斥何也



才者天下之利器也君子亦善用之而已矣君子不患於無才  
也有才而不善用不若無才非才之害不善用之害也故曰其  
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李  
管唐之才士也其友盧藏用嘗謂之曰君如干將莫邪然而虞  
缺折耳嗚呼為此言者其知用才之方矣于時莫邪天下之良  
劍也器之利者也彼其始為是器也鋒鏗為浮礪焉以底于成  
既成矣養其鋒而不輕試是故器全而用久天下固有利劍矣  
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斷盤匱獄簿之柱而擊之則折為三屑  
之石而擊之則碎為百此無他有是器而不善用也嗟乎彼不

善用其才者無乃類是駭卒管之才何才也善言吞賊大將之  
謀逆折二張之鋒開元天寶之間天下以其官稱曰李北海而  
不敢字非才何以堪之惜乎邕之不善用其才也嘗覽之時天  
下之亂極矣殺人盡傾城之哲婦宰相善炙手之大權自錦休  
叙九齡斥諫諍路絕而誦僕之臣且紛紛進干將隱而毛錐用  
莫和為鈍而鉛刀為銛晉出眾之才唐專城之貴而有盛名雖  
乎其兌矣彼婦督嫉能之林用何人哉嚴挺之一家顧阿而即  
禮老病之諺焉堅素有殊寵而不免羅織之獄周子諒之徒伏  
馬一鳴而斥且死矣士當其時少露芒穎輒不免其身矣既以  
才見忌又以飛語忌言曰授其禍卒死於權好之手吁可惜哉





孔文舉之效於曹操也。叔夜夏侯太初之死於司馬昭皆是類也。苟至于君子未有無才者也。居之以晦默持之以謹虛操之以無欲上入之心而猶未也。錄範於禮樂淫厲於忠信養之以和順道德而後其器全矣。故宰割天下之利而不見其銳也。裁畫天下之務而不見其屈也。用諸盤根錯節而不見其缺折也。是惟無殺也。則天下事迎刃而解矣。去就出處將焉往而不自得又何至于不究其身哉。危亡之解于日無全生而及若新發于剗非及之利也。用之善也。却人之劍墨也。運斤成風而斬之顏色不變非斤之利也。用之善也。用才者亦若是而已。惜乎魯之未聞此也。天下之言人才者指責乎孔子孔子之徒甚矣。苟

榘南容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又獨稱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至于才如子路則謂之不得其效夫孔子之門歐洲之門也天下之良金利器萃焉其為于將莫和宜不可一二數而孔子之實鑒如此則夫君子之所謂才者可識矣。情乎當之未聞此也使其有聞必知藏當于身待時而動之表亦何至於露才揚己以中姦雄之腹劍耶。雖然當玄宗之時士之頑鈍不才願臨時相之陶鑄以首得當貴者亦不勝筭也。邈以名高見嫉然猶負氣不屈迫于嚴身而無悔斯亦奇矣。豈可謂一時之傑也哉。

評 就虛藏用之旨於揮無遺論

擬盧藏用與李元吉書

全叔叙

初李北海以才藝知名然雅自負使氣盧藏用與北海善常寓書規之曰君知干將莫和乎昔者吳王命歐冶鑄千金之劍二其陽為干將其陰為莫和此劍之利水斷蛟龍陸割犀兕橫之無則後揮之無盛錯此亦天下之至快也然而藏以藏室函以重匣蓋宜歷千百劫不一常試而終不屑屑焉與鉛刀爭一割之效是故其鑄甚歛其鋒甚亮其藏漸深其用漸廣所謂萬矢揮精千秋代寶者當其無有劍之用而後乃今稱神物也不佞蓋觀於干將莫和得十卷焉夫天生美才代不乏矣木高於林風必摧之乘出於埃則必齧之物性固爾人亦宜然以不佞積

老藏籍上下古今蓋弱植而習充累者不可勝數惟欲黃頤儲之器稱焉若夫胸士無以應乎達人之觀楸夫無以應乎大雅之度抱康瓠以自珍守斗筲而自滿露才揚已競世凌物此崇然之所必歸而造物之所必棄者也故夫王平毅身於鸚鵡德祖曾獨於雞肋机雲嘆鶴於華亭嗣宗窮途於東市四傑徵信於蒙公惟此惠美是下南金東箭元精所生混學海之波瀾罕人文之領袖翻七儔才彪炳燦然即干將莫和弗結於此矣不佞竊高下風之行猥承石交之末竊有慮於足下願效忠告之業者聞大禹以不矜垂訓伯陽以守雌者畫象莊以未嘗驗氣是故才可有不可形氣可燼不可使人之使氣者輕浮淺露飛

揚峭厲獨起于一念恃才之心此一念恃才之心漸長漸形而  
氣之所使竟窺奮制嗚呼夫道虧盈傲乃凶德禍机所伏不可  
不慎也假令操于將莫知出其益而盡用之而斬斷截格不避  
不絕方俸倖然覽于人曰彼惡敢當哉哉曹未幾何終虞缺折  
耳孔子不云乎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後世之士謝厲公之才而  
欲犯孔子之戒捨以免禍不亦難哉以不佞視是下所不足者  
非才也願足下佩往昔六訓辭警流俗之憂職霸精薛光厚自  
歎抑幸甚北海海書不能用其後卒為李林甫所害

評 以于將莫邪立論是此書本旨而其詞備調即今唐人  
操觚未易有此

孔璋

方孝孺 明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壬昂之富擅海內之珍擁百萬  
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首衆矣天下安恃乎此蓋人之  
羣居必有其羣百人聚兵團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懼詐謝罪而  
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望而  
喜之故周之興也以伯也高光之興也以張子房卓茂武帝有  
汲黯諸侯惴惴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中興斯數君子者  
其才力非能與羣鷹新將者用然而聞其風烈奔左順從惟恐  
不得擬其輝光者德弘于中聲名著於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  
及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夫然吾觀是時如



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其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為噬臍而玄宗不悟是宜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殍不速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搆之欲寘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疏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為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為之惜斯世界何如也吾感璋之美讀其疏而為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

張嘉貞行狀

歐陽修

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若若張嘉貞等猶懷倖事迹其建明有足稱道謂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廷賞窮於懷私靖窮於權借哉

張嘉貞延賞私靖

劉昫

張嘉貞雖不立田園素急於勢利朋比近習且杖姜皎仙先非中立之士也延賞以私害公罷李晨立柄使武臣不陳其力矣惡直醜正擠抑渾相位致賢者不羣其才矣象恭儻功皆四凶之跡也雖以陰繼世以才進才歸非其道者實小人哉私靖輕傲邊事欺滅軍資潤附元截楊炎繼及累貶俱非守正者也書自丑祿之家鮮克由禮不其是與

評 是歐陽公所稱三窮者

劉知幾吳兢

歐陽修

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冊繁繁其間已

盜再興國典矣。逸天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時衰緩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為未愜者矣。又舊史之文猥穢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陋，寧當時飾者有所諱而不得，騁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於後，取實而行遠，耶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歎自難愈為。順宗實錄，謀者聞然，不息卒窳，定無完符，乃知為史者亦難言之。遊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矣。

崔隱甫嚴挺之

歐陽修

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遺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被亦各伸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論之，信曲與且不相，幽哉。

崔隱甫嚴挺之

劉昫

挺之才畧器識不下諸公，恥近權門，為人所惡，不登百輔。養疾官寮，雖富貴在天窮，遂有俞彼林用者，誠可投足對虎也。

周子諒

柳子厚

天會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致逐，公為御史，直言以自異，事得死於塚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依者，始畏公議，嗚呼古之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三國，氣震萬代，功獲其所，斯蓋得之。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伸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範。第今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



剛者出於秦楚之間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與王之  
用歿不遭聖人之嘆誠立志者之所悼也

明皇

石守道

明皇帝承則天中宗廢宗三朝危亂之後思洗刷若穢刻絕荒  
盤盤滌化源潔清政道乃用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李元絳程  
暹等相次為宰相宵分不寐日晏不食精心憂勞之道側耳忠  
良之言憂動萬幾念應四海不敢暫時懈怠不敢一日畋遊苑囿  
奢行靡色不御及及論思遂致開元三十年太平一日妃子入  
宮專寵威成內荒頗壞庶政蛾眉巧笑迷君之心妖姿豔舞眩  
君之目日月斯又情愛交結竭天下之財以奉一婦人殫海內之

之力以事一女子當恐不足弟兄姊妹皆廢厚封骨肉姻親咸  
登要職名園甲第以賜之膏粱水石以寵之北籬晨鳴成道人  
主后威專國勢傾朝廷諸侯養貨林妃子之宮四方爭賂於楊  
氏之宅息由財結官以賄成紀綱盡壞官無岸諛和得逞忠  
良見廢故天寶之政不在於天子而在於楊氏是以中外胥怨  
人神共憤迨祿山舉兵一唱而東都陷汶靈屬播遷倉皇出關  
崎嶇幸蜀國祚危如累旒皇都朝如茂草謹甘為之楊氏一婦  
人也遷主息而日專弄國柄而無禁色荒於內而天下懲叛  
非一婦人能致耶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紂以妲已而亡吳  
以西施而滅天寶之亂誰謂非貴妃之罪也噫明皇至聰明至

